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上)

[法] 罗曼·罗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译者献辞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罢！

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

注：这是傅雷先生一九三七年为本书写的献辞，一九八六年再版时应读者要求重新收入。——编者



献 给

各国的受苦，奋斗，  
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

——罗曼·罗兰

## 原序

我们印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定本<sup>①</sup>的时候，决定采取另外一种分册的方法。以前单行的十卷，实际是归纳为三大部分的：

<sup>①</sup>《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初陆续于《半月刊》上发表，以后又出十卷本的单行本，又合成三册本与五册本两种版本。此四册本的版本，作者称之为定本（*édition définitive*）。

一、约翰·克利斯朵夫：1. 黎明；2. 清晨；3. 少年；4. 反抗。

二、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巴黎：1. 节场；2. 安多纳德；3. 户内。

三、旅程的终途：1. 女朋友们；2. 燃烧的荆棘；3. 复旦。

现在我们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不以逻辑的、外在的因素为先后，而以艺术的、内在的因素为先后，以气氛与调性（*tonalité*）来做结合作品的原则。

这样，整个作品就改分为四册，相当于交响曲的四个乐章：

第一册包括克利斯朵夫少年时代的生活（黎明，清晨，少年），描写他的感官与感情的觉醒，在家庭与故乡那个小天地中的生活，——直到经过一个考验为止，在那个考验中他受了重大的创伤，可是对自己的使命突然得到了启示，知道英勇的受难与战斗便是他的命运。

第二册（反抗，节场）所写的，是克利斯朵夫象年轻的西格弗里德<sup>①</sup>一样，天真，专横，过激，横冲直撞的去征讨当时的社会的与艺术的谎言，挥舞着堂·吉珂德式的长矛，去攻击骡夫，小吏，磨坊的风轮，和德法两国的节场。这些都可以归在反抗这个总题目之下。

<sup>①</sup>西格弗里德瓦格纳歌剧中的主人公，为瓦格纳创造的理想人物，为旧时代（瓦格纳说是黄金统治的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崩溃后的新人物。罗曼·罗兰创造的克利斯朵夫亦是一种理想的未来世界的人物，但他的活动是在艺术方面。

第三册（安多纳德，户内，女朋友们）和上一册的热情与憎恨成为对比，是一片温和恬静的气氛，咏叹友谊与纯洁的爱情的悲歌。

第四册（燃烧的荆棘，复旦）写的是生命中途的大难关，是“怀疑”与破坏性极强的“情欲”的狂飚，是内心的疾风暴雨，差不多一切都要被摧毁了，但结果仍趋于清明高远之境，透出另一世界的黎明的曙光。

在《半月刊》上初发表的时候（1904年2月-1912年10月），每卷卷尾都附有两句拉丁文铭文，那是刻在哥特式大教堂的正堂门口圣·克利斯朵夫像的座下的：

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

是你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

作者借用这两句，表示他私心愿望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于读者所发生的作用，能够和对于作者发生的作用一样，就是说，在人生的考验中成为一个良伴和向导。

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的去生活，去爱！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于巴黎

## 第一部

濛濛晓雾初开，  
皓皓旭日方升……  
《神曲·炼狱》第十七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

初生的婴儿在摇篮里扭动。老人进来虽然把木靴脱在门外，走路的时候地板还是格格响：孩子哼啊啼的哭了。母亲从床上探出身子抚慰他；祖父摸索着点起灯来，免得孩子在黑夜里害怕。灯光照出老约翰·米希尔红红的脸，粗硬的白须，忧郁易怒的表情，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走近摇篮，外套发出股潮气，脚下拖着双双大蓝布鞋。鲁意莎做着手势叫他不要走近。她的淡黄头发差不多象白的；绵羊般和善的脸都打皱了，颇有些雀斑；没有血色的厚嘴唇不容易合拢，笑起来非常胆怯；眼睛很蓝，迷迷惘惘的，眼珠只有极小的一点，可是挺温柔；——她不胜怜爱的瞅着孩子。

孩子醒过来，哭了。惊慌的眼睛在那儿乱转。多可怕啊！无边的黑暗，剧烈的灯光，浑沌初凿的头脑里的幻觉，包围着他的那个闷人的、蠕动不已的黑夜，还有那深不可测的阴影中，好似耀眼的光线一般透出来的尖锐的刺激，痛苦，和幽灵，——使他莫名奇妙的巨大的脸正对着他，眼睛瞪着他，直透到他心里去……他没有气力叫喊，吓得不能动弹，睁着眼睛，张着嘴，只在喉咙里喘气。带点虚肿的大胖脸扭做一堆，变成可笑而又可怜的怪样子；脸上与手上的皮肤是棕色的，暗红的，还有些黄黄的斑点。

“天哪！他多丑！”老人语气很肯定的说。

他把灯放在了桌上。

鲁意莎撇着嘴，好似挨了骂的小姑娘，约翰·米希尔觑着她笑道：“你总不成要我说他好看吧？说了你也不会信。得了罢，这又不是你的错，小娃娃都是这样的。”

孩子迷迷忽忽的，对着灯光和老人的目光愣住了，这时才醒过来，哭了。或许他觉得母亲眼中有些抚慰的意味，鼓励他诉苦。她把手臂伸过去，对老人说道：“递给我罢。”

老人照例先发一套议论：“孩子哭就不该迁就。得让他叫去。”

可是他仍旧走过来，抱起婴儿，嘀咕着：“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

鲁意莎双手滚热，接过孩子搂在怀里。她瞅着他，又惭愧又欢喜的笑了笑：

“哦，我的乖乖，你多难看，多难看，我多疼你！”

约翰·米希尔回到壁炉前面，沉着脸拨了拨火；可是郁闷的脸上透着点笑意：

“好媳妇，得了罢，别难过了，他还会变呢。反正丑也没关系。我们只希望他一件事，就是做个好人。”

婴儿与温暖的母体接触之下，立刻安静了，只忙着唧唧唔唔的吃奶。约翰·米希尔在椅上微微一仰，又张大片辞的说了一遍：

“做个正人君子才是最美的事。”

他停了一会，想着要不要把这意思再申说一番；但他再也找不到话，于是静默了半晌，又很生气的问：“怎么你丈夫还不回来？”

“我想他在戏院里罢，”鲁意莎怯生生的回答。“他要参加预奏会。”

“戏院的门都关了，我才走过。他又扯谎了。”

“噢，别老是埋怨他！也许我听错了。他大概在学生家里上课罢。”

“那也该回来啦，”老人不高兴的说。

他踌躇了一会，很不好意思的放低了声音：

“是不是他又？……”

“噢，没有，父亲，他没有，”鲁意莎抢着回答。

老人瞅着她，她把眼睛躲开了。

“哼，你骗我。”

她悄悄的哭了。

“哎唷，天哪！”老人一边嚷一边望壁炉上踢了一脚。拨火棒大声掉在地下，把母子俩都吓了一跳。

“父亲，得了吧，”鲁意莎说，“他要哭了。”

婴儿愣了一愣，不知道还是哭好还是照常吃奶好；可是不能又哭又吃奶，他也就吃奶了。

约翰·米希尔沉着嗓子，气冲冲的接着说：“我犯了什么天条，生下这个酒鬼的儿子？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真是够受了！……可是你，你，你难道不能阻止他么？该死！这是你的本分啊。要是你能把他留在家里的话！……”

鲁意莎哭得更厉害了。

“别埋怨我了，我已经这么伤心！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你真不知道我独自个儿在家的時候多害怕！好象老听见他上楼的脚步声。我等着他开门，心里想着：天哪！不知他又是什么模样了？……想到这个我就难过死了。”

她抽抽噎噎的在那儿哆嗦。老人看着慌了，走过来把抖散的被单给擦在她抽抽不已的肩膀上，用他的大手摩着她的头：

“得啦，得啦，别怕，有我在这儿呢。”

为了孩子，她静下来勉强笑着：“我不该跟您说那个话的。”

老人望着她，摇了摇头：“可怜的小媳妇，是我难为了你。”

“那只能怪我。他不该娶我的。他一定在那里后悔呢。”

“后悔什么？”

“您明白得很。当初您自己也因为我嫁了他很生气。”

“别多说啦。那也是事实。当时我的确有点伤心。象他这样一个男子——我这么说可不是怪你，——很有教养，又是优秀的音乐家，真正的艺术家，——很可以攀一门体面的亲事，用不着追求象你这样一无所有的人，既不门当户对，也不是音乐界中的人。姓克拉夫脱的一百多年



来就没娶过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可是你很清楚我并没恨你；赶到认识了你，我就喜欢你。而且事情一经决定，也不用再翻什么旧账，只要老老实实的尽自己的本分就完了。”

他回头坐下，停了一会，庄严的补上一句，象他平常说什么格言的时候一样：

“人生第一要紧本分。”

他等对方提异议，望壁炉里吐了一口痰；母子俩都没有什么表示，他想继续说下去，——却又咽住了。

他们不再说话了。约翰·米希尔坐在壁炉旁边，鲁意莎坐在床上，都在那里黯然神往。老人嘴里是这么说，心里还想着儿子的婚事非常懊丧。鲁意莎也想着这件事，埋怨自己，虽然她没有什么可埋怨的。

她从前是个帮佣的，嫁给约翰·米希尔的儿子曼希沃·克拉夫脱，大家都觉得奇怪，她自己尤其想不到。克拉夫脱家虽没有什么财产，但在老人住了五十多年的莱茵流域的小城中是很受尊敬的。他们是父子相传的音乐家，从科隆到曼海姆一带，所有的音乐家都知道他们。曼希沃在宫廷剧场当提琴师；约翰·米希尔从前是大公爵的乐队指挥。老人为曼希沃的婚事大受打击；他原来对儿子抱着极大的希望，想要他成为一个他自己没有能做到的名人。不料儿子一时糊涂，把他的雄心给毁了。他先是大发雷霆，把曼希沃与鲁意莎咒骂了一顿。但他骨子里是个好人，所以在认清清楚媳妇的脾性以后就原谅了她，甚至还对她有些慈父的温情，虽然这温情常常用嘀咕的方式表现。

没有人懂得曼希沃怎么会攀这样一门亲的，——曼希沃自己更莫名其妙。那当然不是为了鲁意莎长得俏。她身上没有一点儿迷人的地方：个子矮小，没有血色，身体又娇，跟曼希沃和约翰·米希尔一比真是好古怪的对照，他们俩都是又高又大，脸色鲜红的巨人，孔武有力，健饭豪饮，喜欢粗声大片的笑着嚷着。她似乎被他们压倒了；人家既不大注意到她，她自己更尽量的躲藏。倘若曼希沃是个心地仁厚的人，还可以说他的看中鲁意莎是认为她的其实比别的长处更可宝贵；然而他是最虚荣不过的。象他那样的男子，长得相当漂亮，而且知道自己漂亮，喜欢摆架子，也不能说没有才具，大可以攀一门有钱的亲，甚至——谁知道？——可能象他夸口的那样，在他教课的中产之家引诱个把女学生……不料他突然之间挑了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子，又穷，又丑，又无教育，又没追求他……倒象是他为了赌气而娶的！

但世界上有些人永远做着出人意料，甚至出于自己意料的事，曼希沃便是这等人物。他们未始没有先见之明：——俗语说，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抵得两个……——他们自命为不受欺骗，把舵把得很稳，向着一定的目标驶去。但他们的计算是把自己除外的，因为根本不认识自己。他们脑筋里常常会变得一平空虚，那时就把舵丢下了；而事情一放手，它们立刻卖弄狡狴跟主人捣乱。无人管束的船会向暗礁直撞过去，而足智多谋的曼希沃居然娶了一个厨娘。和她定终身的那天，他却也非醉非癫，也没有什么热情冲动；那还差得远呢。但或许我们除了头脑、心灵、感官以外，另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别的力量睡着的时候乘虚而入，做了我们的主宰；那一晚曼希沃在河边碰到鲁意莎，在芦苇丛中坐在她身旁，糊里糊涂跟她订婚的时候，他也许就是在她怯生生的望着他的苍白的瞳子中间，遇到了那些神秘的力量。

才结婚，他就对自己所做的事觉得委屈。这一点，他在可怜的鲁意莎面前毫不隐瞒，而她只是诚惶诚恐的向他道歉。他心并不坏，就慨然原谅了她；但过了一忽儿又悔恨起来，或是在朋友中间，或是在有钱的女学生面前；她们此刻态度变得傲慢了，由他校正指法而碰到他手指的时候也不再发抖了。——于是他沉着脸回家，鲁意莎好不辛酸的马上在他眼中看出那股怨气。再不然他呆在酒店里，想在那儿忘掉自己，忘掉对人家的怨恨。象这样的晚上，他就嘻嘻哈哈，大笑回家，使鲁意莎觉得比平时的话中带刺和隐隐约约的怨恨更难受。鲁意莎认为自己对这种放荡的行为多少要负些责任，那不但消耗了家里的钱，还得把他仅有的一点儿理性再减少一点。曼希沃陷到泥潭里去了。以他的年纪，正当发愤用功，尽量培植他中庸的天资，他却听任自己望下坡路上打滚，给别人把位置占了去。

至于替他拉拢金发女仆的那股无名的力量，自然毫不介意。它已经尽了它的使命；而小约翰·克利斯朵夫便在运命驱使之下下了地。

天色全黑了。鲁意莎的声音把老约翰·米希尔从迷惘中惊醒，他对着炉火想着过去的和眼前的伤心事，想出了神。

“父亲，时候不早了吧，”少妇恳切的说。“您得回去了，还要走好一程路呢。”

“我等着曼希沃，”老人回答。

“不，我求您，您还是别留在这儿的为好。”

“为什么？”

老人抬起头来，仔细瞧着她。

她不回答。

他又道：“你觉得独自个儿害怕，你不要我等着他么？”

“唉！那不过把事情弄得更糟；您会生气的；我可不愿意。您还是回去罢，我求您！”

老人叹了口气站起来：“好吧，我走啦。”

他过去把刺人的须在她脑门上轻轻拂了一下，问她可要点儿什么不要，然后拈小了灯走了。屋子里暗得很，他和椅子撞了一下。但他没有下楼已想起儿子醉后归来的情景；在楼梯上他走一步停一步，想着他独自回家所能遭遇的种种危险……

床上，孩子在母亲身边又骚动起来。在他内部极深邃的地方，迸出一种无名的痛苦。他尽力抗拒：握着拳头，扭着身子，拧着眉头。痛苦变得愈来愈大，那种沉着的气势，表示它不可一世。他不知道这痛苦是什么，也不知道它要进逼到什么地步，只觉得它巨大无比，永远看不见它的边际。于是他可怜巴巴的哭了。母亲用温软的手摩着他，痛楚马上减轻了些；可是他还在哭，因为觉得它始终在旁边，占领着他的身体。——大人的痛苦是可以减轻的，因为知道它从哪儿来，可以在思想上把它限制在身体的一部分，加以医治，必要时还能把它去掉；他可以固定它的范围，把它跟自己分离。婴儿可没有这种自欺其人的方法。他初次遭遇到的痛苦是更惨酷，更真切的。他觉得痛苦无边无岸，象自己的生命一样，觉得它盘踞在他的胸中，压在他的心上，控制着他的皮肉。而这的确是这样的：它直要把肉体侵蚀完了才会离开。

母亲紧紧搂着他，轻轻的说：

“得啦，得啦，别哭了，我的小耶稣，我的小金鱼……”

他老是断断续续的悲啼。仿佛这一堆无意识的尚未成形的肉，对他命中注定的痛苦的生涯已经有了预感。他怎么也静不下来……

黑夜里传来圣·马丁的钟声。严肃迟缓的音调，在雨天潮润的空气中进行，有如踏在苔藓上的脚步。婴儿一声嚎啕没有完就突然静默了。奇妙的音乐，象一道乳流在他胸中缓缓流过。黑夜放出光明，空气柔和而温暖。他的痛苦消散了，心笑开了；他轻松的叹了口气，溜进了梦乡。

三口钟庄严肃穆，继续在那里奏鸣，报告明天的节日。鲁意莎听着钟声，也如梦如幻的想着她过去的苦难，想着睡在身旁的亲爱的婴儿的前程。她在床上已经躺了几小时，困顾不堪。手跟身体都在发烧；连羽毛毯都觉得很重；黑暗压迫她，把她闷死了；可是她不敢动弹。她瞧着婴儿；虽是在夜里，还能看出他憔悴的脸，好似老人的一样。她开始瞌睡了，乱哄哄的形象在她脑中闪过。她以为听到曼希沃开门，心不由得跳了一下。浩荡的江声在静寂中越发宏大，有如野兽的怒号。窗上不时还有一声两声的雨点。钟鸣更缓，慢慢的静下来；鲁意莎在婴儿旁边睡熟了。

这时，老约翰·米希尔冒着雨站在屋子前面，胡子上沾着水雾。他等荒唐的儿子回来；胡思乱想的头脑老想着许多酗酒的惨剧，虽然他并不相信，但今晚要没有看到儿子回来，便是回去也是一分钟都睡不着的。钟声使他非常悲伤，因为他回想起幻灭的希望。他又想到此刻冒雨街头

是为的什么，不禁羞愧交加的哭了。

流光慢慢的消逝。昼夜递嬗，好似汪洋大海中的潮汐。几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日月仍好似一日。

有了光明与黑暗的均衡的节奏，有了儿童的生命的节奏，才显出无穷无极，莫测高深的岁月。——在摇篮中作梦的浑噩的生物，自有他迫切的需要，其中有痛苦的，也有欢乐的；虽然这些需要随着昼夜而破灭，但它们整齐的规律，反像是昼夜随着它们而往复。

生命的钟摆很沉重的那里移动。整个的生物都湮没在这个缓慢的节奏中间。其余的只是梦境，只是不成形的梦，营营扰扰的断片的梦，盲目飞舞的一片灰尘似的原子，令人发笑令人作恶的眩目的旋风。还有喧闹的声响，骚动的阴影，丑态百出的形状，痛苦，恐怖，欢笑，梦，梦……——一切都只是梦……而在这浑沌的梦境中，有友好的目光对他微笑，有欢乐的热流从母体与饱含乳汁的乳房中流遍他全身，有他内部的精力在那里积聚，巨大无比，无知无觉，还有沸腾的海洋在婴儿的微躯中汹涌作响。谁要能看透孩子的生命，就能看到湮埋在阴影中的世界，看到正在组织中的星云，方在酝酿的宇宙。儿童的生命是无限的。它是一切……

岁月流逝……人生的大河中开始浮起回忆的岛屿。先是一些若有若无的小岛，仅仅在水面上探出头来的岩石。在它们周围，波平浪静，一片汪洋的水在晨光熹微中展布开去。随后又是些新的小岛在阳光下闪耀。

有些形象从灵魂的深处浮起，异乎寻常的清晰。无边无际的日子，在伟大而单调的摆动中轮回不已，永远没有分别，可是慢慢的显出一大串首尾相连的岁月，它们的面貌有些是笑盈盈的，有些是忧郁的。时光的连续常会中断，但种种的往事能超越年月而相接……

江声……钟声……不论你回溯到如何久远，——不论你在辽远的时间中想到你一生的哪一刻，——永远是它们深沉而熟悉的声音在歌唱……

夜里，——半睡半醒的时候……一线苍白的微光照在窗上……江声浩荡。万籁俱寂，水声更宏大了；它统驭万物，时而抚慰着他们的睡眠，连它自己也快要波涛声中入睡了；时而狂噪怒吼，好似一头噬人的猛兽。然后，它的咆哮静下来了：那才是无限温柔的细语，银铃的低鸣，清朗的钟声，儿童的欢笑，曼妙的清歌，回旋缭绕的音乐。伟大的母性之声，它是永远不歇的！它催眠着这个孩子，正如千百年来催眠着以前的无数代的人，从出生到死；它渗透他的思想，浸润他的幻梦，它的滔滔汨汨的音乐，如大氅一般把他裹着，直到他躺在莱茵河畔的小公墓上的时候。

钟声复起……天已黎明！它们互相应答，带点儿哀怨，带点儿凄凉，那么友好，那么静穆。柔缓的声音起处，化出无数的梦境，往事，欲念，希望，对先人的怀念，——儿童虽然不认识他们，但的确是他们的化身，因为他曾经在他们身上逗留，而此刻他们又在他身上再生。几百年的往事在钟声中颤动。多少的悲欢离合！——他在卧室中听到这音乐的时候，仿佛眼见美丽的音波在轻清的空气中荡漾，看到无挂无碍的飞鸟掠过，和暖的微风吹过。一角青天在窗口微笑。一道阳光穿过帘帷，轻轻的泻在他床上。儿童所熟识的小天地，每天醒来在床上所能见到的一切，所有他为了要支配而费了多少力量才开始认得和叫得出名字的东西，都亮起来了。瞧，那是饭桌，那是他躲在里头玩耍的壁橱，那是他在上面爬来爬去的菱形地砖，那是糊壁纸，扯着鬼脸给他讲许多滑稽的或是可怕的故事，那是时钟，滴滴答答讲着只有他懂得的话。室内的东西何其多！他不完全认得。每天他去发掘这个属于他的宇宙：——一切都是他的。——没有一件不相干的东西：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苍蝇，都是一样的价值；什么都一律平等的活在那里：猫，壁炉，桌子，以及在阳光中飞舞的尘埃。一室有如一国；一日有如一生。在这些茫茫的空间怎么能辨得出自己呢？世界那么大！真要令人迷失。再加那些面貌，姿态，动作，声音，在他周围简直是一阵永远不散的旋风！他累了，眼睛闭上了，睡熟了。甜蜜的深沉的瞌睡会突然把他带走，随时，随地，在他母亲的膝上，在他喜欢躲藏的桌子底下，……多甜蜜，多舒服……

这些生命初期的日子在他脑中蜂拥浮动，宛似一片微风吹掠，云影掩映的麦田。

阴影消散，朝阳上升。克利斯朵夫在白天的迷宫中又找到了他的路径。

清晨……父母睡着。他仰卧在小床上，望着在天花板上跳舞的光线，真是气味无穷的娱乐。一忽儿，他高声笑了，那是令人开怀的儿童的笑。母亲探出身来问：“笑什么呀，小疯子？”于是他更笑得厉害了，也许是因为有人听他笑而强笑。妈妈沉下脸来把手指放在嘴上，叫他别吵醒了爸爸；但她困倦的眼睛也不由自主的跟着笑。他们俩窃窃私语……父亲突然气冲冲的咕嘟了一声，把他们吓了一跳。妈妈赶紧转过背去象做错了事的小姑娘，假装睡着。克利斯朵夫钻进被窝屏着气。……死一般的静寂。

过了一会，小小的脸又从被窝里探出来。屋顶上的定风针吱吱呀呀的在那儿打转。水斗在那儿滴滴答答。早祷的钟声响了。吹着东风的时候还有对岸村落里的钟声遥遥呼应。成群的麻雀，蹲在满绕长春藤的墙上聒噪，象一群玩耍的孩子，其中必有三四个声音，而且老是那三四个，吵得比其余的更厉害。一只鸽子在烟突顶上咯咯的叫。孩子听着这种声音出神了，轻轻的哼着唱着，不知不觉哼的高了一些，更高了一些，终于直着嗓子大叫，惹得父亲气起来，嚷着：“你这驴子老是不肯安静！等着罢，让我来拧你的耳朵！”于是他又躲在被窝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他吓坏了，受了委屈；同时想到人家把他比作驴子又禁不住要笑出来。他在被窝底下学着驴鸣。这一下可挨了打。他迸出全身的眼泪来哭。他做了些什么事呢？不过是想笑，想动！可是不准动。他们怎么能老是睡觉呢？什么时候才能起来呢？

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他听见街上好象有只猫，有条狗，一些奇怪的事。他从床上溜下来，光着小脚摇摇晃晃的在地砖上走过去，想下楼去瞧一下；可是房门关着。他爬上椅子开门，连人带椅的滚了下来，跌得很痛，哇的一声叫起来；结果还挨了一顿打。他老是挨打的！……

他跟着祖父在教堂里。他闷得慌。他很不自在。人家不准他动。那些人一起念念有词，不知说些什么，然后又一起静默了。他们都摆着一副又庄严又沉闷的脸。这可不是他们平时的脸啊。他望着他们，不免有些心虚胆怯。邻居的老列娜坐在他旁边，装着凶恶的神气，有时他连祖父也认不得了。他有点儿怕，后来也惯了，便用种种方法来解闷。他摇摆身子，仰着脖子看天花板，做鬼脸，扯祖父的衣角，研究椅子坐垫上的草秆，想用手指戳一个窟窿。他听着鸟儿叫，他打呵欠，差不多把下巴颏儿都掉下来。

忽然有阵破布似的声音：管风琴响了。一个寒噤沿着他的脊梁直流下去。他转过身子，下巴搁在椅背上，变得很安静了。他完全不懂那是什么声音，也不懂它有什么意思：它只是发光，漩涡似的打转，什么都分辨不清。可是听了多舒服！他仿佛不是在一座沉闷的旧屋子里，坐在一点钟以来使他浑身难受的椅子上。他悬在半空中，象只鸟，长江大河般的音乐在教堂里奔流，充塞着穹窿，冲击着四壁，他就跟着它一起奋发，振翼翱翔，飘到东，飘到西，只要听其自然就行。自由了，快乐了，到处是阳光……他迷迷忽忽的快睡着了。

祖父对他很不高兴，因为他望弥撒的时候不大安分。

他在家，坐在地上，把手抓着脚。他才决定草毯是条船，地砖是条河。他相信走出草毯就得淹死。别人在屋里走过的时候全不留意，他又诧异又生气。他扯着母亲的裙角说：“你瞧，这不是水吗？干吗不从桥上过？”——所谓桥是红色地砖中间的一道道的沟槽。——母亲理也不理，照旧走过了。他很生气，好似一个剧作家在上演他的作品时看见观众在台下聊天。

一忽儿，他又忘了这些。地砖不是海洋了。他整个身子躺在那里，下巴搁在砖头上，哼着他自己编的调子，一本正经的吮着大拇指，流着口水。他全神贯注的瞅着地砖中间的一条裂缝。菱形砖的线条在那儿扯着鬼脸。一个小得看不清的窟窿大片来，变成群峰环绕的山谷。一条蜈蚣在蠕动，跟象一样的大。这时即使天上打雷，孩子也不会听见。

谁也不理他，他也不需要谁。甚至草毯做的船，地砖上的岩穴和怪兽都用不着。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够了，够他消遣的了！他瞧着指甲，哈哈大笑，可以瞧上几个钟点。它们的面貌各不相同，象他认识的那些人。他教它们一起谈话，跳舞，或是打架。——而且身体上还有其余的部分呢！……他逐件逐件的仔细瞧过来。奇怪的东西真多啊！有的真是古怪得厉害。他看着它们，出神了。

有时他给人撞见了，就得挨一顿臭骂。

有些日子，他趁母亲转背的时候溜出屋子。先是人家追他，抓他回去；后来惯了，也让他自个儿出门，只要他不走得太远。他的家已经在城的尽头，过去差不多就是田野。只要他还看得见窗子，他总是不停的向前，一小步一小步的走得很稳，偶而用一只脚跳着走。等到拐了弯，杂树把人家的视线挡住之后，他马上改变了办法。他停下来，吮着手指，盘算今天讲哪桩故事；他满肚子都是呢。那些故事都很相象，每个故事都有三四种讲法。他便在其中挑选。惯常他讲的是同一件故事，有时从隔天停下的地方接下去，有时从头开始，加一些变化；但只要一件极小的小事，或是偶然听到的一个字，就能使他的思想在新的线索上发展。

随时随地有的是材料。单凭一块木头或是在篱笆上断下来的树枝（要没有现成的，就折一根下来），就能玩出多少花样！那真是根神仙棒。要是又直又长的话，它便是一根矛或一把剑；随手一挥就能变出一队人马。克利斯朵夫是将军，他以身作则，跑在前面，冲上山坡去袭击。要是树枝柔软的话，便可做一条鞭子。克利斯朵夫骑着马跳过危崖绝壁。有时马滑跌了，骑马的人倒在土沟里，垂头丧气的瞧着弄脏了的手和擦破了皮的膝盖。要是那根棍很小，克利斯朵夫就做乐队指挥；他是队长，也是乐队；他指挥，同时也就唱起来；随后他对灌木林行礼：绿的树尖在风中向他点头。

他也是魔术师，大踏步的在田里走，望着天，挥着手臂。他命令云彩：“向右边去。”——但它们偏偏向左。于是他咒骂一阵，重申前令；一面偷偷的瞅着，心在胸中乱跳，看看至少有没有一小块云服从他；但它们还是若无其事的向左。于是他跺脚，用棍子威吓它们，气冲冲的命令它们向左：这一回它们果然听话了。他对自己的威力又高兴又骄傲。他指着花一点，吩咐它们变成金色的四轮车，象童话中所说的一样；虽然这样的事从来没实现过，但他相信只要有耐性，早晚会成功的。他找了一只蟋蟀叫它变成一骑马；他把棍子轻轻的放在它的背上，嘴里念着咒语。蟋蟀逃了……他挡住它的去路。过了一会，他躺在地下，靠近着虫，对他望着。他忘了魔术师的角色，只把可怜的虫仰天翻着，看它扭来扭去的扭动身子，笑了出来。

他想出把一根旧绳子缚在他的魔术棍上，一本正经的丢在河里，等鱼儿来咬。他明知鱼不会咬没有饵也没有钓钩的绳，但他想它们至少会看他的面子而破一次例；他凭着无穷的自信，甚至拿条鞭子塞进街上阴沟盖的裂缝中去钓鱼。他不时拉起鞭子，非常兴奋，觉得这一回绳子可重了些，要拉起什么宝物来了，象祖父讲的那个故事一样……

玩这些游戏的时候，他常常会懵懵懂懂的出神。周围的一切都隐灭了，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做些什么，甚至把自己都忘了。这种情形来的时候总是出人意料的。或是在走路，或是在上楼，他忽然觉得一平空虚……好似什么思想都没有了。等到惊醒过来，他茫然若失，发觉自己还是在老地方，在黑魃魃的楼梯上。在几步踏级之间，他仿佛过了整整的一生。

祖父在黄昏散步的时候常常带着他一块儿去。孩子拉着老人的手在旁边急急忙忙的搬着小步。他们走着乡下的路，穿过锄松的田，闻到又香又浓的味道。蟋蟀叫着。很大的乌鸦斜蹲在路上远远的望着他们，他们一走近，就笨重的飞走了。

祖父咳了几声。克利斯朵夫很明白这个意思。老人极想讲故事，但要孩子向他请求。克利斯朵夫立刻凑上去。他们俩很投机。老人非常喜欢孙子；有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更使他快乐。他喜欢讲他自己从前的事，或是古今伟人的历史。那时他变得慷慨激昂；发抖的声音表示他象孩子一般的快乐连压也压不下去。他自己听得高兴极了。不幸逢到他要开口，总是找不到字儿。那是他惯有的苦闷；只要他有了高谈阔论的兴致，话就说不上来。但他事过即忘，所以永远不会灰心。

他讲着古罗马执政雷古卢斯，公元前日的日耳曼族首领阿米努斯，也讲到德国大将吕佐夫的轻骑兵——诗人克尔纳，和那个想刺死拿破仑皇帝的施塔普斯。他眉飞色舞，讲着那些空前绝后的壮烈的事迹。他说出许多历史的名辞，声调那么庄严，简直没法了解；他自以为有本领使听的人在惊险关头心痒难熬，他停下来，装做要闭过气去，大声的擤鼻涕；孩子急得噤着嗓子问：“后来呢，祖父？”那时，老人快活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后来克利斯朵夫大了一些，懂得了祖父的脾气，就有心装做对故事的下文满不在乎，使老人大为难过。——但眼前他是完全给祖父的魔力吸住的。听到激动的地方，他的血跑得很快。他不大了解讲的是谁，那些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知祖父是否认识阿米努斯，也不知雷古卢斯是否——天知道为什么缘故——上星期日他在教堂里看到的某一个人，但英勇的事迹使他和老人都骄傲得心花怒放，仿佛那些事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因为老的小的都是一样的孩子气。

克利斯朵夫不大得劲的时候，就是祖父讲到悲壮的段落，常常要插一段念念不忘的说教。那都是关于道德的教训，劝人为善的老生常谈，例如：“温良胜于强暴”，——或是“荣誉比生命更宝贵”，——或是“宁善毋恶”；——可是在他说来，意义并没这样清楚。祖父不怕年轻小子的批评，照例张大片辞，颠来倒去说着同样的话，句子也不说完全，或者是说话之间把自己也弄糊涂了，就信口胡诌，来填补思想的空隙；他还用手势加强说话的力量，而手势的意义往往和内容相反。孩子毕恭毕敬的听着，以为祖父很会说话，可是沉闷了一点。

关于那个征服过欧洲的科西嘉人<sup>①</sup>的离奇的传说，他们俩都是喜欢常常提到的。祖父曾经认识拿破仑，差点儿和他交战。但他是赏识敌人的伟大的，他说过几十遍：他肯牺牲一条手臂，要是这样一个人物能够在莱茵河的这一边。可是天违人意；拿破仑毕竟是法国人；于是祖父只得佩服他，和他鏖战，——就是说差点儿和拿破仑交锋。当时拿破仑离开祖父的阵地只有四十多里，祖父他们是被派去迎击的，可是那一小队人马忽然一阵慌乱，往树林里乱窜，大家一边逃一边喊：“我们上当了！”据祖父说，他徒然想收拾残兵，徒然起在他们前面，威吓看，哭着；但他们象潮水一般把他簇拥着走，等到明天，离开战场已不知多远了，——祖父就是把溃退的地方叫做战场的。——克利斯朵夫可急于要他接讲大英雄的战功；他想着那些在世界上追奔逐北的奇迹出了神。他仿佛眼见拿破仑后面跟着无数的人，喊着爱戴他的口号，只要他举手一挥，他们便旋风似的向前追击，而敌人是永远望风而逃的。这简直是一篇童话。祖父又锦上添花的加了一些，使故事格外生色；拿破仑征服了西班牙，也差不多征服了他最厌恶的英国。

<sup>①</sup>指拿破仑，因科西嘉为拿破仑出生地。

克拉夫脱老人在热烈的叙述中，对大英雄有时不免愤愤的骂几句。原来他是激起了爱国心，而他的爱国热诚，也许在拿破仑败北的时节比着耶拿一役普鲁士大败的时节更高昂。他把话打断了，对着莱茵河挥舞老拳，轻蔑的吐一口唾沫，找些高贵的字来骂，——他决不有失身分的说下流话。——他把拿破仑叫作坏蛋，野兽，没有道德的人。如果祖父这种话是想培养儿童的正义感，那么得承认他并没达到目的；因为幼稚的逻辑很容易以为“如果这样的大人物没有道德，可见道德并不怎么了不起，第一还是做个大人物要紧”。可是老人万万想不到孩子会有这种念头。

他们俩都不说话了，各人品着自己的一套想法回味那些神奇的故事，——除非祖父在路上遇见了他贵族学生的家长出来散步。那时他会老半天的停下来，深深的鞠躬，说着一大串过分的客套话。孩子听着不知怎样的脸红了。但祖父骨子里是尊重当今的权势的，尊重“成功的”人的；他那样敬爱他故事中的英雄，大概也因为他们比旁人更有成就，地位爬得更高。

天气极热的时候，老克拉夫脱坐在一株树底下，一忽儿就睡着了。克利斯朵夫坐在他旁边，挑的地方不是一堆摇摇欲坠的石子，就是一块界石，或是什么高而不方便的古怪的位置；两条小腿荡来荡去，一边哼着，一边胡思乱想。再不然他仰天躺着，看着飞跑的云，觉得它们象牛，象巨人，象帽子，象老婆婆，象广漠无垠的风景。他和它们低声谈话；或者留神那块要被大云吞下去的小云；他怕那些跑得飞快，或是黑得有点儿蓝的云。他觉得它们在生命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怎么祖父跟母亲都不注意呢？它们要凶器来一定是挺可怕的。幸而它们过去了，呆头呆脑的，滑稽可笑的，也不歇歇脚。孩子终于望得眼睛都花了，手脚乱动，好似要从半空中掉下来似的。他眯着眼睛，有点瞌睡了。……四下里静悄悄的。树叶在阳光中轻轻颤抖，一层淡薄的水气在空气中飘过，迷惘的苍蝇旋转飞舞，嗡嗡的闹成一片，象大风琴；促织最喜欢夏天

的炎热，一劲儿的乱叫：慢慢的，一切都静下去了……树颠啄木鸟的叫声有种奇怪的音色。平原上，远远的有个乡下人在吆喝他的牛；马蹄在明晃晃的路上响着。克利斯朵夫的眼睛闭上了。在他旁边，横在沟槽里的枯枝上，有只蚂蚁爬着。他迷糊了，……几个世纪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蚂蚁还没有爬完那小枝。

有时祖父睡得很久了；他的脸变得死板板的，长鼻子显得更长了，嘴巴张得很大。克利斯朵夫不大放心的望着他，生怕他的头会变成个怪样子。他高声的唱，或者从石子上稀里哗啦的滚下来，想惊醒祖父。有一天，他想出把几支松针扔在他的脸上，告诉他是从树上掉下来的。老人相信了，克利斯朵夫暗里很好笑。他想再来一下；不料才举手就看见祖父眼睁睁的望着他。那真糟糕透啦；老人是讲究威严的，不答应人家跟他开玩笑，对他不敬；他们俩为此竟冷淡了一个多星期。

路愈坏，克利斯朵夫觉得愈美。每块石子的位置对他都有一种意义；而且所有石子的地位他都记得烂熟。车轮的痕迹等于地壳的变动，和陶努斯山脉①差不多是一类的。屋子周围二公里以内路上的凹凸，在他脑子里清清楚楚有张图形。所以每逢他把那些沟槽改变了一下，总以为自己的重要不下于带着一队工人的工程师；当他用脚跟把一大块干泥的尖顶踩平，把旁边的山谷填满的时候，便觉得那一天并没有白过。

①陶努斯山脉在德国西部美因河、莱茵河和拉恩河之间。

有时在大路上遇到一个赶着马车的乡下人，他是认识祖父的。他们便上车，坐在他旁边。这才是一步登天呢。马奔得飞快，克利斯朵夫快乐得直笑；要是遇到别的走路人，他就装出一副严肃的，若无其事的神气，好象是坐惯车子的；但他心里骄傲得不得了。祖父和赶车的人谈着话，不理睬孩子。他蹲在他们两人的膝盖中间，被他们的大腿夹坏了，只坐着那么一点儿位置，往往是完全没坐到，他可已经快活之极，大声说着话，也不在乎有没有人回答。他瞧着马耳的摆动，哎唷，那些耳朵才古怪哟！它们一忽儿甩到左边，一忽儿甩到右边，一下子向前，一下子又掉在侧面，一下子又望后倒，它们四面八方都会动，而且动得那么滑稽，使他禁不住大笑。他拧着祖父要他注意。但祖父没有这种兴致，把克利斯朵夫推开，叫他别闹。克利斯朵夫细细的想了想，原来一个个人长大之后，对什么都不以为奇了，那时他神通广大，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于是他也装作大人，把他的好奇心藏起来，做出漠不关心的神气。

他不作声了。车声隆隆，使他昏昏欲睡。马铃舞动：丁、当、冬、丁。音乐在空中缭绕，老在银铃四周打转，象一群蜜蜂似的；它按着车轮的节拍，很轻快的在那里飘荡；其中藏着无数的歌曲，一支又一支的总是唱不完。克利斯朵夫觉得妙极了，中间有一支尤其美，他真想引起祖父的注意，便高声唱起来。可是他们没有留意。他便提高一个调门再唱，——接着又来一次，简直是大叫了，——于是老约翰·米希尔生了气：“喂，住嘴！你喇叭似的声音把人闹昏了！”这一下他可泄了气，满脸通红，直红到鼻尖，抱着一肚子的委屈不作声了。他痛恨这两个老糊涂，对他那种上感苍天的歌曲都不懂得高妙！他觉得他们很丑，留着八天不刮的胡子，身上有股好难闻的气味。

他望着马的影子聊以自慰。这又是一个怪现象。黑黑的牲口侧躺着在路旁飞奔。傍晚回家，它把一部分的草地遮掉了，遇到一座草堆，影子的头会爬上去，过后又回到老地方；口环变得很大，象个破气球；耳朵又大又尖，好比一对蜡烛。难道这真的是影子吗？还是另外一种活的东西？克利斯朵夫真不愿意在一个人的时候碰到它。他决不想跟在它后面跑，象有时追着祖父的影子，立在他的头上踩几脚那样。——斜阳中的树影也是动人深思的对象，简直是横在路上的栅栏，象一些阴沉的，丑恶的幽灵，在那里说着：“别再望前走啦。”轧轧的车轴声和得得的马蹄声，也跟着反复的说：“别再走啦！”

祖父跟赶车的拉拉扯扯的老是谈不完。他们常常提高嗓子，尤其讲起当地的政治，或是妨害公益的事的时候。孩子打断了幻想，提心吊胆的望着他们，以为他们俩是生气了，怕要弄到拔拳相向的地步。其实他们正为了敌忾同仇而谈得挺投机呢。往往他们没有什么怨愤，也没有有什么激动的感情，只谈着无关痛痒的事大叫大嚷，——因为能够叫嚷就是平民的一种乐趣。但克利斯朵夫不懂他们的谈话，只觉得他们粗声大片的，五官口鼻都扭做一团，不免心里着息，想道：“他的神气多凶啊！一定的，他们互相恨得要死。瞧他那双骨碌碌转着的眼睛！嘴巴张得老大！他气得把口水都唾在我脸上。天哪！他要杀死祖父了……”

车子停下来。乡下人喊道：“哎，你们到了。”两个死冤家握了握手。祖父先下来，乡下人把孩子递给他，加上一鞭，车子去远了。祖孙俩已经在莱茵河旁边低陷的路口上。太阳望田里沉下去。曲曲弯弯的小路差不多和水面一样平。又密又软的草，悉悉索索的在脚下倒去。榛树俯在水面上，一半已经淹在水里。一群小苍蝇在那里打转。一条小船悄悄的驶过，让平静的河流推送着。涟漪吮着柳枝，唧唧作响。暮霭苍茫，空凄凉爽，河水闪着银灰色的光。回到家里，只听见蟋蟀在叫。一进门便是妈妈可爱的脸庞在微笑……

啊，甜蜜的回忆，亲切的形象，好似和谐的音乐，会终身在心头缭绕！……至于异日的征尘，虽有名城大海，虽有梦中风景，虽有爱人倩影，片刻刻骨铭心的程度，决比不上这些儿时的散步，或是他每天把小嘴贴在窗上嘘满了水气所看到的园林一角……

如今是门户掩闭的家里的黄昏了。家……是抵御一切可怕的东西的托庇所。阴影，黑夜，恐怖，不可知的一切都挡住了。没有一个敌人能跨进大门……炉火融融，金黄色的鹅，软绵绵的在铁串上转侧。满屋的油香与肉香。饱餐的喜悦，无比的幸福，那种对宗教的热诚，手舞足蹈的快乐！屋内的温暖，白天的疲劳，亲人的声音，使身体懒洋洋的麻痹了。消化食物的工作使他出了神：脸庞，影子，灯罩，在黑魇魇的壁炉中闪烁飞舞的火舌，一切都有一副可喜的神奇的面貌。克利斯朵夫把脸颊搁在盘子上，深深的体味着这些快乐……

他躺在暖和的小床上。怎么会到床上来呢？浑身松快的疲劳把他压倒了。室内嘈杂的人声和白天的印象在他脑中搅成一片。父亲拉起提琴来了，尖锐而柔和的声音在夜里哀吟。但最甜美的幸福是母亲过来握着半睡半醒的克利斯朵夫的手，俯在他的身上，依着他的要求哼一支歌词没有意义的老调。父亲觉得那种音乐是胡闹；可是克利斯朵夫听不厌。他屏着气，想笑，想哭。他的心飘飘然了。他不知自己在哪儿，只觉得温情洋溢；他把小手臂绕着母亲的脖子，使劲抱着她。她笑道：

“你不要把我勒死吗？”

他把她搂得更紧了。他多爱她！爱一切！一切的人与物！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美的……他睡熟了。蟋蟀在灶肚里叫。祖父的故事，英雄的面貌，在快乐的夜里漂浮……要象他们那样做一个英雄才好呢！……是的，他将来是个英雄！……他现在已经是了……哦！活着多有意思！……

这小生命中间，有的是过剩的精力，欢乐，与骄傲！多么充沛的元气！他的身心老是在跃动，飞舞回旋，教他喘不过气来。他象一条小壁虎日夜在火焰中跳舞①。一股永远不倦的热情，对什么都会兴奋的热情。一场狂乱的梦，一道飞涌的泉水，一个无穷的希望，一片笑声，一阙歌，一场永远不醒的沉醉。人生还没有拴住他；他随时躲过了；他在无垠的宇宙中游泳。他多幸福！天生他是幸福的！他全心全意的相信幸福，拿出他所有的热情去追求幸福！……

①欧洲俗谚谓此种壁虎能在火中跳跃不受灼伤。

可是人生很快会教他屈服的。



















### 第三部

日色朦胧微晦

《神曲·炼狱》第三十

他不得不让步了。虽然英勇的抵抗极其顽强，终究给戒尺制服了。每天早上三小时，晚上三小时，克利斯朵夫必须坐在这架刑具前面。又要用心，又是厌烦，大颗大颗的眼泪沿着鼻子眼腮淌着：他把常常冻得红肿的小手在黑白的键子上搬动，弹错一个音戒尺就打下来，同时还要听老师的咆哮，那是他觉得比挨打更受不了的。他自以为对音乐恨透了，但他拚命用功，那可不是单单为了怕父亲的缘故。祖父有过几句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老人看见小孙子哭，就郑重其事的和他说，为着人间最美最高尚的艺术，为着安慰苍生，为人类增光的艺术而吃些苦是值得的。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因为祖父把他当作大人看待而非常感激，一方面因为那些话跟他儿童的刻苦与高傲的精神非常投合而大为感动。

但主要的原因，还是音乐所引起的某些情绪深深的印在心头，使他不由自主的留恋音乐，把一生奉献给这个他自以为深恶痛绝，竭力反抗而无效的艺术。

依照德国的惯例，城里有座戏院，演着歌剧，喜歌剧，轻歌剧，话剧，喜剧，歌舞，杂耍，以及一切可以上演的东西，不拘种类不拘风格。每星期表演三次，从下午六点到九点。老约翰·米希尔每次必到，对所有的节目都感到同样的兴趣。有一次他带着孙子一起去。好几天以前，他先把情节详细解释了一番。克利斯朵夫一点也不明白，只记得有些可怕的事；他一边岂不及待的想看，一边也十分怕看。他知道剧中要有一场雷雨，他就怕给霹雳打中。他知道剧中有一场战争，他就不敢说自己会不会被杀死。头天晚上，他在床上真是急坏了。到了上演的日子，他几乎希望祖父有事不能来。可是开演的时间近了而祖父还没到，他又开始发愁，时时刻刻从窗里张望。终于老人出现了，他们俩动身了。他的心在胸中乱跳，口干舌燥，连一个字都说不上来。

他到了那座神秘的屋子，那是家里的人常常提起的。约翰·米希尔在门口碰上几个熟人；孩子紧紧抓着他的手，深怕把祖父丢了，他不明白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泰然自若的有说有笑。

祖父坐在老位置上，在第一排紧靠乐队的地方。他凭着栏杆，立刻和低音提琴手拉不断扯不断的谈起话来。这儿是他的天地了；其他音乐方面的权威，这儿可有人听他说话了；他利用，甚至滥用这种机会。克利斯朵夫什么也听不见。看着这富丽堂皇的剧场，使他胆小的那么多的观众，等待开演的心情，把他神志都搅糊涂了。他不敢回头去，以为所有的目光都钉着他一个人，他哆哆嗦嗦的把小鸭舌帽夹在膝盖中间，圆睁着眼睛瞪着那个奇妙的幕。

终于台上敲了三下。祖父拂过鼻子。掏出脚本，那是他一字不肯放过的，有时倒反因之不注意台上的戏文。乐队开始演奏，一听开头几个和弦，克利斯朵夫就安心了。这个音响的世界可是他的世界了；从此以后，不管演的戏多么离奇，他总觉得很自然的。

一开幕便是些纸板糊起来的树，和差不多跟这个一样假的东西。孩子张着嘴望着，觉得有趣极了，可并不惊奇。戏剧的情节发生在假想的东方，那是他连一点观念也没有的。诗歌体的台词全是无聊的废话，叫人摸不着头脑。克利斯朵夫什么也看不清，把剧情都弄错了，拿这个角儿认作那个角儿，扯着祖父的衣袖提出可笑的问句，证明他全盘不懂。可是他非但不厌烦，倒反看得出神了。他拿那个荒谬的脚本自己杜撰了一个故事，和台上演的全不相干；眼前的情节随时跟他的故事抵触，不得不随时修正，孩子可并不着急。演员们叫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他从中挑了几个他喜欢的角儿，提心吊胆的注意他们的命运。他尤其为一个美人儿颠倒，不老不少的年纪，金黄的长发，大得有点过分的眼睛，光着脚。不近情理的怪场面并没使他觉得刺眼。高大臃肿的演员的丑态，畸形怪状的合唱队分站两行，做着毫无意义的姿势，穷嘶极喊时的怪相，凌乱的假头发，男高音歌手的高底靴，女主角的化妆，五颜六色的涂抹一脸；儿童尖锐的眼睛对这些都没有注意到。他好似一个动了爱情的人，看不见爱人的真面目。儿童创造幻觉的奇妙的力量，能随时拦住不愉快的感觉把它改头换面。

这些奇迹原是音乐促成的。它把所有的东西罩上一层薄雾，使一切都显得高尚，美丽，动人。音乐使心灵狂热的需要爱，使它觉得周围的空虚，然后又提供许多幽灵似的对象来填补这空虚。小克利斯朵夫情绪紧张到极点。有些话，有些手势，有些乐句，使他非常不自在；他不敢看了，不知道那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脸一忽儿红一忽儿白，脑门上全是汗；而他还怕旁人发觉自己的慌乱。歌剧到第四幕，照例有桩不可避免的事要临到一对爱人头上，让男主角与女主角有个尖声大叫的机会；但那时孩子觉得要闭过气去了；他喉咙象着了凉一样的难过，双手掐着脖子，连口水都咽不下了；他胀饱了泪水。幸而祖父感动的程度也和他不相上下。他对戏剧的兴趣，象儿童一样的天真。逢到惊心动魄起的情节，他装做若无其事的轻轻咳嗽，遮掩心中的激动；可是克利斯朵夫看得很清楚，觉得很高兴。他热极了，昏昏欲睡，坐在那儿又非常不舒服。但他一心一意的想着：“是不是还有好久呢？希望它不要完呀！……”

可是，突然之间一切都完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完了。幕一闭，大家都站起身子，心荡神驰的境界给打断了。

一老一小的两个孩子在夜里回去。多美的夜！多恬静的月光！他们俩一声不出，翻来覆去想着他们的回忆。终于老人问道：“你快活吗？”克利斯朵夫一时答不上来，他还受着感情的控制，并且他不愿意说话，生怕把幻景赶跑了；他勉强振作了一下，深深叹了口气，声音很轻的回答说：“哦！是的！”

老人笑了笑，过了一会又说：“你瞧，做个音乐家多了不起！造出这些奇妙的场面，不是最大的光荣吗？那简直跟上帝下凡一样。”

孩子听了大吃一惊，怎么！这是人造出来的？他真没想到。他几乎以为那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天造地设的……原来一个人，一个音乐家，就象他将来也会成功的那种人，竟能造出这样的作品！哎唷！希望自己能有那么一天，便是一天也好！过后……过后，随便怎么都可以！就是死也甘心了！他问：“祖父，这是谁作的呢？”

祖父说作者叫做法朗梭阿·玛丽·哈斯莱，是个德国的青年音乐家，住在柏林，他从前认识的。克利斯朵夫竖起耳朵听着，突然问道：

“那末您呢，祖父？”

老人打了个寒噤。

“什么？”他问。

“您，您有没有也做过这些东西？”

“当然，”老人的声音有点儿不高兴。

说完他不做声了；走了几步，又深深的叹了口气。这是他终身隐痛之一。他一向想写戏剧音乐，可是灵感不帮忙。他纸夹里头的确藏着他创作的一二幕乐曲；但他对它们的价值毫无把握，从来不敢拿给人家去评一评。

直到家里，他们俩再也不说一句话。两人都睡不着觉。老人心里很难过，念着《圣经》安慰自己。克利斯朵夫在床上回想着当晚的情形，连小地方都记得，赤足的女郎又在他面前出现了。快睡着的时候，一句音乐忽然清清楚楚在耳边响着，好象乐队就在近边；他不由得惊跳起来，昏昏沉沉的靠着枕头想道：“将来有一天，我也要写这种东西，噢！我是不是能写呢？”

从那时期，他唯一的欲望就是看戏。因为人家把看戏作为他工作的酬报，他对功课更上劲了。他老想着戏：上半星期想着过去的戏，下半

星期想着下次的戏。他甚至怕上演的那天害病，这种恐惧使他觉得有三四种病的征象，到了那天，他吃不下饭，好象担着重大的心事，骚乱不堪，跑去对时钟看了几十次，以为天不会黑的了。临了他忍不住了，在售票房开门以前一个钟点就出发，怕没有位置；又因为他第一个到，对着空荡荡的场子不免暗暗发急。祖父和他说过，有两三次因为看客不多，演员宁可退还评价而停演。他注意来的人，数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噢！不够啊……人数老是不够啊！”看到花楼或正厅里来了几个重要的人物，他心又轻松了些，对自己说：“这一个，他们总不敢请他回去吧？为了他，总得开演吧！”——可是他还没有把握，直要乐师们进了场才放心。但他到最后一刻还在发急，不知道会不会开幕，会不会象某一晚那样临时宣布更改戏码。他山猫似的小眼睛瞅着低音提琴手的乐器架，瞧瞧谱上的题目是不是当晚演的戏。等到看清楚，过了两分钟又看一下，只怕刚才看错了……乐队指挥还没有进场，一定是害病了……幕后有人忙忙碌碌的乱做一堆，又是谈话声，又是急促的脚步声。可是闹了祸，出了事吗？还好，声音没有了。指挥已经在他的位置上。明明一切都准备好了……还不开场！是怎么回事呢？……他急坏了。——终于开演的记号响了。他的心跳了。乐队奏着序曲；然后，克利斯朵夫有几个钟点在极乐世界中载沉载浮，美中不足的就是担心这世界早晚要完的。

过了些时候，一件音乐界的大事把克利斯朵夫刺激得更兴奋了。第一次使他激动的那出歌剧的作者，法朗梭阿·玛丽·哈斯莱要来了。他要亲自指挥乐队演奏他的作品。全城都为了这件事轰动起来。年轻的大音乐家正在德国引起剧烈的争辩；十五天内，大家只谈论他。可是他到了城里，情形又不同了。曼希沃和老约翰·米希尔的朋友们老讲着他的新闻，把音乐家的起居生活说得那么离奇，孩子非常热心的听在耳里。想到大人物就在这儿，住在他的城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走着同样的街道，他暗中激动到极点，只希望能见到他。

大公爵①把哈斯莱招待在他的府第里。除了大戏院去主持预奏会，音乐家难得出门，而逢到预奏的场合，克利斯朵夫是不能进去的；他又因为生性很懒，进出都坐着亲王的马。因此克利斯朵夫很少有瞻仰到他的机会；他只有一次看见他在路上过，而且只看见车厢底里的皮大氅，虽然他在路旁等了几小时，用肘子左一下右一下的在人堆中钻到第一排，还得想法不给人家挤掉。他又花了好多时间站在爵府外面，听人家说哪儿是音乐家的卧室，他就远远的对那边的窗子东张西望，聊以自慰。他往往只看到百叶窗；因为哈斯莱起得很晚，差不多整个上午窗子总是关着的。所以消息灵通的人说哈斯莱怕见日光，永远过着夜生活。

①克利斯朵夫本乡的城市是一个诸侯的首府，诸侯的爵位当是大公爵。书中屡次提及亲王，是欧洲人对一般诸侯的尊称，与实际爵位无关。

末了，克利斯朵夫终于能靠近他的大人物了。那是举行音乐会的一天。全城的人都到场。大公爵和他的家族占据了御用的包厢，高头悬着冠冕，由两个肥胖的小天使高高的举在空中。戏院的布置象举行什么大典一样。台上扎着橡树的枝条和带花的月桂。凡是有些本领的音乐家，都能参加乐队为荣。曼希沃坐在他的老位置上，约翰·米希尔担任合唱队的指挥。

哈斯莱一出现，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妇女们还站起来想看个仔细。克利斯朵夫恨不得用眼睛把他吞下去。哈斯莱的相貌很年轻很清秀，可是有些虚肿，疲倦；鬓脚已经不剩什么，在蜷曲的黄油发中间，头顶有点儿秃了。眼睛是蓝的，目光没有神。淡黄的短髭下面，那张带有嘲弄意味的嘴巴老是在那里微微抽动。他身躯高大，好似站不稳的样子，可并非为了局促，而是由于疲倦或是厌烦。他的指挥的艺术灵活而带点任性，整个高大而脱骀似的身在那里波动，手势忽而柔媚忽而激烈，象他的音乐一样。可见他非常的神经质；而他的音乐也反映出这种性格。一向无精打采的乐队这时也感染了那种震荡颠动的气氛。克利斯朵夫呼吸急促，虽然怕引起人家的注意，还是没法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他烦躁之极，站起身子，音乐给了他那么剧烈那么突兀的刺激，逼得他摇头摆脑，手舞足蹈，使邻座的人大受威胁，只能尽量躲闪他的拳脚。而且全场的人都兴奋若狂，音乐会的盛况比音乐本身更有魔力。末了，掌声跟欢呼声雷雨似的倒下来，再加乐队依照德国习惯把小号吹得震天价响，表示对作者致敬。克利斯朵夫得意之下，不由得浑身哆嗦，仿佛那些荣誉是他受到的。他很高兴看见哈斯莱眉飞色舞，象儿童一样的心满意足；妇女们丢着鲜花，男人们挥着帽子；大批的听众象潮水一般望舞台拥过去。每人都想握一握大音乐家的手。克利斯朵夫看见一个热烈的女人把他的手拿到唇边，另外一个抢着哈斯莱放在指挥台上的手帕。他莫名其妙也想挤到台边，可是他要真的到了哈斯莱身边，马上会不胜惊惶的逃走的。他象头羊似的低前脑袋在裙角与大腿之间乱钻，想走近哈斯莱，——但他太小了，挤不过去。

祖父在大门口把他找到了，带他去参加献给哈斯莱的夜乐会①。那时已经天黑了，点着火把。乐队里全体人员都在场，所谈的无非是刚才听到的神妙的作品。到了爵府前面，大家静悄悄的集中在音乐家的窗下。虽然哈斯莱跟众人一样早已知道，可是大家还装得非常神秘，在静寂的夜里开始演奏哈斯莱作品中最著名的几段。哈斯莱和亲王在窗口出现了，众人对他们欢呼，而他们俩也对大家行礼。亲王派了一个仆人来请乐师们到府里去。他们穿过大厅，壁上满是油画，绘着戴盔的裸体人物；深红的皮色，做着挑战的姿势；天上盖着大块的云象海绵一般。另外也有男男女女的大理石像，穿着铁皮做的短裙。地毯那么柔软，走在上面没有一点声音。后来进入一间大厅，光亮如同白昼，桌上摆满着饮料和精美的食物。

①Sérénade为曲体名称（即所谓小夜曲），亦为演奏此种乐曲之音乐会名称，原为男女相悦求爱之用，后演变为对名流伟人之歌颂，但仍照昔时习惯，于夜间露天举行。

大公爵就在那间屋里，可是克利斯朵夫看不见他；他心目中只有哈斯莱一个人。哈斯莱迎着乐师走过来，向他们道谢，他一边说一边找字，赶到句子说到一半想不出下文，便插一句滑稽的俏皮话，引得众人都笑了。然后大家开始吃东西。哈斯莱特别把四五个艺术家请在一边，把克利斯朵夫的祖父也找了来，恭维了一番。他记得最先演奏他作品的那些人里头就有约翰·米希尔；又提到他常常听见一个朋友，祖父从前的学生，说他如何如何了不起。祖父不胜惶恐的道歉，回答了几句过火的奉承话，连极崇拜哈斯莱的克利斯朵夫听了也非常难为情。但哈斯莱似乎觉得挺舒服挺自然。等到祖父不知所云的说了一大堆，没法接下去的时候，便把克利斯朵夫拉过去见哈斯莱。哈斯莱对克利斯朵夫笑了笑，随手摸着他的头；一知道孩子喜欢他的音乐，为了想见到他已经好几晚睡不着觉，他便抱起孩子，很亲热的向他问长问短。克利斯朵夫快活得面红耳赤，紧张得话也不会说了，望也不敢望了。哈斯莱抓着他的下巴颏儿，硬要他抬起头来。克利斯朵夫先偷偷的张了一下；哈斯莱眼睛笑眯眯的，非常和善；于是他也笑了。然后，他觉得在他心爱的大人物的臂抱中那么快乐，那么幸福，以至眼泪簌落落的直掉下来。哈斯莱被这天真的爱感动了，对他更亲热，把他拥抱着，象母亲一样温柔的和他说。同时他尽挑些滑稽的话，呵孩子的痒，逗他发笑；克利斯朵夫也禁不住破涕为笑了，一忽儿他已经跟他很熟，毫无拘束的回答哈斯莱的话，又自动咬着哈斯莱的耳朵说出他所有的小计划，仿佛他们是老朋友；他说他怎样想做一个象哈斯莱那样的音乐家，写出象哈斯莱那样美妙的作品，做一个大人物等等。一向怕羞的他居然放心大胆的说，可不知道说些什么，他出神了。哈斯莱听着他的唠叨笑开了，说：

“等你大了，成功了一个音乐家的时候，你得上柏林来看我，我可以帮你的忙。”

克利斯朵夫快活得答不上话。哈斯莱便跟他开玩笑说：

“你不愿意吗？”

克利斯朵夫拚命摇头，摇了五六次，表示决不是不愿意。

“那末一言为定喽？”

克利斯朵夫点点头。

“那末你亲我一下啊！”

克利斯朵夫把胳膊勾着哈斯莱的脖子，使劲的抱着他。

“哎啊，小家伙，你把我弄潮了！放手！你擤擤鼻子好不好！”

哈斯莱一边笑一边亲自替又羞又喜的孩子擤鼻子。他把他放在地下，拉他到桌子旁边，把糕饼塞满了他的口袋，说道：

“再会了！别忘了你答应的话。”

克利斯朵夫快乐得有点飘飘然。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他怀着一腔热爱，目不转睛的看着哈斯莱所有的表情，所有的动作。可是忽然有句话使他听了很奇怪。哈斯莱举起杯子，脸色顿时紧张起来，说道：

“我们在这种快乐的日子也不该忘了我们的敌人。那是永远不应该忘掉的。我们没有被打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留情。我们也用不着为了他们的生存而留情。所以我的干杯祝贺对有些人是除外的！”

大家对于这古怪的祝辞笑着鼓掌；哈斯莱也跟着大家一起笑，又象刚才一样的高兴了。但克利斯朵夫心里很不痛快。虽然他崇拜哈斯莱，不敢议论他的行为，可是他觉得今天晚上应当和颜悦色，只有些快乐的念头才对，哈斯莱想到那些丑恶的事未免太扫兴了。可是这个印象是模糊的，而且很快就被过度的欢乐和在祖父杯子里喝的一点儿香槟酒赶跑了。

祖父在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语的说不停，哈斯莱对他的恭维使他高兴极了；他大声的说哈斯莱是个天才，一百年只会出的一种天才。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把他象爱情那样的醉意都藏在心里：啊！他亲过他，抱过他！他多好！多伟大！

他在小床上热烈的抱着枕头想道：

“噢！我为他死也甘心的，甘心的！”

光明的流星在小城的天空照耀了一晚之后，克利斯朵夫精神上便受到确切不移的影响。在他整个的童年时代，哈斯莱变成他的模范，他的眼睛始终钉住了它。学着哈斯莱的样，六岁的孩子也决心要写音乐了。其实好久以前，他已经不知不觉的在那里作曲了；他没有知道自己作曲的时候已经在作曲了。

对一个天生的音乐家，一切都是音乐。只要是颤抖的，震荡的，跳动的东西，大太阳的夏天，刮风的夜里，流动的光，闪烁的星辰，雷雨，鸟语，虫鸣，树木的鸣咽，可爱或可厌的人声，家里听惯的声响，啾啾啾的鸟，夜里在脉管里奔流的血，——世界上一切都是音乐；要去听就是了。这种无所不在的音乐，在克利斯朵夫心中都有回响。他所见所感，全部化为音乐。他有如群蜂嗡嗡的蜂房。可是谁也没注意到，他自己更不必说了。

象所有的儿童一样，他一天到晚哼个不停。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做着什么事：——在路上一蹦一跳的时候，——躺在祖父屋子里的地板上，手捧着脑袋，看着书中的图画的时候，——在厨房里最黑的一角，薄暮时分坐在小椅子上偶然出神的时候，——他的小嘴老是在那里啾啾唔唔，闭着嘴，鼓着腮帮，卷动舌头。他这样会毫不厌倦的玩上几小时。母亲先是没有留意，然后不耐烦的叫起来了。

等到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使他厌烦了，他就想活动一下，闹些声音出来。于是他编点儿音乐，给自己直着嗓子唱。他为了日常生活不同的节目编出不同的音乐。有的是为他早上象小鸭子一般在盆里洗脸时用的。有的是为他爬上圆凳坐在可恶的乐器前面时用的，——更有为他从凳上爬下来时用的（那可比爬上去时的音乐明朗多了）。也有为妈妈把汤端上桌子时用的：——那时他走在她前面奏着军乐。——他也有气概非凡的进行曲，一边哼一边很庄严的从餐室走向卧室。有时他趁此机会和两个小兄弟组织一个游行队伍：三口儿一个跟着一个，一本正经的走着，各奏各的进行曲。当然，最美的一支是克利斯朵夫留给自己用的。什么场合用什么音乐都有严格的规定，克利斯朵夫从来不会用错。别人都会混淆，他可对其中细微的区别分辨得很清楚。

有一天他在祖父家里打转，跺着脚，仰着脑袋，挺着肚子，无休无止的转着，转着，直转得自己头晕，一边还哼着他的曲子，——老人正在剃胡子，停下来探出他满是皂沫的脸，望着他问：“你唱什么呢，孩子？”

克利斯朵夫回答说不知道。

“再来一下！”祖父说。

克利斯朵夫试来试去，再也找不到他的调子了。祖父的留神使他很得意，想借此卖弄一下他的好嗓子，便独出心裁唱了一段歌剧，可是老人要他哼的并非这个。约翰·米希尔不作声了，似乎不理他了。可是孩子在隔壁屋里玩耍的时候，他特意让房门半开着。

几天之后，克利斯朵夫用椅子围成一个圆圈，做着一出音乐喜剧，那是用戏院里断片的回忆凑起来的；他学着人家的样，一本正经的跳着小步舞，向挂在壁上的贝多芬像行礼。正当他用一只脚站着打个转身的时候，看见祖父在半开的门里探着头对他望着。他以为老人家笑他，便害臊起来，立刻停止了，奔到窗前把脸贴在玻璃上，好象看着什么挺有趣的东西。老人一句话也不说，走过来拥抱他；克利斯朵夫这才看出他很快活。小小的自尊心不免乘机活动了：他相当聪明，知道人家赏识他，可拿不准在剧作家、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这些才能中间，祖父最称赏他哪一项。他想大概是歌舞部分，因为那是他自己最得意的玩艺儿。

过了一星期，他已经把那件事完全忘了，祖父却象有什么秘密似的告诉他，说有些东西给他看。老人打开书桌，检出一本乐器放在钢琴上叫孩子弹。克利斯朵夫莫名片妙的勉强摸①着。乐器是手写的，还是老人用他肥大的笔迹特别用心写的。题目都用的花体字。祖父坐在克利斯朵夫身边替他翻谱，过了一会问孩子那是什么音乐。克利斯朵夫只顾着弹琴，根本没注意弹的东西，回答说不知道。

①凡是一个新曲子，在琴上一边辨认音符一边慢慢的弹，在弹琴的人叫做“摸”。

“你想想吧，难道不认得吗？”

不错，这音乐明明是熟的，可想起在哪儿听过……祖父笑道：“再想想吧。”

克利斯朵夫摇摇头，说：“我想不起。”

他仿佛心中一亮，觉得这些调子……可是他不敢……不敢指认……

“祖父，我不知道。”

他脸红了。

“哎，小傻子，你自己的调子还认不得吗？”

对，他知道是自己的，可是给人家一提，倒反吃了一惊，他嚷着：

“噢！祖父！”

老人喜洋洋的把那份谱解释给他听：“你瞧：这是咏叹调，是你星期二躺在地下唱的。——这是进行曲，是我上星期要你再唱而你你想不起来的。——这是小步舞曲，是你在我的安乐椅前面按着拍子跳舞的……你自个儿瞧吧。”

封面上，美丽的哥特字体②写着：

②哥特字体俗称为花体字，产生于十三世纪，早期印刷书写多用此体。

童年遣兴：咏叹调，小步舞曲，圆舞曲，进行曲。

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作品第一号。

克利斯朵夫简直愣住了。他看到自己的名字，美丽的题目，大本的乐器，他的作品！……他只能结结巴巴的接着说：

“噢！祖父！祖父！……”

老人把他拉到身边。他扑在老人膝上，把头钻在他怀里，快活得脸红了。比他更快活的老人，装着若无其事的声音和他说（因为他觉得自己快要感动得忍不住了）：

“当然，我按照调性替你加上了伴奏跟和声。还有……”他咳了一声，“还有，我在小步舞曲后面加上一段特里奥<sup>①</sup>，因为……因为那是习惯如此！……而且……我想也没有什么害处。”

①特里奥（Trio）原义为三种乐器合奏之音乐，称为三重奏。但十八世纪后期小步舞曲之第二部常称为特里奥，乐器数量及音乐本身均与第一部小步舞曲成为对比。

他把那段特里奥弹了一遍。——克利斯朵夫因为能跟祖父合作，觉得很得意：

“那末，祖父，也得写上您的名字啊。”

“不用写。除了你也用不着别人知道。只要……”他声音发抖了，“只要将来我不在的时候，这点儿纪念能教你想起我。你总不会忘了祖父吧，嗯？”

可怜的老人没有把话完全说出来，他预感到孙儿的作品将来不会象他的一样湮没不彰，所以在自己那些可怜的调子里挑了一个放进去。而这种对假想的荣名沾点儿光的欲望，也很谦卑很动人，因为他只想以无名的方式参加一颀思想，不让它完全消灭。——克利斯朵夫感动到极点，拚命把他亲吻。老人越来越压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味亲着他的头发。

“你说，你不会忘了的，是不是？将来你成了一个音乐家，一个大艺术家，为家、为国、为艺术争光的时候，成了名的时候，你会记得是你的老祖父第一个赏识你，第一个料到你将来的造就的？”

他听着自己的话，眼泪都上来了，可还不愿意给孩子看出他动了感情。他狂咳了一阵，沉着脸，拿乐器当做宝贝似的藏起来，把孩子打发走了。

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快乐得飘飘然。路上的石子都在他周围跳舞。可是家里人的态度使他有点儿扫兴。他得意洋洋的忙着讲他的音乐成绩，他们却你一声我一声的嚷起来。母亲嘲笑他。曼希沃说是老人家疯了，与其把孩子弄得神魂颠倒，还不如保养保养自己身体；至于克利斯朵夫，得趁早丢开那些无聊的玩艺儿，立刻到琴上去练四个钟头。第一，先得把琴弹得象个样；至于作曲，将来有的是时间，等到无事可做的时候再去研究不迟。

这篇大道理，初听好似曼希沃想防止儿童年纪轻轻就趾高气扬的危险，其实并不然。而且他不久就会表示他的意思正相反。但因他自己从来没有什么思想需要在音乐上表现，也不需要表现任何思想，所以他凭着演奏家的迷信，认为作曲是次要的东西，只能靠了演奏家的艺术才能显出它的价值。当然，他对于象哈斯莱一流的大作曲家所引起的狂热也并非无动于衷；那些掌声雷动的盛况也使他肃然起敬，（得到群众捧场的，他无不尊敬）；可是他不免暗中忌妒，因为觉得作者抢掉了他演奏家应得的彩声。经验告诉他，人家给大演奏家捧场的时候也一样热闹，而且特别是捧他个人的，所以受的人觉得更舒服更痛快。他假装崇拜大音乐家的天才，但非常喜欢讲他们可笑的轶事，使人家瞧不其他他们的头脑与私德。他认为在艺术的阶梯上演奏家是最高的一级，因为他说，既然舌头是人身最高贵的器官，那末没有语言，还谈什么思想？没有演奏家，还有什么音乐？

不管用意如何，他的训诫对孩子精神上的发展究竟是好的，使它不致因祖父的夸奖而失去平衡。并且在这一点上，他的训诫还嫌不够。克利斯朵夫立刻认为祖父比父亲聪明得多；他虽然毫无怨色的坐上钢琴，可并非为了服从，而是为了能象平时一样，一边心不在焉的让手指在键盘上移动，一边胡思乱想。他弹着无穷无尽的练习，同时听见有个骄傲的声音老在心中叫着：“我是一个作曲家，一个大作曲家。”

从那天起，因为他是个作曲家，他就开始作曲了。连字还怎么写得起来，他已经在家用账簿上撕下纸片，涂着蝌蚪似的音符了。可是为了苦苦追求自己有什么思想，怎么写下来，他反而什么思想都没有了，只知道自己要思想。他构造乐句的时候也一样执着；而因为他是天生的音乐家，尽管言之无物，好歹总算达到了目的。然后他得意非凡的拿给祖父去看，祖父快活得哭了，——他年纪越大越容易流泪，——还说是妙极了。

这是很可能把孩子宠坏的。幸而他天性淳厚，再加一个从来不想给人什么影响的人的影响救了他。——那是鲁意莎的哥哥，以通情达理而论，他可以说是个模范。

他和她一样矮小，瘦弱，有点儿驼背。人家不知道他准确的年纪，大概不出四十岁，但好象已经五十，甚至五十开外了。小小的脸上全是皱褶，粉红的皮色，和善的淡蓝眼眼睛有点枯萎的相思花。他因为怕冷，怕过路风，到哪儿都戴着他的鸭舌帽，要是脱下来，便露出一个小小的，粉红的，圆锥形的秃脑袋，教克利斯朵夫和小兄弟们看了直乐。为了这脑袋，他们老是跟他淘气，问他把头发弄到哪儿去了，父亲在旁说些粗俗的笑话，使孩子们更狂起来，恐吓着说要抽他的光头了。他总是第一个先笑，耐着性子让他们玩儿。他是个小贩，从这一村到那一村，背着个包裹，其中包罗万象：什么糖、盐、纸张、零食、手帕、围巾、靴子、罐头食品、日历、流行歌曲的谱、药品，一应俱全。好几次有人想要他住定一处，替他盘下一家杂货店，一个针线铺什么的。可是他总混不惯；忽然有一天他夜里起来把钥匙放在门下，背着包裹走了。大家可以几个月的看不见他；然后他又出现了：多半是黄昏时候，只听见轻轻敲了几下，门推开了一半，规规矩矩的脱着帽子，露出一个秃顶的小脑袋，一双和善的眼睛，一副腼腆的笑容。他先说一声：“大家好”；进来之前，他从来忘不了把脚下的灰土踩干净，再挨着年纪向每个人招呼，然后拣屋里最隐僻的一角坐下。他点起烟斗，偻着背，大家照例一窝蜂的取笑他，他却静静的等那阵冰雹过去。克利斯朵夫的祖父跟父亲都瞧不其他，对他冷言冷语。他们觉得这个丑家伙太可笑了；行贩这个低微的地位又伤了他们的尊严。这些他们都表现得明明白白；但他好似毫无知觉，照旧很敬重他们，结果他们也心软了，尤其是把人家的敬意看得很重的老人。他们常常跟他说过火的笑话，使鲁意莎都为之脸红。她早已死心塌地的承认克拉夫脱家里的人高人一等，相信丈夫与公公是不会错的；但她对哥哥极有手足之情，而他一声不响的也非常爱她。本家已经没有亲属，兄妹俩都是谦抑，退让，被生活压倒的人；彼此的怜悯，暗中忍受的相同的苦难，使两人相依为命，大有辛酸交进之感。克拉夫脱父子可身体结实，生性粗鲁，直叫直嚷，元气充足，喜欢把日子过得痛痛快快的；在他们中间，那一对仿佛老站在人生之外或人生边上的懦弱的好人，心心相印，同病相怜，彼此可从来不说出来。

克利斯朵夫以小孩子的那种轻薄无情，跟祖父父亲一样，对小贩存着瞧不起的心。他拿舅舅解闷儿，把他当做一件滑稽的东西；他死乞白赖的捣乱，舅舅总是泰然忍受。克利斯朵夫心里可爱着他，只不大明白为什么，他喜欢舅舅，第一因为他象一件听话的玩具，要他怎么就怎么。第二因为他总捎着点好东西来：一块糖啊，一张图画啊，或是别的玩艺。这矮子不来便罢，一来孩子们总是皆大欢喜，因为他必有些出人意外的新鲜事儿。他不论怎么穷，还是有办法给每人送一样小东西。家里人的命名节，他一个都不会忘掉，老是不早不晚，在那一天上赶到，从袋里掏出些可爱的，一片诚心挑来的礼物。人家受惯了这些礼，彼此不大想到向他道谢；而他只要能拿点东西送人，似乎已经挺高兴了。睡眠不大安稳的克利斯朵夫，夜里常常温着白天的事，有时想起舅舅真好，觉得对这个可怜的人说不尽的感激，可是在白天一点不向舅舅表示，因为那时，他只想要弄他了。而且他年纪太小，还没懂得好心多么可贵；在儿童的语言中，善与蠢差不多是同义字；高脱弗烈特舅舅不就是一个活榜样吗？

一天晚上曼希沃有人请吃饭，高脱弗烈特一个人待在楼下，鲁意莎安排两个小的去睡觉了，他便出去坐在屋子附近的河边。克利斯朵夫闲着无事，也跟在后面，照例象小狗似的捉弄舅舅，直弄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的滚在他脚下。他趴在地上，把鼻子钻在草里。喘息稍定，他又想



找些别的胡话，想到之后又大声嚷着，笑弯了腰，把脸埋在土里。舅舅只是一声不出。他觉得这静默有点儿古怪，便抬起头来预备把胡话再说一遍，不料劈面看到舅舅的脸，四下里暮霭沉沉，一层黄黄的水气照着他。克利斯朵夫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高脱弗烈特微微笑着，半阖着眼睛，半张着嘴巴；凄苦的脸容有种说不出的严肃。克利斯朵夫把肘子托着下巴，眼睛盯着他。天黑了，舅舅的脸慢慢隐没了。万籁俱寂。克利斯朵夫也被舅舅脸上那股神秘的气息感染了。地下漆黑，天色清明；星都亮了。河上微波拍岸。孩子迷迷忽忽的，不知不觉嘴里嚼着草梗。一只蟋蟀在身边叫。他觉得自己快睡着了……忽然高脱弗烈特在黑暗里唱起来。他的声音很轻，有点儿哑，象是闷在心里的，一二十步以外就听不清。但它有一种动人的真切味儿，可以说是有声音的思想；从这音乐里头，好象在明净的水里面，可以直看到他的心。克利斯朵夫从来没听到这样的唱，也从来没听到这样的歌。又慢，又简单，又天真，歌声用着严肃的，凄凉的，单调的步伐前进，从容不迫，间以长久的休止，——然后又继续向前，逍遥自在，慢慢的在黑夜中消失了。它仿佛来自远方，可不知往哪儿去。清明高远的境界并掩饰不了骚乱不宁的心绪；恬静的外表之下，有的是年深月久的哀伤。克利斯朵夫凝神屏气，不敢动弹，他紧张得浑身发冷。歌声完了，他在地下爬过去，哑着嗓子叫了声：“舅舅！……”

高脱弗烈特不回答。

“舅舅！”孩子又叫着，把手和下巴颏儿都搁在他膝盖上。

高脱弗烈特非常亲热的回了声：“孩子。”

“那是什么啊，舅舅？告诉我，您唱的是什么啊？”

“我不知道。”

“您说啊，那是什么！”

“我说不出是什么，就是一支歌。”

“是您编的吗？”

“不，不是我编的！你问得好蹊跷！……那是一支老歌。”

“谁编的呢？”

“不知道。”

“什么时候的歌？”

“不知道……”

“是您小时候的歌吗？”

“我出世以前，我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以前，一向就有的。”

“好怪！从来没人跟我提过。”

他想了一会，说：“舅舅，您还会唱别的吗？”

“会。”

“再唱一支别的行不行？”

“干吗再唱别的？唱一支就够了。我们要唱的时候，不能不唱的时候才唱。不能唱着玩儿。”

“人家演奏音乐的时候不是来了一曲又一曲吗？”

“我唱的那个不是音乐。”

孩子愣住了。他不十分明白，可并不想要人解释。的确，那不是音乐，不是一般的音乐。他又问：“舅舅，您是不是也编呢？”

“编什么？”

“编歌呀！”

“歌？噢！我怎么能编呢？那是编不起来的。”

孩子用他那种一贯的逻辑钉着问：“可是，舅舅，反正从前是人家编的呀……”

高脱弗烈特固执的摇摇头：“那是一向有的。”

孩子紧跟着又说：“可是，舅舅，难道人家不能再编些别的，新的歌吗？”

“为什么要编？各种各样的歌都有了。有的是给你伤心的时候唱的；有的是给你快活的时候唱的；有的是为你觉得累了，想着远远的家的時候唱的；有的是为你恨自己的时候唱的，因为你觉得自己是个下贱的罪人，好比一条蚯蚓；有的是为了人家对你不好，你想哭的时候唱的；有的是给你开心的时候唱的，因为风和日暖，天朗气清，你看到了上帝的天堂，他是永远慈悲的，好象对你笑着……一句话说完，你心里想唱什么就有什么歌给你唱。干吗还要我编呢？”

“干吗要编？为的要做个大人物啊！”孩子一肚子全是祖父的教训和他天真的梦想。

高脱弗烈特温柔的笑了笑。克利斯朵夫有点儿生气了，问：“您笑什么？”

高脱弗烈特回答：“噢！我啊，我是个挺平常的人。”

他摩着孩子的头，问：“那末你是要做个大人物了，你？”

“是的，”克利斯朵夫挺高傲的回答。

他以为舅舅会夸他几句，不料舅舅又问：“干吗要做大人物？”

“为编些好听的歌呀！”

高脱弗烈特又笑起来：“你想编些歌，为的要做个大人物；你想做个大人物，为的要编些歌。你倒象一条狗追着自己的尾巴打圈儿。”

克利斯朵夫听了大不高兴。要是在别的时候，他决不肯让一向给他嘲笑惯的舅舅反过来嘲笑他。同时，他做梦也想不到舅舅会那样聪明，一句话把他驳倒。他想找个理由或是什么放肆的话顶回去，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高脱弗烈特接着又说：“大人物有什么用？哪怕你象从这儿到科布伦茨一样大，你也作不了一支歌。”

克利斯朵夫不服气了：“要是我想作呢！……”

“你越想作越不能作。要作的话，就得跟它们一样。你听啊……”

月亮刚从田野后面上升，又圆又亮。地面上，闪烁的水面上，有层银色的雾在那里浮动。青蛙们正在谈话，草地里的蛤蟆象笛子般唱出悠扬的声音。蟋蟀尖锐的颤音仿佛跟星光的闪动一唱一和。微风拂着榛树的枝条。河后的山岗上，传来夜莺清脆的歌声。

高脱弗烈特沉默了半晌，叹了口气，不知是对自己说还是对克利斯朵夫说：

“还用得着你唱吗？它们唱的不是比你能作的更好吗？”

这些夜里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听过不知多少次，可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真的！还用得着你唱吗？……他觉得心里充满着柔情与哀伤。他真想拥抱草原，河流，天空，和那些可爱的星。他对高脱弗烈特舅舅受到了极点，认为他是最好，最美，最聪明的人，从前自己把他完全看错了。克利斯朵夫不了解他，大概他很难过吧。他悔恨交集，真想叫出来：“舅舅，不要难过了，我以后不跟您淘气了！原谅我吧，我多爱您！”可是他不敢说。——忽然他扑在舅舅怀里，没法说出心里的话，只热烈的拥抱着舅舅，说了好几遍：“我多爱您！”高脱弗烈特又惊又喜，亲着孩子，一叠连声的嚷着：“怎么啦？怎么啦？”然后他站起来拉着他的手说了声：“得回去了。”克利斯朵夫很不高兴，以为舅舅没有懂得他的意思。可是快到家的時候，高脱弗烈特对他说：“以后，要是你愿意，咱们可以在晚上再去听上帝的音乐，我再给你唱别的歌。”等到克利斯朵夫不胜感激的拥抱舅舅，预备去睡觉了，他看出舅舅是完全了解他的。

从此他们常常在晚上一块儿散步：一声不出的顺着河边走，或是穿过田垄。高脱弗烈特慢慢的抽着烟斗，克利斯朵夫拉着他的手，对着黑暗有点害怕。他们坐在草上；静默了一会之后，高脱弗烈特和他谈着星辰，云彩，教他辨别泥土，空气，和水的气息，辨别在黑暗中飞舞蠕动，跳跃浮游的万物的歌声、叫声、响声，告诉他晴雨的先兆，夜间的交响曲中数不清的乐器。有时高脱弗烈特唱些或是悲凉或是快乐的歌，总是那一派的；而克利斯朵夫听了也总是一样地激动。他要唱的话，一晚也只唱一支歌。克利斯朵夫又发觉，凡是要求他唱的，他总唱得很勉强；最好是要他自动想唱的时候。往往你得不声不响的等个老半天，正当克利斯朵夫想着“他今晚不会唱了……”的时候，高脱弗烈特才唱起来。

一天晚上，恰好舅舅不唱歌，克利斯朵夫忽然想起把他费了许多心血，觉得非常得意的作品，挑一个唱给他听。他要表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舅舅静静的听完了说：

“多难听，可怜的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懊丧得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高脱弗烈特带着可怜他的意味又说：

“为什么你要作这个呢？多难听！又没人硬要你作。”

克利斯朵夫气得满面通红的顶了句：“祖父可说我的音乐挺好呢。”

“啊！”舅舅不慌不忙的回答。“他一定不会错的。他是个挺博学的人，对音乐是内行。我一点也不懂……”

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可是我觉得很难听。”

他非常安静的瞅着克利斯朵夫，看见他又气恼又伤心，便笑着：“你还作些别的调子吗？也许我更喜欢别的。”

克利斯朵夫认为这意思不错，也许换一个调子可以消灭刚才那一支的印象，便把他作的统统唱了一遍。高脱弗烈特一声不出，等他唱完了，才摇摇头，十分肯定的说：

“这些更难听了。”

克利斯朵夫咬着嘴唇，下巴发抖；真想哭出来。舅舅仿佛也很丧气的，一口咬定说：

“哦！多难听！”

克利斯朵夫带着哭声嚷道：“可是为什么您要说它难听呢？”

高脱弗烈特神色泰然的望着他，回答道：“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第一因为它无聊……对啦……它无聊，它没有意思，所以难听……你写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干吗你要写呢？”

“我不知道，”克利斯朵夫声音怪可怜的说。“我就想写一个好看的歌。”

“对啦！你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你为了要做一个大音乐家，为教人家佩服才写作的。你骄傲，你扯谎：所以你受了罚，你瞧！谁要在音乐上骄傲，扯谎，总免不了受罚。音乐是要谦虚，真诚。要不然还成什么音乐呢？那不是对上帝的不敬吗？亵渎上帝吗？他赐给我们那些美丽的歌，都是说真话跟老实话的。”

他发觉孩子不高兴，想拥抱他。可是克利斯朵夫愤愤的躲开了：几天之内他对生了他气。他恨舅舅。他再三对自己说：“他是头驴子！什么都不知道。比他聪明得多的祖父，可认为我的音乐很好呢，”然而他心里明白舅舅还是对的。那些话深深的印在他脑子里了；他觉得自己扯了谎很可耻。

所以他虽然老是记恨，从此写音乐的时候总忘不了舅舅；因为想到舅舅看了要怎么讲，他常常把写的东西撕掉。要是不顾一切的写完了——一个明知不大真诚的调子，他便很小心地藏起来。他最怕舅舅的批评；只要高脱弗烈特对他某一个曲子说一声：“嗯，还不太难听……我喜欢这个……”他就高兴极了。

有时他为了出气，故意捣鬼，把名家的作品冒充自己的唱给他听，倘若舅舅偶而认为要不得，他就乐死了。可是舅舅并不着慌。看到克利斯朵夫拍着手在他身边快活的直跳，他也真心的跟着笑了；而且他老是这样的解释：“这也许写得很好，可是没说出一点儿意思。”——他从来不愿意听曼希沃他们的那些小规模的音乐会。不论作品多美，他总是打呵欠，表示不胜厌倦。过了一忽他支持不住，无声无息的溜了。他说：

“你瞧，孩子，你在屋子里写的那些，全不是音乐。屋子里的音乐好比屋子里的太阳。音乐是在外边，要呼吸到好天爷新鲜的空气才有音乐。”

他老是讲起好天爷，因为他很虔诚，跟那两位虽然每星期五守斋<sup>①</sup>而自命为强者的克拉夫脱父子不同。

<sup>①</sup>基督旧教规定，每星期三、五两日不食肉类，现代旧教徒往往只在星期五守斋一日。

不知为什么，曼希沃忽然改变了主意。他不但赞成祖父把克利斯朵夫的灵感记录下来，而且花了几晚功夫亲自把乐稿抄了两三份，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惊奇。人家无论怎么问他，他总一本正经的回答说：“等着瞧吧……”或是一边笑一边搓着手，使劲摸孩子的头算是跟他开玩笑，再不然是高高兴兴的打他几下屁股。克利斯朵夫讨厌这一类的亲热；可是他看到父亲的确很快活，不知道为什么。

曼希沃跟约翰·米希尔常常很秘密的在一块儿商量着什么。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很惊讶的听见说，他，克利斯朵夫，把《童年遣兴》题献给雷沃博大公爵殿下了。原来曼希沃先设法探听亲王的意思，亲王表示很乐意接受这个敬意。于是曼希沃得意非凡的宣布，事不宜迟，应当立刻进行下列几项步骤：第一，备一份正式的申请呈送呈亲王；——第二，刊印作品；——第三，组织一个音乐会演奏孩子的作品。

曼希沃和约翰·米希尔又开了好几次长久的会议，很紧张的讨论了两三晚。那是不准人家去扰乱他们的。曼希沃起草，修改；修改，起草。老人直着嗓子说话，仿佛在那里吟诗。他们有时争执，有时拍桌子，因为找个字儿找不到。

然后，他们把克利斯朵夫叫去，安排他坐在桌子前面，拿着笔，右边站着父亲，左边站着祖父。祖父嘴里念着文句，教孩子写下来。他完全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一则他每写一个字都得费很大的劲，二则父亲在他耳边直嚷，三则祖父把抑扬顿挫的音调特别加强，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就心慌意乱，再也顾不到去听它的意义。老人也跟孩子一样紧张，他没法坐下，老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按着文字的内容做出各种表情，又时时刻刻来看孩子写的那张纸。克利斯朵夫给两颗掩在背后的大脑袋吓昏了，吐着舌头，笔也抓不稳，眼睛也看不清，不是笔划的勾勒太长了，就是把写好的给弄糊涂了；——于是曼希沃狂叫，怒吼，米希尔大发雷霆；——只得从头再写，过了一忽又从头再写；赶到快写完了，毫无斑点的纸上忽然掉了一大滴墨水；——于是大家拧他的耳朵，他眼泪汪汪的，可不准哭出来，因为怕弄湿了纸；——然后从第一行起再来过。孩子

以为那是一辈子没有完了的。

终于完工了，约翰·米希尔靠着壁炉架，把信再念一遍，快乐得连声音都发抖；曼希沃仰在椅子上，眼睛望着天花板，颠头耸脑的装做内行，体味着下面那封信的风格：

高贵尊严之殿下！

窃臣行年四岁，音乐即为臣儿童作业。自是以还，文艺之神宠锡有加，屢蒙灵感。光阴荏苒，倏届六龄；文艺之神频频以抒写胸臆为囑。顾渺小幼弱，稚穉无知，臣愚又安敢轻于尝试。唯神命难违，不得不勉力以副，乃成拙作，谨敢不辞罪戾，渎呈于吾高贵之殿下之前，以博一粲。伏维殿下聪明睿智，德被六艺；四方才士，皆蒙恩泽；区区愚忱，当邀洞鉴！

臣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诚惶诚恐百拜具呈

克利斯朵夫什么也没听到；他能把工作交代已经高兴之极，唯恐人家要他再来一遍，便赶紧溜到野外去了。他对刚才写的东西一点概念都没有，也完全不把它放在心上。可是老人念了一遍，又念一遍，想更深切的体味一番；念完之后，他和曼希沃一致认为是其杰作。信和乐器一径送呈，大公爵也表示同样的意见。他叫人传话，说两者的风格都一样的动人。他批准了音乐会，传令把音乐研究院的大厅交给曼希沃支配，并且答应在举行音乐会那天召见儿童艺术家。

于是曼希沃赶紧组织音乐会。宫廷音乐联合会答应帮忙；初步奔走的成功愈加触动了人喜欢大场面的脾气，便同时筹备用精美的版本刊印《童年遣兴》。他本想在封面上加一张他和克利斯朵夫两人的镂版像，孩子坐在钢琴前面，他自己拿着提琴站在旁边。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并非为了费用太贵，——那是曼希沃决不顾虑的，——而是为了时间赶不及。于是他换了一幅象征的图，画着一只摇篮，一支小号，一个鼓，一只木马，中间是架竖琴在那儿放光。书名上有段很长的献辞，亲王的名字印得异乎寻常的大，作者的署名是

“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当年六岁”。（其实他已经七岁半了。）插图的镂版费很贵，结果祖父卖掉了一口十八世纪的雕有人像的柜子；那是老人从来不肯割爱的，虽然古董商华姆塞跟他提过好几次回想买。可是曼希沃绝对相信，乐器发售预约①的收入不但抵得够成本，还能有多余。

①当时印行图书乐器，均有赖于发售预约。书印出以后的发售，往往为数极微。

还有一件事要他们忙的，就是克利斯朵夫在音乐会中穿的服装。他们为此特意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曼希沃的意思，想要孩子穿着短装，光着腿，象一个四岁的孩子打扮。可是克利斯朵夫年纪虽小，已经长得健壮；而且，大家认识他，也瞒不过人的。于是曼希沃想出一个非常得意的念头，决定了燕尾服和白领结。鲁意莎说他们要叫可怜的孩子闹笑话了，但她的反对毫无用处。曼希沃猜透众人的心理，认为这种出人意料的装束一定能博个满堂彩。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裁缝给叫来量这个小人物的尺寸。另外还得置办讲究的内衣和漆皮鞋，又是些贵得惊人的东西。克利斯朵夫穿着新装拘束不堪。为了使他从习惯起见，人家要他穿了新衣把他的作品练了好几次，又教他怎么行礼。一个月中间他老坐在琴凳上，连一刻的自由也没有了。他气愤之极，可不敢反抗；因为他想到自己要完成一件显赫的事业；他为之又骄傲又害怕。并且大家很疼他：怕他着凉，用围巾裹着他的脖子；鞋子有人替他烘烤，怕他脚上受寒；饭桌上他吃的是最好的菜。

终于那了不得的一天到了。理发匠来主持他的化妆，要把他倔强的头发烫得拳起来，直到头发给收拾得象羊毛一般服帖才算完工。家里的人一个在他前面走了一转，说他漂亮极了。曼希沃把他左右前后仔细端详过后，拍了拍脑门，赶紧去摘了一大朵花拴在孩子衣襟上。可是鲁意莎一看见他，不由得举着胳膊怪难受的说，他的神气真象只猴子。克利斯朵夫听了懊恼万分。他不知道对自己那副古怪的打扮应该得意还是害臊。他只觉得窘极了；可是在音乐会中他更懂得厉害：在这个大可纪念的一天，他除了发窘以外根本没有别的感觉。

音乐会快开场了，座位还空着一半。大公爵没有到。在这种场合自有一位消息灵通的热心朋友来报告，说府里正在开会，大公爵不会来了；这是从极可靠的方面传出来的。曼希沃听了大为丧气，魂不守舍的踱来踱去，靠在窗上东张西望。老约翰·米希尔也着了急，但他是为孙子操心，把嘱咐的话絮絮叨叨的说个不停。克利斯朵夫也给他们刺激得很紧张：他并不把弹的曲子放在心上，只是想到要向大众行礼而着慌，而且他越想心里越急。

可是非开场不可了：听众已经表示不耐烦了。乐队奏起《科里奥朗序曲》。孩子既不知道科里奥朗①，也不知道贝多芬；他虽然常常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可并不知道作者。他从来不关心他的作品是什么题目，却自己造出名字来称呼它们，编些小小的故事，幻想出一些零星的风景。他通常把音乐分作三类：水、火、土，其中当然还有无数细微的区别。莫扎特属于水的一类：他的作品是河畔的一片草原，在江上漂游的一层透明的薄雾，一场春天的细雨，或是一道五彩的虹。贝多芬却是火：有时象一个洪炉，烈焰飞腾，浓烟缭绕；有时象一个着火的森林，罩着浓厚的乌云，四面八方射出惊心动魄的霹雳；有时满天闪着毫光，在九月的良夜亮起一颗明星，缓缓的流过，缓缓的隐灭了，令人看着中心颤动。这一次，那颗英雄的灵魂，不可一世的热情，照旧使他身心如沸。他被卷进了火海。其余的一切都消灭了，跟他不相干了！垂头丧气的曼希沃，焦灼万状的约翰·米希尔，那些忙乱的人，听众，大公爵，小克利斯朵夫：他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他被那个如醉如狂的意志带走了。他跟着它，气喘吁吁的，噙着眼泪，两腿麻木，从手掌到脚底都痉挛了；血在那里奔腾，身子在那里发抖……——他正这样的竖起耳朵，掩在布景的支柱后面听着的时候，忽然心上好似挨了一棍：乐队中止了；静默了一忽儿之后，铜管乐器和铙奏起军乐来。两种音乐的转变，来得那么突兀，克利斯朵夫不禁咬牙切齿，气得直跺脚，对墙壁抡着拳头。可是曼希沃高兴极了：原来是亲王驾到，所以乐队奏着国歌向他致敬。约翰·米希尔声音颤危危的对孩子又把话嘱咐了一遍。

①科里奥朗是罗马族长，公元四九一年被逐，遂带领佛尔西安人进攻罗马，在其母亲和妻子哀求下撤兵，随即被佛尔西安人所杀。

《科里奥朗序曲》是贝多芬为德国戏剧家科林的同名戏剧所谱写。

序曲重新开始，这一回可是奏完了。然后就轮到克利斯朵夫。曼希沃把节目排得很巧妙，使他的和儿子的技艺能同时表显出来：他们要合奏莫扎特的一阙钢琴与小提琴的奏鸣曲。为了增加效果，克利斯朵夫应当先出场。人家把他带到前台进口的地方，指给他看放在台前的钢琴，又把所有的举动教了他一遍，便把他推出后台。

他在戏院里早走惯了，并不怎么害怕。可是独自个儿站在台上，面对着几百只眼睛，他忽然胆小起来，不由自主的望后一退，甚至想退进后台；但他看见父亲直瞪着他，做着手势，只得继续向前。并且台下的人已经看到他了。他一边往前，一边听见四下里乱轰轰的一片好奇声，又继之以笑声，慢慢的传遍全场。不出曼希沃所料，孩子的装束果真发生了他预期的效果。看到这气色象波希米人般的小孩儿，拖着长头发，穿着绅士式的晚礼服，怯生生的跨着小步；场子里的人都不禁哈哈大笑，有的还站起身来想看个仔细；一忽儿竟变成了哄堂大笑，那虽然毫无恶意，可是连最镇定的演奏家也不免要为之着慌的。笑声，目光，对准着台上的手眼镜，把克利斯朵夫吓得只想赶快走到钢琴那里，在他心目中，那简直是大海中的一座岛屿。他低着头，目不邪视，沿着台边加紧脚步；走到中间，也不按照预先的吩咐对大众行礼，却转过背去扑向钢琴。椅子太高了，没有父亲的帮忙坐不上去；他可并不等待，竟自慌慌张张的屈着膝盖爬上了，教台下的人看着更好笑。但克利斯朵夫是得救了：一到乐器前面他就谁都不怕了。

终于曼希沃也出场了；承蒙群众好意，他得到相当热烈的彩声。奏鸣曲立刻开始。小家伙弹得挺有把握，毫不慌张，他集中精神，抿紧了嘴，眼睛钉住了键盘，两条小腿挂在椅子下面。他越弹下去，越觉得自在，仿佛置身于一些熟朋友中间。一阵啾啾的赞美声一直传到他的耳边；他想到大家不声不响的在那儿听他，欣赏他，心里很得意。但曲子一完，他又怕了；众人的彩声使他只觉得害羞而不觉得快乐。父亲拉着他的手到台边向大众行礼的时候，他更难为情了。他不得不深深的，傻头傻脑的行着礼，面红耳赤，窘到极点，仿佛做了什么可笑而要不得的事。

他又被抱上钢琴，独奏他的《童年遣兴》。那可轰动全场了。奏完一曲，大家热烈叫好，要求他再来一遍；他对自己的成功非常得意，同时对他们带有命令意味的喝彩也差不多生气了。演奏完毕，全场的人站起来向他欢呼；大公爵又传令一致鼓掌。那时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在台上，便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敢动。掌声越来越热烈，他的头越来越低下去，红着脸，羞得什么似的；他拼命扭转身子，对着后台。曼希沃出来把他抱在手里，要他向台下飞吻，把大公爵的包厢指给他看。克利斯朵夫只是不理。曼希沃抓着他的手臂轻轻的威吓他。于是他无可奈何的做了个手势，可是低着头，对谁都不看，始终把头扭向别处，觉得那个罪真受不了。他非常痛苦，可不知痛苦些什么；他自尊心受了伤害，一点不喜欢台下那些听众。他们对他拍手也不相干，他不能原谅他们笑他，看着他的窘相觉得开心；他也不能原谅他们看到他这副可笑的态度，悬在半空中送着飞吻；他差不多恨他们喝彩了。曼希沃才把他放落地，他立刻奔向后台；半路上有位太太把一束紫罗兰掷中了他的脸，他吃了一惊，愈加飞奔起来，把一张椅子也给撞倒了。他越跑，人家越笑；人家越笑，他越跑。

终于他到了前台出口的地方，一大堆人挤在那儿看他，他却拼命低着头钻过去，直跑到后台的尽里头躲着。祖父快活极了，对他尽说着好话。乐队里的乐师都笑开了，夸奖他，可是他既不愿意望他们一眼，也不肯跟他们握一握手。曼希沃侧着耳朵听着，因为掌声不绝，想把克利斯朵夫再带上前台。孩子执意不肯，死拉着祖父的衣角，谁走过去，他就伸出脚来乱踢，接着又大哭了，人家只得把他放下。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副官进来说，大公爵传唤两位艺术家到包厢里去。孩子这种模样怎么能见人呢？曼希沃气得直骂；他一发怒，克利斯朵夫哭得更凶了。为了止住他那股洪水，祖父答应给他一磅巧克力糖，只要他不哭；贪嘴的克利斯朵夫马上停了，咽着眼泪，让人家带走，可还要人家先赌着顶庄严的咒，决不出其不意的再把他送上台。

到了亲王包厢的客室里，他先见到一位穿着便服的先生，小哈叭狗式的脸，上嘴唇留着一撮翘起的胡子，颌下留着尖尖的短须，身材矮小，脸色通红，有点儿臃肿，半取笑半亲热的大声招呼他，用肥胖的手轻轻的拍着他的腮帮，叫他

“再世的莫扎特！”这便是大公爵。——接着他被递给公爵夫人，她的女儿，以及别的随从。可是因为他不敢抬起眼睛，对这些漂亮人物的唯一的回忆，只是从腰带到脚那一部分的许多美丽的衣衫和制服。他坐在年轻的公主膝上，既不敢动弹，也不敢呼吸。她向他提出许多问话，都由曼希沃在旁毕恭毕敬的，用着呆板的套话回答；可是她根本不听曼希沃，只顾耍弄着孩子。他觉得脸越来越红，又以为给每个人注意到了，便想找句话来解释，他深深的叹了口气，说道：

“我热得脸都红了。”

公主听了这话大声笑了。克利斯朵夫可并不因之象刚才恨大众一样的恨她，因为那笑声很好听；她拥抱他，他也一点不讨厌。

这时候，他瞥见祖父又高兴又不好意思的，站在走廊里包厢进口的地方；他很想进来说几句话，可是因为人家没招呼他，只能远远的看着孙儿的光荣，暗中得意。克利斯朵夫忽然动了感情，觉得应当为可怜的老人家主持公道，让人家知道他的价值。于是他凑在他新朋友的耳边悄悄的说：

“我要告诉您一桩秘密。”

她笑着问：“什么秘密呀？”

“您知道，我的小步舞曲里那一段好听的特里奥，我刚才弹的，……您知道吗？……——（他轻轻的哼着）——噢！那是祖父作的，不是我的。别的调子都是我的。可是那最美的一支是祖父作的。他不愿意人家说出来。您不会说的吧？……——（他指着老人）——瞧，祖父就在那边。我真爱他。他对我真好。”

年轻的公主哈哈大笑，说他真是一个好宝贝，拚命的亲他；可是她马上把这件事当众说了出来，使克利斯朵夫跟老祖父都吃了一惊。大家一起笑了；大公爵向老人道贺，他却慌做一团，想解释又解释不清，说话结结巴巴的，象做了什么错事。但克利斯朵夫再也不对公主说一句话；尽管她逗他惹他，他总是一声不出，沉着脸；他瞧不起她，因为她说了话不巴的。他对亲王们的印象也为了这件背信的事而大受影响。他气愤之极，以至人家说的话，和亲王笑着称他为“宫廷钢琴家，宫廷音乐师”等等，一概没有听见。

他和家里的人出来，从戏院的走廊到街上，到处被人包围着，有的夸奖他，有的拥抱他，那是他大不高兴的；因为他不愿意给人拥抱，也受不了人家不得他的同意就随便摆布他。

终于，他们到了家，门一关上，曼希沃立刻骂他“小混蛋”，因为他说出了特里奥不是他作的。孩子明知道他做的是件高尚的行为，应该受称赞而不是受埋怨的，便忍不住反抗起来，说些没规矩的话。曼希沃气恼之下，说要不是刚才弹得不错，他还得挨打呢；可是他做了这桩傻事，把音乐会的效果全给破坏了。克利斯朵夫极有正义感，便坐在一边生气；他对父亲，公主，所有的人，都瞧不起。他觉得不舒服的，还有邻人们来向他的父母道喜，跟他们一起嘻嘻哈哈，好象是他的父母弹的琴，又好象他们是他们的，他们大家的一件东西。

这时，爵府里一个仆人奉大公爵之命送来一只金表，年轻的公主送他一匣精美的糖。克利斯朵夫看了两件礼物都很喜欢，不知道更爱哪一件；但他心情那么恶劣，一时还不肯承认自己高兴；他继续在那里怏气，眼睛瞟着糖果，心里想着一个背信的人的礼物该不该收下的问题。他正想让步的时候，父亲要他立刻坐到书桌前面，口授一封道谢的信，教他写下来。那可是太过分了！或许是因为紧张了一天，或许是因为父亲要他写“殿下的贱仆，音乐家某某……”那样羞人的字句，他竟哭了。没有办法教他写一个字。仆人嘴里冷一句热一句的，在旁等着。曼希沃只得自己动笔。那当然不会使他对孩子多原谅一些。更糟的是克利斯朵夫把表掉在地下，打破了。咒骂象冰雹似的落在他身上。曼希沃嚷着要罚掉他的饭后点心。克利斯朵夫愤愤的说起要吃。为了惩罚他，母亲说没收他的糖果。克利斯朵夫气极了，说她没有这权利，那是他的东西，不是别人的，谁也不能抢他的！他挨了一个嘴巴。大怒之下，他把匣子从母亲手里抢过来，摔在地下乱踩。他给揍了一顿，抱到房里，脱了衣服放在床上。

晚上，他听见父母跟朋友们吃着丰盛的晚餐，那顿为了庆祝音乐会而八天以前就预备起来的晚餐。他对这种不公平的行为，差点儿在床上气死了。他们大声笑着，互相碰杯。父母对客人推说孩子累了；而且谁也没想到他。可是吃过晚饭，大家快告别的时候，有个人拖着沉重的脚步溜进房间：老祖父在他床前弯下身子，非常感动的拥抱他，叫着：“我的好克利斯朵夫！……”一边把藏在袋里的几块糖塞给了他，然后，好象很难为情的，他溜走了，再也不说什么。

这一下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安慰。但他已经为白天那些紧张的情绪累死了，不想再去碰祖父给的好东西。他疲倦之极，差不多马上睡着了。

他一晚没有睡好。他神经不安，常常突然之间身子抽搐，象触电似的。梦里有种犷野的音乐跟他纠缠不清。他半夜里惊醒过来。白天听到的贝多芬的序曲，在耳边轰轰的响，整个屋子都有它急促的节奏。他在床上坐起，揉了揉眼睛，弄不清自己是不是睡着……不，他并没有睡。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液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住，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的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哦！多么痛苦！……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罢！永远受苦罢！……噢！要能坚强可多好！坚强而能受苦又多好！……

他笑了。静寂的夜里只听见他的一片笑声。父亲醒了，叫道：

“谁啊？”

母亲轻轻的说：

“别嚷！是孩子在那里做梦！”

他们三个都不作声了。周围的一切都不作声了。音乐没有了，只听见屋子里的人品匀的打鼾声，——他们都是些患难的同伴，相倚相偎的坐在脆弱的舟中，给一股天旋地转的力量卷进黑夜去了。

## 第一部

### 约翰·米希尔之死

三年过去了。克利斯朵夫快满十一岁。他继续受他的音乐教育。他跟圣·马丁寺的管风琴师弗洛李昂·霍才学和声，那是祖父的朋友，非常博学的。老师告诉他，凡是他最喜欢的和弦，他听了身心陶醉，禁不住要打寒颤的和声是不好的，不能用的。孩子追问理由的时候，老师说就是这么回事，和声学的规则是这样的。但因他天性倔强，倒反更喜欢那些和声。他最高兴在人人佩服的大音乐家的作品中找出这一类例子，拿去给祖父或老师看。祖父回答说，那在大音乐家是了不起的，对贝多芬或巴赫是百无禁忌的。老师可不这么迁就，他生气了，挺不高兴的说那不是他们所作的最好的东西。

现在克利斯朵夫可以随便到音乐会和戏院里去；同时他每样乐器都学一点，小提琴已经拉得很好，父亲想替他在乐队里谋个位置。他实习了几个月，居然非常称职，便正式被任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sup>①</sup>。他就这样的开始挣钱；而这也正是时候了，因为家里的情形一天不如一天。曼希沃的酗酒更厉害，而祖父也更老了。

<sup>①</sup>音乐总谱上关于小提琴的音乐有两种，低音部分的小提琴音乐是由第二小提琴演奏的。

克利斯朵夫体会到家里凄惨的境况，已经有了少年老成和心事重重的神气。他打起精神干他的差事，虽然觉得毫无兴趣，晚上不免在乐队里打瞌睡。戏院再也引不起他小时候那样的情绪了。那时，——四年以前，——他最大的野心是爬到他现在这个位置。但人家要他演奏的音乐，一大半是他不喜欢的；尽管还不敢下断语，他暗中认为它们无聊；要是偶然演奏些美丽的乐曲，他又看不上别人那种颀颀的态度；他最爱的作品，结果也象乐队里的同事们一样令人生厌：他们在幕下之后喘喘气，搔搔痒，然后笑嘻嘻的抹着汗，消消停停的讲些废话，好似才做了一小时的健身运动。他从前钟情的人物，那个金发赤足的歌女，此刻又从近处看到了；幕间休息的时候，他常常在餐厅里碰到她。她知道他小时候喜欢她，就很乐意拥抱他；可是他一点不感到愉快：她的化妆，身上的气味，粗大的胳膊，狼吞虎咽的胃口，都招他厌；现在他简直恨她了。

大公爵没有忘记他的钢琴师：这并不是说，以钢琴师的名义应有的一点月俸会准起支付，那是永远要去催讨的；但克利斯朵夫常常被召进去，或者因为有什么贵宾到了，或者因为爵爷们兴之所至要听他弹琴了，差不多老是在晚上，正当克利斯朵夫想独自清静一会的时候。那就得丢下一切，急急忙忙赶去。有时，人家教他在穿堂里等着，因为晚餐没有终席。仆役们为了常常看到他，和他说话的口气挺随便。然后他被带进一间灯烛辉煌的，很多镜子的客厅，那些酒醉饭饱的人毫无礼貌的用好奇的眼睛瞧着他。他得走过上足油蜡的地板去亲吻爵爷们的手；他可是越大越笨拙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可笑，而自尊心也受了伤害。

随后他坐上钢琴，不得不替那些笨蛋演奏（他认为他们是笨蛋）。有时候，人家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简直使他受不了，几乎要停下来。他缺乏空气，好象快闷死了。奏完以后大家随便夸奖一阵，介绍他见这个见那个。他觉得被人当做古怪的动物，跟亲王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一样，所有赞美的话多半是对主人而不是对他说的。他自以为受了羞辱，因之他的多心几乎成了一种病态，而且因为不敢表现出来，所以愈加痛苦。哪怕是人家最无心的行动，他也看出有侮辱的成分：有人在客厅的一角笑，那一定是笑他，可不知笑他什么，是笑他的举动呢还是笑他的服装，笑他的面貌呢还是笑他的手足。一切都使他感到羞辱：人家不跟他谈话他觉得羞辱，跟他谈话也觉得羞辱，把他当做小孩子般给他糖果也觉得羞辱，要是大公爵用着贵人们那种不拘小节的态度，给他一块金洋把他打发走，他尤其难堪。他因为穷，因为被人看做穷而苦恼。有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手里拿的钱使他心里难过到极点，甚至把它扔在地窖的风洞里。可是过了一忽儿，他不得不压着傲气去捡回来，因为家里积欠肉店的账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他的家长可想不到这些为了自尊心所受的痛苦，倒还因为他受到亲王的代遇而很高兴呢。儿子能在爵府里跟那些漂亮人物一起消磨夜晚，老实的鲁意莎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更美的事。至于曼希沃，那更是向朋友们经常夸耀的资料。但最快乐的还是老祖父。他表面上装做独往独来，说话毫无忌讳，瞧不起名衔地位，骨子里却是挺天真的仰慕金钱，权势，荣誉，声望；看见孙儿能接近那些有财有势的人，他真得意极了，仿佛孩子的光荣能直接反射到自己身上；他虽然装做若无其事，总掩不住脸上的光彩。凡是克利斯朵夫进爵府的晚上，老约翰·米希尔就得借端待在媳妇那里。他等孙儿回来的心情，竟象小孩子一样的不耐烦。克利斯朵夫一回家，他先装着漫不经心的神气，提出些无关紧要的问句，好比：

“嗯，今儿弹得不坏罢？”

或者是亲热的暗示，例如：

“哦，我们的小克利斯朵夫回来了，一定有些新闻讲给我们听了。”

再不然便用一句巧妙的恭维话捧捧他：

“公子在上，我们这厢有礼了！”

可是克利斯朵夫沉着脸，心绪恶劣，冷冷的回答了一声“您好”，就去坐在一旁生气。老人家继续问下去，提到些比较实际的事，孩子的回答只有唯唯否否。家里别的人也插进来问长问短：克利斯朵夫可愈来愈拧着眉头，一字一句差不多全得从他嘴里硬逼出来，终于约翰·米希尔发脾气了，说出难听的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客气的顶回去，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老人砰的一声带上了门，走了。这些可怜虫所有的乐趣都给克利斯朵夫破坏了，而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他恶劣的心绪。他们奴颜屈膝的精神，可并非他们的过失！他们根本没想到另有一套做人的方法。

于是克利斯朵夫变得深藏了；虽然对家人不下什么判断，他总觉得自己跟他们隔着一道鸿沟。当然，他也夸张这种隔膜的情形；因为即使思想不同，要是他能推心置腹的跟他们谈一谈，他们也不见得了解他。然而父母与子女之间要能彻底的推心置腹，哪怕彼此都十二分的相亲相爱，也极不容易办到：因为一方面，尊敬的心理使孩子不敢把胸臆完全吐露；另一方面，有自恃年长与富有经验那种错误的观念从中作梗，使父母轻视儿童的心情，殊不知他们的心情有时和成人的一样值得注意，而且差不多永远比成人的更真。

克利斯朵夫在家里看到的客人，听到的谈话，使他和家人隔离得更远了。

上他们家来的有曼希沃的朋友，多数是乐队里的乐师，喜欢喝酒的单身汉，并不是坏人，但俗不可耐；他们的笑声和脚声使屋子都为之震动。他们爱好音乐，但议论音乐时的胡说八道的确令人品恼。孩子的感情是含蓄的，那些大人兴高采烈的恶俗的表现把他伤害了。遇到他们用这种态度来称赞他心爱的乐曲，他仿佛连自己也受了侮辱，便浑身发僵，脸都气白了，装出一副冰冷的神气，好似对音乐全无兴趣；要是可能，他竟要恨音乐了。曼希沃说他：

“这家伙没有心肝，没有感觉。不知他这种性格象谁。”

有时他们一起唱着四部合唱的日耳曼歌，和声极平板，速度极慢，又笨重，又一本正经，跟那些唱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便躲在最远的一间房里对着墙壁咒骂。

祖父也有他的朋友：管风琴师，地毯匠，钟表匠，低音提琴手，全是些多嘴的老头儿，永远说着同样的笑话，无休无止的讨论艺术，政治，或是当地世家的家谱，——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所讲的题目，只要能说话，能找到说话的对手就高兴了。

至于鲁意莎，她只跟几个邻居的妇女来往，听些街坊上的闲言闲语；每隔相当时候，也有些“好心的太太”，说是关切她，跑来约她在下次宴会中帮忙，同时还越俎代庖，过问孩子们的宗教教育。

所有的客人中，克利斯朵夫最讨厌丹奥陶伯伯。他是约翰·米希尔前妻克拉拉祖母的前夫之子，跟人家合开一个做非洲与远东贸易的商号。他可以说是新派德国人中的一个典型：一方面对民族古老的理想主义冷嘲热讽的表示唾弃，一方面因为国家打了胜仗，特别崇拜强权与成功，而那种崇拜，正显出他们是暴发户，最近才领略到强权与成功的滋味。但要改换上百年的民族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所以被压制的理想主义，随时会在言语，举动，道德习惯，和日常生活中动不动引用歌德的名句等等上面流露出来。那真是良心与利害观念很古怪的混合起，也是一种很古怪的努力，想把旧时德国中产阶级的道德，和新式商人的不顾廉耻加以调和：这种混合，老带着不可向迩的虚伪的气息，因为它结果把德国的强权，贪心，利益，作为一切权利，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

克利斯朵夫耿直的天性受不了这一套。他不能判断伯父是否有理；可是他瞧不其他，觉得他是敌人。祖父也不喜欢那种观念，反对那些理论；但他要不了三言两语就被驳倒了，因为丹奥陶口齿伶俐，老人品度宽宏的天真，在他嘴里马上会变得幼稚可笑。结果约翰·米希尔也对自己的好心肠引以为了羞；甚至为表示他并不象人们所想的那么落伍，也学着丹奥陶的口吻，但他说来总不是味儿，连自己都觉得别扭。可是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丹奥陶毕竟威风得很；而老人对一个在实际事务上能干的人素来很尊敬，尤其因为自己绝对没有这等才具，所以更羡慕不止。他巴望孙儿之中也有一个能爬到那种地位。曼希沃也有这意思，决心要洛陶夫走伯父的路。因此全家都奉承这位有钱的亲戚，希望他将来帮忙。他知道人家少不了他，便借此机会大模大样的摆架子：什么都得问过，什么都要批评，毫不隐瞒他轻视艺术和艺术家的心理，甚至故意摆在脸上，羞辱那些当乐师的亲戚。他嘴里肆无忌惮的刻薄他们，他们居然厚着脸跟着他笑。

克利斯朵夫尤其被伯父作为嘲笑的目标；他可是不能忍耐的。他一声不出，咬着牙，沉着脸。伯父又拿他这种不声不响的气愤开玩笑。有一天丹奥陶在饭桌上把他折磨得太不象话了，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心头火起，对他脸上唾了一口。那可真是件骇人听闻的事了。伯父先是愣了一愣，然后气势汹汹的破口大骂。克利斯朵夫也给自己的行为吓呆了，连雨点般打在他身上的拳头都不觉得；可是人家要拉他跪在伯父前面的时候，他就拚命挣扎，推开母亲，逃到屋外去了。他在田野里乱窜，直跑到气都喘不过来方始停下。他听见远远的有叫唤他的声音；他心里盘算：既不能把敌人摔在河里，要不要自己跳下去。他在田里睡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去敲祖父的门。老人为了克利斯朵夫的失踪急坏了，一夜不曾阖眼，再没勇气埋怨他。他送他回家；大家看他那么紧张，便绝口不提昨天的事；而且还得敷衍他，因为晚上要到爵府里去弹琴。可是曼希沃唠了几个星期，口气之间并不指定谁，只抱怨着说，要希望那些没出息的、教你丢脸的人，看到品行端方、循礼守法的好榜样而觉悟，真是太难了。至于丹奥陶伯伯，在街上碰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便掉过头去，掩着鼻子，表示痛心疾首。

在家里既得不到什么同情，他便尽量的不待在家里。人家不断加在他身上的约束使他非常痛苦：要他尊重的人物跟事情太多了，又不许他追问理由；克利斯朵夫可是生来不知忌惮的。人家越想要他驯服，做个循规蹈矩的德国小布尔乔亚<sup>①</sup>，他越觉得需要摆脱羁绊。在乐队里或爵府里，一本正经的，无聊透顶的受够了罪，他只想和小马一样在草里打滚，也不管什么新短裤，就从绿草如茵的山坡上滑下来，或是跟街坊上的野孩子摔着石头打架。他不常常这么玩，倒并非为了怕挨骂或挨打，而是因为没有同伴。他和别的孩子老是格格不入，连街上的野孩子也不喜欢跟他玩儿，因为他对游戏太认真，下手也太重。而他也孤独惯了，和那些年纪相仿的孩子离得远远的；他为了自己游戏玩得不高明很难为情，不敢加入他们的伙。于是他假装不感兴趣，虽然心里极希望人家邀他参加。可是谁也不跟他说一句，他就做出满不在乎的神气，好不容易的走开了。

<sup>①</sup>布尔乔亚是法语*bourgeoisie*（资产阶级）之译音，在本书中，多半系指中产阶级或市民阶层。

他的安慰只有在高脱弗烈特舅舅来的时候和他出去闲逛。他越来越接近他了，认为舅舅独往独来的性格是对的。高脱弗烈特到处流浪，不肯肯定一个地方的乐趣，现在他完全懂得了。他们俩常常在黄昏时到田野去散步，漫无目的，只是一味望前走，因为高脱弗烈特老想不平时，回去总是很晚，给家里人埋怨。最快活的是趁夜里大家睡熟的时候溜出去。高脱弗烈特明知那是不应当的，可禁不住克利斯朵夫苦苦哀求，而他自己也舍不得放弃这种乐趣。半夜前后，他到屋子前面照着约定的暗号吹一声唢哨。和衣睡着的克利斯朵夫便偷偷的下床，手里拿着鞋子，屏着气，象野人一样巧妙的爬到临街的厨房窗下。他爬上桌子；舅舅在外边用肩头接应他。于是他们俩出发了，快活得象小学生一样。

有时他们还去找渔夫奚莱弥，高脱弗烈特的朋友；他们坐着他的小艇，慢慢的在月下荡出去。桨上滴下的水珠好似一组琶音，或是一连串的半音阶。一层乳白色的水汽在河面上颤动。群星在天空打着寒籁。两岸的鸡声遥遥呼应；有时听见半空中云雀那种颤动不已的歌声，它们是误会了月光从地上飞起来的。大家相对无语。高脱弗烈特轻轻的唱着一支歌。奚莱弥讲着关于动物生活的奇怪的故事；象谜一样简短的话，使事情显得更神秘。月亮隐在树林后面去了。小艇驶到了一带黑沉沉的岗峦下面。黑的天光和黑的水色合成一起。河上没有一丝波纹。万籁但寂。扁舟在黑夜里荡漾。简直说不出它是在荡漾，漂浮，还是停着不动。……芦苇摇曳，望四下里纷披，声音象丝绸的摩擦。他们悄悄的靠岸，下了地，走回去。有时要到黎明才回家。他们顺着河边走。一大群银白色的阿勃兰德鱼，象麦穗一般的绿，又象宝石一般的蓝，在晨光熹微中簇拥而来；它们象墨杜萨<sup>①</sup>头上的群蛇似的万头攒动，拚命追逐人家丢下去的面包，一边打圈儿一边望水里沉，然后象一道闪光似的忽然不见了。河水给反光染上粉红与葵花的色调。鸟儿一批一批的醒了。他们加紧步子赶回去。象出门时一样的小心，孩子爬进空气恶浊的卧室，爬上他的床，马上睡熟了，身上带着田野里清新的香味。

<sup>①</sup>墨杜萨为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被迫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他这样的出去，回来，一点儿事都没有，可以永远不给人发觉，要不是有一天小兄弟恩斯德出告密的话；从此，这种事被禁止了，克利斯朵夫也受到监视了。可是他照旧有法子溜出去。他对谁都看不上，就喜欢跟这个当行贩的舅舅和他的朋友来往。家里的人看了起恼极了。曼希沃说他自甘下流。老约翰·米希尔忌妒克利斯朵夫对高脱弗烈特的亲热；他责备孩子有了接近上流社会，侍奉贵人的机会，不该屈尊俯就，去交接那些市井小人。大家认为克利斯朵夫不爱惜身分。

虽然曼希沃的纵酒与懒惰使家里经济日趋困难，但约翰·米希尔在世的时候，生活还过得去。第一，只有他一个人还能对曼希沃有些影响，使他在沉湎耽溺的下起路上多少有所顾忌。而且老人的声望也令人忘了醉鬼的无行。还有，家里缺少钱用的时候，他总尽力帮忙。凭了前任乐队指挥的资格，他有笔小小的恩俸，此外他继续收些学生，替人家的钢琴校音，挣些零钱。这些进款大部分都交给媳妇。她虽然用种种方法瞒着，他还是看出她手头很紧。鲁意莎想其他为了他们而熬苦非常抱歉。老人家生活一向过得挺舒服的，极需要享用的，所以他的撙节尤其是难能可贵。有些时候他日常的牺牲还嫌不够；譬如为了偿还急迫的债务，约翰·米希尔就不得不偷偷的卖掉一件心爱的家具，或是书籍，或是纪念品。曼希沃发觉父亲暗中拿钱给鲁意莎，就常常硬抢了去。老人一知道这情形，——不是从鲁意莎那里，因为她的痛苦是从来不让他知道的，而是从随便哪一个孙子嘴里，——他就大发雷霆，而父子之间也就大吵一场，教人看了直打哆嗦。他们俩的脾气都异乎寻常的暴烈，一忽儿功夫就口出恶言，互相威吓，差不多预备动武了。但即使在最冲动的时候，曼希沃也摆脱不了那根深蒂固的敬意；并且不管他醉得多厉害，结果还是低下了头，让父亲大叫大骂的百般羞辱。然而下次一有机会，他照样再来。约翰·米希尔一想到将来就寒心。

“可怜的孩子，”他和鲁意莎说，“我死了，你们怎么办？……还算运气，”他拍了拍克利斯朵夫，“我还能撑到这孩子能养活你们的时候！”

可是他计算错了：他已经到了生命的终点。这当然是谁也没想到的。八十多岁的人，头发还没有掉，白发中间有几簇还是灰的，浓密的胡子也有好些全黑的。牙齿虽然只剩了十来颗，但咬嚼起来还挺有劲。要看他吃饭的神情才有意思呢。他胃口很好，虽然责备曼希沃纵酒，他自己喝起来量也是挺大的。他特别喜欢摩泽尔河一带出产的白酒。至于葡萄酒，啤酒，苹果汁，凡是上帝创造的一切可口的东西，他都很欣赏。

他可决不糊涂到把理性掉在酒杯里，他是有节制的。固然，象他那种宽大的尺度，换了比较脆弱的理性，也得在酒杯里惨遭灭顶的了。他目力很好，脚下很健，忙来忙去的怕疲倦。六点起床，梳洗非常到家：因为他很重视规矩身分。他自个儿在家过活，一切都亲自动手，绝对不要媳妇来管他的事；他打扫卧室，煮咖啡，缝钮扣，敲打，粘贴，修理；光穿着件衬衣在屋里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响亮的男低音嗓子一刻不停的唱着，还加上些做歌剧的手势。——随后他出门了，不管是什么天气。他去办他的事，一件也忘不了，但他是难得准时的：不是在街头巷尾跟熟人絮絮不休，便是和他忽然记起了面貌的邻妇说笑打趣：因为他既喜欢老朋友，也喜欢年轻娇艳的脸蛋。他这样的东待一下，西留一下，从来不知道时间。可是他决不错过用餐的时刻：他到处可以吃饭，根本不用人家邀请。他要到晚上天黑了，把孙儿们看饱之后才回去。他躺在床上，在未曾阖眼之前打开破旧的《圣经》来念一页；半夜里——因为他每一觉不过睡一两个钟点，——他起来拿一本摊在上买来的旧书：不管什么历史，神学，文学，或科学，翻到哪里便念几页，也不管有没有趣；他不大明白书中的意义，可一字不肯放过，直念到重新睡着时候。星期日他上教堂去望弥撒，带着孩子们散步，玩着滚木球的游戏。——他从来不闹病，除非脚指里有些痛风，使他夜里在床上念着《圣经》的时候咒骂几声。他仿佛可以这样的活到一百岁，他觉得也没有理由不超过一百岁；人家说他将来一定百岁而终，他可认为对于上帝的恩惠绝对不应当指定界限。唯有他的容易流泪和越来越坏的脾气，才显出他的老态。只要一点儿不耐烦，他就会暴躁如雷：红红的脸与短短的脖子都变了紫红；他怒气冲冲的叫吼着，直到气都喘不过来才停下。家庭医生是他的一个老朋友，劝他保养身体，把脾气与胃口都节制一些。但他象所有的老人一样固执，为了表现大无畏精神，反而更放纵了；他嘲笑医药，嘲笑医生。他表示全不把死放在心上，说起话来也一味夸口，证明他绝对不怕死。一个很热的大暑天，他喝了许多酒，又跟人家争论了一番，回到家里在园子里作工。平时他就喜欢翻泥巴。那天，他秃着脑袋，晒着大太阳，争论的怒意还没消下去，气愤愤的掘着地。克利斯朵夫坐在绿荫下面，手里拿着一本书，可并不看；他听着催人入梦的蟋蟀的鸣声出神，心不在焉的望着祖父的动作。老人背对着他，弯着腰在那儿拔草。克利斯朵夫突然看见他站起来，手臂乱动了一阵，就象石块似的扑倒在地下。他当时竟想笑起来，可是看见老人躺着不动，他就叫他，跑过去使劲摇他。慢慢的他害怕了。他蹲下身子，想把倒在地下的大脑袋捧起来。可是它重得不得了，再加孩子浑身哆嗦，简直没法挪动。后来他一看见望上翻过去的，颜色惨白，淌着鲜血的眼睛，他吓得身子都凉了，马上大叫一声，一松手把祖父的头丢下，魂不附体的站起身子，望外奔逃，一边嚷一边哭。有个过路人把孩子拦住了，克利斯朵夫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只指着屋子，那人就走进大门，孩子也跟在后面。住在邻近的人听见叫喊也走来了。一霎时园子里挤满了人。大家踏着花草，俯在老人身上抢着说话。两三个男人把他从地下抬起。克利斯朵夫站在屋门口，脸朝着墙，拿手蒙了脸，他怕看，又禁不住要看；众人抬着祖父走过的时候，他在指头缝里瞧见老人巨大的身体象一堆软绵绵的东西：一条胳膊垂在地下；脑袋靠在一个打抬的人膝上，抬的人走一步，脑袋就跳一下；面部浮肿，沾满了泥土，淌着血，张着嘴，眼睛挺可怕。孩子看了又大叫一声，逃了。他一口气奔到自己家里，好似有人追逐一般。他直着嗓子叫出凄厉的声音，冲进厨房。母亲正在剥洗蔬菜。他扑上去，拚命搂着她向她求救，嚎啕大哭，脸扭做了一团，话也不能说了。但他一开口，母亲就明白了，马上脸色发白，让手里的东西都掉在地下，一言不发的奔了出去。

克利斯朵夫一个人靠着柜子，哭个不休。小兄弟们都在玩耍。他不大明白刚才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想着祖父，只想那些可怕的景象，唯恐人家要他回去再看。

果然，到了傍晚，两个小兄弟在屋里淘气淘够了，嚷着玩厌了，肚子饿了的时候，鲁意莎急急忙忙回家，拉着他们往祖父家里去。她走得很快；恩斯德与洛陶夫照例喃喃咕咕；可是母亲吆喝的口气那么凶，他们不敢出声了。他们本能的感到一种恐怖：进门的时候一起哭了。天色还没完全黑；落日最后的微光照在屋内，照在门钮上，镜子上，挂在外间半明半暗的壁上的小提琴上，变成一种异样的反光。老人卧房内点着一支蜡烛；摇曳的火焰和惨淡的暮色交错之下，室内的阴影愈加令人窒息了。曼希沃坐在窗下大声哭着。医生弯着腰站在床前，遮掉了床上的人。克利斯朵夫心跳得要爆裂了。鲁意莎教孩子们跪在床边。克利斯朵夫大胆觑了一眼。在下午那一幕之后，他准备看到些更可怕的景象，所以一气之下他差不多松了口气。祖父一动不动的好似睡在那儿。孩子一念之间以为祖父病好了。但他听到急促的呼吸，细看之下又看见那张肿大的脸上有个跌得紫红的伤痕，才明白祖父是快死了，而他又开始哆嗦起来。他一边照母亲的吩咐做着祷告，希望祖父病好，一边却又默祷着，要是祖父不能好，那末希望他现在这样就算是死了。他对于以后要发生的事恐怖到极点。

老人自从跌交之后就失了知觉。他只清醒了一忽儿，那一忽儿恰好使他明白自己的情形：而这真是惨极了。神甫已经到场替他做着临终祷告。老人给扶起来靠着枕头；他好不容易睁开那不听指挥的眼睛，大声呼着气，莫名片妙的瞪着火光和众人的脸；然后他脸上突然表示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张开嘴来结结巴巴的说：

“哦，那末……那末，我是要死了吗？……”

那沉痛的音调直刺克利斯朵夫的心，使他永远忘不了。老人不再说话，只象小孩儿一样的哼哼唧唧。接着他又昏过去，但呼吸更困难了；他呻吟叫苦，双手乱动，仿佛在抵抗那个要他长眠不起的睡眠。在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中，他叫了声：

“妈妈！”

多沉痛啊！跟克利斯朵夫一样，老人竟会呼天抢地的喊他的母亲，喊他从来没提到过的母亲：这岂不是对着最大的恐怖作一次最大而无益的呼吁吗？……他似乎安静了一会，心中又闪出一道微光。那双重甸甸的眼睛，虹彩仿佛都散掉了，和孩子吓呆了的眼睛碰在一处，忽然亮了起来。老人挣扎着想笑，想说话。鲁意莎拉着克利斯朵夫走近床边。约翰·米希尔扯了扯嘴唇，想用手摸孩子的头。可是他又立刻昏迷，从此完了。

孩子们被赶到隔壁房里，大家很忙乱，没有功夫照顾他们。克利斯朵夫，由于愈怕愈看的心理，站在半开半阖的门口偷觑，看那张凄惨的脸仰倒在枕上，好象被一股残暴的力紧紧掐着脖子……脸上的肉越来越瘪下去了……生命渐渐的陷入虚无，仿佛是有个唧筒把它吸得去的……痰厥的声音教人毛骨悚然，机械式的呼吸象在水面上破散的气泡，这最后几口气表示灵魂已经飞走而肉体还想硬撑着活下去。——然后脑袋望枕旁一滑，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直到几分钟以后，在嚎啕声，祈祷声，和死亡所引起的纷乱中，鲁意莎才瞥见克利斯朵夫脸色发青，嘴巴抽筋，眼睛睁得很大，抓着门钮，身子在那儿抽风。她奔过去，他马上在她怀里发厥了。她把他抱走。他失去了知觉。等到醒过来的时候，他发见自己躺在床上，因为陪的人走开了一忽儿，吓得直叫，又发了病，昏了过去，当夜和明天一天都有热度。最后，他安静下来，到第二天晚上睡着了，直睡到第三天下午。他觉得有人在房里走动，母亲坐在床上拥抱他；也仿佛远远的有柔和的钟声。可是他不愿意动弹；他好象在一个梦里。

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高脱弗烈特舅舅坐在床前坐着。他疲倦极了，什么也想不起。但过了一会，记忆又恢复了，他哭了。高脱弗烈特走过来拥抱他。

“怎么啦，孩子？怎么啦？”他轻轻的说。

“哎哟！舅舅，舅舅！”孩子紧紧的靠着他，哼个不停。

“哭罢，”舅舅说，“你哭罢！”

他也跟着哭了。

克利斯朵夫哭得心中畅快了一些，揉着眼睛，望着舅舅。舅舅知道他要问什么事了，便把手指放在嘴上，说道：“别问，别说话。哭是对你好的。说话是不好的。”

孩子一定要问。



“问也没用，”舅舅回答。

“只要问一件事，一件就够了！……”

“什么呢？”

克利斯朵夫犹豫了一会，说：“哎，舅舅，他现在在哪儿呢？”

“孩子，他和上帝在一起。”

可是克利斯朵夫问的并不是这个。

“不，您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问他，他在哪儿？”（他是指肉体。）他声音颤动的又问：

“他还在屋子里吗？”

“今儿早上已经给葬了，我们那亲爱的人，”高脱弗烈特回答。“你没听见钟声吗？”

克利斯朵夫松了口气。但过后一想到从此不能再见亲爱的祖父，他又非常伤心的哭了。

“可怜的孩子！”高脱弗烈特不胜同情的望着他。

克利斯朵夫等着舅舅安慰他；可是舅舅毫无举动，他觉得安慰也是没用的。

“舅舅，”孩子问，“难道您不怕这个吗，您？”（他心里真希望舅舅不怕，并且告诉他怎么样才能不怕！）但高脱弗烈特好似担了心事。

“嘘！”他声音也有点变了……“怎么不怕呢？”他停了一会又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就是这么回事。只能忍受啊。”

克利斯朵夫摇摇头，表示不接受。

“只能忍受啊，孩子，”高脱弗烈特又说了一遍，“他要这样就得这样。他喜欢什么，你也得喜欢什么。”

“我恨他！”克利斯朵夫对天晃着拳头，愤愤的说。

高脱弗烈特大惊之下，叫他住嘴。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对他刚才说的话怕起来，便跟着舅舅一同祈祷。但他心里怀着一腔怒火，虽然念念有词的说着恭敬的话，暗中对那可怕的事，和造成那可怕的事的妖魔似的主宰，恨到了极点，只想反抗。

多少的日子过去了，多少的雨夜过去了：在新近翻动过的泥土底下，可怜的老约翰·米希尔孤零零的躺着。当时曼希沃几次三番的大号大哭，可是不到一星期，克利斯朵夫听见他又在高高兴兴的笑了。人家提到死者的名字，他立刻哭丧着脸，但过了一会，又指手划脚的说起话来，挺有精神了。他的悲伤是真的，但不可能教自己的心绪老是那么抑郁。

懦弱隐忍的鲁意莎，对什么都是逆来顺受的，就一声不响的接受了这桩不幸。她在每天的祷告中加了一段祷告，按着时候去打扫墓地，仿佛照顾坟墓也是她家务中的一部分。

高脱弗烈特对于老人长眠的那一小方地的关心，真教人感动。他要来的话，总带一件纪念物，不是亲手做的十字架，便是约翰·米希尔生前喜欢的什么花。这种事他从来不忘记，而且老是瞒着人去做的。

鲁意莎有时带着克利斯朵夫一同上公墓。那块肥沃的土地，阴森森的点缀着花草树木，在阳光下发出一股浓烈的气味，和萧萧哀吟的柏树的气息混在一起。克利斯朵夫厌恶那块地，厌恶那些气味，可是不敢承认，因为他觉得这表示自己怕死，同时对死者不敬。他非常苦闷。祖父的死老压在他心上。好久以前他就知道什么叫死，久已想过死，也久已害怕死，但还没有见过死的面目。而一个人对于死直要亲眼目睹之后，才会明白自己原来一无所知，既不知所谓死，亦不知所谓生。一切都突然动摇了；理智也毫无用处。你自以为活着，自以为有了些人生经验；这一下可发觉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看见：原来你是在一个自欺其人的幕后面过生活，而那个幕是你的精神编织起来，遮掉可怕的现实的。痛苦的观念，和一个人真正的流血受苦毫不相干。死的观念，和一路挣扎一路死去的灵肉的抽搐也毫不相干。人类所有的语言，所有的智慧，和现实的狰狞可怖相比之下，只是些木偶的把戏；而所谓人也只是行尸走肉，花尽心机想固定他的生命，其实这生命每分钟都在腐烂。

克利斯朵夫日夜想着这个问题。祖父临终的景象老是在他的记忆中，他还听到那可怕的呼吸。整个的天地都改变了，仿佛布满着一片冰雾。在他周围，不论转向哪一边，总觉得那盲目的野兽有股血腥气吹在他脸上；他知道有种毁灭一切的力威胁着他，而他一无办法。但这些念头非但压不倒他，反而激其他的愤怒与憎恨。他没有一点儿听天由命的性格，只知道低着头向“不可能”直撞过去。虽然撞得头破血流，虽然眼看自己不比敌人高强，他还是不断的反抗痛苦。尔今尔后，他的生活就是对命运的残酷作着长期的斗争，因为他不愿意忍受那个命运。

正当他被死的念头缠绕不休的时候，生活的艰难可把他的思想转移了目标。家庭的衰落一向被老祖父挡着，他不在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克拉夫脱一家最大的财源与老人同归于尽；贫穷的苦难进到家里来了。

而曼希沃还要火上添油，他非但不加紧工作，并且因为摆脱了唯一的管束，反而加深了嗜好。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喝得烂醉，挣的钱也从来不带一个回家。教课的差事差不多已经完全丢了。有一次，他酩酊大醉的到一个女学生那里去上课：从此就没有一家再要他上门。至于乐队的差事，人家只为了看在他故世的父亲面上，才勉强让他保留着；但鲁意莎担心他随时可能出点乱子，给人撵走。而且人家已经把开差的话警告过他了，因为有几晚他在戏快完场的时候才赶到，还有两三次他完全忘了，根本没去。再说，他有时发啤酒疯来，心痒难熬的只想说些傻话或做些傻事。那时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有一晚台上正演着《女武神》<sup>①</sup>，他竟想拉起小提琴协奏曲来！大家好不容易才把他拦住了。而在台上演戏的时候，为了戏文里的，或是为了脑筋里忽然想起的好玩事儿，他居然哈哈大笑。他教周围的同事乐死了。大家看他会闹笑话，许多地方都原谅他。但这种优容比严厉的责备更难受。克利斯朵夫看了简直置身无地。

<sup>①</sup>《女武神》为瓦格纳所作《尼勃龙根的指环》四部曲中的第二出歌剧。

那时孩子已经当了第一小提琴手。他设法监视父亲，必要时还代他的职务，在他发酒疯的日子要他住嘴。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最好还是不理不睬；否则醉鬼一知道有人瞧着，就会做鬼脸，或是长篇大论的胡说一阵。克利斯朵夫只能掉过头去，唯恐看到他做出什么疯疯癫癫的事；他想聚精会神只管自己的工作，可总免不了听见父亲的瞎扯和旁人的哄笑。他急得眼泪都冒上来了。那些乐师也是好人，发觉了这情形，对孩子很表同情，便放低笑声，不在克利斯朵夫面前谈论他的父亲。但克利斯朵夫觉得他们是可怜他，知道只要自己一走，大家马上就会嘲笑他的；他也知道父亲已经成为全城的话柄。他因为无法阻止，好象受着刑罚一样。戏完场以后，他陪着父亲回家：教他抓着自己的手臂，忍着他的唠叨，想遮住他东倒西歪的醉态。可是这样的遮掩又瞒得了谁呢？纵使费尽心机，他也不容易把父亲带回家里。到了街上拐弯的地方，曼希沃就说跟朋友们有个紧急的约会，凭你怎么劝，他非去不可。而且还是谨慎一些，少说几句为妙，否则他拿出父亲的架子骂起来，又得教街坊上推出窗来张望了。

所有家用的钱也给他拿去花掉。曼希沃不但拿自己挣来的钱去喝酒，还把女人和儿子辛辛苦苦换来的钱也送到酒店里去。鲁意莎常常流泪，但自从丈夫恶狠狠的说家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她的，她嫁过来根本没有带一个钱，她就不敢抗拒了。克利斯朵夫想反抗：曼希沃却打他嘴巴，拿他当野孩子看待，把他手里的钱抢了去。孩子虽然不足十三岁，身体却很结实，对于这种训责开始咕咚了；可是他也不敢抗争，只能让父亲搜刮。母子俩唯一的办法是把钱藏起来。但曼希沃心思特别灵巧，他们不在家的时候，他总有办法把藏的钱给找出来。

不久，光是搜刮家里的钱也不够了。他卖掉父亲传下来的东西。克利斯朵夫好不痛心的眼看着书籍，床，家具，音乐家的肖像，一件一件的给拿走。他一句话也不能说。有一天，曼希沃在祖父的旧钢琴上猛烈的撞了一下，揉着膝盖，愤愤的咒骂，说家里简直没有转动的余地，所有

的旧东西非出清不可；那时克利斯朵夫可大声嚷起来了。不错，为了卖掉祖父的屋子，卖掉克利斯朵夫童年时代消磨了多少美妙的光阴的屋子，把那边的家具搬过来以后，家里的确很挤。而那架声音发抖的旧钢琴也的确不值什么钱，克利斯朵夫早已不用，现在弹着亲王送的新琴了。但不管那琴多么破旧，怎么老弱，总是克利斯朵夫最好的朋友：音乐那个无穷的天地是它启示的；音响的世界是在它变黄了的键盘上发现的；而且它也是祖父留下的一个纪念，他花了好几个月为孙儿修理完整；那是一件神圣的东西。所以克利斯朵夫抗议说父亲没有权利卖掉它。曼希沃叫他住嘴，他却嚷得更凶，说琴是他的，谁也不能动的。他这么说是准备挨打的。但父亲冷笑着瞪了他一眼，不作声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他回到家里觉得很累，但心绪还不坏。他看到小兄弟们的眼神好似在暗中笑他，未免奇怪。他们假装专心看书，可是偷偷的觑着他，留神他的动作，要是被他瞪上一眼，就一起低下头去看书。他以为他们又在捣什么鬼了，但他久已习惯，也就不动声色，决意等发觉的时候照例把他们揍一顿。他便不再追究，只管跟父亲谈话；父亲坐在壁炉旁边，装出平日没有的那种关切，问着孩子当天的事。克利斯朵夫一边说话，一边发觉父亲暗中和两个小的挤眉弄眼。他心里一阵难受，便奔到自己房里……钢琴不见了！他好不悲痛的叫了一声，又听见小兄弟俩在隔壁屋里匿笑，他全身的血都涌上了脸，立刻冲到他们面前，嚷着：

“我的琴呢？”

曼希沃抬起头来，假作吃了一惊的神气，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他看着克利斯朵夫的可怜相也忍不住掉过头去笑了。克利斯朵夫失掉了理性，象疯子似的扑向父亲。曼希沃仰在沙发里猝不及防，被孩子掐住了喉咙，同时听见他叫了一声：

“你这个贼！”

曼希沃马上抖擞一下，把拚命抓着他的克利斯朵夫摔在地砖上。孩子脑袋撞着壁炉的铁架，爬起来跪着，扬着脸气呼呼的又喊道：

“你这个贼！……偷盗我们，偷盗母亲，偷盗我的贼！……出卖祖父的贼！……”

曼希沃站着，对着克利斯朵夫的脑袋抡着拳头；孩子可是眼睛充满了憎恨，瞪着父亲，气得浑身发抖。曼希沃也发抖了。他坐了下去，把手捧着脸。两个小兄弟尖声怪叫的逃了。屋子里喧闹了一阵忽然静下来。曼希沃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克利斯朵夫靠在墙上，还在那里咬牙切齿的用眼睛盯着他。曼希沃开始骂自己了：

“对，我是一个贼！我把家里的人都搜刮完了。孩子们瞧不起我。还是死了的好！”

他嘟囔完了，克利斯朵夫照旧站着，吆喝着问：

“琴在哪儿？”

“在华姆塞那里，”曼希沃说着，连头也不敢抬起来。

克利斯朵夫向前走了一步，说：“把钱拿出来！”

失魂落起的曼希沃从袋里掏出钱来交给了儿子。克利斯朵夫快走出门了，曼希沃却叫了声：“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站住了。曼希沃声音发抖的又说：

“我的小小克利斯朵夫！……别瞧不起我！”

克利斯朵夫扑上去勾住了他的脖子，哭着叫道：

“爸爸，亲爱的爸爸！我没有瞧不起您！唉，我多痛苦！”

他们俩都大声的哭了。曼希沃自怨自叹的说：

“这不是我的错，我并不是坏人。可不是，克利斯朵夫？你说呀，我不是坏人！”

他答应不喝酒了。克利斯朵夫摇摇头表示不信；而曼希沃也承认手头有了钱就管不住自己。克利斯朵夫想了一想，说道：“爸爸，您知道吗，我们应当……”

他不说下去了。

“什么啊？”

“我难为情……”

“为了谁？”曼希沃天真的问。

“为了您。”

曼希沃做了个鬼脸：“没关系，你说罢。”

于是克利斯朵夫说，家里所有的钱，连父亲的薪水在内，应当交给另外一个人，由他把父亲的零用按日或按星期交给他。曼希沃一心想讨饶，——并且还带着点酒意，——认为儿子的提议应当更进一步，他说要当场写个呈文给大公爵，请求自己的薪水按期由克利斯朵夫代领。克利斯朵夫不愿意这么办，觉得太丢人了。可是曼希沃一心要作些牺牲，硬把呈文写好。他被自己这种慷慨的行为感动了。克利斯朵夫不肯拿这封信；而刚回家的鲁意莎，知道了这件事，也说她宁可去要饭，也不愿意丈夫丢这个脸。她又说她是相信他的，相信他为了爱他们，一定能痛改前非。结果大家都感动了，彼此亲热了一阵。曼希沃的信留在桌上，随后给扔进抽屉藏了起来。

过了几天，鲁意莎整东西的时候又发现了那封信；因为曼希沃故态复萌，使鲁意莎非常难过，所以她非但不把信撕掉，反而放在一边。她把它保留了好几个月，虽然受尽折磨，还是几次三番把送出去的念头压了下去。可是有一天她看见曼希沃又殴打克利斯朵夫，抢去了孩子的钱，便再也忍不住了；等到只有跟哭哭啼啼的孩子两个人在家的時候，她就拿出信来交给他，说：“你送去罢！”

克利斯朵夫还拿不定主意；但是他懂得家里已经搅光了，要是想抢救他们仅有的一些进款，就只有这办法。他向着爵府走去，二十分钟的路程直走了一个钟点。这脏丢人的事压着他的心。想到要去公然揭破父亲的恶癖，他最近几年孤独生活所养成的傲气就受不住。他有一种奇怪的，可是很自然的矛盾：一方面明知父亲的嗜好是大众皆知的，一方面偏要自欺其人，假装一无所知；他宁可粉骨碎身，也不愿承认这一回事。现在可是要由他自己去揭穿了！……他好几次想掉过头来回家，在城里绕了两三转，快到爵府了又缩回来。但这件事不单跟他一个人有关，还牵涉他的母亲和兄弟。既然父亲不管他们，他做大儿子的就应当出来帮助他们。再没有迟疑的余地，再没有心高气傲的余地；羞愧耻辱，都得望肚子里咽下去。他进了府邸，上了楼梯，又差点儿逃回来。他跪在踏级上，一只手抓着门扭，在楼梯台上呆了几分钟，直到有人来了才不得不进去。

办公室里的人都认得他。他求见剧院总管阁下，哈曼-朗巴哈男爵。一个年轻的办事员，胖胖的，秃着头，气色娇嫩，穿着白背心，戴着粉红领结，和他亲热的握着手，谈论着昨晚的歌剧。克利斯朵夫把来意重新说了一遍。办事员回答说男爵这时没空，克利斯朵夫要有什么呈文，不妨拿出来，让他们跟别的要签字的文件一块儿递进去。克利斯朵夫把信递给他。办事员瞧了一眼，又惊喜的叫道：“哎！这才对啦！他早该这么办了！他一辈子也没做过一件比这个更好的事。哎！酒鬼！他怎么会下这个决心的？”

他说不下去了。克利斯朵夫把呈文一手抢回，气得脸都青了：

“我不答应，……我不答应你侮辱我！”

办事员愣住了：“可是，亲爱的克利斯朵夫，谁想侮辱你呢？我说的话还不是大家心里都想到的！便是你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不！”克利斯朵夫气冲冲的回答。

“怎么！你不这样想？你以为他不喝酒吗？”

“不，根本没有这种事！”克利斯朵夫说着，跺了跺脚。

办事员耸耸肩膀：“那末，他干吗要写这封信呢？”

“因为……”克利斯朵夫说，——（他不知怎么说好了），——“因为我每个月来领我的薪水，可以同时领父亲的。用不着我们两个都来……父亲很忙。”

他自己对这种荒唐的解释也脸红起来。办事员瞧着他，神起之间有点儿讥讽，也有点儿怜悯。克利斯朵夫把信在手里揉着，想往外走了。那办事员可站起来，抓着他的手臂说：

“你等一忽儿，我去想办法。”

他说着便走进总管的办公室。克利斯朵夫呆在那儿，别的办事员都望着他。他不知道应当怎么办，想不等回音就溜，他正要拔步的时候，门开了，那位怪殷勤的职员说：

“爵爷请您。”

克利斯朵夫只得进去。

哈曼·朗巴哈男爵是个矮小的老人，整齐清洁，留着鬓脚跟小胡子，下巴剃得干干净净。他翻起眼睛从金边眼镜的上面望了望克利斯朵夫，照旧写他的东西，也不理他局促的行礼。

“哦，”他停了一会说道，“克拉夫脱先生，你是请求……”

“爵爷，”克利斯朵夫抢着回答，“请原谅。我重新考虑过了，不想再请求了。”

老人并不追问他为什么一下子改变了意见，只是更仔细的瞧着克利斯朵夫，轻轻咳了几声，说道：“克拉夫脱先生，请你把手里的信交给我。”

克利斯朵夫发见总管的目光钉着他不知不觉还在那儿揉着的纸团。

“用不着了，爵爷，”他嘟囔着说。“现在用不着了。”

“给我吧，”老人若无其事的又说了一遍，仿佛什么也没听见。

克利斯朵夫不由自主的把揉成一团的信递给了他，嘴里还说着一大堆不清楚的话，伸着手预备收回他的呈文。爵爷把纸团小心的展开来看过了，望着克利斯朵夫，让他不知所云的说了一会，然后打断了他的话，眼睛一亮，带点儿俏起的意味：“好吧，克拉夫脱先生，你的请求批准了。”说完他摆一摆手，把孩子打发了，重新写他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丧然若失的走出来，经过公事房的时候，那位办事员亲热的和他说：

“别恨我啊，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低着头，让人家握了握他的手。

他出了爵府，羞得身子都凉了。人家和他说的话都回想起来：他以为那些器重他而哀怜他的人；同情之中有些侮辱意味的讥讽。他回到家里，对母亲的问话只愤愤的回答几个字，仿佛为了刚才做的事而恨着她。他一想到父亲，良心就受着责备，恨不得把事情统统告诉他，求他原谅。可是曼希沃不在家。克利斯朵夫眼睁睁的醒着在床上等，直等到半夜。他越想越难过：把父亲的好处渲染了一番，认为他是个懦弱的好人，给自己人出卖的可怜虫。一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他就跳起来，想迎上去扑在他怀里。可是曼希沃那副烂醉的模样，使克利斯朵夫一阵恶心，连走近他的勇气都没有了。他重新上了床，好不心酸的觉得自己的梦想简直可笑。

过了几天，曼希沃知道了这件事，立刻大发雷霆。他不管克利斯朵夫怎样的哀求，竟跑到爵府里去吵了一场。回来的时候他可是垂头丧气，对经过的情形一字不提。原来人家对他很不客气，告诉他关于这件事他不应该有这种口吻，——他还能有这份薪水，是靠儿子的面子，将来他再要胡闹，哪怕是一点儿小事，就得给取消了。所以，曼希沃马上接受了这个办法，还在家里得意洋洋的自吹自捧，说这个牺牲的念头原是他第一个想起的。这样，克利斯朵夫也觉得良心平安了。

另一方面，曼希沃却在外边诉苦，说他的钱给女人跟儿子搜刮完了，自己一辈子为他们卖命，临了倒给人家管束得连一点享用都没有。他也设法骗克利斯朵夫的钱，甜言蜜语，花样百出，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好笑，虽然他并没笑的理由。可是克利斯朵夫决不让步，曼希沃也不敢坚持。这个十四岁的孩子把他看透了；曼希沃对着这双严厉的眼睛只觉得心虚胆怯。他常常在暗地里捣乱一下，作为报复。他上小酒店去开怀畅饮，一个钱都不付，推说儿子会来还的。克利斯朵夫怕丑事闹大了，不敢争论；他跟母亲俩千辛万苦的去偿还曼希沃的债。——并且曼希沃自己领不到薪水以后，更不注意乐队里的职务了，缺席的次数愈来愈多，终于给人家开了差，连克利斯朵夫代他央求也没用。从此父亲与兄弟的生活，全家的开支，都只靠孩子一个人了。

这样，克利斯朵夫在十四岁上就做了一家之主。

他毅然决然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他的傲岂不许他向别人求助。他发誓要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解决困难。母亲的到处央求，到处接受那些难堪的帮助，他从小就看了痛苦极了。逢到她从前有钱的女太太们家里，高高兴兴的拿了些钱回来，母子之间就得吵一架。她并不以为人家的施舍有何恶意；而且这笔钱可以使克利斯朵夫少辛苦一点，给菲薄的晚饭添个菜，她还觉得挺快活呢。可是克利斯朵夫沉下了脸，整晚的不开口了，对那个添的菜一口也不吃。鲁意莎看了很难过，还不识时务硬要儿子吃，而他又岂不吃；结果她生了气，说些刺耳的话，他也照样顶回去。末了他把饭中望桌上一扔，跑出去了。父亲耸耸肩，说他假清高；兄弟们嘲笑他，把他的一份瓜分了。

可是总得想法过日子。乐队里的薪水已经不够应付家用，他便开始教课。他的演奏的才能，他的人品，尤其是亲王的器重，替他在有钱的中产阶级里招来不少主顾。每天早上，从九点起，他去教女孩子们弹琴；学生的年纪往往比他大，卖弄风情的玩艺儿使他发窘，弹得一塌糊涂的琴使他气恼。她们在音乐方面是奇蠢无比，而对可笑的事倒感觉特别灵敏；俏皮的眼睛决不放过克利斯朵夫笨拙的举动。那他真是受罪了。坐在她们身旁，挨在椅子边上，他脸红耳赤，一本正经，心里气死了，可不敢动弹，竭力忍着，既怕说出什么傻话来，又怕说话的声音惹人笑。他勉强装做严厉的神气，却又觉得人家在眼梢里觑着他，便张皇失措，在指点学生的时候心里忽然慌起来，怕自己可笑，其实是已经可笑了；终于他一阵冲动，不由得出口伤人。学生要报复是挺容易的；她们决不错过机会：瞅着他的时候，或向他提出一些简单的问话的时候，她们都有办法使他发窘，羞得他连眼睛都红了；再不然，她们要求他做些小事情，——譬如到一件家具上拿什么忘掉的东西；——那可把他折磨得太厉害了，因为他必须在含讥带讽的目光注视之下走过房间，它们毫不客气的觑着他可笑的动作，不灵活的腿，僵硬的手臂，因为不知所措而变得强直的身体。

上完了课，他得奔赴戏院的预习会。他常常来不及吃中饭，袋里带着些面包咸肉之类在休息时间吃。乐队指挥多皮阿·帕弗很关切孩子，不时教他代为主持乐队的预习，作为锻炼。同时他还得继续自己的音乐教育。接着又有些教课的事，一直忙到傍晚戏院开演的时候。完场以后，爵府里往往召他去弹一二个钟点的琴。公主自命为懂音乐的，不分好坏，只是非常喜欢。她向克利斯朵夫提出些古怪的节目，把平板的狂想曲与名家的杰作放在一起。但她最喜欢要他即席作曲，出的全是肉麻的感伤的题目。

克利斯朵夫半夜里从爵府出来，累得要死，手是滚烫的，头里发烧，胃里又没有一点东西。他浑身是汗，外面可下着雪或是寒气彻骨的雾。他得穿过大半个城才能到家，一路走，一路牙齿打战，瞌睡得要命，还得留神脚下的水洼，免得弄脏了他独一无二的晚礼服。

他终于回到了一向和兄弟们合住的卧房。踏进那间空气恶浊的顶楼，苦难的枷锁可以暂时脱卸一下的时候，他才格外感觉到自己的孤独，感觉到生活的可厌和没有希望。他差不多连脱衣服的勇气都没有了。幸而一上床，瞌睡立刻使他失去了痛苦的知觉。

但在夏季方黎明的时候，冬季远在黎明之前，他就得起身。他要做些自己的功课：只有五点到八点之间，他是自由的，可还得挪出一部分光阴去对付公家的事，因为宫廷乐师的头衔和亲王的宠幸，使他不得不为宫廷里的喜庆事儿作些应时的乐曲。

所以他连生命的本源都受了毒害，便是幻想也是不自由的。但束缚往往使人的幻想更有力量。行动要不受妨碍，心灵就缺少刺激，不需要活跃了。谋生的烦恼，职业的无聊，象牢笼一般把克利斯朵夫关得越紧，他反抗的心越感觉到自己的独立不羁。换了一种无牵无挂的生活，他可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现在每天只有一二小时的自由，他的精力就在那一二小时之内尽量迸射，象在岩石中间奔泻的急流一样。一个人的力量只能在严格的范围之内发挥，对于艺术是最好的训练。在这一点上，贫穷不但可以说是思想的导师，并且是风格的导师；它教精神与肉体同样懂得淡泊。时间与言语受了限制，你就不会说废话，而且养成了只从要点着眼的习惯。因为生活的时间不多，你倒反过了双倍的生活。

克利斯朵夫的情形就是这样。他在羁縻之下参透了自由的价值；他绝对不为无聊的行动与言语而浪费宝贵的光阴。他天生是多产的，兴之所至，往往下笔不能自休，思想虽然真诚，可是毫无选择：现在他不得利用最短的时间写出最丰富的内容，那些缺点就给纠正了。对于他精神方面艺术方面的发展，这是最重大的影响，——远过于老师的教导与名作的榜样。在他个性酝酿成熟的那几年内，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把音乐看作一种确切的语言，每个音有每个音的意义；他痛恨那些言之无物的音乐家。

然而他当时所作的曲子还谈不上自我表现，因为他根本还没发见他的自我。教育把许多现成的感情灌输给孩子，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克利斯朵夫就在这一大堆现成的感情中摸索，想找出他自己。他对自己真正的性格只有一些直觉；青春期的热情，还没有象一声霹雳廓清天空的云雾那样，把他的个性从假借得来的衣服下面发掘出来。在他心中，暧昧而强烈的预感，和一些摆脱不掉与自己不相干的回忆混在一起。他痛恨这些谎言，又看了写出来的东西远不及他所想的而懊丧。他很苦闷的怀疑自己。但他又不肯吃了莫名片妙的败仗就算了，发愤要写出更好的、伟大的作品。不幸地老是失败。写的时候往往还有幻想，以为不坏；过后他又觉得毫无价值，把东西撕掉，烧掉。而他最难堪的是，那些应时的曲子，他作品中最坏的一部分，偏偏给人家珍藏起来，没法销毁，——例如为庆祝亲王诞辰所作的协奏曲《王家的鹰》，为公主亚拉伊特婚礼所写的颂歌，都被人不惜工本，用精致的版本印出来，使他恶俗不堪的成绩永垂后世：——因为他是相信后世的。……想到这样的羞辱，他竟哭了。

多紧紧的年月！无休无歇！辛苦的工作没有一点儿调剂。没有游戏，没有朋友。他怎么能有呢？下午，别的孩子玩耍的时候，小克利斯朵夫正拧着眉头，集中精神，在尘埃满目，光线不足的戏院里，坐在乐器架前面。晚上，别的孩子已经睡觉了，他还是在那儿，筋疲力尽的软瘫在椅子上。

他和兄弟们绝对谈不到亲切。最小的一个，恩斯德，十二岁，是个下流无耻的小坏蛋，整天跟一批和他差不多的小无赖鬼混，不但学了种种的坏习气，而且还有些丢人的恶癖，老实的克利斯朵夫连想也没想到，而有天发觉了不胜痛恨。至于洛陶夫，丹奥陶伯伯最喜欢的那个，是预备学生意的。他规矩，安分，可是性情阴险，自以为比克利斯朵夫高明万倍，不承认他在家有什么权，只觉得吃他挣来的面包是应当的。他跟着父亲伯父恨克利斯朵夫，学他们那套胡说乱道。两兄弟都不喜欢音乐；洛陶夫为了模仿丹奥陶伯伯，还故意装做瞧不起音乐。克利斯朵夫把当家的角色看得很认真，他的监督与训诫使小兄弟们感到拘束，想起来反抗；但克利斯朵夫拳头又结实，对自己的权限又看得很清，把两个兄弟收拾得服服帖帖。可是他们尽可拿他随意摆布，利用他的轻信做的圈套无不成功。他们拐其他的钱，扯着弥天大谎，再在背后嘲笑他。而克利斯朵夫是永远会上当的。他极需要人家的爱，听到一个亲热的字眼就会怨气全消，得到一点儿感情就会原谅一切。有一次，小兄弟俩假情假意的和他拥抱，使他感动得流泪，乘机把觊觎已久的亲王的金表骗上了手，又偷偷的笑他的傻；克利斯朵夫碰巧听见了，不禁信心大为动摇。他瞧不其他的人，但因为天生的需要爱人家，相信人家，所以还是继续受气。他也明明知道，他恨自己，一发觉兄弟俩耍弄他，就把他们揍一顿。可是事过境迁，只要他们要丢下什么饵，他又会上钩的。

可是还有更辛酸的事呢。他有心讨好好的邻人那边，知道父亲说他坏话。曼希沃从前为了儿子的光荣大为得意，此刻却不知羞耻的忌妒起来。他要想办法把孩子压倒。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唯有付之一笑，便是生气也大可不必：因为曼希沃对自己做的事也莫名片妙，只是为了失意而恼羞成怒。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怕一开口就会说出太重的话，但心里是气忿极了。

晚上大家一块儿吃晚饭的时候，没有一点儿家庭的乐趣；围着灯光，对着斑斑污污的桌布，听着无聊的废话跟咀嚼的声音，克利斯朵夫觉得他们又可恨，又可怜，而结果还是情不自禁的要爱他们！他只跟好妈妈一个人还有些息息相通的感情。但鲁意莎和他一样整天的辛苦，到晚上已经毫无精神，差不多一句话也不说，吃过晚饭在椅子上补着袜子就打瞌睡了。而且她那种好心使她对丈夫和三个孩子的感情不加区别；她一视同仁的爱他们。所以克利斯朵夫不能把母亲当知己，虽然他极需要一个知己。于是他的一切全都藏在心里，几天的不开口，咬着牙齿做他那些单调而辛苦的工作。这种生活方式对儿童是很危险的，尤其在发育期间，身体的组织特别敏感，容易受到损害而一辈子不能恢复。克利斯朵夫的健康因之太受影响。父母原来给他一副好筋骨，一个毫无斑点的健康的身体。可是过度的疲劳，小小年纪就得为生活操心，等于在身上替痛苦开了一个窟窿；而一朝有了这窟窿，他的结实的身体只能给痛苦添加养料。他很早就有神经不健全的征象，小时候不如意就会发晕，抽风，呕吐。到七八岁刚在音乐会中露面的时代，他睡眠不安，梦里会说话，叫嚷，或是哭，或是笑；只要他有了什么心事，这些病态的现象就会复发。接着是剧烈的头痛，一忽儿痛在颈窝或太阳穴里，一忽儿头上象有顶铅帽子压着。眼睛也使他不好过：有时象针尖戳入眼窝，又常常眼花得不能看书，必需停止几分钟。吃的东西不够，不卫生，不规律，把他强健的胃弄坏了：不是肚子疼，便是泻肚子，把他搅得四肢无力。但使他最受不了的是心脏：它简直象发疯一般的没有规律，忽而普通普通的在胸中乱跳，仿佛要爆裂了；忽而有气无力，好似要停下来了。夜里，孩子体温的倏升倏降真是怕人，它能从高热度一变而为贫血的低温度。他一下子热得发烧，一下子冷得发抖，他闷死了，喉管打结了，有个核子塞在那里使他没法呼吸。——当然，他慌张到极点，一方面不敢把这些感觉告诉父母，一方面却不断的加以分析，而精神越集中，病的程度越加增，或者还创造出一些新的痛苦。他把知道的病名都轮流加在自己身上：以为眼睛快要瞎了，又因为走路的时候偶然发晕，便以为马上就要倒下去死了。——永远是这种夭折的恐怖缠绕他，压其他，紧紧的跟着他。哎！要是他非死不可，至少不要现在就死，在他还没有胜利之前死！……胜利……那个执着的念头老在他胸中燃烧，虽然他并没意识到；而他筋疲力尽，不胜厌恶的在人生的臭沟中挣扎的进候，也老是那个念头在支持他！那是一种渺茫而强烈的感觉，感觉到他将来的成就和现在的成就……现在的成就？难道就是这么一个神经质的，病态的，在乐队里拉着提琴和写些平庸的协奏曲的孩子吗？——不是的。真正的他决不是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不过是个外表，是一天的面目，决不是他的本体。而他的本体，跟他目前的面貌，目前的思想形式，都不相干。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只要照一照镜子，他就认不得自己。这张又阔又红的脸，浓厚的眉毛，深陷的小眼睛，下端臃肿而鼻孔大张的短鼻子，狼巴巴的牙床骨，撅起的嘴巴，这整个又丑又俗的面具跟他全不相干。而他在自己的作其中也一样找不到自己。他批判自己，知道现在所作的东西和他现在的人都毫无出息。可是将来会变成怎样的人，能写出怎样的作品，他的确很有把握。有时他责备自己这种信念，以为那是骄傲的谎话；他要教自己屈辱，教自己痛苦，作为对自己的惩罚。然而信念历久不变，什么都不能使它动摇。不管他做什么，想什么，没有一宗思想，一桩行为，一件作品，有他自己在内，把自己表白出来的。他知道这一点，他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最真实的他并非目前的他，而是明天的他……没有问题，将来一定能显出内来的！……他胸中充满了这种信仰，他醉心于这道光明！啊！但愿今天不要把他中途拦住了！但愿自己不要掉在今天所安排的陷阱之中！……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把他的一叶扁舟在时间的洪流中直放出去，他目不旁视，危然肃立，把着舵，眼睛直望着彼岸。在乐队里，和饶舌的乐师在一块儿的时候，在饭桌

上，和家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在爵府里，心不在焉的弹着琴为傀儡似的贵族消闲的时候，他老是生活在这个不可知的、一个小小的原子就能毁灭的未来中间。

他一个人在顶楼上对着破钢琴。天色垂暮，日光将尽。他使劲睁着眼睛读谱，直读到完全天黑的时候。以往的伟大的灵魂流露在纸上的深情，使他大为感动，连眼泪都冒上来了。仿佛背后就站着个亲爱的人，脸上还感觉到他呼出来的气息，两条手臂快来搂住他的脖子了。他打了个寒噤转过身去。他明明觉得，明明知道不是孤独的。身边的确有一颗爱他的、也是他爱的灵魂。他因为没法抓住它而叹息。但便是这点儿苦闷，和他出神的境界交错之下，骨子里还是甜密的。甚至那种惆怅也不是暗淡的。他想到在这些音乐中再生的亲爱的大师，以往的天才。他抱着一腔热爱，想到那种人间天上的欢乐，——没有问题，这是他光荣的朋友们的收获，既然他们的欢乐的余辉也还有这么些热意。他梦想要和他们一样，布施几道爱的光芒。他自己的苦难，不就是见到了神明的笑容而苏慰的吗？将来得轮到他来做什么了！做个欢乐的中心，做个生命的太阳！……可是，等到有一天他能和他心爱的人们并肩的时候，达到他倾慕的一片光明的欢乐的时候，他又要感到幻灭了……











### 第三部

弥娜

在下面那些事发生以前四五个月，参议官史丹芬·冯·克里赫新寡的太太，离开了故夫供职的柏林，带着女孩子搬回到她的出生地，这个莱茵河流域的小城里来。她在这儿有一所祖传的老屋，附带一个极大的花园，简直跟树林差不多，从山坡上蜿蜒而下，直到河边与克利斯朵夫的家相近的地方。克利斯朵夫从顶楼上的卧室里，可以看到垂在墙外的沉重的树枝，和瓦上生着藓苔的红色屋顶。园子右边，从上到下有个人迹罕至的小路，爬上路旁的界石可以望见墙内的景致：克利斯朵夫就没有放过这机会。他看到荒草塞途的小径，盘错虬结的树木，草坪象野外的牧场，屋子正面粉着白色，板窗老是关得很严。每年一二次，有个园丁来绕一转，开一下门窗，把屋子通通气。随后花园又给大自然霸占了，一切重归静寂。

这静悄悄的气息给克利斯朵夫的印象很深。他偷偷的爬在他那个望台上：先是眼睛，然后是鼻尖，然后是嘴巴，跟着人的长大慢慢的达到了墙顶的高度：现在他提着脚尖已经把手臂伸进墙内了。这姿势虽然很不舒服，他却是把下巴颏儿搁在墙头上，望着，听着：黄昏将临，草坪上散布着一片金黄色的柔和的光波，松树阴下映着似蓝非蓝的反光。除非路上有人走过，他可以老在那儿出神。夜里，种种的香气在花园四周飘浮：春天是紫丁香，夏天是声息花，秋天是枯萎的落叶。克利斯朵夫深夜从爵府回来，不管怎么疲倦，总得在门外站一忽儿，呼吸一下这股芳冽的气息，然后不胜厌恶的回进他臭秽难闻的卧室。克里赫家大铁门外有块小空地，石板缝里生满了野草，克利斯朵夫小时候就在这儿玩过。大门两旁有两株百余年的栗树，祖父常常来坐在下面抽着烟斗，掉下的栗子正好给孩子们做弹丸做玩具。

有一天早晨他在小路上走过，照例爬上界石，心不在焉的望了一下。正想爬下来了，他忽然觉得有些异样的感觉：一看屋子，原来窗户大开，阳光直晒到室内；虽然没有一个人影，但屋子仿佛从十五年的长梦中睡醒了，露着笑容。克利斯朵夫回家不免心中纳闷。

在饭桌上，父亲提到街坊上纷纷议论的资料：克里赫太太带着女儿回来了，行李多得难以相信。栗树四周的空地上挤满了闲人，争着看箱笼什物从车上卸下来。这件新闻在克利斯朵夫眼界很窄的生活中简直是桩大事；诧异之余，他一边去上工，一边根据父亲照例夸大的叙述，对那迷人的屋子里的主人空想了一阵。随后他忙着工作，把那件事给忘了；直到傍晚将要回家的时候，一切才重新在脑中浮起；他为了好奇，爬上了望台，想瞧瞧围墙里头究竟有了些什么事。他只看见那些静悄悄的小径，一动不动的树木好似在夕阳中睡熟了。过了几分钟，他完全忘了为什么爬上来的，只体味着那片和气恬静的境界。这个古怪的位置，——摇摇晃晃的站在界石顶上，——倒是他沉思幻想最好的所在。在湫隘闷人的小路尽头，四周都是黑洞洞的，晒着阳光的花园自有一些神奇的光彩。那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他的思想在那儿自由飘荡，音乐在耳边响起来，他听着差不多要睡着了……他这样的睁着眼睛，张着嘴，幻想着，也说不出从何时开始幻想的，因为他什么都没看见。忽然他吃了一惊。在他前面，花园里一条小径拐弯的地方，有两个女人对他望着。一个是穿着孝服的少妇，面目姣好而不端正，浅灰的金黄头发，个子高大，仪容典雅，懒洋洋的侧着头，眼神又和善又俏皮的瞅着他。另外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站在母亲背后，也穿着重孝，脸上的表情活像是想傻笑一阵的孩子。母亲一边望着克利斯朵夫，一边做着手势叫小姑娘不要做声；她可双手掩着嘴巴，好似费了好大的劲才没笑出来。那是一张鲜艳的，又红又白的圆脸；小鼻子太大了一些，小嘴巴太阔了一些，小小的下巴颏儿很饱满，眉毛细致，眼神清明，一大堆金黄的头发编着辫子，一个圈儿盘在头顶上，露出一个浑圆的颈窝与又光又白的脑门：总而言之，活象克拉纳赫①画上的脸庞。

①克拉纳赫为十五至十六世纪德国大画家，所作女像自成一格，脑门特别宽广，眼梢向上，有类中国古时的美女典型。

克利斯朵夫出岂不意的看到这两个人，愣住了。他非但不逃，反而象钉在了他的位置上。直到年轻的太太装着又可爱又揶揄的神气，笑盈盈的向他走近了几步，他方始惊醒过来，从界石上不是跳下而是滚下，把墙上的石灰抓去了一大块。他听见人家用和善的亲热的口气叫了他一声“孩子！”，接着又有一阵儿童的笑声，轻快清脆，象鸟的声音。他在小路上手和膝盖都着了地，稍微愣了愣，马上拔步飞奔，仿佛怕人追赶似的。他非常难为情，回到自己卧房里一个人的时候，更羞得厉害了。从此他不敢再走那条小路，唯恐人家埋伏在那儿等他。要是非经过那屋子，他就挨着墙根，低着头，差不多连奔带跑的走过，决不敢回头瞧一眼。问时，他可念念不忘的想着那两张可爱的脸；他爬上阁楼，脱了鞋子，使人听不见脚声，从天窗里远望克里赫家的住宅和花园，虽然明知道除了树杈和屋顶上的烟突以外什么都瞧不见。

一个月以后，在每周举行的音乐会中，他演奏一阙自己作的钢琴与乐队的协奏曲。正弹到最后一段，他无意中瞥见克里赫太太和她的女儿，坐在对面的包厢中望着他。这是完全想不到的，他呆了一呆，几乎错过了跟乐队呼应的段落。接着他心不在焉的把协奏曲弹完了。弹完以后，他虽不敢向克里赫母女那边望，仍不免看见她们的拍手有点儿过分，仿佛有心要他看到似的。他赶紧下了台。快出戏院的时候，他在过道里又看见克里赫太太只和他相隔几排人，似乎特意等他走过。说他看不见她是不可能的；但他只做没有看见，马上回过回头来，打戏院的边门急忙忙走了出去。过后他埋怨自己不应当这样，因为他很明白克里赫太太对他并没恶意。可是他知道，要是同样的情形再来一次的话，他一定还是逃的。他怕在路上撞见她：远远的看到什么人有点儿象她，就立刻换一条路走。

结果还是她来找他。

有一天他回家去吃午饭，鲁意莎得意洋洋的告诉他，说有个穿制服的仆人送来一封信，是给他的；说着她递过一个黑边的大信封，反面刻着克里赫家的爵徽。克利斯朵夫拆开信来，内容正是他怕读到的：

“本日午五时半敬请光临茶叙，此致宫廷乐师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先生。

约瑟芬·冯·克里赫夫人启”

“我不去，”克利斯朵夫说。

“怎么！”鲁意莎喊道。“我已经回报人家说你去的了。”

克利斯朵夫跟母亲吵了一场，埋怨她不该预闻跟她不相干的事。

“仆人等着要回音。我说你今天正好有空。那个时候你不是没事吗？”

克利斯朵夫尽管怄气怄气，尽管赌咒说不去，也是没用，这一下他是逃不过的了。到了邀请的时间，他脸上挺不高兴的开始穿扮，心中可并不讨厌这件意外事儿把他的闹别扭给制服了。

克里赫太太当然一眼就认出，音乐会中的钢琴家便是那个乱发蓬松的，在她花园墙顶上伸头探颈的野孩子。她向邻居们打听了一下他的事，被孩子那种勇敢而艰苦的生活引起了兴趣，想跟他谈谈。

克利斯朵夫怪模怪样的穿着件不称身的常礼服，象个乡下牧师，胆怯得要命的到了那里。他硬要自己相信，克里赫母女当初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来不及辨清他的面貌。穿过一条很长的甬道，踏在地毯上听不见一点脚声，他被迫人带到一间有扇玻璃门直达花园的屋子。那天正下着寒冷的细雨，壁炉里的火生得很旺，从窗里可以望见烟雾迷濛中的树影。窗下坐着两位女人：克里赫太太膝上摆着活计，女儿捧着一册书，克利斯朵夫进去的时候她正在高声朗诵。她们一看见他就很狡狴的互相递了个眼色。

“哎，她们把我认出来了，”克利斯朵夫想着，心慌了。

他小心翼翼的，可是很笨拙的行了个礼。

克里赫太太愉快的笑着，对他伸出手来。

“你好，亲爱的邻居，”她说。“我很高兴见到你。自从那次音乐会以后，我就想告诉你，我们听了你的演奏多么愉快。既然唯一的办法是请你来，希望你原谅我的冒昧。”

这些平凡的客套虽然有点儿俏皮的意味，可还有不少真情实意，让克利斯朵夫松了口气。

“哦，她们并没认出我呢，”他想着，心宽了。

克里赫小姐正阖上书本，很好奇的打量着克利斯朵夫；她的母亲指着她说：

“这是我的女儿弥娜，她也很想见见你。”

“可是，妈妈，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啊。”弥娜说着笑了出来。

“噢！她们早认得我了，”克利斯朵夫想到这个又慌了。

“不错，”克里赫太太也笑着说，“我们搬来的那天，你来看过我们的。”

小姑娘听了这些话，越发放声大笑，而克利斯朵夫的窘相使弥娜更笑个不停。那是种狂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克里赫太太想阻止她，可是自己也禁不住笑；克利斯朵夫虽然局促不安，也不由得跟着一起笑。她们那种高兴是情不自禁的，教人没法生气。可是弥娜喘了口气，问克利斯朵夫在她们墙上可有什么事做的时候，他简直不知所措了。她看着他的慌张觉得好玩，他却心慌意乱，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些什么。幸而克里赫太太叫人端过茶来，把话扯开了，才给他解了围。

她很亲热的问他生活情形。但他的心还没放下。他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样抓住那摇摇晃晃的茶杯；他以为每次人家替他冲水，加糖，倒牛奶，捡点心，就得赶紧站起，行礼道谢；而常礼服，硬领，领带，把他紧箍着，使他身子僵直象戴了个甲壳，不敢也不能把头向左右挪动一下。克里赫太太无数的问话与动作使他发窘，弥娜的目光使他心惊胆战，似乎老盯着他的脸、手、动作，和衣服。她们想让他自在一点，所以克里赫太太滔滔不尽的和他说话，弥娜好玩的对他做着媚眼，他可是慌得更厉害了。

结果她们知道除了唯唯诺诺与行礼之外，再也逗引不出他什么；克里赫太太独自说话也说得腻烦了，便请他坐上钢琴。他弹了莫扎特的一段柔板，比对着音乐会里的听众更羞怯。但便是这种羞怯，便是给两位妇女挑引起来的那种惶惑，便是使他又快活又发慌的那些胸中的激动，跟乐章里头的温柔与童贞的气息非常调和，使音乐更显得象春天一样的可爱。克里赫太太听了大为感动，把心中的感觉说了出来，语气之间不免显出上流人物惯有的态度，把他夸奖了一番，但她的真诚并没因之而减少一点；而过分的恭维出诸一个可爱的人，也是听了舒服的。顽皮的弥娜不作声了，她不胜惊奇的瞧着这个说话那么蠢而手指那么富于表情的少年。克利斯朵夫感到她们的同情，胆子大了一些。他继续弹着，向弥娜微微转过身子，很局促的笑了笑，低着头，怯生生的说：

“这就是我在你们墙上作的。”

他弹了一个小曲子，主题的确是站在他喜欢的那个地方，望着花园的时候想到的，可并不是他见到弥娜和克里赫太太的那晚，——（不知为了什么神秘的理由，他硬要自己相信是那一晚！）——而是好几晚以前的。那段悠闲沉静的稍快的行板里面，有的是清明高远的印象：群鸟在那里欢唱，庄严的大树在恬静的夕阳中沉沉入睡。

两位妇女听得高兴极了。曲子一完，活泼的克里赫太太马上站起身子，兴奋的握着他的手，非常热情的向他道谢。弥娜拍着手嚷着“妙极了”，又说为了使她再作出些跟这个一样“登峰造极”的曲子，她要叫人靠墙放一座梯子，让他能舒舒服服的工作。克里赫太太叫克利斯朵夫不要听弥娜的疯话，只说既然他喜欢这个花园，尽可以随时来玩，也不必来招呼她们，要是他觉得拘束的话。

“你不必来招呼我们，”弥娜好玩的学着母亲的话。“可是，要是真的不来招呼，你得小心些！”

她用手指点了几下，装出威吓的神气。

弥娜并不一定要克利斯朵夫来拜访她们，也不想勉强他尽什么礼数；但她喜欢给人家一点儿印象，本能的觉得这是怪有意思的玩艺儿。

克利斯朵夫快活得满面通红。克里赫太太又讲其他的母亲，说从前还认识他的祖父，这些小手段把他完全笼络了。两位妇女的亲热，诚恳，渗透了他的心；他夸张这种浮而不实的好意和交际场中的殷勤，因为他一相情愿要认为那是深刻的感情。凭着天真的信心，他把自己的计划和苦难都说了出来。他再也不觉得时间过得多快，直到仆人来请用晚饭才吃了一惊。但克利斯朵夫的羞愧立刻变为欣喜，因为女主人请他一块儿吃饭，认为大家早晚是、而且现在已经是好朋友了。他坐在母女的中间，可是他在饭桌上所显的本领，远不如在钢琴上的讨人喜欢。他这一部分的教育是完全欠缺的；他认为坐上饭桌主要是吃喝，用不着顾到什么方式。爱整洁的弥娜就撇着嘴瞧着他，表示大不高兴了。

人家预备他一吃过饭就走的。但他跟着她们回进小客厅，和她们一起坐下，不想动身了。弥娜好几次忍着呵欠，向母亲示意。他完全不得，因为他快乐得有点醉意了，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因为弥娜望着他的时候照旧眯着眼睛（其实那是她的习惯），——还有因为他一坐下来就不知道怎样站起来告辞。要不是克里赫太太拿出她又可爱又随便的态度把他送走，他竟会这样的坐一夜的。

他走了，克里赫太太的褐色眼睛，弥娜的蓝眼睛，都有一道爱怜的光留在他心上；象花一般柔和细腻的手指，有种温馨的感觉留在他手上；还有一股他从来没闻过的，微妙的香味，在他周围缭绕，使他迷迷忽忽，差点儿发晕。

两天以后，照着预先的约定，他又到她们家里，教弥娜弹琴。从此他经常一星期去上两次课，时间是早晨；往往他晚上还要去，不是弹琴，便是谈天。

克里赫太太很高兴和他见面。这是一位聪明仁厚的女子。丈夫故世的时候，她三十五岁，虽然身心都还年轻，以前在交际场中非常活跃，却毫无遗憾的退隐了。她的特别容易抛弃世俗，也许因为浮华的乐趣已经享受够了，觉得她以前的那种日子不能希望永久过下去。她不忘记丈夫，倒不是为了在结缡的几年中对他有过于爱那样的感情：她是只要真诚的友谊就足够的；总之，她是淡于情欲而富于情感的。

她预备一心一意的教养女儿。凡是一个女人需要爱人家，需要被人家爱的那种独占的欲望，只能以自己的孩子为对象的时候，母性往往会发展过度，成为病态。可是克里赫太太在爱情方面的中庸之道，使她对儿女之爱也有了节度。她疼爱弥娜，但把她看得很清楚，决不想隐藏女儿的缺点，正如她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幻想一样。极有机智，极通情理，她那百发百中的眼光一瞥之间就能看破每个人的弱点与可笑之处；她只觉得好玩，可没有半点恶意；因为她宽容的气度与喜欢嘲弄的脾气差不多是相等的；她一边笑人家，一边很愿意帮助人家。

小克利斯朵夫正好给她一个机会，能够把善心与批评精神施展一下。她来到本城的初期，为了守丧与外界不相往来，克利斯朵夫便成为她消闲解闷的对象。第一是为了他的才具。她虽不是音乐家，但很爱好音乐，懒洋洋的在那个缠绵悱恻的境界中出神，觉得身心愉快。克利斯朵夫弹着琴，她坐在炉火旁边做着活计，迷迷忽忽的笑着：手指一来一往的机械的动作，在或悲或喜的往事中飘忽不定的幻想，都使她默默体味到一种乐趣。

但她对音乐家比对音乐更感兴趣。她相当聪明，感觉到克利斯朵夫那种少有的天赋，虽不能辨别出他真正的特点。眼看那神秘的火焰在他心中冒上来，她就很好奇的注意它觉醒的过程。至于他品格方面的优点，他的正直，勇敢，以及在儿童身上格外显得动人的刻苦精神，都很快的受到她的赏识。但她观察他的时候，还是一样的洞烛幽微，还是用的锐敏而嘲弄的目光。他的笨拙，丑陋，可笑的地方，她都觉得好玩；她也并不把他完全当真（她当真的事情根本不多）。并且，克利斯朵夫暴烈的性子，古怪的脾气，滑稽的激烈的冲动，使她认为他精神不大正

常，而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克拉夫脱，他们一家世代都是老实的好人，优秀的音乐家，但多少有点儿疯癫。

克利斯朵夫并没觉察这种轻描淡写的嘲弄的态度，只感觉到克里赫太太的慈爱。他是一向得不到人家的温情的！虽说宫廷里的差事使他和上流社会每天都有接触，可怜的克利斯朵夫始终是个野孩子，既无知，又无教养。自私的贵人们对他的关切，只限于利用他的才具，绝对不想在任何方面帮助他。他到爵府里去，坐上钢琴弹奏，弹完了就走路，从来没人肯青尊降贵和他谈谈，除非是漫不经心的夸他几句。从祖父死了以后，不论在家里在外边，没有一个人想到帮助他求点学问，学点立身处世之道，使他将来好好的做个人。无知无识与举动粗鲁，使他受累不浅。他千辛万苦，搅得满头大汗，想把自己培植起来，可是一无结果。书籍，谈话，榜样，什么都没有。他很需要把这种苦闷告诉一个朋友，却下不了决心。便是在奥多面前，他也不敢开口，因为刚说了几个字，奥多就拿出自命不凡的轻蔑的口气，使他好似心上放了块烧红的烙铁。

在克里赫太太面前，一切可变得自然了。用不着克利斯朵夫要求，——（那是他高傲的脾气最受不了的！）——她自动的而且挺温和的给他指出，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做的；教他衣服如何穿著，吃饭、走路、说话应当用什么态度；在趣味与用字的习惯方面所犯的错误，她一桩都不放过；而且她对孩子多疑的自尊心应付得那么轻巧那么留神，使他没法生气。她也给他受点文学教育，表面上好象是不经意的；他的极端的无知，她绝对不以为奇，但一有机会总指出他的错误，简简单单的，若无其事的，仿佛克利斯朵夫犯的错是挺自然的；她并不拿沉闷的书本知识吓唬他，只利用晚上在一块儿的机会，挑些历史上的，或是德国的，或是外国的诗人的美丽的篇章，教弥娜或克利斯朵夫高声朗诵。她把当他做一个家属的孩子，亲热的态度带点儿保护人的意味，那是克利斯朵夫不觉得的。她甚至管他的衣著，给他添换新的，打一条毛线围巾，送些穿扮用的小东西，而给的时候又那么亲切，使他能毫不难堪的收下礼物。总之，她对他差不多象慈母一样的处处照顾，事事关心。凡是本性善良的妇女，对一个信托她的孩子都有这种本能，用不着对孩子有什么深刻的感情。但克利斯朵夫以为这些温情是专为他个人而发的，便感激到了极点；往往他突然之间有些热情冲动的表现，使克里赫太太尽管看了好笑，心里还是很舒服。

和弥娜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种了。克利斯朵夫去给她上第一课时，前天的回忆和小姑娘的媚眼还使他充满了醉意，不料一去就看到个和前天完全不同的，装做大人品派的女孩子，不由得呆了一呆。她连望也不望他，也不留神他的说话，偶而向他抬起眼睛，那副冷若冰霜的神色又使他大吃一惊。他寻思了半晌，要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她。其实她并没得罪她；弥娜对他的感情，不多不少跟前一天一样，就是说完全不把他放在心上。那天她对他笑脸相迎，无非是由于女孩儿卖弄风情的天性，喜欢随便碰到一个人就试试自己的媚眼的力量，哪怕是丑八怪，她也会这样做一下来解解闷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对这个太容易征服的俘虏，她已经全无兴趣。她把克利斯朵夫很严厉的打量过了，认为他是个又丑又穷，又没教养的男孩子，琴弹得很好，可是手脏得厉害，饭桌上拿叉的样子简直要不得，吃鱼的时候还用刀子！所以在她眼里，他一点没有可爱之处。她很愿意跟他学琴，甚至也愿意和他玩儿，因为目前没有别的同伴；而且她虽然想装做大人，还常常有疯狂的冲动，需要让过剩的快活劲儿发泄一下，而这个快活劲儿，和她母亲的一样，由于在家守丧的关系，更憋闷得慌。但她对克利斯朵夫并不比对一头家畜多关心一点。要是她在最冷淡的日子还会向他挤眉弄眼，那纯粹是由于忘形，由于心里想着别的事情，——或是单单为了不要忘掉习惯。可是给她这么瞧上一眼，克利斯朵夫的心会直跳起来。其实她连看也不大看到他：她自己在那里编故事呢。这少女的年龄，正是一个人用愉快而得意的梦境来麻醉自己的年龄。她时时刻刻想着爱情，那种浓厚的兴趣与好奇心，要不是因为她愚昧无知，简直不能说是无邪的了。并且，她以有教养的闺女身份，只知道用结婚的方式去想象爱情。理想中的对象该是哪种人物，始终还没确定。有时她想嫁一个军官，有时想嫁一个伟大的正宗的诗人，象席勒一派的。她老是有新的计划代替旧的计划；每个计划来的时候，她总看得很认真，信念很坚定。但不论什么理想，只要接触到现实就会立刻退让。因为那种有传奇性格的少女，一朝看到了一个不甚理想的，但比较切实的真正的一个人走进了她的圈子，就极容易把她的梦想忘掉。

目前，多情的弥娜还很安定很冷静。虽然有个贵族的姓氏和世家的称号使她自豪，骨子里她的思想跟青春起的德国女仆的那一套根本没有分别。

克利斯朵夫自然不懂得女子心理的这些复杂的变化，——而且表面比实际更复杂。他常常给两位女朋友的态度弄糊涂了；但他能够爱她们是多么快活，甚至把她们使他困惑使他有难过的表情都信以为真，唯有这样，他才能相信她们对他的感情和他对她们的一样。只要听到亲热的一言半语，或是看到可爱的眼神，他就快乐之极，有时竟感动得哭了。

他在清静的小客厅里对着桌子坐着，旁边克里赫太太在灯下缝着东西……——（弥娜在桌子对面看书；他们一声不出：从半开的花园门里，可以看到小径上的细沙在月光下闪烁；微的喁语从树上传来……）——他觉得非常快活，便突然无缘无故从椅子上跳起来，跪在克里赫太太面前，抓着她的手狂吻，不管她手里有没有针；他一边哭着一边把他的嘴，他的腮帮，他的眼睛贴在她的手上。弥娜从书上抬起眼睛，耸了耸肩膀，抿了抿嘴。克里赫太太微笑着，看着这个趴在她脚下的大孩子，用另一只空闲的手摩着他的头，又用她那种慈祥，悦耳，同时又带点嘲弄意味的声音说：

“嗯，小傻子，嗯，你怎么啦？”

噢！多甜美啊！这声音，这安逸，这宁静，这微妙的气氛，没有叫嚷，没有冲突，没有苦恼，在艰难的人生的一片水草中间，——还有那照着生灵万物的英雄的毫光，——念着大诗人歌德，席勒，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想起的——奇妙的世界，力的巨潮，痛苦与爱情的巨潮！……弥娜把头埋在书里在那儿朗诵，说话的兴奋使她脸上微微有点红晕，清脆的声音偶而把音念糊涂了，读到战士与帝王的谈吐，她故意装出俨然的语调。有时克里赫太太自己拿起书本，遇到悲壮的段落就属入她那种温柔的，富于性灵的韵味。她平常总喜欢仰在安乐椅里静听，膝上放着永不离身的活计，对着自己的念头微笑：——因为在所有的作品里，她老是发现自己的思想。

克利斯朵夫也试着念，可是过了一会只能放弃：他结结巴巴的，跳过句读，好似完全不懂书中的意义，遇到动人的段落连眼泪都要淌出来，没法再念下去。于是他很气恼的把书丢在桌上，引得两位朋友哈哈大笑……噢！他多爱她们！他到哪儿都看到她们两人的影子，把她们和莎士比亚与歌德的人物混在一起，几乎分不清了。诗人某句隽永的名言，把他的热情从心底里挑动起来的名句，和第一次念给他听的亲爱的嘴巴分不开了。二十年后，他重读《哀格蒙特》与《罗密欧》<sup>①</sup>，或看到它们上演的时候，某些诗句总使他想起这些恬静的黄昏，这些快乐的梦，和心爱的克里赫太太与弥娜的脸容。

①《哀格蒙特》为歌德名剧，《罗密欧》即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简称。

他可以几小时的望着她们，晚上，在她们念书的时候，——夜里，在床上睁着眼睛梦想的时候，——白天，在乐队里心不在焉的演奏，对着乐器架半阖着眼睛出神的时候。他对两人都有一种天真无邪的温情；虽然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他自以为动了爱情。但他不知道爱的是母亲还是女儿。他一本正经的思索了一番，没法挑选。可是他觉得既然非有所抉择不可，他就挑了克里赫太太。一朝决定之后，他果然发现他爱的真是她。他爱她聪明的眼睛，爱她那副嘴巴张着一半的浮泛的笑容，爱她年轻的美丽的前额，爱她分披在一边的光滑细腻的头发，爱她带点儿轻咳的，好象蒙着一层什么的声音，爱她那双柔软的手，爱她大方的举动，和那神秘的灵魂。她坐在他身旁，那么和气的给他解释一段文字的时候，他快乐得浑身哆嗦：她的手靠在克利斯朵夫肩上；他觉得她手指的温暖，脸上有她呼吸的气息，也闻到她身上那股甜蜜的香味；他出神的听着，完全没想到书本，也完全没有懂。她发觉他心猿意马，便要他还讲一遍：他一个字都说不出；她就笑着生气了，把他鼻子揪在书里，说这样下去他只能永远做头小驴子。他回答说那也没有关系，只要能做“她的”小驴子而不给她赶走。她假作刁难，然后又说，虽然他是一头又蠢又坏的小驴子，除了本性善良以外没有一点儿用处，她还是愿意留着，或许还喜欢他。于是他们俩都笑开了，而他更是快乐极了。

克利斯朵夫自从发觉自己爱了克里赫太太之后，对弥娜就离得远了。她的傲慢冷淡，已经使他愤愤不平；而且和她常见之下，他也渐渐放

大胆子，不再检点行动，公然表示他的不痛快了。她喜欢惹他；他也毫不客气的顶回去，彼此说些难堪的话，把克里赫太太听得笑起来。克利斯朵夫斗嘴的技术并不高明，有几次他出门的时候气愤之极，自以为恨着弥娜了。他觉得自己还会再上她们家去，只是为了克里赫太太的缘故。

他依旧教她弹琴，每星期两次，从早上九点到十点，监督她弹音阶和别的练习。上课的屋子是弥娜的书房，一切陈设都很逼真的反映出小姑娘乱七八糟的思想。

桌上摆着一组塑像，是些玩弄乐器的猫，有的拉着小提琴，有的拉着大提琴，等于整个的乐队。另外有面随身可带的小镜子，一些化妆品和文具之类，排得整整齐齐。骨董架上摆着小型的音乐家胸像：有疾首蹙额的贝多芬，有头戴便帽的瓦格纳，还有贝尔凡特的阿波罗<sup>①</sup>。壁炉架上放着一只青蛙抽着芦苇做的烟斗，一把纸扇，上面画着拜罗伊特剧院<sup>②</sup>的全景。书架一共是两格，插的书有鲁布克，蒙森，席勒，于勒·凡纳，蒙丹<sup>③</sup>诸人的作品。墙上挂着《圣母与西施丁》<sup>④</sup>和海高玛作品的大照片；周围都镶着蓝的和绿的丝带。另外还有一幅瑞士旅馆的风景装在银色的蓟木框里；而特别触目的是室内到处粘着各式各样的像片，有军官的，有男高音歌手的，有乐队指挥的，有女朋友的，全写着诗句，或至少在德国被认为诗句似的文字。屋子中间，大理石的圆柱头上供着胡髭满颊的勃拉姆斯的胸像。钢琴高头，用线挂着几只丝绒做的猴子和跳舞会上的纪念品，在那儿飘来荡去。

①按系阿波罗神雕像之一种。贝尔凡特乃罗马教皇宫内的美术馆名称。此处所指系藏于该馆的阿波罗雕像的复制品。

②按系专演音乐家瓦格纳作品之剧院。拜罗伊特系德国地名。

③鲁布克为德国美术史家；蒙森为德国史学家。以上二人均十九世纪人物。于勒·凡纳为法国十九世纪科学小说作家；蒙丹为法国十六世纪文学家。

④拉斐尔生气作圣母像极多，大半均系不朽之作，此为其中之一，因图中绘有教皇西施丁二世，故名。海高玛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德国画家。

弥娜总是迟到的，眼睛睡得有点儿虚肿，一脸不高兴的神气，她向克利斯朵夫略微伸一伸手，冷冷的道了一声好，便不声不响，俨然的坐上钢琴。她独自个儿的时候，喜欢无穷无尽的尽弹音阶，因为这样可以懒洋洋的把半睡半醒的境界与胡思乱想尽拖下去。但克利斯朵夫硬要她注意那些艰难的练习，她为了报复，便尽量的弹得坏。她有相当的音乐天才而不喜欢音乐，——正象许多德国女子一样。但她也象许多德国女子一样认为应当喜欢；所以她对功课也还用心，除非有时为了激怒老师而故意捣鬼。而老师最受不了的是她冷冰冰的态度。要是遇到谱上富于表情的段落，她认为应当把自己的心灵放进去的时候，那就糟透了：因为她变得非常多情，而实际是对音乐一无所感。

坐在她身旁的小克利斯朵夫并不十分有礼。他从来不恭维她：正是差得远呢。她为此非常记恨，他指摘一句，她顶一句。凡是他说的话，她总得反驳一下；要是弹错了，她强说的确照着谱弹的。他恼了，两人就斗嘴了。眼睛对着键盘，她偷觑着克利斯朵夫，看他发谱，心里很高兴。为了解闷，她想出许多荒唐的小计策，目的无非是打断课程，教克利斯朵夫难堪。她假做勒住自己的喉咙，引人家注意；或是一叠连声的咳嗽，或是有什么要紧事儿得吩咐女仆。克利斯朵夫明知道她是做戏；弥娜也明知道克利斯朵夫知道她做戏；可是她引以为乐，因为克利斯朵夫不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揭破她的诡计。

有一天她正玩着这一套，有气无力的咳着，用手帕蒙着脸，好似要昏厥的样子，眼梢里觑着气恼的克利斯朵夫，她忽然灵机一动，让手帕掉在地下，使克利斯朵夫不得不给她捡起来，他果然很不高兴的照办了。然后她装着贵妇人的口吻说了声“谢谢！”他听了差点儿气得捺捺不住。

她觉得这玩艺儿妙极了，大可再来一下。第二天她便如法炮制。克利斯朵夫却怀着一腔怒意，竟自不理。她等了一忽儿，含嗔带怨的说道：

“请你把我的手帕给捡起来，好不好？”

克利斯朵夫忍不住了：

“我不是你的仆人，”他粗暴的回答。“你自个儿捡罢！”

弥娜一气之下，突然站起来，把琴凳都撞翻了：

“嘿！这是什么话！”她愤愤的把键盘敲了一下，出去了。

克利斯朵夫等着。可是她竟不回来。他对自己的行为很惭愧。觉得太粗野了。同时他也忍无可忍，因为她把他耍弄得不太象话了。他怕弥娜告诉她的母亲，使他永远失掉克里赫太太的欢心。他不知道怎么办：虽然后悔自己的粗暴，他可怎么也不愿意道歉。

第二天他听天由命的又去了，心里想弥娜大概不见得会再来上课。但弥娜心高气傲，决不肯告诉母亲，何况她自己也担点儿干系，所以让他比平时多等了五分钟之后就出来了，直僵僵的坐上钢琴，既不转过头来，也不说句话，好似根本没有克利斯朵夫这个人。可是她照旧上课，以后也继续上课，因为她很明白克利斯朵夫在音乐方面是有本领的，而自己也应当把琴弹得象个样，倘使她想做一个教育完全的大家闺秀的话，她不是自命为这种人吗？

可是她多烦闷啊！他们俩多烦闷啊！

三月里一个白茫茫的早晨，小雪球象羽毛般在灰色的空中飘舞，他们俩在书房里。天色很黑。弥娜弹错了一个音，照例推说是谱上写的。克利斯朵夫明知她扯谎，仍不免探着身子，想把谱上争论的那一段细看一下。她一只手放在谱架上，并不拿开。他的嘴巴跟她的手靠得很近。他想看谱而没看见：原来他望着另外一样东西，——望着那娇嫩的，透明的，象花瓣似的东西。突然之间，不知脑子里想到了什么，他把嘴唇用力压在那只小手上。

他们俩都吃了一惊。他望后一退，她把手缩了回去，——两人都脸红了。彼此一声不出，望也不望。慌慌张张的静了一忽儿，她重新弹琴，胸部一起一伏，象受到压迫似的，同时又接二连三的弹错音。他可没有发觉：他比她慌得更厉害，太阳穴里跳个不停，什么都听不见。为了打破沉默，他嘎着嗓子，胡乱挑了几个错。他自以为在弥娜的心目中从此完了，对自己的行动羞愧无地，觉得又荒唐又粗俗。课上完了，他和弥娜分手的时候连瞧也不敢瞧，甚至把行礼都忘了。她却并不恨他，再也不觉得克利斯朵夫没有教养了，刚才她弹错那么多音，是因为她暗中瞅着他，心里非常好奇，而且破天荒第一遭的对他有了好感。

他一走，她并不象平时那样去找母亲，却是一个人在屋里推敲那件非常的事。她两手托着腮帮，对着镜子，发见眼睛又亮又温柔。她轻轻咬着嘴唇在那儿思索。一边很得意的瞧着自己可爱的脸，一边又想到刚才的一幕，她红着脸笑了。吃饭的时候她很快活，兴致很好，饭后也不愿意出去走走，大半个下午都呆在客厅里，手里拿着活儿，做不到十针就弄错了；她可不管这些。她坐在屋子的一角，背对着母亲，微微笑着；或是为了松动一下而在屋子里蹦蹦跳跳，直着嗓子唱歌。克里赫太太给她吓了一跳，说她疯了。弥娜却是笑弯了腰，勾着母亲的脖子狂吻，差点儿使她气都喘不过来。

晚上回到房里，她过了好久才上床。她老对着镜子回想，但因为整天想着同样的事，结果是什么都想不起来。她慢条斯理的脱衣服，随时停下来，坐在床上追忆克利斯朵夫的面貌：而在脑海里出现的却是一个她想象中的克利斯朵夫，那时她也不觉得他怎么丑了。她睡下了，熄了灯。过了十分钟，早上那幕忽然又回到记忆中来，她大声的笑了。母亲轻轻的起来，推开房门，以为她不听吩咐又躲在床上看书，结果发觉弥娜安安静静地躺着，在守夜小灯的微光下睁着眼睛。

“怎么啦？”她问，“什么事教你这样快活？”

“没有什么，”弥娜一本正经的回答。“我只是瞎想。”

“你倒很快活，自个儿会消遣。现在可是该睡觉了。”

“是，妈妈，”弥娜很和顺的回答。

可是她心里说着：“你走罢！快点儿走罢！”一直嘀咕到房门重新关上，能够继续体味她那些梦的时候。于是她懒洋洋的出神了。等到身心都快入睡的时候，她又快活得惊醒过来：

“噢！他爱我……多快活啊！他会爱我，可见他多好！……我也真爱他！”

然后她把枕头拥抱了一下，睡熟了。

两个孩子第一次再见的时候，克利斯朵夫看到弥娜那么殷勤，不禁大为诧异。除了例有的招呼以外，她又装着甜蜜的声音向他问好，然后安安分分，端端正正的坐上钢琴，简直乖得像个天使。她再没顽皮学生的捣乱念头，而极诚心的听着克利斯朵夫的指点，承认他说得有理；一有弹错的地方，她自己就大惊小怪的叫起来，用心纠正。克利斯朵夫给她弄得莫名其妙。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她竟大有进步：不但是弹得好了些，而且也喜欢音乐了。连最不会恭维人的克利斯朵夫，也不由得把她夸奖了几句；她高兴得脸红了，用水汪汪的眼睛望了他一眼表示感激。从此以后，她为他费心打扮，扎些色调特别雅致的丝带；她笑盈盈的，装着不胜慵困的眼神看着克利斯朵夫，使他又厌恶又气恼，同时也觉得心荡神驰。现在倒是她找话来说了，但她的话没有一点儿孩子气：态度很严肃，又用着装腔作势的迂腐的口吻引用诗人的名句。他听着不大回答，只觉得局促不安：对于这个他不认识的新的弥娜，他感到惊奇与惶惑。

她老是留神着他。她等着……等什么呢？……她自己可明白吗？……她等他再来。——他却防着自己，认为上次的行动简直像个野孩子；他似乎根本没想到那件事了。但她开始不耐烦了：有一天，他正安安静静坐在那儿，跟那危险的小手隔着相当的距离，她突然烦躁起来，做了一个那么快的动作，连想也来不及想，把手送过去贴在他的嘴上。他先是吓了一跳，接着又恼又害臊。但他仍旧吻着她的手，而且非常热烈。这种天真的放浪的举动使他大为愤慨，几乎想丢下弥娜立刻跑掉。

可是他办不到了。他已经给抓住了。一阵骚乱的思潮在胸中翻上翻下，使他完全摸不着头脑。象山谷里的水汽似的，那些思想从心底里浮起来。他在爱情的雾氛中到处乱闯，闯来闯去，老是在一个执着的，暖昧的念头四周打转，在一种无名的，又可怕又迷人的欲望四周打转，象飞蛾扑火一样。自然的那些盲目的力突然骚动起来……他们正在经历一个等待的时期：互相观察，心里存着欲望，可又互相畏惧。他们都烦躁不安。两人之间照旧有些小小的敌意和愠气的事，可再不能象从前那样的无拘无束了：他们都不出声。各人在静默中忙着培植自己的爱情。

对于过去的事，爱情能发生很奇怪的作用。克利斯朵夫一发觉自己爱着弥娜，就同时发觉是一向爱她的。三个月以来，他们差不多天天见面，他可从来没想到这段爱情；但既然今天爱了她，就应该是从古以来爱着她的。

能够发见爱的是谁，对他真是一种宽慰。他已经爱了好久，只知道哪个是他的爱人！现在他轻松了，那情形就好比一个不知道病在哪里，只觉得浑身不舒服的病人，忽然看到那说不出的病变成了一种尖锐的痛苦而局限在一个地方。没有目标的爱是最磨人的，它消耗一个人的精力，使它解体。固然，对象分明的热情能使精神过于紧张过于疲劳，但至少你是知道原因的。无论什么都受得了，只受不了空虚！

虽然弥娜的表示可以使克利斯朵夫相信她并非把他视同陌路，但他仍不免暗自烦恼，以为她瞧不其他。两人彼此从来没有明确的观念，但这观念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的杂乱：那是一大堆不连续的、古怪的想象，放在一起没法调和的；因为他们会从这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忽儿认为对方有某些优点，——那是在不见面的时候，——一忽儿又认为对方有某些缺陷，——那是在见面的时候。——其实，这些优点和缺点，全是平空杜撰的。

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在克利斯朵夫方面，他的爱情是一种感情的饥渴，专横而极端，并且是从小就有的；他要求别人满足他的饥渴，恨不得强其他们。他需要把自己，把别人，——或许尤其是别人，——完全牺牲；而这专制的欲望中间，有时还夹着一阵一阵的冲动，都是些暴烈的，暖昧的，自己完全莫名其妙欲念，使他觉得天旋地转。至于弥娜，特别是好奇心重，有了这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很高兴，只想让自尊心和多愁善感的情绪尽量痛快一下；她存心欺骗自己，以为有了如何如何的感情。其实他们的爱情一大半是纯粹从书本上来的。他们回想读过的小说，把自己并没有的感情都以为是自己有的。

可是快要到一个时期，那些小小的谎言，那些小小的自私自利，都将在爱情的神光前面消失。这个时期或是一天，或是一小时，或是永恒的几秒钟……而它的来到又是那么出人意外！……一天傍晚，只有他们两人在那儿谈话。客厅里黑下来了。话题也变得严重起来。他们提到“无穷”，“生命”，“死亡”。那比他们的热情规模大得多了。弥娜慨叹自己的孤独，克利斯朵夫听了，回答说她并不象她所说的那么孤独。

“不，”她摇摇头，“这些不过是空话。各人只顾自己，没有一个人理睬你，没有一个人爱你。”

两人静默了一会。然后，克利斯朵夫紧张得脸色发青，突然说了句：

“那末我呢？”

兴奋的小姑娘猛的跳起来，抓着他的手。

门开了，两人望后一退。原来是克里赫太太进来了。克利斯朵夫随手抓起一本书看着，连拿颠倒了都没觉得。弥娜低着头做活，让针戳了手指。

整个黄昏他们再没有单独相对的机会，他们也怕有这种机会。克里赫太太站起来想到隔壁屋子去找件东西，一向不大巴结的弥娜这回竟抢着代母亲去拿；而她一出去，克利斯朵夫就走了，根本没向她告辞。

第二天，他们又见面，急于把昨晚打断的话继续下去，可是不成。机会是很好。他们跟着克里赫太太去散步的时候，自由谈话的机会真是太多了。但克利斯朵夫没法开口，他为之懊恼极了，干脆在路上躲着弥娜。她假装没注意到这种失礼的举动，可是心里很不高兴，并且在脸上表示出来。等到克利斯朵夫非说几句话不可的时候，她冷冰冰的听着，使他几乎没有勇气把话说完。散步完了，时间过去了；他因为不知利用而很丧气。

这样又过了一星期。他们以为误解了对方的感情，甚至竟不敢说那天晚上的一幕是不是做梦。弥娜恼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也怕单独见到弥娜。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这么冷淡过。

终于有一天，早上和半个下午都阴而不止。他们在屋子里，一句话不说，只是看看书，打打呵欠，望望窗外；两人都憋闷得慌。四点左右，天开朗了。他们奔进花园，靠着花坛，眺望底下那片一直伸展到河边的草坪。地下冒着烟，一缕温暖的水汽在阳光中上升；细小的雨点在草地里发光；潮湿的泥土味与百花的香味混在一起；黄澄澄的蜜蜂在四周打转。他们身子靠得很近，可是谁也不望谁；他们想打破沉默，却又下不了决心。一只蜜蜂跌跌撞撞的停在饱和雨水的紫藤上，把水珠洒了她一身。两人同时笑起来，而一笑之下，他们马上觉得谁也不恼谁了，仍旧是好朋友了；但还不敢互相望一眼。

突然之间，她头也没回过来，只抓着他的手说了声：

“来罢！”

她拉着他奔入小树林。那里有些拐弯抹角的小路，两旁种着黄杨，林子中间还有一块迷宫似的高地。他们爬上小坡，浸透了雨的泥土使他

们溜来滑去，湿漉漉的树把枝条向他们身上乱抖。快到贫脊，她停下来喘口气。

“等一忽儿……等一忽儿……”她轻轻说着，想把呼吸缓和一下。

他望着她。她望着别处，微微笑着，嘴张着一半，喘着气；她的手在克利斯朵夫的手里抽搐。他们觉得手掌与颤抖的手指中间，血流得很快。周围是一平静寂。树上金黄色的嫩芽在阳光下对战；一阵细雨从树叶上漂下，声音那么轻柔；空中有燕子尖锐的叫声。

她对他转过头来：象一道闪电那么快，她扑上他的脖子，他扑在她的怀里。

“弥娜！弥娜！亲爱的弥娜！……”

“我爱你，克利斯朵夫，我爱你！”

他们坐在一条潮湿的凳上。两人都被爱情浸透了，甜蜜的，深邃的，荒唐的爱情。其余的一切都消灭了。自私，自大，心计，全没有了。灵魂中的阴影，给爱情的气息一扫而空。笑咪咪的含着泪水的眼睛都说：“爱啊，爱啊。”这冷淡而风骚的小姑娘，这骄傲的男孩子，全有股强烈的欲望，需要倾心相许，需要为对方受苦，需要牺牲自己。他们认不得自己了；什么都改变了：他们的心，他们的面貌，照出慈爱与温情的光的眼睛。几分钟之内，只有纯洁，舍身，忘我；那是一生中不会再来的时间！

他们你怜我爱的嘟囔了一阵，立了矢志不渝的誓，一边亲吻，一边说了些无头无尾的，欣喜欲狂的话，然后他们发觉时间晚了，便手挽着手奔回去，一忽儿在狭窄的小路上几乎跌交，一忽儿撞在树上，可是什么也没觉得，他们快活得盲目了，醉了。

和她分手以后，他并不回家：回家也睡不着觉的。他出了城，在野外摸黑乱走。空气新鲜，田野里荒凉凉的，漆黄一片。一只猫头鹰寒瑟瑟的叫着。他象梦游病者那样的走着，从葡萄藤中爬上山岗。城里细小的灯光在平原上发抖，群星在阴沉的天空打战。他坐在路边矮墙上，忽然簌落落的流下泪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太幸福了，而这过度的欢乐是悲与喜交错起来的；他一方面对自己的快乐感激，一方面对那些不快乐的人抱着同情，所以他的欢乐既有“好景不常”的感慨，也有“人生难得”的醉意。他哭得心神酣畅，不知不觉的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黎明。白茫茫的晓雾逗留在河上，笼罩在城上，那儿睡着困倦的弥娜，她的心也给幸福的笑容照亮了。

当天早上，他们又在花园里见面了，彼此把相爱的话重新说了一遍，可是已不象昨天那样的出诸自然。她似乎学做舞台上扮情人的女演员。他虽然比较真诚，也扮着一个角色。两人谈到将来的生活。他对自己的清贫引为恨事。她可表示慷慨豪爽，同时为了自己的豪爽很得意。她自命为瞧不起金钱。这倒是真的：因为她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没有钱是怎么回事。她对她许愿，要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她觉得很有意思，很美，象小说一样。她自以为一举一动非做得象个真正的情人不可。她念着诗歌，多愁善感。他也被她感染了，注意自己的修饰，装扮得非常可笑，也讲究说话的方式，满嘴酸溜溜的。克里赫太太看着他不由得笑了，心里奇怪什么事把他搅成这样蠢的。

可是他们也有些诗意盎然的时间，往往在平淡的日子突然放出异彩，好比从雾霭中透过来的一道阳光。一瞥一视，一举一动，一个毫无意义的字眼，就会使他们沉溺在幸福里面；傍晚在黑洞洞的楼梯上说的“再会！”，眼睛在半明半暗中的相探和相遇，手碰到手的刺激，语声的颤抖：这些无聊的琐碎事儿，到夜里，——在听着每小时的钟声就会惊醒的轻浅的梦中，心头象溪水的唱语般唱着“他爱我”，的时候，——又会一件一件的重新想起。

他们发现了万物之美。春天的笑容有无限的温柔。天空之中有光华，大片之中有柔情，这是他们从来没领略到的。整个的城市，红色的屋顶，古老的墙垣，高低不平的街面，都显得亲切可爱，使克利斯朵夫中心感动。夜里，大家睡熟的时候，弥娜从床上起来，凭窗遐想，懵腾腾的，骚动不已。下午他不在的时候，她坐在秋千架上，膝上放着本书，半阖着眼睛出神，懒懒的似睡非睡，身心一起在春天的空气中飘荡。她又几小时的坐在钢琴前面，翻来覆去的老弹着某些和弦，某些段落，令人听了厌倦不堪，她可是感动得脸色发白，身上发冷。她听着舒曼的音乐哭了。她觉得对所有人的都抱着怜悯之心，而他也和她一样。路上碰到穷人，他们都偷偷的给点儿钱，然后不胜同情的彼此望一眼，因为自己能这样慈悲而非常快乐。

其实他们的善心是有间歇性的，弥娜忽然发觉，从她母亲小时候就来当差的老妈子弗列达，过的那种微贱的，替人尽心出力的生活多么可怜，便跑到厨房里，把正在补衣服的女仆勾着脖子亲热一阵，使她大吃一惊。可是两小时以后她对弗列达说话又很不客气了，因为她没有一听到打铃马上就来。至于克利斯朵夫，尽管对整个的人类抱着热爱，尽管为了怕踏死一条虫而绕着弯儿走路，对自己家里的人可冷淡极了。由于一种奇怪的反应，他对别人越亲热，对家人越冷越无情：他连想也不大想到他们，对他们说话非常粗暴，见到他们就讨厌。弥娜和他两人的慈悲心原来只是过剩的爱情，一朝泛滥起来，随便碰到一个人就会发泄，不问是谁。除了这种情形以外，他们反而比平常更自私，因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而一切都得以那个念头为中心。

这少女的面貌在克利斯朵夫生活中占了多重要的地位！当他在花园里找她而远远的瞥见那件小小的白衬衫的时候，在戏院里听见楼厅的门开了，传来那么熟悉的快乐的声音的时候，在别人的闲话中听见提到克里赫这可爱的姓氏的时候：他多么激动！他脸上白一阵红一阵，几分钟之内，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都听不见了。接着急流似的血在身上奔腾，多少无名的力在胸中激撞。

这天真而肉感的德国姑娘有些奇怪的玩艺儿。她把戒指放在面粉上，要大家轮流用牙齿衔起而鼻子不沾白粉。或者用根线穿着饼干，各人咬着线的一端，得一边嚼着线一边尽最快的速度咬到饼干。他们的脸接近了，气息交融了，嘴唇碰到了，勉强嘻嘻哈哈的笑着，可是手都凉了。克利斯朵夫很想咬她的嘴唇让她疼一下，便突然望后倒退；她还在那儿强笑。两人都转过头去，假作冷淡，暗中却是偷眼相看。

这些乱人心意的游戏，又吸引他们又教他们发慌。克利斯朵夫简直害怕，他宁可同克里赫太太或别人在一起而觉得拘束的。不论当着谁的面，两颗动了爱情的心照旧息息相通；而且越是受到外来的约束，心的交流越来越热烈而甜蜜。那时，他们之间一切都有了无穷的价值：只要一句话，一抿嘴，一个眼风，就能在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的面幕之下，把双方内心生活的丰富而新鲜的宝藏重新显露出来，而只有他们俩能看到，至少他们相信如此。于是他们便会心而笑，对这些小小的神秘挺得意。旁人听来，他们所说的无非是些极普通的应对；但在他们俩竟好比唱着永远没有完的恋歌。声音笑貌之间瞬息万变的表情，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象本打开的书；甚至他们闭着眼睛也能看到：因为只要听听自己的心，就能听到朋友心中的回声。他们对人生，对幸福，对自己，都抱着无穷的信心，无穷的希望。他们爱着人，也有人爱着，那么快乐，没有一点阴影，没有一点疑心，没有一点对前途的恐惧！唯有春天才有这种清明恬静的境界！天上没有一片云。那种元气充沛的信仰，仿佛无论如何也不会枯萎。那么丰满的欢乐似乎永远不会枯竭。他们是活着吗？是做梦吗？当然是做梦。他们的梦境与现实的人生没有一点相象的地方。要有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时间，他们自己就变了一个梦：他们的生命在爱情的呼吸中溶解了。

克里赫太太不久就窥破了他们自以为巧妙而其实很笨拙的手段。有一天，弥娜和克利斯朵夫说话的时候身子靠得太紧了，她母亲出岂不意的闯进来，两人便慌慌张张的闪开了。从此弥娜起了疑心，认为母亲已经有点儿发觉。可是克里赫太太装做若无其事，使弥娜差不多失望了。弥娜很想跟母亲抵抗一下，这样就更象小说里的爱情了。

她的母亲可岂不给她这种机会；她太聪明了，决不因之操心。她只在弥娜前面用挖苦的口气提到克利斯朵夫，毫不留情的讽刺他的可笑，几句话就把他毁了。她并非是有计划的这么做，只凭着本能行事，象女人保护自己的贞操一样，施展出那种天生的坏招数。弥娜白白的反抗，生气，顶嘴，拼命说母亲的批评没有根据，其实是批评得太中肯了，而且克里赫太太非常巧妙，每句话都一针见血。克利斯朵夫的太大的鞋子，难看的衣服，没有刷干净的帽子，内地人的口音，可笑的行礼，粗声大片的嗓子，凡是足以损伤弥娜自尊心的缺点，一桩都不放过；而说的时候又象是随便提到的，没有一点存心挑剔的意味；愤慨的弥娜刚想反驳，母亲已经轻描淡写的把话扯开。可是一击之下，弥娜已经受伤了。

她看克利斯朵夫的目光，慢慢的不象从前那么宽容了。他隐隐约约的有点儿觉得，就不安的问：“你为什么这样的望着我？”

她回答说：“不为什么。”

可是过了一忽儿，正当他挺快活的时候，她又狠狠的埋怨他笑得太多，使他大为丧气。他万万想不到在她面前连笑得也得留神的：一团高兴马上给破坏了。——或是他说话说得完全出神的时候，她忽然漫不经意的对他的衣著来一句不客气的批评，或者老气横秋的挑剔他用字不雅。他简直没有勇气再开口，有时竟为之生气了。但他一转念，又认为那些使他难堪的态度正表示弥娜对他的关心；而弥娜也自以为如此。于是他竭力想虚心受教，把自己检点一下；她可并不满意，因为他并不真能检点自己。

至于她心中的变化，他根本来不及觉察。复活节到了，弥娜要跟母亲上魏玛那边的亲戚家去玩几天。

分别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他们又恢复了初期的亲密。除了偶然有点儿急躁以外，弥娜比什么时候都更亲热。动身前夜，他们在花园中散步了很久；她拉着克利斯朵夫到小树林里，把一口小香囊挂在他的颈上，里头藏着她的一绺头发；他们把海誓山盟的话又说了一遍，约定每天通信；又在天上指定了一颗星，以便夜晚两人在两地同时眺望。

重大的日子到了。夜里他再三想着：“明天她在哪儿呢？”这时又想着：“啊，是今天了。早上她还在这儿，可是晚上……”不到八点，他就去了。她还没起床。他勉强到花园里溜了一下，觉得支持不住，只得回进屋子。走廊里堆满了箱笼包裹；他在一间房里拣着个角儿坐下，留神开门的声音和楼板的响动，认出上面屋里的脚步声。克里赫太太微微带着点笑意，和他俏皮的招呼了一声，停也不停的走过去了。终于弥娜出现了，脸色苍白，眼睛虚肿，她昨夜并没比他睡得更好。她做出很忙的神气对仆人发号施令，一边给克利斯朵夫握手，一边继续和老弗列达谈话。她已经准备出发了。克里赫太太又进来，母女俩讨论着帽笼的事。弥娜好象完全没注意到克利斯朵夫；他站在钢琴旁边，可怜巴巴的，谁也不理他。她跟着母亲出去，一忽儿又进来；在门口和克里赫太太又说了几句，然后把门带上。那时只有他们两个了。她奔过来拉着他的手，把他拉到隔壁百叶窗已经关上的客厅去。于是她突然把脸凑上来偎着他的脸，使劲的拥抱着他，一边哭一边问：

“你应许我吗，应许永远爱我吗？”

他们轻轻的哭着，抽抽噎噎的压制自己，不让人家听到。一有脚声，他们赶紧分开。弥娜抹了抹眼睛，跟仆人们又装出那副俨然的神经，可是声音有点儿发抖。

她把一块又脏又皱，浸透眼泪的小手帕掉在地下，给他偷偷的捡了去。

他搭着她们的车把她们送到站上。两个孩子面对面坐着，彼此连望也不敢望，怕忍不住眼泪。他们的手互相摸索，用力握着，把手都掐痛了。克里赫太太假痴假呆的只做不看见。

终于时间到了。克利斯朵夫站在车厢门口，车子一发动，他就跟着跑，眼睛老盯着弥娜，一路和站上的员工乱撞，一忽儿便落在列车后面。他还是跑着，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了方始上气不接下气的停下来，和一些不相干的人站在月台上。回到家里，大家都出去了，他哭了一个上午。

他初次尝到离别的悲痛，这是所有的爱人最受不了的磨折。世界，人生，一切都空虚了。不能呼吸了。那是致命的苦闷。尤其是爱人的遗迹老在你周围，眼睛看到的没有一样不教你想起她，现在的环境又是两人共同生活过的环境，而你还要重旧地竭力去追寻往日的欢情；那时好比脚下开了个窟窿，你探着身子看，觉得头晕，仿佛要往下掉了，而真的往下掉了。你以为跟死亡照了面。不错，你的确见到了死亡，因为离别就是它的一个面具。最心爱的人不见了；生命也随之消灭了，只剩下一个黑洞，一片虚无。

克利斯朵夫到他们相爱过的地方都去走了一遭，特意要让自己痛苦。克里赫太太把花园的钥匙留给了他，使他照旧可以去散步。他当天就去了，痛苦得差点儿闷死。他去的时候以为能找到一点儿离人的痕迹；哪知这种痕迹只嫌太多，每一处的草坪上都有她的影子在飘浮；每条小路的每个拐弯的地方，他都等她出现，虽然明知不可能，但硬要相信可能；他也竭力去找他爱情的遗迹：那些曲折迷离的小路，挂着紫藤的花坛，小林子里的木凳，还老对自己说着：“八天以前……三天以前……昨天，就不过是昨天，她还在这儿……今天早上还在这儿……”他把这些念头在胸中翻来覆去的想个不停，直到快闭过气去了才丢开。——他除了哀伤之外，还有对自己的愤恨，因为他虚度了良辰，没有加以利用。多少钟点，多少光阴，他有那么大的福分看到她，把她当作空气，当作养料，而他竟不知体味那福分！他听任时间飞逝，没有把它一分钟一分钟的细细咀嚼……现在……现在可太晚了……没法挽救了！没法挽救了！

他回到家里，只觉得亲属可厌；他受不了那些脸，那些举动，那些无聊的谈话，和昨天，前几天，她在的时候完全一样的谈话！他们过着照常的生活，仿佛根本没有他这件不幸的事。城里的居民也同样的毫无知觉。大家只顾着自己的营生，笑着，嚷着；蟋蟀依旧的唱，天上照旧发光。他恨他们，觉得被迫天之下自私自压倒了。殊不知他一个人就比整个的宇宙都更自私。在他心目中一切都没有价值了。他再没有什么慈悲，也不再爱什么人。

他过着悲惨的日子，只机械的干着他的事，可没有一点儿生活的勇气。

一天晚上，他正不声不响，垂头丧气的和家里的人一同吃饭，邮差敲门进来，送给他一封信。没看到笔迹，他的心就知道是谁写的了。四个人眼睛直盯着他，用着很不知趣的，好奇的态度等他看信，希望他们无聊的生活得到点儿消遣。克利斯朵夫把信放在自己盘子旁边，忍着不拆，满不在乎的说信的内容早已知道了。但两个兄弟绝对不信，继续在暗中留神，使他吃那顿饭的时候受尽了罪。吃完了，他才能把自己关在房里。他心儿乱跳，拆信的时候差点把信纸撕破。他担心着不知信上写的什么，可是刚念了几个字就快活极了。

那是一封很亲热的短信，弥娜偷偷的写给他的。她称他为“亲爱的克利斯德兰”，说她哭了好几回，每晚都望着星，她到过法兰克福，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城，有华丽的大商店，但她什么都没在意，因为心里只想着他。她教他别忘了忠诚自矢的诺言，说过她不在的时候谁都不见，只想念她一个人。她希望他把她出门的时期整个儿花在工作上，使他成名，她也跟着成名。最后她问他可记得动身那天和他告别的小客厅，要他随便哪天早上再去，她的精神一定还在那儿，还会用同样的态度和他告别。她签名的时候自称“永远永远是你的……”；信后又另外加了几句，劝他买一顶漆边的草帽，别再戴那个难看的呢帽：——“漆边的粗草帽，围一条很阔的蓝丝带：这儿所有的漂亮绅士都是戴的这一种。”

克利斯朵夫念了四遍才完全弄清楚。他昏昏沉沉，连快活的气力都没有了；突然之间他疲乏到极点，只能上床睡觉，把信翻来覆去的念着，吻着，藏在枕头底下，老是用手去摸，看看是否在老地方。一阵无可形容的快感在他心中泛滥起来。他一觉睡到了天明。

他的生活现在比较容易过了。弥娜忠诚不二的精神老在周围飘荡。他着手写回信，但没有权利自由发挥，第一要把真情隐藏起来：那是痛苦而不容易做到的。他用的过分客套的话一向很可笑，现在还得拿这些套话来很拙劣的遮掩他的爱情。

信一寄出去，就等着弥娜的回音；他此刻整个儿的生活就是等信了。为了免得焦急，他勉强去散步，看书。但他只想着弥娜，象精神病似的嘴里老念着她的名字，把它当做偶像，甚至拿一册莱辛的著作藏在口袋里，因为其中有弥娜这个名字；每天从戏院出来，他特意绕着远路走过一家针线铺，因为招牌上有Minna这五个心爱的字母。

想到弥娜督促他用功，要他成名的话，他就责备自己不该荒废时日。那种劝告所流露的天真的虚荣，是表示对他有信心，所以他很感动。为了不负她的期望，他决定写一部不但是题赠给她，而且是真正为她写的作品。何况这时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计划刚想好，他就觉得乐思潮涌，好比蓄水池中积聚了几个月的水，一下子决破了堤，奔泻出来。八天之内他不出卧房，鲁意莎把三餐放在门外，因为他简直不让她进去。

他写了一阙单簧管与弦乐器的五重奏。第一部是青春的希望与欲念的歌；最后一部是喁喁的情话，其中杂有克利斯朵夫那种带点儿粗犷的诙谐。作品的骨干是第二部轻快的广板，描写一颗热烈天真的心，暗示弥娜的小影。那是谁也不会认得的，她自己更认不得；但主要的他能



够认得清清楚楚。他自以为把爱人的灵魂整个儿抓住了，快乐得发抖了。没有一件工作比这个更容易更愉快。离别以后郁结在他胸中的过度的爱情，在此有了发泄；同时，创造艺术品的惨淡经营，为控制热情所作的努力，把热情归纳在一个美丽清楚的形式之中的努力，使他精神变得健全，各种官能得到平衡；因之身体上也有种畅快的感觉。这是所有的艺术家都领略到的最大的愉快。创作的时候，他不再受欲念与痛苦的奴役，而能控制它们了；凡是使他快乐的，使他痛苦的因素，他认为都是他意志的自由的游戏。只可惜这样的时间太短；因为过后他照旧碰到现实的枷锁，而且更重了。

只要克利斯朵夫为这件工作忙着，就差不多没有时间想到弥娜不在；他和她在一平生活。弥娜不在弥娜身上，而整个儿在他心上。但作品完成以后，他又孤独了，比以前更孤独更没精神了；他想起写信给她已经有两星期而还没有回音。

他又写了封信，可不能再象第一封那样的约束自己。他埋怨弥娜把他忘了，用的是说笑的口吻，因为他并不真的相信。他笑她懒惰，很亲热的耍弄了她几句。他藏头露尾的提到自己的工作，故意刺激她的好奇心，同时也因为想让她回来以后出岌不意的高兴一下。他把新买的帽子描写得很仔细；又说为了服从小王后的命令，——他把她每句话都当真的，——老守在家里，对一切邀请都托病谢绝；可并没补上一句，说他连跟大公爵都冷淡了，因为某次爵府里有晚会找他，他竟没去。全封信都表示他快活得忘其所以，信里最多的是情人们顶喜欢的，心照不宣的话，以为只有弥娜一个人懂的，他觉得自己手段高明，居然把应该用到爱情二字的地方都用友谊代替了。

写完了，他暂时宽慰了一下：第一因为写信的时候好象就和弥娜当面谈了一次；第二因为他相信弥娜一定会马上答复。所以他三天之内很有耐性，这是预算信件一来一往必需的时间。可是过了第四天，他又觉得活不下去了，一点精力也没有，对什么事也不感兴趣，除了每次邮班以前的那个时间。那时他可焦急得浑身发抖，变得非常迷信，为了要知道有没有信来，到处找些占卜的征兆，譬如灶肚里木柴的爆裂声，或是偶然听到的什么话。时间一过，他又垂头丧气；既不工作，也不散步，生活唯一的目标是等下次的邮班，而他还得用全副精神来撑到那个时间。到了傍晚，当天的希望断绝之后，他可消沉到极点：似乎怎么样也活不到明天的了。他几小时的坐在桌子前面，话也不说，想也不想，甚至也没有去睡觉的气力，直要最后进出一些残余的意志才能上床。他睡得昏昏沉沉的，做着乱梦，以为黑夜是永无穷尽的了。

这种连续不断的等待，结果变成了一场真正的病。克利斯朵夫竟疑心他的父亲，兄弟，甚至邮差，收了信藏起来。一肚子的惶惑把他折磨得好苦。至于弥娜的忠实，他没有一刻怀疑过。所以要是她不写信，那一定是害了病，快死下来了，或许已经死了。他抓起笔来写了第三封信，那是悲痛之极的几行，感情，字迹，什么都不顾虑了。邮班的时间快到了，他乱涂一阵，信纸翻过来的时候把字弄糊了，封口的时候把信封搅脏了：管它！他决不能等下一次的邮班。他连奔带跑的把信送到了邮局，便凄惶欲绝的开始再等。第二天夜里，他清清楚楚的看到弥娜病着，在那里叫他；他爬起来，差点儿要动身去找她了。可是她在哪儿呢？上哪儿去找呢？

第四天早上，弥娜的信来了，——半页信纸——口气又冷又傲慢。她说不懂他这种荒唐的恐惧是从哪儿来的，她身体很好，只是没有空写信，请他以后别这样的冲动，并且停止通信。

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沮丧。他可不怀疑弥娜的真诚，只埋怨自己，觉得弥娜恼他那些冒昧而荒谬的信是很对的，认为自己糊涂，用拳头敲着自己的脑袋。但这些都是白费；他终究感到了弥娜的爱他不及他的爱弥娜。

以后几天的沉闷简直无可形容。虚无是没法描写的。唯一使克利斯朵夫留恋人生的乐趣——和弥娜的通信——被剥夺了，现在他只是机械的活着，日常生活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晚上睡觉以前，把他和弥娜离别的无穷尽的日子，象小学生似的在日历上划去一天。

回来的日子已经过了。一星期以前她就该到了。克利斯朵夫从失魂落魄的阶段转变到狂热的骚动。弥娜临走答应把归期和时刻先通知他。他随时等候消息，预备去迎接；为了猜测迟到的原因，他把念头都想尽了。

祖父的朋友，住在近边的地毯匠费休，常常吃过晚饭衔着烟斗来和曼希沃谈话；有天晚上他又来了。独自在那里苦闷的克利斯朵夫，眼看最后一次的邮差过后，正想上楼睡觉，忽然听见一句话使他打了个寒噤。费休说明天清早早上克里赫家去挂窗帘，克利斯朵夫愣了一愣，问道：

“她们可是回来了吗？”

“别开玩笑罢了！你还不跟我一样的明白？”费休老头儿咕嘟着说。“早来了！她们前天就回来的。”

克利斯朵夫什么话都听不见了；他离开房间，整整衣衫预备出门。母亲暗中已经留神了他一些时候，便跟到甬道里怯生生的问他哪儿去。他一言不答，径自走了，心里很难过。

他奔到克里赫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她们俩都在客厅里，看他来了似乎不以为奇，很从容的招呼他。弥娜一边写信一边从桌上伸过手来，心不在焉的向他问好。她因为没有把信搁下来表示抱歉，装作很留心听他的话，但又时常扯开去向母亲问点事儿。他原来预备好一套动人的措辞，说她们不在的时候他多么痛苦；但他只能嘟嘟囔囔的说出几个字，因为谁也不注意，也就没勇气往下说了：他自己听了也觉得不顺耳。

弥娜把信写完了，拿着件活儿坐在一边，开始讲她旅行的经过，谈到那愉快的几个星期，什么骑着马出去玩儿啦，古堡中的生活啦，有趣的人物啦。她慢慢的兴奋起来，说到某些故事，某些人，都是克利斯朵夫不知道的，但她们俩回想之下都笑了。克利斯朵夫听着这篇话，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他不知道取什么态度好，只能很勉强的陪着她们笑，眼睛老盯着弥娜，但求她对自己望一眼。弥娜说话多半是对着母亲的，偶而望着他，眼神也跟声音一样，虽然和气，可淡漠得很。她不是为了母亲而这样留神呢？他很想和她单独谈一谈；可是克里赫太太老待在这儿。他设法把话扯到自己身上，谈他的工作，谈他的计划；他觉得弥娜毫不关心，便竭力引起她对自己的兴趣。果然她非常注意的听着了，常常插几个不同的惊叹辞，虽然有时不甚恰当，口气倒表示很关切。正当弥娜可爱的笑了笑，使他心里飘飘然又存着希望的时候，她拿小手掩着嘴巴打了个呵欠。他立刻把话打住。她很客气的道歉，说是累了。他站起身子，以为人家会留他的；可是并不。他一边行礼一边拖延时间，预备她们请他明天再来；但谁也不说这个话。他非走不可了。弥娜并不送他，只淡淡的很随便的跟他握了握手。他就在客厅的中央和她分别了。

他回到家里，心中只觉得恐惧。两个月以前的弥娜，他疼爱的弥娜，连一点踪影也没有了。怎么回事呢？她变了怎么样的人呢？世界上多少心灵原来不是独立的，整个的，而是好些不同的心灵，一个接着一个，一个代替一个的凑合起来的。所以人的心会不断的变化，会整个儿的消灭，会面目全非。可怜克利斯朵夫还从来没见过这些现象，一朝看到了简单的事实，就觉得太残酷了，不愿意相信。并且他不胜惊骇的排斥这种念头，硬以为自己看错了，弥娜还是当初的弥娜。他决定第二天早上再去，无论如何要跟她说一谈。

他睡不着觉，听着自鸣钟报时报刻，一小时一小时的数着。天一亮，他就在克里赫家四周打转，等到能进去了就马上去。他碰见的可并非弥娜，而是克里赫太太。她素来起早，好动，那时在玻璃棚下提着水壶浇花；一看到克利斯朵夫，她就开玩笑似的叫了起来：

“哦！是你！……来得正好，我正好有话跟你谈。请等一等……”

她进去放下水壶，擦干了手，回出来望着克利斯朵夫局促不安的脸色笑了笑；他已经觉得大祸临头了。

“咱们到花园里去罢，可以清静些，”她说。

他跟着克里赫太太在花园里走，那儿到处有他爱情的纪念。她看着孩子的慌乱觉得好玩，并不马上开口。

“咱们就在这儿坐罢，”她终于说了一句。

他们坐在凳上，就是分别的前夜弥娜把嘴唇上来的那条凳上。

“我要谈的事，你大概知道了罢，”克里赫太太装出严肃的神气，使孩子更窘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克利斯朵夫。过去我认为你是个老实的孩子，一向信任你。哪想到你竟滥用我的信任，把我女儿弄得七颠八倒。我是托你照顾她的。你该敬重她，敬重我，敬重你自己。”

她语气之中带点儿说笑的意味：她对这种儿童的爱情并不当真；——但克利斯朵夫感觉不到；他一向把什么事都看得很严重，当然认为那几句埋怨是不得了的，便马上激动起来。

“可是，太太……太太……”他含着眼泪结结巴巴的说，“我从来没用您的信任……请您别那么想，……我可以赌咒，我不是一个坏人，……我爱弥娜小姐，我全心全意的爱她，并且我是娶她的。”

克里赫太太微微一笑。

“不，可怜的孩子，”她所表示的好意骨子里是轻视，这一点克利斯朵夫也快看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你这话太幼稚了。”

“为什么？为什么？”他问。

他抓着她的手，不相信她是说的真话，而那种特别婉转的声音差不多使他放心了。她继续笑着说：“因为……”

他再三追问。她就斟酌着用半真半假的态度（她并不把他完全当真），说他没有财产，弥娜还喜欢好多别的东西。他表示不服，说那也没关系，金钱，名誉，光荣，凡是弥娜所要的，将来他都会有的。克里赫太太装着怀疑的神气，看他这样自信觉得好玩，只对他摇摇头。他可一味的固执。

“不，克利斯朵夫，”她口气很坚决，“咱们用不着讨论，这是不可能的。不单是金钱一项，还有多少问题！……譬如门第……”

她用不着说完。这句话好比一支针直刺到他的心里。他眼睛终于睁开了。他看出友好的笑容原来是讥讽，和蔼的目光原来是冷淡；他突然懂得了他和她的距离，虽然他象儿子一样的爱着她，虽然她也似乎象母亲一样的待他。他唾摸出来，她那种亲热的感情有的是高傲与瞧不起人的意味。他脸色煞白的站了起来。克里赫太太还在那儿声音很亲切的和他说着，可是什么都完了；他再也不觉得那些话说得多么悦耳，只感到她浮而不实的心多么冷酷。他一句话都答不上来。他走了，四周的一切都在打转。

他回到自己房里，倒在床上，愤怒与被迫使他浑身抽搐，象小时候一样。他咬着枕头，拿手帕堵着嘴，怕人家听见他叫嚷。他恨克里赫太太，恨弥娜，对她们深恶痛绝。他仿佛挨了巴掌，羞愤交集的抖个不停。非报复不可，而且要立刻报复。要是不能出这口气，他会死的。

他爬起来，写了一封又荒谬又激烈的信：

“太太，我不知是不是象你所说的，你错看了我。我只知道我错看了你，吃了大亏。我以为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也这么说，面上也做得仿佛真是我的朋友，而我爱你们还远过于我的生命。现在我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你对我的亲热完全是骗人：你利用我，把我当消遣，替你们弄弄音乐，——我是你们的仆人。哼，我可不是你们的仆人！也不是任何人的仆人！”

“你那么无情的要我知道，我没有权利爱你的女儿。可是我的心要爱什么人，世界上无论什么也阻止不了；即使我没有你的门第，我可是和你一样高贵。唯有心才能使人高贵：我尽管不是一个伯爵，我的品德也许超过多少伯爵的品德。当差的也罢，伯爵也罢，只要侮辱了我，我都瞧不起。所有那些自命高贵而没有高贵的心灵的人，我都看做象块污泥。”

“再会吧！你看错了，我，欺骗了我。我瞧不起你。”

“我是不管你怎么样，始终爱着弥娜小姐爱到死的人。——（因为她是我的，什么都不能把她从我心里夺去的。）”

他刚把信投入邮筒，就立刻害怕起来。他想丢开这念头，但有些句子记得清清楚楚；一想起克里赫太太读到这些疯话，他连冷汗都吓出来了。开头还有一腔怒意支持他；但到了第二天，他知道那封信除了使他跟弥娜完全断绝以外决不会有别的后果：那可是他最怕的灾难了。他还希望克里赫太太知道他脾气暴躁，不至于当真，只把他训斥一顿了事；而且，谁知道，或许他真诚的热情还能把她感动呢。他等着，只要来一句话，他就会去扑在她脚下。他等了五天。然后来了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既然你认为我们之中有误会，那末最好不要把误会延长下去。你觉得我们的关系使你痛苦，那我决不敢勉强。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不再来往，想必你认为很自然的罢。希望你将来有别的朋友，能照你的心意了解你。我相信你前程远大，我要远远的，很同情的，关切你的音乐生涯。”

约瑟芬·冯·克里赫”

最严厉的责备也不至于这样残酷。克利斯朵夫眼看自己完了。诬蔑你的人是容易对付的。但对于这种礼貌周全的冷淡，又有什么办法？他吓坏了。想到从今以后看不到弥娜，永远看不到弥娜，他是受不了的。他觉得跟爱情相比，哪怕是一点儿的爱情，世界上所有的傲气都值得什么。他完全忘了尊严，变得毫无骨气，又写了几封请求原谅的信，跟他发疯一般闹脾气的信一样荒谬。没有回音。——什么都完了。

他差点儿死。他想自杀，想杀人。至少他自以为这样想。他恨不得杀人放火。有些儿童的爱与恨的高潮是大家想不到的，而那种极端的爱与恨就在侵蚀儿童的心。这是他童年最凶险的难关。过了这一关，他的童年结束了，意志受过锻炼了，可是也险些儿给完全摧毁掉。

他活不下去了。几小时的靠着窗子，望着院子里的砖地，象小时候一样，他想到有个方法可以逃避人生的苦难。方法就在这儿，在他眼睛底下，……而且是立刻见效的……立刻吗？谁知道？……也许先要受几小时惨酷的痛苦……这几小时不等于几世纪吗？……可是他儿童的绝望已经到了那种地步，逼得他老在这些念头中打转。

鲁意莎看出他在痛苦；虽然猜不透他想些什么，但凭着本能已经有了危险的预感。她竭力去接近儿子，想知道他的痛苦，为的是要安慰他。但可怜的女人早就不会跟克利斯朵夫说什么心腹话了。好些年来，他老是把思想压在心里；而她为了物质生活的烦恼，也没有时间去猜儿子的心事，现在想来帮助他，却不知从何下手。她在他四周绕来绕去，象个在地狱中受难的幽灵；她只希望能找到一些安慰他的话，可是不敢开口，生怕恼了他。并且她虽然非常留神，她的举动，甚至只要她一露面，他都觉得生气；因为她一向不大伶俐，而他也不大宽容。他的确爱着母亲，母亲也爱着他。但只消那末一点儿小事就能使两个相爱的人各自东西。例如一句过火的话，一些笨拙的举动，无意之间的眨一眨眼睛，扯一扯鼻子，或是吃饭、走路、笑的方式，或是没法分析的一种生理上的不痛快……尽管大家心里认为不值一提，实际却有数不清说不尽的意义。而往往就是这种小地方，足以使母子、兄弟、朋友、那么亲近的人永远变成陌路。

因此克利斯朵夫在他的难关中并不能在母亲身上找到依傍。何况情欲的自私只知有情欲，别人的好意对它也没有什么用。

一天晚上，家里的人都睡了，他坐在房里既不想动也不动弹，只是没头没脑的浸在那些危险的念头中间：静悄悄的小街上忽然响起一阵脚声，紧跟着大门上敲了一下，把他从迷惘中惊醒了，听到有些模糊的人声。他记起父亲还没回家，愤愤的想大概又是喝醉了被人送回来，象上星期人家见他倒在街上那样。曼希沃，这时已经毫无节制；他的不顾一切的纵酒与胡闹，换了别人早已送命，而他体育家般的健康还是毫无影响。他一个人吃的抵得几个人，喝啤酒来非烂醉不休，淋着冷雨在外边过夜，跟人打架的时候给揍个半死，可是第二天爬起来依旧嘻嘻哈哈，还想要周围的人跟他一样快活。

鲁意莎已经下了床，急急忙忙去开门了。克利斯朵夫一动不动，掩着耳朵，不愿意听父亲醉后的嘟囔，和邻居叽叽咕咕的埋怨……突然有阵说不出的凄怆揪住了他的心：他怕出了什么事……而立刻一阵惨叫声使他抬起头来，向门外冲去……黑魇魇的过道里，只有摇曳不定的一盏灯笼的微光，在一群低声说话的人中间，象当年的祖父一样，担架上躺着一个湿淋淋的，一动不动的身体。鲁意莎扑在他颈上痛哭。人家在磨坊旁边的小沟里发现了曼希沃的尸体。

克利斯朵夫叫了一声。世界上别的一切都消灭了，别的痛苦都给扫空了。他扑在父亲身上，挨着母亲，他们俩一块儿哭着。

曼希沃脸上的表情变得庄严，肃穆；克利斯朵夫坐在床头守着长眠的父亲，觉得亡人那股阴沉安静的气息浸透了他的心。儿童的热情，象热病的高潮一般退尽了；坟墓里的凉气把什么都吹掉了。什么弥娜，什么骄傲，什么爱情，唉！多可怜！在唯一的现实——死亡——面前，一切都无足重轻了。凭你怎么受苦，愿望，骚动，临了还不是死吗？难道还值得去受苦，愿望，骚动吗？

他望着睡着的父亲，觉得无限哀怜。他生前的慈爱与温情，哪怕是一桩极小的事，克利斯朵夫也记起来了。尽管缺点那么多，曼希沃究竟不是个凶横的人，也有许多好的脾性。他爱家里的人。他老实。他有些克拉夫脱刚强正直的家风：凡是跟道德与名誉有关的，决不许任意曲解，而上流社会不十分当真的某些丑事，他可绝不容忍。他也很勇敢，碰到无论什么危险的关头会高高兴兴的挺身而出。固然他很会花钱，但对别人也一样的豪爽：看见人家发愁，他是受不了的；随便遇上什么穷人，他会倾其所有的——连非他所有的在内，一起送掉。这一切优点，此刻在克利斯朵夫眼前都显出来了：他还把它们夸大。他觉得一向错看了父亲，没有好好的爱他。他看出父亲是给人生打败的：这颗不幸的灵魂随波逐流的被拖下了水，没有一点儿反抗的勇气，此刻仿佛对着虚度的一生在那里呻吟哀叹。他又听到了那次父亲的求告，使他当时为之心碎的那种口吻：

“克利斯朵夫！别瞧不起我！”

他悔恨交加的扑在床上，哭着，吻着死者的脸，象从前一样的再三嚷着：

“亲爱的爸爸，我没有瞧不起您，我爱您！原谅我罢！”

可是耳朵里那个哀号的声音并没静下来，还在惨痛的叫着：

“别瞧不起我！别瞧不起我！……”

而突然之间，克利斯朵夫好象看到自己就躺在死者的地位，那可怖的话就在自己嘴里喊出来；而虚度了一生，无可挽回的虚度了一生的痛苦，就压在自己心上。于是他不胜惊骇的想道：“宁可受尽世界上的痛苦，受尽世界上的灾难，可千万不能到这个地步！”……他不是险些儿到了这一步吗？他不是想毁灭自己的生命，毫无血气的逃避他的痛苦吗？以死来鄙薄自己，出卖自己，否定自己的信仰，但世界上最大的刑罚，最大的罪过：跟这个罪过相比，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欺骗，还不等于小孩子的悲伤？

他看到人生是一场无休、无歇、无情的战斗，凡是要做个够得上称为人的人，都得时时刻刻向无形的敌人作战：本能中那些致人死命的力量，乱人心意的欲望，暧昧的念头，使你堕落使你自行毁灭的念头，都是这一类的顽敌。他看到自己差点儿堕入深渊，也看到幸福与爱情只是一时的凄罔，为的是教你精神解体，自暴自弃。于是，这十五岁的清教徒听见了他的上帝的声音：

“望前啊，望前啊，永远不能停下来。”

“可是主啊，上哪儿去呢？不论我干什么，不论我上哪儿，结局不都是一样，不是早就摆在那里了吗？”

“啊，去死罢，你们这些不得不死的人！去受苦罢，你们这些非受苦不可的人！人不是为了快乐而生的，是为了服从我的意志的。痛苦罢！死罢！可是别忘了你的使命是做个人。——你就得做个人。”

## 第一部

### 于莱之家

家里变得冷清清的。父亲死后，仿佛一切都死了。没有了曼希沃的粗嗓子，从早到晚就只听见令人厌烦的河水的声音。

克利斯朵夫发愤之下，埋头工作了。他因为过去希图幸福而恨自己，要罚自己。人家安慰他，或是跟他说些亲热的话，他都逞着傲气置之不理。他聚精会神干着他的日常工作，冷冰冰的一心教课。知道他遭了不幸的学生，认为他的无动于衷不近情理。但年纪大一些而受过患难的，懂得一个孩子这种表面上的冷淡，实际是藏着多少痛苦，便觉得他可怜。他并不接受他们的同情。便是音乐也不能给他什么安慰，而仅仅是一项功课。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或者自以为不感兴趣，故意要把生活弄得毫无意义而仍然活下去，仿佛这样他才痛快一点。

两个兄弟，看到家中遭了丧事那么冷静，都害怕起来，赶紧望外逃了。洛陶夫进了丹沃陶伯父的铺子，住宿在那里。恩斯德当过了两三种行业的学徒，结果上了船，在莱茵河上走着美因茨和科隆的航线；他直要用钱的时候才回来一次。家里只剩了克利斯朵夫和母亲两人，屋子显得太大了；而经济的困难，和父亲死后发觉的债务，使他们不得不忍痛去找一个更简陋而更便宜的住所。

在菜市街上，他们找到了一个三层楼面，一共有两三间房。地点是在城中心，非常嘈杂，跟河流，树木，所有亲切的地方都离得远了。但这时候应当听从理智，不能再凭感情作主。克利斯朵夫在此又找到了一个好机会教自己受些委屈。屋子的主人，法院的老书记官于莱，和祖父是朋友，跟他们都认识的：这一点就足以使鲁意莎打定主意；她守着空荡荡的老家太孤独了，只想去接近一般不忘记她心爱的家属的人。

他们开始准备搬家。在那所教人又爱又难受的，从此永别的老屋里，他们待了最后几天，深深体会着那种凄凉的情味。为了害羞或害怕，他们竟不大敢彼此诉说痛苦。各人都以为不应该让自己的感伤向对方流露。护窗板关了一半，房里阴惨惨的，两人在饭桌上急匆匆的吃着饭，说话也不敢高声，互相望也不敢望，生怕藏不住心中的慌乱。他们一吃完就分手：克利斯朵夫出门去做他的事，但一有空就回来，偷偷的溜进家里，提着脚尖走上他的卧房或是阁楼，关了门，坐在屋角的一口旧箱子上或是窗槛上，不想不想的呆在那里，而一走路就会东响一下西响一下的老屋子，有种莫名奇妙的嗡嗡声填满他的耳朵。他的心跟屋子一样的颤动。他战战兢兢的留神着屋内屋外的声息，楼板的响声，和许多细小莫辨而熟悉的声音：那是他一听就知道的。他失去了知觉，脑子里全是过去的形象，直要圣·马丁寺的大钟提醒他又得上工的时候才醒过来。

鲁意莎在下一层楼上，轻轻的走来走去。一忽儿脚步声不见了，她可以几小时的没有声音。克利斯朵夫伸着耳朵细听，不大放心的走下来。一个人遭了大难以后，就会长时期的这样动辄焦心。他把门推开一半：母亲背朝着他，坐在壁橱前面，四周堆满着许多东西：破布，旧东西，七零八落的杂物，都是她想清理而搬出来的。可是她没有气力收拾：每样东西都使她想起一些往事；她把它们翻过来转过去，胡思乱想起来；东西在手里掉下了，她垂着手臂，瘫在椅子上，几小时的在痛苦的麻痹状态中发呆。

现在，可怜的鲁意莎就靠回想过日子，——回想她那个苦多乐少的过去。但她受苦受惯了，只要人家回报她一点儿好意就感激不尽；几道仅有的微光已足够照明她的一生。曼希沃给她的磨折已经完全忘了，她只记得他的好处。结婚的经过是她生气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曼希沃固然由于一时冲动而很快就后悔了，她可是全心全意把自己交给他的，以为人家爱她也跟她爱人家一样，因此很感激曼希沃。至于丈夫以后的改变，她根本不想去了解。既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她只知道凭着谦卑与勇敢的本性去接受事实；象她这样的妇女是用不着了解人生就能活下去的。凡是自己弄不清的，她都让上帝去解释。一种特殊的虔诚，使她把从丈夫与旁人那里受到的委屈，统统认作上帝的意思，而只把人家对她的好意算在人家头上。所以她那种悲惨的生活并没给她留下辛酸的回忆；她只觉得衰弱的身体给多年吃不饱而劳苦的生活搅坏了。曼希沃不在了，两个儿子高飞远走，离开了老家，另外一个也似乎不需要她了，她就完全失掉了活动的勇气；疲乏之极，恍恍惚惚，意志已经麻木了。她正患着神经衰弱症，一般辛苦的人老年逢到意外的打击而失掉了工作的意义，往往会有这种情形。她打不起精神来把袜子编织完工，把找东西的抽OE？收拾好，连站起身子关窗的劲也没有；她坐在那里，脑子里空空洞洞，筋疲力尽，只能够回想。她觉得自己的衰老而为之脸红，竭力不让儿子发觉；而克利斯朵夫只顾着自己的痛苦，什么也没注意。当然，他对母亲现在动作说话之慢，暗中很不耐烦；但尽管这些情形和她往日的习惯大不相同，他也并不放在心上。

有一天他撞见母亲手里抓着、膝上放着、脚下堆着、地板上铺着各种各样的破布，才破题儿第一遭的奇怪起来。她伸着脖子，探着头，呆着脸，听见他进来不禁吓了一跳，苍白的腮帮上泛起红晕，不由自主的做了一个动作，想把手里的东西藏起，一边勉强笑了笑，嘟囔着：

“你瞧，我整东西来着……”

可怜的母亲对着往事的遗迹发呆的模样，他看了伤心之极，非常同情。但他故意用着稍微粗暴而埋怨的口吻，想使她振作一下：

“喂！妈妈，您这样可不行哪！屋子关得严严的，老待在那些灰尘中间，太不卫生了。上点儿劲吧，赶快把东西收起来。”

“好罢，”她很和顺的回答。

她勉强站起身子，想把东西归还到抽屉里去，但又立刻坐了下来，垂头丧气的让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下。“噢！不成，不成，我简直收拾不了！”她说着哭起来了。

他吓坏了，弯下身子摩着她的头：“哎，妈妈，怎么啦？要不要我帮忙？您病了吗？”

她不作声，只一劲儿的抽抽搭搭。他握着她的手，跪在她前面，想在这间黑黝黝的屋子里把她看个仔细。

“妈妈！”他有点揪心了。

鲁意莎把头靠着他的肩膀，眼泪直淌下来。

“孩子，我的孩子！”把他紧紧的搂着，“你不会离开我罢？你得答应我，你不离开我罢？”

他听了心都碎了：“不会的，妈妈，我不离开您的。您哪儿来的这种念头？”

“我多苦恼！他们全把我丢了，丢了……”她指着周围的东西，可不知她说的是那些东西，还是她的儿子和死了的人。

“你会陪着我吗？不离开我吗？……要是你也走了，我怎么办呢？”

“我不走的。咱们住在一块儿。别哭啦。我答应您得了。”

她还是哭着，没法停下来。他拿手帕替她抹着眼泪。

“您心里想着什么啊，好妈妈？您难过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竭力静下来装出笑脸。

“我再想得明白也没用：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哭起来……你瞧，我又来了……原谅我罢。我真傻。我老了，没精神了，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我对什么事也不中用了。我真想把自己跟这些东西一块儿埋掉算了。”

他把她象孩子一样紧紧的抱在怀里。

“别难受啦，您歇歇罢，别乱想了……”

她慢慢的静下来。

“真胡闹，我自己也难为情……可是怎么会这样的呢？怎么会这样的呢？”

这位一辈子勤勉的老太太，弄不明白她的精力怎么会一下子衰退的，只觉得非常难受。克利斯朵夫只做得不觉得。

“妈妈，大概您是累了罢，”他竭力装出毫不介意的口吻。“没关系的，您瞧着吧。”

但他在那里担心了。他从小看惯母亲勇敢，隐忍，对所有的磨折都不声不响的抵抗过来。这一回的精神崩溃使他害怕了。

他帮着把散在地下的东西收拾起来。她往往抓着一件东西舍不得放下；他就轻轻的从她手里拿走，而她也让他拿走了。

从这天气，他尽量多跟母亲在一块儿。工作完毕，他不再关在自己房里而来陪她了。他觉得她那么孤独，又不够坚强担受这孤独；把她这样的丢在一边是很危险的。

夜晚，他坐在她身旁，靠近打开着的临街的窗。田野慢慢黑下来了。人们一个一个的都在回家。远远的屋子里，亮起小小的灯光。这些景象，他们见过千百次，可是不久就要看不到了。两人断断续续的说着话，互相指出黄昏时那些熟悉的，早就预料到的小事，感到很新鲜。他们往往半晌不作声。鲁意莎莫名奇妙的提到忽然想起的一件往事，一些断片的回忆。如今身旁有了一颗对她怜爱的心，她舌头比较松动了。她费了很大的劲想说话，可是不容易；因为平时在家老躲在一边，认为丈夫儿子都太聪明了，和她谈不上话的；她从来不敢在他们之间插一句嘴。克利斯朵夫现在这种孝顺而殷勤的态度，对她完全是新鲜的，使她非常快慰也非常胆怯。她搜索枯肠，只表达不出胸中的意思；句子都是有头无尾的，不清不楚的。有时她对自己所说的也难为情起来，望着儿子，一桩事讲了一半就停止了。他握着她的手；她才放下了心，他对于这颗儿童般的慈母的心不胜怜爱，那是他小时候的避难所，而此刻倒是它来向他找依傍了。他又高兴又悲哀的听着那些无聊的，除了他以外谁也不感兴趣的唠叨，听着那平凡而没有欢乐的一生的，微不足道的，但鲁意莎认为极宝贵的回忆。他有时拿别的话打断她，怕她因回想而伤心，劝她睡觉。她懂得他的意思，便用着感激的眼神望着他说：“真的，这样我心里倒觉得舒服些；咱们再待一会儿罢。”

他们坐到深夜，等街坊上全睡熟了的时候方始分手。她因为胸中的郁积发泄了一部分，觉得松快了些；他因为精神上多了一重担负，有点闷闷不乐。

搬家的日子到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不点灯火的房间里比平时逗留得更久，一句话也不说。每隔一些时候，鲁意莎叹一声：“唉！天哪！”克利斯朵夫提到明天搬场的许多小节目，想使母亲分心。她不愿意睡觉，克利斯朵夫很温和的催她去睡。但他自己回到房里，也隔了好久才上床。靠着窗子，他竭力透过黑暗，对屋子底下黑黝黝的河面最后望了一番。他听到弥娜花园里大树之间的风声。天上很黑。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一阵冷雨开始下起来了。定风针格格响着。隔壁屋里有孩子在啼哭。黑夜压在地面上，阴惨惨的教你透不过气来。破裂的钟声报出单调的时刻，一点，半点，一刻，在沉闷静寂的空气中叮叮噔噔，和屋顶上的雨声交错并起。

等到克利斯朵夫心中打着寒颤终于准备睡觉的时候，听见下一层楼上有关窗的声音。上了床，他想到穷人怀念过去真是件可悲的事；因为他们不够资格象有钱的人一样有什么过去；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世界上没有一席地可以让他们珍藏自己的回忆；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恼，他们所有的岁月，结果都在风中飘零四散。

第二天，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把破旧的家具搬往新居。老地匠费休借给他们一辆小车和一匹小马，自己也过来帮忙。但他们不能把所有的家具带走，新租的房子比老屋窄得多。克利斯朵夫只能劝母亲把一些最旧最无用的丢掉。而这也费了好多口舌；她对无论什么小东西都认为很有价值：一张摆不起来的桌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不愿意牺牲。直要费休拿出他跟祖父老朋友的身分，帮克利斯朵夫一边劝一边埋怨；而这好人也了解她的痛苦，答应把这些宝贵的破东西存一部分在他家里，等他们将来去拿。这样，她才忍痛把它们留了下来。

搬家的事早就通知了两个兄弟，但恩斯德上一天回来说他没有空，不能到场；洛陶夫只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下；他看着家具装上车子，发表了一些意见，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他们在满是泥浆的街上出发了。克利斯朵夫拉着缰绳，马在泥泞的街面上滑来滑去。鲁意莎靠着儿子身边走，替他挡着雨。然后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把东西安顿下来。天上云层很低，半明半暗的日色使房间更阴沉了。要没有房东的照顾，他们简直心灰意懒，支持不住。等到车子走了，家具乱七八糟的堆了一地，天已经快黑了。克利斯朵夫母子俩筋疲力尽，一个倒在箱子上，一个倒在布包上，忽然听见楼梯上一声干咳，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于莱老头，他先郑重其事的表示打搅了他亲爱的房客很抱歉，又请他们下去一块儿吃晚饭，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满腹辛酸的鲁意莎想拒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高兴参与那种家庭的集会；但老人一再邀请，克利斯朵夫又觉得母亲第一晚搬来不应该老想着不快活的念头，便硬劝她接受了。

他们走到下一层楼，看见于莱全家都在那里；老人以外，还有他的女儿，女婿伏奇尔，两个外孙，一男一女，年纪比克利斯朵夫小一些。大家抢着上前，说着欢迎的话，问他们是否累了，对屋子是否满意，是否需要什么，一大串的问话把克利斯朵夫闹昏了，一句也没听懂；因为他们都是七嘴八舌，同时说话的。晚餐端了出来，他们便坐上桌子，但喧闹的声音还是照旧。于莱的女儿阿玛利亚立刻把街坊上所有的零碎事儿告诉鲁意莎，例如近边有哪几条街道，她屋里有哪几间房，送牛奶的几点钟来，她自己几点钟起床，买东西上哪几家铺子，她平时给的是什么价钱。她直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才肯放松鲁意莎。鲁意莎迷迷糊糊的，竭力装做对这些话很注意，但她随便接了几句，证明她完全没有懂，使阿玛利亚大惊小怪的嚷起来，从头再说一遍。于莱老人却在那里对克利斯朵夫解释音乐家的前途如何艰苦。克利斯朵夫的另一边坐着阿玛利亚的女儿洛莎，从晚餐开始就没有停过说话，滔滔汩汩，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她一句话说到一半，气透不过来了，但又马上接了下去。无精打采的伏奇尔对着饭菜咕嘈。这可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阿玛利亚，于莱，洛莎，都打断了自己的话加入论战，对红焖肉太咸还是太淡的问题争辩不休；他们你问我，我问你，可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和旁人的相同。每人都认为别人的口味不对，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健全而合理的。他们为此竟可以辩论到最后之审判。

末了，大家在怨叹人生残酷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他们对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的伤心事很亲切的说了些动人的话，表示同情，称赞他们的勇敢。除了客人的不幸之外，他们又提到自己的，朋友的，所有认识的人的不幸。他们一致同意，说好人永远倒楣，只有自私的人和坏人才有快乐。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认为人生是悲惨的，空虚的，要不是上帝的意要大家活着受罪，简直是死了的好。克利斯朵夫因为这些思想和他当时的悲观心理很接近，就很看重房东家里的人，而对他们小小的缺点视若无睹了。

等到他和母亲回到杂乱的房里，两人觉得又疲倦又抑郁，可不象从前那么孤独了。克利斯朵夫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因为疲劳过度而街上吵闹而睡不着觉。沉重的车子在外边过，墙壁都为之震动，下一层楼上全家都睡了，在那里打鼾；他一边听着，一边以为在这儿跟这些好人在一起，即使不能快乐，也可以减少些苦恼，——固然他们有点讨人厌，但和他受着同样的痛苦，似乎是了解他而他也自以为了解他们的。

他终于朦胧睡去，可是天方破晓就给邻人吵醒了，他们已经在开始争论，还有人拚命扳着唧筒打水，准备冲洗院子和楼梯。

乌斯多斯·于莱是个矮小的驼背老头，眼睛常带不安和郁闷的表情，红红的脸全是肉疙瘩与皱纹，牙齿都脱落了，乱七八糟的胡子，老是被他用手拈来拈去。他心地很好，为人正直，非常讲道德，从前和祖父也还投机。人家说他们很相象。的确，他们是同辈而在同样的礼教之下长大的；但他没有约翰·米希尔那样结实的体格，换句话说，尽管有许多地方两人意见相投，实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造成一个人的特点的，性情脾气比思想更重要。虽然人与人因智愚的关系而有不少虚虚实实的差别，但最大的类型只有两种：一种是身体强壮的人，一种是身体软弱的人。于莱老人可并不属于前一流。他象米希尔一样讲做人之道，但讲的是另外一套；他没有米希尔那样的胃口，那样的肺量，那种快活的脸色。他和他的家属，在无论哪方面气局都比较狭小。做了四十年公务员而退休之后，他感到无事可做的苦闷，而在不曾预先为暮年准备好一种

内心生活的老人，这是最受不了的。所有他先天的，后天的，以及在职业方面养成的习惯，都使他有种畏首畏尾与忧郁的气息，他的儿女多少也有些这种性格。

他的女婿伏奇尔是爵府秘书处的职员，大约有五十岁。他高大，结实，头发已经全秃，戴着金丝眼镜，脸色相当好，自以为闹着病；大概这倒是真的，虽然病没有象他所想的那么多，可是乏味的工作把他脾气弄坏了，终日伏案的生活把身体也磨得不大行了。他做事很勤谨，为人也不无可取，甚至还有相当教育，只是被荒谬的现代生活牺牲了。象多数当职员的人一样，他结果变得神经过敏。这便是歌德所说的“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他很哀怜这种人，可是避之唯恐不及。

阿玛利亚的做人既不象她父亲那一套，也不象丈夫那一套。强壮，活泼，粗嗓子，她绝不哀怜丈夫的唉声叹气，老实不客气的埋怨他。但两人既然老在一起过活，总免不了受到影响；夫妇之间只要有一个闹着神经衰弱，不消几年两人很可能都变成神经衰弱。阿玛利亚虽然喝阻伏奇尔的叹苦，过了一会她可婆婆妈妈的比他自己更怨得厉害；这种从责备一变而为帮着诉苦的态度，对丈夫全无好处；他的无病呻吟给她大惊小怪的一闹，痛苦倒反加了十倍。她不但使伏奇尔看到他的诉苦引起了意外的反响而更害怕，并且她的情绪也搅坏了。结果她对自己那么硬朗的身体，对父亲的，对儿子的，对女儿的，也来无端端的发愁了。那简直成了一种癖：因为嘴里念个不停，她竟信以为真。极轻微的伤感冒就被看得很严重，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揪心的题目。大家身体好的时候，她还是要着急，因为想到了将来的病。所以她永远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可是大家的健康不见得因之更坏；仿佛那种连续不断的诉苦倒是维持众人的健康的。每人照常吃喝，睡觉，工作；家庭生活也并不因之松弛下来。阿玛利亚光是从早到晚楼上楼下的活动还嫌不够，必需要每个人跟着她一块儿拚命；不是把家具翻身，就是洗地，擦地板，永远是一片叫喊声，脚步声，天翻地覆的忙个不停。

两个孩子，被这种呼来喝去的，谁也不让自由的淫威压倒，认为低头听命是分内之事。男孩子莱沃那，脸长得漂亮而呆板，一举一动都是怪拘束的。女孩子洛莎，金黄头发，温和而亲切的蓝眼睛还相当好看；要不是那个太大而长相蠢笨的鼻子使面貌显得笨重，带点儿楞头楞脑的表情的话，她细腻娇嫩的皮肤跟那副和善的神气，还能讨人喜欢。她教你想起瑞士巴塞尔美术馆中霍尔朋的少女像：画的那个曼京市长的女儿，低着头坐着，手按着膝盖，肩上披着淡黄头发，为了她难看的鼻子神态有点发僵。洛莎可不在乎这一点，她的孜孜不倦的唠叨丝毫不受影响。人家只听见她成天尖着嗓子东拉西扯，——老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仿佛没有时间把话说完，老是那么一团高兴，不管母亲、父亲、外祖父气恼之下把她怎样埋怨；而他们的气恼并非为了她聒噪不休，而是因为妨碍了他们的聒噪。这般好心的人，正直，忠诚，——老实人中的精华，——所有的德性差不多齐备了，只缺少一样使生活有点儿趣味的，静默的德性。

克利斯朵夫那时很有耐性。忧患把他暴躁激烈的脾气改好了许多。和一般高雅大方而实际冷酷无情的人来往过后，他对那些毫无风趣，非常可厌，但对人生抱着严肃的态度的人，更体会到他们的可贵。因为他们过着没有乐趣的生活，他就以为他们没有向弱点屈服。一旦断定他们是好人，认为自己应当喜欢他们之后，他就其他的德国人性格，硬要相信自己的确喜欢他们了。可是他没有成功，原因是这样的：日耳曼民族有种一相情愿的心理，凡是看了不痛快的事一概不愿意看见，也不会看见；因为一个人早已把事情判断定了，精神上得过且过的非常安静，决不愿意再让事情的真相来破坏这种安静，妨碍生活的乐趣。克利斯朵夫可没有这个本领。他反而在心爱的人身上更容易发见缺点，因为他要把他们整个的爱，绝对没有保留；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人的忠诚，对真理的渴望，使他对越喜欢的人越苛求，越看得明白。所以不久他就为了房东们的缺点暗中起恼。他们可并不想遮掩自己的短处，只把所有令人厌恶的地方全暴露在外面，而最好的部分倒反给隐藏起来。克利斯朵夫想到这点，便埋怨自己不公平，努力丢开最初的印象，去探寻他们加意深藏的优点。

他想法跟老于莱搭讪，那是于莱求之不得的。为了纪念从前喜欢他而夸奖他的祖父，他暗地里对于莱很有好感。可是天真的约翰·米希尔比克利斯朵夫多一种本领，能够对朋友存幻想；这一层克利斯朵夫也发觉了，他竭力想探听于莱对祖父的回忆，结果只得到一个米希尔的近乎漫画式的，褪色的影子，和一些毫无意义的断片的谈话。于莱提到他的时候，开场老是千篇一律的这么一句：

“就象我对你可怜的祖父说的……”

于莱除了当年自己说过的话，其余一概没听见。

约翰·米希尔从前说不定也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友谊，往往只是为了要找个对手谈谈自己，痛快一下。但约翰·米希尔虽然那么天真的只想找机会高谈阔论，至少还有同情心，准备随时发泄，不管得当与否。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恨自己不是十五岁的少年，看不见下一代的奇妙的发明，没法和他们的思想交流。他有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德性：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他没有相当的才具来利用这天赋，但多少有才具的人会羡慕他这种天赋！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的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

老于莱真正生活过的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他当时也没有多少生气，剩下来的自然更纤弱可怜。除了他从前的那一行和他的家庭生活，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知道。他对所有的事都抱着现成的见解，而那些见解还是他少年时代的。他自命为懂得艺术，却只知道几个偶像的名字，提到它们就搬出一套夸张的滥调；余下的都被认为有等于无，不足挂齿。人家和他说起现代艺术家，他或是充耳不闻，或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说极喜欢音乐，要克利斯朵夫弹琴。克利斯朵夫上过一二次当；但音乐一开场，老人就和女儿大声说起话来，仿佛音乐能使他对一切不关音乐的事增加兴致。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不等曲子弹完就站了起来：可是谁也不注意。只有三四个老曲子，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但都是大众推崇的，才能使他们比较的静一些，表示完全赞成。那时老人听了最初几个音就出神了，眼泪冒上来了，而这种感动，与其说是由于现在体会到的乐趣，还不如说是由于从前体会过的乐趣。虽然这些老歌曲也有克利斯朵夫极爱好的，例如贝多芬的《阿台拉伊特》，结果他都觉得厌恶了：老人哼着开头的几个小节，一边拿它们和“所有那些没有调子的该死的近代音乐”作比较，一边说着：“这个吗，这才叫做音乐。”——的确，他对近代音乐是一无所知的。

他的女婿比较有点知识，知道艺术界的潮流，但反而更糟：因为他下判断的时候永远存心要压低人家。既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鉴赏力，他可不愿意欣赏一切现代的东西。倘若莫扎特与贝多芬是和他同时代的，他一样会瞧不起，倘若瓦格纳与理查德·施特劳死在一百年前，他一样会赏识。天生不快乐的脾气，使他不肯承认他活着的时候会有一些活着的大人物：这是他受不了的。他因为自己虚度了一生，必须相信所有的人都白活了一辈子，那是一定的事，谁要跟他意见相反，那末这种人不是傻瓜，便是存心开玩笑。

因此，他讲起新兴的名流总带着尖刻挖苦的口吻，又因为他并不傻，只要瞧一眼就会发见人家的可笑和弱点。凡是陌生的名字都使他猜疑；关于某个艺术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批评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不认识这个艺术家。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好感，是因为相信这个愤世嫉俗的孩子象他一样觉得人生可厌，而且也没有什么天才。一般病病歪歪，怨天尤人的可怜虫，彼此会接近的最大的原因，是能够同病相怜，在一块儿怨叹。他们为了自己不快乐而否认别人的快乐。但便是这批俗物与病夫的无聊的悲观主义，最容易使健康的人发觉健康之可贵。克利斯朵夫便经历到这个情形。伏奇尔那种抑郁的念头，原来他是很熟悉的；可是他很奇怪竟会在伏奇尔嘴里听到，而且认不出来了。他厌恶那些思想，他为之生气了。

克利斯朵夫更气恼的是阿玛利亚的作风。其实这忠厚的女人不过把克利斯朵夫关于尽职的理论付诸实行罢了。她无论提到什么事，总把尽职二字挂在嘴上。她一刻不停的做活，要别人也跟她一样的做活。而工作的目的并非为增加自己和别人的快乐：正是相反！她仿佛要拿工作来教大家受罪，使生活变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她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钟，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要是没有在同一的日子同一的时间抹地板，洗地，把门钮擦得雪亮，使劲的拍地毯，搬动桌子，椅子，柜

子，那她简直以为自己堕落了。她还对那些事大有炫耀的意思，当作荣誉攸关的问题。许多妇女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假想自己的荣誉而加以保护的？她们所谓的荣誉，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一方是上油蜡，又冷又硬，滑得教人摔跤的地板。

伏奇尔太太责任固然是尽了，人并不因之变得可爱些。她拼命干着无聊的家务，象是上帝交下来的使命。她瞧不象她一样死干的人，喜欢把工作歇一歇而体味一番人生的乐趣。她甚至闯到鲁意莎的屋里，因为她往往要停下工作出神。鲁意莎见了她叹口气，可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终于向她屈服了。幸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知道这种事：阿玛利亚总等他出去之后才往他们家里闯；而至此为止，她还没有直接去惹克利斯朵夫，他是决计受不了的。他暗中觉得和她处于敌对状态，尤岂不能原谅她的吵闹：他为之头都疼了。躲在卧房里，——一个靠着院子的低矮的小房间，——他顾不得缺少空气，把窗子关得严严的，只求不要听到屋子里砰砰甸甸的响声，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特别留神，楼下最小的声音都引其他的注意。等到短时间的安静了一下，那透过楼板的粗嗓子又嚷起来的时候，他真是气极了，叫着，跺着脚，大骂一阵。可是屋子里沸沸扬扬，人家根本没觉得，还以为他哼着调子作曲呢。他咒着伏奇尔太太，希望她入地狱。什么顾虑，什么尊敬，都不生作用了。在那种时候，他竟认为便是最要不得的荡妇，只要能不开口，也比叫嚷嚷的大贤大德的女人强得多。

因为很吵闹，克利斯朵夫就去接近莱沃那。全家的人都忙做一团，唯有这年轻的孩子永远安安静静，从来没有提高嗓子的時候。他说话很得体，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挑选，而且从容不迫。暴躁的阿玛利亚没有耐性等他把话说完；全家都是为了他的慢性子气得直嚷。他可是不动声色。什么也扰乱不了他心平气和与恭敬有礼的态度。克利斯朵夫知道莱沃那是预备进教会的，所以对他特别感到好奇。

对于宗教，克利斯朵夫的立场是很古怪的，而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清楚。他从来没时间去仔细想。学识既不够，谋生的艰难把精神都占据了，他不可能分析自己，整理自己的思想。以他激烈的脾气，他会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完全的信仰变成绝对的不信仰，也不想到了和自己矛盾不矛盾。快乐的时候，他根本不大想到上帝，但是倾向于信上帝的。不快活的时候，他想到上帝，可不大相信：上帝会容许这种苦难与不公平的事存在，他觉得很是不可能的。但他并不把这些难题放在心上。其实他是宗教情绪太浓了，用不着去多想上帝。他就生活在上帝身上，毋须再信上帝。信仰只是为软弱的人，萎靡的人，贫血的人的！他们向往于上帝，有如植物的向往于太阳。唯有垂死的人才留恋生命。凡是自己心中有着太阳有着生命的，干吗还要到身外去找呢？

要是克利斯朵夫过着与世不相往来的生活，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些问题。但社会生活的种种约束，使他对这幼稚而无谓的题目不得不集中精神想一想，决定一个态度；因为它们在社会上占着一个大得不相称的地位，你随处都会碰上它们。仿佛一颗健全的，豪放的，精力充沛，抱着一腔热爱的心，除了关切上帝存在不存在以外，没有成千成百更急迫的事要做！……倘若只要相信上帝，倒还罢了！可是还得相信一个某种大小，某种形状，某种色彩，某个种族的上帝！关于这些，克利斯朵夫连想也没想到。耶稣在他的思想中差不多一点没有地位。并非他不爱耶稣：他想到耶稣的时候是爱他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到他。有时他因之责备自己，觉得闷闷不乐，不懂为什么他不多关心一些。但他对仪式是奉行的，家里的人都奉行的，祖父还常常读《圣经》；他自己也去望弥撒，还可以说参加陪祭，因为他是大风琴师，而且他的尽心职务可以作为模范。可是从教堂里出来，他不大说得清刚才想些什么。他努力念着《圣经》，教自己集中思想，念的时候也有兴趣，甚至感到愉快，但不过把它当做美妙的奇书，本质上跟别的书并无分别，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叫做圣书的。老实说，他对耶稣固然抱着好感，但对贝多芬更有好感。星期日他为圣·弗洛里昂教堂的弥撒祭弹管风琴，他逢着演奏巴赫的日子，比演奏门德尔松①的日子宗教情绪更浓。有些祭礼特别引其他的热诚。可是他爱的究竟是上帝呢还是音乐呢？有一天一个冒失的神甫就这样打趣似的问过他，全没想到这句带刺的话惹起了孩子多少烦恼。换了别人决不会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也决不会因之而改变生活方式，——（不要知道自己想些什么而恬然自得的人，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但克利斯朵夫的需要真诚已经到了添加烦恼的程度，使他对无论什么事都要求良心平安。一旦心上有了不安，他就得永远不安下去。他非常恼恨，以为自己的行为有了骗人的嫌疑。他究竟信不信上帝呢？……可怜他在物质与思想两方面都没有能力独自解答，那是既要闲暇，又要知识的。然而这问题非解答不可，否则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假仁假义，而要他做这两种人都是办不到的。

①十八世纪的巴赫与十九世纪的门德尔松都作有宗教音乐，前者宗教情绪尤为热烈。

他胆怯的试着去探问周围的人。大家的神气全表示极有自信。克利斯朵夫急于想知道他们的理由，可毫无结果。差不多永远没有一个人给他明确的答覆，他们说的都是闲文。有些人把他当作骄傲，告诉他这些事是不容讨论的，成千成万比他聪明而善良的人都不加讨论的相信了上帝，他只要依照他们的榜样就得了。还有人居然生了气，仿佛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侮辱他们；这也许不是对自己的信仰有把握的人。另外有般人却耸耸肩膀，笑着说：“呸！你相信了也没有什么害处啊……”他们的笑容是表示：“而且又不费一点儿事！……”这一等人是克利斯朵夫最瞧不起的。

他也试过把这些苦闷告诉一个神甫：结果是失望了。他不能正式讨论。对方虽是很殷勤，仍不免在客套中使人感到他和克利斯朵夫谈不上真正的平等；神甫的大前提是：他的高人一等的地位与知识是毫无疑问的，所有的讨论不能超过他指定的界限，否则便是有失体统……这完全是痛不痒的装点门面的把戏。等到克利斯朵夫想越出范围，提出那个尊严的人物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他就想法敷衍了事，先用长辈对小辈的神气笑了笑，背几句拉丁文，象父亲一般责令他祈祷，祈祷，求上帝来启示他，指引他。——克利斯朵夫在这番谈话之后，觉得神甫那种有礼而自命不凡的口吻，教人屈辱得厉害。不管自己有理没理，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再去请教什么神甫了。他承认这些人物在聪明与神圣的名衔上比他高；但讨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高级，低级，名衔，年岁，姓氏等等的分别！重要的是真理，而在真理之前，大家全是平等的。

因此，他能找到一个和他年纪相仿而有信仰的少年是挺高兴的。他自己也只求信仰，只希望莱沃那给他信仰的根据。他向他表示好感。莱沃那照例态度很温和，可并不怎么热心；他对什么事都不大热心的。因为家里老是有阿玛利亚或老人打岔，没法有头有尾的说话，克利斯朵夫便提议吃过晚饭一同去散步。莱沃那太讲礼貌了，不能拒绝，虽然心里并不情愿，因为他无精打采的性情素来怕走路，怕谈话，怕一切要他费几份气力的事。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谈话应当怎样开始。说了两三句闲话，他就突然而来的扯到挂在他心上的问题，他问莱沃那那是不是真的预备去做教士，那对他是不是一种乐趣。莱沃那愣了愣，不大放心的望了他一眼，看见克利斯朵夫绝对没有恶意，才安了心，回答说：

“是啊，要不然又是为的什么呢？”

“啊！”克利斯朵夫叹了一口气。“你真幸福！”

莱沃那觉得克利斯朵夫的口气有些艳羡的成分，心里不由得很舒服。他立刻改变态度，话多起来了，脸色也开朗了。

“是的，我是幸福的。”他说着，眉飞色舞。

“你怎么能够到这一步的呢？”

莱沃那先不回答他的问题，提议到圣·马丁寺的回廊底下找个安静的地方，拣条凳子坐下。那儿，可以望见种着刺球树的广场的一角，还有远远的罩在暮霭中的田野。莱茵河在小山脚下流过。他们旁边有个荒废的公墓沉沉睡着，铁门紧闭，所有的墓都被蔓草淹没了。

莱沃那开始说话了。他眼睛里闪着点得意的光彩，说能够逃避人生，找到一个可以托底的，永远不受灾害的地方是多么舒服。克利斯朵夫最近的创伤还没复，非常热烈的需要遗忘与休息；可是心中还有些遗憾。他叹了一口气，问：

“可是，完全放弃人生，你不觉得有所牺牲吗？”

“噢！”莱沃那安安静静回答，“有什么可以惋惜的？人生不是又悲惨又丑恶吗？”

“可也有些美妙的地方，”克利斯朵夫说着，望着幽美的暮色。

“有些美妙的地方，可是极少。”

“这极少的一些，对我还是很多呢！”

“噢！得了罢，只要你心中放明白些，事情就很简单。一方面是一点点的好处和多多少少的坏处；另一方面是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而这还不过是活着的时候；以后可是有无穷的幸福。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可疑疑的？”

克利斯朵夫不大喜欢这种算盘。他觉得这样锱铢必较的生活太疲乏了。但他勉强教自己相信这便是智慧。

“那末，”他带着一点讥讽的口气问，“你想你不至于被片刻的欢娱诱惑吗？”

“既然知道欢娱只有一刹那，而以后的时间却是无穷无尽，一个人还会这么傻吗？”

“那末你真的认为死后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了？”

“当然。”

克利斯朵夫便仔仔细细的问他。克利斯朵夫抱着一腔希望，冲动得厉害。要是莱沃那能给他千真万确的证据使他信仰的话，他要用着何等的热情去跟着他皈依上帝，把世界上的一切统统丢开！

最初，莱沃那很得意自己这个使徒的角色，同时以为克利斯朵夫的怀疑不过是一种姿态，表示不肯随俗，只要几句话就能使他为了顾全体面而信服的；他便搬出《圣经》，福音书，奇迹，和传统等等。但克利斯朵夫听了一会便拦住了他的话，说这是拿问题来回答问题，他所要求的并非把正是他心中怀疑的对象敷衍陈演，而是指示他解决疑窦的方法。这样以后，莱沃那就沉下了脸，觉得克利斯朵夫的病比他想象中的严重得多，居然表示只有用理性才能说服他。然而他还以为克利斯朵夫喜欢标新立异，——他想不到一个人的不肯随俗竟会是出于真诚的，——所以他并不失望；他仗着新近得来的学问，搬出学校里的知识，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死的问题，把许多玄学的论证乱七八糟的一起倒出来，而说话的方式是威严多于条理。克利斯朵夫精神很紧张，皱紧眉头听着，觉得非常吃力；他要莱沃那把话重复了几遍，竭力想猜透其中的意义，把它灌进自己的脑子，一步一步跟着他推理的线索。终于他嚷起来，说这是跟他开玩笑，是思想的游戏，是能言善辩之徒的打趣，信口雌黄，自以为言之有物。莱沃那给他这一驳，竭力为经典的作者辩护，说他们是真诚的。克利斯朵夫可耸耸肩膀，打赌说这些人要不是滑稽大家，便是卖弄笔头的该死的文人；他一定要莱沃那提出别的证据。

等到莱沃那骇然发觉克利斯朵夫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田地，就对他不再发生兴趣了。他记得人家的嘱咐，说不要浪费光阴去和根本没有信仰的人争辩，——至少在他们一味固执，不愿意相信的时候。那既不会使对方得益，反而有把自己也弄糊涂了的危险。最好让这种可怜虫听凭上帝安排；要是上帝有意识的话，自然会点醒他的；要是上帝没有这意思，那不是谁也没有办法吗？于是莱沃那不想再继续辩论。他只温和的说目前是没法可想了，一个人要决意不肯睁开眼睛来，那末任何推理都不能给他指示道路的；他劝克利斯朵夫祈祷，求上帝的恩宠；没有恩宠是什么都不成的；要信仰，必须心里要信仰。

心里要？克利斯朵夫苦闷的想道。那末，只要我心里要上帝存在，上帝便存在了！只要我喜欢否定死，死就不存在了！……唉！……为那些不需要看到真理的人，能够心里想要怎么样的真理就看到怎么样的真理的人，能造出些称心如意的梦而去软绵绵的躺在里面的人，生活真是太容易了！但在这种床上，克利斯朵夫知道自己是永远睡不着觉的……莱沃那继续说着话，回到他最喜欢的题目，说静思冥想的生活多么可爱；在这个毫无危险的阵地上，他又滔滔不竭了。用着单调的快乐得发抖的声音，他说皈依上帝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可以远离世界，远离吵闹（他说到这里口气非常恼恨，他差不多和克利斯朵夫一样的厌恶吵闹），远离强暴，远离讥讽，远离那些零星的小灾难，每天守着信仰那个又温暖又安全的窝，对遥远的不相干的世界上的苦难，只消心平气和的取着静观的态度。克利斯朵夫一边听着一边意识到这种信仰的自私自利。莱沃那也觉得他在猜疑，便急急的解释。静思冥想的生活并非懒散的生活！相反，那是以祈祷来代替行动的生活；世界上要没有祈祷，还成什么世界！我们用祈祷来为人赎罪，代人受过，把自己的功绩献给别人，在上帝面前替人讨情。

克利斯朵夫不声不响的听着，愈来愈愤慨了。他觉得莱沃那的出世明明是假仁假义。他不至于那么不公平，把一切有信仰的人都认为假仁假义。他很知道，舍弃人生的行为在一小部分的人是无法生活，是惨痛的绝望，是求死的表示；——而在更少数的一部分人，是一种热情的出神的境界……（这境界能维持多久是另一问题）……但在大半的人，逃世岂不往往是冷酷无情的计算，并非为了别人的幸福或真理，而只顾着自己的安宁吗？倘若这种情形被那般真诚的信徒觉察了，岂不要为了自己的理想受到亵渎而感到痛苦吗？……满心喜悦的莱沃那，此刻正在陈说世界的美与和谐，那是他在神光照耀的云端里望出来的；底下，一切都是黑暗，欺枉，痛苦；上面，一切变得清楚，光明，整齐；世界有如一座时钟，什么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克利斯朵夫只是漫不经心的听着，心里想：“他究竟是真有信仰呢，还是自以为有信仰？”可是他自己的信仰，需要信仰的热烈的意念，并没因之动摇。那决不是象莱沃那那一个傻瓜的庸俗的心灵，贫弱的论证，所能损害的……城里已经黑了。他们坐的凳子已经埋在阴影里；天上的星亮了，一层白雾从河上飘起。蟋蟀在墓园的树底下乱叫。圣·马丁寺的大钟开始轰鸣：先是一个最高的音，孤零零的，象一头哀鸣的鸟向天发问；接着响起第二个音，比前一个低三度，和高音的哀吟合在一起；然后是最低的一个五度音，仿佛是对前两个音的答复。三个音融成一起。在钟楼底下，那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蜂房里的合唱。空气和人的心都为之颤动。克利斯朵夫屏着气，心里想：音乐家的音乐，和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灵一起叫吼的音乐的海洋相比，真是多么可怜；这是野兽，是音响的自由世界，决非由人类的聪明分门别类，贴好标签，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世界所能比拟。他在这起无边无际的音响中出神了……等到那气势雄伟的唱语静默了，最后的颤动在空气中消散完了，克利斯朵夫便惊醒过来，骇然向四下里瞧了瞧……什么都认不得了。在他周围，在他心中，一切都变了。上帝没有了……失掉信仰和得到信仰一样，往往只是一种天意，只是电光似的一闪。理智是绝对不相干的；只要极小的一点儿什么：一句话，一刹那的静默，一下钟声，已经足够了。在你散步，梦想，完全不预备有什么事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切都崩溃了：周围只剩下一片废墟。你孤独了，不再有信仰了。

克利斯朵夫惊之下，弄不明白那是什么原因，怎么会发生的。那真象河水的春汛一样……莱沃那依旧在那里喃喃不已，声音比蟋蟀的鸣声更单调。克利斯朵夫听不见了。天已经全黑。莱沃那不作声了。克利斯朵夫呆着不动使他非常奇怪，又担心时间太晚，便提议回去。克利斯朵夫只是不理。莱沃那去拉他的手臂，克利斯朵夫微微一跳，睁着失神的眼睛瞪着莱沃那。

“克利斯朵夫，得回去啦，”莱沃那说。

“见鬼去罢！”克利斯朵夫气冲冲的回答。

“哎哟，我的天！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呢，克利斯朵夫？”莱沃那问话的神气很害怕，他给他吓呆了。

克利斯朵夫定了定神。

“不错，你说得对，”他口气温和了些，“我不知道说些什么。见上帝去罢！见上帝去罢！”

他独自留下，心里苦闷到极点。

“啊！天哪！天哪！”他喊着，扭着手，热情冲动的仰望着漆黑的天。“为什么我没有信仰了呢？为什么我不能再有信仰了呢？我心中有了些什么事呢？……”

他信仰的破灭，跟他刚才与莱沃那的话是毫无关系的：这番谈话不能成为他信仰破灭的理由，正如阿玛利亚的叫嚣和她家人的可笑，不能成为他近来道德心动摇的原因。那不过是借端而已。骚动不是从外面，而是从他内心来的。他觉得有些陌生的妖魔在心中蠢动，他不敢对自己的思想细看，不敢正面去瞧一瞧他的病……他的病？难道这是一种病吗？他只知道有种昏昏无力的感觉，有股醉意，有种痛快的悲怆，把他的



心浸透了。他自己作不了主了。他想振作起来，恢复昨天那种坚忍刻苦的精神，可是没用。一切都一下子崩溃了。他忽然感觉到有个广大无垠的世界，灼热的，野蛮的，不可衡量的……超越上帝的世界！……这不过是一刹那的事。但从此他就失掉了过去生活中的平衡。

于莱家里的人，克利斯朵夫完全没注意到的只有那个女孩子洛莎。她长得根本不好看；而自己也绝对谈不上俊美的克利斯朵夫，对别人的美貌倒很苛求。他有种青年人的冷酷，把生得丑的女人简直不当做人，除非她的年龄已经到了不会牵动柔情，只能令人有些严肃的，恬静的，近乎虔敬的感情的阶段。并且洛莎虽不是不聪明，可毫无特殊的天赋，而她的喋喋不休还使克利斯朵夫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他不愿意费心去了解她，以为她没有什么可了解的，充其量不过是偶尔望她一眼罢了。

可是她比许多年轻的姑娘强得多，至少远胜他热恋过的弥娜。她是个老老实实的女孩子，没有虚荣，不卖弄风情，在克利斯朵夫没搬来之前，从来没发觉自己的丑，或者是不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因为她周围的人不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倘使外祖父或母亲喃喃咕咕的提到她长得丑，她只是笑笑，并不信以为真，或者认为无关重要；而他们也并不比她多操什么心。多少别的女人，和她一样或更难看的，还不是依旧有人爱吗？德国人对体格的缺陷特别能宽容：他们会熟视无睹，甚至能化丑为妍，凭着一相情愿的幻想，无论什么脸都可以和最出名的美女典型出类拔萃的拉上关系。于莱老人用不着别人怎么鼓励，就会说他外孙女的鼻子象吕杜维齐的于依①雕像上的鼻子。幸而他老是叽哩咕咕的脾气不喜欢说人好话；而全不在乎鼻子模样的洛莎，只知道依照习俗把家务做得好好的才值得自己骄傲。人家教她什么，她就当做福音书一般的接受。难得出门，没有人给她作比较，她很天真的佩服自己的尊长，完全相信他们的话。天生的喜欢流露真情，不知道猜疑，极容易满足，她可竭力学着家里人叹苦的口吻，把听到的悲观论调照式照样挂在嘴边。她非常热心，老是想别人，设法讨人喜欢，替人分忧，迎合人家的心意，需要待人好而不希望回报。她这种好心当然被家里的人妄用，虽然他们心地不坏，对她也很喜欢；但人们总不免滥用那些听其摆布的人的好意。大家认为她的殷勤是分内之事，所以并不特别对她满意；不管她怎么好，人家总要她更好。而且她手脚不利落，匆忙急迫，动作莽撞象男孩子一样，又过分的流露感情，常常因之闯祸：不是打破杯子，就是倒翻水瓶，或是把门关得太猛了，使家里的人对她大为生气。不断的挨着骂，她只能躲在一边哭。但她的眼泪是一下子就完的，隔不多久她依旧笑嘻嘻的，咕咕呱呱的嚷起来，对谁也不记恨。

①于依为罗马神话中朱庇特之妻。希腊及罗马时代，遗有于依雕像甚多；吕杜维齐的雕像乃指存于罗马吕杜维齐别墅（今改称皮翁翁巴尼博物馆）中的于依像。

克利斯朵夫搬到这里来，在她生活中是件大事。她时常听见提到他。克利斯朵夫因为有点小名片，在城里也是人家谈话的资料。于莱一家常常说到他，特别是老约翰·米希尔活着的时候，喜欢对所有的熟人夸他的孙子。洛莎在音乐会中也看见过一两次年轻的音乐家。一知道他要到她们屋子里来，她不禁连连拍手。为了这有失体统的行为受了一顿严厉的训斥，她非常不好意思。但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她过着那样单调的生活，来个新房客当然是种意想不到的消遣。他搬来的前几天，她等得烦躁死了。她唯恐他不喜欢她们的屋子，便尽量想法要它显得可爱。搬来那天，她还在壁炉架上供了一小束花，表示欢迎。至于她自己，可绝对想不到装扮得好看一些；克利斯朵夫一气之下就断定她人既长得丑，衣服又穿得难看。他对她的看法可并不如此，虽然也很有理由断定她难看；因为那天克利斯朵夫又忙又累，衣冠不整，比平时更丑了。但洛莎对谁都不会批评的，认为她的父亲，母亲，外祖父，全是挺美的人，所以觉得克利斯朵夫的相貌跟她想象中的完全一样，而一心一意的钦佩他了。在饭桌上和他并坐在一边使她非常胆怯，而不幸她的胆怯是用唠叨不已的说话来表现的，以致马上失掉了克利斯朵夫的好感。她可并没发觉，这第一晚倒还给她留下一个光明的回忆呢。等到新房客上了楼，她独自在卧房里听到他们在上面走动的时候，她觉得那些声音非常可爱，屋子也似乎有了生气。

第二天，破题儿第一遭，她不大放心的仔细照了照镜子；虽然还不知道将来的不幸有多大范围，但她已经有些预感了。她想把自己的面貌批判一番，可是办不到。她颇有些疑惧的心理，深深的叹着气，想改变改变装饰，不料把自己装得更难看了。她还想出那种倒楣念头，竭力去巴结克利斯朵夫。好不天真的只想时时刻刻看到新朋友，替他们出些力，她在楼梯上奔上奔下的忙个不停：不是拿一样没用的东西去给他们，就是硬要帮他们忙，老是大声笑着，嚷着。只有听到母亲不耐烦的声音叫唤她了，她的热心和絮聒才会给打断一下。克利斯朵夫沉着脸，要不是竭力按捺的话，早已发作过几十次了。他忍耐了两天，到第三天把门上了锁。洛莎敲敲门，叫了几声，心里明白了，便不好意思的回到楼下，不再来了。他碰到她的时候，推说因为要赶一件工作，不能来开门。她不胜惶恐的向他道歉。她明明看出自己这种天真的巴结是失败了：本意是想跟人家亲近，结果却适得其反，把克利斯朵夫吓跑了。他老实不客气的表示对她不高兴，连话也不愿意听她的，也不遮掩他心中的不耐烦。她觉得自己的多说话招他厌，下着决心在晚上静默了一些时候；可是说话的劲比她的意志更强，突然之间又来噜苏了。克利斯朵夫不等她一句话说完，把她丢下就跑，他不恨她，只恨她自己，认为自己糊涂，可笑，觉得这些缺点真是可怕，非改不可。但她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就很灰心，以为永远改不掉了，自己没有力量改了。但她还试着改。

然而还有些别的缺点是她无能为力的：她长得丑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有一天她照着镜子突然发觉这个不幸的时候，简直象晴天霹雳。不用说，她还要夸大自己的缺陷，把鼻子看得比实际大了十倍，似乎占据了整个脸庞；她不愿意再露面了，恨不得死掉才好。但少年人希望的力量那么强，极端失望的时间是不会久的；她紧跟着以为自己看错了，教自己相信早先的确是看错了，甚至有时候觉得鼻子跟普通人的一样，还可以说长得不错呢。于是她凭着本能，很笨拙的想出一些幼稚的手段，例如把头发多遮掉一部分脑门，使面部的不相称不至于太显著。其中可并没卖弄风情的动机；她脑子里从来没有爱情的念头，或者至少她没有意识到。她所要求的并不多，只是很少的一点儿友谊；但这一点儿，克利斯朵夫就没有意思给她。洛莎觉得，只要他们相遇的时候，他能和和气气的，友好的道一声好，她就会非常快乐了。但克利斯朵夫的目光平常总是那么冷，那么无情！她见了心都凉了。他并没对她说什么难堪的话；她却宁愿受几句埋怨而不要这种冷酷的静默。

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正在弹琴。他在阁楼上布置了一个小房间，在屋子最高的地方，免得听到人家吵闹。洛莎在下面非常激动的听着。她爱音乐，虽然因为没有受过训练而趣味很低级。只要母亲在家，她便呆在房间的一角做活，仿佛很认真，但她的心老是牵挂着楼上的琴声。幸而母亲到近边买什么东西去，洛莎就马上跳起来，丢下活计，心儿乱跳的一直爬到阁楼门口。她屏着气把耳朵贴在门上，直要母亲回家了方才蹑手蹑脚的下楼，不让自己闹出一点儿声响；可是她举动不大俐落，永远是急急忙忙的，往往差一点从楼梯上滚下去。有一回她弯着身子，腮帮贴在锁孔上听着，一不小心身体失了平衡，把额角撞在门上。她吓得气都透不过来。琴声立刻停止；她可连逃跑的气力也没有。她站起身子，正好房门开了。克利斯朵夫看见是她，便恶狠狠的瞪了她一眼，也不开一声口，径自粗暴的把她推过一边，愤愤的奔下楼梯，出去了。他直等到吃晚饭才回家，对她那万分抱歉与求他原谅的眼神睬都不睬，好似没有她这个人；而好几个星期他根本不弹琴了。洛莎暗中大哭了几场，可没有一个人觉察，也没有一个人注意她。她热烈的祈求上帝……求什么呢？她不大明白。只是需要把心中的哀伤诉说一番。她以为克利斯朵夫一定是恨死了她。

虽然如此，她还存着希望。只要克利斯朵夫多少注意到她，好象在听她说话，或是握手比平常亲热一些，她就觉得有了希望。

最后，家里的人几句莽撞的话又教她做了一场空梦。

全家的人都对克利斯朵夫抱着好感。这个十六岁的大孩子，严肃，孤独，把责任看得很重，使他们都有些敬意。他的坏起起，他的死不开口，他的郁闷的神色，他的莽撞的举动，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是决没有人奇怪的。连把一切艺术家都看做懒虫的伏奇尔太太，也不敢逞着心意埋怨他傍晚靠在阁楼的窗上对着院子呆望，直望到天黑：因为知道他白天已经被教课的事累死了；而且为了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理由，她和别人一样的敷衍他。

洛莎和克利斯朵夫说话的时候，常常发觉父母在旁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先是她并不在意。后来她奇怪起来，感到惶惑，很想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但又不敢动问。

有天傍晚，她爬上凳子去解开拴在两株树上晾衣服的麻绳，跳下来的时候在克利斯朵夫的肩头撞了一下，她眼睛忽然跟靠墙坐着抽烟斗的父亲与外祖父的眼睛碰在一处。两个男人彼此丢了一个眼色；于莱和伏奇尔说：“将来倒是出色的一对。”

伏奇尔发觉女儿在那里听着，用肘子把老人撞了撞，于莱便仿佛要周围的人都听见似的，大声的“嗯！嗯！”了两下，自以为把刚才的话很巧妙的混过去了。克利斯朵夫转着背，完全没觉得；但洛莎听了心里一怔，竟忘了自己在往下跳，把脚扭坏了。要不是克利斯朵夫一边埋怨她老是这么笨，一边把她扶住，她早已摔倒了。她的脚扭得很痛，但是不动声色，简直没想到痛而只想到才听见的话。她望自己屋里走去，走一步痛一步，可硬撑着不让人家发觉。她心里有种甜蜜的骚动。她望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倒下，把头埋在被单里。脸上热烘烘的，眼中含着泪，她笑了。她羞得几乎想钻下地去，没法集中思想，只觉得太阳穴里乱跳，脚踝骨疼得厉害，颇有些发着高热度而麻痹的境界。她隐隐约约听见外边的声音和街上玩耍的孩子的声音，外祖父的话还在耳朵里响着；她轻轻笑着，红着脸，望被窝里钻；她又是祷告，又是感谢，又有欲望，又觉得害怕，——她动了情了。

她听见母亲叫唤，就勉强站起，不料跨了一步便痛得受不住，差点儿发晕，觉得头脑昏昏沉沉的乱转。她以为要死了，她真希望就这样的死了，同时也拚命的想活，为了那个已经许给她的幸福而活。终于母亲跑来了，家里的人都着了慌。照例受了顿埋怨，包扎好了，躺上了床，她给肉体的痛苦与内心的喜悦刺激得精神恍惚。多么甜蜜的一夜！……这似睡非睡的夜里最琐碎的事，也变了她将来神圣的回忆。她并不想着克利斯朵夫，也不知道想些什么。她反正是幸福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自以为对这件事多少有些责任，便来问问她的情形，他破题儿第一遭对她表面上有些亲热。他心里感激到极点，甚至祝福她的痛苦了。她愿意终身受苦，为的要终身能有这种快乐。——她一动不动的躺了好几天，在床上只顾翻来覆去的想着外祖父的话，还要加以推敲，因为他起了疑心，不知道他说的“将来是……”呢，还是“可能是……”呢？

并且他究竟说过这种话没有？——说过的，他的确说过，她清楚得很……可是怎么！难道他们不觉得她难看，不觉得克利斯朵夫讨厌她吗？……然而能有个希望究竟是甜蜜的！她甚至以为自己弄错了，或许她并不象自己所想的那么丑；她在椅子上把身体抬起一点儿，照着挂在对面的镜子：不知道怎么想才好。总而言之，外祖父跟父亲的判断比她准确：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是靠不住的……天哪！要是真的可能！……要是碰巧……要是她真的长得好看而自己早先不知道的话！……或许她把克利斯朵夫并没多少好意的感情给夸张了。没有问题，这冷淡的男孩子从出事的第二天跑来表示一下关切以后，再也不把她放在心上，不想再来问问她的病状；但洛莎是原谅他的；他忙着多少事啊！怎么能有时间想到她呢？我们不能批评一个艺术家象批评别人一样。

可是不管她多么隐忍，当克利斯朵夫在旁走过的时候，仍不由自主中心忐忑的等着，希望听到句好言好语……只要一个字，一个眼风就够了……其余的自有他的幻想来补足。初期的爱情只需要极少的养料！只消能彼此见到，走过的时候轻轻碰一下，心中就会涌出一股幻想的力量，创造出她的爱情；一点儿极无聊的小事就能使她销魂荡魄；将来她因为逐渐得到了满足而逐渐变得苛求的时候，终于把欲望的对象完全占有了之后，可没有这种境界了。——那时洛莎编了一个从头至尾都是杜撰的故事，让自己整个儿生活在里面而谁也不发觉。故事是这样的：克利斯朵夫偷偷的爱着她，可不敢说出来，为了胆小，或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荒诞不经的，才子佳人式的，总之是这个多情的小姑娘想入非非找出来的原因。她根据了这个，编成无穷尽的故事，完全是荒谬绝伦的；她也知道荒谬，可不愿意去想到它荒谬；她拿着活计可以几天几天的对自己扯谎。她甚至忘了说话：平日拉不断扯不完的话一起望心里倒流，好似一条河忽然隐没到地下去了。在她心里，多嘴的脾气可是要痛痛快快发泄的：多少的长篇大论！多少没有声音的唠叨！有时人家看见她扯动嘴唇，好比有些人看书的时候轻轻的念着字音，以便了解意义一样。

从这些梦想中醒来，她又快乐又悲哀。她知道事实并不象她刚才所想的那样；但这些梦给她留下一道幸福的光，使她回到实际生活的时候增加了信心。而她对于争取克利斯朵夫这桩事也绝对不灰心。

她着手进攻了，可完全是无意识的。凡是强烈的感情需要行动的时候，都有那种万无一失的本能：笨拙的小姑娘，居然一下子想出了办法去打动朋友的心。她可直接拿他做目标；但等到完全康复，能在屋子里走动了，她便去亲近鲁意莎。只要有一点儿借口就行。她想出无数的小事情帮鲁意莎的忙：上街的时候替她带买东西，使鲁意莎不必再上菜市和商贩论价，也不必到院子里的龙头上去打水；甚至一部分的家务，象洗地砖，抹地板等等也由洛莎代劳了，鲁意莎虽是局促不安的拦阻也没用，而老人家精神不济，也没多大勇气拒绝人家帮忙。克利斯朵夫整天在外，鲁意莎非常孤独，有这个殷勤而热闹的小姑娘作伴心里也好过些。后来洛莎竟待在她家里不走了，拿了活计来跟鲁意莎谈天。她用些并不高明的小手段把话扯到克利斯朵夫身上。听见人家提其他，说到他的名字，洛莎就觉得快活，手指哆嗦，连眼睛都不敢抬起来。鲁意莎很高兴谈谈她心疼的儿子，讲他小时候的许多小事情，无聊的，可笑的；但洛莎决不认为无聊可笑。想到小孩子时代的克利斯朵夫，做着那个年龄上的或是胡闹或是惹人怜爱的事儿，洛莎的快乐和激动简直没法形容；每个女子都有母性，在她心中和另外一种柔情融在一起，愈加甜蜜了；她笑得眼睛都湿了。鲁意莎看洛莎这样关心不禁大为感动。她猜到女孩子的心事，只装不知道；但她心里很喜欢，因为在这个屋子里所有的人中间，唯有她懂得这个姑娘的心是多么好。有时她把话打住了，望着洛莎。洛莎听见没有声音觉得奇怪，便抬起头来。鲁意莎对她微微笑着。于是洛莎热情冲动的扑在她臂膀里，把脸藏在她怀里。然后她们又照常做着活儿，谈着话。

晚上，克利斯朵夫回家的时候，鲁意莎既感激洛莎的好意，又想要实行自己的计划，便把邻家的孩子赞不绝口。克利斯朵夫也被洛莎的热心感动了，知道那是对母亲有好处的：她脸色不是开朗得多吗？他向她热烈道谢，洛莎支吾其辞的溜了，唯恐露出自己的慌乱：克利斯朵夫认为，她这个办法比跟他说话聪明而且可爱多了。他看待她的眼光也不象以前那么怀着很深的成见了，并且明白表示出来：他想不到在她身上会发见那些意想不到的优点。洛莎也觉察到了，看到他的好感一天天的加增，以为这点好感正在望爱情的路上发展。她比先前更耽溺于梦想了。凭着年轻人万事如意的推想，她几乎相信凡是一心一意追求的一定能成功。——何况她的欲望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克利斯朵夫对于她的好心，对于她需要为人家鞠躬尽瘁的本性，不是应当比别人更敏感吗？

然而克利斯朵夫心中并不想她，只是敬重她。在他的念头里，她一点儿地位都没有。他正为许多别的事操心。克利斯朵夫不再是克利斯朵夫了。他不认得自己了。心中经历着极大的转变，他的生命整个儿都给颠倒了。

克利斯朵夫感到极度的困倦，烦躁。他无缘无故的没有了气力，脑袋重甸甸的，眼睛，耳朵，所有的器官都象是醉了，在那里嗡嗡作响。什么事都不能使他集中精神。思想从这个题目跳到那个题目，激动狂乱，把他累得要死。五光十色的形象旋转不已，他为之头都晕了。他先还认为这是由于过度的疲乏与春天的困扰。可是春天过了，他的病状有增无减。

这便是轻描淡写的诗人们所说的青春期的困惑，薛侣班①的烦恼，爱欲在年轻的身心中的觉醒。在他们看来，仿佛这全身动摇、死灭、再生的关头，信仰、思想、行动、整个生活准备在痛苦与欢乐的抽搐中毁灭而重新鼓铸的大变动，仅仅是小孩子的胡闹！

①薛侣班为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侍从武士，至今成为羞人答答而情窦初开的少年的典型。他分析自己的时候说：“只要看见一个女人，我心就跳了；爱情与肉欲二字使我的心发抖，慌乱。我只想对人说：‘我爱你’，我甚至在花园里对树木，对云，对风，都自言自语的说这句话。”

他的灵和肉都在那里发酵。他又惊奇又厌恶的看着这个情形，没有力量挣扎。他完全不明白内心有了什么变化。他的生命解体了，成天的恍惚惚惚，无精打采。工作简直变成了刑罚。夜里的睡眠是困顿的，断断续续的，作些妖形怪状的梦，种种的欲望抬起头来：他被兽性抓住了。浑身灼热，汗流浹背，他对自己只感到厌恶；他努力想丢开那些荒唐的脏念头，简直疑心自己疯了。

白天他也逃不了这些兽性的缠绕。他觉得自己正在望灵魂的黑暗的陷阱里沉下去，没有一点东西可以给他抓握，没有什么藩篱能挡住那种

混乱。所有的盔甲，所有据以自卫的坚固的壁垒：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高傲，他的道德信仰，一切都崩溃了，瓦解了。他看到自己赤裸裸的，被捆绑着，躺在地下，一动也不能动，象一个虫蛆满身的尸首。有时他使劲反抗了几下：他的意志到哪儿去了呢？他号召意志，意志也不来：正如一个人在梦中知道作着梦，拚命想醒而醒不过来。结果只能从这一个梦转到另一个梦。末了他觉得不去挣扎倒还少一些痛苦，便抱着无可奈何的心理听其自然了。

他生命的正常的波流似乎给阻断了。有时它渗进了地下的裂缝，有时却非常猛烈的飞涌起来。长流不尽的时间也会中断，显出些窟窿，张着大口，让你陷进去。克利斯朵夫看看这种情形，仿佛跟自己毫不相干。生灵，万物——连他自己在内，——对他都不相干了。他照常办公，作事，可完全是无意识的；他觉得生命的机构已经发生障碍，随时可以停止。和母亲与房东们坐在饭桌前面，在乐队里，在乐师与听众之间，头脑会突然变成一平空虚：他呆呆的望着在他周围扭动的脸，什么都弄不清了。他问自己：“这些人跟……有什么关系呢？”他甚至不敢说出“这些人跟我”。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活着。他说话罢，声音仿佛是从别个身体上来的。做什么动作罢，他又象在远处，高处，塔顶上，看到自己的动作。他失魂落魄，把手按着脑袋。他竟要做出一些荒唐胡闹的事来了。

尤其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自己格外留神的时候，更容易有这种情形。譬如在爵府里的那些晚会中间，或是他当众演奏的时候，突然之间他觉得需要扯个鬼脸，说些野话，向大公爵吐吐舌头，或是望什么太太的屁股上踢一脚。有一回他挣扎了一个晚上，因为他一边指挥乐队，一边竟想当众脱衣服；而他越是压制这念头，越是被这个念头纠缠不清，直要使尽全身之力才能撑过去。在这种荒唐的斗争之后，他一身大汗，觉得脑子里空空如也。他真是疯了。只要他想到不该做某一件事，某一件事就象偏执狂一样顽强的把他死抓不放。

于是他的生活不是被那些疯狂的力播弄，就是堕入虚无的境界。一切象是沙漠上的狂风。哪儿来的这阵风呢？这种疯狂又是怎么回事呢？扭他的四肢，扭他的头脑的欲望，从哪个窟窿里冒出来的呢？他仿佛是一张弓，被一只暴烈的手快拉断了，——不知为了什么目的，——过后又被扔在一边，象无用的枯枝似的。他不敢深究自己做了谁的俘虏，只觉得被打败了，非常屈辱，又不敢正视自己的失败。他困倦不堪，一点儿志气都没有了。那些不愿意看到难堪的真相的人，从前他是瞧不起的，现在他了解了。在这些虚无的时间，一想到浪费的光阴，丢掉的工作，白白断送了的前途，他吓得浑身冰冷。但他并不振作品来，只无可奈何的承认虚无的力量，而宽恕自己的懦弱无能。他觉得委身于虚无倒有种悲苦的快感，好比一条在水面上快要沉下去的船。挣扎有什么用？一切都是空的：美，善，上帝，生命，无论什么生物，都是空的。在街上走的时候，忽然他双脚离地了，既没有土地，也没有空气，也没有光明，也没有他自己：什么都没有。他头重脚轻，脑门向前探着；他能够撑着不跌下去也是间不容发的事了。他想他要突然倒下去了，被雷劈了。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克利斯朵夫正在脱胎换骨，正在换一颗灵魂。他只看见童年时代那颗衰败憔悴的灵魂掉下去，想不到正在蜕化出一颗新的，更年轻而更强壮的灵魂。一个人在人生中更换躯壳的时候，同时也换了一颗心；而这种蜕变并非老是一天一天的，慢慢儿来的：往往在几小时的剧变中，一切都一下子更新了，老的躯壳脱下来了。在那些苦闷的时间，一个人自以为一切都完了，殊不知一切还都要开始呢。一个生命死了。另外一个已经诞生了。

一天晚上，他独自在卧室里，背对着窗，在烛光底下，把胳膊靠在桌上。他并不工作。几星期以来，他不能工作了。一切在他头里打转。宗教，道德，艺术，整个人生，一古脑儿都同时成了问题。思想既然是总崩溃了，就谈不到什么条理跟方法；他只在祖父留下的或是伏奇尔的杂书中胡乱抓几本看看：神学书，科学书，哲学书，大都是些零本；他完全看不懂，因为每样都得从头学起；而且他从来不能看完一本，翻翻这个，看看那个，把自己搅糊涂了，结果是疲倦不堪，颓丧到了极点。

那天晚上，他正沉浸在困人的麻痹状态中发呆。屋子的人都睡了。窗子开着，院子里一丝风也没吹过来。天上堆满了密云。克利斯朵夫象傻子似的，望着蜡烛慢慢的烧到烛台底里。他不能睡觉，什么也不想，只觉得那空虚越来越深，在那儿吸引他。他拚命不要看那个窟窿，却偏偏不由自主的要凑上去。在窟窿里骚然蠢动的是混乱，是黑暗。一阵苦闷直透入内心，背脊里打了个寒噤，他毛骨悚然，抓住桌子怕跌下去。他颤危危的等着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等着一桩奇迹，等着一个上帝……忽然之间，在他背后，院子里好似开了水闸一样，一场倾盆大雨浩浩荡荡直倒下来。静止不动的空气打着哆嗦。雨点打在干燥坚硬的泥土上，好比钟声一般铮铮作响。象野兽那样暖烘烘的土地上，在狂乱与快乐的抽搐中冒起一大股泥土味，一股花香，果子香，动了爱情的肉香。克利斯朵夫神魂颠倒，全身紧张，连五脏六腑都颤抖了……幕揭开了。简直是目眩神迷。在闪烁的电光中，在黑暗的最深处，他看到了——看到了上帝，看到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就在他心中：它透过卧室的屋顶，透过四面的墙壁，把生命的界限推倒了；它充塞于天地之间，宇宙之间，虚无之间。世界象飞扑似的冲入它的怀抱。对着这个天翻地覆的景象，克利斯朵夫吓呆了，出神了；旋风把自然界的规则扫荡完了，克利斯朵夫也被吹倒了，带走了。他失掉了呼吸，倒在了上帝身上，他醉了……深不可测的上帝！那是生命的火把，生命的飓风，求生的疯狂，——没有目的，没有节制，没有理由，只为了轰轰烈烈的生活！

精神上的剧变过去以后，他沉沉睡着了，那是久已没有的酣睡。第二天醒来，他头脑昏沉，四肢无力，象喝过了酒。昨夜使他惊骇万状的，那道阴森而强烈的光，在他心中还剩下一些余辉。他想要那道光再亮起来，可是办不到。而且他愈追求愈找不着。从此，他集中精力要求那个一刹那间的幻象再现一回，结果是劳而无功。出神的境界决不让意志作主的。

然而这种神秘的狂乱状态，并非只此一遭，以后又发生了好几次，但从来象第一回那么剧烈。来的时候总是克利斯朵夫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短短的几秒钟，完全是出岂不意的，甚至抬一抬眼睛，举一举手的时间，幻象已经过去了，他连想也来不及想到这是幻象，事后还疑心是作梦。第一晚是一块烈焰腾腾的陨石在黑暗中燃烧，以后的只是一簇毫光，几小点稍纵即逝的微光，肉眼只能瞥见一下就完了。但它们出现的次数愈来愈多，终于把克利斯朵夫包围在一个连续而模糊的梦境中，使他的精神都溶解在里头。凡是足以驱散这种朦胧的意境的，他都恼恨。他没法工作，甚至也想不到工作。有人在旁边他就恨，尤其是亲近的人，连母亲在内，因为他们自以为有权控制他的精神。

他跑出去，常常在外边消磨日子，到夜晚才回家。他寻求田野里的清静，为的能称心如意的，象狂人一般，把自己整个儿交给那些执着的念头。——但在荡涤尘怀的空旷中，和大地接触之下，那种纠缠变得松懈了，那些念头也没有幽灵一般的性质了。他的热狂并没减少一点，倒反加强，但已经不是危险的精神错乱，而是整个生命的健全的醉意：肉体 and 灵魂都为了自己的力而得意。

他重新发现了世界，仿佛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童年以后的另外一个童年。似乎一切都被一句奇妙的咒语点化了。自然界放出轻快的火花。太阳在沸腾。天色一清如水，象河一般流着。大地咕咚作响，吐出沉醉的气息。生命的大火在空中旋转飞腾：草木，昆虫，无数的生物，都是闪闪发光的火舌。一切都在欢呼呐喊。

而这欢乐便是他的欢乐，这股力便是他的力。他和万物分不开了。至此为止，便是在童年时代快乐的日子，怀着热烈而欣喜的好奇心看着大自然的时候，他也觉得所有的生物都只是些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或是可怕的，或是滑稽的，跟他毫无关系，他也无从了解。连它们是否有感觉有生命，他也不大清楚，只认为是古怪的机器而已。凭着儿童无意识的残忍心理，克利斯朵夫曾经把一些可怜的昆虫扯得四分五裂，看着它们古古怪怪的扭动觉得好玩，根本没想到它们的受苦。平时那么镇静的高脱弗烈特舅舅看到他折磨一只苍蝇，禁不住愤愤的把它从手里抢下来。孩子先还想笑，后来也给舅舅的神气感动得哭了。那时他才明白他的俘虏也有生命，和他一样，而他是犯了凶杀的罪。从此以后，他虽然不再伤害动物，可也并不对它们有什么同情；在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从来没想到去体会一下，那些小小的躯壳里头有些什么在骚动；他倒是把它当做恶梦一般的怕想到。——可是现在一切都显得明白了。那些暖昧的生物也放出光明来了。

克利斯朵夫躺在万物滋长的草地上，在昆虫嗡嗡作响的树荫底下，看着忙忙碌碌的蚂蚁，走路象跳舞般的长脚蜘蛛，望斜刺里蹦跳的蜈蚣，笨重而匆忙的甲虫，还有光滑的，粉红色的，印着白斑，身体柔软的虫。或者他把手枕着头，闭着眼睛，听那个看不见的乐队合奏：一道阳光底下，一群飞虫绕着清香的柏树发狂似的打转，嗡嗡的苍蝇奏着军乐，黄蜂的声音象大风琴，大群的野蜜蜂好比在树林上面飘过的钟声，摇曳的树在那里窃窃私语，迎风招展的枝条在低声哀叹，水浪般的青草互相轻拂，有如微风在明净的湖上吹起一层纹织，又象爱人悉悉索索的脚步声

走过了，去远了。

这些声音，这些呼喊，他都在自己心里听到。这些生物，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内部都流着同一条生命的巨川：克利斯朵夫也受着它的浸润。他和千千万万的生灵原是同一血统，它们的欢乐在他心中也有友好的回声；它们的力和他的力交融在一起，象一条河被无数的小溪扩大了。他就浸在它们里面。强烈的空气冲进他窒息的心房，胸部几乎要爆裂了。而这个变化是突如其来的：正当他只注意自己的生命，觉得它象雨水般完全溶解而到处只见到虚无之后，一旦他想在宇宙中忘掉自己，就到处体会到无穷无极的生命了。他仿佛从坟墓中走了出来。生命的巨潮泛滥洋溢的流着，他不胜喜悦的在其中游泳，让巨流把他带走，以为自己完全自由了。殊不知他更不自由了。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是自由的，连控制宇宙的法则也不是自由的，——也许唯有死才能解放一切。

可是刚在旧的躯壳中蜕化出来的蛹，只知道在新的躯壳中痛痛快快的欠伸舒展；它还来不及认识新的牢笼的界限。

日月循环，从此又开始了新的一周。光明灿烂的日子，如醉如狂的日子，那么神秘，那么奇妙，象童年时代初次把一件件的东西发现出来一样。从黎明到黄昏，他老是过的空中楼阁的生活。正事都抛弃了。认真的孩子，多少年来便是害病也没缺过一课，在乐队的预奏会中也没缺席一次，此刻竟会找出种种借口来躲避工作。他不怕扯谎，也不觉得惭愧。过去他喜欢用来压制自己的刻苦精神：道德，责任，如今都显得空洞了。它们那种专制的淫威，一碰到人类的天性就给砸得粉碎，唯有健全的，强壮的，自由的天性，才是独一无二的德性，其余的都是废话！那些繁缛琐碎，谨慎小心的规则，一般人称之为道德而以为能拘囚生命的：真是太可怜了！这样的东西也配称为牢笼吗？在生命的威力之下，什么都给推倒了……精力过于充沛的克利斯朵夫，发疯似的想用盲目的暴烈的行为，把那股使他窒息的力毁掉，烧掉，让它发泄。这种兴奋的结果往往是突然之间的松弛；他哭着，趴在地下，亲着泥土，恨不得把牙齿和手陷进去，把泥土吞下肚子；烦闷与情欲使他浑身发抖。

一天傍晚，他在一个树林旁边散步。眼睛被日光照得有些醉意，头里昏昏沉沉的在打转，他精神非常兴奋，看出来的东西都是另外一副面目。柔和的暮色使万物更添了一种神幻的情调。紫红与金黄的阳光在栗树底下浮动。草原上好象放出一些磷火似的微光。天色象人的眼睛一样温和可爱。近边的草场上有个少女在割草。穿着衬衣和短裙，露着脖子跟手臂，她抓起干草，堆在一处。她长着个短鼻子，大脸盘，天庭饱满，头上裹着一块手帕；焦黑的皮肤给太阳晒得通红，仿佛在尽量吸收傍晚的日光。

克利斯朵夫对她动了心。他靠在一株榉树上看着她向林边走来。她并没留神，只是无意之间抬了抬头：他看见她黑不溜秋的脸上配着一对蓝眼睛。她走得那么近，甚至弯下身子捡草的时候，他从她半开的衬衣里看见了脖子跟背上那些淡黄的毛。郁积在他胸中的暧昧的欲望突然爆发了。他从后面起上去，搂住了她的脖子和腰，把她的头望后扳着，拿嘴用力压在她半开的嘴里，吻着她那又干又裂的嘴唇，碰到了她把他怒咬的牙齿。他的手在她粗糙的胳膊和汗湿的衬衣上乱摸。她挣扎着，他可把她抱得更紧，差不多想掐死她。终于她挣脱了，大叫大嚷，吐着口水，用手抹着嘴唇，没头没脑的骂他。他一松手就往田里逃了。她在背后扔着石子，不住的用许多脏字称呼他。他脸红耳赤，倒不是因为被她当做或说做是怎么样的人，而是为了他对她的感想。这个突如其来的无意识的行动，使他惊骇万状。他刚才做的什么事呢？准备做些什么呢？他所能想象到的只能引起心中的厌恶。而他竟想去做这桩他厌恶的事。他跟自己抗拒着，弄不清究竟哪一方面的才是真的克利斯朵夫。一股盲目的力在进攻他，他尽量的逃也逃不掉：那等于逃避自己了。那股力要把他怎么办呢？明天，一个钟点以内，……在他穿过田垄走上大路的时间，他又会做出些什么来呢？连能不能走上大路也不敢说。会不会退回去再追那个姑娘呢？以后又怎么办呢？……他记起了掐住她喉咙的疯狂的一刹那。他不是什么事都会做出来吗？甚至可能犯罪！……是的，可能犯罪……心中的骚乱使他没法呼吸。到了大路上，他停下来喘口气。姑娘在那边跟一个听见她叫喊而奔过来的少女谈着话；她们把拳头插在腰里，望着他哈哈大笑。

他回去以后，几天的关在家里不敢动。便是在城里，他也只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出去。凡是有走过城门往田野去的机会，他都战战兢兢的避免，生怕又遇到那股疯狂的气息，象阵雨以前的狂风一样，吹其他心中的欲念。他以为城墙可以给他保障，却想不到只要在紧闭的护窗里头露出一线看也看不见的，仅仅容得下一双眼睛的空隙，敌人就会溜进来。























### 第三部

#### 阿达

多雨的夏季之后，接着是晴朗的秋天。果园里的树枝上挂满了各种果实。红的苹果象牙球一样的发光。有些树木早已披上晚秋灿烂的装束：那是如火如荼的颜色，果实颜色，熟透的甜瓜的颜色，橘子与柠檬的颜色，珍馐美饌的颜色，烤肉的颜色。林中到处亮出红光的光彩；透明的野花在草原上好似朵朵的火焰。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在一个山坡上走下来，迈着大步，因为是下坡路，差不多是连奔带跑的了。他哼着一个调子，那节奏在散步开始的时候就在脑子里盘旋不已。满面通红，敞开着衣服，他一边走一边挥着手臂，眼睛象疯子一般骨碌碌的乱转；在路上拐弯的地方，他忽然撞见一个高大的黄头发的姑娘，扑在一堵墙上，使劲拉着一根粗大的树枝，摘着紫色的枣子狼吞虎咽。他们俩一见之下都愣了一愣。她含着满嘴的东西，呆呆的对她望了一会，大声笑了。他也跟着笑了。她的模样教人看了好玩：圆圆的脸嵌在金黄的蜷头发中间，粉红的腮帮很饱满，一双大蓝眼睛，鼻子大了一点，鼻尖俨然的向上翘着，嘴巴又小又红，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四个狼巴巴的犬牙特别显著，下巴颏儿很肥，个子又胖又高，非常壮健。克利斯朵夫对她嚷着，“好啊，你多吃一点罢！”

说完他就想继续赶路，可是被她叫住了。

“先生！先生！发发善心帮我下来行不行？我没法……”

他回头走了几步，问她是怎样上去的。

“用我的手脚啰，……爬上来总是容易的……”

“尤其在头上挂着开胃的果子的时候……”

“是啊……可是吃过了就没有勇气，不知道怎么下地了。”

他看着她吊在高头，说：“这样你不是挺舒服吗？还是消消停停待在这儿罢。我明天再来看你。再见了。”

他身子可并不动，只管站在她下面。

她装做害怕的神气，拿腔做势的哀求他别把她丢在这儿。他们一边笑一边彼此望着。她指着手里抓住的柀枝问：“你也来一点儿罢？”

克利斯朵夫自从和奥多一块儿玩的那个时候起，到现在还不知道尊重私人的产业，便毫不迟疑的接受了。而她也好玩的把枣子望他身上大把大把的丢下来。等他吃过以后，她又说：“现在我可以下来了罢？……”

他还俏起的让她等了一会。她在墙上开始不耐烦了。最后他说：“好，来罢！……”他一边说一边对她张开手臂。

但她正要跳下来的时候又说：“等一忽儿，让我再多摘几颗带着走！”

她把能够采到的最好的枣子统统采下，装满了上衣的衣兜，又警告他：“小心！接我的时候别把它们压坏了！”

他几乎想故意把它们压坏。

她从墙上弯下身子，跳在他的臂抱里。他虽然很结实，她的体重也差点儿使他望后翻倒。他们个子一样高，脸也碰到了。他吻着她满是枣子汁的嘴唇，她也大大方方还了他一吻。

“你上哪儿去？”他问。

“我不知道。”

“你是一个人出来散步的吗？”

“不，还有朋友呢。可是我跟他们走失了……哎！喂！”她突然大声叫起来。

没有回音。她也满不在乎。两人就信步望前走去。

“你呢，你往哪儿去？”她问。

“我也不知道。”

“那末很好。咱们一块儿走罢。”

她从上衣兜里掏出枣子咬起来了。

“你要吃坏肚子了，”他说。

“才不会呢！我整天都吃的。”

从上衣的隙缝里，他看到了她的衬衣。

“你看，枣子都烘热了，”她说。

“真的吗？”

她笑着递了一个给他。他拿去吃了。她一边象小孩子般吮着枣子，一边从眼梢里觑着他。他不大知道这桩奇遇等会儿怎么结束。她可至少有点儿预感了。她等着。

“哎！喂！”有人在树林里喊。

姓答应了一声：“哎！喂！”又接着对克利斯朵夫说：“原来他们在那儿，还算是我运气！”

其实她倒认为是不运气。但女人是不能说出心里的意思的……谢谢地！要不然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什么礼教了……人声慢慢的逼近。她的朋友们快走到大路上了。她忽然把身子一纵，跳过路旁的土沟，爬上土堆，躲在树木后面。他看着她这种举动觉得奇怪。她可做着手势硬要他过去，他就跟着她，一路进了树林。走得相当远了，她又叫起来：

“哎！喂！……”接着又对克利斯朵夫解释：“至少得教他们来找我。”

那些人在大路上停着脚步，听她的声音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答应了一声，也进了树林。她可是并不等，只一忽儿往东，一忽儿往西的乱窜。他们直着嗓子叫她，叫到后来也不耐烦了，觉得要找着她的最好的办法是不去找她，就嚷了声：“好，希望你一路顺风！”说完他们径自唱着歌走了。

他们对她这样的置之不理，使她大为气恼。她的确想摆脱他们，可不答应他们这样轻易的对付她。克利斯朵夫看着呆住了：和一个陌生女子玩捉迷藏，他觉得并没多大兴趣；他也不想利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机会。她也没有这个念头；气愤之下，她已经把克利斯朵夫忘了。

“噢！岂有此理！”她拍了拍手说，“他们竟不管我啦？”

“那不是你自己愿意的吗？”克利斯朵夫说。

“不是的！”

“明明是你躲开的。”

“我躲开是我的事，跟他们不相干。他们应当来找我。我要迷了路怎么办呢？……”

她想着可能遭遇到情形自怜自叹气来，要是……要是碰到了跟刚才相反的事又怎么办呢！

“哼！我一定得把他们骂一顿。”

她迈开大步，望回头的路上奔去。

上了大路，她想起了克利斯朵夫，又望着他。——可是情形已经不同。她笑了出来。几分钟以前盘踞在她心里的小妖怪已经不在。在另外一个小妖怪还没来到以前，她对克利斯朵夫觉得无所谓了。而且她肚子很饿，使她想起已经到了晚餐的时间，急于要上乡村客店去跟朋友们会齐。她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臂，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胳膊上，哼唧着说没有气力了。可是她把克利斯朵夫拖着下棋的时候，照旧一边跑，一边叫，一边笑，象发疯似的。

他们谈着话。她问清楚了他是谁，但她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也不觉得音乐家的头衔如何了不起。他打听过她是大街上一家帽子铺里的女店员，名字叫阿台哀特，——朋友们都称她阿达。今天一同出来玩的有一个女同事，和两个规规矩矩的青年：一个是惠莱银行的职员，一个是时髦布店的伙计。他们利用星期日出来游玩，约定上勃洛希乡村客店吃晚饭，——在那儿可以眺望莱茵河上美丽的风景，——然后搭船回去。

克利斯朵夫和阿达走进客店，三个同伴早已在那里了。阿达对朋友们发了一阵脾气，抱怨他们不该把她丢下，接着把克利斯朵夫给介绍了，还说是他救了她的。他们完全不把她的怨叹当真；但他们认得克利斯朵夫：银行职员是因为久仰他的大名，布店伙计是因为听过他的几个曲子，——（他马上哼了一段）。他们对他表示的尊敬引动了两个姑娘的好奇心。阿达的女友，弥拉，——真名叫做耶娜，——是一个暗黄头发的女孩子，眼睛眨个不停，脑门上骨头很显著，头发很硬，脸蛋象中国女人，黄澄澄的油腻的皮色，有些怪模怪样，可是不俗，颇有动人之处。她立刻对宫廷音乐师大献殷勤。他们请他赏光和他们一块儿吃饭。

他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恭维：每个人都尊敬他奉承他，两个妇女，彼此不伤和起的，争着要博取他的欢心。她们俩都在追求他：弥拉用的手段是特别周到的礼貌，躲躲闪闪的眼睛，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他的腿；——阿达可厚着脸把她的眼睛，嘴巴，和漂亮的人品所有的魅力一起施展出来。这种不大雅观的卖弄风情，使克利斯朵夫局促不安，心里发慌。但这两个大胆的女子，和他家里那些面目可憎的人比较，究竟是别有风味。他认为弥拉很有意思，比阿达聪明；可是她那种过分的客套和意义不明的笑容使他又喜欢又厌恶。她敌不过阿达朝气蓬勃的魅力；而她也明白这一点，一发觉没有了希望，就不再坚持，照旧笑盈盈的，耐性的，等着自己当令的日子。至于阿达，看到自己能够左右大局了，也不再进攻；她刚才的举动，主要是为跟她的女友捣乱；这一点成功了，她也就感到满足。但她已经弄假成真。她在克利斯朵夫的眼中逗摸出被她燃烧起来的热情；而这热情也在她胸中抬了头。她不作声了，那套无聊的搔首弄姿的玩艺儿也停止了，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上都有那个亲吻的余味。他们时常突然之间附和别人的说笑，闹哄一阵；随后又不出声，彼此偷偷的瞧着。临了他们连瞧都不瞧了，仿佛怕流露真情似的。他们都一心一意的在那里培养自己的情欲。

吃完饭，大家准备动身了。要到渡轮的码头，还得在树林中走两里路。阿达第一个站起来，克利斯朵夫跟在后面。他们在门口的阶沿上等着其余的同伴：——两人并肩站着，一言不发，浓雾中只有客店门前那盏独一无二的挂灯透出些少光明……阿达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拉着他沿着屋子望园中黑暗的地方走去，在一座挂满葡萄藤的平台底下，他们躲了起来。四下里一片漆黑。他们彼此看不见。柏树的梢头在风中摇曳。他的手指被阿达紧紧的勾着，感觉到她手指上的暖气，闻到系在她胸口的葵花的香味。

她突然之间把他拉在怀里；克利斯朵夫的嘴碰到了阿达的被雾水沾湿的头发，她吻着她的眼睛，睫毛，鼻孔，胖胖的脸蛋，嘴角，找来找去找到了她的嘴唇，胶住了。

其余的人出来了，叫着：“阿达！……”

他们一动不动，紧紧的抱着，几乎停止了呼吸。

他们听见弥拉的声音说：“他们走在前面去了。”

同伴的脚步声在黑暗里远去。他们俩搂得更紧了，喃喃的吐出几个热情的字。

村里的大钟远远的响起来。他们松了手。得赶快的奔到轮船码头了。两人一句话也不说，挽着胳膊，握着手，调整着脚步上路，——那是象她的为人一样急促而坚决的步子。路上很荒凉，田野里没有一个人，十步之外看不见一点东西；在这样可爱的良夜，他们心定神安，稳稳实实的走着，从来也不碰到地下的石子。因为已经落后，他们就抄着近路。曲折的小道在葡萄园中忽上忽下，然后又有一大段沿着半山腰前进。他们在浓雾中听见河水的汹汹声，轮船靠埠时的机轴声，便离开了正路，望田间斜刺里奔去，终于到了莱茵河畔的岸上，但离开码头还有一段路。两人安定的心绪并没受到骚乱。阿达忘了晚间的疲倦。在静寂的草地上，在罩着朦胧的月色而雾气更湿更浓的河边，他们仿佛能够走上一夜。轮船的汽笛响了，那个妖魔般的大东西在黑暗中离了岸。“好，咱们搭下一班罢。”他们笑着说。

一阵水浪冲在河边的沙滩上，在他们的脚下四散飞溅。

码头上人家告诉他们：“最后一班才开出。”

克利斯朵夫的心忐忑跳着。阿达把他的胳膊抓得更紧了。“得了吧，”她说，“明儿总该有一班吧。”

几步路以外，在雾的光晕中，一盏灯挂在临河的平台，发出闪闪的微光。再远一点，有几扇照亮的玻璃窗，原来是一家小客店。

他们走进园子。细沙在脚下悉悉索索的响着。他们摸索着找到了梯子的踏级，进门的时候屋子里正在开始熄火。阿达挽着克利斯朵夫的胳膊，说要一间客房。人家把他们带进一间临着园子的卧室。克利斯朵夫靠在窗上，看着河中变幻不定的水光和豆一般的灯光，巨大的蚊虫张着翅膀望挂灯的玻璃上乱撞。房门关上了。阿达站在床边微笑。他不敢瞧她。她也不瞧他，但在睫毛底下留神着克利斯朵夫所有的动作。每走一步，楼板就会格格响。客店里无论多么细小的声音都听得见。他们坐在床上，一声不出的紧紧搂抱了。

园子里摇曳不定的灯光熄灭了。一切都熄灭了。……黑夜有如深渊……没有光明，没有意识……只有生命。暧昧的，凶狠的，生命的力。强烈的欢乐。痛快淋漓的欢乐。象空隙吸引石子一般吸引生命的欢乐。情欲的巨潮把思想卷走了。那些在黑夜中打转的陶醉的世界，一切都是荒唐的，狂乱的……夜里……有的是他们混在一起的呼吸，有的是交融为一的两个身体的暖气，有的是他们一起陷了进去的麻痹的深渊……一夜有如几十夜，几小时有如几世纪，几秒钟的光阴象死一样的长久……他们做着同一个梦，闭着眼睛说话，朦胧中互相探索的脚碰到了又分开了，他们哭着，笑着；世界消灭了，他们相爱着，共同体验着睡眠那个虚无的境界，体验那些在脑海中骚乱的形象，黑夜的幻觉……莱茵河在屋下小湾中唧唧作响；水波在远处撞着暗礁，仿佛细雨打在沙上。泊船的浮埠受着水流激荡，发出呻吟声。系着浮埠的铁索一松一紧，发出叮铛声。水声一直传到卧室里。睡的床好比一条小船。他们便倚着在眩目的波浪中浮沉，——又象盘旋的飞鸟一般悬在空中。黑夜变得更黑了，空虚变得更空虚了。他们彼此挤得更紧，阿达哭着，克利斯朵夫失去了知觉，两人一起在黑夜的波涛中消失了……黑夜有如死……——为何还要再生？……潮湿的窗上透出熹微的晨光。两个软瘫的肉体中重新燃平生命的微光。他醒了。阿达的眼睛对他望着。他们的头睡在一个枕



上。手臂相连。嘴唇胶在一起。整整的一生在几分钟内过去了：阳光灿烂的岁月，庄严恬静的时间……“我在哪儿呢？我变了两个人吗？我还是我吗？我再也感觉不到我的本体。周围只有无穷。我好比一座石像，睁着巨大的安静的眼睛，心里是一片平和……”

他们又堕入天长地久的睡梦中去了。清澈的远钟，轻轻掠过的一叶扁舟，桨上溜滑下来的水珠，行人的脚步，一切黎明时分例有的声音并没有打扰他们，只使他们知道自己活在那里，抚摩着他们迷迷糊糊的幸福，使他们加意吟味……轮船在窗前呼呼的响着，把半睡半醒的克利斯朵夫惊醒了。他们预定七点动身，以便准时赶回城里工作。他低声的问：“你听见没有？”

她依旧闭着眼睛，微微的笑了笑，把嘴唇凑过来，挣扎着把他吻了一下，脑袋又倒在克利斯朵夫的肩上了……他从玻璃窗中望见船上的烟突，空无一人的跳板，一大抹一大抹的浓烟在白色的天空映过。他又昏昏睡着了……一小时过去了，他一点儿没觉得，听到钟响才惊跳起来。

“阿达！阿达！……”他轻轻的在她耳边叫，“已经八点了。”

她始终闭着眼睛，拧了拧眉毛，扯了扯嘴巴，表示不高兴。

“噢！让我睡罢！”她说。

她挣脱了他的手臂，非常困倦的叹了口气，转过背去又睡了。

他在她身边躺着。两个身体都是一样的温度。他胡思乱想起来。血流得那么壮阔，那么平静。所有的感官都明净如水，连一点儿小小的印象都非常新鲜的感受到。他对自己的精力与少壮觉得很愉快，想到自己已经成人尤其骄傲。他对他的幸福微笑，觉得很孤独，象从前一样的孤独，也许更孤独，但那是毫无悲凄而与神明相通的孤独。再没有什么狂乱。再没有什么黑影。天地自由自在的反映在他清明宁静的心理上。他仰躺着，对着窗子，眼睛沉浸在明晃晃的雾濛中，微微笑着：

“活着多有意思！……”

哦！活着！……一条船在河上驶过……他突然想起亡故的人，想起那条过去的船，他们不是曾经同舟共济的吗？他——她……——是她吗？……不是这一个睡在身旁的她。——可是那唯一的爱人，可怜的，已经死了的她吗？但目前这一个又是怎么回事呢？她怎么会在这儿的？他们怎么会到这间房里，这张床上的？他望着她，可不认识她：她是个陌生人；昨天早上，他心中还没有她。他关于她又知道些什么呢？——只知道她并不聪明，并不和善，也知道她此刻并不美丽：凭她这张憔悴而瞌睡的脸，低低的额角，张着嘴在那里呼气，虚肿而紧张的嘴唇显出一副蠢相。他知道自己并不爱她。他不胜悲痛的想到：一开始他就亲吻了这对陌生的嘴唇，第一天相遇的晚上就接触了这个不相干的肉体，——至于他所爱的，眼看她在旁边活着，死掉，可从来没有敢抚摩一下她的头发，而且也从此不可能领会到她身上的香味。什么都完了。一切都化为乌有。尘土把她整个儿抢了去，他竟没有保卫她……他俯在这无邪的睡熟的女人身上，细细端详她的面貌，用着恶意的目光瞅着她。他觉得了，被他瞧得不安起来，使劲撑起沉重的眼皮对他笑着，象儿童初醒的时候一样口齿不清的说：“别瞧我呀，我难看得很……”

她困倦得要死，笑着说：“噢！我真瞌睡得很啊，”接着又回到她的梦里去了。

他禁不住笑了出来，温柔的吻着她象儿童一样的嘴巴跟鼻子，然后又把这个大女孩子瞧了一忽，跨过她的身子，悄悄的起床了。他一离开，她就宽慰的叹了口气，伸手伸脚的躺个满床。他一边洗脸一边留神着怕惊醒她，其实她决不会醒的；他梳洗完毕，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眺望雾气缭绕，象流着冰块的江面；他迷迷糊糊的沉入遐想，听到有一曲凄凉的田园音乐在耳边飘荡。

她不时把倦眼睁开一半，茫然望着他，过了几秒钟才认出来，对他笑着，又从这个梦转到别一个梦里去了。她问他是什么时候了。

“九点差一刻。”

她蒙眬中想了想：“九点差一刻，那又怎么办呢？”

到九点半，她四肢欠伸了一会，叹了口气，说要起床了。

敲了十点，她还没有动，可气恼着说：“啊，钟又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他笑了，走到床边挨着她坐下；她把手臂绕着他的脖子，讲她的梦境。他并不留神细听，常常说几个温柔的字打断她。可是她叫他别作声，一本正经的，好似讲的是最重要的事：

“她在吃晚饭：大公爵也在座；弥拉是一头纽芬兰种的狗……不，是一头蟋毛的羊，在那里侍候他们……阿达竟会在桌上腾空走路，跳舞，躺着，都是在空中。哦，那是挺方便的；你只要做就是了……你瞧，这样……这样……那就行了……”

克利斯朵夫取笑她，她也笑了，但对他的笑有点儿生气。她耸耸肩说：“呸！你完全不懂！……”

他们在床上吃了早点，用的是同一只碗，同一把羹匙。

终于她起来了：把被褥一推，伸出美丽雪白的脚，肥胖的大腿，一滑就滑到床前的地毯上。然后她坐着喘了会气，望着她的脚。末了，她拍拍手要他出去；他稍一迟疑，她就抓着他的肩膀推到门外，把门拴上了。

她慢腾腾的把美丽的四肢细细瞧了一番，舒舒服服的欠伸了一阵，哼着一支感伤的歌，看见克利斯朵夫在窗上弹指，就把水其他的脸，临走又在花园里摘了枝头最后的一朵玫瑰：他们俩终究上船了。雾还没有散，可是阳光已经透出来了，两人在乳白色的光中蠕动。阿达和克利斯朵夫坐在船尾，依旧带着困倦与不乐意的模样，咕嘟着说阳光射着她的眼睛，一定要整天闹头痛了。克利斯朵夫并不把她的话怎么当真，她便沉着脸不出声：眼睛半开半阖，那种俨然的神气象个才睡醒的孩子。船到了第二个码头，有个漂亮女人上来，坐在靠近他们的地方：阿达就马上提起精神，和克利斯朵夫说了好些多情而风雅的话，又用品客套的“您”字来了。

克利斯朵夫一心想着她该用什么理由向女店主解释她的迟到。她可是完全不放在心上：

“呸，这又不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

“我的迟到啰，”她对他的问话有点儿气恼。

他不敢追问她迟到的原因。

“这一回你怎么说呢？”

“说我母亲病了，死了……我哪知道等会儿怎么说呢？”

这种轻薄的口迫使他听了很不愉快。

“我不愿意你扯谎。”

她可生了气：“告诉您罢，第一我从来不扯谎……第二，我总不成对她说……”

“为什么不能？”他半说笑半正经的问。

她耸了耸肩，笑了，说他粗野，下流，并且先请他别对她这么“你呀你呀”的称呼。

“难道我没有权利吗？”

“绝对没有。”

“凭了咱们的关系还不成吗？”

“咱们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她带着挑战的神气，眼睛盯着他笑了；虽然她是说笑，但他觉得，要她一本正经的这样说，甚至真的这样想，也不费她什么事。接着大概想起了什么好玩的事分了心，她突然望着克利斯朵夫哈哈大笑，把他拥抱着亲吻，一点也不顾忌旁边的人，而他们也似乎不以为奇。

如今，他每次散步都得跟那些女店员和银行职员作伴，他们的俗迫使他很厌恶，时常想在路上和他们走散；但阿达老喜欢跟人别扭，岂不愿意再在林中迷路了。逢到下雨或是因为别的理由而不出城，克利斯朵夫就带阿达上戏院，逛美术馆，逛公园；因为她非要和他一同露面不可，甚至还要他陪着去望弥撒；但他真诚到近乎荒谬的性格，使他自从失掉信心以后不肯再踏进教堂，连管风琴师的职位也早已借端辞掉；而同时他的宗教情绪又太重了（他自己可不知道），不能不认为阿达的提议是种褻渎的行为。

晚上他到她家里去。他老在那儿碰到住在一幢屋子里的弥拉。弥拉对他并不记恨，照旧伸出软绵绵的，大有抚爱意味的手，谈些不相干的或是轻薄的事，然后很识趣的溜开了。照理两个女人在那种情形之下不可能再亲密，但她们倒反显得交情更深，而且形影不离。阿达什么事都不瞒弥拉，弥拉把什么都听在肚里；说的人和听的人似乎都一样的得劲。

克利斯朵夫和两个女人在一起觉得很窘。她们之间的友谊，古怪的谈话，放浪的行动，尤其是弥拉看事情的态度和见解非常放肆，——（在他面前已经好多了，但那些背后的谈话自有阿达告诉他听），——她们不顾体统的好奇心，老是涉及无聊的或是淫猥的题目，所有那些暧昧而有点兽性的气氛，使克利斯朵夫极难受，同时又极有兴趣；因为他从来没见过。一对小野兽似的女人说着废话，胡说乱道的瞎扯，傻笑，讲到粗野的故事高兴得连眼睛都发亮；克利斯朵夫听着她们简直给搅糊涂了。弥拉一走开，他真觉得松了口气。两个女人在一块儿等于一个陌生世界，而他完全不懂那个世界的语言。他没法教她们听他的；她们连听也不听，只取笑他这个陌生人。

他和阿达单独相对的时候，他们仍旧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但至少他们努力想彼此了解。其实，他越了解她，骨子里反而越不了解她。克利斯朵夫在她身上才第一次认识女人。虽然萨皮纳可以算是他认识的，但他对她一无所知；她仅仅是他心上的一个梦。如今是阿达来使他找补那个错失的时间了。他也竭力想解决女人的谜，——而女人或许只对一般想在她们身上寻求多少意义的人才成其为谜。

阿达绝对不聪明，而这还不过是她最小的缺点。要是她承认不聪明，克利斯朵夫觉得倒也罢了。然而虽然只知道注意无聊的事，她还自命风雅，很有自信的判断一切。她谈论音乐，对克利斯朵夫解释他最内行的东西，而她的意见与否决都是绝对的。你根本不用想去说服她，她对什么都有主张，都能领略，自视甚高，顽固不化，虚荣心极重，对什么也不愿而且不能了解。她就是固执到底，不肯去了解事情！当她愿意起着她的优点和缺点，老老实实的保持本来面目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才更喜欢她呢！

事实上，她根本不想用什么头脑。她所关心的不过是吃，喝，唱歌，跳舞，叫喊，嬉笑，睡觉。她希望快活；要是她真能快活也很不错了。可是虽然天生的有了一切快活的条件：贪吃懒做，肉欲很强，还有那种使克利斯朵夫又好气又好笑的天真的自私自利，总而言之，虽然凡是能使自己觉得生活有趣的坏习惯都已齐备，——（也许朋友们并不能因为她的坏习气而也觉得人生可爱，但一张高高兴兴的脸，只要长得好看，总还能让接近的人沾到些快乐的光！）——虽然她有那么多的理由应该对人生满足，阿达却没有这点儿知足的聪明。这个漂亮强壮的姑娘，又娇嫩，又快活，气色那么健康，兴致那么好，胃口那么旺，居然为自己的身体操心！她一个人要吃几个人的量，而口口声声抱怨身体不行。她不是叹这个苦，就是叹那个苦：一忽儿是脚拖不动啦，一忽儿是不能呼吸啦，又是头痛啦，脚痛啦，眼睛痛啦，胃痛啦，再不然神魂不安，害了心病。她对每样东西都害怕，迷信得像个害神经病的，认为到处都有预兆：吃饭的时候，刀子，交错的人，同桌的人数，倒翻的盐瓶等等，全与祸福有关，非用种种的仪式来消灾化吉不可。散步的时候，她数着乌鸦，看是从哪个方向飞来的；她走在路上老是留神脚下，倘若上午看见一只蜘蛛爬过，就要发愁，就要回头走了；你想劝她继续散步，只有教她相信时间已经过午，所以那是好兆而不是恶兆了。她也怕自己做的梦，絮絮不休的讲给克利斯朵夫听；倘若忘了什么细节，她会几个钟点的想下去；她要把每个小地方告诉克利斯朵夫，而那些梦总是一大串荒谬的事，牵涉古怪的婚姻，死了的人，或是什么女裁缝，亲王，诸如此类的滑稽可笑或淫乱的故事。克利斯朵夫非听她不可，还得发表意见。往往她会给这些胡闹的梦境纠缠到好几天。她觉得人生不如意，看人看事都很苛刻，老在克利斯朵夫前面嘀嘀咕咕的诉苦。克利斯朵夫离开了那般怨天尤人的小市民，又来碰到他的死冤家，“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未免太犯不上了。

她在叽哩咕嘈的不高兴的时候，会突然之间的乐器来，没头没脑的闹哄一阵；这种兴致和刚才的愁闷同样无理可喻。那时她就没来由的，笑不完的笑，在田里乱跑，疯疯癫癫的胡闹，玩着小孩子的游戏，扒着泥土，弄着脏东西，捉着动物，折磨蜘蛛，蚂蚁，虫，使它们互相吞食，拿小鸟给猫吃，虫给鸡吃，蜘蛛给蚂蚁吃，可是并无恶意，只由于无意识的作恶的本能，由于好奇，由于闲着没事。她有永远不会厌足的需要，要说些傻话，把毫无意思的字说上几十遍，要捣乱，要刺激人家，要惹人厌烦，要撒一阵野。路上一遇到什么人，——不管是谁，——她就得意弄风情，精神百倍的说起话来，又是笑又是闹，装着鬼脸，引人注目，拿腔做势的做出种种急剧的举动。克利斯朵夫提心吊胆的预感到她要说出正经话来了。——而她果然变得多情了，并且又毫无节制，象在别的方面一样：她大声嚷嚷的说她的心腹话。克利斯朵夫听得难受极了，恨不得把她揍一顿。他最不能原谅的是她的不真诚。他还不知道真诚是跟聪明与美貌一样少有的天赋，而硬要所有的人真诚也是一种不公平。他受不了人家扯谎，而阿达偏偏扯谎扯得厉害。她一刻不停的，泰然自若的，面对着事实说谎。她最容易忘记使他不快的事，——甚至也忘了使他高兴的事，——象一切得得过且过的女子一样。

虽然如此，他们究竟相爱着，一心一意的相爱着。阿达的爱情，真诚不减于克利斯朵夫。尽管没有精神上的共鸣作基础，他们的爱可并不因此而减少一点真实性，而且也不能跟低级的情欲相提并论。这是青春时期的美妙的爱：虽然肉感很强，究竟不是粗俗的，因为其中一切都很年轻；这种爱是天真的，差不多是贞洁的，受过单纯热烈的快感训练的。阿达即使在爱情方面远不如克利斯朵夫那么无知，但还保存着一颗少年的心，一个少年的身体；感官的新鲜，明净，活泼，不亚于溪水，差不多还能给人一个纯洁的幻象，那是任何东西代替不了的。在日常生活她固然自私，平庸，不真诚；爱情可使她变得纯朴，真实，几乎是善良的了；她居然能懂得一个人为了别人而忘却自己的那种快乐。于是克利斯朵夫看着她觉得心都醉了，甚至愿意为她而死：一颗真正动了爱情的心，借了爱情能造出多少又可笑又动人的幻觉，谁又说得尽呢？克利斯朵夫因为赋有艺术家天生的幻想力，所以恋爱时的幻觉比常人更扩大百倍。阿达的一颦一笑对于他意义无穷；亲热的一言半语简直是她善心的证据。他在她身上爱着宇宙间一切美好的东西。他称她为他的我，他的灵魂，他的生命。他们都爱极而哭了。

他们两人的结合不单是靠欢娱，而还有一种往事与幻梦说不出的诗意，——是他们自己的往事与幻梦吗？还是在他们以前恋爱过的人，生在他们以前而现在活在他们身上的人的往事与幻梦？他们林中相遇的最初几分钟，耳鬓厮磨的最初几天，最初几晚，躺在彼此怀里的酣睡，没有动作，没有思想，沉溺在爱情的急流中，不声不响体会到的欢乐的急流中……这些初期的魅惑沉醉，他们彼此不说出来，也许自己还没觉得，可是的确保存在心里。突然之间显现出来的一些境界，一些形象，一些潜伏的思想，只要在脑海中轻轻掠过，他们就会在暗中变色，浑身酥软，迷迷糊糊的好象周围有阵蜜蜂的嗡嗡之声。热烈而温柔的光……醉人的甜美的境界使他们的心停止了跳动，声息全无……这是狂热以后的困倦与静默，大地在春天的阳光底下一边颤抖一边懒懒的微笑……两个年轻的肉体的爱，象四月的早晨一样清新，将来也得象朝露一样的消逝。心的青春是献给太阳的祭礼。

使克利斯朵夫和阿达关系更密切的，莫如一般人批判他们时所取的态度。

他们初次相遇的第二天，街坊上就全知道了。阿达一点儿不想法隐瞒那段姻缘，反而要把她征服男子的得意在人前炫耀。克利斯朵夫原想谨慎一点，但觉得被大家用好奇的目光钉着，而他又不愿意躲躲闪闪，便干脆和阿达公然露面了。小城里顿时议论纷纷，乐队里的同事带着调侃的口气恭维他，他可置之不理，认为自己的私事用不着别人顾问。在爵府里，他的有失体统的行为也受到了指摘。中产阶级的人更把他批起

得厉害。他丢掉了一部分家庭教课的差事。还有一部分家庭，是从此在克利斯朵夫上课的时候都由母亲用着猜疑的神起在旁监视，好象他要把那些宝贵的小母鸡抢走似的。小姐们表面上照理装得一无所知，实际上可无所不知，于是一方面认为克利斯朵夫眼界太低而对他表示冷淡，一方面可更想多知道些这件事情的底细。克利斯朵夫原来只有在小商人和职员阶级中走红。但恭维与毁谤使他一样着恼；既然没法对付毁谤，他便设法不受恭维：这当然是很容易的。他对于大众的爱管闲事非常恼恨。

对他最生气的是于莱老人和伏奇尔一家。他们觉得克利斯朵夫的行为不检是对他们的侮辱。其实他们并没当真想招他做女婿，他们——尤其是伏奇尔太太，——一向不放心那种艺术家性格。但他们天性忧郁，老是以为受着命运播弄，所以一发觉克利斯朵夫和洛莎的婚姻没有了希望，就相信自己原来的确是要那件婚事成功的，而这个打击又证明他们碰来碰去都是不如意的事。照理，倘若他们的不如意应当归咎于命运的话，那末就跟克利斯朵夫不相干了；但伏奇尔夫妇的推理，只会使他们找出更多的理由来怨天尤人。因此他们断定：克利斯朵夫的行为恶劣不单是为了自己寻欢作乐，并且是存心伤害他们。除此以外，他们对克利斯朵夫的丑行的确深恶痛绝。凡是象他们那样虔诚，守礼，极有私德的人，往往认为肉体的罪恶是所有的罪恶中最可耻的，最严重的，差不多是唯一的罪恶，因为只有这罪恶最可怕，——安分良民决不会偷盗或杀人，所以这两桩根本不用提。这种观点使他们觉得克利斯朵夫骨子里就不是个好人，便对他改变了态度。他们板起一副冰冷的面孔，遇到他就掉过头去，克利斯朵夫本不希罕和他们交谈，对他们的装腔作势只耸耸肩膀。阿玛利亚一方面装出瞧不其他而躲开他的神气，一方面又尽量要和他搭讪，以便把心里的话对他说出来；但克利斯朵夫只看不见。

他看了真正动心的，只有洛莎的态度。这女孩子对他的批判比她的父母更严。并非因为克利斯朵夫这次新的恋爱把她最后的被爱的机会打消了，那是她早知道没希望的，——（虽然她心里也许还在希望……她是永远在那里希望的！）——而是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她的偶像，而这尊偶像如今是倒下来了。在她无邪的心里，这是最大的痛苦，比受他轻视更残酷的痛苦。从小受着清教徒式的教育，亲炙惯了她热诚信奉的狭义的道德，她一朝得悉了克利斯朵夫的行为，非但惋惜，而且痛心。他爱萨皮纳的时候，她已经很痛苦，已经对她崇拜的英雄失掉了一部分幻象。克利斯朵夫竟会爱一个这样平凡的人，她觉得是不可解的，不光采的。但至少这段恋爱是纯洁的，而萨皮纳也没有辜负这纯洁的爱情。何况死神的降临把一切都变得圣洁了……但经过了那一夜，克利斯朵夫立刻爱上另外一个女人，——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女人！——那真是堕落得不象话了！洛莎甚至为死者抱不平了。她不能原谅他忘掉萨皮纳……——其实他对于这一点比她想得更多；她没法想象一颗热烈的心同时容得下两种感情；她认为一个人要忠于“已往”，就非牺牲“现在”不可。她纯洁，冷静，对于人生，对于克利斯朵夫，都没有一点儿观念。在她心目中，一切都应当象她一样的纯洁，狭窄，守本分。她的为人与心胸尽管很谦卑，可也有一桩骄傲，就是纯洁，她对己对人都要求纯洁。她不能，永远不能原谅克利斯朵夫这样的自暴自弃。

克利斯朵夫即使不想向她有所声辩，——（对于一个清教徒式的女孩子根本不能解释什么），也想跟她谈谈。他很愿意告诉她，他还是她的朋友，很重视她对她的敬意，而他还有受这敬意的资格。可是洛莎躲着他，冷冷的一声不出，明明是瞧不其他。

他对这个态度又伤心又气愤，自以为不该受此轻蔑；但他的心绪终于给搅乱了，认为自己错了。而最严酷的责备乃是在想起萨皮纳的时候对自己的责备。他苦闷的想道：

“天哪，怎么会呢？……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

然而他抵挡不住冲击他的巨浪。他想到人生是罪恶的，便闭上眼睛不去看它而只顾活着。他多么需要活，需要爱，需要幸福！……他的爱情没有一点可鄙的地方！他知道爱阿达可能是他的不聪明，没有见识，甚至也不十分快乐；可是这种爱绝对谈不到卑鄙。即使——（他竭力表示怀疑）——阿达在精神方面没有多大价值，为什么他对于阿达的爱就会因此而减少它的纯洁呢？爱是在爱的人的心里，而非在被爱的人的心里。凡是纯洁的人，强壮健全的人，一切都是纯洁的。爱情使有些鸟显出它们身上最美丽的颜色，使诚实的心灵表现出最高尚的成分。因为一个人只愿意给爱人看到自己最有价值的面目，所以他所赞美的思想与行动，必须是跟爱情塑成的美妙的形象调和的那种。浸润心灵的青春的甘露，力与欢乐的神圣的光芒，都是美的，都是有益健康而使一个人心胸伟大的。

朋友们误解他固然使他难过，但最严重的是他的母亲也开始烦恼了。

这个忠厚的女人决不像伏奇尔一家把做人之道看得那么窄。她亲身经历了多少真正的痛苦，不会再想去自寻烦恼。她生来是个谦卑的人，只受到人生的磨折，没享到人生的快乐，更不希求快乐，随遇而安，也不想去了解她的遭遇，绝对不敢批判或责难别人，她自以为没有这权利。要是旁人的思想跟她的不同，她就自认为愚蠢，不敢说人家错误；她觉得硬要他人遵守自己在道德与信仰方面的死板的规则是可笑的。而且，她的道德与信仰完全出于本能：她只顾自己的纯洁与虔诚，全不管别人的行为，这正是一般平民容忍某些弱点的态度。这也是当年约翰·米希尔不满意她的一点：在体面的与不体面的两等人中，她不大加以区别；在街上或菜市上，她不怕停下来跟街坊上人尽皆知而正经妇女视若无睹的、那些可爱的女人谈话。她觉得分别善恶，决定惩罚或宽恕，都是上帝的事。她所要求人家的只有一点儿亲切的同情；为了减轻彼此生活的重担，这是必不可少的。主要是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无关大体。

但自从她搬进了伏奇尔的屋子，大家开始来改造她的性格了。那时她已经萎靡不振，无力抵抗，所以房东一家喜欢中伤别人的脾气更容易把她控制。先是阿玛利亚抓住了她；在从早到晚一起做活，而只有阿玛利亚一个人开口的情形之下，柔顺而颓丧的鲁意莎，不知不觉也染上了批评一切判断一切的习惯。伏奇尔太太当然不会不说出她对克利斯朵夫的行为是怎么看法。鲁意莎的无动于衷使她很气恼。她觉得鲁意莎对他们那么愤慨的事不加以问，简直有悖礼法；她直到把鲁意莎说得心都乱了方始满意。克利斯朵夫也觉察到这一点。母亲虽不敢埋怨他，但每天总得怯生生的，不大放心的，絮絮不休的说几句；倘使他不耐烦了，把话顶回去，她就不再开口，但眼神还是那么忧郁；有时他出去了一次回来，看出她是哭过了。他对母亲的性格认识得太清楚了，知道那些烦恼决不是从她心里来的。——从哪儿来的呢？他完全明白。

他决意要结束这种局面。一天晚上，鲁意莎忍不住眼泪，晚饭吃到一半就站起来，也不让克利斯朵夫知道她为什么难过。他便急急忙忙奔下楼去，敲伏奇尔家的门。他恼怒极了。他不但因为伏奇尔太太挑拨他的母亲而着恼，他还得把她的教唆洛莎跟他不和，把她的中伤萨皮纳，以及他几个月来隐忍着的一切，痛痛快快的报复一下。他胸中的怨气越积越多，非发泄不可了。

他闯进伏奇尔太太家里，用着勉强装做镇静，但禁不住气得发抖的声音，问她向母亲说了些什么，把她弄成这个模样的。

阿玛利亚对他毫不客气，回答说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把她的行为向任何人报告，——尤其是对他。她借此机会把久已准备好的一套话统统说了出来，还说要他母亲苦闷，他除了自己的行为以外，用不到再找别的理由；而那种行为对他他是羞耻，对大众是件丑事。

克利斯朵夫巴不得她先来攻击以便反攻。他声势汹汹的嚷着说，他的行为是他自己的事，决不管伏奇尔太太高兴不高兴；她要抱怨，向他抱怨就是，她爱怎么说都可以；那不过象下一阵雨罢了，可是他禁止她，——（听见没有？）——他禁止她跟他母亲去噜嗦，要知道侵犯一个又老又病的可怜的女人是卑鄙的。

伏奇尔太太高声大叫起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她用这种口气的。她说她决不受一个野孩子的教训，——并且还在她自己家里！——她便尽量的羞辱他。

听到吵架的声音，大家都跑来了，——除了伏奇尔，他对于可能妨害他健康的事，一向是躲得老远的。气极了的阿玛利亚把情形告诉了老于莱，老于莱就声色俱厉的请克利斯朵夫以后少发议论，也不必上门。他说用不着克利斯朵夫来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只知道尽责任，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克利斯朵夫回答说当然要走的，将来也不再踏进他们家里了。可是他先得把关于这该死的话——（此刻这责任几乎成为他的私仇了）——痛痛快快说完了才肯走。他说这个责任反而会使他喜欢邪恶。他们拚命把“善”弄得可厌，使人不愿意为善。他们教人在对照之下，觉

得那些虽然下流但很可爱的人倒反有种魔力。到处滥用责任这个词，无聊的苦役也名之为责任，无足重轻的行为也名之为责任，还要把责任用得那么死板，霸道，那非但毒害了人生，并且亵渎了责任。责任是例外的，只有在真正需要牺牲的时候才用得着，绝对不能把自己恶劣的心绪和跟人过不去的欲望叫做责任。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愚蠢或失意而悲苦愁闷，就要所有的人跟他一块儿悲苦愁闷，跟他一样过那种残废的人的生活。最重要的德性是心情愉快。德性应该有一副快活的，无拘无束的，毫不勉强的面目！行善的人应该觉得自己快乐才对！但那个永不离嘴的责任，老师式的专制，大叫大嚷的语调，无聊的口角，讨厌的、幼稚的、无中生有的吵架，那种闹哄，那种毫无风趣的态度，没有趣味、没有礼貌、没有静默的生活，竭力使人生变得疲乏的、鄙陋的悲观主义，觉得轻蔑别人比了解别人更容易的、傲慢的愚蠢，所有那些不成起局、没有幸福、没有美感的布尔乔亚道德，都是不健全的，有害的，反而使邪恶显得比德性更近人情。

克利斯朵夫这样想着，只顾对伤害他的人泄忿，可没有发觉自己和他们一样的不公平。

无疑的，这些可怜虫大致和他心目中所见到的差不多。但这不是他们的错：那种可憎的面目，态度，思想，都是无情的人生造成的。他们是给苦难折磨得变了形的，——并非什么飞来横祸，伤害生命或改换一个人面目的大灾难，——而是循环不已的厄运，从生命之初到生命末日，点点滴滴来的小灾小难……那真是可悲可叹的事！因为在他们这些粗糙的外表之下，藏着多少的正直，善心，和默默无声的英勇的精神！……藏着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和未来的元气！

克利斯朵夫认为责任是例外的固然不错，但爱情也一样是例外的。一切都是例外的。一切有点儿价值的东西，它的最可怕的敌人，并非是不好的东西，——（连恶习也有它的价值），——而是它本身成了习惯性。心灵的致命的仇敌，乃是时间的磨蚀。

阿达开始厌倦了。她不够聪明，不知道在一个象克利斯朵夫那样生机勃勃的人身上，想法使她的爱情与日俱新。在这次爱情中间，她的感官与虚荣心已经把所有的乐趣都榨取到了。现在她只剩下一桩乐趣，就是把爱情毁灭。她有那种暧昧的本能，为多少女子（连善良的在内）多少男人（连聪明的在内）所共有的。——他们都不能在人生有所创造：作品，儿女，行动，什么都不能，但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受不了自己的一无所用。他们但愿别人跟自己一样的没用，便竭力想做到这一点。有时候这是无心的：他们一发觉这种居心不良的欲望，就大义凛然的把它打消。但多数的时候他们鼓励这种欲望，尽量把一切活着的，喜欢活着的，有资格活着的，加以摧毁；而摧毁的程度当然要看他们的力量如何：有些是小规模的，仅仅以周围亲近的人作对象；有些是大举进攻，以广大的群众为目标。把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拉下来，拉得跟自己一般高低的批评家，还有以引诱爱人堕落为快的女孩子，是两种性质相同的恶兽。——可是后面的一种更讨人喜欢。

因此阿达极想把克利斯朵夫腐化一下，使他屈辱。其实她还没有这个力量。便是腐化人家，她那点聪明也嫌不够：她自己也觉得，所以她怀恨克利斯朵夫的一大原因，就是她的爱情没有力量伤害他。她不承认有伤害他的欲望；要是能阻止自己，也许她还不会这么做。但她认为要伤害他而办不到未免太起有此理。倘使一个女人没有一种幻象，使她觉得能完全驾驭那个爱她的人，给他不论是好是坏的影响，那就是这个男人爱她爱得不够，而她非要试试自己的力量不可了。克利斯朵夫没有留意到这些，所以阿达说着玩儿问他：

“你肯不肯为了我把音乐丢掉？”（其实她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却老老实实的回答：

“噢！这个吗，不论是你，不论是谁，都没有办法的。我永远丢不了音乐。”

“哼！亏你还说是爱我呢！”她恨恨的说。

她很音乐，——尤其因为她完全不懂，并且找不到一个空隙来攻击这个无形的敌人，来伤害克利斯朵夫的热情。倘若她用轻蔑的口吻谈论音乐，或是鄙夷不屑的批评克利斯朵夫的曲子，他只是哈哈大笑；阿达虽然懊恼之极，结果也闭上了嘴，因为知道自己可笑。

但即使在这方面没有办法，她可发现了克利斯朵夫的另一个弱点，觉得更容易下手：那就是他的道德信仰。他虽然和伏奇尔一家闹翻了，虽然青年期的心情使他沉醉了，可依阳保存着他那种精神上的洁癖而自己并不觉得，使一个象阿达般的女人看了始而诧异，继而入迷，继而好笑，继而不耐烦，终于恼恨起来。她从不正面进攻，只是狡猾的问：

“你爱我吗？”

“当然。”

“爱到什么程度？”

“尽一个人所能爱的程度。”

“那不能算多……你说，你能为我做些什么？”

“你要什么就什么。”

“要你做件坏事你做不做？”

“要用这种方式来爱你，太古怪了！”

“不是古怪不古怪的问题。只问你做不做？”

“那是永远不需要的。”

“可是假使我要呢？”

“那你就错了。”

“也许是我错了……可是你做不做？”

他想拥抱她，被她推开了。

“你做还是不做？你说？”

“不做的，我的小宝贝。”

她气愤愤的转过身子。

“你不爱我，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爱。”

“也许是罢，”他笑嘻嘻的说。

他明知自己在热情冲动的时候，会象别人一样做出一桩傻事，也许坏事，或者——谁知道？——更进一步的事；但他认为很冷静的说出来以此自豪是可耻的，而说给阿达听是危险的。他本能的感到他那个心爱的敌人在旁等着，只要他漏出一点儿口风便乘机而入；他不愿意让她拿住把柄。

有几次，她又回到老题目上来进攻了：

“你是因为我爱你而爱我呢，还是因为我爱你而爱我？”

“因为我爱你而爱你。”

“那末假使我不爱你了，你还是会爱我的？”

“是的。”

“要是我爱了别人，你也永远爱我吗？”

“啊！这个我可不知道……我想不会吧……总之我那时不再爱别的人了。”

“我爱了别人，情形又有什么不同？”

“哦，大不同了。我也许会变，你是一定会变的。”

“我会变吗？那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关系很大。我爱的是你现在这样的你。你要变了，我不敢担保再爱你。”

“噢！你不爱我，你不爱我！这些废话是什么意思？一个人要就爱，要就不爱。如果你爱我，你就该爱我，爱我现在的样子，也不管我做些什么，永远得爱下去。”

“这样的爱你，不是把你当做畜牲了吗？”

“我就是要你这样的爱我。”

“那么你看错人了，”他开玩笑似的说，“我不是你心目中的那种人。我即使愿意这样做也未必做得到。何况我也不愿意。”

“你自命为聪明！你爱你的聪明甚于爱我。”

“我爱的明明是你，你这个没良心的！我爱你比你爱自己还深切。你越美丽，心越好，我越爱你。”

“你倒是个老学究，”她懊恼的说。

“你要我怎么办呢？我就是爱美，恨丑。”

“便是我身上的丑也恨吗？”

“尤其是在你身上的。”

她愤愤的跺着脚：“我不愿意受批判。”

“那末你尽管抱怨吧，抱怨我批判你，抱怨我爱你，”他温柔的说，想抚慰她。

她让他抱在怀里，甚至还微笑着，允许他亲吻。但过了一忽，他以为她已经忘了，她又不安的问：“你觉得我丑的是什么呢？”

他不敢告诉她，只是很懦怯的回答：“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丑的地方。”

她想了一想，笑着说：“你说你是不喜欢扯谎的，可不是？”

“那我最恨了。”

“对。我也恨。我从来不扯谎，所以在在这方面就不用操心。”

他对她瞧了瞧，觉得她是说的真心话。对自己的缺点这样的毫无知觉，他看了心软了。

“那末，”她把手臂勾着他的脖子，“假使我一朝爱了别人而告诉了你，你干吗要恨我呢？”

“别老是磨我啊。”

“我不磨你；我不跟你说我现在爱了别人；而且还可以告诉你现在不爱别人……可是将来要是我爱了……”

“咱们不用想这个。”

“我可是要想的……那时候你不恨我吗？总不能恨我吧？”

“我不恨你，只是离开你。”

“离开我？为什么？要是我仍旧爱着你的话？……”

“一边爱着别人一边还爱我？”

“当然啰，那是可能的。”

“对我们可不会有这种事。”

“为什么？”

“因为你爱上别一个的时候，我就不爱你了，决不再爱你了。”

“刚才你还说：‘也许……’现在你说你不爱我了！”

“这样对你更好。”

“为什么？”

“因为你爱着别人的时候我要是还爱你，那末结果对你，对我，对别人都是不利的。”

“哦！……你简直疯了。那末我非一辈子和你在一块儿不可吗？”

“放心，你是自由的。你爱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我。可是那时候不是再会而是永别了。”

“但要是我仍旧爱你呢？”

“爱是彼此牺牲的。”

“那末你牺牲罢！”

他对她这种自私不由得笑了；她也笑了。

“片面的牺牲只能造成片面的爱，”他说。

“绝对不会的，它能造成双方的爱。如果你为我而牺牲，我只有更爱你。你想想罢，在你一方面，既然能为我牺牲，就表示我非常爱你，所以你就能非常幸福了。”

他们笑了，很高兴能够把彼此那么认真的意见丢开一下。

他笑着，他望着她。其实她的确象她所说的，决无意思此刻就离开克利斯朵夫；虽然他常常使她腻烦，使她气恼，她也知道象他这样的忠诚是多么可贵；而且她也并不爱别人。她刚才的话是说着玩的，一半因为知道她不喜欢这种话，一半因为觉得玩弄这些危险而不清白的思想自有一种乐趣，象小孩子喜欢搅弄脏水一样。他知道这点，并不恨她。但对于这一类不健全的辩难，对于跟这个捉摸不定而心神不安的女子的争执，他觉得厌倦了；为了要无中生有的，在她身上找出优点来骗自己而化那么大的劲，他也厌倦了，有时甚至厌倦得哭了。他想：“为什么她要这样呢，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呢？人生真无聊！”……同时他微微笑着，望着俯在他身上的那张娇艳的脸，蓝的眼睛，花一般的皮色，爱笑爱唠叨而带点蠢相的嘴巴，半开半阖的，露着舌头与滋润的牙齿的光彩。他们的嘴唇差不多碰上了；可是他仿佛是远远的看着她，很远很远，象从别一个世界上望过来的；他眼看她慢慢的远去，隐没在云雾里了……随后他竟瞧不见她了，听不见她了。他忘了一切，只想听音乐，

想着他的梦，想着跟阿达完全无关的事。他听见一个调子。他静静的在那里作曲……啊！美妙的音乐！……多么凄凉，凄凉欲绝！可又是温柔的，慈爱的……啊！多么好！……可不是？可不是？……其余的一切都是虚幻的。

他被人抓着手臂推了几下，听见有个声音喊着：

“喂，你怎么啦？你真的疯了吗？干吗这样的瞅着我呢？干吗不回答我呢？”

他又看到了那双望着他的眼睛。那是谁啊？……——啊！是的……——他叹了一口气。

她仔细的把他打量着，要知道他想些什么。她弄不明白，只觉得自己白费气力，没法把他完全抓住，他老是有扇门可以逃的。她暗中生气了。

有一次她把从这种出神的境界中叫回来，问：“干吗你哭呀？”

他把手抹了抹眼睛，才觉得湿了。

“我不知道，”他说。

“干吗你不回答？我已经问了你三遍啦。”

“你要什么呢？”他语气很温和的说。

她又开始那些古怪的辩论，他做了一个厌倦的手势。“别急，”她说，“我再说一句就完啦。”

可是她又滔滔不竭的说开去了。

克利斯朵夫气得直跳起来：“你能不能再跟我说这些下流话？”

“我是说着玩儿的。”

“那末找些干净一点的题目！”

“至少你得跟我讨论一下，说出你讨厌的理由。”

“这有什么理由可说的！譬如垃圾发臭，难道还得讨论它发臭的原因吗？它发臭，那就完了，我只能堵着鼻子走开。”

他愤愤的走了，迈着大步，呼吸着外边冰冷的空气。

可是她又来了，一次，两次，凡是能伤害他良心的，使它难堪的，她都一起抖出来摆在他面前。

他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神经衰弱的女子的病态的玩艺儿，喜欢把磨人当作消遣。他耸耸肩膀，或是假装不听她的，并不拿她当真。但他有时仍不免想把她从窗里扔出去：因为神经衰弱这个病和闹神经衰弱的人对他都不是味儿……然而只要离开她十分钟，他就会把一切讨厌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他又抱着新的希望新的幻象回到阿达身边去了。他是爱她的。爱情是一种永久的信仰。一个人信仰，就因为他信仰，上帝存在与否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人爱，就因为他爱，用不着多大理由！……克利斯朵夫和伏奇尔一家吵过以后，不能再在他们屋子里住下去了，鲁意莎只能另找一所屋子。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的小兄弟，久无音讯的恩斯德，突然回家了。他试过各种行业，结果都给人撵走。丢了差事，不名一文，身体也搅坏了，他认为还是回到老家来养息一下的好。

恩斯德和两个哥哥的关系都不算坏；他们瞧不其他，他知道这点，可并不介意，所以不恨他们。他们也不恨他，因为恨他也是徒然。人家无论对他说什么都是等于耳边风。他眯着谄媚的眼睛笑着，装做悔悟的神气，心里想着别处，嘴里可是诺诺连声，说着道谢的话，结果总在两个哥哥身上敲到一些钱。克利斯朵夫对这个讨人喜欢的坏蛋，不由自主的很有好感。他外表更象他们的父亲曼希沃。和克利斯朵夫一样的高大，结实，他五官端正，面貌之间好似人很爽直，眼神清朗，鼻子笔直，嘴巴带着笑意，牙齿美丽，举动很迷人。克利斯朵夫一看见他心就软了，预先准备好要责备他的话，连一半都没说出；他骨子里对这个漂亮少年有点象母亲对儿子那样的偏宠，他不但和他同一血统，而且至少在体格上是替他挣面子的。他认为这兄弟心并不坏，再加恩斯德也一点儿不傻。他虽然没有教育，倒也不俗，甚至对陶养心情的活动还感到兴趣。他听着音乐觉得津津有味，尽管不懂哥哥的作品，可仍好奇的听着。克利斯朵夫一向没有得到家里的人多少同情，所以在某些音乐会中看到小兄弟在场也很高兴。

但恩斯德主要的本领，是彻底认识和善于利用两个哥哥的性格。克利斯朵夫知道恩斯德的自私和薄情，知道他只有用得着母兄的时候才想到他们，但他照旧受他甜言蜜语的哄骗，难会拒绝他的要求。他对他比对另一个兄弟洛陶夫喜欢得多。洛陶夫为人规矩安分，做事认真，很讲道德，不向人要钱，也不拿钱给人，每星期日照例来看一次母亲，待上一个钟点，老讲着自己的事，自吹自捧，吹他的商店和有关他的一切，从来不问一下别人的事，一点儿不表示关心，时间一到就走，认为责任已尽，有了交代了。这个兄弟，克利斯朵夫简直受不了。他在洛陶夫回家的时候总想法待在外边。洛陶夫可是忌妒克利斯朵夫；他瞧不起艺术家，克利斯朵夫的名片使他心里难过。然而他在他的商人社会中常常利用哥哥的声誉，只从来不与母亲或克利斯朵夫提到，假装不知道哥哥有什么名望。反之，凡是克利斯朵夫出了点不愉快的事，哪怕是极小的，他都知道。克利斯朵夫瞧不起这些胸襟狭窄的行为，只做不觉得；但他从来没想到（要是发觉了，他是受不住的），洛陶夫所知道的对他不利的消息，一部分是从恩斯德那里来的。这小坏蛋把克利斯朵夫跟洛陶夫不同的地方看得很清楚：当然他承认克利斯朵夫的优越，或许还对他的黠直有些略带讥讽意味的同情。但他决不肯不利用克利斯朵夫的黠直；另一方面，他尽管瞧不起洛陶夫的心地不好，也照旧不顾羞耻的利用他那种心地。他迎合洛陶夫的虚荣和忌妒，恭恭敬敬听他的埋怨，把城里的丑事，尤其是关于克利斯朵夫的，告诉他，——而恩斯德对于克利斯朵夫的事也知道得特别详细。终于他目的达到了：洛陶夫虽然那么吝啬，结果也和克利斯朵夫一样让他把钱骗了去。

这样，恩斯德一视同仁的利用他们，也一视同仁的嘲笑他们。而他们两个也一样的喜欢他。

恩斯德虽是诡计多端，回到老家的时候情形也怪可怜了。他从慕尼黑来，在那儿他丢了最后一个差事，照例他是谋到一个事马上就会丢了。一大半的路程，他是走的，冒着大雨，晚上天知道住在哪儿。浑身泥巴，衣衫褴褛，他简直象乞丐一样，咳嗽又非常厉害，因为在路上害了恶性支气管炎。一看见他这副模样的回来，鲁意莎该坏了，克利斯朵夫真心感动的迎上前去。眼泪不值钱的恩斯德，少不得借此利用一下；于是大家都动了感情，三个人哭成一团。

克利斯朵夫腾出他的房间；大家熏暖了被窝，把似乎快要死下来的病人安置睡下。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轮流在床头看护。既要请医生，买药，又要在房里生火，张罗一些特殊的食物。

接着他们又得想到替他从头到脚，里里外外，把衣服鞋袜都办起来。恩斯德让他们去费心。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满头大汗的，到处去设法弄钱。这时他们手头很拮据：新近搬了家，屋子是照样的不舒服，租金倒更贵；克利斯朵夫教课的差事减少了，支出可加增了许多。他们平时仅仅弄到一个收支相抵，此刻更不得不想尽方法筹款。当然，克利斯朵夫可以向洛陶夫要钱，他才更有力量帮助恩斯德；可是克利斯朵夫不愿意，他定要争口气，独力来救济小兄弟。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因为他是长兄，尤其因为他是克利斯朵夫。半个月以前，有人向他接洽，说一个有钱的业余音乐家愿意出资收买一部作品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克利斯朵夫当时愤慨的拒绝了，如今可不得不忍着羞辱答应下来，而且还是自己去央求的。鲁意莎出去做散工，替人家缝补衣服。他们的牺牲都不让彼此知道，关于钱的来源，总是互相扯谎。

恩斯德在养病期间，坐在火炉旁边缩做一团，一边咳嗽一边说出他欠了些债。他们都替他还了。没有一个人埋怨他。对一个浪子回头的病人，说责备的话似乎显得自己气量太小了。恩斯德也好像吃过苦而改变了。他含着眼泪讲起从前的错误；鲁意莎拥他，劝他不必再想。他有

一套软功夫，一向会装腔作势的哄骗母亲。从前克利斯朵夫为此而忌妒他，现在可觉得最年轻最虚弱的儿子当然应该最受疼爱。他虽然和恩斯德年纪相差不多，却不把他看做兄弟，简直当作儿子一样。恩斯德对他非常尊敬，有时还提起克利斯朵夫沉重的负担，金钱的牺牲……克利斯朵夫不让他说下去，恩斯德便用谦恭的亲切的眼神表示感激。克利斯朵夫对他的忠告，他嘴上无不接受，似乎准备一朝身体恢复之后立刻重新做人，好好的去工作。

他病好了，但养息的时间很长。他从前把身体糟蹋得厉害，医生认为需要特别小心。因此他继续住在母亲身边，和克利斯朵夫合睡一张床，胃口很好的吃着哥哥挣来的面包和母亲给他预备的好菜。他绝口不提动身的话。鲁意莎与克利斯朵夫也不跟他提。一个是找到了心疼的儿子，一个是找到了心疼的兄弟，他们俩都太高兴了。

夜长无事，克利斯朵夫慢慢的和恩斯德谈得比较亲密了。他需要跟人说说心腹话。恩斯德很聪明，思想很快，只要一言半语就懂得，所以跟他谈话是很有趣的。可是克利斯朵夫还不敢提到最贴心的事，——他的爱情，仿佛说出来是亵渎的。而什么都一清二白的恩斯德只做不知道。

有一天，已经完全复原的恩斯德，趁着晴朗的下午出去沿着莱茵河溜跶。离城不远，有所热闹的乡村客店，星期日人们都到这来喝酒跳舞；恩斯德看见克利斯朵夫和阿达与弥拉占着一张桌子，正在嘻嘻哈哈的闹哄。克利斯朵夫也看见了兄弟，脸红起来。恩斯德表示识趣，不去招呼他就走开了。

这次的相遇使克利斯朵夫非常为难，跟那些人在一起尤其觉得惭愧；被兄弟撞见的难堪，非但是因为从此失掉了指摘兄弟的资格，而且也因为他对长兄的责任抱着很高，很天真，有点儿过时的，在许多人看来未免可笑的观念；他觉得这样的不尽长兄之责等于是堕落。

晚上他们在卧室里碰到了，他等恩斯德先开口讲那件事。恩斯德偏偏很小心的不做声，也在那里等着。直到脱衣服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才决意和兄弟提到他的爱情。他心慌得厉害，简直不敢望一望恩斯德；又因为羞怯，便故意装出突如其来的口吻。恩斯德一点儿不帮他忙；他不声不响，也不对哥哥瞧一眼，可是把什么都看得很清；克利斯朵夫笨拙的态度和言语之间所有可笑的地方，都逃不过恩斯德的眼睛。克利斯朵夫竟不大敢说出阿达的名字；他所描写的她的面貌，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爱人。但他讲着他的爱，慢慢的被心中的柔情鼓动起来，说爱情给人多少幸福，他在黑夜中没有遇到这道光明以前是多么苦恼，没有一场深刻的恋爱，人生等于虚度一样。恩斯德肃然听着，对答得很聪明，绝对不提问题，只是很感动的握一握手，表示他和克利斯朵夫抱有同感。他们交换着关于恋爱与人生的意见。克利斯朵夫看到兄弟能这样的了解他，快慰极了。他们在睡熟之前友爱的拥抱了一下。

从此克利斯朵夫常常和恩斯德提到他的爱情，虽然老是很胆怯，不敢尽量吐露，但这位兄弟的谨慎与识趣使他很放心。他也表示出对阿达的疑虑，但从来不提指摘阿达，只埋怨自己。他含着眼泪说，要是失掉了她，他就活不了。

同时他也在阿达面前提起恩斯德，说他长得怎么美，怎么聪明。

恩斯德并不要求克利斯朵夫介绍阿达；只是郁郁闷闷的关在房里不肯出门，说是一个熟人都没有。克利斯朵夫觉得自己不应该每星期日和阿达到乡间去玩，而让兄弟独自守在家里。另一方面他觉得要不能和情人单独相处也非常难受；然而他总责备自己的自私，终于邀请恩斯德和他们一块儿去玩了。

在阿达门外，他把兄弟介绍了。恩斯德和阿达很客气的行了礼。阿达走了出来，后边跟着那个形影不离的弥拉；她一看见恩斯德就惊讶的叫了一声。恩斯德微微一笑，拥抱了弥拉，弥拉若无其事的接受了。

“怎么！你们原来是认识的？”克利斯朵夫很诧异的问。

“当然啰，”弥拉笑着说。

“从什么时候起的？”

“好久好久了。”

“噢！你也知道的？”克利斯朵夫问阿达，“干吗不跟我说？”

“你以为我认识弥拉所有的情人吗？”阿达耸了耸肩膀。

弥拉假装对阿达的话生了气。克利斯朵夫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些。他很不快活，觉得恩斯德，弥拉，阿达，都不坦白，虽然实际上不能说他们扯谎；但要事事不瞒阿达的弥拉偏偏把这一件瞒着阿达是难于相信的，说恩斯德和阿达以前不相识也不近事实。他留神他们。他们只谈几句极平常的话，而以后一起散步的时候，恩斯德只关心着弥拉。在阿达方面，她只和克利斯朵夫谈话，而且比平时格外和起。

从此以后，每次集会必有恩斯德参加。克利斯朵夫很想摆脱他，可不敢说。他的动机单单是因为觉得不应该把兄弟引做作乐的同伴，可绝对没有猜疑的心。恩斯德的行动毫无可疑之处：他似乎钟情于弥拉，对阿达抱着一种有礼的，差不多是过分敬重的态度，仿佛他要把对于哥哥的敬意分一些给哥哥的情。阿达并不感到奇怪；她自己的行动也十分谨慎。

他们在一起作着长时间的散步。两兄弟走在前面，阿达与弥拉在后面又是笑又是唧唧啾啾。她们停在路中间长谈，克利斯朵夫与恩斯德停下来等她们。结果克利斯朵夫不耐烦了，自个儿望前了；可是不久，他听见恩斯德和两个多嘴的姑娘有说有笑，就懊恼的走回来，很想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但他们一走近，话就突然中止了。

“你们老是在一块儿商量什么秘密呀？”他问。

他们用一句笑话把他蒙过去了。他们三个非常投机，象节场上的小偷似的。

克利斯朵夫才跟阿达狠狠的吵了一架。从早上其他他们就生气了。平时，阿达在这种场合会装出一副一本正经而恼怒的面孔，格外的惹人厌，算做报复。这一次她只做得好似没有克利斯朵夫这个人，而对其余的两个同伴照旧兴高采烈。仿佛她是欢迎这场吵架的。

反之，克利斯朵夫可极想讲和；他比什么时候都更热情了。除了心中的温情以外，他还感激爱情赐给他的幸福，后悔那些无聊的争论糟蹋了光阴，再加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似乎他们的爱情快要完了。阿达只看不见他，和别人一起笑着；他很悲哀的瞧着她俊美的脸，想起多少宝贵的回忆；有时这张脸（现在就是的）显得多么善良，笑得多么纯洁，以至克利斯朵夫问自己，为什么他们没有相处得更好，为什么他们以作践幸福为乐，为什么她要竭力忘掉那些光明的时间，为什么她要抹煞她所有的善良与诚实的部分，为什么她一定要（至少在思想上）把他们纯洁的感情加以污辱而后快。他觉得非相信他所爱的对象不可，便竭力再造一次幻象。他责备自己不公平，恨自己缺少宽容。

他走到她身边跟她搭讪，她冷冷的回答了几句，一点没有跟他讲和的意思。他紧紧逼着她，咬着她耳朵要求她和别人离开一会，单独听他说话。她很不高兴的跟着他。等到他们落后了几步，弥拉与恩斯德都瞧不见他们了，他便突然抓着她的手，求她原谅，跪在树林里的枯叶上面。他告诉她，他不能这样跟她吵了架而活下去；什么散步，什么美丽的风光，无论什么他都不感乐趣了；他需要她爱他。是的，他往往很不公平，脾气暴躁，令人不快；他求她原谅，说这种过失就是从爱情上来的，因为凡是平庸的，和他们宝贵的往事配不上的，他都不能忍受。他提起过去的事，提其他他们的初遇，最初几天的生活；他说他永远那样的爱她，将来也永远爱她，但愿她不要离开他！她是他的一切……阿达听着，微笑着，有点儿慌，差不多心软了。她的眼睛变得很柔和，表示他们相爱，不再恼气了。他们互相拥抱，紧紧靠在一起，望木叶脱落的树林中走去。她觉得克利斯朵夫很可爱，听了她温柔的话很高兴；可是她那些想入非非的作恶的念头，连一个也没放弃。她有些迟疑，念头不象先前坚决了，但胸中所计划的事并不就此丢开。为什么？谁说得清呢？……因为她早已打定主意要做，所以非做不可吗？……谁知道？或许

她认为，在这一天欺骗朋友来对他证明，对自己证明她的不受拘束是更有意思。她并不想让克利斯朵夫跑掉，那是她不愿意的。现在她自以为对他比什么时候都更有把握了。

他们在树林里走到一平空旷的地方，那儿有两条小路通到他们要去的山岗。克利斯朵夫拣的一条，恩斯德认为是远路，应当走另外一条。阿达也那么说。克利斯朵夫因为常在这儿过，坚持说他们错了。他们不承认。结果大家决定来实地试一试，各人都打赌说自己先到。阿达跟恩斯德走。弥拉可陪着克利斯朵夫，表示她相信克利斯朵夫是对的，还补充着说他从来不会错的。克利斯朵夫对游戏很认真，又不愿意输了东道，便走得很快，弥拉觉得太快了，她并不象他那么着急。

“你急什么，好朋友，”她口气又安闲又带些讥讽的意味，“我们总是先到的。”

给她一说，他也觉得自己不大对了：“不错，我走得太快了；用不着这样赶路的。”

他放慢了脚步又说：“可是我知道他们的脾气，一定连奔带跑的想抢在我们前面。”

弥拉大声笑了：“放心罢！他们才不会跑呢。”

她吊着他的胳膊跟他靠得很紧。她比克利斯朵夫稍微矮一点，一边走一边抬起她又聪明又撒娇的眼睛望着他。她的确很美，很迷人。他简直不认得她了：她真会变化。平时她的脸带点苍白，虚肿；可是只要有些刺激，或是什么快乐的念头，或是想讨人喜欢的欲望，这副憔悴的神气就会消失，眼睛四周和眼皮的皱褶都没有了，腮帮红起来，目光有了神采，整个面目都有股朝气，有种生机，有种精神，为阿达所没有的。克利斯朵夫看到她的变化奇怪极了；他掉过眼睛，觉得单独跟她在一起有点心慌意乱。他局促不安，不听她的话，也不回答她，或是答非所问；他想着——硬要自己只想着阿达。他记起了她刚才那双柔和的眼睛，心中便充满着爱。弥拉要他欣赏林木的美，纤小的枝条映在晴朗的天空……是啊，一切都很美；乌云散开了，阿达回到他怀抱里来了，他们之间的冰山给他推倒了；他们重新相爱，合而为一。他呼吸自由了，空气多轻松！阿达回到他怀抱里来了……一切都使他想念她……天气很潮湿：她不至于受凉罢？……美丽的树上点缀着冰花：可惜她没看见！……他忽然记起所赌的东道，便加紧脚步，特别留神不让自己迷路，一到目的地，就得意扬扬的叫起来：“我们先到了！”

他很高兴的挥着帽子。弥拉微微笑着，望着他。

他们所到的地方是树林中间一片很长的削壁。这块山顶上的平地，周围是胡桃树与瘦小的橡树，底下是郁郁苍苍的山坡，松树的顶上盖着紫色的云雾，莱茵河象一条带子，躺在蓝色的山谷中间。没有鸟语。没有人声。没有一丝风影。这是冬季那种恬静岑寂的日子，它仿佛瑟瑟缩缩的在朦胧暗淡的阳光底下取暖。山坳里驰过的火车，不时远远的传来一声短促的呼啸。克利斯朵夫站在岩崖边上看着风景。弥拉看着克利斯朵夫。

他向她转过身子，高高兴兴的说：“嘿！那两个懒东西，我不是早告诉过他们吗？……好吧，只有等他们了……”

他在到处开裂的地上躺了下来，晒着太阳。“对啦，咱们等罢……”弥拉说着抖开了头发。

她语气挖苦得厉害，克利斯朵夫不禁抬起身子望着她。

“怎么啦？”她若无其事的问。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咱们等罢。真用不着要我跑得那么快的。”

“对啦。”

他们俩在高低不平的地上躺下。弥拉哼着一个调子。克利斯朵夫跟着唱了几句，但他时时刻刻停下来伸着耳朵听，说道：“好象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弥拉继续唱着。

“你静一会儿好不好？”

弥拉停了一下。

“呕，一点声音都没有。”

她又哼起来了。

克利斯朵夫开始坐立不安：“也许他们迷了路。”

“迷路？才不会呢。恩斯德对这里的路熟得很。”

克利斯朵夫忽然有了个古怪的念头：“要是他们先到了这儿又出发了呢？”

弥拉仰躺着，望着天，唱歌唱到一半突然狂笑起来，差点儿连气都闭住了。克利斯朵夫硬要回到车站去，说他们一定在那里了。弥拉听到这句才决意开口：

“这才是跟他们走散的好办法呢！……我们又没说过车站，约好在这儿相会的。”

他重新坐在她身边。她看他等急了觉得好玩。他也发觉她的目光在笑他。但他一本正经的操心起来，——不是怀疑他们而是担心他们的遭遇。他又站起身子，说要回到树林里去找他们，叫他们。弥拉轻轻的嗤了一声，从袋里掏出针线剪刀，消消停停的拆开帽上的羽毛把它重新缝过：她的神气好似准备在这儿待上一天的了。

“别忙，傻子，”她说。“他们要是愿意来，不会自个儿来吗？”

他心里一震，回过身来向着她。她可不瞧他，专心做着自己的工作。他走近去叫着：

“弥拉！”

“嗯？”她一边说一边依旧做她的事。

他蹲下去想对她瞧个仔细，又叫了一声：“弥拉！”

“怎么啦？”她抬起眼睛，笑盈盈的望着他，“什么事？”

她看着他慌张的神气不禁露出嘲笑的脸色。

“弥拉！”他说话的声音都哑了，“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她耸耸肩，笑了笑，又低下头去做活了。

他抓着她的手，把她正在缝的帽子拿开：“别做了，别做了，你告诉我呀……”

她正面瞧着他，心软了。她看见克利斯朵夫的嘴唇在发抖。

“你以为，”他声音更轻了，“恩斯德和阿达……”

她微微一笑：“嘿！嘿！”

他气得直跳起来：“不！不！那是不可能的！你决不会这样想的！……不！不！”



她把手按着他肩膀，笑倒了：“哎啊！亲爱的，你多傻！你多傻！”

他用力摇着她的身子说：“别笑！干吗你笑？要是真的话，你就不会笑了。你是爱恩斯坦的……”

她继续笑着，把他拉过去拥抱了。他不由自主的还了她一吻。但他一接触她的嘴唇，感觉到还有他兄弟的亲吻的暖气，就望后一退，把她的头捧着，隔着相当的距离，问：

“那么你是早知道的！你们早商量好的？”

她一边笑一边说：“是的。”

克利斯朵夫既不叫嚷，也没有一个发怒的动作。他张着嘴仿佛不能呼吸了，闭着眼睛，把手紧紧的压着胸部：心快要爆裂了。接着他躺在地下，捧着脑袋，因为厌恶与绝望而浑身抽搐起来，象小时候一样。

并不怎么温柔的弥拉这时也觉得他可怜了；她凭着那种母性的同情，俯在他身上，和他说着亲热的话，拿出提神醒脑的盐来要他闻一闻。他可不胜厌恶的把她推开了，冷不防站起身子，吓了她一跳。他没有报复的气力，也没有报复的念头。他瞅着她，痛苦得脸都抽搐了。

“混蛋，”他垂头丧气的说，“你不知道你害得人多苦……”

她想留住他。可是他望树林中逃了，对着这些无耻的勾当，污浊的心灵，和他们想拖他下水的乱伦的淫猴，深恶痛绝。他哭着，哆嗦着，又恨又怒，大声嚎了出来。他厌恶她，厌恶他们，厌恶自己，厌恶自己的肉体与心灵。他心中卷起一股轻蔑的怒潮：那是酝酿已久的；对于这种卑鄙的思想，下流的默契，他在里面混了几个月的恶浊的空气，他迟早要起来反抗的；只因为他需要爱人家，需要把爱人造成种种幻象，才尽量拖了下来。现在可突然爆发了：而这样倒是更好。一股精纯的大片。一阵冰冷的寒风，把所有的臭秽一扫而空。厌恶的心情一下子把阿达的爱情给毁灭了。

如果阿达以为这件事可以加强她对克利斯朵夫的控制，那就更证明她庸俗不堪，不了解她的爱人。嫉妒的心理，可以使不清白的人更恋恋不舍，但在一个克利斯朵夫那样年轻，纯洁，高傲的性格，只会因之而反抗。他尤其不能而且永远不能原谅的，是这次的欺骗在阿达既非由于热情冲动，也非由于女人的理智难于抗拒的那种下流的使性。不是的，——他现在明白了，——她的用意是要使他丢人，使他羞辱，因为他在道德方面和她抗衡，因为他抱着与她敌对的信仰而要惩罚她，要把他的人格降低到跟普通人一样，把他踩在脚下，使她感觉到自己作恶的力量。他不明白：为什么多数的人要把自己和别人所有的纯洁一起玷污而后快？为什么这般的狗似的东西，乐此不疲的要在垃圾中打滚，要浑身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才快活？……阿达等了两天，以为克利斯朵夫会去迁就她的。过了两天她发急了，给了他一封亲热的短信，绝口不提过去的事。克利斯朵夫置之不理。他对阿达切齿痛恨，简直没有言语可以形容。他把她从自己的生活中扫除了。世界上没有她这个人了。

克利斯朵夫摆脱了阿达的羁绊，但还没有摆脱他自己的。他徒然对自己作种种的幻想，徒然想回到过去那种贞洁，坚强，安静的境界。一个人决不能回到过去，只有继续向前。回头是无用的，除非看到你早先经过的地方，和住过的屋顶上的炊烟，在天边，在往事的云雾中慢慢隐灭。可是把我们和昔日的心情隔离得最远的，莫如几个月的热情。那好比大路拐了一个弯，景色全非；而我们是和以往的陈迹诀别了。

克利斯朵夫不肯承认这一点。他向过去伸着手臂，非要他从前那种高傲而隐忍的精神复活过来不可。可是这精神已经不存在了。情欲的危险不在于情欲本身，而在于它破坏的结果。尽管克利斯朵夫现在不爱了，甚至暂时还厌恶爱情，也是没用；他已经被爱情的利爪抓伤了，心中有了个必须想法填补的窟窿。对柔情与快感的需要那么强烈，使尝过一次滋味的人永远受着它的侵蚀：一旦没有了这个病魔，就得有别种病魔来代替，哪怕是跟以前相反的，例如“憎厌一切”的风魔，对那种“高傲的纯洁”的风魔，“信仰道德”的风魔。——而这些热情还不能满足他的饥渴，至多是暂时敷衍一下。他的生活变成了一连串剧烈的反动，——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时而他想实行不近人情的禁欲主义：不吃东西，只喝清水，用走路，疲劳，熬夜等等来折磨肉体，不让自己有一点儿快乐。时而他坚信，对他那类的人，真正的道德应当是力，使尽量去寻欢作乐。禁欲也罢，纵欲也罢，他总是烦恼。他不能再孤独，却又不能不孤独。

他唯一的救星可能是找到一种真正的友谊，——也许象洛莎的那一种，那他一定会借以自慰的。但两家之间已经完全闹翻，不见面了。克利斯朵夫只碰到过一次洛莎。她望了弥撒从教堂里出来。他迟疑着不敢上前；她一见之下似乎想迎着他走过来；可是他从潮水般的信徒堆里向她挤过去时，她把头转向了别处；而他走近的时候，她只冷冷的行了个礼就离开了。他觉得这姑娘对他存着冷淡与鄙薄的心，可不知道她始终爱着他，极想告诉他；但她又因之埋怨自己，仿佛现在再爱他是一桩罪过，因为克利斯朵夫行为不端，已经堕落，跟她距离太远了。这样，他们就永远分离了。而这对于两人也许都有好处。虽然心地极好，她可没有活泼泼的生命力去了解他。他虽然极需要温情与敬意，也受不了平凡的，闭塞的，没有欢乐，没有痛苦，没有空气的生活。他们俩一定会痛苦的，——为了教对方痛苦而痛苦。所以使他们俩不能接近的不幸，归根结蒂倒是大幸，——那对一般刚强而能撑持的人往往是这样的。

但在当时，这个情形对他们毕竟是大大的不幸与苦恼，尤其对克利斯朵夫。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样的不容忍，这样的心地褊狭，把最聪明的人变得不聪明，把最慈悲的人变得不慈悲的褊狭，使克利斯朵夫非常气愤，觉得受了侮辱，甚至为表示抗议起见，他走上了极端放纵的路。

他和阿达常到郊外酒店去闲坐的时候，结识了几个年轻人，——都是些过一天算一天的光棍；他们无忧无虑的心情与无拘无束的态度，倒也并不使他讨厌。其中有一个叫做弗烈特曼，跟他一样是音乐家，当着管风琴师，年纪三十上下，人很聪明，本行的技术也不坏，可是懒得不可救药，宁可饿死渴死也不愿意振作品来的。他为了给自己的懒散解嘲，常常说一般为人生忙碌的人的坏话；他那些不大有趣味的讥讽，教人听了发笑。他比他的同伴们更放肆，不怕——可是还相当胆小，大半出之以挤眉弄眼与隐隐约约的措辞，——讽刺当道的人，甚至对音乐也敢不接受现成的见解，把时下徒负虚名的大人物暗中加以挞伐。他对女人也不留余地，专门喜欢在说笑话的时候，引用憎厌女性的某修士的名言：“女人的灵魂是死的。”克利斯朵夫比谁都更欣赏这句尖刻辛辣的话。

心乱如麻的克利斯朵夫，觉得和弗烈特曼谈天是种排遣。他把他的为人看得很透，对那种粗俗的挖苦人的脾气也不会长久喜欢的；冷嘲热讽和永远否定一切的口吻，很快教人腻烦，只显出说话的人的无能；但这个态度究竟和市俗们自命不凡的鄙俗不同。克利斯朵夫心里尽管瞧不起这同伴，实际却少不了他。他们老混在一起，跟弗烈特曼的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呆在酒店里，而他们比弗烈特曼更无聊：整夜的赌钱，嚼舌，喝酒。在令人作恶的烟草味道与残肴剩菜的味道中间，克利斯朵夫常常突然惊醒过来，呆呆的瞪着周围的人，不认得他们了，只是痛苦的思想：

“我在哪儿呢？这是些什么人啊？我跟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呢？”

他们的谈话与嘻笑使他恶心，可没有勇气离开他们；他怕回家，怕跟他的欲念与悔恨单独相对。他入了歧路，知道自己入了歧路：他在弗烈特曼身上寻找，而且清清楚楚的看到，他有朝一日可能变成的那副丢人的面目；而他心灰意懒，看到了危险非但不振作品来，反而更加萎靡了。

要是可能，他早已入了歧路。幸而象他那一类的人，自有别人所没有的元气与办法，能够抵抗毁灭：第一是他的精力，他的求生的本能，不肯束手待毙的本能，以智慧而论胜过聪明，以强毅而论胜过意志的本能。并且他虽然自己不觉，还有艺术家的那种特殊的好奇心，那种热烈的客观态度，为一切真有创造天赋的人所有的。他尽管恋爱，痛苦，让热情把自己整个儿的带走，他可并不盲目，还是能看到那些热情。它们固然是在他心中，可并不就是他。在他的灵魂中，有千千万万的小灵魂暗中向着一个固定的，陌生的，可是实在的目标扑过去，象整个行星的体系在太空中受着一个神秘的窟窿吸引。这种永远不息的，不自觉的自我分化的境界，往往发生在头晕目眩的时候，正当日常生活入于麻痹状态，在睡眠的深渊中射出神秘的目光，显出生命的各种各样面目的时候。一年以来，克利斯朵夫老是给一些梦纠缠着，在梦中清清楚楚的感

到一种幻象，仿佛自己在同一刹那之间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而这几个不同的人往往相隔很远，有几个世界的距离，有几个世纪的相差。醒了以后，他只有梦境留下来的一种骚乱惶惑的感觉，而一点记不起造成这惶惑的原因。那感觉好比一个执着的念头消灭以后所给你的困倦；念头的痕迹始终留在那儿，你可无法了解。一方面他的灵魂在无穷的岁月中苦苦挣扎，一方面另有一颗清明宁静而非常关切的灵魂，在他心中看着他劳而无功的努力。他瞧不见这另外一颗灵魂，但它那道潜在的光的确照着他。这灵魂对这些男男女女，对这个世界，这些情欲，这些思想，不问是折磨人的，平庸的，或竟是下贱的思想，都极需要而且极高兴的去感觉，观察，了解，为之受苦；——而这一点就让那些思想与人物感染到它的光明，把克利斯朵夫从虚无中救度了出来。这第二重的心灵使他感到并不完全孤独。它什么都要尝试，什么都要认识，在极有破坏性的情欲前面筑起一座堡垒。

这颗心灵固然能够使克利斯朵夫的头浮在水面，但还不能使他单靠自己的力量跳出水来。他还不能控制自己，不能韬光养晦。什么工作都没有心思去做。他精神上正在过一道难关，结果是极有收获的：——他将来的生命都在这个转变中间长了芽；——但这种内心的财富，目前除了极端放荡以外别无表现；这样丰满的生命力在当时所能产生的结果，跟最纤弱的心灵的并无分别。克利斯朵夫被生命的狂流淹没了。他所有的力都受着极猛烈的推动，长得太快了，而且是同时并进的。只有他的意志并没同样迅速的长成，倒反被这些妖魔吓坏了。他的身心到处都在爆裂。可是这个惊天动地的精神上的剧变，别人是一无所见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只觉得没有意志，无力创造，无力生存。而欲念，本能，思想，却先后涌了出来，宛如硫磺的浓烟从火山口中奔腾直冒；于是他问自己：

“现在又要冒出些什么来呢？我要变成怎么样呢？难道永远是这样的了？还是我克利斯朵夫就要完了？永远一无所成了吗？”

而他遗传得来的本能，前人的恶习，此刻忽然暴露了出来。

他拚命喝酒了。

他往往酒气冲人，嘻嘻哈哈的回家：完全消沉了。

可怜的鲁意莎对他望了望，叹着气，一句话也不说，只管祈祷。

有天晚上他从酒店里出来，在城门口气见高脱弗烈特舅舅滑稽的背影，驮着包裹走在前面。这矮子已经有几个月不到本地来，在外边逗留的时期越来越长了。克利斯朵夫非常高兴的老远叫他。给包袱压得弯了身子的高脱弗烈特，回过头来瞧见克利斯朵夫装着鬼脸，便坐在路旁的界石上等他。克利斯朵夫眉飞色舞，连奔带纵的跑过来，握着舅舅的手使劲的摇，表示十二分亲热。高脱弗烈特对他瞅了好久，才说：

“你好，曼希沃。”

克利斯朵夫以为舅舅认错了，禁不住哈哈大笑。他想：“可怜的人老啦，记忆力都没有了。”

的确，高脱弗烈特神气老了许多，皮肤更皱，人更矮，更瘦弱，呼吸也短促而费劲。克利斯朵夫还在那里唠唠叨叨。高脱弗烈特把包裹驮在肩上，默默无声的又走起来了。他们俩肩并肩的一同回家，克利斯朵夫手指划脚，直着嗓子说话。高脱弗烈特咳了几下，只是不做声。克利斯朵夫问他什么话的时候，他仍旧管他叫曼希沃。这一回克利斯朵夫可问他了：

“哎！您怎么叫我曼希沃？我明明是克利斯朵夫，难道您忘了吗？”

高脱弗烈特只管走着，抬起眼睛把他瞧了瞧，摇摇头冷冷的说：

“不，你是曼希沃，我清清楚楚认得是你。”

克利斯朵夫停着脚步，呆住了。高脱弗烈特依旧迈着小步走着，克利斯朵夫不声不响的跟在后面。他酒醒了。走过一家有音乐的咖啡店门口，不清不白的镜子里照出门灯和冷清清的街道，克利斯朵夫上去照了一下，也认出了父亲的面目，不由得失魂落魄的回到家里。

他整夜的反省，彻底做了番检讨。现在他明白了。不错，他认出了在心中抬头的本能与恶习，觉得不胜厌恶。他想起在父亲遗骸旁边守灵的情景，想起当时许的愿，又把那时以后的生活温了一遍，发觉每件事都违背了他起的誓。一年以来他做了些什么呢？为他的上帝，为他的艺术，为他的灵魂，他做了些什么呢？为他不朽的生命做了些什么呢？没有一天不是白过的，不是糟蹋掉的，不是玷污的。没有写过一件作品，没有转过一个念头，没有作过一次持久的努力。只有一大堆混乱的欲望纷至沓来，互相毁灭。狂风，尘埃，虚无，……他的志愿有什么用？要做的事一件也没做到，而所做的全是跟志愿相反的。他做了一个他不愿意做的人：这便是他生活的总帐。

他一夜没有睡着。早上六点，天还没有亮，他听见舅舅准备动身了。——因为高脱弗烈特不愿多耽留。他只是经过这儿，照例来看看他的妹妹与外甥，早就声明第二天要走的。

克利斯朵夫走下楼去。高脱弗烈特看见他血色全无，一夜的痛苦使他的腮帮陷了下去。他向克利斯朵夫亲热的笑了笑，问他可愿意送他一程。天还没有破晓，他们就出发了。两人用不着说话，彼此都很了解。走过公墓的时候，高脱弗烈特问：

“你可愿意进去一下吗？”

他到城里来一次，总得去看一次约翰·米希尔和曼希沃的墓。克利斯朵夫不到这儿已有一年了。高脱弗烈特跪在曼希沃的墓前说道：

“咱们来祈祷罢，但愿他们长眠，永息，别来缠绕我们。”

他这个人一方面极有见识，一方面又有古怪的迷信，有时使克利斯朵夫非常诧异；但他这一回对舅舅完全了解。直到走出公墓，他们一句话也不多说。

两人关上了咿啞作响的铁门，顺着墙根走去，寒瑟的田野正在醒过来，小路高头是伸在墓园墙外的柏树枝条，积雪在上面一滴一滴的往下掉。克利斯朵夫哭死了。

“啊！舅舅，”他说，“我多痛苦！”

他不敢把他爱情的磨难说出来，怕使舅舅发窘；他只提到他的惭愧，他的无用，他的懦弱，他的违背自己的许愿。

“舅舅，怎么办呢？我有志愿，我奋斗！可是过了一年，仍旧跟以前一样。不！连守住原位也办不到！我退步了。我没有出息，没有出息！我把自己的生命蹉跎了，许的愿都没做到！……”

他们正在爬上一个俯瞰全城的山岗。高脱弗烈特非常慈悲的说：

“孩子，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呢。人是不能要怎么就怎么的。志愿和生活根本是两件事。别难过了。最要紧是不要灰心，继续抱住志愿，继续活下去。其余的就不由我们作主了。”

克利斯朵夫无可奈何的再三说着：“我许的愿都没做到！”

“听见没有？”高脱弗烈特说……（鸡在田野里啼。）“它们也在为了别个许了愿而做不到的人啼。它们每天早上为了我们每个人而啼。”

“早晚有一天，”克利斯朵夫苦闷的说，“它们会不再为我啼的……那就是没有明天的一天。那时我还能把我的生命怎么办呢？”

“明天是永远有的，”高脱弗烈特说。

“可是有了志愿也没用，又怎么办呢？”

“你得警惕，你得祈祷。”

“我已经没有信仰了。”

高脱弗烈特微笑着：

“你要没有信仰，你就活不了。每个人都有信仰的。你祈祷罢。”

“祈祷什么呢？”

高脱弗烈特指着在绚烂而寒冷的天边显现出来的朝阳，说道：

“你得对着这新来的日子抱着虔敬的心。别想什么一年十年以后的事。你得想到今天。把你的理论统统丢开。所有的理论，哪怕是关于道德的，都是不好的，愚蠢的，对人有害的。别用暴力去挤逼人生。先过了今天再说。对每一天都得抱着虔诚的态度。得爱它，尊敬它，尤岂不能污辱它，妨害它的发荣滋长。便是象今天这样灰暗愁闷的日子，你也得爱。你不用焦心。你先看着。现在是冬天，一切都睡着。将来大地会醒过来的。你只要跟大地一样，象它那样的有耐性就是了。你得虔诚，你得等待。如果你是好的，一切都会顺当的。如果你不行，如果你是弱者，如果你不成功，你还是应当快乐。因为那表示你不能再进一步。干吗你要抱更多的希望呢？干吗为了你做不到的事悲伤呢？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Alsichkann（竭尽所能）。”

“噢！那太少了，”克利斯朵夫皱着眉头说。

高脱弗烈特很亲热的笑了：

“你说太少，可是大家就没做到这一点。你骄傲，你要做英雄，所以你只会做出些傻事……英雄！我可不大弄得清什么叫做英雄；可是照我想，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

“啊，”克利斯朵夫叹了口气，“那末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简直是多余的了。可是有些人说‘愿即是能！’……”

高脱弗烈特又温和的笑了起来：“真的吗？那末，孩子，他们一定是些说谎大家。要不然他们根本没有多大志愿……”

他们走到了岗上，很亲热的互相拥抱了一下。小贩拖着疲乏的步子走了。克利斯朵夫若有所思的看着舅舅走远，反复念着他那句话：

“Alsichkann。”他笑着想：“对，……竭尽所能……能够做到这一步也不错了。”

他向着城中回头走。冰冻的雪在脚下格格响。冬天尖利的寒风，在山岗上把赤裸的枯枝吹得发抖。他的脸也被吹得通红，皮肤热辣辣的，血流得很快。山岗底下，红色的屋顶迎着寒冷而明亮的阳光微笑。空气凛冽。冰冻的土地精神抖擞的好似非常快乐。克利斯朵夫的心也和它一样。他想：

“我也会醒过来的。”

他眼中还含着泪。他用手背抹掉了，望着沉在水雾中间的旭日，笑了出来。大有雪意的云被狂风吹着，在城上飘过。他对乌云耸了耸鼻子表示满不在乎。冰冷的风在那里吹啸……“吹罢，吹罢！随你把我怎么办罢！把我带走罢！……我知道我要到哪儿去。”

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

是你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

（古教堂门前圣者克利斯朵夫像下之拉丁文铭文）

#### 卷四初版序

约翰·克利斯朵夫正要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候，比较激烈的批评可能使各方面的读者感到不快；我请求我的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们切勿把我们的批评认为定论。我们每一缕的思想，只代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时期。倘使活着不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错误，克服我们的偏见，扩大我们的思想与心胸，那末活着有什么用？所以请大家忍耐些！如果我们错了，还是要请你们信任。我们知道我们会错的。一朝发觉了我们的谬妄，我们要比你们批评得更严厉。我们每过一天都想和真理更接近一些。且待我们到了终点，再谈你们判断我们努力的价值。古话说得好：“暮年礼赞人生，黄昏礼赞白昼。”

罗曼·罗兰一九〇六年十一月





































## 第二部

### 陷落

正当克利斯朵夫改革德国艺术的经验到了这一个阶段，城里来了个法国戏班子。说准确些，那是一群乌合之众，因为照例是不知从哪儿搜罗得来的一般穷光蛋，和只要能做戏就不管人家剥削的青年演员。班首是一个有名的过时的女戏子。她这一回到德国来巡回表演，路过这小小的省城就做三天戏。

华特霍斯的一般同文为这件事轰得很热闹。曼海姆和他的朋友们对巴黎的文坛和社交界是很熟的，或自命为很熟的；他们把从巴黎报纸上看来的似解非解的谣言，逢人便说。他们在德国是法国派的代表。这就教克利斯朵夫不想再去多了解什么法国精神。曼海姆赞美巴黎的话使克利斯朵夫听腻了。他上巴黎去过几次；那儿也有他的一部分家族；——那是普及于整个欧罗巴的，他们到一处都得到一处的国籍，得到一处的高官厚爵：在英国有个男爵，在比国有个参议员，在法国有个部长，在德国有个议员，另外还有一个教皇册封的伯爵。他们以犹太人而论彼此很团结，很重视共同的根源，同时也诚心诚意的做了英国人，比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教皇的臣属；他们的骄傲使他们认为自己所选择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唯有曼海姆喜欢发怪论，有心把一切别的国家看得比他自己的更可爱。所以他常常很热烈的提到巴黎；但他称赞巴黎人的时候，总把他们形容做荒唐胡闹，大叫大嚷的疯子，一天到晚不是闹革命就是寻求作乐，从来没有一本正经的时间。所以克利斯朵夫对于这个“拜占廷式的，颓废的，伏越山那一边的共和国”并不觉得可爱。他想象中的巴黎，仿佛最近出版的德国艺术丛书中某一册卷首的插画：前景是巴黎圣母院的一个妖怪①俯瞰着城中的屋顶，令人想到那个传说：

①巴黎圣母院屋顶四周，有许多中世纪的雕刻，表现妖魔鬼怪。

“永恒的肉欲，有如永不厌足的吸血鬼，在伟大的都市上面，看着嘴边的食物馋涎欲滴。”

以纯粹的德国人性格，克利斯朵夫瞧不起那些放浪的法国人和他们的文学；关于法国，他只知道一些粗俗的滑稽作品，只看过《哀葛龙》②与《没遮拦太太》，还有是咖啡店音乐会里的小调。小城市里趋奉时髦的习气，一般最无艺术趣味的人到戏院去争先定座的情形，使克利斯朵夫对那个走码头的女角儿格外表示冷淡与轻视。他声言决不劳驾去听她的戏。加以票价贵得惊人，他也花不起，所以更容易说到做到。

②《哀葛龙》为法国洛斯的戏剧，于一九〇〇年在巴黎上演。《没遮拦太太》为法国萨杜与莫洛合作的戏剧，一八九三年在巴黎初演。剧中女主角说话毫无忌讳，故名为没遮拦太太。

法国剧团带到德国来的戏码，除了两三出古典剧以外，大部分是无聊的，“专门用来出口的”巴黎货色；因为越是平庸的东西越是国际化。第一晚上演的《多斯加》①是克利斯朵夫熟悉的；他看过翻译本的演出，照例带点儿德国内地剧院所能加在法国作品上的轻松趣味。所以看着朋友们上剧院的时候，他冷冷的笑着说他用不着去再听一遍倒落得耳目清静。但第二天他仍不免伸着耳朵听他们热烈谈论昨晚的情形，而且因为自己没有去，不能驳他们的话，他又气极了。

①《多斯加》为萨杜所作五幕剧，于一八八起年在巴黎上演，后普契尼又以之谱成歌剧。

预告的第二出戏是法译本的《哈姆莱特》。对于莎士比亚的戏，克利斯朵夫是一向不肯放过机会的。在他心目中，莎士比亚和贝多芬都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生命的灵泉。而在他最近所经过的烦闷惶惑的时期内，《哈姆莱特》更显得可贵。虽然怕对这面神奇的镜子把自己的本相再照一遍，他还是有点动心，在戏院的广告四周转转来去，很想去定一个座。可是他那么固执，因为对朋友说过了那些话，不愿意食言。要不是回去的路上碰到了曼海姆，他那一晚一定象第一天一样守在家里的。

曼海姆抓着他的胳膊，气愤愤的，可是照旧很俏皮的告诉他，有个老混蛋的亲戚，父亲的姊妹，不早不晚带着大队人马撞了来，使他們不得不留在家里招待。他想望外溜，可是父亲不答应他在家族的礼数和对长辈的敬意方面开玩笑；而他这时候因为要刮一笔钱，不能不敷衍父亲，只有让步，不上戏院去。

“你们已经有了票子吗？”克利斯朵夫问。

“怎么没有！一个挺好的包厢；而且临了还得拿去（我此刻就为这个出来的），送给那该死的葛罗纳篷，爸爸的股东，让他带着妻子女儿去摆架子。这才有趣呢！……我非把他们挖苦一下不可。可是他们决不会放在心上，只要我送了他们票子，——虽然他们更希望这些戏票变成钞票。”

他突然停住，张着嘴瞪着克利斯朵夫：

“噢！……行了行了！……有办法了！……”他咽咽的叫了几声。

“克利斯朵夫，你看戏去吗？”

“不去。”

“哦，你去罢，帮我一次忙。你不能拒绝的。”

克利斯朵夫莫名其妙：“可是我没有位置啊。”

“位置在这儿！”曼海姆得意非凡的说着，把戏票塞在他手里。

“你疯了，你父亲吩咐你的事怎么办呢？”

曼海姆捧着肚子大笑：“他一定要大发雷霆了！……”

他抹了抹眼睛，说出他的结论：

“明儿一起床我就向他要钱，趁他还蒙在鼓里的时候。”

“既然知道他要不高兴，我就不能接受你的，”克利斯朵夫说。

“知道？你什么都不用知道，也什么都没知道，那跟你毫不相干。”

克利斯朵夫捻开票子：“我一个人拿了四个座儿的包厢怎么办？”

“随你怎么办。你可以睡在里头，可以跳舞，要是你高兴。还可以带些女人去。你总有几个吧？要不然向人家借也借得到。”

克利斯朵夫把戏票递给曼海姆：“我不要，真的不要。你拿回去吧。”

“我才不拿回来呢，”曼海姆望后退了几步，“你要不耐烦去，我也不强迫；可是我决不收回。你把票子扔在火里也好，拿去送给葛罗纳篷也好，你这个道学先生！我管不了。再见吧！”

他说完就走，让克利斯朵夫抓着票子呆在街上。

克利斯朵夫真是为难了。他想照理应当把戏票送给葛罗纳篷去，可是没有这个劲。他三心两意的回家；等到想起看一看钟点，只有穿起衣服来上戏院的时间了。糟掉这张票子当然太傻。他劝母亲一块儿去，母亲却宁可睡觉。于是他出发了，象小孩子一样的高兴，可是一个人享受

这样的乐趣总有点不舒服。对曼海姆的父亲和被他抢掉位置的葛罗纳篷，他倒不觉得过意不去，只对于可能和他分享的人抱歉；为一般象他一样的青年，那不是天大的乐事吗？他想了好久也想不出请谁一同去。而且时间已经很晚，得赶紧的了。

他进戏院的时候走过售票房，看见窗子上挂着客满的牌子。好些人都在懊丧的退出去，其中有一个姑娘还舍不得就走，带着艳羡的神气看着进去的人。她穿着黑衣服，非常朴素，个子不十分高大，一张瘦瘦的脸非常秀气；他没注意她长得好看不好看。他在她前面走过，停了一会，忽然转过身来，脱口而出的问：“小姐，你没买到票吗？”

她脸一红，回答说：“没有，先生。”她说话是外国口音。“我有个包厢不知怎么办。可不可以请你一起去？”

她脸更红了，一边道谢一边表示不能接受。克利斯朵夫被她一拒绝，心里一慌，也跟着道歉，同时又继续邀请，可是说来说去她总不肯答应，虽然她心里很愿意。他急起来了，忽然下了决心说：“好吧，我有个办法。你把票子拿去。这出戏我早已看过，——（那是夸口。）——我不在乎，你一定比我更感兴趣。请你拿了罢，我完全是诚心的。”

那姑娘被他这种真诚的态度感动了，差点儿连眼泪都涌上来。她结结巴巴的道歉，表示决不愿意他作这样的牺牲。“那不是得了吗？咱们进去罢，”他笑着说。

他的神气那么善良，那么坦白，她觉得刚才就不应该拒绝，便不好意思的回答说：“那末多谢你了。”

他们进去了。曼海姆的包厢在戏院的中央，突出在外面，毫无隐蔽的。他们一进场就被大家注意了。克利斯朵夫请那少女坐在前面，自己坐得靠后面一点，免得她发窘。她正襟危坐，羞得连头也不敢转动一下，心中懊悔不该接受他的邀请。克利斯朵夫为了让她定一定神，同时也为了无话可说，假装望着别处。但他不论望到哪儿，都觉察为了自己带着一个陌生女子混在漂亮的包厢客人中，旁人都在大惊小怪，议论纷纷。他向大家瞪着眼睛，觉得他不去过问别人而别人老是来过问他，真是岂有此理。他没想到那种冒昧的好奇心尤其是针对他的同伴，而众人对她的目光也更露骨。为了表示不把旁人的思想议论放在心上，他便探着身子和她搭讪。可是他一开口，她更惊慌得厉害，觉得要回答他的话真是件苦事；她低着头，好容易才说出一个是否。克利斯朵夫看她怕羞得可怜，也就缩在包厢的尽里头不理她了。幸而台上的戏也开场了。

克利斯朵夫没有看广告，也不关心那有名的女演员扮什么角色。他象那些天真的人一样，到戏院来是看戏而非看戏子的。他根本不去猜那角色是扮奥菲莉娅还是扮王后；并且即使他要猜，以两个剧中人的年龄来说，也一定以为她是扮王后，而万万想不到她会扮哈姆莱特的。一看到这个角色出现，一听见这个象玩具的娃娃似的机械的音色，他竟老半天的不敢相信……“这是谁呢？是谁呢？”他轻轻的问着自己。“总不成是……”

等到他不得不承认那的确是哈姆莱特的时候，不由得开口骂了一句：那位女伴是外国人，没有懂，但左近的包厢里已经听到，马上气愤愤的把他喝住了。他便缩在包厢的尽里头，好称心如意的咒骂一顿。他气极了。要是他能公平一点，对于化装的漂亮，把一个六旬老妇变成青年男子，甚至还显得俊美（至少在一般捧角的人心里）的艺术上的“解数”，可能表示敬意。但他压根儿就讨厌“解数”，讨厌一切违反自然的现象。他喜欢女是女，男是男。（这种事现在就不大可能。）贝多芬的莱奥诺拉①那种幼稚可笑的化装，他已经觉得不舒服。女扮男装的哈姆莱特更荒唐绝伦了。把一个结实，肥胖，苍白，易怒，思想太多，见神鬼的丹麦人变成一个女子，——连女子也算不上，因为女人扮的男人永远是个妖怪，——把哈姆莱特弄成一个太监，一个不雌不雄的家伙，……那真要当时的人懦弱到极点，批评界无聊到极点，才会让他出台而不把他嘘下去！女戏子的声音使克利斯朵夫怒不可遏。她那种歌唱式的，念一个字象敲一下锤子似的说白，平板单调的朗诵，似乎从香曼莱②以来就被世界上最无诗歌感觉的民族奉为至宝。克利斯朵夫气得不知怎么办了，干脆背对着舞台，怒容满面，朝着包厢的板壁，好似一个孩子受着面壁的处罚。幸而他的同伴不敢向他望，要不然一定会把他当做疯子的。

①贝多芬的歌剧《莱奥诺拉》（亦称《菲德里奥》），女主角莱奥诺拉女扮男装，入狱营救丈夫。此系剧中情节使然，与此处演哈姆莱特而女扮男装完全不同。

②香曼莱为十七世纪法国女演员，以演拉辛的悲剧见称于史。

克利斯朵夫脸上古怪的表情突然停止了。他一动不动，声息全无。一种优美的富有音乐味的声音，一个女性的沉着而温柔的声音响亮起来。克利斯朵夫竖起耳朵，一边听着台上的话一边转过身子，好不诧异的想瞧瞧有这等天籁的究竟是何等人物。原来是奥菲莉娅。当然这奥菲莉娅跟莎士比亚的奥菲莉娅一点不相干。她是个美丽的姑娘，高大，壮健，身段窈窕，象希腊的雕刻一样，浑身上下都极有生气。虽然为了她的角色竭力压制自己，她仍旧有股青春与欢乐的力在皮肤里，举动里，和笑咪咪的深色的眼睛里闪耀。美丽的身体的魔力，居然使一刹那前对于哈姆莱特的表演那么愤懑的克利斯朵夫，不觉得这个人物跟他意想中的奥菲莉娅不符有什么遗憾；而且他满不在乎的把自己意想中的奥菲莉娅为这个台上的奥菲莉娅牺牲了。和热情冲动的人一样，他凭着无意的自欺其人的心理，认为剧中人贞洁而骚乱的心头应当有这股青春的热情。而使他更着迷的，还有她那神奇的声音，纯粹，温暖，醇厚：每个字都象一个美丽的和弦；而在音节四周，更有那种轻快的南方口音，活泼松动的节奏，好比一阵茴香草与野薄荷的香味在空中缭绕。一个南欧的奥菲莉娅不是奇观吗？……她带来了金黄的太阳和法国南部的季候风。

克利斯朵夫忘了他的同伴，竟移到包厢前排，坐在她的身旁，眼睛直盯着那个不知姓名的女演员。可是一般并非来听一个无名女戏子的群众，完全不注意她；直要等女扮男装的哈姆莱特开口，他们才决心鼓掌。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生气，低声骂着“蠢驴！”使十步以内的人都听见了。

到幕间休息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才记起了他的同伴；看她始终那么羞怯，他一边笑一边想到她一定给他粗野的举动吓坏了。——不错：这年轻的姑娘，和他萍水相逢而相处几小时的少女，的确拘谨得近乎病态：刚才要不是在特别兴奋的情形之下，她决不会接受他的邀请。而她一接受就后悔，恨不得找个机会溜掉。更糟的是她成了众目睽睽的目标，而同伴在背后——（她连转过头去望一望都不敢）——低声咒骂，咕嘈不已，越发使她慌张得厉害。她以为他什么都会做出来的；他一坐到前面来，她简直吓得身子都凉了：知道他还有什么古怪的行动呢！她真想钻下地去。她不知不觉退后了一些，生怕碰到他的身子。

可是在休息时间听到他和善的说话，她又放了心。“我是个挺不愉快的同伴，是不是？请你原谅。”

她望着他，看见他挺和气的笑着，就象刚才使她决意接受邀请的时候的笑容。

他接着又说：“我不能隐藏我的思想……可是那也太不成话了！……这个女人，活了那么一把年纪的女人！……”

他脸上又做了个厌恶的表情。

她微微一笑，轻轻的回答：“说是这么说，究竟是很美的。”

他注意到她的外国口音，就问：“你是外国人吗？”

“是的。”

“是教员吗？”他一边看着她朴素的衣服一边又问。

“是的。”她红着脸回答。

“请问是哪一国？”

“法国人。”

他做了个惊讶的姿势：“法国人？真想不到。”

“为什么？”她胆怯的问。

“你这样的……严肃！”

（她以为这句话在他嘴里不完全是恭维。）“法国象我这样的也有的是，”她说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

他瞧着她那张小小的忠厚的脸，鼓起的脑门，笔直的小鼻子，四周簇拥着栗色头发的瘦瘦的腮帮。可是他视而不见，心里只想看那美丽的女演员，再三说：

“怪了，你是法国人！……真的吗？你跟那个奥菲利娅是一个国家的？简直教人不能相信。”

他静默了一会又说：“她多美啊！”

他这么说着，完全没觉得这个话仿佛把奥菲利娅跟这个女伴作了个不大客气的比较；她明明感觉到了，可并不怪克利斯朵夫，她自己也认为奥菲利娅美极了。他想从她那打听一些关于那个女戏子的消息，她却一点不知道；显而易见她对剧坛的情形很隔膜。

“听到台上说法国话，你一定很愉快吧？”他问。

这句话他是随口说的，不料正说到了她的心里。

“啊！”她那种流露真情的口吻使他很注意，“我真高兴。在这儿我闷死了。”

这一回他可对她仔细瞧了瞧：她的手微微痉挛着，好似感到压迫的样子。但她立刻想起这种话可能得罪他：“噢！对不起，”她说，“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老老实实的笑了：“得了罢，不用客套！你说得很对。在这儿，不一定要法国人才堵得慌，嘿！”

他耸起肩膀呼了口气。

可是她觉得说出了心里的话很难为情，从此不作声了。同时她也注意到，隔壁几个包厢里有人在偷听他们的谈话；他也发觉了，大为愤怒。他们俩就这样打断了话。休息的时间还没完，他便走到戏院的回廊里去溜溜。少女的话还清清楚楚在他耳朵里，他可心不在焉，脑子里全是奥菲利娅的形象。在以后的几幕中，她更把他完全抓住了；等到奥菲利娅发疯的一场，唱着那一段爱与死的凄凉的歌，她的声音那么动人，使克利斯朵夫惊心动魄，快要放声大哭了。他恨自己这样软弱，——（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哭的），——又不愿意让人家看到，便突然从包厢里走了出去。回廊里，大厅上，都没有人。他心慌意乱的走下楼梯，不知不觉出了大门。他需要呼吸一下晚上凉爽的空气，在黑洞洞的荒凉的街上迈开大步走一会。他走到运河边上，把肘子靠着栏杆，望着静悄悄的水，看街灯的倒影在那里摇晃。他的心情也跟这个一样：含糊，激动；除了一大片欢乐在表面上飘荡，什么都看不见。报告时刻的大钟响了，他不可能再回到戏院去看戏剧的结束。去看福丁布拉斯<sup>①</sup>的胜利吗？他没有这兴致。谁会羡慕这个胜利的人？看饱了人生的可笑与残酷，谁还愿意当这个角色呢？整个作品是对人生的可怕的控诉。可是剧中的生命力多么强烈，以至连悲伤也成为欢乐，惨痛也令人陶醉了……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把那个被他丢在包厢内而连姓名也没知道的少女完全忘了。

<sup>①</sup>福丁布拉斯为挪威王子，因哈姆莱特及丹麦王等先后惨死而获登王位。

第二天早上，他到一家三等旅馆去访问女演员。剧团的经理把她和其余的伙伴安顿在这儿，那个名角儿住的却是城里的第一家旅馆。克利斯朵夫被带进一间杂乱的小客厅，打开着的钢琴上放着残余的早餐，还有些夹头发的针和又脏又破旧的乐器。奥菲利娅在隔壁屋子直着嗓子唱，象个只想弄些声音闹哄一下的孩子。人家去通报的时候，她停了一下，问话的声音挺高兴，也不管客人会不会听到：

“他找我有什么事，那位先生？他叫什么名字？……克利斯朵夫……姓什么？……克拉夫脱！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多怪的姓！”

她重复了两三遍，念到R的时候拚命的卷舌头。

“不象个姓，倒象个赌咒的字……”接着她真的赌了一个咒。

“他是个年轻人还是个老头儿？……讨人喜欢吗？……——行，我就来。”

于是她又唱起来：

再没有比我的爱情更甜蜜的了……同时她在房里搜索，咒骂那支躲在乱东西里找不到的贝壳别针。她不耐烦了，吼了几声，表示火气很大。克利斯朵夫虽然看不见，也能想象出她隔壁的举动，不由得笑了。终于他听到脚步声走近，奥菲利娅气势汹汹的打开了门，出现了。

她还没完全穿好衣服，只裹着件浴衣，宽大的袖子里露出一对赤裸的手臂，头也没梳，一卷卷的头发掉在眼睛和腮帮上。美丽的深色眼睛，嘴巴，面颊，下巴上那个可爱的酒窝，一古脑儿都堆满了笑意。她用着沉着而歌唱般的产音，对自己的衣着略微表示一下歉意。她明知道用不着道歉，客人只会欢迎她这副打扮。她以为他是来访问的新闻记者。但听到他说是专诚为她，为钦慕她而来的，她非但没有失望，反觉得十分高兴。她心地很好，很殷勤，最得意的是能够讨人喜欢，也不把这一点瞒人。克利斯朵夫的访问和热心使她快乐极了，——她还没给人宠坏呢。她的动作，态度，都那么自然，连她小小的虚荣心，和因为能讨人喜欢而表示的高兴，也是自然的，所以他一点不发窘。两人立刻象老朋友一样。他说几句不成语法的法语，她说几句不成语法的德语；要不了一小时，两人把所有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她完全没有送客的意思。这个健壮快活的南方女子，又聪明，又活泼，在那些无聊可厌的伙伴中间，在这个不通语言的地方上，要不是天生的性情快乐，早就闷死了；现在有人谈话，当然喜出望外。至于克利斯朵夫，跟本地一般狭窄虚假的小市民混腻了，遇到这个无拘无束的，很有平民气息的南方女子，也觉得说不出的痛快。他还不知道这一类的性格也有做作的地方，跟德国人不同的是他们除了外面所表现的那些，心里就没有别的，甚至连面上所表现的那些也没有。可是她至少是年轻的，活泼气的，想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她对一切都要批评，用着新鲜的眼光，毫无顾虑；她身上的气息就象那种扫除云雾的南方的季候风。她很有天分，没有教育，也不会思索，对一切美的好的东西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并且真的非常感动；但过了一会又哈哈大笑。不用说，她喜欢搔首弄姿，喜欢做媚眼，在敞开了一半的梳妆衣下面露出她的胸脯，很想教克利斯朵夫着迷，但这纯粹是出于本能。她毫无心计，更喜欢说说笑笑：跟人家随便便的，一来就熟，没有拘束也没有客套。她和他讲着戏班子里的内幕，她的苦闷，同事之间无聊的猜忌，奚撒贝——（她这样的称呼那个名角儿）——的要手段，不让她出头。她和她说出对德国人的不满，她听了拍手附和。她心很好，不愿意说谁的坏话，可是不能因之而不多说；她一边取笑别人，一边埋怨自己缺德，而说话之间又显出南方人特有的那种观察力，滑稽而中肯；她压制不了自己，形容一个人的时候说话非常刻薄。她乐死了，嘻开着苍白的嘴唇，露出一副小狗般的牙齿；脸上的血色给脂粉遮掉了，只有围着黑圈的眼睛在那里发亮。

他们忽然发觉已经谈了一小时。克利斯朵夫向富丽纳——（这是她在戏班里的名字）——提议下午再来，带她到城里去遛遛。她听了快活极了；两人约定吃过中饭就见面。

时间一到，他就来了。高丽纳坐在旅馆的小客厅里，捧着一个本子高声念着。她用笑咪咪的眼睛招呼他，只管念下去，念完了一句，才做手势要他坐在大沙发上，挨着她：“这儿坐罢。别说话。我得把台词温一遍。一刻钟就完了。”

她用指尖点着脚本，念得又快又草率，象个性急慌忙的小姑娘。他提议替她背一遍。她就脚本递给他，站起来背了。她不是吞吞吐吐，就是把一句的结尾念上三四遍才能想到下一句。她脑袋摇摇摆摆，把头发针都掉在地上。碰到一个固执的字不肯回到记忆中来，她便象野孩子一样的暴躁起来，说出古里古怪的赌咒的话，甚至很粗野的字眼，——其中有一个很粗野很短的，是她用来骂自己的。克利斯朵夫看她那么有

才气又那么孩子气，觉得很奇怪。她把声音的抑扬顿挫调得很准确，很动人；可是她聚精会神的念到一段，半中间竟不知所云的胡诌起来。她的背功课活象一头小鹦鹉，完全不问其中的意义，那时就变成可笑的胡言乱语了。她可一点不着急：一发觉就捧腹大笑。最后，她喊了一声“算啦！”便从他手里抢过脚本望屋角一扔，说：

“放学了！时间到了！……咱们走肥！”

他可替她的台词有些担心，问：“你想你这样行了吗？”

“当然啰，”她肯定的回答。“并且还有那提词的人，要他干吗的？”

她到房里去戴帽子。克利斯朵夫因为等着她，便坐在钢琴前面按了几个和弦。她听了在隔壁屋里喊起来：“噢！这是什么？你再弹呀！那多好听！”

她跑来了，随手把帽子望头上一套。他弹完了，她要他再弹，嘴里还来一阵娇声娇气的赞叹；那是法国女子的习惯，不管是为了《特里斯坦》或是为了一杯巧克力。克利斯朵夫笑了：这对他的确换了一种口味，和德国人张大片碎的派头完全不同。其实是一样的夸张，不过是两个极端罢了：一个是把一件小骨董说得山样大，一个是把一座山说得小骨董样小；还不是一样可笑！可是他那时觉得后面的一种比较可爱，因为是从他心爱的嘴里说出来的。高丽纳问他弹的是谁的作品；一知道是他的大作，她又叫了起来。他早上已经告诉过她，他是个作曲家，但她根本没注意。她挨着他坐下，硬要他把全部作品弹一遍。散步的事给忘了。这不但表示她有礼，而且因为她极喜欢音乐，她靠着奇妙的本能补足了教育的缺陷。他先还不拿她当真，只弹些最浅的曲子。但他无意中奏了一段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而她居然更喜欢，虽然他并没告诉她什么，他就又惊又喜了。一般德国人遇到懂音乐的法国人，都会表示一种天真的诧异，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

“怪了！想不到你鉴赏力很高！……”

高丽纳冷笑了一声。

这样以后，他弹着越来越难懂的作品，想瞧瞧她究竟懂到什么程度。可是大胆的音乐似乎并没有把她搞糊涂；而在一阙因为从来没有被德国人了解，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开始怀疑的，特别新颖的曲调之后，高丽纳竟要求他再来一遍，而且还站起身子背出调子来，几乎一点没错；那时克利斯朵夫的诧异更是可想而知了。他转过身来对着她，非常感动的握着她的手，嚷道：“噢！你倒是个音乐家！”

她笑了，说她早先在一个外省的歌剧院中唱过，但有个剧团经理在跑码头的时候碰到她，认为她有演韵文剧的才具，劝她改了行。

“多可惜！”他说。

“为什么？诗也是一种音乐啊。”

他要他把歌的意义给解释了；他又用德语把歌词念给她听，她马上跟着学，象猴子一样容易，连他抿嘴唇挤眼睛的动作都学上了。后来她背着唱的时候可错误百出，闹了很多笑话，背不出的地方就随口造些古怪的声音填上去，把两人都笑死了。她毫不腻烦的要他尽弹，他也毫不腻烦的听着她美丽的声音；她还不晓歌唱这一行的诀窍，象小姑娘一样尖着喉咙，但自有一种说不出的清脆动人的味道。她说话爽直，想什么说什么。虽然她没法解释为什么她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但她的判断骨子里的确有个理由。奇怪的是，逢到那些最规矩的，在德国最受赏识的作品，她反而最不惬意，只为了礼貌而恭维几句，但人家明明看出她不感兴趣。因为她没有音乐素养，所以不会象那些鉴赏家与艺术家一样，对“耳熟”的东西不知不觉的感到愉快，也不会在一件新的作品中去爱好在前人的作品中爱好过的形式或公式。同时她并不象德国人那么喜欢优美悦耳的感伤情调（至少她的感伤情调是另外一种，而克利斯朵夫还没发觉这一种感伤的缺点）；在德国最受欢迎的靡靡之音，她不会对之出神；她完全不赏识克利斯朵夫作的一个最平庸的歌，——而那正是克利斯朵夫恨不得毁掉的，因为朋友们觉得好容易才有机会捧他，老跟他提到这件作品。高丽纳天生能把握一切戏剧情绪，她喜欢的作品是要能清清楚楚表现出某一种热情，而且表现得很率直的，这也正是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有些和声的生辣，克利斯朵夫觉得挺自然，她对其并无好感；那给她一个非常突兀的感觉，使她唱不下去；她停下来问：“难道真是这样的吗？”他回答说是的，她就想法勉强唱下去，但终于扮了个鬼脸，被克利斯朵夫看在眼里。往往她宁可跳过那一节，他却再在琴上再弹一遍，问：“你不喜欢这个吗？”

她皱皱眉头说：“我觉得它不自然。”

“怎么不自然？”他笑着说。“你想想它的意思罢。在这儿听起来难道会不真吗？”他指了指心窝。

“也许对那儿的……可是这儿觉得不自然，”她扯了扯自己的耳朵。

从极轻忽然吊到极响的德国派朗诵，她也觉得刺耳：

“干么他要这样大叫呢？又没有别人在场，难道怕邻居听不见吗？他真有点儿这种神气……（对不起！你不会生气吧？）……他好象远远的招呼一条船。”

他并不生气，倒是真心的笑了，认为这种见解不无是处。她的议论使他听了好玩；从来还没人和他讲过这一套呢。结果他们都同意：用歌唱表现的朗诵最容易把很自然的说话变得不成样子，象一条越来越大的虫。高丽纳要求克利斯朵夫替她写一阙戏剧音乐，用乐队来为她的说白作伴奏，偶然穿插几段歌唱。他听了这个主意很兴奋；虽然场面的安排极不容易，但他觉得为了高丽纳的嗓子值得一试；于是他们想着许多将来的计划。

等到他们想出门，已经快五点了。在那个季节里，天很早就黑的。散步是不可能了。晚上高丽纳还要参加排戏，那是谁也不准参观的。所以她约他明天下午来带她出去，完成今天的计划。

第二天差点儿又跟上一天一样。他发觉高丽纳骑在一张高凳上，吊着腿，照着镜子，正在试一副假头发。旁边有服侍她上装的女仆和理发匠，她嘱咐理发匠要把一卷头发给弄得高一些。她一边照着镜子，一边望着站在背后微笑的克利斯朵夫，吐吐舌头。理发匠拿着假头发走了，她便挺高兴的转过身来说：“你好，朋友！”

她把腮帮迎上去让他亲吻。他不防她有这种亲热的表示，可也不肯错过机会。其实她并不把这举动看得怎么了不起，仅仅当做招呼的一种方式罢了。

“噢！我真快活！”她说，“今晚上行行了，行了。——（她说的是假头发。）——我真急死了！要是你早上来，就可以看到我可怜得什么似的。”

他追问什么缘故。原来巴黎的理发匠包装的时候搞错了，替她放了一副跟她的角色完全不配的假头发。

“完全是平的，笔直的望下挂着，难看死了。我一看就哭了，哭得昏天黑地。可不是吗，台齐莱太太？”

“我进来的时候，”那女仆接着说，“太太①把我吓坏了。太太脸色白得象死人一样。”克利斯朵夫笑了。高丽纳在镜子里看到了，愤愤的说：“你好笑吗，没心肝的！”可是她也跟着笑了。

①法国戏院习惯，后台员役对女演员均称“太太”。

他问她昨晚排戏的情形怎么样。——据说一切都很好。但她很希望人家把别的演员的台词多删掉一些，可别删掉她的……两人谈得那么有劲，把一个下午又虚耗了一半。她慢条斯理的穿着衣服，征求克利斯朵夫对她装束的意见。克利斯朵夫称赞她漂亮，天真的用他不三不四的法语说从没见过比她更“淫乱”的人。——她先是愕然瞪着他，然后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说了什么啊？”他问。“不该这么说的吗？”

“不错！不错！”她简直笑弯了腰。“你说得正对。”

终于出门了。她的花花绿绿的服装和咕咕呱呱的说话，引起了大家的注目。她看一切都用着俏皮的法国女子的眼光，完全不想隐藏自己的感想。看到时装店陈列的衣衫，卖画片的铺子里乱七八糟的样品，有的是谈情说爱的镜头，有的是滑稽或肉麻的照片，有的是当地的妓女，有的是皇族，有穿红衣服的皇帝，穿绿衣服的皇帝，还有穿水手装的皇帝，把着“日耳曼号”的船舵向天睥睨的神气；她简直为之笑倒了。对着饰有瓦格纳那副生气模样的头像的餐具，或是理发店橱窗里的蜡人头，她又高声狂笑。便是在表现忠君爱国的纪念像前面，对着穿着旅行外套，头戴尖盔的老皇，前呼后拥的还有普鲁士，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和全身裸露的战神；她也毫无礼貌的嘻嘻哈哈。路上碰到什么人，只要面貌，走路的架式，说话的腔调，有什么可笑的地方，都被她作为当场打趣的资料。被她挖苦的人看她狡猾的眼光就明白了。她猴子般的本能会使她不假思索的，用嘴唇鼻子学他们或是缩做一团或是大张嘴脸的怪样子。她鼓起腮帮，摹仿随便听来的一句话，因为她觉得那声音挺滑稽。他很高兴的跟着她笑，绝对不因为她放肆而发窘，他自己也不比她安分。幸而他的名誉已经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否则光是这一次的散步就能使他声名扫地。

他们去参观大教堂。高丽纳虽然穿着高跟鞋和长袍子，还是要爬上塔顶，衣摆在踏级上拖着，在扶梯的一只角上给勾住了；她可不慌不忙，痛快把衣服一扯，撕破了，然后毫无顾忌的把衣裾提得老高，继续往上爬。她差点儿把大钟都要敲起来。到了塔顶，她大声念着雨果的诗句，——克利斯朵夫一个字都不懂，——又唱着一支通俗的法国国歌。随后，他学着伊斯兰教祭司的模样高叫了几声。——天快黑了。他们回到教堂里，浓厚的黑影正沿着高大的墙壁上升，正面的花玻璃象梦幻的瞳子一般闪闪发光。克利斯朵夫瞥见那天陪他看《哈姆莱特》的少女跪在侧面的一个小祭堂里。她一心一意的在那儿祷告，没看见他；但她痛苦而紧张的脸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想和她说几句话，至少跟她打个招呼；但他被高丽纳拉着望前直奔。

他们不久就分手了。她得准备上台；根据德国的习惯，戏院是很早开场的。但他才回家，就有人打铃，送来一张高丽纳的便条：

“好运气！奚撒贝病了！停演一天！万岁啊万岁！……朋友！你来罢！咱们一起吃晚饭！——别忘了多带些乐器来！……高丽纳”

他一时看不懂。等到弄明白了，他和高丽纳一样快活，马上到旅馆去了。他担心吃饭的时候要碰到整个戏班子的人，不料一个都没看见。甚至高丽纳也失踪了。最后他听见屋子尽头有她很响很开心的声音；他跟着去找，终于在厨房里找到了。她忽发奇想的要做一盘别出心裁的菜，放着大茴香料，使满街满巷都闻到的南方菜。她和旅馆里的胖子老板娘混得好极了，两人咕咕呱呱说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又有德语，又有法语，又有野人话，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她们互相尝着她们的出品，哈哈大笑。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使她们闹哄得更厉害了。她们不许他进去，偏偏要进去，也尝到了那盘名菜，扯了个鬼脸；于是她说他是个德国蛮子，真犯不上为他费心。

他们一起回到小客厅，饭桌已经摆好；只有他和高丽纳两个人的刀叉。他不由得问戏班子里的同伴在哪儿。

“不知道，”高丽纳做了个满不在乎的手势。

“你们不一起吃饭吗？”

“没那回事！在戏院里碰见已经够受了！……还得一块儿吃饭吗？……”

这一点和德国习惯大不相同，他听了又奇怪又羡慕。

“我以为你们是个很会交际的民族呢！”

“那末，”她回答说，“难道我不会交际吗？”

“交际的意思是过集团生活。我们这儿是要大家混在一起的！男的，女的，小的，从出生到死，都是团体的一分子。什么事都得跟大家伙儿一起做：跟大家一起吃饭，一起歌唱，一起思想。大家打嚏，你也跟着打嚏；要不是跟大家一块儿，我们连一杯啤酒都不喝的。”

“那可好玩喽，”她说。“干吗不在一只杯子里喝呢？”

“你不觉得这表示友爱吗？”

“滚它的蛋，友爱！我跟我喜欢的人友爱，决不跟所有的人友爱……呸！这还象什么社会，简直是个蚂蚁窠！”

“象我这样跟你一样思想的人，在这儿过的有趣日子，你可知道了罢？”

“那末上我们那儿去呀！”

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问她关于巴黎和法国人的情形。她告诉了他许多事情，可并不完全准确。除了南方人喜欢吹牛的习气，她还本能的想教听的人入迷。据她说，在巴黎谁都是自由的；并且巴黎人个个聪明，所以大家都运用自由而不滥用自由；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信什么就信什么，爱什么就爱什么，不爱什么就不爱什么；决没有人多句话。那儿，决没人干预旁人的信仰，刺探旁人的心事，或是管人家的思想。那儿，搞政治的决不越出范围来干涉文学艺术，决不把勋章，职位，金钱，去应酬他们的朋友或顾客。那儿，决没有什么社团来操纵人家的声名和成功，决没有受人收买的新闻记者，文人也不相轻，也不互相标榜。那儿，批评界决不压制无名的天才，决不一味捧成名的作家。那儿，成功不能成为不择手段的理由，一帆风顺也不一定就能博得群众的拥戴。人情风俗都那么温厚，那么亲切，那么诚恳。人与人间没有一点儿不痛快。从来没有毁谤人家的事。大家只知道互相帮助。新来的客人，不管是谁，只要真有价值，可以十拿九稳的受到人家欢迎，摆在他面前的尽是康庄大道。这些不计利害的，豪侠大度的法国人心中，全是纯粹的爱美的情绪。他们唯一的可笑是他们的理想主义，为了这个，他们虽然头脑清楚，仍免不了上别的民族的当。

克利斯朵夫听着，连嘴都合不拢来了；那真教人听得出神呢。高丽纳自己也听得飘飘然；至于昨天向克利斯朵夫说她过去的的生活如何艰苦等等，她完全忘了，而他也一样的记不起。

可是高丽纳并非非单单要教德国人喜欢她的国家；她同样关心的是要人家喜欢她本人。倘使一个晚上没有一些调情打趣的玩意儿，她会觉得沉闷而可笑的。她免不了逗弄克利斯朵夫，可是白费；他简直没觉得。克利斯朵夫压根儿不懂什么叫做调情。他只知道爱或不爱。他不爱的时候无论怎么也想不到爱情方面去。他对高丽纳的感情只是热烈的友谊，他从来没领教过这种南方女子的性格；她的魔力，风度，快活的心情，敏捷的理解力，开旷的胸襟，他都体会到；这些已经大大的超过了爱情所需要的条件；可是“爱情之来是不可捉摸的”，这一回它岂不来；至于没有爱情而玩爱情的游戏，他连想也没想到过。

高丽纳看着他一本正经觉得好玩。他在钢琴上弹着他带来的音乐，她挨在他身旁，把裸露的手臂绕着克利斯朵夫的脖子，并且为了看乐器，她身子望前探着，几乎把脸靠着他的脸。他觉得她的睫毛掠在他的脸上，看见她眼睛里带着俏起的意味，也看到那张可爱的脸撇着嘴唇笑着，等着。——她的确等着。克利斯朵夫可不懂这暗示，只觉得高丽纳使他弹琴不方便，他不知不觉挣脱了身子，把坐椅挪动了一下。过了一会，他回过头去想跟高丽纳说话，发觉她拚命想笑，她的酒涡已经在笑了，可还抿着嘴忍着。

“你怎么啦？”他很奇怪的问。

她望了他一下，禁不住哈哈大笑。

他完全莫名其妙：“你笑什么？难道我说了什么古怪的话吗？”

他越问越问，她越笑。快歇住了，一看他那副发呆的神气，她又大笑起来。她站起身子，跑去倒在屋子那一头的大沙发上，把脸埋在靠枕

里，让自己笑个痛快，她全身都跟着抽动。他也被她引得笑起来，走过去拍着她的背。等到她称心象意的笑够了，才抬起头来，抹着眼泪，对他伸着手：

“哎啊！你多老实！”她说。

“不见得比别人更坏吧？”

她抓着他的手还在格格的笑：“法国女人不正经是不是？”（她学着他古怪的法语读音。）“你这是嘲笑我啊。”他也兴致挺好的回答。

她温柔的望着他，用力摇着他的手，问：“咱们是朋友吗？”

“当然！”他照样摇着她的手。

“高丽纳走了，你会想起她吗？你不恨她吗，这个不正经的法国女人？”

“德国蛮子这么傻，你也不恨他吗？”

“就为他傻才喜欢他呢……你会上巴黎去看我吗？”

“一定的……你会跟我通信吗？”

“我可以赌咒……你也得赌咒。”

“行，我就赌咒。”

“不是这样的。得伸出手来。”

她学着古代罗马人发誓的模样。她要他答应写一个剧本，一出通俗的歌剧，将来译成法语，让她在巴黎上演。下一天她就跟着剧团走了。他约定后天去法兰克福去看她，剧团要在那边公演。他们又谈了些时候。她送给克利斯朵夫一张照片，上半身差不多是裸体的。两人高高兴兴的分手了，象兄妹似的拥抱了一番。自从高丽纳看出克利斯朵夫很喜欢她而不是爱她以后，她也真的喜欢他，不动爱情而把他当做好朋友。

他们都睡得很好，谁也不做乱梦。第二天他早上有预奏会，不能送她。可是第三天他把事情安排妥当，上法兰克福赴约去了。那只是两三个钟点火车的路程。高丽纳并不以为他能说到做到；他可把约会看得很认真，戏院开场的时候已经到在那里了。他在休息时间内化装室去找她，她一看见就又惊又喜的叫起来，起上他的脖子。他来赴约使她非常感激。克利斯朵夫觉得不痛快的是，法兰克福很多聪明而有钱的犹太人，能够赏识她眼前的美貌，料到她将来的走红，都争着来恭维她。时时刻刻有人上化装室来，全是些眼睛挺有神面面团团的家伙，用着生硬的口音说些无聊的奉承话。高丽纳当然搔首弄姿的跟他们卖俏；以后跟克利斯朵夫说话也不由得拿腔作调，带着逗弄的口吻，使他不高兴。她毫无顾忌的在他面前化妆，他可一点也不感兴趣；眼看她把胳膊、胸脯、脸擦脂抹粉，他只觉得讨厌。他想等戏完了马上就走，不再来找她。他向她告别，抱歉的说不能参加终场以后人家请她的消夜餐，她就非常真诚的表示难过，使他的决心动摇了。她叫人把火车表拿来，证明他能够有，应当有时间多陪她一会。他当然很乐意接受她的劝告，便参加了消夜餐；他对于人们的胡闹跟高丽纳对随便什么混蛋都敷衍的手段，居然也不过分显出心中的厌恶。对她是没法记恨的。那么纯起的姑娘，没有什么道德观念，懒洋洋的，肉欲很强，喜欢玩儿，象孩子一样撒娇，同时又那么正直，那么善良，连她所有的缺点也是自然的，健康的，只能教人发笑，甚至还会喜欢。她说话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坐在她对面，望着她生动的脸，精神奕奕的美丽的眼睛，有点儿臃肿的下巴，象意大利人那样的笑容，和善，细腻，可是缺少清秀和灵气；他这一下才把她仔细看清楚了。有些地方使他想起阿达：举动，目光，带点粗俗的卖弄风情的手段；女人总脱不了女人的性格！但他喜欢的是那种南方人的心情，慷慨豪爽，尽量施展她天赋的优点，绝对不装出交际场中的漂亮和书本式的聪明，完全保存着她的和谐，她的身心好象生来就是为在阳光下舒展的。——他走的时候，她特意站起来和他到一边去道别。两人又拥抱了一下，把通信和再见的话重复了几遍。

他搭最后一班火车回去。在一个中间站上，对面开来的火车已经先等在那儿。克利斯朵夫在对方列车的三等车里，——正对着他的车厢，——看见那个陪他看《哈姆莱特》的法国少女。她也看到了克利斯朵夫，认得是他。两人都愣了一愣，不声不响行了个礼，一起低下头去，连动都不敢动。可是他一眼之间已经看见她戴着一顶旅行便帽，身边放着一口旧提箱。他没想到她离开德国，以为是出门几天。他不知道应当和她说话，迟疑了一会，心里盘算着和她说什么，正当他要去放下车窗招呼她的时候，忽然听到开车的讯号，就放弃了说话的念头。列车开动之前又过了几秒钟。他们俩面对面望着。彼此的车厢里都没有别人，他们把脸贴在车窗上：透过周围沉沉的黑夜，四只眼睛碰在一起。重重的车窗隔着他们。要是伸出胳膊，还可以碰到呢。咫尺，天涯。车子开动了。她始终望着他，在这个分离的一刹那，她不觉得胆小了。两人望得出了神，连最后一次点头都没想到。她慢慢的远去了，不见了；他眼看她的列车在黑夜中消灭。象两个流浪的星球似的，他们俩走近了一下，又在无垠的太空中分开了，也许是永久的分开了。

等到看不见她了，他才感到自己心里给那道陌生的目光挖了一个窟窿；他不明白为什么，可是明明有个窟窿。半阖着眼皮，蒙蒙眈眈的靠在车厢的一角，他觉得自己眼睛里深深的印着那一对眼睛的影子；别的思想都静了下来，让他仔细体会那个感觉。高丽纳的形象在心房外面转动，好比一只飞虫起着窗子；但他不让她进来。

等他下了车，呼吸着夜晚凉爽的空气，在万籁无声的街上走动之下，精神一振，又看到了高丽纳的影子。他回想到那个可爱的女戏子，自个儿微微笑着，又高兴又气恼，因为一忽儿想到她亲热的举动，一忽儿想到她粗俗的调情。

他怕惊醒睡在隔壁屋子里的母亲，不声不响的脱着衣服，一边轻轻的笑着想道：

“这些古怪的法国人！”

可是那天晚上在包厢里听到的一句话又回到他的记忆里：

“象我这样的也有的是。”

他第一次跟法国接触就看到了它双重的性格。但象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根本不想去解答这个谜。回想到包厢里那个少女，他只随便对自己说了句：

“她不象一个法国人。”

仿佛怎么样才能算法国人倒要一个德国人来决定似的。

象法国人也罢，不象法国人也罢，总而言之他想着她；因为他半夜惊醒过来，心里一阵难过；原来他记起了放在少女身边的箱子，忽然明白那姑娘是一去不回了的了。其实他早该想到而竟没想到。这一下他却隐隐约约有点儿伤感。但他在床上耸了耸肩想道：“那跟我有什么相干？想它干吗！”于是他又睡着了。

可是第二天他出门第一个就碰到曼海姆，叫他勃罗希<sup>①</sup>，问他可有意思去征服整个法兰西。他从这个有脚告示嘴里，知道包厢的事闹大了，出乎曼海姆的意料之外。

<sup>①</sup>勃罗希（1742-1819）为德国将军，曾数次带领起鲁士军队攻进法国。

“你真是个大人物，”曼海姆嚷着说，“我甘拜下风了！”

“我又没做什么，”克利斯朵夫回答。

“你真了不起！老实说，我嫉妒你。一手抢掉了葛罗纳篷的包厢，还请了他们的法国女教师去代替他们，嘿嘿！那太妙了，我就没这个本领！”

“她是葛罗纳篷家的女教师吗？”

“对，你尽管装不知道，只是无心的，我也劝你这么办！……爸爸简直不肯罢休。葛罗纳篷一家都气死了！……可是事情很快就有了了解决，他们把那姑娘撵走了。”

“怎么！”克利斯朵夫叫起来，“他们把她歇了！……为了我把她歇了？”

“你不知道吗？她没跟你说吗？”

克利斯朵夫表示很难受。

“好家伙，别烦恼了，”曼海姆说，“那也没关系。而且你早该想到的，只要葛罗纳篷他们一发觉……”

“什么？发觉什么？”克利斯朵夫嚷着。

“发觉她是你的情妇啰！”

“可是我连认识都不认识她，连她是谁也不知道。”

曼海姆微微一笑，意思是说：“你把我当作傻子了。”

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一定要曼海姆相信他的话。曼海姆便道：“那就更怪了。”

克利斯朵夫骚动起来，说要去找葛罗纳篷，把事实告诉他们，替少女洗刷明白，曼海姆劝他不必：“朋友，你越跟他们解释，他们越不信。何况也太晚了。现在那女孩子已经不知在哪儿了。”

克利斯朵夫难过到极点，竭力想寻访女孩子的踪迹，想写信向她道歉。可是谁也不知道她的事。他上葛罗纳篷家去问，碰了个钉子；他们不知道她上哪儿去的，并且也不关心这种事。克利斯朵夫一心想着自己害了人，悔恨不已。除了悔恨，还有那双眼睛的神秘的魔力，象一道光似的悄悄的照着他的心。岁月的洪流，新的念头，似乎把那魅力与悔恨一起淹没了，盖掉了；可是它们暗中老在他心底里。克利斯朵夫始终忘不了他所谓他的牺牲者。他发誓要把她找到。明知道机会很少，他却有把握能够和她再见。

至于高丽纳，她从来没复他的信。过了三个月，他不再存什么希望了，忽然收到她一通四十字长的电报，用着怪高兴的语调给他许多亲密的称呼，问“大家是否还相爱”。后来，杳无音讯的差不多隔了一年，又接到一封短信，象小孩子似的把字写得挺大挺潦草，装着贵妇人的口吻，一共只有寥寥几句，都是亲热而古怪的话。以后，又没消息了。她并没忘了他；只是没功夫想到他。

目前，高丽纳的印象还很新鲜，两人交换的计划老在心中盘旋，克利斯朵夫便打算写一阕戏剧音乐给高丽纳去演，其中夹几段她可以唱的调子，——大概是一种诗歌体音乐话剧①的形式。这一门艺术从前在德国极受欢迎，莫扎特曾经热烈称赏；贝多芬，韦伯，门德尔松，舒曼，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有制作；但从瓦格纳派的艺术得势，以为替戏剧与音乐找到了一个确切不移的公式之后，诗歌体杂剧就衰落了。瓦格纳派的学究，不单排斥一切新的杂剧，还要把以前的杂剧彻底清除：他们费尽心血把歌剧中所有语体对白的痕迹删掉，替莫扎特，贝多芬，韦伯等补上他们自出心裁的吟咏体；他们很虔诚的把垃圾堆在杰作上面，自以为把大师们的思想给补足了。

①音乐话剧（*Melodrame*）有两种：一是通俗戏剧，以惊心动魄的紧张场面为主，夹杂悲剧与喜剧的成分，间亦用音乐作穿插。另一种为音乐部分极占重要的戏剧，但与歌剧不同，歌唱与说白兼而有之，而说白又有音乐伴奏。

高丽纳的批评使克利斯朵夫对于瓦格纳派的朗诵体格外觉得笨重，甚至难听；他考虑到在戏剧中说白与歌唱放在一处，用吟咏体把它们合在一起，是不是无聊，是不是违反自然；因为那好比把一骑马和一只鸟拴在同一辆车上。说白与歌唱各有各的节奏。一个艺术家为了他所偏爱的一种艺术而牺牲另一种，那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在两者之间求妥协，就非两败俱伤不可：结果是说白不成其为说白，歌唱不成其为歌唱。歌唱的壮阔的波澜，势必受狭窄单调的河岸限制；而说白的美丽的裸露的四肢，也要包上一层浓艳厚重的布帛，把手势与脚步都给束缚了。为什么不让它们俩自由活动呢？就象一个美丽的女子，沿着一条小溪轻快的走着，幻想着，给啾啾的水声催眠着，步履的节奏不历史上著名的例子有贝多芬的《哀格蒙特》，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比才的《阿莱城的姑娘》等。

不知不觉与溪水的歌声相应。这样，音乐与诗歌都自由了，可以并肩前进，把彼此的幻梦融和在一起。当然不是任何音乐任何诗歌都能这样结合的。一般粗制滥造的尝试和恶俗不堪的演员，往往使反对杂剧的人振振有辞。克利斯朵夫也久已跟他们一样存着厌恶之心：演员们依着乐器的伴奏念那些语体的吟诵的时候，并不顾到伴奏，并不想把他们的声音与伴奏融合为一，只想教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这种荒谬的情形确实使一切有音乐感觉的耳朵受不了。可是从他听到了高丽纳和谐的声音，听到了她流水似的，纯净的声音，象一道阳光照在水里那样在音乐中动荡，和每句旋律的轮廓化成一片，成为一种更自由更流畅的歌声，他仿佛看到了一种新艺术的美。

他或许看得很对；但这一类的艺术倘使要真有价值，可以说是所有的体裁中最难的，象克利斯朵夫那样没有经验的人去贸然尝试，决计免不了危险。尤其因为这种艺术有一个主要条件：就是诗人，艺术家，演员，三方面的努力必须非常调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理睬这些，就冒冒失失的去尝试只有他一个人感觉到它的法则的新艺术。

最初他想采取莎士比亚的一出神幻剧①或《浮士德》后部中的一幕来配制音乐。但戏院方面并无意作这种尝试，认为费用既不贲，而且是荒唐的试验。大家承认克利斯朵夫对音乐是内行，但看到他胆敢对戏剧也有所主张，就觉得好笑而不把他当真了。音乐与诗歌，好似两个漠不相关而暗中互相仇视的世界。要踏进诗歌的领域，克利斯朵夫必须和一个诗人合作；而这诗人是不容许他选择的，连他自己也不敢选择：因为他不敢信任自己的文学趣味。人家说他完全不懂诗歌，事实上他对于周围的人所赞赏的诗歌，的确完全不懂。凭着他那种老实与固执的脾气，他费了不少苦心去领略这一首诗或那一首诗的妙处，始终没成功，他不胜惶愧，承认自己没有诗人的素质。其实他很爱好某几个过去的诗人；这一点使他还有点安慰。但他爱好那些诗人的方式大概是不对的。他发表过奇特的见解，说唯有把诗译成了散文，甚至译成了外国文的散文而仍不失其为伟大的诗人才算伟大，又说文辞的价值全靠它所表现的心灵。朋友们听了都嘲笑他。曼海姆把他当做俗物。他也不敢辩白。只要听文人谈论音乐，就可知道一个艺术家一旦批评他外行的艺术就要闹笑话。这种例子他天天有得看到，所以他决意承认（虽然心里还有点怀疑），自己对诗歌真是外行，而对那些他信为更在行的人的见解，闭着眼睛接受了。杂志里的朋友们给他介绍了一个颓废派诗人，史丹芬·洪·埃尔摩德，说他写了出别出心裁的《伊芙琴尼亚》②。当时的德国诗人和他们的法国同行一样，正忙着把古希腊的悲剧改头换面。埃尔摩德的作品就是半希腊半德国式的那一种，把易卜生，荷马，甚至王尔德的气息混在一起，当然也没忘了查看一下考古学。他所写的阿伽门农是个神经衰弱病者，阿喀琉斯是个懦弱无用的人：他们互相怨叹自己的处境；而这种怨叹当然也无济于事。全剧的重心都在伊芙琴尼亚一个人身上：她又是一个神经质的，歇斯底里的，迂腐的伊芙琴尼亚，教训着那些英雄，狂叫怒吼，对着大众宣说尼采派的厌世主义，结果是醉心于死而在狂妄中自刎了。

①神幻剧（*noeerie*）是音乐部分极占重要的一种戏剧，形式上与音乐话剧相似，但神幻剧内容多以希腊神话或著名诗歌为题材，不似音乐话剧比较通俗。

②据希腊神话，伊芙琴尼亚为迈锡尼王阿伽门农之女。希腊人欲在奥利斯港口航海，为逆风所阻。卜者加尔加斯谓当以伊芙琴尼亚祭献与阿耳特弥斯神，方能挽回风向。阿伽门农乃遣于里斯往迎其女，伪称欲以嫁与米米同斯王阿喀琉斯。及伊芙琴尼亚至，将行祭礼时，神示忽称可以牝鹿代供牺牲。此项情节自古希腊以来，剧作者多采作题材。

这部狂妄的作品，完全代表一个穿着希腊装束的没落的野蛮民族，与克利斯朵夫的精神根本是不相容的。但周围的人都异口同声的说是杰作。他变得懦弱了，也信了他们的话。其实他脑子里装满了音乐。念念不忘的是音乐而非剧本。剧本只等于一个河床，给他用来宣泄热情的巨流的。真正为诗歌配制音乐的作家必须懂得退让，放弃自己的个性，克利斯朵夫可绝对办不到。他只想到自己，没想到什么诗歌；而他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自以为了解诗人的作品：殊不知他所了解的根本不是原作的意图。象小时候一样，他脑子里编了一个脚本，跟摆在眼前的那个毫不相干。

等到排演的时候，他可发现了作品的真面目。有一天他听着其中的一幕觉得荒谬之极，以为是演员们把它改了样，他不但当着诗人向演员解释剧本，还对那个替演员们辩护的诗人解释。作者不服气了，怪不高兴的说他总该明白自己所要表白的东西罢。克利斯朵夫一口咬定埃尔摩德完全不了解剧本。众人听了哄堂大笑，克利斯朵夫才觉得自己闹了笑话。他住了嘴，承认那些诗句究竟不是自己写的。于是他看出了剧本的荒谬，大为丧气；他不懂怎么早先会误解的。他骂自己糊涂，扯着自己的头发。他想聊以自慰，暗暗的说：“好罢，我根本没懂。别管剧本，只管我的音乐罢！”——可是剧中人的举动，姿势，说话的无聊，装腔作势的激昂，不必要的叫喊，使他受不了，甚至在指挥乐队的时候连棍子都举不起来，恨不得去躲在提示人的洞里。他太坦白，太不懂世故了，没法掩藏自己的感想，使朋友，演员，剧作者，每个人都觉得清清楚楚。

“是不是你不喜欢这个作品？”埃尔摩德冷笑着问。

克利斯朵夫鼓着勇气回答：“说老实话，我不喜欢。我不懂。”

“那末你写音乐以前，没把剧本念过一遍吗？”

“念过的，”克利斯朵夫天真的说，“可是我误会了，把作品了解错了。”

“可惜你没有把你所了解的自己写下来。”

“唉！我要能自己写才好呢！”克利斯朵夫说。

诗人品恼之下，为了报复，也批评他的音乐了。他埋怨它繁重，使人听不到诗句。

诗人固然不了解音乐家，音乐家也固然不了解诗人，演员们却是对他们俩都不了解，而且也不想了解。他们只在唱辞中找些零星的句子来卖弄自己的特长。他们绝对不想把朗诵去适应作品的情调和节奏：他们和音乐分道扬镳，各自为政，仿佛他们永远没把音唱准似的。克利斯朵夫气得咬牙切齿，拚命把一个个的音符念给他们听：可是他叫他的，他们唱他们的，根本不懂他的意思。

要不是为了已经排演到相当程度，怕取消了会引起诉讼，克利斯朵夫早就放弃这个戏了。曼海姆听到他灰心的话，满不在乎的说：

“怎么啦？事情很顺当啊。你们彼此不了解吗？呸！那有什么关系？除了作家本人，谁又懂得一件作品？作家自己能懂，已经算不了！”

克利斯朵夫为了诗的荒谬非常担心，说是会连累他的音乐的。曼海姆当然知道那些诗不近人情，埃尔摩德也是个无聊家伙；可是他觉得无所谓：埃尔摩德请客的时候饭菜挺好，又有一个美丽的太太；批评界对他还能要求什么呢？——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他没有功夫听这种轻薄话。

“哪里是轻薄话！”曼海姆笑着说。“他们都是些老实人！完全不知道人生中什么是重要的。”

他劝克利斯朵夫别为埃尔摩德的事那么操心，得想到自己的事。他鼓励他做些宣传工作。克利斯朵夫不胜愤慨的拒绝了。一个新闻记者来问到他的身世，他憋着气回答：“跟你有什么相干！”

又有人代表一个杂志来向他讨照相，他直跳起来，说谢谢老天，他没有做德皇，用不着把照片摆在街上给路人瞧。要他跟当地最有势力的沙龙有所联络简直不可能。他不接受人家的邀请；便是不得不接受了，临时又忘了去，或是心绪恶劣的去，好象存心跟大家怄气。

而最糟的是，上演的前两天，他和杂志方面的人也闹翻了。

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曼海姆继续篡改克利斯朵夫的文字，把批评的段落毫无顾忌的整行整行的删掉，写上恭维的话。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在某个沙龙里遇见一个演奏家，——一个被他痛骂过的小白脸式的钢琴家，嘻开着雪白的牙齿向他道谢。他厉声回答说用不着谢。那钢琴家依旧絮絮叨叨的表示感激。克利斯朵夫直截了当的打断了他的话，说要是他满意他的批评，那是他的事，可是写的人决不是想使他满意的；说罢他转过身子不理了。演奏家以为他好人歹脾气，便笑着走开了。克利斯朵夫可记岂不久以前收到另一个被他痛骂的人的谢启，突然起了疑心，便出去到报亭里买了份最近期的杂志，找出他那篇的文字读了一遍……当时他竟以为自己疯了。过了一会，他恍然大悟，便气得什么似的奔到社里去。

华特霍斯与曼海姆正在那儿跟一个相熟的女演员谈天。他们用不着问克利斯朵夫的来意。他把杂志望桌上一摔，连喘口气都等不及，就声势汹汹的对他们破口大骂，又是叫又是嚷，说他们是坏蛋，是无赖，是骗子，抓着一张椅子使劲望地板上乱捣。曼海姆还想嘻嘻哈哈：克利斯朵夫要飞起脚来踢他的屁股。曼海姆逃在桌子后面捧腹大笑。华特霍斯可是对他一脸瞧不起的样子，拿出尊严沉着的气派，竭力在喧闹声中表示不答应人家对他用这种口气，教克利斯朵夫等他的消息；一边把名片递给他①。克利斯朵夫拿来扔在他脸上，叫道：

①西俗：两人吵架时一方把名片递给对方是表示愿意决斗。

“摆什么臭架子！……用不着你的名片，我早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你是个流氓，骗子！……你想我会跟你决斗吗？……哼，你只配给人家揍一顿！……”

他的声音直闹到街上，连走路人都停下来听。曼海姆赶紧关起窗子。那女客吓坏了，想溜，可是克利斯朵夫把房门堵住了。华特霍斯脸色发了青，连气都透不过来；曼海姆涎皮赖脸的笑着，两人嘟嘟囔囔的想跟他争。克利斯朵夫可绝对不让他们开口，把所能想象到的最不中听的话对他们说尽了，直到无可再骂，连起都塞住了才走掉。而华特霍斯和曼海姆等他走了才能说出话来。曼海姆马上又活泼了：他挨了骂不过象鸭子淋了阵雨。可是华特霍斯愤怒到极点，他尊严受了伤害；而且当着别人受辱，他尤岂不能原谅。同事们也跟着附和他。社里所有的同人中唯有曼海姆不恨克利斯朵夫：他拿他要弄够了，觉得听几句粗话不能算划不来。那是怪有趣的玩艺儿，假使这种事临到他，他自己就会先笑的。所以他准备跟克利斯朵夫照常来往，好象根本没那回事。克利斯朵夫可记在心上，不管对方怎样来迁就他，始终拒绝。曼海姆也无所谓：克利斯朵夫是个玩具，已经给他称心如意的玩够了；他又在进攻另一个傀儡了。从此他们断绝了关系。但曼海姆在人家提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依旧说他们是好朋友。也许他的确这样想。

吵架以后两天，《伊芙琴尼亚》公演了。结果是完全失败。华特霍斯的杂志把剧本恭维了一阵，对音乐只字不提。别的刊物可快活极了。大家哄笑，喝倒彩。戏演了三场就停了，众人的笑骂可并不跟着停止：能有个机会说克利斯朵夫坏话真是太高兴了！连续好几个星期，《伊芙琴尼亚》成为挖苦的资料。大家知道克利斯朵夫再没自卫的武器，就尽量利用机会，唯一的顾忌是他在宫廷里的地位。虽然他跟那位屡次责备他而他置之不理的大公爵很冷淡，他仍不时在爵府里走动，所以群众认为他还得到官方的支持，——有名无实的支持。——而他还要把这最后一个靠山亲自毁掉。

他受了批评。它不但针对他的作品，还牵涉他那个新的艺术形式，那是人家不愿意了解的，可是要把它歪曲而使它显得可笑倒很容易。对于这种恶意的批评，最好是置之不理，继续创作；但克利斯朵夫还没有这点儿聪明。几个月以来，他养成了坏习惯，对一切不公平的攻击都要

还手。他写了一篇把敌人丑诋一顿的文章，送给两家正统派的报馆，都被退回了，虽然退稿的话说得很婉转，仍带着讥讽的意味，克利斯朵夫固执起来，非想法登出来不可。他忽然想起城里有一份社会党的报纸曾经想拉拢他。他认识其中的一位编辑，有时和他讨论过问题的。克利斯朵夫很高兴能找到一个人，敢毫无忌讳的谈到当局，军队，和一切压迫人的古老的偏见。可是谈话的题目也至此为止，因为那社会主义者说来说去脱不了马克思，而克利斯朵夫对他就没有兴趣。他觉得那个思想自由的人物，除了一套他不喜欢的唯物主义以外，还有刻板的教条，思想方面的专制，暗中崇拜武力，简直是另一极端的军国主义；总之他的论调和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每天听到的并没多大分别。

虽然如此，他被所有的编辑封锁之后，他所想到的还是这位朋友和他的报纸。他都知道他的举动会骇人听闻：那份报纸素来很激烈，专门骂人，大家都认为要不得的；但克利斯朵夫从来不看它的内容，所以只想到那些大胆的思想（那是他不怕的），而没想到它所用的卑鄙的口吻（那是他看了也要厌恶的）。并且别的报纸暗中联合起来打击他，使他恨无可泄，所以即使他知道报纸的内容，也不见得会顾虑。他要教人知道要摆脱他没这么容易。——于是他把那篇文章送到社会党报纸的编辑部，大受欢迎。第二天，文章就给登出来了，编者还加上一段按语，大吹大擂的说他们已经约定天才青年，素来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极表同情的克拉夫脱同志长期执笔。

克利斯朵夫既没看到自己的文章，也没看到编者的按语，那天是星期日，天没亮他就出发往乡下散步去了。他兴致很好，看着太阳出来，又笑又叫，手舞足蹈。什么杂志，什么批评，一古脑儿丢开了！这是春天，大自然的音乐，一切音乐中最美的音乐，又奏起来了。黑洞洞的，闷人的，气味难闻的音乐厅，可厌的同伴，无聊的演奏家，都给忘得干干净净！只听见啾啾细语的森林唱出奇妙的歌声；令人陶醉的生气冲破了地壳，在田野中激荡。

他给太阳晒得迷迷糊糊的回家，母亲递给他一封信，是他不在的时候爵府里派人送来的；信上用的是公事式的口气，通知克拉夫脱先生当天上午就得到府里去一次。上午早已过了，时间快到一点，克利斯朵夫可并不着急。

“今儿太晚了，”他说，“明儿去吧。”

可是母亲觉得不妥：“不行，亲王找你，你得马上去，或许有什么要紧事儿。”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要紧事儿？那些人会跟你谈什么要紧事儿吗？……还不是说他那一套关于音乐的见解，教人受罪！……只希望他别跟西格弗里德·曼伊哀<sup>①</sup>比本领，也写一曲什么《颂歌》！那我可不客气喽。我要对他说：你干你的政治吧！你在政治方面是主人，永远不会错的，可是艺术，替我免了吧！谈到艺术，你的头盔，你的羽饰，你的制服，你的头衔，你的祖宗，统没有啦；……我的天！试问你没有了这些，你还剩什么？”

<sup>①</sup>西格弗里德·曼伊哀为当时德国写煽动文字的评论家替德皇起的译名。——原注

把什么话都会当真的鲁意莎举着手臂喊起来：

“怎么能说这个话！……你疯了！你疯了！……”

他看母亲信以为真，更故意跟她玩儿，尽量吓唬她。鲁意莎直到他越来越荒唐了才明白他在逗她，便转过背去说：

“你太胡闹了，孩子！”

他笑着拥抱她。他兴致好极了：散步的时候有个美丽的调子在胸中蹦蹦跳跳的，好似水里的鱼儿。他肚子饿得很，必要饱餐一顿才肯上爵府去。饭后，母亲监督着他换衣服；因为他又跟她淘气，说穿着旧衣衫和沾满了灰土的鞋子，也没有什么不体面。但临了他仍旧换了一套衣服，把鞋子上了油，嘴里噙着打着的唢呐，学做各式各样的乐器。穿扮完了，母亲给检查了一遍，郑重其事的替他把领带重新打过。他竟例外的很有耐性，因为他对自己很满意，——而这也不是常有的事。他走了，说要去拐走阿台拉伊特公主。那是大公爵的女儿，长得相当美，嫁给德国的一个小亲王，此刻正回到母家来住几个星期。克利斯朵夫小时候，她对他很好；而他也特别喜欢她。鲁意莎说他爱着她，他为了好玩也装做这个样子。

他并不急于赶到爵府，一路瞧瞧谱子，看到一条象他一样闲荡的狗横躺在太阳底下打呵欠，就停下来把它摩一会。他跳过爵府广场外面的铁栏，——里头是一大块四方形的空地，四面围着屋子，空地上两座喷水池有气无力的在那儿喷水；两个对称的没有树荫的花坛，中间横着一条铺着沙子的小路，象脑门上的一条皱纹，路旁摆着种在木盆里的橘树；场子中央放着一座不知哪一个公爵的塑像，穿着路易·菲力普式的服装，座子的四角供着象征德性的雕像。场中只有一个闲人坐在椅子上拿着报纸打盹。府邸的铁栏前面，等于虚设的岗位上空无一人。徒有其名的壕沟后面，两尊懒洋洋的大炮似乎对着懒洋洋的城市打呵欠。克利斯朵夫看着这些扯了个鬼脸。

他走进府第，态度并不严肃，至多是嘴里停止了哼唱，心却照旧快活得直跳。他把帽子望衣帽间的桌上一扔，毫不拘礼的招呼他从小认识的老门房。——当年克利斯朵夫跟着祖父晚上第一次到府里来看哈斯莱，他已经在这儿当差了；——老头儿对于他嘻嘻哈哈的说笑一向不以为忤，这一回却是神色傲慢。克利斯朵夫没注意。更往里走，他在穿堂里又碰到一个秘书处的职员，平素对他怪亲热，话挺多的，这回竟急急忙忙的走过了，避免和他搭讪，克利斯朵夫看了很奇怪。可是他并不拿这些小节放在心上，只管往前走，要求通报。

他进去的时候，里头刚吃过中饭。亲王在一间客厅里，背靠着壁炉架，抽着烟和客人谈话；克利斯朵夫瞥见那位公主也在客人中间抽着烟卷，懒洋洋的仰在一张靠椅中，和四周的几个军官高声说着话。宾主都很兴奋；克利斯朵夫进门就听到大公爵一起粗豪的笑声。可是亲王一看见克利斯朵夫，笑声马上停止。他咕嘈了一声，直扑过来嚷道：

“嘿！你来啦！你终于赏光到这儿来啦！你还想把我耍弄下去吗？你是个坏东西，先生！”

克利斯朵夫被这当头一棒打昏了，呆了好一会说不话来。他只想着他的迟到，那也不至于受这样的羞辱啊，他便结结巴巴的说：“亲王，请问是怎么回事？”

亲王不理他，只顾发脾气：“住嘴！我决不让一个坏蛋来侮辱我。”

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白，喉咙抽搐着发不出声音；他挣扎了一下，嚷道：

“亲王，您既没告诉我是什么事，也就没权利侮辱我。”

大公爵转身对着他的秘书，秘书马上从袋里掏出一份报纸。他生那么大的气，不光是因为性子暴躁，过度的酒也有相当作用。他直跳到克利斯朵夫面前，象斗牛士拿着红布一般，抖开那张打皱的报纸拚命挥舞，怒不可遏的叫着：

“瞧你的脏东西，先生！……你就配人家把你的鼻子揪在里面！”

克利斯朵夫认出那是社会党的报纸：“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说。

“怎么！怎么！你那样的无耻！……这份混账的报纸！那班流氓天天侮辱我，说着最下流的话骂我！……”

“爵爷，我没看过这个报。”

“你扯谎！”

“我不愿意您说我扯谎，”克利斯朵夫说。“我没看过这个报，我只关心音乐。并且，我自有爱在哪儿发表文章就在哪儿发表的权利。”

“你什么权利也没有，唯一的权利是不开口。过去我待你太好了。我给了你跟你家属多少好处，照你们父子两个的行为，我早该跟你们断绝了。我不准你再在跟我捣乱的报上发表文字。并且将来不经我的许可，也不准你再写什么文字。你为音乐掀起的笔墨官司，我也看够了。凡是有见识有肝的人，真正的德国人所看重的东西，我不准一个受我保护的人去加以攻击。你还是作些高明一点的曲子罢，要是作不出，那

末练习练习你的音阶也好。我不要音乐界里来一个社会党，搞些诋毁民族的光荣，动摇人心的玩艺儿。谢谢上帝！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所以，还是弹你的琴去罢，先生，别跟我们捣乱！”

肥胖的公爵正对着克利斯朵夫，把恶狠狠的眼睛直瞪着他。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青，想说话，扯了扯嘴唇，嘟囔着说：

“我不是您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气都塞住了，羞愤交迸，快要哭出来；两条腿在那里发抖。他动了动胳膊，把旁边家具上的一件东西撞倒了。他觉得自己非常可笑，也的确听见有人笑着；他模模糊糊的看到公主在客厅那一头和几个客人交头接耳，带着可怜他和讥讽他的意味。从这时期，他就失了知觉，不知道经过些什么情形。大公爵嚷着。克利斯朵夫嚷得更凶，可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秘书和另一个职员走过来要他住嘴，被他推开了；他一边说话一边无意中抓着桌上的烟灰碟子乱舞。他听见秘书喊着：

“喂，放下来，放下来！……”

他又听见自己说着没头没脑的话，把烟灰碟子望桌边上乱捣。

“滚出去！”公爵愤怒之极，大叫起来。“滚！滚！替我滚！”

那些军官走过来想劝公爵。他好像脑充血似的突着眼睛，嚷着要人家把这个无赖赶出去。克利斯朵夫心头火起，差点儿伸出拳头去打公爵的脸；可是一大堆矛盾的心理把他压住了：羞愧，忿怒，没有完全消灭的胆怯，日耳曼民族效忠君王的性格，传统的敬畏，在亲王面前素来卑恭的习惯，都在他心头乱糟糟的混在一起。他想说话而不能说话，想动作而不能动作；他看不见了，听不见了，让人家把他推了出来。

他在仆役中间走过。他们声色不动的站在门外，把吵架的情形都听了去。走出穿堂的二三十步路，他仿佛走了一辈子。回廊越走越远，似乎走不完的了！……从玻璃门里望见的外边的阳光，对他象救星一样……他踉踉跄跄的走下楼梯，忘了自己光着脑袋，直到老门房叫他才回去拿了帽子。他拿出全身的精力才能走出府第，穿过院子，回到家里。路上他把牙齿咬得格格响。一进家里的大门，他的神气跟哆哆嗦嗦就把母亲吓坏了。他推开了她，也不回答她的问话，走进卧房，关了门倒在床上。他抖得那么厉害，竟没法脱衣服，气也透不过来，四肢也瘫痪了。

……啊！但愿不再看见，不再感觉，不必再支撑这个可怜的躯壳，不必再跟可羞可鄙的人生挣扎，没有气没有思想的倒下去，不要再活，脱离世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脱下衣服，乱七八糟的摔在地下，人躺在床上，把眼睛蒙住了。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他的小铁床在地砖上格格响。

鲁意莎贴在门上听着，敲着门，轻轻叫他：没有回音。她等着，听着房里寂静无声好不揪心，然后她走开了。白天她来了一二次，晚上睡觉之前又来了一次。一天过去了，一夜过去了：屋子里始终没有一点声音。克利斯朵夫忽冷忽热，浑身哆嗦，哭了好几回；半夜里他抬起身子对墙壁晃晃拳头。清早两点左右，发疯似的一阵冲动使他爬下了床，半裸着湿透的身子，想去杀死大公爵。恨与羞把他折磨着，身心受着火一般的煎熬。可是这场内心的暴风雨在外面一点都不表现出来：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声音。他咬紧牙齿，把一切都压在肚里。

第二天他照常下楼：精神上受了重伤，一声不出，母亲也一句不敢问。她已经从邻居那边知道了原委。整天他坐在椅子上烤火，跟哑巴一样，浑身发烧，驮着背象老头儿。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悄悄的哭。

傍晚，社会党报纸的编辑来找他。自然，他已经知道了那件事而来打听细节。克利斯朵夫很感激，天真的以为那是对他表示同情，是人家为了连累他而来向他道歉。他要挣面子，对过去的事一点不表后悔，不觉把心上的话全说了出来：跟一个象自己一样很压迫的人痛痛快快地谈一谈，他觉得松了口气。那编辑逗他说话，心里想即使克利斯朵夫不愿亲自动笔，至少可以供给材料，让他拿去写篇骇人听闻的文章。他预料这位宫廷音乐家受了羞辱，一定会把他高明的笔战功夫，和他所知道的宫廷秘史（那是更有价值的），贡献给社会党。他认为用不到十分的含蓄，便老老实实把这番意思对克利斯朵夫说了。克利斯朵夫跳起来，声明他一个字都不能写：由他去攻击大公爵，人家会看他报私仇；过去他发表自己的思想是冒着危险的，现在他一无束缚之后，反而需要谨慎了。那编辑完全不了解这些顾虑，认为克利斯朵夫没出息，骨子里还是个吃公事饭的，他尤其以为克利斯朵夫是胆小。

“那末，”他说，“让我们来；由我动笔。你什么都不用管。”

克利斯朵夫求他不要写，但他没法强制他不写。而且对方告诉他这件事不单和他个人有关，连报纸也受到侮辱，他们有权利报复的。这一下克利斯朵夫无话可说了，他充起量只能要求别滥用他的某些心腹话，那是拿他当作朋友而非当作新闻记者说的。对方一口答应下来。克利斯朵夫仍旧不大放心：他这时候才明白自己的莽撞，可是已经太晚了。——客人一走，他回想起说过的话不禁害了怕，立刻写信给编辑，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和盘托出；——可怜他在信里把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部分。

第二天，他急不及待的打开报纸，在第一版上就看到了他全部的故事。他上一天所说的一切，经过新闻记者那种添枝接叶的手段，当然是夸大得不成样了。那篇文章用着卑鄙而激烈的语调把大公爵和宫廷骂得淋漓尽致。某些细节明明只有克利斯朵夫知道，很可以令人疑心通篇是他的手笔。

这一个新的打击可是中了克利斯朵夫的要害。他一边念一边直淌冷汗，念完之后简直吓昏了。他想跑到报馆去；但母亲怕他闯祸，——而这也无理由，——把他拦住了。他自己也怕；觉得要是去了，说不定又会闹出什么傻事来；于是他待在家里，——做了另外一件傻事。他写了一封正经辞严的信，痛责记者的行为，否认那篇文章里的事实，表示跟他们的一党决绝了。这篇更正并没登出来。克利斯朵夫再写信去，一定要他们披露他的信。人家把他发表谈话那晚的第一封信抄了一份副本寄给他，问他要不要把这封信一启发表。他这才觉得给他们拿住了。以后他不幸在街上又碰见那位冒失的记者，少不得把他当面骂一顿。于是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一篇短文，说那些宫廷里的奴才，即使被主子撵走了还是脱不了奴性；再加上几句影射最近那件事的话，使大家都明白是指的克利斯朵夫。

赶到谁都知道克利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之外。凡是被他直接或间接中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识见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的报复。至于一般的群众，当初克利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利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拚命把他的头撞在水底下。

他们并不是一起动手的。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利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有些人把这种事看作有趣的玩艺儿，好似小狗喜欢在漂亮地方放弃：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阵，把失败的骂一顿，教人忘掉克利斯朵夫。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作猛烈的攻击。只要一经他们的手，世界上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制人死命的批评界。

幸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看报的。几个忠实的朋友特意把诬蔑最厉害的几份报寄给他。可是他让它们堆在桌上，不想拆阅。最后有一起四周用红笔勾出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说他所作的歌象一头野兽的咆哮，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里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他的抽风似的和声只是遮掩他心灵的枯索与思想的空虚。那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结论里说：

“克拉夫脱先生从前以记者的身分写过些东西，表现特殊的文笔与特殊的口味，在音乐界中成为笑谈。当时大家好意劝他还是作他的曲子为妙。他的近作证明那些劝告虽然用心甚好，可并不高明。克拉夫脱先生只配写写那种文章。”

看了这一篇，克利斯朵夫整个上午不能工作；他又去找别的骂他的报纸，预备把失意的滋味饱尝一下。可是鲁意莎为了收拾屋子，老喜欢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东西丢掉，那些报纸早给她烧了。他先是生气，随后倒也安慰了，把那份留下来的报递给母亲，说这一份也早该一起扔在火

里的。

可是还有使他更难受的侮辱呢。他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阙四重奏，被一致的否决了①，而且并不说明理由。科隆乐队有意接受的一阙序曲，在他空等了几个月之后也给退回来，说没法演奏。但最不堪的打击是出于当地的某音乐团体。指挥于弗拉脱是个很不错的音乐家，和多数指挥一样，一点没有好奇心；他有那种当指挥的特有的惰性：凡是已经知名的作品，他可以无穷尽的重复搬弄，而一切真正新颖的艺术品却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他永不厌倦的组织着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曼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些作品里头，他只要让那些熟悉的节奏把自己带着跑就是了。反之，现代的音乐就教他受不住。但他不敢明白承认，还自命为能够赏识有天才的青年；实际是这样的：假如人家给他一件仿古的作品，——仿一件五十年前算是新的作品，——他的确极表欢迎，甚至会竭力教大众接受。因为这种东西既不妨害他演奏的方式，也不会扰乱大众感受作品的方式。可是一切足以危害这美妙的方式而要他费力的作品，他都深恶痛绝。只要开辟新路的作家一天没有成名，他鄙薄的心就一天不会消失。假使这作家有成功的希望，他的鄙薄就一变而为憎恨，——直到作家完全成功的那一天为止。

①凡作家投寄新作于音乐团体请起演奏时，当先由乐队董事会投起表决。

克利斯朵夫当然得不到成功的希望，那才差得远呢。所以他间接知道于弗拉脱先生很愿意演奏他的作品，不禁大为诧异。这位指挥是勃拉姆斯的好朋友，也是被克利斯朵夫在杂志上痛诋过的别的几个音乐家的朋友，因此克利斯朵夫更觉得他的表示出乎意外。但他自己是好人，以为他的敌人也象他一样的宽宏大量。他猜想他们是看到他受到攻击，特意要表示他们决不作小心眼儿的报复：想到这点，他竟为之感动了。他送了一阙交响诗给于弗拉脱，附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对方教乐队秘书复了信，措辞冷淡，可是很有礼貌，声明他的曲子已经收到，但照会章规定，作品在公开演奏之前必须提交乐队先行试奏。章程总是章程：克利斯朵夫当然没有话说。而且这纯粹是种手续，免得一般讨厌的鉴赏家多所议论。

两三个星期以后，克利斯朵夫接到通知，说他的作品快要试奏了。照规矩，这种试奏是不公开的，连作家本人也不能旁听。事实上所有的乐队都容许作家到场，他只是不公然露面罢了。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这儿，而每个人都装做不知道。到了那天，一个朋友来把克利斯朵夫带进会场，拣着一个包厢坐下。他很奇怪的发觉，这个不公开的预奏会居然差不多会客满，至少在楼下：大批的时髦朋友，有闲阶级，批评家，都在那里咕咕呱呱，非常兴奋。乐队照例是装做不知道有这些人的。

开场是勃拉姆斯采用歌德《冬游哈尔茨山》里的一段所作的狂想曲，有女低音独唱和男声合唱，由乐队伴奏的。克利斯朵夫早就讨厌这件作品的浮夸的感伤情调，以为这或许是勃拉姆斯党一种挺客气的报复，因为他从前很不恭敬的批起过这个曲子，特意强其他听一遍。他想到这点不由得笑了，而听到以后又紧接着被他攻击过的两个别的作家的东西，他认为更有意思了：可见他猜得不错，他们的用意不是很显明了吗？他一边装着鬼脸，一边想这究竟是挺公平的斗争：他虽不欣赏那音乐，可很能欣赏这种玩笑。群众对着勃拉姆斯和同一派的作品热烈鼓掌的时候，克利斯朵夫也俏皮的附和几下。

终于轮到克利斯朵夫的交响曲了。乐队和听众之间都有人向他的包厢瞟几眼，证明大家知道他在场。他尽量的躲起来。他等着，心跳得很厉害。音乐象河水般悄悄的集中在一处，但等指挥的棍子一动就马上决破堤岸：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个作曲家都会觉得惴惴不安。他自己还从来没听到这个作品演奏的效果。他所幻想的生灵究竟是什么面目呢？声音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觉得它们在他心中轰轰的响；他靠在音响的深渊之上浑身哆嗦，急于要知道出来的是的什么。

出来的却是一种无名的东西，一岂不成形的混沌。明明是支撑高堂大厦的结实的梁柱，出来的可是没有一组站得住的和弦，它们相继瓦解，好似一座只有断垣残壁建筑物，除了灰土瓦砾之外，一无所有。克利斯朵夫竟不敢相信奏的是他的作品。他找不到他思想的线条和节奏，根本认不出自己的思想了：只觉得它嘟嘟囔囔，摇摇晃晃，好比一个扶墙摸壁的醉鬼；他羞死了，仿佛自己就在当众表现这副醉鬼的模样。他明知他写的不是这种东西，可是没用：一个荒唐的代言人把你的话改头换面的变了样，你自己也会当场糊涂起来，弄不清你对这种荒唐的情形应不应该负责。至于群众，他们可不理睬这些：他们相信表现的人，歌唱的人，相信他们听惯的乐队，正如相信他们读惯的报纸一样：他们是决不会错的；要是他们说了荒唐的话，一定是作者荒唐。这一回群众尤岂不会起疑，因为他们原来就要相信作者可笑。克利斯朵夫还以为指挥也觉察到这种混乱的情形，会教乐队停下来重新开始的。各种乐器都失去了联络。圆号插进来的时候，落了一拍子，又继续吹了好几分钟，才若无其事的停下来倒去口水。有几段双簧管的部分竟消灭得无影无踪。哪怕是最精细的耳朵也没法找到乐思的线索，甚至不能想象它有什么线索可言。变化很多的配器法，幽默的穿插，都给恶俗的演奏变得可笑了。作品显得荒谬绝伦，简直是一个白痴，是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开的玩笑。克利斯朵夫扯着自己的头发，竟想跑出去阻断乐队的演奏；可是陪着他的朋友把他挡住了，说指挥先生自会辨别出演奏的错误而全部纠正的，——何况克利斯朵夫根本不该出头露面，他的指摘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他把克利斯朵夫硬留在包厢里。克利斯朵夫听他摆布，只是把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而每次听到一段太不象话的表演，就又愤怒又痛苦的咕噜几声：“孽障！孽障！……”他一边呻吟，一边咬着手不让自己叫出来。

那时除了错误的音符，群众也开始骚乱，有了声音。先还不过是一种震颤的音浪；不久克利斯朵夫分明听到他们在笑了。乐师给他们暗示，有几个竟老实不客气表示忍俊不禁。群众明白了作品真的可笑时，便捧腹大笑起来，全场的人都乐死了。赶到一个节奏很强的主题又在低音提琴上出现，而给表现得特别滑稽的时候，大家更乐不可支。只有指挥一个人在喧闹声中不动声色的继续打着拍子。

曲子终于奏完了：——（世界上最得意的事也要结束的。）——那才轮到大众开口。他们高兴之极，闹哄了好几分钟。有的怪声嘘叫，有的大喝倒彩：更俏皮的人却喊着“再来一次！”花楼中有人用男低音摹仿那个可笑的主题。别的捣乱分子跟上来争奇斗胜。还有人嚷道：“欢迎作曲家！”——这些风雅人士好久没有这样的乐了。

等到喧闹声稍微静了一些，乐队指挥若无其事的把大半个脸对着群众，可是仍装做看不见群众，——（因为乐队是始终认为没有外人在场的），——向乐队做了一个记号表示他要说话。有人嘘了一声，全场静默了。他又等了一忽儿才用着清楚，冷酷，斩钉截铁的声音说：

“诸位，我一定不会让这种东西奏完的，要不是为了把胆敢侮辱勃拉姆斯大师的那位先生给大家公断一下的话。”

说完了，他跳下指挥台，在大众的欢呼声中走了出去。掌声继续到一二分钟之久，但他竟不再出场。乐队里的人开始散了。群众也只能走了。音乐会已经告终。

大家总算过了一天快乐的日子。

克利斯朵夫已经出了包厢。他一看见指挥走下台，便立刻冲出去，三脚两步的奔下楼，要去打指挥的嘴巴。陪他来的朋友在后面追着，想拦住他。克利斯朵夫把他一推几乎跌下楼梯：——（他很有理由相信这位朋友也是做这个圈套的一分子。）——还算是于弗拉脱的运气，也是克利斯朵夫的运气，后台的门关着，尽管他用拳头乱敲也敲不开。而群众已经从会场里出来，克利斯朵夫不得不赶快溜了。

他当时的情形真是没法形容：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舞动着手臂，骨碌碌的转着眼珠，大声的自言自语，活象一个疯子；愤慨与狂怒的叫声越来越响了。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人。音乐会场是上年在城外新盖的；克利斯朵夫不知不觉穿过荒地，向郊外走去；荒地上东一处西一处有几所板屋和正在建造的房子，四周都有篱垣。他心中起了杀性，竟想把那个侮辱他的人杀死……可是即使杀了他，那些百般耻笑他的人，——他们笑声至今还在他耳朵里响着，——会把兽性改掉一点吗？他们人数太多了，简直无法可想；他们在多少事情上都意见分歧，但在侮辱他压其他的时候却联合起来了。那不正是误解，而且还有一股怨毒在里头。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心中的确藏着些美妙的东西，教人愉快教人幸福的东西；他想说出来，让别人一同享受，以为他们也会象他一样的快乐。即使他们不能欣赏，至少也得感激他的好意，充其量可以用友好的态度指出他错误的地方；但他们因之而怀着恶意取笑他，把他的思想歪曲，诬蔑，踩在脚下，把他变成小丑来制他死命，真是从何说

起！他气愤之下，把人家的怨毒格外夸大了，过分的当真了：其实那般庸碌的人压根儿没有什么当真的事。他嚎啕大哭的嚷着：“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闭住了气，觉得自己完了，象童年第一次看到人类凶恶的时候一样。

这时他向周围和脚下看了看，原来他走到了磨坊邻近的小溪旁边，几年以前父亲淹死的地方。投水自杀的念头立刻在他脑中浮起，他想马上往下跳了。

正当他站在岸上，俯瞰着清澈恬静的水光感到幻惑的时候，一只很小的鸟停在近边的树枝上开始唱起来，唱得非常热烈。他不声不响的听着。水在那里唱。开花的麦秆在微风中波动，簌簌作响；白杨萧萧，打着寒噤。路旁的篱垣后面，园中看不见的蜜蜂散布出那种芬芳的音乐。小溪那一边，眼睛象玛瑙般的一头母牛在出神。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姑娘坐在墙沿上，肩上背着一只轻巧的稀格的藤篮，好似天使张着翅膀，她也在那儿幻想，把两条赤裸的腿荡来荡去，哼着一个全无意义的调子。远远的，一条狗在草原上飞奔，四条腿在空中打着很大的圆圈……克利斯朵夫靠在一棵树上，听着，望着春回大地的景象；这些生灵的和平与欢乐的气息把他感染了……他忘了一切……突然他拥抱着美丽的树，把腮帮贴着树干。他扑在地下，把头埋在草里，浑身抽搐的笑了，快乐之极的笑了。生命的美，生命的温情，把他包裹了，渗透了。他想到：

“为什么你这样的美，而他们——人类——那样的丑？”

可是不管这些！他爱生命，觉得自己永远会爱生命，无论如何不会跟它分离的了。他如醉若狂的拥抱着土地，拥抱着生命：

“我抓住了你！你是我的了。他们决不能把你抢走的。他们爱怎办就怎办罢！便是要我受苦也无妨！……受苦，究竟还是生活！”

克利斯朵夫鼓起勇气重新工作。什么名副其实的文人，有名无实的文人，多嘴而不能生产的人，新闻记者，批评家，艺术界的商人和投机分子，他都不愿意再跟他们打交道。至于音乐家，他也不愿再白费光阴去纠正他们的偏见与嫉妒。他们讨厌他是不是？好吧！他也讨厌他们。他有他的事业，非实现不可。宫廷方面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很感激。他感激人们对他的敌意：因为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了。

鲁意莎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她毫无野心，没有克拉夫脱的脾气，她既不象父亲，也不象祖父。她完全不指望儿子成就什么功名。当然，要是儿子有钱有名望，她心里也喜欢的；可是倘若名利要用多少不如意去换来，那她宁可不提此话。克利斯朵夫和宫廷决裂以后，她的悲伤并不是为了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儿子受到很大的痛苦。至于他和报纸杂志方面的人绝交，她倒很高兴。她对于字纸，象所有的乡下人一样抱着反感，以为那些东西不过使你浪费时间，惹是招非。有几回她听到杂志方面的几个年轻人和克利斯朵夫谈话：她对于他们的凶恶觉得可怕极了；他们诽谤一切，诬蔑一切，而且坏话越说得越多，他们越快活。她不喜欢这批人。没有问题，他们很聪明，很博学，可决不是好人。所以克利斯朵夫和他们断绝往来使她很安慰她非常通情达理：他跟他们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至于克利斯朵夫自己，他是这样想的：

“他们喜欢把我怎么说，怎么写，怎么想，都由他们罢；他们总不能使我不成其为我。他们的艺术，思想，跟我有何相干！我都否认！”

能否认社会固然很好，但社会决不要轻易让青年人说说大话就把它否认了的。克利斯朵夫很真诚，可是还抱着幻想，没有把自己认识清楚。他不是一个修道士，没有遁世的气质，更没到遁世的年龄。最初一个时期其他还不痛苦，因为他一心一意浸在创作里头；只要有工作可做，他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欠缺。但旧作已完，新作还没在心中抽芽的期间，精神上往往有个低潮：他徬徨四顾，不禁对自己的孤独寒心。他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正在写作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写作，就因为应当写作，那不是挺简单吗？等到一件作品诞生了，摆在面前之后，先前的作品从胸中挤压出来的那个强烈的本能就不出声了，而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产生这件作品了，不大认得它了，几乎把它看作一件陌生的东西，只想把它忘掉。可是只要作品没印出来，没演奏过，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独立生存过，我们就忘不了它。因为在这个情形之下，作品还是个与母体相连的新生儿，连在血肉上的活东西；要它在世界上存活，必得把它切下来。克利斯朵夫制作越多，越受这些从他生命中繁衍出来的东西压迫；因为它们无法生存，也无法毁灭。谁替他来解放它们呢？一种模糊暧昧的压力在鼓动他那些思想上的婴儿；它们竭力想和他脱离，想流布到别的心中去，象活泼的种子乘着风势吹遍世界一样。难道他得永远被封锁起来，没法生长吗？那他可能为之发疯的。

既然所有的出路（戏院，音乐会）都已经断绝，而他也无论如何不肯再低着头去向那些拒绝过他的指挥们钻谋，那末除掉把作品印出来以外别无办法；但要找一个肯捧他出场的出版家，也不比找一个肯演奏他作品的乐队更容易。他试了两三次，手段都笨拙到极点，结果他觉得够受了；与其再碰一次钉子，或是和出版商讨价还价，看他们那种长笨面孔，他宁可自己出钱印刷。那当然是胡闹。过去靠了宫廷的月俸和几次音乐会的收入，他积了一点儿钱；但收入的来源已经断绝，而要找到一个新的财源还得等好些时候，照理他应当小心谨慎的调度这笔积蓄，来度过他刚踏进去的难关。现在他非但不这样做，反因为原有的积蓄不够对付印刷费而再去借债。鲁意莎一句话都不敢说；她觉得他没有理性，同时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为了要把姓名印在书上愿意花这么一笔钱。但既然这是一种方法使他肯耐着性子，肯留在她身边，她也就不挺高兴了。

克利斯朵夫拿出去问世的，并非他作品中比较通俗的，不费人家精神的那一类，而是一批最有个性而自己最重视的作品，都是些钢琴的曲子，其中也夹几支歌，有的很简短，调子很通俗，有的规模很庞大，差不多有戏剧情调的。这些作品合起来是一组或悲或喜的印象，衔接得很自然，有时用钢琴独奏来表现，有时用独唱或是钢琴伴奏的歌唱来表现。“因为，”克利斯朵夫说，“我幻想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我只是痛苦，快活，没有说话可以形容；但忽然我觉得需要说话了，就不假思索的唱起来；有时只是一些意义不大明确的字，断断续续的句子。有时是整齐的诗；然后我又沉入幻想。日子便这样的过去了；而我的确想描写一天的情绪。为什么一定要印一部纯粹是歌或纯粹是序曲的集子呢？那不是勉强很不调和吗？让心灵自由活动不是更好吗？”所以他把集子题做：《一日》，集中各部分还有小题目，简括的指出内心的梦也有先后的程序。克利斯朵夫又加上神秘的献词，缩写的字母，日子，只有他自个儿懂得，而能够回想起诗意盎然的时间或是心爱的面貌的，例如满面笑容的高丽纳，不胜慵懒的萨皮纳，还有那不知名姓的法国少女。

除了这些作品，他又选了三十阙歌，都是自己最喜欢的，所以是群众最不喜欢的。他绝对不选他“最悦耳”的曲子，而选了最有特点的。——（一般老实人最怕“特点”，凡是没有性格的东西，他们认为高明多了。）这些歌的词句是十七世纪西里西亚<sup>①</sup>诗人的作品；克利斯朵夫偶尔在一部通俗丛书里读到这些诗篇，很喜欢它们真挚的气息。其中有两个作家尤迫使他心折，那是象两兄弟般的，都在三十岁上夭折的短命天才。一个是富有风趣的保尔·弗莱明，高加索和伊斯法罕<sup>②</sup>一带的流浪者，在战争的残暴，人生的苦难，黑暗腐败的环境中，仍旧保持着一颗纯洁，慈悲，恬静的灵魂。另外一个则是抑郁痛苦，沉湎酒色，佯狂玩世的天才约翰·克里斯蒂安·冈特。克利斯朵夫所取材于冈特的是反抗压迫的挑战的呼声，是巨人被困时狂怒的诅咒，把雷电霹雳回击上天的号叫；取材于弗莱明<sup>③</sup>的则是象鲜花一样柔和的情诗，象群星旋舞似的，清明欢悦的心的舞曲；他的一首悲壮而又静穆的十四行诗，题目叫做《自献》的，尤其为克利斯朵夫当作早祷一般讽咏不已。

<sup>①</sup>西里西亚为中欧一大平原，居民为斯拉夫族。一七四五年以前受奥帝国治下的小诸侯管辖，一七四五年以后大部分并入普鲁士邦版图。两诗人生前，西里西亚尚纯属奥帝国诸侯的统治。

<sup>②</sup>伊斯法罕为波斯古都。

<sup>③</sup>弗莱明（1609-1640）与冈特（1695-1723）均为德国十七世纪抒情诗人。

虔诚的保尔·格哈特<sup>①</sup>的乐天气息，同样使克利斯朵夫心神往，在悲哀之后得到一种安息。他喜欢他在上帝身上看出来的大自然的景象：新鲜的草原上，小溪在沙上流着，发出幽密的歌声，鹤鸟在百合花和白水仙中间庄严的散步，燕子和白鸽在明净的空气中掠过，雨后的阳光显得无限欢畅，明亮的天色在云层的空隙中微笑，黄昏时一切都有股清明肃穆的情调，森林，羊群，城市，原野，都安息了。克利斯朵夫把这些至今还在新教堂里唱着的圣诗谱成音乐，可并不保存原有的赞美歌性质，那是他最厌恶的。他给圣诗一种自由活泼的表辞，例如流浪的基督徒之歌，某些段落被加上了高傲的气息，夏日之歌原来象平静的水波，此刻被异教徒式的狂欢一变而为汹涌的急流。这些改变都会使原作者格



哈特为之骇然的。

①格哈特（1606-1676）为德国的圣诗作者。

乐器终于付印了，当然一切都做得不合情理。为克利斯朵夫代印代售的出版家，除了是个邻居以外，根本没有别的资格。他不配做这一类重要的工作，因此拖了好几个月，又花了很多钱改正错误。全盘外行的克利斯朵夫让他多算了三分之一的账，费用大大的超过了预算。赶到大功告成之后，克利斯朵夫捧着一册硕大无朋的乐器，不知道怎么办。那出版家是没有主顾的，也一点不设法推销作品。虽然他做事全无精神，和克利斯朵夫的态度倒配搭得正好。为了良心有个交代，他要求克利斯朵夫拟一段广告，克利斯朵夫回答说：“用不着；倘若作品是好的，那末它本身就是广告。”出版家完全尊重他的意思，把印好的乐器藏在栈房的尽里头。要说保存，真是保存得太好了，因为六个月中间连一部也没卖掉。

在没有主顾的期间，克利斯朵夫先得想法填补亏空；而他也不能苛求了，因为除了还债，还得维持生活。他不但债务超出了预算，并且积蓄也没先计算的那么多。是他无意之中丢了钱呢，还是把积蓄计算错了？——大概是算错的成分居多，因为他从来不能做一个准确的加法。不管钱是怎么短少的，总而言之是短少了。鲁意莎不得不流着血汗来帮助儿子。他看了难过极了，只想不惜牺牲赶快把债付清。尽管向人自荐和遭人拒绝是多么难堪，他还是到处去找教课的差事。可是大家已经对他完全冷淡，极不容易找到学生。所以听到某所学校里有个位置，他就很高兴的接受了。

那是个带点宗教气息的学校。校长为人精明，虽不是音乐家，很明白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只要花很少代价就能把克利斯朵夫派作多少用场。他面上很客气，钱却是出得很少。克利斯朵夫怯生生的指出这一点，校长便和颜悦色的笑着告诉他，没有了官衔，他就不能希望更多的报酬。

而且还是件苦差事！人家并非要他教学生音乐，而是要让家长以为他们的子弟会弄音乐，使学生也自以为会弄音乐。他最大的任务是教他们能够在招待外客的典礼中登台唱歌。至于用什么方法是无关紧要的。克利斯朵夫对这些情形厌恶透了；照理一个人尽了职务总觉得自己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可是他连这点儿安慰都没有，反而良心上受到责备，仿佛干了什么自欺其人的事。他想给孩子们受点切实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并且爱好纯正的音乐；他们可满不在乎。克利斯朵夫没有方法教他们听话，他缺少威严；其实他也不配教小学生。他对他们结结巴巴的歌唱不感兴味，想立刻和他们解释乐理。上钢琴课的时候，他要学生和他一起在琴上弹一阙贝多芬的交响曲。那当然是办不到的；于是他大发雷霆，把学生从琴上拉下来，自个儿弹上半天。——对于学校外面的私人学生，他也是同样的作风：一点儿耐性都没有，譬如他对一个以贵族出身自傲的小姑娘说，她的弹琴得跟厨娘一个样；或是写信给学生的母亲表示不愿意再教了，说这样没出息的学生，要他再教下去，他会气死的。——这套办法当然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绝无仅有的几个学生也跑掉了；他不能把一个学生留到两个月以上。母亲数说他，要他答应至少别跟学校闹翻；倘使丢了这个位置，他简直不知怎么糊口了。所以虽然心里厌恶，他只能勉强压着自己，从来没有迟到早退的事。可是一个蠢得象驴子似的学生在同一地方犯到第十次的错误，或是要他为下次的音乐会拿一段无聊的合唱一遍又一遍的教学生（因为人家不放心他的鉴别力，连编排节目的权也不给他），那他真不容易遮盖心中的思想。不用说他是不会热心的了。但他还是硬撑着，一声不出，皱着眉头，冷不防用拳头敲敲桌子，使学生们吓得直跳，算是发泄一下胸中的怒气。有时这种苦水实在太苦了，咽不下去；他就半中间拦着学生，嚷道：

“得啦得啦！这东西别唱了！还是让我来替你们弹弹瓦格纳罢。”

他们正是求之不得。等他一转背，他们就玩起纸牌来。结果总有一个学生把这种情形报告校长；于是克利斯朵夫受到埋怨，说他在这一儿任务并非教学生爱好音乐而是教他们唱歌。他气呼呼的听着这些教训，终于忍受了：因为他不愿意决裂。——几年以前，当他的前程显得光明，可靠，但实际上还一无成就的时候，谁又敢说，等到他一朝有了点价值，就得受这样的委屈？

在学校里担任教职而受到的许多屈辱中间，对同僚们必不可少的拜访也是件不容易受的苦事。他随便拜访了两个，心里就堵得慌，再没勇气去访问别的。那两位受到拜访的同事对他也并不满意，其余的更认为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大家拿克利斯朵夫看得在地位上智慧上都比他们低，对他摆着一副老起横秋的神气。他们那种自信和把克利斯朵夫看透了的态度，使克利斯朵夫也相信他们的见解是正确的，觉得和他们一比，自己的确非常愚蠢：他能有什么话和他们说呢？他们三句不离本行，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天地。他们不能算人。倘使是书本倒也罢了，但他们只是书本的注解，考据文字的诠释。

克利斯朵夫避免和他们在一起。但有时候非见面不可。校长按月招待一次宾客，时间定在下午；他要大家都到。第一次，克利斯朵夫规避了，连道歉的话也不说，只是无声无臭的装死，还一相情愿的希望他的缺席没有被注意；可是第二天他就给话中带刺的说了几句。下一回，因为受到母亲责备，他只能抱着送葬般的心情去了。

到的有本校和当地别的学校的教员，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大家挤在一间太小的客厅里，依着各人的级位分成几个小组，对他理都不理。邻近的一组正谈着教学法和食品。这些教员太太都有各式各样的烹饪秘诀，发挥得淋漓尽致。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也一样浓厚，也差不多一样内行。丈夫钦佩妻子治家的才具，妻子钦佩丈夫的博学多闻；彼此钦佩的程度也恰好相等。克利斯朵夫站在一扇窗子旁边，靠着墙，不知道怎么办，有时沉着脸，眼睛发呆，脸上的线条扭做一团，真是厌烦死了。离开他不远，有个没人睬的少妇坐在窗槛上，也和他一样的在那里纳闷。两人只望着客室里的人物，彼此都没看到。过了一会，他们支持不住而转过头去打呵欠的时候，才互相注意到了。就在那一刹那间，两对眼睛碰在一起了。他们彼此会心的瞅了一眼。他望前走了一步。她轻轻的对他说：

“你觉得这儿有劲吗？”

他背对着众人，望着窗子，吐了吐舌头。她大声笑了起来，忽然精神一振，做个手势教他坐在旁边。他们通了名姓。原来她是本校生物学校教员莱哈脱的妻子，新近到差，当地还没有一个熟人。她绝对谈不上好看，臃肿的鼻子，难看的牙齿，一点也不娇嫩，可是眼睛很灵活清秀，老带着天真的笑容。她象喜鹊一样的多嘴；他也兴致很好的和她对答；她的爽直教人看了好玩，又会说些发噱的话；他们大声交换着心中的感想，全不顾虑周围的人。而那些邻人，在他们孤独的时候岂不肯发发善心理睬他们，这时可对他们侧目而视了：当着众人这样的嘻嘻哈哈，大家认为太不雅观。……但他们爱怎样想都可以，两个饶舌的人简直不放在心上：难道他们就不能痛快一下吗？

最后莱哈脱太太把她的丈夫给克利斯朵夫介绍了。他长得奇丑无比，一张苍白的，没有胡子的，阴惨惨的脸，可是神气和善到极点。他的声音是在喉咙里进出来的，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又快又不清楚，常常在音节之间停下来。

他们结婚才只有几个月，这对丑夫妻倒是非常相爱：在大庭广众之间，彼此的眼风，说话，拉手，都有种特别亲热的方式，又可笑又动人。一个喜欢什么，另外一个也喜欢什么。他们马上约克利斯朵夫等这几儿散了，上他们家去吃晚饭。克利斯朵夫先用说笑话的方式辞谢，说今晚最好是各人回去睡觉；大家都累了，好象走了几十里路。莱哈脱太太回答说，心里不快活就更不应该立刻睡觉：那是对身体有害的。克利斯朵夫终于让步了。他在孤独的环境中很高兴遇到这两个好人，他们虽然不大聪明，可是老实，殷勤。

莱哈脱夫妇的家也象他们一样好客：礼数太多了一点，到处是标语。桌椅，器具，碗盏，都会说话，老是翻来覆去的表示欢迎“亲爱的来客”，问候他的起居，说着好多殷勤的和劝人为善的话。挺硬的沙发上放着一个小小的靠枕，在那里怪亲热的，悄悄的说：

“您再坐坐吧。”

人家端给他一杯咖啡，杯子又劝他：

“再来一滴吧！”

盘子碟子盛着很精美的菜，同时也借机会替道德作宣传。有的说：

“得想到全体：否则你个人也得不到好处。”

有的说：“亲热和感激讨人喜欢，忘恩负义使大家憎厌。”

虽然克利斯朵夫不抽烟，壁炉架上的烟灰碟子也忍不住要勾引他：

“这儿可以让烧红了的雪茄歇一歇。”

他想洗手，洗脸桌上的肥皂就说：

“请我们亲爱的客人使用。”

还有那文绉绉的抹布，好似一个礼貌周到的人，尽管没有什么可说，也以为应当多少说一点，便说了句极有道理而不大合时的话：“应当早期享受晨光。”

临了克利斯朵夫竟不敢再在椅子上动一下，唯恐还有别的声音从屋子的所有的角落跑出来招呼他。他真想和它们说：“住嘴罢，你们这些小妖怪！人家连说话都听不见了。”

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推说是想起了刚才学校里的集会。他无论如何不愿意使主人难堪。并且他也不大容易发觉人家的可笑。这一般人和这些东西的好意的噜嗦，他不久也习惯了。你有什么事不能原谅他们呢？他们人都那么好，也不讨厌，即使缺少点儿雅趣，可并不缺少了解人的聪明。

他们来到这儿还没多久，觉得很孤独。内地人往往有种可厌的脾气，不愿意外人先征求他们的同意——（那是规矩）——就随随便便闯到地方上来。莱哈脱夫妇对于内地的礼法，对这种新来的人对先住的人应尽的义务，没有充分注意。充其量，莱哈脱可能当做例行公事一般的去敷衍一下。但他的太太最怕这些苦役，又不喜欢勉强自己，便一天的拖着。她在拜客的名单上挑了几处比较最不讨厌的人家先去；其余的都给无限期的搁在那儿。不幸，那些当地的要人就在这一批里头，对于这种失敬的行为大生其气。安日丽加·莱哈脱——（她的丈夫叫她丽丽）——态度举动挺随便，怎么也学不会那种一本正经的口气。她会跟高级的人顶嘴，把他们气得满面通红；必要时也不怕揭穿他们的谎言。她说话最直爽，并把心里想到的一起说出来不可，有时竟是大大的傻话，被人家在背后取笑；有时也是挺厉害的缺德话，把人当场开销，结了许多死冤家。快要说的时候，她咬着嘴唇，想忍着不说，可是已经说出口了。她的丈夫可以算得最温和最谦恭的男人，对于这一点也怯生生的跟她提过几回。她听了就拥抱他，埋怨自己糊涂，认为他说得一点不错。但过了一忽她又来了，而尤其在最不该说的场合和最不该说的时候脱口而出：要是不说，她觉得简直会胀破肚子。她生性是和克利斯朵夫相投的。

在正因为不该说而说的许多混话中间，她时时刻刻要把德国怎么样法国怎么样作些不伦不类的比较。她自己是德国人，——（而且是德国国旗最重的），——可是生长在亚尔萨斯，和一般法国籍的亚尔萨斯人很有交情，受着拉丁文化的诱惑；那是归并地带①内的多少德国人都抗拒不了的，连表面上最不容易感受拉丁文化的人在内。也许因为安日丽加嫁了一个北方的德国人，一朝处于纯粹日耳曼式的环境中而故意要表示与众不同，所以这种诱惑力对她格外强烈。

①亚尔萨斯与洛林两州在近代史上常为德法两国争夺之地。本书原作于本世纪初期，而书中时代背景又在普法战争以后，这两州方归入在德国版图时期，故言归并地带。

初次遇到克利斯朵夫的那天晚上，她就扯到她的老题目上来了。她称赞法国人说话多自由，克利斯朵夫马上做了她的应声虫。对于他，法国便是高丽纳：一对光彩焕发的眼睛，一张笑嘻嘻的年轻的嘴巴，爽直随便的举动，清脆可听的声音；他一心希望多知道些法国的情形。

丽丽·莱哈脱发觉克利斯朵夫跟自己这样投机，不禁拍起手来。

“可惜我那年轻的法国女朋友不在这儿了，”她说，“但她也撵不下去；已经走了。”

高丽纳的形象马上隐掉。好似一支才熄灭的火箭使阴暗的天空突然显出温和而深沉的星光，另外一个形象，另外一对眼睛出现了。

“谁啊？”克利斯朵夫跳起来问，“是那个年轻的女教员吗？”

“怎么？你也认识她的？”

他们把她的身材面貌说了一说，结果两幅肖像完全一样。

“原来你是认识她的？”克利斯朵夫再三说。“噢！把你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统统告诉我吧！”

莱哈脱太太先声明她们俩是无话不谈的知交。但涉及细节的时候，她知道的就变得极其有限了。她们第一次在别人家里碰到，以后是莱哈脱太太先去跟那姑娘亲近，以她照例的诚恳的态度，邀她到家里谈谈。她来过两三次，彼此谈过些话。好奇的丽丽费了不少劲才探听到一点儿法国少女的身世：她生性沉默，你只能零零碎碎把她的话逼出来。莱哈脱太太只知道她叫做安多纳德·耶南，没有产业，全部的家族只有留在巴黎的一个兄弟，那是她尽心尽力的帮助的。她时时刻刻提到他，唯有在这个题目上她的话才多一些。丽丽·莱哈脱能够得到她的信任，也是因为对于那位既无亲属，又无朋友，孤零零的待在巴黎，寄宿在中学里的年轻人表示同情的缘故。安多纳德为了补助他的学费，才接受这个国外的教席。但两个可怜的孩子不能单独过活，天天都得通信；而信迟到了一点，两人都会神经敏感的着慌。安多纳德老替兄弟担心：他没有勇气把孤独的痛苦藏起来；每次的诉苦都使安多纳德痛彻心肺；她一想起兄弟的受罪就难过，还常常以为他害着病而不敢告诉她。莱哈脱太太好几次埋怨她这种没有理由的恐怖；她当时听了居然也宽慰了些。——至于安多纳德的家庭，她的景况，她的心事，莱哈脱太太却一无所知。人家一提到这种问题，那姑娘马上惊惶失措，不作声了。她很有学问，似乎早经世故，可是天真而老成，虔敬而没有丝毫妄想。在这儿住在一个既没分寸又不厚道的人家，她很苦闷。——怎么会离开的，莱哈脱太太也弄不大清。人家说是因为她行为不检。安日丽加可绝对不信；她敢打赌那是血口喷人，唯有这个愚蠢而凶恶的地方才会这样狠毒。可是不管怎么样，总是出了点乱子，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的时候把头低了下去。

“总而言之她是走了。”

“她临走跟你说些什么？”

“啊！”丽丽·莱哈脱说，“真是不运气。我刚好上科隆去了两天：回来的时候……太晚了！……”她打断了话头对老妈子这么说，因为她把柠檬拿来太晚了，来不及放在她的茶里。

于是，她拿出真正的德国女子动不动把家庭琐事扯上大题目的脾气，文绉绉的补充了两句：

“太晚了，人生遭遇，大多如此……”

（可不知道她说的是柠檬还是那打断的故事。）随后她又接着说：“我回来发见她留给我一个纸条，谢谢我帮忙她的地方。她说回巴黎去，可没留下地址。”

“从此她再没写信给你吗？”

“没有。”

克利斯朵夫又看到那张凄凉的脸在黑夜中不见了；那双眼睛刚才只出现了一刹那，就象最后一次隔着车窗望着他的情形。

法兰西这个谜重新在他心头浮起，更需要解决了。克利斯朵夫老是向莱哈脱太太问长问短，因为她自命为熟悉那个国家。她从来没有到过法

国，可是仍旧能告诉他许多事情。莱哈脱是很爱国的，虽然对法国并不比太太认识得更清楚，心里却充满着成见，看到丽丽对法国表示过分热心的时候，不免插几句保留的话；而她更坚持她的主张，莫名片妙的克利斯朵夫又很有把握的替她打边鼓。

对于他，丽丽·莱哈脱的藏书比她的回忆更有价值。她搜集了一小部分法语书：有的是学校里的教科书，有的是随便买来的剧本。克利斯朵夫既极想知道而又完全不知道法国的情形，所以一听到莱哈脱说他尽可以拿去看，就喜欢得象得了宝物似的。

他先从几本文选，——几本旧的教科书入手，那是丽丽或莱哈脱从前上学用的。莱哈脱告诉他，要想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文学里头弄出一些头绪，就先从这些书着手。克利斯朵夫素来尊重比他博学的人的意见，便恭恭敬敬的听了他的话，当晚就开始看了。他第一想把所有的宝物看一个大概。

他先认识了一大批法国作家，从第一流到不入流的都有，尤其是不入流的占到绝大多数。他翻了翻诗歌，从拉辛，雨果，到尼凡诺阿，夏伐纳，一共有二十几家。克利斯朵夫在这座森林中迷失了，便改道走进散文的领域。于是又来了一大批知名与不知名的作家，例如皮伊松，梅里美，玛德·勃仑，伏尔泰，卢梭，米尔博，玛萨特等。在这些法国文选中，克利斯朵夫读到德意志帝国的开国宣言；又读到一个叫做弗雷特烈·公斯当·特·罗日蒙的作家描写德国人的文字，说：“德国人天生的宜于过精神生活，没有法国人那种轻佻而喧闹的快乐脾气。他们富有性灵，感情温婉而深刻，劳作不倦，遇事有恒。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民族，也是寿命最长的民族。作家人才辈出，美术天赋极高。别的民族常以生为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自豪，德国人却对于全人类都抱着一视同仁的热爱。而且以它位居中欧的地势来说，德国似乎就是人类的心和脑。”

克利斯朵夫看得累了，又很惊讶，阖上书本想道：“法国人很有度量，可不是强者。”

他另外拿起一册。那是比较高一级的东西，为高等学校用的。缪塞在其中占了三页，维克多·杜吕哀占了三十页。拉马丁占了七页，蒂哀占了将近四十页。《熙德》差不多全本都选入了（只删去了唐·第爱格和洛特里葛的对白，因为太长），朗弗莱因为极力为普鲁士张目而攻击拿破仑一世，所以在选本中所占的地位特别多，他一个人的文字竟超过了十八世纪全部的名作。左拉的小说《崩溃》中所写的一八七〇年普法之役法国惨败的情形，被选了很多篇幅。至于蒙丹，拉·洛希夫谷，拉·勃吕伊哀，狄德罗，斯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简直一个字都没有。反之，在别本书里所没有的巴斯加，本书里倒以聊备一格的方式选入了①；因此克利斯朵夫无意中知道这个十七世纪的扬山尼派信徒“曾经参加巴黎近郊的保·洛阿依阿女子学院……”②

①以上所述，完全证明德国人选的法国文学集轻重倒置，不伦不类。

②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法国文学选集，一本是《中等学校适用法国文学选读》，温杰拉德编，一九〇二年第七版，斯特拉斯堡印行；另一本是《法国文学》，埃里格与其葛合编，丹特林改订，汉堡一九〇四年版。——原注

克利斯朵夫正想把一切都丢开了，他头昏脑胀，只觉得莫名其妙。他对自己说：“我永远弄不清的了。”他没法整理出一些见解，把书翻来翻去，花了几个钟点，不知道读什么好。他的法语程度原来就不高明，而等到他费尽力气把一段文字弄明白了，又往往是毫无意义的空话。

可是这片混沌中间也有些闪烁的光明，击触的刀剑，暗噤叱咤的字眼，激昂慷慨的笑声。他从这一次初步的浏览上面慢慢的得到一些印象了，这也许是编者带着偏见的缘故。那些德国的出版家，故意挑选法国人批评法国而推重德国的文章，由法国人自己来指出德国民族的优秀和法国民族的缺点。他们可没想到，在一个象克利斯朵夫那样思想独往独来的人心目中，这种衬托的办法倒反显出法国人自由洒脱的精神，敢于指摘自己，颂扬敌人。法国的史学家米希莱就很恭维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朗弗莱也颂扬特拉法尔加一役中的英国人，十九世纪的法国陆军部部长夏拉赞美一八一三年代的普鲁士。拿破仑的敌人诋毁拿破仑的时候，还没有一个敢用这种严厉的口吻。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这些刻薄的嘴里也不能幸免。在路易十四的时代，那些戴假头发的诗人也一样的放肆。莫里哀对什么都不留情。拉封丹对什么都要嘲笑。布瓦洛呵斥贵族。伏尔泰痛骂战争，羞辱宗教，诡辩祖国。伦理学家，作家，写讽刺文章的，骂人文章的，都在嘻笑怒骂上面用功夫。那简直是藐视一切。老实的德国出版家有时为之吓坏了，觉得需要求个良心平安；看到巴斯加把士兵跟厨子，小偷，流氓混为一谈的时候，他们便替巴斯加申辩，在附注里说他要是见到了现代的高尚的军队，决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们又赞扬莱辛的改作拉封丹的《寓言》，原来是乌鸦受了吹拍而把嘴里的乳饼给狐狸吃了，莱辛却把乳饼改成一块有毒的肉，使狐狸吃了死掉：

“但愿你们永远只吃到毒药，可恶的谄媚的小人！”

出版家在赤裸裸的真理前面，好似对着强烈的阳光一样睁不开眼睛；克利斯朵夫却觉得非常痛快：他是爱光明的。但他看到有些地方也不免吃惊：一个德国人无论怎样独往独来，总是奉公守法惯的，在他眼里，法国人那种毫无顾忌的放肆，的确有点儿作乱犯上的意味。而且法国式的挖苦也把他弄糊涂了，他把有些事看得太认真，至于真正否定的话，他倒认为是好笑的怪论。可是诧异也好，吃惊也好，总之他是慢慢的被迷住了。他不想再整理他的印象，只是随便从这个感想跳到另一个感想，生活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法国小说的轻松快乐的气息：——夏福，赛置，大仲马，梅里美诸人的作品，使他非常痛快；而不时还有大革命的浓烈粗犷的味道一阵阵从书本中传出。

快天亮的时候，睡在隔壁屋里的鲁意莎醒来，从克利斯朵夫的门缝里看见灯还没熄。她敲着墙壁，问他是不是病了。一张椅子倒在地板上；她的房门忽然给打开了：克利斯朵夫穿着衬衣，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书本出现了，做着庄严而滑稽的姿势。鲁意莎吓得从床上坐起，以为他疯了。他哈哈大笑，舞动着蜡烛，念着莫里哀剧本中的一段台词。他一句没念完又噗哧笑了出来，坐在母亲床脚下喘气；烛光在他手里摇晃。这时鲁意莎才放了心，好意的喃喃道：

“什么事呀？什么事呀？还不睡觉去！……可怜的孩子，难道你真的发疯了吗？”

他依旧痴痴癫癫的说：“你得听听这个！”

他说着坐在她床头，把那出戏从头再念起来。他仿佛看到了高丽纳，听到她那种夸张的声调。鲁意莎拦着他，嚷着：

“去罢！去罢！你要着凉了。讨厌！让我睡觉！”

他还是不动声色的念着，装着浮夸的声音，舞动着手臂，把自己笑倒了，他问母亲是不是妙极。鲁意莎翻过身去钻在被窝里，掩着耳朵说：

“别跟我起腻！……”

可是听到他笑，她也暗暗的笑了。终于她不作声了。克利斯朵夫念完了一幕，再三追问她意见而得不到回答的时候，俯下身子一看，原来她已经睡熟了。于是他微微笑着，吻了吻她的头发，悄悄的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他又回到莱哈脱家去找书。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他吞了下去。他多么想爱那个高丽纳与无名女郎的国家，他心中那么丰富的热情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便是第二流的作品，也有片言只语使他呼吸到自由的气息。他还加以夸张，尤其在满口赞成他的莱哈脱太太前面。她虽是毫无知识，也故意要把法国文化跟德国文化作对比，拿法国来压倒德国，一边是气气丈夫，一边因为在这个小城里闷死了，借此发发牢骚。

莱哈脱听了大为不平。他除掉本行的学科以外，其余的知识只限于在学校里得来的一些。在他看来，法国人在实际事务上很聪明，很灵巧，很和气，会说话，但不免轻佻，好生气，傲慢，一点都不严肃，没有强烈的感情，谈不到真诚，——那是一个没有音乐，没有哲学，没有诗歌（除掉布瓦洛，贝朗瑞，高贝以外）的民族，是一个虚浮，轻狂，夸大，淫猥的民族。他觉得贬斥拉丁民族不道德的字眼简直不够用；因为没有更适当的名词，他便老是提到轻佻两个字，这在他的嘴里，象在大多数德国人嘴里一样，有种特别不好的意思。临了他又搬出颂扬德国民族的老调，——说德国人是道德的民族（据赫尔德说，这就是跟别的民族大不相同的地方），——忠实的民族（其中包括真诚、忠实、义

气、正直等等的意思)，——卓越的民族（象费希特说的），——还有德国人的力，那是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德国人的思想，——德国人的豪爽，——德国人的语言，世界上唯一有特色的语言，和种族一样保持着那么纯粹的，——德国的女子，德国的美酒，德国的歌曲，……“德国，德国，在全世界德国都是高于一切！”

克利斯朵夫表示不服。莱哈脱太太跟着哄笑。他们三个一起直着嗓子大叫大嚷，但还是很投机，因为他们知道彼此都是真正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常常到这对新朋友家里去谈天，吃饭，和他们一起散步。丽丽·莱哈脱很宠他，替他做些很好的饭菜，很高兴能借此机会满足一下她自己的食欲。她在感情方面和烹调方面都体贴得不得了。庆祝克利斯朵夫生日的时候，她特意做了一块蛋糕，四周插着二十支蜡烛，中央用糖浇成一个希腊装束的肖像，手里抱着一束花，代表伊芙琴尼亚。克利斯朵夫虽然嘴上反对德国人，骨子里是十足地道的德国人，对她那股真情的不大高雅的表现大为感动。

至诚的莱哈脱夫妇还会想出更细腻的方法来证明他们的友情。只认识几个音符的莱哈脱，听了太太的主意，买了克利斯朵夫的二十本歌集，——（这是那出版家卖出的第一批货），——分送给他各地教育界方面的熟人；他又教人寄了一部分给来比锡和柏林两地的书铺，那是他为了编教科书而有往来的。这种瞒着克利斯朵夫所做的又动人又笨拙的推销工作，暂时也并没一点儿效果。分散出去的歌集似乎不容易打出路来；没有一个人提到它。莱哈脱夫妇眼看社会这样冷淡非常伤心，觉得幸而没有把他们的举动告诉克利斯朵夫；否则非但不能使他安慰，反而要加增他的痛苦。可是实际上什么都不会白费的，人生就不少这样的例子；任何努力决不落空。可能多少年的杳无音讯；忽然有一天你会发觉你的思想已经有了影响。克利斯朵夫的歌集就是这样的迈着小步，踏进了少数人士的心坎，他们孤零零的待在内地，或是因为胆小，或是因为打不起精神而没有对他说出他们的感想。

只有一个人写信给他。在莱哈脱把集子寄出了三个月以后，克利斯朵夫收到一封挺客气的，热烈的，表示写的人非常感动的信，用的是老式的体裁，发信的地方是图林根邦的一个小城，署名是大学教授兼音乐导师彼得·苏兹博士。

那真使克利斯朵夫愉快极了，但他在莱哈脱家把搁在口袋里忘了好几天的信拆开来的时候，莱哈脱夫妇比他更愉快。他们一同看信。莱哈脱夫妇彼此丢着眼色，克利斯朵夫并没注意。他当时满面春风，可是莱哈脱发见他信念到一半忽而沉下脸来，停住了。

“嗯，干吗你不念下去了？”他问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把信望桌上一扔，愤愤的说：“嘿！岂有此理！”

“怎么啦？”

“你去看吧！”

他背对着桌子，站在一边生气了。

莱哈脱和太太一起念着，看来去全是些佩服到五体投地的话。

“怎么回事？我看不出呀……”

“你看不出？你看不出？……”克利斯朵夫嚷着，拿起信来送到他眼前，“难道你不识字吗？你没看出他也是个勃拉姆斯党吗？”

莱哈脱这才注意到：那位音乐导师的信里有一句话把克利斯朵夫的歌比之于勃拉姆斯的歌。克利斯朵夫叹道：

“嘿！朋友！我总算找到了一个朋友……可是刚找到就失掉了！”

人家把他跟勃拉姆斯相比，他气死了。以他的脾气，他竟会马上写一封莽撞的复信去；最多在考虑之下，以为置之不理是最世故最客气的办法了。幸而莱哈脱一边笑他的生气，一边拦着他，不让他再胡闹。他们劝他写一封道谢的信。但这封信因为是不乐意写的，所以很冷淡很勉强。彼得·苏兹的热心可并不因之动摇，又写了两三封非常亲热的信来。克利斯朵夫对书翰一道素来不大高明；虽然感于对方的真诚而有点儿回心转意，他还是让他们的通信中断了。结果苏兹也没消息了。克利斯朵夫也忘了这件事。

现在他每天都看到莱哈脱夫妇，往往一天还看到好几次。晚上，他们差不多老在一起。孤独了一天之后，他生理上需要说些话，把心里想到的一起倒出来，不管人家懂不懂，也需要嘻嘻哈哈一阵，不问笑得有理无理，他需要发泄，需要松动一下。

他弄点音乐给他们听：因为没有别的方法对他们表示感激，便几小时的坐在钢琴前面弹奏。莱哈脱太太完全不懂音乐，好不容易的压着自己，才不至于打呵欠；但因为人喜欢克利斯朵夫，也就装做很有兴趣。莱哈脱虽然并不更懂，可对于某些音乐有种生理上的反应；那时他会受到剧烈的感动，甚至于眼泪都冒上来；他自己认为这种表示简直是胡闹。别的时候，可就毫无影响；他只听见一起喧闹的声音。一般而言，他为之感动的往往是作品中最平凡的部分，最无意义的段落。夫妻俩自命为了解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也很愿意这么相信。当然他常常存着俏皮的心跟他们开玩笑，弹些毫无价值的杂曲，教他们以为是他作的。等到他们大捧特捧的称赞完了，他才说出他的恶作剧。于是他们提防了；从此以后，只要他用着莫测高深的神气奏一个曲子，他们就疑心他又来捣鬼，便尽量加以批评。克利斯朵夫听任他们说，附和他们，说这种音乐的确不值一文，随后忽然哈哈大笑：

“哎，混蛋！你们说得一点不错！……这是我作的呀！”

他因为耍弄了他们而乐死了。莱哈脱太太有点生气，过来把他轻轻的打一下；但他那种天真的傻笑使他们也跟着笑起来。他们决不以为自己是不会错的。既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他们就决定以后丽丽·莱哈脱永远管批评，她的丈夫永远管恭维；这样，他们可以有把握两人之中必有一个能合乎克利斯朵夫的意思了。

在他们眼里，克利斯朵夫的可爱倒并不在于他是音乐家，而是因为他忠厚老实，有点疯癫，可是诚恳，有朝气。人家说他的坏话反而增加他们对他的好感；他们象他一样给小城里的空气闪得发慌，也象他一样的直爽，凡事要凭自己的头脑判断，所以他们拿他看做一个不懂世故的大孩子，吃了坦白的亏。

克利斯朵夫对两位新朋友并不抱什么幻想；他想到他们不了解——永远不能了解自己最深刻的一方面，觉得不胜怅惘。但他缺乏友谊而极需要友谊，所以他能多少喜欢他已经使他感激不尽了。最近一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能再苛求。要是在两年以前，他决没有这种耐性。他想起对待可厌而善良的于莱一家多么严厉，不禁又后悔又好笑。哦！他尽管学乖了！……他叹了口气，心里对自己说：“可是能有多久呢？”想到这个，他笑了笑，同时也觉得安慰了。

他多希望能有个朋友，一个懂得他和他心心相印的朋友；可是他虽然年轻，对于社会已经有相当的经验，知道这种心愿是最不容易实现的，而他亦不能希求比以前的真正的艺术家更幸福。这一类的人的历史，他已经知道了一点。莱哈脱的藏书中，有一部分使他认识了十七世纪①德国音乐家的艰苦的经历。那时战乱频仍，疫病流行，家破国亡，整个民族受着异族的蹂躏，心灰意懒，既没有奋斗的勇气，对任何东西也没有兴趣，只希望早死以求安息；在这样的环境中，伟大的心灵——特别是英勇的许茨，——始终不懈的飞奔②着他的前程。克利斯朵夫想道：“看了这种榜样，谁还有抱怨的权利？他们没有群众，没有前途，只为了自己和上帝而写作。今天写的明天也许就会毁掉，可是他们继续写着；他们并不丧气，什么都不能动摇他们乐天的心情。他们只要能歌唱就满足了，只要能活着，能挣口苦饭，能把他们的思想在艺术上表现出来，找到两三个既不是艺术家，也不能了解他们的老实人真心的爱他们；除此以外对人生也就不再要求什么。——而他克利斯朵夫，怎么敢比他们更苛求呢？人生有个最低限度的幸福可以希冀，但谁也没权利存什么奢望；你想多要一点幸福，就得由你自个儿去创造，可不能向人家要求。”想到这些，他心平气和了，更喜欢那对老实的莱哈脱夫妇了。他万万没想到连这点儿最后的友情也得被人剥夺。

①十七世纪正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时代，日耳曼各邦的政治情形极为混乱。

②许茨（1585-1672）在音乐史上被称为德国音乐的始祖。

他没想到内地人的恶毒。他们的仇恨，因为是没有目标的，所以更消不掉。真有名目的仇恨，一朝达到了目的，恨意就会慢慢的解淡。但为了无聊而作恶的人是永远不肯罢休的；因为他们永远无聊。而克利斯朵夫便成了他们消闲的牺牲起。他固然被打倒了，但居然没有垂头丧气的表现。他固然不再麻烦人，但也不把人家放在心上。他一无所求，人家对他毫无办法。他和他的新朋友在一起很快活，全不理睬旁人对他作何感想，有何议论。这种情形教人看了有气。而莱哈脱太太教人更气。她不顾全城的清议而公然结交克利斯朵夫，就是和她平日的态度一样有心触犯舆论。丽丽·莱哈脱对人对事都没有惹是招非的意思；她不过独行其是，不问旁人的意见罢了。但这一点就是最可恶的挑衅。

大家暗中留神他们的行动。他们却毫不提防。克利斯朵夫是放肆惯的，莱哈脱太太是糊里糊涂的，他们一同出去的时候，或是晚上靠在阳台上谈笑的时候，都不知道顾忌。他们在举动方面非常亲热，不知不觉给了人造谣生事的材料。

一天早上，克利斯朵夫接到一封匿名信，卑鄙齷齪的说他是莱哈脱太太的情夫。他看着愣住了。他连跟她调情打趣的念头都从来没有；他太方正了，对奸淫象清教徒一样的痛恨，甚至想到这种事就受不了。欺侮朋友的妻子在他眼中是罪大恶极的行为；而对丽丽·莱哈脱，他尤不可能犯这个罪：她长得一点儿不美，凭什么会引起他的热情呢？

他又羞又难堪的去看他的朋友，发觉他们也一样的局促不安。他们也每人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不敢说出来；三个人暗中互相留神，同时也留神自己，不敢随便有所动作，也不敢说话，慌慌张张的闹得很僵。要是丽丽·莱哈脱一时恢复了天真的本性，嘻嘻哈哈，胡说乱道的时候，她的丈夫或者克利斯朵夫会突然瞪她一眼，使她愣了一愣，马上想起匿名信的事而慌起来；克利斯朵夫和莱哈脱也跟着慌了。各人都在心里想：

“他们知道没有？”

他们彼此不露一点口风，竭力想过着从前一样的生活。

然而匿名信继续不断的来，而且措辞越来越下流，使他们骚乱不堪，屈辱得没法忍受。他们收到了就各自躲在一边，没有勇气原封不动的扔在火里，偏偏手指颤危危的拆开来，心惊肉跳的展开信纸，而一读到那些怕读到的字句，题目相同而内容略有变化的辱骂，——存心捣乱的人所造的荒唐无稽的谣言，都悄悄的哭了。他们想来想去也猜不出谁在那里跟他们缠绕不休。

有一天，莱哈脱太太痛苦得忍不住了，把她所受的迫害告诉了丈夫；而他也含着泪说他受着同样的痛苦。要不要告诉克利斯朵夫呢？他们不敢。可是总得通知他，要他谨慎一些才好。——莱哈脱太太红着脸才说了几个字，就大为奇怪的发觉，克利斯朵夫也一样的收到那些匿名信。人心险毒到这种死不放松的田地，使他们怕起来了。莱哈脱太太以为全城的人都在阴损他们。但他们非但不互相支持，反而都泄了气。他们不知道怎办。克利斯朵夫说要去砍掉那个人的脑袋。——但那个人是谁呢？而且也只能替造谣的人多添些资料……把那些信交给警察署罢，那更要把谣言传布出去……假作痴呆又不可能了。他们的友谊已经受了影响。莱哈脱绝对相信太太和克利斯朵夫都是正人君子，可也不由自主的要猜疑了。他觉得这种猜疑是可耻的，荒唐的；他有心让太太和克利斯朵夫单独在一块儿。但他痛苦不堪；而丽丽也看得很明白。

在她那方面，情形可更糟。她和克利斯朵夫一样，从来没想到什么调情。然而那些谣言暗示她一种可笑的念头，以为克利斯朵夫也许真的爱着她；虽然他连一点儿表示都没有，她认为至少应当防卫一下，当然不是言语之间有什么明白的表示，而是用一些笨拙的方法；克利斯朵夫先还不懂，等到明白了，他可气坏了。那太胡闹了！说他会爱上这个又丑又平凡的小布尔乔亚！……而她竟相信这回事！……而他又没法辩白，没法对她和她的丈夫说：

“得了罢！你们放心！决没有这种危险的！……”

不，他不能得罪这一对好人。并且他觉得：她怕给他爱上，骨子里就因为她有点儿爱他的缘故；而这种荒唐的传奇式的念头，的确是那些匿名信种下的根。

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僵，那么难堪，继续不下去了。丽丽·莱哈脱只有嘴巴强，而没有坚强的性格，对着当地人士的阴险没了主意。他们想出种种借口来避不见面，什么“莱哈脱太太不舒服……莱哈脱有事……他们上外埠去待几天……”等等，都是些笨拙的谎话，常常无意之中露出破绽来。

克利斯朵夫可以比较痛快，他说：

“咱们分手罢，可怜的朋友们！咱们都不够强。”

莱哈脱夫妇一起哭了。——但决绝之后，他们的确松了口气。

城里的人大得意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的确是孤独了。大家剥夺了他最后呼吸到的一口气；——这口气便是温情，不论怎么淡薄，但少了它一个人的心就不能活的。













































卷五 节场



## 第一部

一切是有秩序中的无秩序。有的是衣衫不整，态度亲狎的铁路上的职员。也有的是抱怨路局的规则而始终守规则的旅客。——克利斯朵夫到了法国了。

他满足了关员的好奇心，搭上开往巴黎的火车。浸饱雨水的田野隐没在黑夜里。各个站上刺目的灯光，使埋在阴影中的无穷尽的原野更显得凄凉。路上遇到的火车越来越多，呼啸的声音在空中震荡，惊醒了昏昏入睡的旅客。巴黎快到了。

到达之前一小时，克利斯朵夫已经准备下车：他戴上帽子，把外衣的钮扣直扣到脖子，预防扒手，那据说在巴黎是极多的；他几十次的站起来，坐下去，几十次的把提箱在网格与坐凳之间搬上搬下，每次都笨手笨脚的撞着邻座的人，招他们厌。

列车正要进站的当口，忽然停下了，四周是漆黑一片<sup>①</sup>。克利斯朵夫把脸贴在玻璃窗上，什么都瞧不见。他回头望着旅客，希望有个对象可以搭讪，问问到了什么地方。可是他们都在瞌睡，或是装做瞌睡的模样，又厌烦又不高兴，谁也不想动一下，追究火车停留的原因。克利斯朵夫看了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很奇怪：这些傲慢而无精打采的家伙，和他想象中的法国人差得多远！他终于心灰意懒的坐在提箱上，跟着车子的震动摇来摆去，也昏昏入睡了，直到大家打开车门方始惊醒……巴黎到了！……车厢里的人都纷纷下车了。

<sup>①</sup>巴黎好几个车站都在城中心，到站前一大段路程均系在地道中行驶，故“四周是漆黑一片”。

他在人丛中挤来撞去的走向出口，把抢着要替他提箱子的伙计推开了。象乡下人一样多心，他以为每个人都想偷他的东西。把那口宝贵的提箱扛在肩上，也不管别人对他大声嚷嚷的招呼，他径自在人堆里望外挤，终于到了泥泞的巴黎街上。

他一心想着自己的行李，想着要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同时又被车辆包围住了，再没精神向四处眺望一下。第一得找间屋子。车站四周有的是旅馆：煤气灯排成的字母照得雪亮。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挑一家最不漂亮的：可是寒酸到可以和他的钱囊配合的似乎一家也没有。最后他在一条横街上看到一个肮脏的小客店，楼下兼设着小饭铺，店号叫做文明客店。一个大胖子，光穿着衬衣，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抽着烟斗，看见克利斯朵夫进门便迎上来。他完全不懂他说的杂七杂八的话，但一看就知道是个楞头磕脑的，未经世故的德国人，第一就不让别人拿他的行李，只顾用着不知哪一国的文字说了一大堆话。他带着客人走上气息难闻的楼梯，打开一间不通空气的屋子，靠着里边的天井。他少不得夸了几句，说这间屋如何安静，外边的声音一点儿都透不进来；结果又开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克利斯朵夫话既不大听得懂，也不知道巴黎的生活程度。肩膀又给行李压坏了，急于想安静一会，便满口答应下来。但那男人刚一走出，屋子里肮脏的情形就把他骇住了；为了排遣愁闷，他用满着灰土的，滑腻腻的水洗过了脸，赶紧出门。他尽量的不见不闻，免得引起心中的厌恶。

他走到街上。十月的雾又浓又触鼻，有股说不出的巴黎味道，是近郊工厂里的气味和城中重浊的气味混合起来的。十步以外就看不清。煤气街灯摇晃不定，好似快要熄灭的蜡烛。半明半暗中，行人象两股相反的潮流般拥来拥去。车马辐辏，阻塞交通，赛如一条堤岸。马蹄在冰冷的泥浆里溜滑。马夫们的咒骂声，电车的喇叭声与铃声，闹得震耳欲聋。这些喧闹，这些骚乱，这股气味，把克利斯朵夫愣住了。他停了一停，马上被后面的人潮拥走了。他走到斯特拉斯堡大街，什么也没看见，只是跌跌撞撞的碰在走路人身上。他从清早起就没吃过东西。到处都是咖啡店，可是看到里面挤着那么多人，他觉得胆小而厌恶了。他向一个岗警去问讯，但每说一个字都得想个老半天，对方没有耐性听完一句话，便耸耸肩膀，掉过头去了。他继续象呆子似的走着。有些人站在一家铺子前面，他也无意识的站定了。那是卖照相与明信片的铺子：摆着一些只穿衬衣或不穿衬衣的姑娘们的像片，和尽是些淫猥的笑话的画报。年轻的女人和孩子们都若无其事的瞧着。一个瘦小的红头发姑娘，看见克利斯朵夫在那里出神，便过来招呼他。他莫名其妙的对她望着，她拉着他的手臂，傻头傻脑的笑了笑。克利斯朵夫挣脱着走开了，气得满面通红。鳞次栉比的音乐咖啡店，门口挂着恶俗的小丑的广告。人总是越来越多；克利斯朵夫看到有这么多下流的嘴脸，形迹可疑的光棍，涂脂抹粉而气味难闻的娼妓，不禁吓坏了，心都凉了。疲乏，软弱，越来越厉害的厌恶，使他头晕眼花。他咬紧牙齿，加紧脚步。快近塞纳河的地带，雾气更浓。车马简直拥塞得水泄不通。一骑马滑跌了，横躺在地下；马夫狠命的鞭它，要它站起来；可怜的牲口被缰绳纠缠着，挣扎了一会，又无可奈何的倒下，一动不动，象死了一样。这个极平凡景象引起了克利斯朵夫极大的感触：

大家无动于衷的眼看着那可怜的牲口抽搐，他不禁悲从中来，感到自己在这茫茫人海中的空虚；——一小时以来，他对于这些芸芸众生，这种腐败的气氛，竭力抑制着心中的反感，此刻这反感往上直冒，把他气都闭住了。他不由得呜呜咽咽的哭了出来。路上的行人看见这大孩子的脸痛苦得扭做一团，大为惊异。他望前走着，腮帮上挂着两行眼泪，也不想去抹一下。人们停住脚步，目送他一程。这些被他认为胸中存着恶意的群众，倘若他能看到他们心里去的话，也许会发觉有些人除了爱讥讽的巴黎脾气之外，还有一点儿友好的同情；但他的眼睛被泪水淹没了，什么都瞧不见。

他走到一个广场上，靠近一口大喷水池。他在池中把手和脸都浸了浸。一个小报贩好奇的瞅着他，说了几句取笑的话，可并无恶意；他还把克利斯朵夫掉在地上的帽子给捡起来。冰冷的水使克利斯朵夫振作了些。他定一定神，回头走去，不敢再东张西望，也不想再吃东西；他不能跟人说一句话，怕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流泪。他筋疲力尽，路也走错了，只管乱闯，正当他自以为完全迷失了的时候，不料已经到了旅馆门口：——原来他连那条街的名字都忘了。

他回到那间丑恶的屋子里，空着肚子，眼睛干涩，身心都麻木了，倒在屋角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两个钟点，一动也不能动。终于他在恍恍惚惚的境界中挣扎起来，上床睡了。但他又堕入狂乱的昏懵状态，时时刻刻的惊醒，以为已经睡了几小时。卧室的空气非常闷塞。他从头到脚的发烧，口渴得要死；荒唐的恶梦老打着他，便是睁开眼睛的时候也不能免；尖锐的痛苦象刀子一般直刺他的心窝。他半夜里醒来，悲痛绝望，差点儿要叫了；他被被单堵着嘴巴，怕人听见，自以为发疯了。他坐在床上，点着灯，浑身是汗，起来打开箱子找一方手帕，无意中摸到了母亲放在他衣服中间的一本破旧的《圣经》。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怎么看过这部书；但这时候，他真感到说不出的安慰。那是祖父的，祖父的父亲的遗物。书末有一页空白，前人都在上面签着名，记着一生的大事：结婚，死亡，生儿育女等等的日子。祖父还拿铅笔用那种粗大的字体，记录他披览或重读某章某节的年月；书中到处夹着颜色发黄的纸片，写着老人天真的感想。当初这部书一向放在他床高头的搁板上；夜里大半的时候他都醒着，把《圣经》捧在手里，与其说是念，还不如说是和它谈天。它跟他做伴，直到他老死，正如从前陪着他的父亲一样。从这本书里，可以闻到家中一百年来悲欢离合的气息。有了它，克利斯朵夫就不太孤独了。

他打开《圣经》，正翻到最沉痛的几段<sup>①</sup>：

<sup>①</sup>下列各节，见《旧约·约伯记》。约伯为古代长老，以隐忍与坚信著称。

“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战争，他过的日子就象雇佣兵的日子一样……”我睡下去的时候就说：“我什么时候能起来呢？起来之后，我又烦躁的等着天黑，我不胜苦恼的直到夜里……”我说：我的床可以给我安慰，休息可以苏解我的怨叹；可是你又拿来吓我，把幻境来惊扰我……“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肯放松我呢？你竟不能让我喘口气吗？我犯了罪吗？我冒犯了你什么呢，噢，你这人类的守护者？”结果都是一样：上帝使善人和恶人一样的受苦……“啊，由他把我处死罢！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

庸俗的心灵，决不能了解这种无边的哀伤对一个受难的人的安慰。只要是庄严伟大的，都是对人有益的，痛苦的极致便是解脱。压抑心灵，打击心灵，致心灵于万劫不复之地的，莫如平庸的痛苦，平庸的快乐，自私的猥琐的烦恼，没有勇气割舍过去的欢娱，为了博取新的欢娱而自甘堕落。克利斯朵夫被《圣经》中那股肃杀之气鼓舞起来了：西乃山上<sup>①</sup>的，无垠的荒漠中的，汪洋大海中的狂风，把乌烟瘴气一扫而空。克利斯朵夫身上的热度退净了。他安安静静的睡下，直睡到明天。等到他睁开眼睛，天色已经大亮。室内的丑恶看得更清楚了；他感到自

己困苦，孤独；但他敢于正视了。消沉的心绪没有了，只剩下一股英气勃勃的凄凉情味。他又念着约伯的那句话：

①《圣经》载，上帝于西乃山上授律于摩西。

“神要把我处死就处死罢，我永远对他存着希望……”于是他起床，非常沉着的开始奋斗。

当天早上他就预备作初步的奔走。他在巴黎只认识两个人，都是年轻的同乡：一个是他从前的朋友奥多·狄哀纳，跟他的叔父在玛伊区合开着布店；一个是玛扬斯地方的犹太人，叫做西尔伐·高恩，在一家大书起里做事，但克利斯朵夫不知道他的地址。

他十四五岁的时候曾经跟狄哀纳非常亲密①，对他有过那种爱情前期的童年的友谊，其实已经是爱情了。当时狄哀纳也很喜欢他。这个羞答答的呆板的大孩子，受着克利斯朵夫狂野不羁的性格诱惑，很可笑的摹仿他，使克利斯朵夫又气恼又得意。那时他们有惊天动地的计划。后来，狄哀纳为了学生意而出门了，从此两人没再见过；但克利斯朵夫常常从当地和狄哀纳通信的人那儿听到他的消息。

①参看卷二：《清晨》。——原注

至于和西尔伐·高恩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种了。他们是从小在学校里认识的。小猢狲似的家伙老是要弄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上了当就揍他一顿。高恩毫不抵抗，让他打倒在地下，把脸嵌在土里；他假哭了一阵，过后又立刻再来，刁钻古怪的玩艺儿简直没有完，——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非常当真的说要杀死他方始害了怕。

克利斯朵夫那天清早就出门了，路上在一家咖啡店里用了早餐。他压着自尊心，决不放过讲法语的机会。既然他得住在巴黎，也许要住几年，自然应当赶快适应巴黎生活，消灭自己那种厌恶的心理。所以尽管侍者带着嘲笑的态度听着他不成腔的法国话，使他非常难受，他还是硬要自己不以为意，并且毫不灰心的花了很大的劲造出一些四不象的句子，翻来覆去的说，直说到别人听懂为止。

吃过早点，他就去找狄哀纳。照例，他有了一个念头，对周围的一切都会看不见的。根据这第一次散步所得的印象，他觉得巴黎是一个市容不整的旧城；克利斯朵夫看惯了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城市，它们很古老同时又很年轻，因为有股新生的力量而很骄傲；如今看到巴黎残破的市街，泥泞的路面，行人的拥挤，车马的混乱，——有古老的驾着马匹的街车，有用蒸汽的街车，用电气的街车，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人行道上搭着板屋，广场上堆满着穿礼服的塑像，放着给人起着玩的旋转的木马，总而言之，克利斯朵夫看见这个受着民主洗礼而始终没有脱掉破烂衣衫的中世纪城市，不由得诧异不置。昨夜的雾到今天变了濛濛的细雨。虽然时间已经过十点，多数的铺子还点着煤气灯。

克利斯朵夫在胜利广场四周迷宫似的街道中摸索了一阵，终于找到了那个银行街上的铺子。一进门，他仿佛瞧见狄哀纳和几个职员在很深很黑的铺子的尽里头整理布匹。但他有些近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它们的直觉难得错误。克利斯朵夫对招待他的店员报了姓名，里头的人忽然骚动了一下；他们交头接耳的商量过后，人堆里走出一个青年来，用德语说：“狄哀纳先生出去了。”

“出去了？要好多久才回来吗？”

“大概是罢。他才出门。”

克利斯朵夫想了想，说：“好。我等着罢。”

店员不禁呆了一呆，赶紧补充：“也许他要过两三个钟点才回来呢。”

“噢！没关系，”克利斯朵夫不慌不忙的回答，“反正我在巴黎没事，哪怕等上一天也行。”

那青年望着他愣住了，以为他开玩笑。可是克利斯朵夫已经把他忘了，消消停停的拣着一个角落坐下，背对着街，似乎准备老呆在那里了。

店员回到铺子的尽里头，和同事们轻轻的说着话：慌张的神气非常可笑，他们商量用什么方法把这个讨厌家伙打发走。

大家含糊了一会，办公室的门开了。狄哀纳先生出现了。宽大红润的脸盘，腮帮和下巴上有个紫色的伤疤，淡黄的胡子，紧贴在脑壳上的头发在旁边分开，戴着金丝眼镜，衬衫的胸部扣着金钮子，肥胖的手指上戴着几只戒指。他拿着帽子和雨伞，若无其事的向克利斯朵夫走过来。坐在椅上胡思乱想的克利斯朵夫冷不防吃了一惊，马上抓着狄哀纳的手粗声大片的表示亲热，使店员们暗笑，使狄哀纳脸红。这个庄严的人物自有不愿意与克利斯朵夫重续旧交的理由：他决心第一次相见就拿出威严来不让克利斯朵夫亲近。可是一接触克利斯朵夫的目光，他觉得自己仍旧是个小孩子，不由得羞愤交集，赶紧嘟嘟囔囔的说：“到我办公室去罢……说话方便些。”

克利斯朵夫又看出了他谨慎小心的老习惯。

进了办公室，把门关严了，狄哀纳并不忙着招呼他坐，只是站着，很笨拙的解释：

“高兴得很……我本来要出去……人家以为我已经走了……可是我非出去不可……咱们只能谈一分钟……我有个紧急的约会……”

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刚才店员是扯谎，而那个谎是和狄哀纳商量好了把他拒之门外的。他不由得冒了火，可是还按捺着，冷冷的回答说：“忙什么！”

狄哀纳把身子往后一仰，对这种放肆的态度非常愤慨。“怎么不忙！有桩买卖……”

克利斯朵夫直瞪着他又说了声：“不忙！”

大孩子把眼睛低了下去。他恨克利斯朵夫，因为自己在他面前这样没用。他支吾其辞的说着。克利斯朵夫打断了他的话：“你知道……”

（一听到这个你字，狄哀纳就心中有气；他一开头便用了客套的您字，表示疏远，不料竟是白费。）“……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是的，我知道。”

（本国的来信已经把克利斯朵夫出了乱子而被通缉的事告诉狄哀纳。）“那末，”克利斯朵夫接着说，“你知道我不是来玩儿，而是亡命。我一无所有，得想法子生活。”

狄哀纳等他提出要求。他一边接见他，一边觉得又得意又难堪：——得意，因为可以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显出自己的优越；难堪，因为不敢称心象意的教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他的优越。

“啊！”他神气俨然的说，“那可是糟啦，太糟啦。这儿生活艰难，百物昂贵。我们开支浩大，再加这么多的店员……”

克利斯朵夫觉得他可鄙，截住了他的话：“放心，我不问你要钱。”

狄哀纳着了慌。克利斯朵夫接着又说：“你生意好吗？主顾不少吗？”

“是的，还不坏，托上帝的福……”狄哀纳很小心的回答。（他提防着。）克利斯朵夫愤愤的瞪了他一眼，又道：“这儿的德国人中间，你熟人很多罢？”

“是的。”

“那末，你给我说说。他们大概都喜欢音乐罢。他们有孩子。我可以找些教课的事。”

狄哀纳神气很为难。

“怎么办呢？”克利斯朵夫问。“难道你不放心，认为我不够资格教人吗？”

他要人帮忙，倒是他帮人家的忙。而狄哀纳倘使不能教克利斯朵夫觉得欠了自己的情，是永远不肯出一分力的；所以他打定主意不为克

克利斯朵夫高抬贵手。

“怎么不够！你真是大才小用了……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事情很难，很难，你不明白吗，为了你的处境？”

“我的处境？”

“是啊……那件事，那个案子……要是大家知道的话……我可为难了，那对我是很不利的。”

他看见克利斯朵夫脸色变了，便赶紧声明：“并不是为了我……我并不怕……啊！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就好办了！……可是为了我的叔叔……你知道铺子是他的，没有他，我就毫无办法……”

克利斯朵夫的脸色和快要发作的怒迫使他越来越害怕，他急忙补上一句——（他心并不坏；吝啬和要面子的心理在他胸中交战：他很想帮助克利斯朵夫，可是要用惠而不费的办法）：“我给你五十法郎怎么样？”

克利斯朵夫脸发了紫。他向着狄哀纳走过去的神气，使狄哀纳马上退到门口，开着门预备叫人了。但克利斯朵夫只是满面通红的凑近去，大叫一声：“畜牲！”

他一手推开了他，从许多店员中间出去了。走到门口，他不胜厌恶的吐了一口唾沫。

他大踏步在街上走着，气得发了昏，直到淋着雨才醒过来。上哪儿去呢？他不知道。他一个人也不认识。走过一家书店，他停着脚步预备想一想，茫然望着橱窗里陈列的书。忽然一本书的封面上有个出版家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懂为什么要注意。过了一会，他才记起那是西尔伐·高恩办事的一家书店，便把地址记了下来……记了有什么用呢？他又不会去的……为什么不去？狄哀纳那个混蛋当初还是他的好朋友，尚且这样；现在对这个从前受过他糟蹋而势必恨他的家伙，又有什么可希望？再去受不必要的羞辱吗？一想到这个，他心火就上来了。——但大概是从基督教教育来的悲观主义，反而使他想把一般人的卑鄙彻底领教一下。

“我不能再拿什么架子了。要饿死，也先得把所有的路都走完了。”

他心里又补上一句：“并且我也决不饿死的。”

他把地址复看了一遍，找高恩去了。他决意只要高恩有一点儿傲慢的神气，就打烂他的脸。

那家出版公司在玛特兰纳区；克利斯朵夫走上二楼的客厅，说要找西尔伐·高恩。一个穿制服的仆人回答说“没有这个人”。克利斯朵夫诧异之下，以为自己读音不清，便又说了一遍，那仆人留神细听以后，说公司里的确没有这个姓名的人。克利斯朵夫狼狈不堪，道了歉，预备走了，不料走廊尽头的门打开了，出来的便是高恩，送着一位女客。克利斯朵夫才碰了狄哀纳的钉子，便以为大家都在耍弄他。他一转念当作高恩在他进门的时候已经看见了，特意吩咐仆人挡驾的。这种岂有此理的举动使他气都喘不过来。他愤愤的已经望外走了，忽然听见人家跟他招呼。原来高恩尖利的目光老远就把他认出了，堆着笑容奔过来，伸着手，亲热得不得了。

西尔伐·高恩是个矮胖子，胡子剃得精光，完全是美国式，起色太红了一点，头发太黑了一点，一张又阔又大的脸，肥头胖耳，打皱的小眼睛老在那里东张西望，嘴巴稍微有点歪，挂着一副呆板而狡猾的笑容。他穿得非常讲究，尽量要掩饰身段的缺陷，把太高的肩膀和太粗的腰身给遮起来。他觉得美中不足的就只有这几点；要是身体能再高二三寸，腰围再细几分，他哪怕给人踢几脚也是愿意的。至于别的一部分，他自己非常满意，以为别人一看见他就会着迷的。而妙就妙在果真如此。这矮小的德国犹太人，这个伧夫俗物，居然做着巴黎的时装记者与时装批评家。他写一些无聊的，把肉麻当有趣的通讯。他是鼓吹法国风格，法国风雅，法国风流，法国精神的人，——脑子里全是摄政王时代①，红靴根，洛尚那一类的玩艺儿。大家嘲笑他，但他照旧很出风头。凡是说“在巴黎，可笑是你的致命伤”的人，其实是不认识巴黎：“可笑”非但没有害死人，并且还有人靠它过活；在巴黎，“可笑”能使你获得一切：光荣，艳福，都不成问题。所以西尔伐·高恩对每天装着装腔作势的肉麻话得来的钦慕已经不希罕了。

①摄政王时代指路易十五未成年时由菲力气·特·奥莱昂摄辅的时代（1715-1723），以风气淫靡著称。红靴根为君主时代出入宫廷的贵族所穿。洛尚为路易十四、十五两朝的幸臣。此处所用三典故，系泛指法国十八世纪的轻浮佻达的习气。

他口音重浊，逼尖着喉咙，完全用假嗓子说话。

“啊！真想不到！”他一边高高兴兴的喊着，一边用皮肤绷紧，指头短而臃肿的手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拚命的摇。仿佛遇到了最知己的朋友似的，他竟舍不得放下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愣住了，心里想高恩是不是跟他开玩笑。可是并不。或者即使他存心嘲弄，也不超过他平时的分量。高恩太聪明了，决不作睡毗必报的打算。克利斯朵夫当年的欺侮早已被置之脑后；便是想起，他也不大在乎，倒很高兴教从前的同伴看看他现在的地位和典雅的巴黎风度。他所表示的惊讶也是真的；他万万想不到克利斯朵夫这个突如其来的访问。而且他虽然那么机灵，立刻猜到克利斯朵夫此来必有目的，也极愿意招待他，因为克利斯朵夫的有求于他，就等于对他的权势表示敬意。

“你从家乡来吗？妈妈身体怎么样？”那种亲昵的口吻，克利斯朵夫平时听了也许会讨厌，但此刻在一个外国的城里听到，他的确非常快慰。

“可是，”克利斯朵夫心里还有点猜疑，“怎么刚才人家回答我说这里没有高恩先生呢？”

“这里的确没有高恩先生，”西尔伐·高恩笑着说。“我改姓哈密尔顿了。”

他忽然说了声“对不起”，把话打住了。

有位女太太在旁边过，高恩笑脸相迎的上去跟她握了握手。然后他回来，说那是一个以写肉感小说写得火刺刺出名的女作家。这位现代的萨福①胸口缀着紫色丝带②，身材肥胖，淡黄头发带点儿红色，涂脂抹粉的脸大有志得意满之概；她用那种男性的嗓子，带着法国东部的乡音说些夸口的话。

①萨福为公元前七世纪至六世纪时希腊女诗人，相传其私生活极为风流。

②丝带为得最低级荣誉勋章的标识，紫色的属于大学院（即教育界）范围的，男子系于左衣襟上角的纽扣内，女子则佩于胸前。

高恩又向克利斯朵夫问长问短，提到一切家乡的人，打听那个，打听那个，故意表示对谁都没忘记。克利斯朵夫忘了自己的反感，又感激又诚恳的告诉他许多细节，都是跟高恩渺不相关的。而高恩又说了声“对不起”，打断了克利斯朵夫的话，去招呼另外一个女客。

“啊！”克利斯朵夫问，“难道法国只有女人会写文章吗？”

高恩听着笑了，神气俨然的回答说：“告诉你，好朋友，法国是女性的。你要想成功，就得走女人的路子。”

克利斯朵夫根本不听对方的解释，只顾说自己的话。高恩为结束他的谈话起见，便问：“可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

“嘿！”克利斯朵夫心里想，“他还不知道呢。怪不得这么亲热。事情揭穿了，他要是不改变态度才怪！”

他可觉得为了自己的面子，非把跟大兵的打架，当局的通缉，自己的逃亡等等一起说出来不可。

高恩听着笑弯了腰，嚷着：“妙啊！妙啊！真够劲儿！”

他热烈的握着克利斯朵夫的手。只要是跟官方开玩笑，他听了就乐不可支；何况这一次的许多角色是他认识的，事情更显得滑稽而有趣。

了。

“听我说，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你赏个脸罢……咱们一起吃饭去。”

克利斯朵夫感激不尽的接受了，暗暗的想：“倒是个好人。我把他看错了。”

他们一同出去。克利斯朵夫一路走一路说出了他的来意：

“现在你知道我的处境了。我到这儿来想找些工作，在大家还不知道我的时候先教教音乐。你能替我介绍吗？”

“怎么不能！你要我介绍哪一个都可以。这儿我全是熟人。只要你吩咐就得了。”

他很高兴能表示自己多么有声望。

克利斯朵夫慌忙道谢，觉得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在饭桌上狼吞虎咽，十足表现他两天没吃过东西。他把饭巾扣在脖子上，把刀伸到嘴边，那种贪嘴和土气十足的举动使高恩-哈密尔顿讨厌极了。克利斯朵夫却并没注意到高恩信口雌黄的讨厌。高恩竭力想夸耀自己的交游和艳遇，可是白费：克利斯朵夫根本没听，还随便把他的话题扯开去。此刻他也打开了话匣子，非常亲狎。感激之余，他很天真的把自己的计划噜噜嗦嗦的说给高恩听。高恩尤其头疼的是克利斯朵夫时时刻刻非常感动的从桌上伸过手去握他的手。他还要来一下德国式的碰杯，说着多情的话祝福故乡的人，祝福莱茵河；那简直是火上加油，使朋友气恼到极点。高恩一看他要唱起歌来了，更为之骇然。邻桌的人正用着讥讽的目光瞅看他们。高恩急忙推说有件要紧事儿，站了起来。克利斯朵夫却死抓着他，要知道什么时候能介绍他去见什么人，什么时候能开始授课。

“我一定想办法，白天不去，晚上准去，”高恩回答。“你放心，等会我就去找人。”

克利斯朵夫紧盯着问：“什么时候可以有回音呢？”

“明天……明天……或是后天。”

“好罢。我明天再来。”

“不用，不用，”高恩抢着说。“我会通知你的，你不必劳驾。”

“噢！跑一趟算得什么！……反正我眼前没事。”

“见鬼！”高恩心里想着，——又高声说：“不，我宁可写信给你。这几天你找不到我的。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罢。”

克利斯朵夫告诉了他。

“好极了，我明儿写信给你。”

“明儿吗？”

“明儿，一定的。”

他挣脱了克利斯朵夫的手，急急忙忙溜了。

“嘿！”他对自己说，“讨厌死了！”

他回去吩咐办公室的仆役，下次那“德国人”再来，就得挡驾。——再过十分钟，他把克利斯朵夫完全忘了。

克利斯朵夫回到小旅馆里，非常感动。

“真是个好人在！”他心里想。“我小时候给他受了多少委屈，他居然不恨我！”

他为此责备自己，想写信给高恩，说从前对他误会了，觉得很难过；凡是得罪他的地方，务请原谅。他想到这些，眼泪都冒上来了。但他写信来不及写整本的歌谱容易；所以他把旅馆里那些要不得的笔跟墨水咒骂了一顿，涂来涂去，撕掉了四五张信纸以后，终于不耐烦了，把一切都扔了。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过得真慢；但克利斯朵夫因为昨夜没睡好，当天又奔了一个早晨，疲倦不堪，在椅子上打盹了。他睡到傍晚才醒，醒后就上床睡觉，一口气睡了十二小时。

明天从八点起，他已经开始等回音了。他相信高恩决不会失约，唯恐他去办公以前会来看他，便守在房里寸步不移，中午教楼下的小饭铺把中饭端上来。饭后他又等着，以为高恩会从饭店里出来看他的。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忽儿坐下，一忽儿站起来踱步，楼梯上一有脚步声立刻打开房门。他根本想不到巴黎城中去遛遛，免得心焦。他躺在床上，一刻不停的想着母亲；而她也在那里想他，——世界上也只有她一个人想他。他对母亲抱着无限的温情，又为了把她孤零零的丢下而非常不安。可是他并不写信，他要能够告诉她找到了工作的时候再写。母子俩虽然那么相爱，彼此都没想到写一封简单的信把这点感情说出来。他们认为一封信是应该报告确切的消息的。——他躺在床上，把手枕在脑后，胡思乱想。卧室跟街道尽管离得很远，巴黎的喧闹照旧传进来，屋子也常常震动。——天黑了，毫无消息。

又是一天，跟上一天没有什么分别。

克利斯朵夫把自己关在屋里关到第三天，憋闷得慌了，决意出去走走。但从初到的那晚起，不知为什么他就讨厌巴黎。他什么都不想看，对什么都没好奇心；他太关切自己的生活了，再没兴致去关切旁人的生活：什么古迹，什么有名的建筑，他都不以为意。才出门，他就觉得无聊得要命，所以虽然决意不等满八天不再去找高恩，也情不自禁的一口气跑去了。

受过嘱咐的仆人说哈密尔顿先生因公出门了。克利斯朵夫大吃一惊，嘟囔着问哈密尔顿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仆役随便回答了一句：“总得十天八天罢。”

克利斯朵夫失魂落魄的回去，在房里躲了好几天，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他骇然发觉那点儿有限的钱——母亲用手绢包着塞在他箱子底下的，——很快的减少下去，便竭力紧缩，只有晚上才到楼下小饭铺里吃一顿。饭店里的客人不久也认识他了，背后叫他“普鲁士人”或是“酸咸菜”<sup>①</sup>。——他花了好大的劲，写信给几位他隐隐约约知道姓名的法国音乐家。其中一个已经死了十年。他在信里要求他们听他弹弹他的作品：别字连篇，用了许多倒装句子，再加一大串德国式的客套话。信上的抬头写着“送呈法国通儒院宫邸”之类。——那些收信人中只有有一个把信看了一遍，跟朋友们大笑一阵。

<sup>①</sup>酸咸菜为德国的名菜，借作德国人的诨号。

过了一星期，克利斯朵夫又回到书店里。这一回，运气帮了他的忙。他走到门口，高恩正好从里面出来。高恩眼见躲避不了，便扮了个鬼脸；克利斯朵夫快活之极，根本没觉察。他以那种惹人厌的习惯抓住了对方的手，挺高兴的问：“啊，你前几天出门去了？旅行很愉快吗？”

高恩回答说是的，但仍旧愁眉不展。克利斯朵夫接着又说：“你知道我来过罢，……人家跟你说过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没有？你跟人提起我了吗？人家怎么说？”

高恩越来越愁闷。克利斯朵夫看他发僵的态度很奇怪：那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我提过你了，”高恩说，“可还不知道结果；我老是没空。上次跟你分手以后，我就忙不过来：公事堆积如山，简直不知道怎么对付。真累死人。我非病倒不可了。”

“你是不是身体不行？”克利斯朵夫很焦心很关切的问。

高恩狡狴的瞧了他一眼：“简直不行。这几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不舒服。”

“啊！天哪！”克利斯朵夫抓着他的手臂说。“你得保重身体！好好的休息。我真抱歉，还要给你添麻烦！得老实告诉我呀。究竟是怎么样的不舒服呢？”

他把对方的推托那么当真，高恩一边拚命忍着不笑出来，一边也被他的憨直感动了。犹太人是最喜欢挖苦人的——（在这一点上，巴黎多少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只要对方给他们一个取笑的机会，哪怕他是废物，是敌人，他们都会特别宽容。并且高恩看到克利斯朵夫对他的健康这样关切，也不由得感动了，决意帮助他。

“我有个主意在这里，”高恩说。“既然暂时找不到学生，你能不能先做点儿音乐方面的编辑工作？”

克利斯朵夫马上答应了。

“那就行啦！”高恩接着说。“有个巴黎最大的音乐出版家，但尼·哀区脱，我跟他很熟。我介绍你去；有什么事可做，你临时看着办罢。你知道，我在这方面完全外行。但哀区脱是个真正的音乐家。你们一定谈得拢的。”

他们约定第二天就去。高恩能够一方面帮了克利斯朵夫的忙，一方面把他摆脱了，觉得挺高兴。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到书店去和高恩会齐了。他依着他的嘱咐，带了几部作品预备给哀区脱看。他们到歌剧院附近的音乐铺子里把他找到了。客人进门，哀区脱并不起身相迎；高恩跟他握手，他只冷冷的伸出两个手指；至于克利斯朵夫恭恭敬敬的行礼，他根本不理。直到高恩要求，他才把他们带到隔壁屋里，也不请他们坐下，自己背靠着没有生火的壁炉架，眼睛望着墙壁。

但尼·哀区脱年纪四十左右，个子高大，态度冷淡，穿着很整齐，腓尼基人的特点很显明，一望而知是聪明而脾气很坏的，脸上仿佛老是在生气，须发全黑，长胡子修成方形，象古代的亚述王。他差不多从来不正眼看人，说话又冷又粗暴，便是寒暄也象跟人顶撞。他外表的傲慢无礼，固然是因为他瞧不起人，但也是一种手足无措的表现。这样的犹太人很多；大家讨厌他们，认为这个强直的态度是目中无人，实际是他们的精神与肉体都发僵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高恩有说有笑的用着夸张的口吻和吹捧，把克利斯朵夫介绍了。——他却是被主人那种招待窘住了，只顾拿着帽子和乐谱摇摆不定的站在那儿。哀区脱似乎至此为止根本不知道有克利斯朵夫在场，等到高恩说了一阵，才傲慢的转过头来，眼睛望着别处，说：“克拉夫脱……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从来没见过这个姓名。”

克利斯朵夫仿佛当胸挨了一拳，气得满面通红的回答：“你将来会听见的。”

哀区脱不动声色，继续冷静的说着，当做没有克利斯朵夫一样：“克拉夫脱？……没见过。”

象哀区脱那一等人，对一个姓名陌生的人就不会有好印象。

他又用德语接着说：“你是莱茵流域的人吗？……真怪，那边弄音乐的人这么多！没有一个不自称为音乐家的。”

他是想说句笑话而不是侮辱；但克利斯朵夫觉得是另外一个意思，他马上想顶回去了，可是高恩抢着说：“啊！请你原谅，你得承认我是外行。”

“你不懂音乐，我倒觉得是值得恭维的呢。”哀区脱回答。

“假如要不是音乐家你才喜欢，”克利斯朵夫冷冷的说，“那末很抱歉，我不能遵命。”

哀区脱始终把头掉在一边，神情淡漠的问：“你已经在作曲了吗？写过什么东西？总是些歌吧？”

“有歌，还有两个交响曲，交响诗，四重奏，钢琴杂曲，舞台音乐，”克利斯朵夫很兴奋的说着。

“你们在德国东西写得真多，”哀区脱的话虽客气，颇有点儿鄙薄的意味。

他对于这个新人的不信任，尤其因为他写过这么多作品，而他，但尼·哀区脱，都没知道。

“那末，”他说，“或许我能给你一些工作，既然你是我的朋友哈密尔顿介绍来的。我们此刻正在编一部少年丛书，印一批浅易的钢琴曲。你能不能把舒曼的《狂欢曲》编得简单些，改成四手，六手，或八手联弹的钢琴曲①？”

①四手，六手，八手联弹的琴曲，系供二人在一架钢琴上合奏，或三人四人在二架钢琴上合奏之曲。

克利斯朵夫跳起来：“你叫我，我，做这种工作吗？……”

这天真的“我”字使高恩大笑起来；可是哀区脱沉着脸生气了：“我不懂你为什么听了这话奇怪；那也不是怎么容易的工作，你要觉得胜任愉快，那末再好没有！咱们等着瞧罢。你说你是出色的音乐家。我当然相信。但我究竟不认识你呀。”

他暗中想道：“听这些家伙的口气，他们比勃拉姆斯都高明。”

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因为他决心不让自己发作），——把帽子一戴，望门口走了。高恩笑着把他挡住了说：“别那么急呀！”

他又转身向哀区脱说：“他带着几部作品，预备给你瞧瞧。”

“啊！”哀区脱表示不大耐烦，“那末拿来瞧瞧。”

克利斯朵夫一言不发，把稿本递给了他。哀区脱漫不经心的翻着。

“什么呢？啊，《钢琴组曲》……（他念着：）《一日》……老是标题音乐……”

虽然面上很冷淡，其实他看得很用心。他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关于本行的学识，他都完备，可是也至此为止；看了最初几个音符，他就明白作者是怎样的人。他不声不响，一脸瞧不起的翻着作品，对作者的天分暗中觉得惊奇；但因为生性傲慢，克利斯朵夫的态度又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一点儿都不表示出来。他静静的看完了，一个音都没放过：

“嗯”他终于老气横秋的说，“写得还不坏。”

这句话比尖刻的批评使克利斯朵夫更受不了。

“用不着人家告诉我才知道，”他气极了。

“可是我想，”哀区脱说，“你给我看作品，无非要我表示一点儿意见。”

“绝对不是。”

“那末，”哀区脱也生了气，“我不明白你来向我要求什么。”

“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工作。”

“除了刚才说的，眼前我没有别的事给你作。而且还不一定。我只说或者可以。”

“对一个象我这样的音乐家，你不能分派些别的工作吗？”

“一个象你这样的音乐家？”哀区脱用着挖苦的口气说。

“至少跟你一样高明的音乐家，也没觉得这种工作有损他们的尊严。有几个，我可以说出名字来，如今在巴黎很出名的，还为此很感激我呢。”

“那因为他们都是些窝囊废，”克利斯朵夫大声回答，他已经会用些法语里的妙语了。“你把我当做他们一流的人，你可错了。你想用你那种态度，——不正面瞧人，说话半吞半吐的，——来吓唬我吗？我进来的时候对你行礼，你睬都不睬……你是什么人，敢这样对我？你能算一个音乐家吗？不知你有没有写过一件作品？而你居然敢教我，教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怎么样写作！……看过了我的作品，你除了教我篡改大师的名作，编一些脏东西去教小姑娘们做苦工以外，竟没有旁的更好的工作给我！……找你那些巴黎人去罢，要是他们没出息到愿意听你的教训。至于我，我是宁可饿死的！”

他这样滔滔不竭的说着，简直停不下来。

哀区脱冷冷的回答：“随你罢。”

克利斯朵夫一路把门震得砰砰甸甸的出去了。西尔伐·高恩看着大笑，哀区脱耸耸肩对高恩说：“他会跟别人一样回来的。”

他心里其实很看重克利斯朵夫。他相当聪明，不但有看作品的眼光，也有看人的眼光。在克利斯朵夫那种出言不逊的，愤激的态度之下，他辨别出一种力量，一种他知道很难得的力量，——尤其在艺术界中。但他的自尊心受伤了，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他颇想给克利斯朵夫一点儿补偿，可是办不到，除非克利斯朵夫向他屈服。他等克利斯朵夫回头来迁就他：因为凭着他悲观的看法和阅世的经验，知道一个人被患难磨折的结果，顽强的意志终于会就范的。

克利斯朵夫回到旅馆，火气没有了，只有丧气的份儿。他觉得自己完了。他的脆弱的依傍倒掉了。他认为不但跟哀区脱结了死冤家，并且把介绍人高恩也变了敌人。在一座只有冤家仇敌的城里，那真是孤独到了极点。除了狄哀纳与高恩，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他的朋友高丽纳，从前在德国认识的美丽的女演员，此刻不在巴黎，到外国演戏去了，这一回是在美国，不是搭班子，而是自己做主体；因为她已经很出名，报纸上常常披露她的行踪。至于那个被他无意中打破饭碗的女教师，他常常难过而决心到了巴黎非寻访不可的女子，如今来到巴黎之后，他可忘了她的姓氏，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只记得她名字叫做安多纳德。其余的还得慢慢的回想，而且在茫茫人海中去寻访一个可怜的女教员，又是谈何容易！

眼前先得设法维持生活，越早越好。克利斯朵夫身边只剩五法郎了，他不得不抑捺着厌恶的心理，去问问旅馆的胖子老板，街坊上可有人请他教钢琴。老板对这个一天只吃一顿而又讲德语的旅客，原来就不瞧在眼里，现在知道他只是个音乐家，更失去了所有的敬意。他是老派的法国人，认为音乐是贪吃懒做的人的行业，所以就挖苦他：

“钢琴？……你弄这个玩艺儿吗？失敬失敬！……真怪，竟有人喜欢干这一行！我吗，我听到无论什么音乐就跟听到下雨一样……也许你可以教教我罢。喂，你们诸位觉得怎么样？”他转身对一般正在喝酒的工人嚷着。

大家哄笑了一阵。

“这行手艺倒是怪体面的呢，”其中有一个说。“又干净，又能讨女人喜欢。”

克利斯朵夫不大懂得法语，尤其是取笑的话；他正在找话回答，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老板的女人倒很同情他，对丈夫说：“得了罢，斐列伯，别这么胡说八道。”——她又转身向克利斯朵夫：“也许有人会请教你的。”

“谁呀？”丈夫问。

“就是葛拉赛那个小丫头。你知道，人家为她买了一架钢琴呢。”

“啊！你说的是他们，那些摆臭架子的！不错，那是真的。”

他们告诉克利斯朵夫，说那是肉店里的女儿：她的父母想把她装成一个大家闺秀，答应她学琴，哪怕借此招摇一下也是好的。结果是旅馆的主妇答应替克利斯朵夫说去。

第二天，他回报克利斯朵夫，肉店的女主人愿意先见见他，他便去了，看见她坐在柜台后面，四周全是牲畜的尸首，那个皮色娇嫩，装着媚笑的漂亮女人，一知道他的来意，立刻板起一副俨然的面孔。她开口就提到学费，声明她不愿意多花钱，因为弹琴固然是有趣的玩艺，但并非必须的，她每小时只能给一法郎。之后，她又不大放心的盘问他是否真懂音乐。等到知道他不但会演奏，还会写作，她似乎安心了，态度也显得殷勤了些：她的自尊心满足了，决意向街坊们说他的女儿找到一个作曲家做老师。

下一天，克利斯朵夫发见所谓钢琴是件旧货店里买来的破烂东西，声音象吉他；——而肉店里的小姐用着又粗又短的手指在键盘上扭来扭去，连这个音和那个音的区别都分不出，神气似乎不胜厌烦，不到几分钟就当着手人打呵欠；——母亲还在旁监视，发表她那套对音乐与音乐教育的意见；——克利斯朵夫委屈之极，连发怒的气力也没有了。他垂头丧气的回去，有几晚连饭都吃不下。仅仅是几星期的功夫，他已经到了这田地，将来还有什么下贱的事不能做？当初也何必那么愤愤不平的拒绝哀区脱的工作？他现在做的事不是更丢人吗？

一天晚上，他在卧室中不由得流下泪来，无可奈何的跪在床前祈祷……祈祷什么呢？他能祈祷什么呢？他已经不信上帝，以为没有上帝了……但还是得祈祷，向自己祈祷。只有极平凡的人才从不祈祷。他们不懂得坚强的心灵需要在自己的祭堂中潜修默炼。白天受了屈辱之后，克利斯朵夫在他静得嗡嗡作响的心头，感觉到他永恒的生命。悲惨生活的浪潮在生命的底下流动；但这悲惨生活跟他生命的本体又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的一切的痛苦，竭力要摧毁一切的痛苦，碰到生命那个中流砥柱就粉碎了。克利斯朵夫听着自己的热血奔腾，仿佛是心中的一片海洋；还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反复说着：

“我是永久，永久存在的……”

这声音，他是很熟悉的：不论回想到如何久远，他始终听到它。有时他会几个月的把它忘掉，想不起内心有它强烈单调的节奏；可是实际上他知道那声音永远存在，从来没停过，正如海洋在黑夜中也依旧狂啸怒吼。如今他又找到了那种镇静与毅力，象每次沉浸到这音乐中的时候一样。他心定神安的站了起来。不，他的艰苦的生活一点没有可羞的地方；他咬着面包用不着脸红；该脸红的是那些逼他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面包的人。忍耐罢！终有一天……可是到了明天又没耐性了；他虽是竭力抑制，终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那混账而放肆的小丫头嘲笑他的口音，故意捣乱，不听他的指导，他气得大发雷霆。克利斯朵夫怒吼着，小姑娘怪叫着，因为一个由她出钱雇用的人胆敢对她失敬而大为骇怒。克利斯朵夫把她手臂猛烈的摇了几下，她就嚷着说他打了她。母亲象雌老虎般的跑来，拚命的吻着女儿，骂着克利斯朵夫。肉店老板也出现了，说他决不答应一个普鲁士流氓来碰他的女儿。克利斯朵夫气得脸色发白，羞愤交加，一时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把那个男人，女人，小姑娘，一起勒死，便在咒骂声中溜了。旅店的主人们看他狼狈不堪的回来，立刻逼他说出经过情形，使他们忌妒邻居的心借此痛快一下。但到了晚上，街坊上都传说德国人是个殴打儿童的蛮子。

克利斯朵夫又到别的音乐商那里奔走了几次，毫无结果。他觉得法国人不容易接近；他们那种漫无秩序的忙乱把他头都闹昏了。巴黎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受着专制傲慢的官僚政治统治。

一天晚上，他因为一无收获而垂头丧气在大街上溜跶的时候，忽然看见西尔伐·高恩迎面而来。他一心以为他们已经闹翻了，便掉过头去，想不让他看见。高恩可是招呼他：“哎！你怎么啦？”他一边说一边笑。“我很想来看你，可是我把你的地址丢了……天哪，亲爱的朋友，那天我竟认不得你了。你真是慷慨激昂。”



克利斯朵夫望着他，又是诧异又是惭愧：“你不恨我吗？”

“恨你？干吗恨你？”

他非但不恨，还觉得克利斯朵夫把哀区脱训斥一顿挺好玩呢；他的确大大的乐了一阵。哀区脱和克利斯朵夫两个究竟谁是谁非，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估量人是把他们给他的乐趣多少为标准的；他感到克利斯朵夫可能供应大量的笑料，想尽量利用一下。

“你该来看我啊，”他接着说。“我老等着你呢。今晚你有事没有？跟我一块儿吃饭去。这一下我可不让你走啦。吃饭的都是咱们自己人；每半个月聚会一次的几个艺术家。你应当认识这些人。来罢。我给你介绍。”

克利斯朵夫拿衣冠不整来推辞也推辞不掉。高恩把他拉着走了。

他们走进大街上的一家饭店，直上二楼。克利斯朵夫看见有三十来个年轻人，大概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很兴奋的讨论着什么。高恩把他介绍了，说他是刚从德国牢里逃出来的。他们全不理睬，只管继续他们热烈的辩论。初到的高恩也立刻卷了进去。

克利斯朵夫见了这些优秀分子很胆怯，不敢开口，只尽量伸着耳朵听。但他不容易听清滔滔不竭的法语，没法懂得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重大的艺术问题。他只听见“托拉斯”，“垄断”，“跌价”，“收入的数目”等等的名辞，和“艺术的尊严”与“著作权”等等混在一起。终于他发觉大家谈的是商业问题。一部分参加某个银团的作家，因为有人想组织一个同样的公司和他们竞争而愤愤的表示反对。一批股东为了私人利益而带着全副道具去投靠新组织，更加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一片声的嚷着要砍掉那些人的脑袋，说什么“失势……欺骗……屈辱……出卖……”等等。

另外一批可不攻击活人而攻击死人，——因为他们没有版权①的作品充塞市场。缪塞的著作最近才成为公众的产业，据他们看来，买他著作的读者太多了。他们要求政府对从前的名作课以重税，免得它们低价发行。他们认为，已故作家的作品以廉价倾销的方式跟现存艺术家的作品竞争是不光明的行为。

①作家的继承人于作家死后仍可享有著作权若干年（年限由各国法律规定），期满后即无所谓版权，出版家均可自由翻印，等于公共产业。

他们又停下来，听人家报告昨天晚上这一出戏和那一出戏的收入。大家对某个在欧美两洲出名的老戏剧家的幸运羡慕得出神，——他们非常瞧不起他，但忌妒的心尤甚于瞧不起的心。——他们从作家的收入谈到批评家的收入，说某个知名的同文，只要大街上某戏院演一出新戏，——（一定是谣言罢？）——就能到手一笔不小的款子作为捧场的代价。据说他是个诚实君子：一朝价钱讲妥了，他总是履行条件的，但他最高明的手段——（据他们说），——是在于把捧场文章写得使那出戏在最短期间不再卖座而戏院不得不常排新戏。这种故事教大家发笑，但谁都不以为奇。

这些议论中夹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字；他们谈着“诗歌”，谈着“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名词，和钱钞混在一起无异是“为金钱而艺术”。而法国文坛上新兴的奢客风气，使克利斯朵夫尤其着恼。因为他对金钱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提到文学——其实是文学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往下听了。可是一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克利斯朵夫又留了神。

问题是要知道雨果是否戴过绿头巾。他们絮絮不休的讨论雨果夫人与圣·伯甫的恋爱。过后，他们又谈到乔治·桑的那些情人和他们的价值。那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最关切的题目：它把大人物家里一切都搜检过了，翻过了抽斗，看过了壁橱，倒空了柜子，最后还得查看他们的卧床。批评家非要学洛尚当年伏在路易十四和蒙德斯朋夫人①的床下，或是类乎此的方法，才算无愧于历史与真理。——他们那时都是崇拜真理的。和克利斯朵夫同席的一般人都自命为真理狂：为了探求真理，他们孜孜不倦。他们对于现代艺术也应用这个原则，以同样渴求准确的热情，去分析时下几个最负盛名的人的私生活。奇怪的是，凡是平常决没有人看到的生活细节，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当事人为了爱真理的缘故，自己把准确的材料提供出来的。

①蒙德斯朋夫人之有宠于路易十四，得力于洛尚侯爵；洛尚乃嘱蒙德斯朋代向路易要求炮兵总监之职。此处谓洛尚在朝中弄权窃柄，出入宫闱。

愈来愈发僵的克利斯朵夫，想跟邻座的人谈些别的事。但谁也不理睬他。他们固然向他提出了几个空泛的关于德国的问题，——但那些问题只使克利斯朵夫非常诧异的发觉，那些似乎很博学的漂亮人物，对他们本行以内的东西（文学与艺术），一越出巴黎的范围，就连最粗浅的知识都没有；充其量，他们只听说过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例如霍德曼，舒特曼，李勃曼，施特劳斯（是达维特·施特劳斯呢，约翰·施特劳斯呢，还是理查·施特劳斯？）①他们搬弄这些人名的时候非常谨慎，唯恐闹笑话。并且，他们的询问克利斯朵夫也只是为了礼貌而非为了好奇心，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至于他的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大想听，急于要回到那些教全桌的人都开心的巴黎琐事上去。

①霍德曼与舒特曼均为近代德国小说家兼剧作家。李勃曼为近代德国画家，地位相当于法国之玛奈。达维特·施特劳斯为十九世纪德国神学家，以倡导耶稣仅能称为哲学家之说有名于世。约翰·施特劳斯为十九世纪奥国作曲家，以轻快的圆舞曲著称。理查德·施特劳斯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最大的作曲家。

克利斯朵夫怯生生的想谈谈音乐。可是这些文人中没有一个人音乐家。他们心里认为音乐是一种低级的艺术。近年来音乐风行一时，未免使他们暗中着恼；但既然它走了运，他们也就装做很关心。有一出最近的歌剧，他们尤其谈得上劲，差不多认为有了这歌剧才有真正的音乐的，至少也得说是开了音乐的新时代。他们的愚昧无知与冒充风雅的脾气最适宜接受这种思想，因为那可以使他们无须再知道下文。歌剧的作者是那个巴黎人，——克利斯朵夫还是初次听到他的名字，——有几个人说他以前的东西全部推翻了，把音乐整个儿革新了，重新创造过了。克利斯朵夫听了直跳起来。他巴不得真有天才出现。可是这种一抬手就把“过去”推倒了的天才，那还了得！好厉害的家伙！怎么能有这等神通呢？——他要人家解释给他听。那些人既说不出理由，又给克利斯朵夫问个不休，便把他交给他们一群中的音乐家，那位大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而他立刻和克利斯朵夫提到七度和弦九度和弦一类的名词①。古耶所懂的音乐实际和史迦那兰所懂的拉丁文差不多……

①近代音乐之和声，除常用四度五度和弦之外，亦多用品度九度；故此处讥人侈言七度九度为表示自己懂得近代音乐。

“……你不懂拉丁文吗？”

“不懂。”

“（兴高采烈的）Cabricias, arcithuramcatalamuss, singulariter.....bonug, bona, bonum.....”②

②典出莫里哀喜剧《非做不可的医生》。史迦那兰冒充医生，至病家诊病，知主人不懂拉丁文，乃信口胡诌，首四字纯出杜撰；后数字则从初级拉丁课本上随意拾缀而来，根本不成句，无意义可言。见原剧第二幕第四场。此典在法国已为家喻户晓之成语。“你懂拉丁文吗？”一语，常为讹诈外行之意。

一朝遇到了一个“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谨慎的躲到美学中去了。在那个不可侵犯的盾牌后面，他把不这桩公案以内的贝多芬，瓦格纳，和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攻击得体无完肤（在法国，要恭维一个音乐家，非把一切跟他不同的音乐家尽行打倒，做他的牺牲不可）。他宣称新艺术已经诞生，过去的成规都被踩在脚下了。他提到一种音乐语言，说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仑布发现的；这新语言把全部古典派的语言取消了，因为一比之下，古典音乐已经成为死语言了。

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对这个革命派音乐家暂时取保留的态度，预备看过了作品再说；一方面也对大家把全部音乐作牺牲而奉为音乐之神的家伙大为怀疑。他听见别人用亵渎不敬的语气谈论昔日的大师，非常愤慨，可忘了自己从前在德国说过多少这一类的话。他在本乡自命为艺术叛徒，为了判断的大胆与直言不讳而激怒群众的，一到法国，一听最初几句话，就发觉自己头脑冬烘了。他很想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很不高雅，

因为他不能象一般绅士那样只提出论证的大纲而不加说明，却要以专家的立场探讨确切的事实，拿这些来跟人麻烦。他不惮进一步的作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他愈说愈高的声音只能教上流社会听了头痛，提出的论据与支持论据的热情也显得可笑。那位批评家赶紧插一句所谓俏皮话，结束了冗长可厌的辩论，克利斯朵夫陡然发觉原来批评家对所谈的问题根本外行。可是大家对这个德国人已经有了定论，认为他头脑昏烘，思想落伍；不必领教，他的音乐已经被断定是可厌的了。但二三十个眼神含讥带讽的，最会抓住人家可笑的地方的青年，那时又都回头来注意这个怪人，看他挥着瘦小的胳膊和巨大的手掌做出许多笨拙而急剧的动作，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尖声尖气的嚷着。原来西尔伐·高恩特意要教朋友们看看滑稽戏。

谈话离开了文学，转移到女人身上去了。其实那是同一题材的两面：因为他们的文学总脱不了女人，而他们所谈的女人也老是跟文学或文人纠缠不清。

大家正谈着一位在巴黎交际场中很出名的，贞洁的太太，最近把女儿配给自己的情夫，借此羁縻他的故事。克利斯朵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疾首蹙额的表现不胜厌恶。高恩发觉了，用肘子撞撞邻座的人，说这个话题似乎把德国人激动了，大概他很想认识那位太太罢。克利斯朵夫红着脸，嘟囔了一阵，终于愤愤的说这等妇女简直该打。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高恩却装着甜美的声音，抗议说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便是用一朵花去碰也不可以……（他在巴黎是个风流豪侠的护花使者。）——克利斯朵夫回答说，这种女子不多不少是条母狗，而对付那些下贱的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鞭子抽一顿。众人听了又大叫起来。克利斯朵夫说他们向女人献殷勤是假的，往往最会玩弄女子的人才口口声声尊敬女人；他对于他们所讲的丑史表示深恶痛绝。他们回答说那无所谓丑史，而是挺自然的事；大家还一致同意，故事中的女主角不但是个极有风韵的女子，并且是十足女性的女子。德国人可又嚷起来了。高恩便狡黠的问，照他的理想，“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克利斯朵夫明知对方在逗他上当；但他生性暴躁，自信很强，照旧中了人家的计。他对那些轻薄的巴黎人宣说他对于爱情的观念。他有了意思没有字，好不难的找着，终于在记忆中搜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辞，说了很多笑话教大家乐死了，他可是不慌不忙的，非常严肃，那种满不在乎，不怕别人取笑的态度，也着实了不得：因为说他没看见人家没皮没脸的耍弄他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在一句话中愣住了，怎么也说不出下文，便把拳头往桌上一击，不作了声。

人家还想逗他辩论；他却拧着眉毛，把肘子撑在桌上，又羞又愤，不理睬了。直到晚餐终席，他一声不出，只顾着吃喝。他酒喝得很多，跟那些沾沾嘴唇的法国人完全不同。邻座的人不怀好意的劝酒，把他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他都毫不迟疑，一饮而尽。虽然他惯于饱餐豪饮，尤其在几星期来常常挨饿的情形之下，他却还支持得住，不至于象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当场出彩。他只坐着出神；人家不再注意他了，以为他醉了。其实他除了留神法语的对话太费劲以外，只听见谈着文学也觉得厌倦：——什么演员，作家，出版家，后台新闻，文坛秘史，仿佛世界上就只有这些事！看着那些陌生的脸，听着谈话的声音，他心里竟没留下一个人或一缕思想的印象。近视的眼睛，茫茫然老是象出神的模样，慢慢的望桌子上扫过去，瞅着那些人面又似乎没看见。其实他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只是自己觉得罢了。他的目光，不象巴黎人或犹太人的那样一瞥之间就能抓住事物的片段，极小极小的片段，马上把它剖析入微。他是默默的，长时间的，好比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人物的印象，把它们带走。他似乎什么都没瞧见，什么都想不起。过了很久，——几小时，往往是好几天以后，——他独自一人观照自己的当口，才发觉原来把一切都抓来了。

当时他的神气不过是个蠢笨的德国人，只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听见同桌的人互相呼唤名字以外，他什么也没听到，只象醉鬼一样固执的私付着，怎么有这样多的法国人姓着外国姓：又是法兰德的，又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又是近东各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西班牙化的美国姓……他没发觉大家已经离席，独自坐在那里，想着莱茵河畔的山岗，大树林，耕种的田，水边的草原，和他的老母。有几个还站在饭桌那一头谈着话，大半的人已经走了。终于他也决心站起，对谁都不瞧一眼，径自去拿挂在门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毕，他正想不别而行的时候，忽然从半开的门里瞧见隔壁屋里摆着一件诱惑他的东西：钢琴。他已经有好几星期没碰过一件乐器了，便走进来，象看到亲人似的把键子抚弄了一会，竟自坐下，戴着帽子，披着外套，弹起来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儿，也没注意到有两个人悄悄的溜进来听：一个是西尔伐·高恩，极爱好音乐的，——天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懂，好的坏的，一律喜欢；另外一个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他倒比较简单，对音乐既不懂也不爱，可是很得劲的谈着音乐。原来世界上只有一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这样说也好，那样说也好，他们都无所谓。

丹沃斐·古耶是个胖子，腰背厚实，肌肉发达，黑胡子，一簇很浓的头发卷儿挂在脑门上，脑门铺有些粗大的皱纹，却毫无表情，不大端正的脸仿佛像木头上极粗糙的雕出来的，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看上去象个木商或是当挑夫的奥弗涅人。他举动粗俗，出言不逊。他的投身音乐界完全是为了政治关系；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唯一的进身之阶。他发见跟一个当部长的某同乡有点儿远亲，便投靠在他门下。但部长不会永久是部长的。看到他的那个部长快下台的时候，丹沃斐·古耶赶紧溜了，当然，凡是能捞到的都已经捞饱，特别是国家的勋章，因为他爱荣誉。最近他为了后台老板的劣迹，也为了他自己的劣迹，受到相当猛烈的攻击，使他对政治厌倦了，想找找个位置躲躲暴风雨；他要的是能跟别人找麻烦而自己不受麻烦的行业。在这种条件之下，批评这一行是再好没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报纸的音乐批评的职位出了缺。前任是个颇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为非要对作品和作家说他的老实话而被辞掉的。古耶从来没弄过音乐，全盘外行；报馆却毫不踌躇的选中了他。人们不愿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对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费心的：他决不会那么可笑，把自己的见解看做了不起；他永远会听上面的指挥，要他骂就骂，要他捧就捧。至于他不是个音乐家，倒是次要的问题。音乐，法国每个人都相当懂的。古耶很快就学会了必不可少的诀窍。方法挺简单：在音乐会里，只要坐在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旁边，最好是作曲家，想法逗他说出对于作品的意见。这样的学习几个月，技术就精通了：小鹅不是也会飞吗？当然，这种飞决不能象老鹰一样。古耶大模大样的在报纸上写的那些胡话，简直是天晓得！不管是听人家的话，是看人家的文章，都一味的缠夹，什么都在他蠢笨的头脑里搅成一团糟，同时还要傲慢的教训别人。他把文章写得自命不凡，夹着许多双关语和盛气凌人的学究气；他的性格完全象学校里的舍监。有时他因之受到猛烈的反驳，便哑口无言，装假死。他颇有些小聪明，同时也是鄙俗的侏儒，忽而目中无人，忽而卑鄙无耻，看情形而定。他卑躬屈节的谄媚那班“亲爱的大师”，因为他们有地位，或是因为他们享有国家的荣誉（他认为估量一个音乐家的价值，这是最可靠的方法）。其余的人，他都鄙夷不屑的态度对付；至于那些饿肚子的，他就尽量利用。——他为人的确不傻。

虽然有了权威有了声名，他心里明白自己对于音乐究竟是一无所知，也明白克利斯朵夫的确很高明。他自然不愿意说出来，可是少不得有点敬畏。——此刻他听着克利斯朵夫弹琴，努力想了解，专心一意，好象很深刻，没有一点杂念；但在这片云雾似的音符中完全摸不着头脑，只顾装着内家的模样摇头耸脑，看那个没法安静的高恩挤眉弄眼的意义，来决定自己称许的表情。

终于克利斯朵夫的意识慢慢从酒意和音乐中间浮起来，迷迷糊糊的觉得背后有人用手指划脚，便转过身来，看见了两位鉴赏家。他们俩立刻扑过来，抓着他的手使力的摇，——西尔伐尖声的说他弹得出神入化，觉得哪一本正经的装着学者面孔说他的左手象鲁宾斯坦①，右手象帕德列夫斯基，——（或者是右手象鲁宾斯坦，左手象帕德列夫斯基）。——两人又一致同意的说，这样一个天才决不该被埋没；他们自告奋勇要教人知道他的价值，可是心里都打算尽量利用他来替自己博取荣誉和利益。

①安东·鲁宾斯坦为十九世纪俄国钢琴家兼作曲家，帕德列夫斯基为近代波兰钢琴家兼作曲家，政治家。

第二天，高恩请克利斯朵夫到他家去，挺殷勤的把自己一无所用的一架很好的钢琴给他使用。克利斯朵夫因为胸中郁积着许多音乐，烦闷之极，便老老实实接受了。

最初几天，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能有弹琴的机会快活极了；高恩也相当知趣，让他安安静静得自得其乐。他自己也的确领略到一种乐趣。这是一种奇怪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他既非音乐家，亦非艺术家，而且是个最枯索，最无诗意，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的

人，却对于这些自己莫名片妙的音乐感到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有股迷人的力量。不幸他没法静默。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非高声说话不可。他象音乐会里冒充风雅的听众一样，用种种浮夸的辞句来加按语，或是胡说八道的批评一阵。于是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敲着钢琴，说这样他是弹不下去的。高恩勉强教自己不要作声，但那竟不由他作主：一忽儿他又嘻笑，呻吟，吹箫，拍手，哼着，唱着，摹仿各种乐器的音响。等到一曲终了，要不把他荒唐的见解告诉克利斯朵夫听，他会胀破肚子的。

他那个人是个古怪的混合物：有日耳曼式的多情，有巴黎人的轻薄，也有他喜欢自吹自捧的天性。他一忽儿酸溜溜的下些断语，一忽儿不伦不类来一个比较，一忽儿说出粗野的，淫猥的，不健全的，荒唐绝伦的废话。在赞颂贝多芬的时候，他竟看到作品中有猥亵的成分，有淫荡的肉感。明明是忧郁的思想，他以为有浮华的辞藻。《升C小调四重奏》，对于他是英武而可爱的作品。《第九交响曲》中那章崇高伟大的柔板，使他想起羞人答答的小天使。听到《第五交响曲》最初的三个音符，他就喊：“不能进去！里面有人！”①他非常赞叹《英雄的一生》②里的战争描写，因为他在其中认出有汽车的呼呼声。他会到处找出些幼稚而不雅的形象来形容乐曲，教人奇怪他怎么会爱好音乐。然而他的确爱好；对于某些段落，他用最荒唐最可笑的方式去领会，同时也真的会流眼泪。但他刚受了瓦格纳的某一幕歌剧的感动，会立刻在钢琴上弹一段贝多芬巴赫摹仿奔马的音乐；或是在《欢乐颂》③之后马上哼一节咖啡店音乐会中的滥调。那可使克利斯朵夫气得直嚷了。——但最糟的还不是在高恩这样胡闹的时候，而是当他要说出些深刻的微妙的话向克利斯朵夫炫耀的时候，以哈密尔顿而非西尔伐·高恩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在那种情形之下，克利斯朵夫便对他怒目而视，用冷酷的挖苦的话伤害哈密尔顿：钢琴夜会往往闹得不欢而散。可是第二天，高恩已经忘了；克利斯朵夫也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粗暴而仍旧回来。

①以上各曲均贝多芬作品。《升C小调四重奏》为一首痛苦的诗歌。《第九交响曲》的第三章柔板，富于恬淡隐忍，虔敬和气的格调。关于《第五交响曲》（俗称《命运交响曲》）开始第一句，贝多芬曾言：“命运就是这样来敲门的”。

②《英雄的一生》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

③十九世纪的贝多芬（原籍德国，后入法国籍）以所作喜剧红极一时，实则仅为第二三流作家。《欢乐颂》系指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最后一章合唱，歌词为德国诗人席勒原作。

这些都还没有关系，只要高恩不约朋友来听克利斯朵夫弹琴。但他需要拿他的音乐家向人卖弄，所以邀了三个小犹太人和他自己的情妇，——一个浑身都是脂肪的女人，奇蠢无比，老说些无聊的双关语，谈着她所吃的东西，自以为音乐家，因为她每天晚上在歌剧院的歌舞中展览她的大腿。克利斯朵夫第一次见了这些人物，脸色就变了。第二次，他直截了当告诉高恩，说不再到他家弹琴。高恩赌咒发誓的说，以后决不再邀请任何人。但他暗中照旧继续，把客人藏在隔壁屋里。自然，克利斯朵夫结果也发觉了，气愤愤的掉头便走，这一次可真的不回来了。

虽然如此，他还是得敷衍高恩，因为他带他上各国侨民的家里，为他介绍学生。

另一方面，丹沃斐·古耶过了几天也上克利斯朵夫的小客店去访问他。古耶看见他住得这么坏，一点不表惊异，倒很亲热的说：

“我想，请你听音乐你一定觉得高兴罢；我到处都有入场券，可以带你一起去。”

克利斯朵夫快活极了。他觉得对方非常体贴，便真心的道谢。那天古耶完全变了一个人，和他第一晚见到的大不相同。跟克利斯朵夫单独相对的时候，他一点没有傲慢的态度，脾气挺好，怯生生的，一心想学些东西。唯有当着别人，他才会立刻恢复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气与粗暴的口吻。此外，他的求知欲也老是有个实际的目的。凡是与现下的时尚无关的东西，他一概不发生兴趣。眼前，他想把最近收到而无法判断的一本乐谱征求克利斯朵夫的意见：因为他简直不大能读谱。

他们一同到一个交响音乐会去。会场的大门是跟一家歌舞厅公用的。从一条蜿蜒曲折的甬道走到一间没有第二出口的大厅：空气恶浊，闷人欲死；太窄的坐椅密密的挤在一起；一部分听众站着，把走道都塞满了；——法国人是不讲究舒服的！一个似乎烦恼不堪的男人，在那里匆匆忙忙的指挥着贝多芬的一支交响曲，仿佛急于奏完的神气。隔壁歌舞厅里的音乐和《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混在一块儿。听众老是陆续陆续的进来，坐下，擎着手眼镜东张西望，有的才安顿好，已经预备动身了。克利斯朵夫在这个赶节一样的地方聚精会神的留意乐曲的线索，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得到一点快感，——（因为乐队是很熟练的，而克利斯朵夫也久已没听到交响乐）；——不料听了一半，古耶抓着他的手臂说：“咱们得走了，到另外一个音乐会去。”

克利斯朵夫皱了皱眉头，一声不出的跟着他的向导。他们穿过半个巴黎城，到一间气味象马房似的大厅①；在别的时间，这儿是上演什么奇幻剧或通俗戏剧的：——音乐在巴黎象两个穷苦的工人合租一间房；一个从床上起来，一个就钻进他的热被窝。——空气当然谈不到：从路易十四起，法国人就认为这种空岂不卫生；但戏院里的卫生和从前凡尔赛宫里的一样，是教人绝对喘不过气来的那种卫生。一个庄严的老人，象马戏班里驯服野兽的骑师一般，正在指挥瓦格纳剧中的一幕：可怜的野兽——歌唱家——也仿佛马戏班里的狮子，对着脚灯愣住了，直要挨了鞭子才会记起自己原来是狮子。一般假作正经的胖妇人和痴癡的小姑娘，堆着微笑看着这种表演。等到狮子把戏做完，乐队指挥行过了礼，两人都被大众拍过了手，古耶又要把克利斯朵夫带到第三个音乐会去。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双手抓住了坐椅的靠手，声明再也不走了：从这个音乐会跑到那个音乐会，这儿听几句交响乐，那儿听一段协奏曲，他已经够受了。古耶白白的跟他解释，说音乐批评在巴黎是一种行业，并且是看比听更重要的行业。克利斯朵夫抗议说，音乐不是给你坐在马车上听的，而是需要凝神壹志的去领会的。这种炒什锦似的音乐会使他心里作恶，他每次只要听一个就够了。

①至第一次大战为止，巴黎交响乐音乐会的场子均极简陋。

他对于这种音乐方面的漫无节制觉得很奇怪。象多数的德国人一样，他以为音乐在法国占着很少的地位；所以他意想中以为能听到分量少而质地很精的东西。不料一开场，七天之内人家就给他十五个音乐会。一星期中每个晚上都有，往往同时有两三个，在不同的区域里举行。星期日一天共有四个，也是在同一时间内。克利斯朵夫对于这等等其大无比的音乐胃口不胜钦佩。节日的繁重也使他吃惊。他一向以为只有德国人听音乐才有这等海量，那是他从前在国内痛恨的；此刻却发觉巴黎人的肚子还远过于德国人。席面真是太丰盛了：两支交响曲，一支协奏曲，一支或二支序曲，一幕抒情剧。而且来源不一：有德国的，有俄国的，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有法国的；仿佛不管是啤酒，是香槟，是糖水，是葡萄酒，——他们能一起灌下，决不会醉。巴黎那些小鸟儿的胃口竟这么大，克利斯朵夫简直看呆了。他们却若无其事，好比无底的酒桶，尽管倒进许多东西，实际上可点滴不留。

不久，克利斯朵夫又发觉这些大量的音乐其实内容只有一点儿。在所有的音乐会中他都看到同样的作家，听到同样的曲子。丰富的节目老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贝多芬以前的差不多绝无仅有，瓦格纳以后的也差不多绝无仅有。便是在贝多芬与瓦格纳之间，又有多少的空白！似乎音乐就只限于几个著名的作家。德国五六名，法国三四名，自从法俄联盟以来又加上半打莫斯科的曲子。——古代的法国作家，毫无。意大利名家，毫无。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巨头，毫无。现代的德国音乐，也毫无，只除掉理查德·施特劳斯一个，因为他比别人乖巧，每年必定到巴黎来亲自指挥一次，拿出他的新作品。至于比利时音乐，捷克音乐，更绝对没有了。但最奇怪的是：连当代的法国音乐也绝无仅有。——然而大家都用着神秘的口吻谈着法国的现代音乐，仿佛是震动世界的东西。克利斯朵夫只希望有机会听一听；他毫无成见，抱着极大的好奇心，非常热烈的想认识新音乐，瞻仰一下天才的杰作。但他虽然费尽心思，始终没听到；因为单是那三四支小曲，写得相当细腻而过于冷静过于雕琢的东西，并没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不承认它们便是现代的法西音乐。

克利斯朵夫在自己不能表示意见之前，先向音乐批评界去讨教一下。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批评界里谁都有主张，谁都有理由。不但各个音乐刊物都以互相抵触为乐，便是一个刊物的文字也偏颇矛盾。要是

把它们全部看过来的话，你准会头脑发昏。幸而每个编辑只读他自己的文章，而群众是一篇都不读的。但克利斯朵夫一心要对法国音乐界有个准确的概念，便一篇都不肯放过，结果他不禁大为佩服这个民族的镇静功夫，处在这样的矛盾中间还能象鱼在水里一样的悠然自得。

在这纷起的舆论中，有一点使他非常惊奇：就是批评家们的那副学者面孔。谁说法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可爱的幻想家呢？克利斯朵夫所见到的，比莱茵彼岸所有的批评家的音乐知识都更丰富，——即使他们一无所知的时候也显得如此。

当时的法国音乐批评家都决意要学音乐了。有几个也是真懂的：那全是一些怪物；他们居然花了番心血对他们的艺术加以思考，并且用自己的心思去思考。不必说，这帮人都不大知名，只能隐在几个小杂志里，除了一二个例外是踏不进报馆的。他们诚实，聪明，挺有意思，因为生活孤独而有时不免发些怪论，冥思默想的习惯使他们在批评的时候不大容忍，倾向于唠叨。——至于其他的人，都匆匆忙忙学了些初步的和声学，就对自己新近得来的知识惊奇不置，跟姚尔邓先生学着语法规则的时候一样高兴得出神：

“Da, Da, Ea: Ea, Ra, Ra; .....啊，妙极了！.....啊！知道一些东西多有意思.....”①

①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写一个鄙俗的市侩姚尔邓想做贵族，请了音乐教师，舞蹈教师，哲学教师来教育自己。此处所引系第二幕第四场姚尔邓与哲学教师的对白的节略。

他们嘴里只讲着主旋律与副旋律，调和音与合成音，九度音程的联系与大三度音程的连续。他们说出了某乐谱上一组和音的名称，就忙着得意洋洋的抹着额上的汗：自以为把整个作品说明了，几乎以为那曲子是自己作的了。其实他们只象中学生分析西赛罗②的文法一般，背一遍课本上的名辞罢了。但是最优秀的批评家也不大能把音乐看做心灵的天然的语言；他们不是把它看作绘画的分支，就是把它变成科学的附庸，仅仅是一些拼凑和声的习题。象这样渊博的人物自然要追溯到古代的作品。于是他们挑出贝多芬的错误，教训瓦格纳，至于柏辽兹和格路克，更是他们公然讪笑的对象。依照当时的风气，他们认为除了赛巴斯蒂安·巴赫与德彪西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而近年来被大家乱捧的巴赫，也开始显得迂腐，老朽，古怪。漂亮人物正用着神秘的口吻称扬拉摩和哥波冷③了。

②西赛罗为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大演说家，大文豪。起选集为今法国中学生读拉丁文时必修之书。

③拉摩（1683-1732）与哥波冷（1668-1732）均为法国作曲家，但其真正的价值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方始被人赏识。近代法国音乐家如德彪西，如拉威尔，均尊奉前二人为法国音乐的创始者。

这些学者之间还要掀起壮烈的争辩。他们都是音乐家，但所以为音乐家的方式各各不同；各人以为唯有自己的方式才对，别人的都是错的。他们互诋为假文人，假学者；互相把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加在对方头上。克利斯朵夫心里想，从德国跑到这儿来再听一次德国人的争辩，岂不冤枉。照理，他们应该为了美妙的音乐使大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去享受而表示感激，可是他们非但没有这种情绪，还不允许别人用一种和他们不同的方式去享受。当时的音乐界正为了一场新的争执而分成两大阵营，厮杀得非常猛烈：一派是对位派，一派是和声派。一派说音乐是应当横读的，另外一派说是应当直读的。直读派口口声声只谈着韵味深长的和弦，溶成一片的连续，温馨美妙的和声；他们谈论音乐，仿佛谈论一个糕饼铺。横读派却不答应人家重视耳朵；他们认为音乐是一篇演说，象征院的开会，所有发言的人都得同时说话，各人只说各人的，决不理会旁人，直到自己说完为止；别人听不见是他们活该！他们尽可在明天的公报上去细读；音乐是给人读的，不是听的。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听见横读派与直读派的争议，以为他们都是疯子。人家要他在连续派与交错派②两者之间决定态度，他就照例用箴言式的说话回答：

②连续派与交错派即横读派与直读派，亦即对位派与和声派。

“诸位，此党彼党，我都仇视！”

但人家紧自问个不休，“和声跟对位，在音乐上究竟哪一样更重要？”

“音乐最重要。把你们的音乐拿出来给我看看！”

提到他们的音乐，他们的意见可一致了。这些勇猛的战斗，在好斗那一点上互相争胜的家伙，只要眼前没有什么盛名享得太久的古人给他们攻击，都能为了一种共同的热情——爱国的情——而携手。他们认为法国是个伟大的音乐民族。他们用种种的说辞宣告德国的没落。——对于这一点，克利斯朵夫并不生气。他自己早就把祖国批驳得不成样子，所以平心而论，他不能对这个断语有何异议。但法国音乐的优越未免使他有些奇怪：老实说，他在历史上看不出法国音乐有多少成绩。然而法国音乐家一口咬定，他们的艺术在古代是非常美妙的①。为了阐扬法国音乐的光荣，他们先把上一世纪的法国名人恣意取笑，只把一个极好极纯朴的大师除外，而他还是个比利时人②。做过了这番扫荡工作，大家更容易赞赏古代的大师了：他们都是被人遗忘的，有的是始终不知名而到今日才被发掘出来的。在政治上反对教会的一派，认为什么时期都拿大革命时代做出发点；音乐家却跟他们相反，以为大革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山脉，应当爬上去观察出后的音乐上的黄金时代。长时期的消沉过后，黄金时代又要来了：坚固的城墙快崩陷了；一个音响的魔术师正变出一个百花怒放的春天；古老的音乐树上已经长出新枝嫩叶；在和声的花坛里，奇花异卉眯着眼睛望着新生的黎明；人们已经听到琤琮的泉声，溪水的歌唱.....那境界简直是一首牧歌。

①十四十五两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法·比学派在音乐史上极为重要，十六世纪的法国音乐尤其盛极一时。但这种情形直至二十世纪初年方被学者逐渐发见，向世人披露。

②此系指查·法朗克，生于比利时而久居巴黎，终入法国籍，为十九世纪最大作曲家之一，对近代法国音乐之再生运动极有影响。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些话，欢喜极了。但他注意一下巴黎各戏院的广告的时候，只看到梅亚贝尔，古诺，和马斯涅的名字，甚至还有他只嫌太熟的玛斯加尼和雷翁加伐罗①。他便问他的那帮朋友，所谓迷人的花园是否就是指这种无耻的音乐，这些使妇女们失魂落魄的东西，这些纸花，这些香粉气。他们却大为生气的嚷起来，说那是颓废时代的余孽，谁也不加注意的了。——可是实际上《乡村骑士》正高踞着喜歌剧院的宝座，《巴耶斯》在歌剧院中雄视一切；玛斯奈和古诺的作品风靡一时；《迷娘》，《胡格诺教徒》，《浮士德》这三位一体的歌剧都声势浩大，超过了一千场的纪录。——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例外，用不着去管它。一种理论要是遇到不客气的现实给它碰了钉子，最简单的就是否认现实。所以法国批评家们否认那些无耻的作品，否认那般捧这些作品的群众；并且用不着别人怎么鼓动，他们也快要把乐剧整个儿的抹煞了。在他们心目中，乐剧是一种文学作品，所以是不纯粹的。（他们自己都是文人，却岂不承认是文人。）一切有所表现，有所描写，有所暗示的音乐，总之，一切想说点儿什么的音乐都被加上一个不纯粹的罪名。——可见每个法国人都有罗伯斯庇尔的气质，不论对什么东西对什么人，非戕贼平生命，就不能使这个人或物净化。——法国的大批评家只承认纯粹音乐，其余的都是下劣的东西。

①梅亚贝尔（1791-1864）为德国歌剧作家，生前在欧洲红极一时，今日音乐史上的定论则仅是一个庸俗肤浅的作家。下文提到的《胡格诺教徒》即他的作品。古诺（1818-1893）对法国近代歌剧的创立极有贡献，但并非第一流的作曲家，最著名的作品即下文提到的《浮士德》。马斯涅（1842-1912）为法国歌剧作家，其作品趋于甜俗，做作，缺乏真情实感。玛斯加尼（1863-1945）与雷翁加伐罗（1858-1919）均意大利歌剧作家，即前文所称自然主义之代表人物，以描写人生的强烈而迅速的印象为主，作品光华灿烂而流于浅薄。玛斯加尼最流行之作品为《乡村骑士》，雷翁加伐罗的为《巴耶斯》。

克利斯朵夫发现自己的趣味不高明，很是惭愧。但看到那些瞧不起乐剧的音乐家没有一个不替戏院制作，没有一个不写歌剧，他又感到一点儿安慰。——当然，这种事实仍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例外。既然他们提倡纯粹音乐，所以要批评他们是应当把他们的纯粹音乐做根据的。克利斯朵夫便访求他们这一类的作品。

丹沃斐·古耶把他带到一个宣扬本国艺术的团体中去听了几次音乐会。一般新兴的名家都在这儿经过长时期的锻炼与孵育的。那是一个很大

的艺术集团①，也可以说是有好几个祭堂的小寺院。每个祭堂有它的祖师，每个祖师有他的信徒，而各个祭堂的信徒又互相菲薄。在克利斯朵夫看来，那些祖师根本就没有多大分别。因为一向弄惯了完全不同的艺术，所以他完全不了解这种新派音乐，而他的自以为了解使他反而更不了解。

①此处系隐射法国的民族音乐协会（*Société Nationale de Musique*），于一八七一年由国立音乐学院教授普西纳与圣·桑发起，目的为专门演奏当代法国作家的音乐，以培养法国新兴音乐为主。参加的有法朗克，马斯涅，福莱，杜巴克，拉罗，杜蓬阿等。迹后无形中分成若干小组，各奉一知名作家为领袖，最重要的即法朗克一派与圣·桑一派的对立。故本文中称有好几个祭堂的寺院。但事实上，在一八七〇至一九〇〇的三十年中所有法国近代音乐的名作都是由这个团体首先演奏，公诸于世的。故该会可称为现代法国乐坛的温床。

他觉得所有的作品永远浸在半明半暗的黑影里，好象一幅灰灰的单色画，线条忽隐忽现，飘忽不定。在这些线条中间，有的是僵硬，板滞，枯索无味的素描，象用三角板画成的，结果都成为尖锐的角度，好比一个瘦妇人的肘子。也有些波浪式的素描，象雪茄的烟圈一般袅袅回旋。但一切都是灰色的。难道法国没有太阳了吗？克利斯朵夫因为来到巴黎以后只看见雨跟雾，不禁要信以为真了；但是没有太阳，艺术家的使命不就是创造太阳吗？不错，他们的确点着他们的小灯，但只象萤火一般，既不会令人感到暖意，也照不见什么。作品的题目是常常变换的：什么春天，中午，爱情，生之欢乐，田野漫步等等；可是音乐本身并没跟着题目而变，只是一味的温和，苍白，麻木，贫血，憔悴。那时音乐界中一般典雅的人，讲究低声说话。而那也是对的：因为声音一提高，就跟叫嚷没有分别：高声与低声之间没有中庸之道。要选择只有低吟浅唱与大声呐喊两种。

克利斯朵夫快要昏昏入睡了，便打起精神来看节目：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在灰色的天空气浮的云雾，居然自命为表现确切的题材。因为，跟他们的理论相反，他们所作的纯粹音乐差不多全是标题音乐，至少都是有个题目的。他们徒然诅咒文学，结果还得拿文学做拐杖。好古怪的拐杖！克利斯朵夫发觉他们勉强描写的尽是些幼稚可笑的题材，又是果园，又是菜园，又是鸡埘，真可说是音乐的万牲园与植物园。有的把卢佛宫的油画或歌剧院的壁画作成交响曲或钢琴曲，把荷兰十七世纪的风光画家，动物画家，法国歌剧院的装饰画家的作品，取为音乐的题目，加上许多注释，说明哪是神话中某个神明的评果，哪是荷兰的乡村客店，哪是白马的臀部。在克利斯朵夫看来，这是一些老小孩的玩艺：喜欢画而又不会画，便信手乱涂一阵，挺天真的在下面用大字写明，这是一所屋子，那是一株树。

除了这批有眼无珠，以耳代目的画匠以外，还有些哲学家在音乐上讨论玄学问题。他们的交响曲是抽象的原则的斗争，是说明某种象征或某种宗教的论文。他们也在歌剧中间研究当时的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什么女权与公民权等等。至于离婚问题，确认亲父问题，政教分离问题，他们都津津乐道。他们之间分成两派：就是反对教会的象征派和拥护教会的象征派。收旧布的哲学家，做工工的社会学家，预言家式的面包师，使徒式的渔夫，都在剧中直着嗓子唱歌。从前歌德已经说其他那时的艺术家想“在故事画中表现康德的思想”。克利斯朵夫这时代的作家却是用十六分音符来表现社会学了。左拉，尼采，梅特林克，巴莱斯，姚莱斯，芒斯①，《福音书》，红磨坊②等等，无一不是歌剧和交响乐的作者汲取思想的宝库。其中不少人士，看着瓦格纳的榜样兴奋起来，大声嚷着：“我吗，我也是诗人呀！”——于是他们很有自信的在自己的乐谱上写曲或是有韵或是无韵的东西来，那风格不是跟小学生的一样，就象那些颓废派的日报副刊。

①巴莱斯（1862-1923）为法国小说家，提倡以自我分析的方式认识人与土地，自然，及国家社会的关系。姚莱斯（1859-1914）为法国社会党领袖，《人道报》的创办人。芒斯（1841-1909）为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②红磨坊为巴黎有名的舞场，创立于二八八九年，一九一五年后改为杂耍歌舞场。

所有这些思想家和诗人都是纯粹音乐的拥护者。但他们对这种音乐更喜欢议论而不喜欢制作。——偶然他们也写一些，但完全是空洞的东西。不幸，他们居然常常成功：内容却一无所有，——至少克利斯朵夫认为如此。——的确他也不敢破门而入。

要懂得一种异国的音乐，先得学习它的语言，并且不该自以为已经知道这个语言。克利斯朵夫可是象一切头脑单纯的德国人一样，自以为早就知道了。当然他是可以原谅的。便是法国人也有许多不比他更了解。正如路易十四时代的德国人，因为竭力说法语而忘掉了本国的语言，十九世纪的法国音乐家也久已忘掉了自己的语言，以致他们的音乐竟变成了一种外国方言。直到最近，才有一种在法国讲法国话的运动。他们并不都能够成功：习惯的力量太强了；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说的法语是比利时化的或是日耳曼化的①。那就难怪一个德国人要误会了，难怪他要凭着武断的脾气，以为这仅仅是不纯粹的德语，而且因为他全然不懂而认为毫无意义。

①指当时的法国音乐不是受法朗克的影响，便是受瓦格纳的影响。

克利斯朵夫的看法便是这样。他觉得法国的交响曲是一种抽象的辩证法，用演算数学的方式把许多音乐主题对立起来，或是交错起来；其实，要表现这一套，很可以用数字或字母来代替。有的人把一件作品建筑在某个音响的公式之上，使它慢慢的发展，直到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页才显得完全，而作品十分之九的部分都象不成形的幼虫。有的人用一个主题作变奏曲，而这主题只在作品末了，由繁复渐渐归于简单的时候才显出来。这是极高深巧妙的玩艺儿，唯有又老又幼稚的人才会感到兴趣。作者为此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一支幻想曲要多少年才能写成。他们绞尽脑汁，求新的和弦的配合，——为的是表现……表现什么呢？管它！只要是新的辞藻就行了。人家说既然器官能产生需要，那末辞藻也会产生思想的：最要紧的是新。无论如何要新！他们最怕“已经说过的”辞句。所以最优秀的人也为之而变成瘫痪了。你可以感到他们老是在留神自己，准备把所写的统统毁掉，时时刻刻问着自己：“啊！天哪！这个我在哪儿见过的呢？”……有些音乐家，——特别在德国，——喜欢把别人的句子东检西拾的拼凑起来。法国音乐家却是逐句检查，看看在别人已经用过的旋律表内有没有同样的句子，仿佛拚命搔着鼻子，想使它变形，直要变到不但象任何熟人的鼻子，而且根本不象鼻子的时候方始罢休。

这样的惨淡经营仍瞒不了克利斯朵夫。他们徒然运用一种复杂的语言，装出奇奇怪怪的姿态兴奋若狂，把乐队部分的音乐弄得动乱失常，或是堆起一些不连贯的和声，单调得可怕，或是萨拉·裴娜①式的说白，唱得走音的，几小时的咳嗽不已，好似骡子迷迷糊糊的走在险陡的坡道上。——克利斯朵夫在这些面具之下，认出一些冰冷的毫无风韵的灵魂，搽脂抹粉，涂了一脸，学着古诺与马斯涅的腔派，还不及他们自然。于是他不禁引用当年格路克批评法国人的一句不公平的话：

①萨拉·裴娜（1844-1923），法国近代最优秀的女演员。

“由他们去罢。他们弄来弄去逃不出那套老调。”

可是他们把那套老调弄得非常艰深。他们拿民歌作为道貌岸然的交响曲的主题，象做什么博士论文一样。这是当代最时髦的玩艺。所有的民歌，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依次加以运用。他们可以用来作成《第九交响曲》或是法朗克的《四重奏》，但还要艰深得多。要是其中有一小句意思非常显明的话，作者便赶紧插入一句毫无意义的，把上一句毫不留情的破坏掉。——然而大家还把这些可怜虫认为极镇静，精神极平衡的人呢！……演奏这类作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乐队指挥，仪表端正而态度狰狞的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着跟弥盖朗琪罗画上的人物一样的姿势，仿佛要鼓动贝多芬或瓦格纳的队伍似的。听众是一般厌烦得要死的时髦人物，以为尝尝这种烦闷的滋味是有面子的事；还有是年轻的学徒，因为能够把学校里的一套在此引证一番，在某些段落中去找点本行的诀窍而很高兴，情绪之热烈也不亚于指挥的姿势和音乐的喧闹……“嗚！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克利斯朵夫说。

（因为他此刻已经会用巴黎人的俗语了。）然而懂得巴黎的俗语究竟比懂巴黎的音乐容易。克利斯朵夫无处不用他的热情，又跟一般的德国人一样，天生的不了解法国艺术：他的判断就是以这种热情与不了解做根据的。但他至少是善意的，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只要人家给他指出来。所以他并不肯定自己的见解，预备让新的印象来改变他的意见。

便是目前，他也承认这种音乐极有才气，有很好的材料，节奏与和声方面有奇特的发现，好似各式各样美妙的布帛，柔软，光亮，五光十

色，竭尽巧思。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好玩，便尽量采取它的长处。所有这些小名家都比德国音乐家头脑开通得多；他们很勇敢的离开大路，扑到森林中去摸索，想教自己迷失。但他们都是挺乖的小孩子，怎么样也不会迷路。有的走了一二十步，又绕到大路上来了。有的才走了一忽儿就累了，不管什么地方就停下来。有的差不多快摸到新路了，可并不继续前进，而坐在林边，在树下闲逛了。他们所缺少的是意志，是力；一切的天赋他们都具备，——只少一样：就是强烈的生命。尤其可惜的是他们那些努力仿佛是乱用的，在半路上消耗掉了。这些艺术家难会清清楚楚的意识到自己的天性，难会锲而不舍的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配合起来去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法国人胸无定见的最普通的后果：多少的天才和意志都因为游移不定与自相矛盾而浪费了。他们的大音乐家如柏辽兹，如圣·桑，——只以最近代的来说，——能够不至于因缺少毅力，缺少信心，缺少精神上的指南针而陷落而颠覆的，几乎一个都没有。

克利斯朵夫跟当时的德国人一样存着鄙薄的心，想道：“法国人只知道浪费精力去求新发明，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新发明。他们始终需要一个异族的主宰，要一个格路克或是一个拿破仑①才能使他们的大革命有点儿结果。”

他想到要是再来一次拿破仑式的政变②该是怎么一个局面，不禁微微的笑了。

①格路克(1714-1784)为德国音乐家，居留法国甚久，在近代歌剧史上为极重要的复兴运动者，对十八世纪的法国歌剧影响极大。拿破仑出生地为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岛民原非法国种族。故作者称他们同为“异族的主宰”。

②指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的雾月政变，拿破仑解散督政府，自任第一执政，而以后称帝之基业亦于此奠定。

但在混乱状态中，有一个团体竭力想替艺术家把秩序与纪律恢复过来。一开始它取了个拉丁名字，纪念一千四百年以前，高卢人与汪达尔人南侵时代盛极一时的一种教会组织①。克利斯朵夫奇怪为什么要追溯到这样久远。一个人能够高瞻远瞩，不囿于所生的时代，固然很好；但一座十四世纪的高塔难免不成为一座不大方便的瞭望台，宜于仰观星象而不宜于俯视当代的人群的。可是克利斯朵夫不久就放心了，因为他看见那般圣·格雷哥里的子孙②难得留在高塔上，只在鸣钟击鼓的时候才攀登。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底下的教堂里。克利斯朵夫参与过几次他们的祭礼，先还以为他们属于新教的某个小宗派，后来才发觉他们是基督旧教中人。在场的都是些匍匐膜拜的群众，虔诚的，偏执的，喜欢攻击人的信徒。为首的是个极纯粹冷静的人，性情固执而带几分稚气，在那里维护宗教、道德、艺术方面的主义，向少数选民用抽象的句词解释他那部音乐的福音书，谴责“骄傲”与“异端邪说”。他把艺术上所有的缺陷，和人类所有的罪恶都归咎于上面两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今日的犹太教，他都等量齐观，认为是骄傲与异端的表现。音乐界中的犹太人都被执行了火刑。巨人亨德尔也受到了鞭挞。唯有赛巴斯蒂安·巴赫一个人，靠了上帝的面子，被认为“误入歧途的新教徒”③而获免。

①一八九六年，法朗克的大弟子鲍泰斯与文桑·但第在巴黎创办一音乐学院，以拉丁文取名为Schola Cantorum(意义为宗教音乐歌唱学校)，以纪念六世纪时教会歌唱组织。但此歌唱学校不久即教授乐理，音乐史，一切器乐，与一般音乐学院无异。法国近代名家十之七八均出身于该校。

②初期的基督教圣诗歌唱，调式(mode)驳杂不一，经六世纪时教皇格雷哥里一世整理统一，至于基督旧教某些宗派(例如本多派的)寺院中歌唱，称为素歌(plainchant)。文桑·但第认为制作宗教音乐必须以素歌的精神为基础。故此称此派的人为“圣·格雷哥里的子孙”。

③谓巴赫是“误入歧途的新教徒”一语，是文桑·但第一派的哀特迦·蒂奈说的，言下认为巴赫的精神是旧教徒的精神。

这座圣·雅各街的庙堂①做着布道事业，有心拯救人类的灵魂与音乐。他们很有系统的传授天才的法则。许多勤奋的学生辛辛苦苦的，深信不疑的拿这些秘诀来付诸实行。他们似乎想用虔诚的艰苦来补赎祖先们轻佻的罪过：例如奥贝与阿唐之流，还有那人也病魔，音乐也病魔的柏辽兹②。现在人们抱着了不起的热情和虔敬，为一班众所公认的大师努力宣扬。十几年中间，他们的成就是可观；法国音乐的面目居然为之一变。不但是法国的批评家，并且连法国的音乐家也学起音乐来了。从作曲家到演奏家如今都知道巴赫的作品了！——他们尤其努力破除法国人闭关自守的积习。法国人平日老躲在家里，轻易不肯出门；所以他们的音乐也缺少新鲜空气，有股闭塞的，陈腐的，残废的气息。这和贝多芬不问晴雨的在田野里跑着，在山坡上爬着，手舞足蹈，骇坏了羊群的那种作曲方式完全相反。巴黎的音乐家决不会象波恩的大熊③一般，因为有了灵感而吵吵嚷嚷的惊动邻居。他们制作的时候是在自己的思想上加一个弱音器的；并且也挂着重重的帷幕，使外面的声音透不进来。

①巴黎宗教歌唱学校(简称歌唱学校)校址在拉丁区圣·雅各街。

②奥贝(1782-1871)为法国第二流歌剧作家，以浮华的典雅红极一时。阿唐(1803-1856)的歌剧，次于于奥贝。柏辽兹(1803-1869)为法国近代最大的交响曲作家，生前死后均不甚得意。其对法国音乐的贡献，直至二十世纪初方渐渐被人发见，本书作者罗曼·罗兰对之尤为称赏，认为世界第一流的音乐天才。

③贝多芬的故乡为德国波恩，故称其为“波恩的大熊”。

歌唱学校这一派竭力想更换空气；它对“过去”开了几扇窗子。但也仅仅对着“过去”①。这是开向庭院而非临着大街的窗子，没有多大用处。何况窗子才打开，百叶窗又关上了，好似怕受凉的老太太。从百叶窗里透进来的有些中世纪的作品，有些巴赫，有些帕莱斯特里那，有些民歌。可是这又算得什么呢？屋子里霉腐的气味依旧不减。其实他们觉得这样倒是挺舒服的，对现代的大潮流反而怀有戒心。固然，他们知道的事情比旁人多，但一笔抹煞的也一样的多。在这种环境里，音乐自然会染上一股迂腐之气，而不是给精神的一种慰藉了；他们的音乐会不是等于历史课，就是含有鼓励作用的举例。凡是前进的思想都被变成学院化。气势雄伟的巴赫被他们供奉到庙堂里去的时候，也变得循规蹈矩了。他的音乐完全被一班学院派的头脑改了样子，正如温馨博艳的《圣经》被英国人的头脑改装过了一样②。他们所称扬的是一种贵族派的折衷主义，想把六世纪至二十世纪中间的三四个伟大音乐时代的特点汇集起来。这个理想倘若实现的话，那末其成绩一定象一个印度总督旅行回来，把在地球上各处搜罗得来的宝贝凑成的一座聚宝盆。可是以法国人的通情达理，结果并没闹出学究式的笑柄；大家决不实行他们的理论，而对付理论的办法也好比莫里哀对付医生一样，拿了药方而并不配服，最有性格的走他们自己的路去了。其余的只做些繁复的练习和艰深的对位学，名之为奏鸣曲，四重奏，或交响曲……——“奏鸣曲啊，你要怎么办呢？”——它不要什么，只要成为一阕奏鸣曲而已。作品中的思想是抽象的，无名的，勉强嵌进去的，毫无生趣的东西。那很象一个高明的公证人起草文书的艺术。克利斯朵夫先是因为法国人不喜欢勃拉姆斯而很高兴，如今却看到法国有着无数的小勃拉姆斯。所有这些出色的工人，既勤谨，又用心，真是具备了各种的德性。克利斯朵夫从他们的音乐会里出来，非常得益，但是非常厌烦。

①该校举行的音乐会最初只演奏古代大师帕莱斯特里那，巴赫，蒙特威尔第，拉摩，格路克等的作品。

②英国十七世纪的清教徒，对《圣经》的了解极其偏执，狭窄，严峻，有如极端派的加尔文主义。

嘿，外边的天气多好啊！

然而巴黎的音乐家中究竟有几个无党无派的独立的人。唯有这般人才能引起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也唯有这般人能使你衡量一种艺术的生命。学派与社团只表现一种浮面的潮流或硬生生制造出来的理论。深思默想的超然人士，却有更多的机会能发见他们当代的与民族的真精神。但就因为这一点，一个外国人对他们比对旁人更难了解。

克利斯朵夫初次听到那个鼎鼎大名的作品的时候，便是这种情形。为了那作品，法国人不知说了多少胡话，有一部分的人说是十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音乐革命。——(世纪对他们是不值钱的！他们又不知道什么天高地厚)……丹沃茨·古耶和西尔伐·高恩把克利斯朵夫带到喜歌剧院去，听《佩莱阿斯与梅丽桑德》①，他们把这件作品介绍给他觉得光荣极了，仿佛是他们自己作的，并且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这一回保证会

发见奇迹。歌剧已经开幕了，他们还喋喋不休的在旁解释。克利斯朵夫止住了他们的话，伸着耳朵细听。第一幕演完，高恩眉飞色舞的问：

①此系梅特林克一八九二年所作的悲剧，德彪西谱成歌剧，于一九〇二年公演。

“喂，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他反问他们：“以后是不是老是这样的？”

“是的。”

“那末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啰。”

高恩可叫起来了，认为他外行。

“没有东西，”克利斯朵夫继续说。“没有音乐，没有发展。前后不相衔接，简直站不住。和声很细腻。配器的效果颇有些很美的花腔，格调很高。但内容是空无所有，空无所有……”

他又听下去。慢慢的，作品露出一点儿光来了；他开始在半明半暗中发见一些东西了。不错，他看到作者存心要求素雅一反瓦格纳那种用音乐的浪潮来淹没戏剧的理想；但他不禁带着点挖苦的心思追问：他们有这种牺牲的理想，骨子里是否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牺牲。在这件作品里，他感到颇有些安逸逸劳的意味，想以最低限度的疲劳来获得效果，因为懒惰而不愿意费力去建造瓦格纳派的巨制。至于唱辞之单纯，简洁，朴素，声音的微弱，虽然他觉得单调，而且因为他是德国人而认为不真实，但也同样感到惊异。——（他认为歌辞愈求真切，愈令人感到法国语言的不适宜于谱成音乐，因为它太合逻辑，太分明，轮廓太固定；语言本身固然完美，但没法跟旁的东西融和。）然而这种尝试毕竟是有意思的，在它一反瓦格纳派的铺张浮夸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是赞成的。那位法国音乐家①似乎很俏皮的讲究含蓄，要用低声唱语来表白热情。爱既没有欢呼，死也没有哀号。只有旋律的线条微微颤动一下，乐队象嘴唇轻轻一抿似的打个寒噤，你才感觉到在剧中人心里波动的情绪。仿佛作家战战兢兢的怕流露真情。他的艺术的格调真是高极了，——除非法国民族固有的那种取悦感官，喜欢做作的倾向在他胸中突然觉醒的时候。那时你才会发见有些头发太黄的，嘴唇太红的，第三共和以后的小家碧玉所扮演的大情人。但这种情形是难得的，是作者过于克制自己的反响，是需要松动一下的表现；整个作品的风格是一种精炼到极点的单纯，并不单纯的单纯，刻意追求得来的单纯，是古老的社会的一朵精美纤巧的花。年少狂野如克利斯朵夫，当然不能充分欣赏这种境界，他尤其讨厌那剧本，那些诗。他以为看到了一个半老的巴黎女人，装着小孩子，要人讲童话给她听。这当然不是瓦格纳派的懒洋洋的角色，不是又肉麻又蠢笨的莱茵姑娘；但一个法兰西与比利时的混血种②的懒洋洋的人物，装腔作势的“沙龙”气派，喊着“小爸爸啊”“白鸽啊”那一套给交际场中的太太们应用的神秘气息，也未必高明。巴黎女人却对着这出戏出神了，因为在这面镜子里照见了她们多愁多病，才子佳人的腔调而顾盼自怜。意志两字完全谈不到。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做些什么。

①指德彪西。

②因戏剧的原作者梅特林克是比利时人，音乐的作者德彪西是法国人。

“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这些大孩子都这样的呻吟着。整整的五幕——森林，岩穴，地窖，死者的卧室，——都在黯淡的微光中演出，荒地上的小鸟简直没有挣扎。可怜的小鸟！美丽，细巧……它们多么害怕太强的光明，太剧烈的动作，太剧烈的说话，多么怕热情，怕生命！……生命并不曾精炼过，你不能戴着手套去抓握的……克利斯朵夫听见隐隐的炮声在响了，快要把这垂死的文明，这一息仅存的小小的希腊轰倒了。

虽然如此，克利斯朵夫对这件作品依旧抱着好感：是不是因为他有点儿又轻视又怜悯的缘故呢？总之，他对它的关切远过于他口头的表示。他走出戏院回答高恩的时候，尽管口口声声说着“很细腻，很细腻，可是缺少奔放的热情，音乐还嫌不够”，心里却绝对不把《佩莱阿斯》和其余的法国音乐一般看待。他被大雾中间的这盏明灯吸引了。他还发见有些别的光亮，很强的，很特别的，在四里闪耀。这些磷火使他大为错愕，很想近前去瞧瞧是怎么样的光，可是不容易抓握。克利斯朵夫因为不了解而觉得好奇的那般超然派的音乐家，极接近。克利斯朵夫所不可或缺的同情的，他们完全不需要。除了一二个例外，他们都不看别人的作品，知道得很少，也不想知道。他们几乎全部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由于故意，由于骄傲，由于落落寡合，由于憎厌人世，由于冷淡，而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这等人虽为数不多，却又分成对立的小组，各不相容。他们的小心眼儿既不能容忍敌人和对手，也不能容忍朋友，——倘使朋友敢赏识另外一个音乐家，或是赏识他们而用了一种或是太冷淡，或是太热烈，或是太庸俗，或是太偏激的方式。要使他们满足真是太难了。结果他们只相信一个得到他们特许的批评家，一心一意坐在偶像的脚下看守着。你决不能去碰这种偶像。——他们固然不求别人了解，他们对自己也不怎么了解。他们受着奉承，被盟友的意见和自己的评价改了样，终于对自己的艺术和才具也弄模糊了。一般凭着幻想制作的人自以为是改革家，纤巧病态的艺术家自命为与瓦格纳争雄。他们差不多全为了抬高身价而断送了自己；每天都得飞跃狂跳，超过上一天的纪录，同时也要超过敌人的纪录。不幸这些跳高的练习并不每次成功，而且也只对几个同行才有点儿吸引力。他们既不理睬群众，群众也不理睬他们。他们的艺术是没有群众的艺术，只从音乐本身找养料的音乐。但克利斯朵夫的印象，不论这印象是否准确，总觉得法国音乐最需要音乐以外的依傍。这株体态起娜的蔓藤似的植物简直离不开支柱：第一就离不开文学。它本身没有充分的生命力，呼吸短促，缺少血液，缺少意志，有如弱不禁风的女子需要男性扶持。然而这位拜占庭式的王后，纤瘦，贫血，满头珠翠，被时髦朋友，美学家，批起家，这些宦官包围了。民族不是一个音乐的民族；二十多年来大吹大擂的捧瓦格纳，贝多芬，巴赫，德彪西的热情，也仅仅限于一个阶级。越来越多的音乐会，不惜任何代价鼓动起来的、声势浩大的音乐潮流，并不是因为群众的趣味真正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这是一种风起云从的时髦，影响只及于一部分优秀人士，而且也把他们搅昏了。真正爱好音乐的人屈指可数，而最注意音乐的人如作曲家批评家，并不就是最爱好的人。在法国，真爱音乐的音乐家太少了！

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可忘了这种情形是到处一样的，真正的音乐家在德国也不见得更多，在艺术上值得重视的并非成千成万毫未了解的人，而是极少数真爱艺术而为之竭忠尽智的孤高度敬之士。这类人物，他在法国见到没有呢？不论是作曲家或批评家，最优秀的都是远离尘嚣而在静默之中工作的，例如法朗克，例如现代一般最有天分的人；多少艺术家过着没世无闻的生活，让以后的新闻记者争着以最先发见他们，做他们的朋友为荣；还有少数勤奋的学者，毫无野心，不求名利，一点一滴的把法兰西过去的伟大发掘出来；另外一批则是献身于音乐教育，为法兰西未来的光荣奠定基础。其中有多少聪明才智之士，性灵的丰富，胸襟的阔大，兴趣的广博，一定能使克利斯朵夫心向往之，要是认识他们的话。但他无意之间只瞧见了二三个这种人物，而他了解的，见到的，又是他们被人改头换面的思想。克利斯朵夫只看到作者的缺点，被那些摹仿的人和新闻界的掬客抄袭而夸大的缺点。

克利斯朵夫对那些音乐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情操，性格，生命，都绝口不提！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灵本身便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所希望，又无一而非音乐。一颗音乐的心灵爱一个美丽的肉体时，就把那肉体看作音乐。使他着迷的心爱的眼睛，非蓝，非灰，非褐，而是音乐，心灵看到它们，仿佛一个美妙绝伦的和弦。而这种内心的音乐，比之表现出来的音乐不知丰富几千倍，键盘比起心弦来真是差得远了。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艺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不想过唤引生命罢了。但法国有多少人想到这一点呢？对这个化学家式的民族，音乐似乎只是配合声音的艺术。它把字母当作书本。克利斯朵夫听说要懂得艺术先得把人的问题丢开，不禁耸耸肩膀。他们却对于这个怪论非常得意：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他们有音乐天分。象古耶这等糊涂蛋也是这样。他从来不懂一个人如何能背出一页乐谱，——（他曾经要克利斯朵夫解释这个神秘），——如今却向克利斯朵夫解释，说贝多芬伟大的精神和瓦格纳刺激感官的境界，对于音乐并不比一个画家的模特儿对于他所作的肖像画有更大的作用！

“这就证明，”克利斯朵夫不耐烦的回答说，“在你们眼里，一个美丽的肉体并没有艺术价值！一股伟大的热情也没有艺术价值！唉，可怜虫！……你们难道没想象到一张妩媚的脸为一幅肖像画所增加的美，一颗伟大的心灵为一阕音乐所增加的美吗？……可怜虫！……你们只关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一件作品写得好，不必问作品表现些什么，是不是？……可怜虫！……你们仿佛不听演说家的辞句，只听他的声音，只莫名片妙的手势，而认为他说得好极了……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啊！……你们这些糊涂蛋！”

克利斯朵夫所着恼的不单是某种理论，而是一切理论。这些清谈，这些废话，口口声声离不开音乐而只会谈音乐的音乐家的谈话，他听厌了。那真会教最优秀的音乐家深恶痛绝。克利斯朵夫跟穆索尔斯基<sup>①</sup>一样的想法，以为音乐家最好不时丢开他们的对位与和声，去读几本美妙的书，或者去得点儿人生经验。光是音乐对音乐家是不够的：这种方式决不能使他控制时代而避免虚无的吞噬……他需要体验人生！全部的人生！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得认识。爱真理，求真理，抓住真理，——真理是美丽的战神之女，阿玛仲纳<sup>②</sup>的女王，亲吻她的人都会给她一口咬住的！

<sup>①</sup>穆索尔斯基（1839-1881），创立近代俄国乐派的五大家之一。

<sup>②</sup>阿玛仲纳相传为古希腊时代居于小亚细亚的女性部落，以好战著称。

音乐的座谈室已经太多了，制造和弦的曲子也太多了！所有这些象厨子做菜一般制造出来的和声，只能使他看到些妖魔鬼怪而绝对听不见一种有生命的新的和声。

于是，克利斯朵夫向这批想用蒸馏器孵化出小妖魔来的博士们告别，跳出了法国的音乐圈子，想去访问巴黎的文坛和社会了。

象法国大多数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最初是在日报上面认识当时的法国文学的。他因为急于要熟悉巴黎人的思想，同时补习一下语言，便把人家说是最地道的巴黎型的东西用心细读。第一天，他在骇人的社会新闻里，——叙述和特写一共占了好几长行，——读到一篇报导一个父亲和十五岁的亲生女儿睡觉的新闻：字里行间仿佛认为这种事情是极自然的，甚至还相当动人。第二天，他在同一报纸上读到一件父子纠纷的新闻，十二岁的儿子和父亲同睡一个姑娘。第三天，他读到一桩兄妹相奸的新闻。第四天，他读到姊妹同性爱的新闻。第五天……第五天，他把报纸丢了，和高恩说：

“嘿！这算是哪一门？你们都发疯了吗？”

“这是艺术啊”高恩笑着回答。

克利斯朵夫耸了耸肩膀：“你这是跟我开玩笑。”

高恩笑倒了，说：“绝对不是。你自己去瞧罢。”

他给克利斯朵夫看一个最近发刊的“艺术与道德”的征文特辑，结论是“爱情使一切都变得圣洁”，“肉欲是艺术的酵母”，“艺术无所谓不道德”，“道德是耶稣会派<sup>①</sup>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成见”，“最重要的是强烈的欲望”等等。——还有好些文章，在报纸上证明某部描写开妓院的人的风俗小说是纯洁的。执笔作证的人中颇有些鼎鼎大名的文学家和严正的批评家。一个信仰旧教，提倡伦常的诗人，把一部描绘希腊淫风的作品赞扬备至。那些极有抒情气息的文章所推重的小说，尽量铺陈各个时代的淫风：罗马的，亚历山大的，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艺复兴时代的，路易十四时代的，……简直是部完备的讲义。另外有一组作品以地球上各处的性欲问题为对象：态度认真的作家们，象本多派教士一样耐性的研究着五大洲的艳窟。在这批研究性欲史的专家中间，颇有些出众的诗人与优秀的作家。要不是他们学问渊博，旁人竟分辨不出他们与别的作者有什么两样。他们用着确切精当的措辞叙述古代的淫风。

<sup>①</sup>耶稣会派是基督旧教的一个宗派，由西班牙人雷育拉于十六世纪时创立，以排斥异端，对抗宗教革命为主旨。十七世纪时在法国政治上一度极有势力。

可悲的是，一般厚厚的人和真正的艺术家，法国文坛上名副其实的权威，也在努力干这种非他们所长的工作。有些人还费尽心机写着猥亵的东西，给晨报拿去零零碎碎的登载。他们这样有规律的生产，象下蛋一样，每星期两次，成年累月的继续下去。他们生产，生产，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再写的时候，便搜索枯肠，制造些淫猥怪异的新花样：因为群众的肚子已经给塞饱了，佳肴美味都吃腻了，对最淫荡的想象也很快觉得平淡无奇：作者非永远加强刺激不可，非和别人的刺激竞争，和自己以前制造的刺激竞争不可；——于是他们把心血都呕尽了，教人看了可怜而又可笑。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这个悲惨职业的种种内幕；但即使他知道了，也不见得更宽容：因为他认为，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宽恕一个艺术家为了三十铜子而出卖艺术……“便是为了维持他所亲所爱的人的生活也不能原谅吗？”

“不能。”

“你这不是不近人情啊。”

“这不是人情不人情的问题，主要是得做一个人！……人情！……喝！你们这套没有骨头的人道主义真是天晓得！……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十样东西，不能同时侍候好几个上帝！……”

克利斯朵夫一向过着埋头工作的生活，眼界不出他那个德国小城，没想到象巴黎艺术界这种腐败的情形差不多在所有的大都市里都难避免。德国人常常自以为“贞洁”，把拉丁民族看做是“不道德的”：这种遗传的偏见慢慢的在克利斯朵夫心中觉醒了。高恩提出柏林的秘史，德意志帝国的上层阶级的腐化，蛮横暴烈的作风使五行更要不得等等，和克利斯朵夫抬杠。但高恩并没意思袒护法国人；他把德国的风气看得和巴黎的一样平淡。他只是玩世不恭的想道：“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习惯”；所以他对对自己那个社会里的习惯也恬不为奇。克利斯朵夫却只能认为是他们的民族性。于是他未免象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把侵蚀各国知识分子的溃腐，看作是法国艺术特有的恶习和拉丁民族的劣根性。

这个和巴黎文学的初次接触使克利斯朵夫非常痛苦，以后直要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忘掉。不是专门致办于那些被人肉麻当有趣的称为“基本娱乐”的著作，并非没有。但最美最好的作品，他完全看不到。因为它们不求高恩一流的人拥护；它们既不在乎这般读者，这般读者也不在乎这种读物：他们都是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的。高恩从来没对克利斯朵夫提过这等著作。他真心以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便是法国艺术的代表；除了他们所承认的大作家之外，法国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什么艺术了。为文坛增光，为法国争荣的诗人们，克利斯朵夫连一个都不知道。在小说方面，他只看到矗立在无数俗流之上的巴莱斯和法朗士的几部作品。可是他语言的程度太浅，难于领略前者的思想分析和后者幽默而渊博的风趣。他好奇的瞧了瞧法朗士花房里所培养的橘树，以及在巴莱斯心头开发的娇弱的水仙。在意境高远而不免空洞的天才梅特林克之前，他也站了一会，觉得有股单调的，浮华的神秘气息。他抖擞了一下，不料又卷进浊流，被他早已熟识的左拉的溷浊的浪漫主义<sup>①</sup>搅得头昏脑胀；等到他跟身跃出的时候，一阵文学的洪流又把他完全淹没了。

<sup>①</sup>一般读者仅知左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其实他所谓的自然主义只是似是而非的科学理论；而左拉的浪漫主义的幻想成分远过于他自称为“观察家与实验家”的性格。

而这片水淹的大平原还蒸发出一股浓烈的女性气息。那时的文坛正挤满了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写作原来是很有意思的，只要她们能够真诚，把任何男性不能完全了解的方面——女子隐秘的心理——描写出来。可是很少女作家敢这么做；她们多半只为了勾引男子而写作：在书中如在客厅里一样的扯谎，搔首弄姿，和读者调情。自从她们没有忏悔师可以诉说她们的私情丑事以后，就把私情丑事公诸大众。这样便产生了象雨点那么多的小说，老是撒野的，装腔作势的，文字又如小儿学语一般的含糊不清，令人读了如入香粉起，闻到一股俗不可耐的香味与甜味。所有这类作品都有这个气息。于是克利斯朵夫象歌德一样的想道：“女人们要怎样写诗，怎样写文章，都可以。但男子决不能学女人的



样！那才是我最讨厌的。”不三不四的卖弄风情，存心为一般最无聊的人玩弄虚伪的情感，又是撒娇又是粗野的风格，恶俗不堪的心理分析，教克利斯朵夫看了不由得心里作恶。

然而克利斯朵夫明白自己还不能下判断。节场上喧闹的声音把他耳朵震聋了。美妙的笛音也被市器掩住，没法听见。正如晴朗的天空之下展开着希腊岗峦的和谐线条，这些肉感的作品中间的确也有不少才气，不少丰韵，表现一种生活的甜美，细腻的风格，象班吕琪和拉斐尔画中的不胜慵困的少年，半阖着眼睛，对着爱情的幻梦微笑。这一切，克利斯朵夫完全没看到。没有一点儿端倪使他能感觉到这股精神的暗流。便是一个法国人也极不容易摸出头绪。他眼前所能清清楚楚见到的，只有满坑满谷的出版物，泛滥洋溢，差不多成了公众的灾害。仿佛人人都在写作：男人，女人，孩子，军官，优伶，社交界的人物，剽窃抄袭的人，无一不是作家。那简直是一种传染病。

暂时克利斯朵夫不想决定什么意见。他觉得象高恩那样的向导只能使他越来越迷路。从前在德国和文学团体的来往使他有了戒心，对于书籍杂定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谁知道这些出版物不是少数有闲者的意见，甚至除了作者以外再没别的读者？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比较准确的观念。它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好比一家巨人的饭铺来不及满足二百万人的食量。即使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啡馆，杂耍班等等一百多处夜夜客满的场所不计在内，巴黎光是大戏院也有三十多家。演员与职员的人数多至不可胜计。四个国家剧场就有上千的员役，每年需要一千万法朗开支。整个巴黎都挤满着起码角儿。他们的照相，素描，漫画，触目皆是，令人想其他他们装腔作势的鬼脸；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唧唧唔唔的歌唱，日报上披露他们对于艺术和政治的妙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报纸，刊载他们可歌可泣的或是日常琐事的回忆。在一般的巴黎人中，这些靠互相攀仿过日子的大娃娃俨然是主子，而剧作者做着他们的扈从侍卫。于是克利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到这个反映现实的国土里去见识一番。

但在这方面，高恩的向导也不见得比在出版界里高明。克利斯朵夫由他的介绍而对巴黎剧坛所得的第一个印象，使他厌恶的程度也不下于第一批读到的书籍。似乎到处都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

出卖娱乐的商人分做两派。一是旧式的国粹派，全是粗野的毫无顾忌的诙谐，把一切的丑恶和畸形的身体，作为说笑打诨的材料；那是臭肉一般的，淫猥的，大兵式的戏谑。他们却美其名曰“大丈夫的爽直”，自命为把放浪的行为与道德调和了，因为在一出戏里演过了四场淫秽的丑史以后，再把情节调动一下，使不贞的妻子仍旧回到丈夫的床上，——只要法律得以维持，道德也就得救了。把婚姻描写得百般淫乱而在原则上仍旧尊重婚姻的态度，大家认为就是高卢人派头。①高卢人为古罗马人称一部分克尔特族的名字。法国人常自称为高卢人。而日常语言中尤以“高卢人派头”形容快乐，兴奋，轻薄的性格。

另外一派是新式的，更细巧也更可厌。充斥剧坛的巴黎化的犹太人（和犹太化的基督徒），在戏剧中拿情操来玩种种花样，那是颓废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特征之一。那般为了父亲而脸红的儿子，竭力否认他们的种族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是太成功了。他们把几千年的灵魂摆脱之后，剩下来的个性只能拿别的民族的知识与道德的长处杂凑起来，合成一种混合品，自鸣得意。在巴黎剧坛称霸的人，最拿手的本领是把猥亵与感情混在一起，使善带一些恶的气息，恶带一些善的气息，把年龄，性别，家庭，感情的关系弄得颠颠倒倒。这样，他们的艺术便有一股特别的气味，又香又臭，格外难闻：他们却称之为“否定道德的主义”。

他们最喜欢采用的剧中人物之一是多情的老人。他们的剧本中很多这个角色的肖像，使他们有机会把种种微妙的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有时，六十岁的老头儿把女儿当作心腹，跟她谈着自己的情妇；她也跟他谈着她的情夫；他们互相参加意见，象朋友一般；好爸爸帮助女儿犯奸；好女儿帮助父亲去哀求那个爱情不专的情妇，要她回来和父亲重续旧欢。有时，尊严的老人做了情妇的知己，和她谈着她的情夫，怂恿她讲述她放浪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我们还看到一大批情夫，都是十足地道的绅士，替他们从前的情妇当经理，监督她们的交际与其配的事。时髦女人朝三暮四。男人做着龟奴，女人谈着同性爱。而干这些事的都是上流社会，就是说资产社会，——唯一值得重视的社会。而那个社会允许人家借了高等娱乐的名义，麇些坏货色供应主顾。经过了装璜，坏货色也很容易销售，把年轻的妇女与年老的绅士逗得笑逐颜开。但是其中有股死尸的气息跟起来的气息。

他们戏剧风格之混杂也不下于他们的感情。他们造出一种杂揉的土话，把各阶级各地方迂腐而粗俗的口语，把古典的，抒情的，下流的，做作的，幽默的，胡说八道的，不雅的，隽永的话，统统凑在一处，好象带着外国口音。他们天生的会挖苦人，滑稽突梯，可是很少天趣；但他们凭着乖巧的手法，能仿着巴黎风气制造出一些天趣。虽然宝石的光泽不大美，镶工未免笨重繁琐，放在灯光下面至少会发亮；而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很聪明，观察很精密，却有些近视；几百年来在柜台上磨坏了的眼睛是要用放大镜来检视感情的，他们把小事扩大了好几倍，而看不见大事；他们因为特别喜欢假珠宝的光彩，所以除了他们暴发户心目中的典雅的理想以外，什么都不会描写。那简直是极少数游手好闲的人和冒险家争夺一些偷来的金钱与无耻的女性。

有时，这些犹太作家真正的天性，由于莫名其妙刺激，会从他们古老的心灵深处觉醒过来。那才是多少世纪多少种族的一种古怪的混合物；一阵沙漠里的风，从海洋那边把土耳其杂货铺的臭味吹到巴黎人的床头，带来闪烁发光的沙土，奇怪的幻象，醉人的肉感，剧烈的神经病，毁灭一切的欲念，——似乎希伯莱的勇士撒姆逊，从几千年的长梦中突然象狮子一般的醒过来，挟着疯狂的怒气把庙堂的支柱推倒了，压在他自己和敌人身上②。

①非力士人囚囚撒姆逊，一日将其带往祭神大会，意欲当众加以羞辱。撒姆逊默祷上帝赐还神力（此神力被爱人达丽拉潜割头发后丧失），乃推倒庙堂，与非力士王及在场群众同归于尽。

克利斯朵夫掩着鼻子，对高恩说：

“这里头力量是有的；可是发臭。够了！咱们去看看别的东西罢。”

“你要看什么？”

“法国啊。”

“这不就是法国吗？”高恩说。

“不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法国不是这样的。”

“怎么不是？还不是跟德国一样吗？”

“我绝对不信。这样的民族活不了二十年的；此刻已经有股霉味儿了。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再没有更好的了。”

“一定有的，”克利斯朵夫固执地说。

“噢！我们也有很高尚的心灵，”高恩回答，“也有配他们胃口的戏剧。你要看这个吗？有的是。”

于是他把他克利斯朵夫带到法兰西剧院③去。

③法兰西剧院（亦称法兰西喜剧院）为法国四大国家戏院之一。

那天晚上，演的是一出现代的散文体喜剧，讨论某个法律问题的。

一听最初几句对白，克利斯朵夫就不知道这剧情发生在哪个世界上。演员的声音异乎寻常的宏大，沉着，迟缓，做作，每个音节都咬得非常清楚，好象教朗诵的功课，又象永远念着十二级音格的诗，夹着些痛苦的打隔。姿势那么庄严，差不多跟教士一般。女主角披着古希腊大褂

式的寝衣，高举着手臂，低着头，活象神话里的女神，调弄着美妙的低音歌喉，迸出最深沉的音，脸上永远挂着苦笑。高贵的父亲踏着剑术教师般的步子，道貌岸然，带着阴森森的浪漫色彩。年轻的男主角很冷静的尖着嗓子装气声。剧本的风格是副刊式的悲剧：通篇都是抽象的字眼，公事式的修辞，学院派的迂说。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声出人意外的呼号。从头至尾象时钟一样呆板，只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剧本的雏形，一副空洞的骨架，外边却毫无血肉，只是一些书本式的句子。那些想要显得大胆的讨论，其实只表示鳃鳃过虑的思想，和那种矜持的小市民精神。

剧中叙述一个女子嫁了个卑鄙的丈夫，生了个孩子；她离了婚，又嫁给一个她心爱的老实人。作者想借此说明，便是在这等情形中，离婚不独为一般成见所不许，抑且为人类天性所不容。要证明这一点是再方便没有了：作者设法使前夫在某次意外的情形中和离婚的妻子团聚了一次。这样以后，那女的并不继之以悔恨或羞惭。要说天性，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可是不，她反而更爱那个诚实的后夫。据说这是一种英勇的意识，出乎人情之外的表现！法国作家对于道德的确太生疏了：一提到它就会变得过火，令人难以置信。大家看到的仿佛尽是高乃依式的英雄，悲剧中的帝王。——而这些百万富翁的男主角，在巴黎至少有一所住宅和二处宫堡的女主角，其非真是帝王吗？在这等作家眼里，财富竟是一种美，几乎也是一种德。

但克利斯朵夫觉得观众比戏剧本身更可怪。不管是怎么不合理的情节，他们看了都若无其事。遇到发噓的地方，应该教人哄笑的对白，由演员预先暗示大家准备的地方，他们便哄笑一阵。当那般悲壮的傀儡照着一定的规矩打呃，叫吼，或是晕过去的时候，大家便擤鼻涕，咳嗽，感动得下泪。

“哼！有人还说法国人轻佻！”克利斯朵夫离开场子的时候说。

“轻佻和庄严，各有各的时候，”西尔伐·高恩带着嗤笑的口气说。“你不是要道德吗？你现在可看到法国也有道德了。”

“这不是道德而是雄辩！”克利斯朵夫嚷道。

“我们这儿，”高恩说，“舞台上的道德总是很会说话的。”“这是法庭上的道德，”克利斯朵夫说，“只要是多嘴的人就会得胜。我压根儿讨厌律师。难道法国没有诗人吗？”于是西尔伐·高恩带他去见识诗剧。

法国并非没有诗人，也并非没有大诗人。然而戏院不是为他们而是为胡诌的音韵匠设的。戏院跟诗歌的关系，有如歌剧跟音乐的关系，象柏辽兹说的变了一种“荡妇卖笑”的出路。

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有一般以卖淫为荣的圣洁的娼妇，据说她们和上加伐山受难的基督一样伟大；——有一般为爱护朋友而诱奸朋友之妻的人；——有相敬如宾的三角式的夫妇；——有成为欧洲特产的，英勇壮烈的戴绿头巾的丈夫。——克利斯朵夫也看到一般多情的姑娘徘徊于情欲与责任之间：依了情欲，应该跟一个新的情夫；依了责任，应该守着原来的情夫，一个供给她们金钱而被她们欺骗的老人。结果，她们很高尚的挑了责任那条路。——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责任和卑鄙的利害观念并没分别；可是群众非常满意。他们只需要听到责任二字，根本不在乎实际；俗语说得对：扯上一面旗，船上的货物就得到保护了。

这种艺术的极致，是在于用最奇特的方式把性的不道德与高乃依式的英雄主义调和起来。这样就能使巴黎群众的荒淫的倾向，和口头上的道德同时得到满足。——可是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对于荒淫的兴致还不及嚼舌的兴致。雄辩是他们无上的快乐。只要听到一篇美妙的说辞，他们便是给人抽一顿也是乐意的。不论是恶是善，是惊天动地的英勇的精神，是放荡淫佚的下流习气，只要象镀金似的加上些铿锵的音韵，和谐的字句，他们便一概吞下。一切都是吟诗的材料。一切都是咬文嚼字的章句。一切都是游戏。当雨果雷暴似的怒吼时，他们立刻加上一个弱音器，免得小孩子受了惊吓！——在这种艺术里，你永远感觉不到自然的力量。他们把爱情，痛苦，死亡，都变成浮华浅薄。象在音乐方面一样，——而且更厉害，因为音乐在法国还是一种年轻的艺术，还比较天真，——他们最怕“已经用过的”字眼。最有才具的人很冷静的在标新立异上面做功夫。诀窍是挺简单的：只要挑一篇传说或神话，把它的内容颠倒过来就得了。结果就有了被妻子殴打的蓝胡子，或是为了好心而自己挖掉眼睛，为阿雷斯与迦拉德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卜里番姆<sup>①</sup>。而这一切，着重的还在形式。但克利斯朵夫（他还不是一个内行的批判者）觉得，这些重视形式的作者也不见得高明，只是一般抄袭摹仿的匠人，而非独创风格，从大处落墨的作家。

<sup>①</sup>蓝胡子原是布勒塔尼传说中的人物，杀过六个妻子。卜里番姆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妒杀阿雷斯与迦拉德，终于被于里斯挖去双目。此处言法国诗剧作家专以传说与神话作翻案。

这类诗的谎言，到了悲壮的戏剧中简直是谬妄之极。它对于剧中的英雄有这样一种滑稽可笑的概念：

“主要是有一颗美妙的灵魂，有一双鹰眼，象门洞一样宽广高大的脑门，有一副严肃坚强的神气，光彩焕发而动人，再加一颗善于战栗的心，一双充满着幻梦的眼睛。”

这样的诗句居然有人信以为真。在浮夸的大言，长长的翎毛，白铁的剑与纸糊的头盔之下，我们老是看到沙杜<sup>①</sup>那一派的无可救药的轻薄，把历史当作木偶戏的大胆的俳優演员。象西拉诺<sup>②</sup>式的荒唐的英雄主义，在现实世界里代表些什么呢？这般作者从天上搅到地下，把帝王与扈从，护教团与文艺复兴起的冒险家，一切骚扰过世界的元恶大盗，从坟墓里翻出来；——为的是教大家看看一个无聊的家伙，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拥着残忍凶暴的军队，后宫全是俘虏得来的美女，忽然为了一个十几年前见过一面的女子颠倒起来；——再不然是给你看到一个亨利第四为了失欢情妇而被刺<sup>③</sup>！

<sup>①</sup>沙杜（1831-1908）为法国喜剧及历史剧作家，写的都是传奇的英雄，热情的象征而非真正的热情，既无历史的真实，亦无人性的真实。但十九世纪末期沙杜称霸剧坛垂三十年。

<sup>②</sup>《西拉诺》为洛桑当（1868-1918）所作韵文喜剧。作品红极一时，但艺术价值不变。故事系以十七世纪的诗人西拉诺为主，述西拉诺恋一女子名洛克萨纳，后知洛克萨纳深爱克里斯蒂安·特·纽维兰德，西拉诺乃帮助此情敌，代写情书。后纽维兰德死于战役，而西拉诺将此秘密保存至临终时方始吐露。此处所谓荒唐的英雄主义即指此。

<sup>③</sup>按法王亨利第四确于一六一〇年被刺，但绝非为了失欢情妇。作者在此讽刺作家故意歪曲史实。

这般先生就是这样的玩弄着室内的君王与英雄。所谓诗人就这样的讴歌着虚伪的，不可能的，与真理不相容的英雄主义……克利斯朵夫很奇怪的发觉，自命为千伶百俐的法国人竟不知可笑为何物。

但最妙的是宗教交了时髦运！在四句节里，喜剧演员在快乐剧场用管风琴伴奏，朗诵鲍舒哀的《悼词》。犹太作家替犹太女演员写些关于圣女丹兰士的悲剧。鲍第尼戏院演着《殉难之路》，滑稽剧场演着《圣婴耶稣》，圣·玛丁戏院演着《受难记》，奥狄安戏院演着《耶稣基督》，移植园里奏着关于基督受难的乐曲。某个有名的嚼舌专家，讴歌肉欲之爱的诗人，在夏德莱戏院举行一次关于“赎罪”的演讲。当然，在全部《福音书》中，这些时髦朋友所牢记在心的不过是比拉德与玛特兰纳。——而他们的马路基督，又染了当时的习<sup>①</sup>气，特别饶舌。

克利斯朵夫不禁喊道：

“这可比什么都糟了！扯谎竟扯成这个样！我透不过气来了。快快走罢！”

但在这批现代工商业化的出其中，伟大的古典艺术始终支撑着，好比今日的罗马，虽然满眼都是恶俗的建筑物，也还有些古代庙堂的废墟残迹。可是除了莫里哀以外，克利斯朵夫没有能力欣赏那些古典名著。他对于语言的微妙还不能捉摸，对于民族的特性也当然无从领会。他觉得最不可解的莫如十七世纪的悲剧；——在法国艺术中，这是外国人最难入门的一部，因为它是法国民族的灵魂。他只觉得那种剧本冷冰冰的，沉闷，枯索，其迂阔和做作的程度足以令人作呕。<sup>①</sup>比拉德为判耶稣受刑的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玛特兰纳为受耶稣感化之卖淫女，在十

字架下哭耶稣而第一个发现耶稣墓穴空无尸身之人。动作不是疲惫就是过火，人物的抽象有如修辞学上的论证，空洞无物有如时髦女子的谈话。整个剧本只是一幅古代人物与古代英雄的漫画：长篇累牍的铺张的无非是理性，理由，妙语，心理分析，过时的考古学。议论，议论，议论，永远是法国人的那些唠叨。克利斯朵夫存着讥讽的心思不愿意断定它美还是不好，他只觉得毫无趣味。《西那》①里面的演说家所持的理由如何，未了是哪个饶舌的家伙得胜，克利斯朵夫全不理睬。

①《西那》为高乃依的有名的悲剧。此处所称“演说家所持的理由”，指第二幕罗马大帝奥古斯德倦于政治，意欲退休，征询西那与玛克辛的意见，两人在御前争执各人的理由。

可是他发现法国的群众并不和他一般见解，倒是非常热烈的喝彩。这也不能消除他的误会，因为他是从观众身上去看这种戏剧的；而他觉得现代的法国人就有性格是古典的法国人遗传下来的，不过是变了形。正如犀利的目光会在一个妖冶的老妇脸上发现她女儿脸上的秀美的线条：那当然不会使你对老妇发生什么爱情！……法国人好象每天相见的家属一样，决不觉彼此的相似。克利斯朵夫可一看便怔住了，并且格外加以夸张，临了竟只看见这一点。当代的艺术无异是那些伟大的祖先的漫画，而伟大的祖先在他心目中也显得象漫画中的人物。克利斯朵夫再也分辨不出，高乃依和一般摹仿者中间有何区别。拉辛也被未流的巴黎心理学家，成天在自己心中掏来摸去的子孙们弄得鱼目混珠了。

所有这些幼稚的人从来跳不出他们的古典作家的圈子。批评家老是拉不断扯不断的讨论着《伪君子》与《费德尔》①，不觉得厌倦。年纪老了，他们还在津津有味的搞着幼年时代心爱的玩艺。这情形可以拖到民族的末日。以崇拜远祖列宗的传统而论，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法国相比的。宇宙中其余的东西都不值他们一顾。除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名著以外什么都不读不愿意读的人不知有多少！他们的戏院不演歌德，不演席勒，不演克莱斯特，不演格里尔帕策尔，不演赫贝尔，不演史特林堡，不演洛普，不演嘉台龙②，不演任何别的国家的任何巨人的名作，只有古希腊的例外，因为他们（如欧洲所有的民族一样）自命为希腊文化的承继人。他们偶然觉得需要演一下莎士比亚，那才是他们的试金石了。表演莎士比亚的也有两派：一是用布尔乔亚的写实手法，把《李尔王》当做奥依哀③的喜剧那么演出的；一是把《哈姆莱特》编成歌剧④，加进许多雨果式的卖弄嗓子的唱词。他们完全没想到现实可以富有诗意，也没想到诗歌对于一般生机勃勃的心灵就是自然的语言。所以他们听了莎士比亚觉得不入耳，赶紧回头表演洛斯当。

①《伪君子》为莫里哀的喜剧；《费德尔》为拉辛的悲剧。

②克莱斯特为十八世纪德国戏剧家，格里尔帕策尔（奥），赫贝尔（德），史特林堡（瑞典），均十九世纪戏剧家。洛普（西班牙），嘉台龙（西班牙），为十七世纪戏剧家。

③奥依哀（1820-1889）为十九世纪后期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观众的戏剧家，当时与小仲马分庭抗礼。

④《哈姆莱特》由多玛谱成歌剧，由加勒与巴普哀二人编歌词。首次于一八六八年在巴黎公演。

可是二十年来，也有人干着革新戏剧的工作；狭窄的巴黎文坛范围扩大了，它装着大胆的神气向各方面去尝试。甚至有两三次，外界的战斗，群众的生活，居然冲破了传统的幕。但他们赶紧把破洞缝起来。因为他们都是些娇弱的老头儿，生怕看到事实的真面目。随俗的思想，古典的传统，精神上与形式上的墨守成法，缺少深刻的严肃，使他们那个大胆的运动无法完成。最沉痛的问题一变而为巧妙的游戏；临了，一切都归结到女人——渺小的女人——问题上去。易卜生的英雄式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福音书》，尼采的超人哲学，到了他们江湖派的舞台上只剩下那些巨人的影子，可笑而可怜！

巴黎的作家花了不少心血要表示在思索一些新的事情。骨子里他们全是保守派。欧洲没有一派文学象法国文学那样普遍的跳不出过去的樊笼的：大杂志，大日报，国家剧场，学士院，到处都给“不朽的昨日”控制着。巴黎之于文学，仿佛伦敦之于政治，是防止欧洲思想趋于过激的制动机。法兰西学士院等于英国的上议院。君主时代的制度对新社会依旧提出它们从前的规章。革命分子不是被迅速的扑灭，就是被迅速的同化。而那些革命分子也正是求之不得。政府即使在政治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姿态，在艺术上还是闭着眼睛让学院派摆布。针对学院派的斗争，大家只用文艺社团来做武器；而且那种斗争也可怜得很。因为社团中人一有机会就马上跨入学士院，而变得比学院派的人更学院派。至于当先锋的或是当后备员的，又老是自己集团的奴隶，跳不出一党一派的思想。有的是囿于学院派的原则，有的是囿于革命的主张；归根结蒂，都是坐井观天。

为了要使克利斯朵夫提提精神，高恩预备带他到一种完全特殊的——就是说妙不可言的——戏院去。在那边可以看到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震动一下太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景象，无不具备①。那对于一般漂亮女子和交际花尤其特具魔力，——她们平时就有勇气去挤在巴黎法院的闷人的审判庭上消磨整个下午，说说笑笑，嚼着糖果，旁听那些骇人听闻的案子。但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拒绝了。他在这种艺术里进得愈深，觉得那股早就闻到的气息愈浓，先是还淡淡的，继而是持久不散的，猛烈的，完全是死的气息。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就对某些作品感到厌恶。他受不了的倒并非在于作品的道德。道德，不道德，无道德，——这些名辞都没有什么意义。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肯定什么道德理论；他所爱的古代的大诗人大音乐家，也并非循规矩步的圣人；要是有机会遇到一个大艺术家，他决不问他该忏悔单②看，而是要问他：“你是不是健全的？”

①指巴黎的大木偶戏院，创立于二一八九七年，所演的戏不是专门逗笑的，就是极端恐怖的。

②旧教惯例，凡教徒向教士忏悔后，教士予以书面证明，称为忏悔单。法国习惯，凡教徒结婚时，须向本堂神甫缴验忏悔单。

关键就在于这“健全”二字。歌德说过：“要是诗人病了，他得想法医治。等病好了再写作。”

可是巴黎的作家都病了；或者即使有一个健全的，也要引以为羞，不让别人知道他健全，而假装害着某种重病。然而他们的疾病所反映于艺术的，并不在于喜欢享乐，也不在于极端放纵的思想，或是富于破坏性的批评。这些特点可能是健全的，可能是不健全的，看情形而定；但绝对没有死的根苗。如果有的话，也不是由于这些力量本身，而是由于使用力量的人，因为死的气息就在他们身上。——享乐，克利斯朵夫也一样喜欢。他也爱好自由。他为了直言不讳的说出他的思想，曾经在德国惹起小城里的人的反感；如今看到巴黎人宣传同样的思想，他反倒厌恶了。思想还不是一样的思想？可是听起来大不相同。以前克利斯朵夫很不耐烦的摆脱古代宗师的羁轡，攻击虚伪的美学，虚伪的道德的时候，并不象这些漂亮朋友一般以游戏态度出之；他是严肃的，严肃得可怕；他的反抗是为了追求生命，追求丰富的，藏有未来的种子的生命。但在这批人，一切都归结到贫瘠的享乐。贫瘠，贫瘠。这就是病根所在。滥用思想，滥用感官，而毫无果实。那是一种光华灿烂的，巧妙的，富有风趣的艺术；——当然是一种美的形式，美的传统，外边冲来的泥沙淹不了的传统；——一种象戏剧的戏剧，一种象风格的风格，一批熟练的作家，很能写文章的文人；——是当年很有力量的艺术与很有力量的思想的骨骼，相当美丽的骨骼。可是也仅仅限于骨骼。铿锵的字眼，悦耳的句子，空空洞洞的互相摩擦的观念，思想的游戏，肉感的头脑，长于推理的感官；这一切除了自私自利的供自己享乐以外，毫无用处。那简直是望死路上走。而这个现象，和法国人口激减的情形相仿，是全欧洲不声不响的看在眼里而私心窃喜的。多少的聪明才智，多少的细腻的感觉，都浪费于无用之地，虚耗于下流可耻之事。他们自己可不觉得，只嘻嘻哈哈的笑着。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差堪安慰的也只有这一点：这些家伙还能够痛痛快快的笑，究竟不能算完全没希望。他们装做正经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倒更不喜欢他们了；他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那些文人一边把艺术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一边自命为宣扬一种没有利害观念的宗教。

“我们是艺术家，”高恩得意扬扬的说。“我们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永远是纯洁的；它只有贞操，没有别的。我们在人生中探险，象游历家一般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们是探奇猎艳的使者，是永不厌倦的爱美的唐璜。”

克利斯朵夫忍不住回答说：

“你们都是虚伪的家伙，原谅我这样告诉你。我一向以为只有我的国家是如此。我们德国人老把理想主义挂在嘴上，实际永远是追求我们的利益；我们深信不疑的自命为理想主义者，其实是一肚子的自私自利。你们却更糟：你们不是用‘真理’，‘科学’，‘知识的责任’等等来掩护你们的懦怯（就是说，你们只顾自命不凡的研究，而对于后果完全不负责任），便是用‘艺术’与‘美’来掩饰你们民族的荒淫。为艺术而艺术！……喝！多么堂皇多么庄严的信仰！但信仰只是强者有的。艺术吗？艺术得抓住生命，象老鹰抓住它的俘虏一般，把它带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飞上清明的世界！……那是需要利爪，需要象垂天之云的巨翼，还得一颗强有力的心。可怜你们只是些麻雀，找到什么枯骨便当场撕扯，还要喊喳喳的你争我夺。……为艺术而艺术！……可怜虫！艺术不是给下贱的人享用的下贱的刍秣。不用说，艺术是一种享受，一切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但你只能用艰苦的奋斗去换来，等到‘力’高歌胜利的时候才有资格得到艺术的桂冠。艺术是驯服了的生命，是生命的帝王。要做凯撒，先要有凯撒的脾气。你们不过是些粉墨登场的帝王：你们扮着这种角色，可并不相信这种角色。象那些以畸形怪状来博取荣名的戏子一样，你们用你们的畸形怪状来制造文学。你们沾沾自喜的培养你们民族的病，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喜欢色欲，喜欢虚幻的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带去上鸦片烟馆。结局是死；你们明明知道而说不出来。——那末，我来说了罢：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艺术是发扬生命的。但你们之中最诚实的作家也懦弱得可怜：即使遮眼布掉了，他们也装做看不见，居然还有脸孔说：不错，这很危险；里头有毒素；可是多有才气！”

那正象法官在轻罪庭上提到一个无赖的时候说：“不错，他是个坏蛋；可是多么有才气！”

克利斯朵夫心里奇怪法国的批评界怎么不起作用的。批起家并不缺少，他们在艺术界中非常繁殖。人数之多，甚至把他们的作品也给遮得看不见了。

一般的说，克利斯朵夫对于批评这一门是不怀好感的。这么多的艺术家，在现代社会里形成第四等级第五等级似的人物<sup>①</sup>，克利斯朵夫已经不大愿意承认他们有什么用处，只觉得是表示一个时代的消沉，连观察人生都交给别人代理，把感觉也委托人家代庖了。尤其可耻的是，这个社会连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人生的反影都不能，还得借助于别的媒介，借助于反影之反影，就是说：依赖批评。要是这些反影之反影是忠实的倒也罢了。但批评家所反映的只有周围的群众所表现的犹豫不定的心理。这种批评好比博物院里的镜子，给观众拿着看天顶上的油画，结果镜子所反射出来的除了天顶以外就是观众的面目。

从前有一个时期，批评家在法国有很大的权威。群众恭而敬之的接受他们的裁判，几乎把他们看做高出艺术家，看做聪明的艺术家——（艺术家与聪明两个字平时仿佛连不到一处的）。——以后，批评家高速度的繁殖起来：预言家太多了，他们那一行便不免受到影响。等到自称为“真理所在，只此一家”的人太多的时候，人们便不相信他们了；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大家都变得灰心：照着法国人的习惯，他们一夜之间就从这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前自称为无所不知的人，现在声明一无所知了。他们还认为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体面。勒南<sup>②</sup>曾经告诉这些萎靡不振的种族说：要风雅，必须把你刚才所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也得表示怀疑。那是如圣·保罗所说的“唯唯否否”的人。法国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崇奉这个两平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精神的懒惰和性格的懦弱都得其所哉了。大家再也不说一件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智是愚，只说：

①法国君主时代，社会分成贵族、教士、平民三级，平民称为第三等级。作者在此借用此历史名辞，谓艺术家人数之多，几可自成一等级，而为第四第五等级。

②勒南（1823-1892），法国史学家兼哲学家。

“可能如此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如此……我不知道……我不敢担保……”

要是人家演一出猥褰的戏，他们也不说：“这是猥褰的。”而只说：“先生，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的哲学只许你对一切都用犹豫不定的口气；所以你不该说：这是猥褰的；只能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褰的……但也不能一定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知道它不是杰作呢？”

从前有人为批评家霸占艺术，现在可绝对用不着这么说了。席勒曾经教训他们，把那些舆论界的小霸王老实不客气的叫做“奴仆”，说“奴仆的责任”是：

“第一要把屋子收拾清楚，王后快到了。拿出些劲来罢！把各个房间打扫起来。诸位，这是你们的责任。”

“可是只要王后一到，你们这批奴才就得赶快出去！老妈子切不可大模大样的坐在夫人的大靠椅上！”

对今日这些奴仆说句公平话：他们不再侵占夫人的大靠椅了。大家要他们做奴才，他们就真做了奴才，——但是挺要不得的奴才：根本不动手打扫，屋子脏极了。他们抱着手臂，把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让主人去做，让当令的神道——群众——去做。

从某些时候以来，已经有了一种反抗这混乱现象的运动。少数比较精神坚强的人正为着公众的健康而奋斗，——虽然力量还很薄弱。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绝对看不见这批人。并且人家也不理会他们，反而加以嘲笑。偶尔有一个刚强的艺术家对时行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品而反抗，作家们就高傲的回答说，既然群众表示满意，便证明他们作者是对的。这句话足够堵塞指摘的人的嘴巴。群众已经表示意见了：这才是艺术上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也没想到，我们可以拒绝一般堕落的民众替诱使他们堕落的人作有利的证人，谁也没想到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数字——台下看客的数字和卖座收入的数字——的宗教，在这商业化的民主国家中控制了全部的艺术思想。批评家跟在作家后面，柔顺的，毫无异议的宣称，艺术品主要的功能是讨人喜欢。社会的欢迎是它的金科玉律；只要卖座不衰，就没有指摘的余地。所以他们努力预测娱乐交易所的市价上落，看群众对作譬如何表示。妙的是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的眼睛，看他认为作品怎么样。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彼此只看见自己的犹豫不定的神气。

然而时至今日，最迫切的需要就莫过于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共和国家，最有威势的是潮流，它不象一个保守派国家里的潮流，难会往后退的：它永远前进；那种虚伪的思想的自由永远在变本加厉，差不多没有人敢抵抗。群众没有披露意见的能力，心里很厌恶，可没有一个人敢把心中的感觉说出来。假使批评家是一般强者，假使他们敢做强者，那末他们一定可以有极大的威力！一个刚毅的批评家（克利斯朵夫凭着年轻专断的心思这样想），可能在几年之内，在控制群众的趣味方面成为一个拿破仑，把艺术界的病人——古脑儿赶入疯人院。可是你们已经没有拿破仑了……你们的批评家先就生活在恶浊腐败的空气里，已经辨别不出空气的恶浊腐败。其次，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都是熟人，都变了一个集团，应当互相敷衍：他们绝对不是独立的人。要独立，必须放弃社交，甚至连友谊都得牺牲。但最优秀的都在怀疑，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象地獄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谁敢揭穿走红的人的庸俗，为孤立无助，受尽禽兽欺侮的无名艺人作辩护，把帝王般的意志勒令那些奴性的人服从？——克利斯朵夫在某出戏剧初次上演的时候，在戏院走廊里听见一般批评家彼此说着：

“嘿，那不糟透了吗？简直一塌糊涂！”

第二天，他们在报上戏剧版内称之为杰作，再世的莎士比亚，说是天才的翅膀在他们头上飞过了。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性格，”克利斯朵夫和高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大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布瓦洛<sup>①</sup>，是不是？”高恩用着讥讽的口气问。

①布瓦洛（1636-1711）为诗人兼批评家，在法国文学史上以态度严正著称。

“是的，也许法国需要一个布瓦洛胜于需要十个天才作家。”

“即使我们有了一个布瓦洛，也没有人会听他的。”

“要是这样，那末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布瓦洛，”克利斯朵夫回答。“我敢向你担保：一朝我要把你们的真相赤裸裸的说给你们听的时候，不管我说得怎样不高明，你们总会听到的，并且你们非听不可。”

“哎哟！我的好朋友！”高恩嘻嘻哈哈的说。

他的神气好似对于这种普遍的颓废现象非常满足，所以克利斯朵夫忽然之间觉得，高恩对法国比他这个初来的人更生疏。

“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克利斯朵夫有一天从大街上一家戏院里不胜厌恶的走出来时已经说过的。“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你还要什么呢？”高恩问。

克利斯朵夫固执的又说了一遍：“我要看看法兰西。”

“法兰西，不就是我们吗？”高恩哈哈大笑的说。

克利斯朵夫目不转睛的望了他一会，摇摇头，又搬出他的老话来：

“还有别的东西。”

“那末，朋友，你自己去找罢，”高恩说着，愈加笑开了。

是的，克利斯朵夫可以花一番心血去找。他们把法兰西藏得严密极了。

















































## 卷六 安多纳德

耶南是法国那些几百年来株守在内地的一个角落，保持着纯血统的旧家之一。虽然社会经过了那么多的变化，这老家比一般意料的为多。它们与乡土有多多少少连自己也不知道的，根深蒂固的联系，直要一桩极大的变故才能使它们脱离本土。这种依恋的情绪既没有理智的根据，也很少利害关系；至于为了史迹而引起思古之幽情，那也只是少数文人的事。羁縻人心的乃是从上智到下愚都有的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感觉，觉得自己几百年来成了这块土地的一分子，生活着这土地的生活，呼吸着这土地的气息，听到它的心跟自己的心在一起跳动，象两个睡在一张床上的人，感觉到它不可捉摸的颤抖，体会到它寒暑旦夕，阴晴昼晦的变化，以及万物的动静声息。而且用不着景色最秀美或生活最舒服的乡土，才能抓握人的心；便是最真实，最寒素的地方，跟你的心说着体贴亲密的话的，也有同样的魔力。

这便是耶南一家所住的那个位于法国中部的省份。平坦而潮湿的土地，没有生气的古老的小城，在一条浑浊静止的运河中映出它黯淡的面目；四周是单调的田野，农田，草原，小溪，森林，随后又是单调的田野……没有一点胜景，没有一座纪念建筑，也没有一件古迹。什么都不能引人入胜，而一切都教你割舍不得。这种迷迷忽忽的气息有一股潜在的力：凡是初次领教的都会受不了而要反抗的，但世代代受着这个影响的人再也摆脱不掉，他感染太深了；那种静止的景象，那种沉闷而和谐空气，那种单调，对他自有一股魅力，一种深沉的甜美，在他是不以为意的，加以菲薄的，可是的确喜爱的，忘不了的。

耶南世代住在这个地方。远在十六世纪，就有姓耶南的人住在城里或四乡；因为照例有个叔祖伯祖之流的人，一生尽瘁于辑录家谱的工作，把那些无名的，勤勉的，微不足道的物人的世系整理起来。开头只是些农夫，佃户，村子里的工匠，后来在乡下当了公证人的书记，慢慢的又当了公证人，终于住到县城里来。安东尼·耶南的父亲，奥古斯丁，做买卖的本领很高明，在城里办了个银行。他非常能干，象农夫一样的狡猾，顽强，做人挺规矩，可并不太拘泥，做事很勤，喜欢享受；因为嘻嘻哈哈的好挖苦人，什么话都直言无讳，也因为能富有资财，所以几十里周围的人都敬重他，怕他。他个子又矮又胖，精神抖擞，留着痘疤的大红脸上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从前出名是个好色的，至今也还有这个嗜好。他喜欢说些粗野的笑话，喜欢好吃好喝。最有意思的是看他吃饭：儿子以外，几个和他一流的老人陪着他；推事，公证人，本堂神甫等等，——（耶南老头儿是瞧不起教士的，但若这教士能够大嚼的话，他也乐意跟他一块儿大嚼），——都是些南方典型的结实的汉子。那时满屋子都是粗野的戏谑，大家把拳头望桌上乱敲，一阵阵的狂笑狂叫。快活的空气引得厨房里的仆役和街坊上的邻居都乐开了。

后来，在夏季很热的一天，老奥古斯丁只穿着件衬衣下地窖去装酒，得了肺炎。不出二十四小时，他就动身往他世界去了；他不大相信什么他世界，但象内地反对教会的布尔乔亚一样，在最后一分钟里还是办妥了所有的教会仪式，一则使家里的妇女不再嚼舌，二则他对这些手续也无所谓……三则死后之事究竟也不可不知……儿子安东尼接了他的买卖。他也是个小矮胖子，一张绯红的喜洋洋的脸，不留胡子，只留鬓脚，说话急促而含糊，声音很响，常常有些剧烈而短促的小动作。他没有父亲那种理财的本领，但办事能力还不坏。银行因为历史悠久，正在一天天的发达，他只要按部就班的继续下去就行了。他在当地颇有善于经商的名气，虽然他对事业的成功并没多大贡献。他只是很有规律很肯用心罢了。做人很体面，到处受到应有的尊重，他殷勤，爽直，对某些人也许太亲狎了些，真情也流露得太多了些，有点儿平民气息，可是不论城里乡下，他人缘都很好。他虽不浪费金钱，却很滥用感情，动不动会流泪，看到什么灾难会真诚的难过，使受难的人感动。

象多数内地人一样，政治在他思想上占着很大的地位。他是表面上很激烈而骨子里很温和的老革命党，褊狭的自由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并且学着父亲的样反对教会。他是市参议员，象同事们一样以捉弄本区的神甫或本城妇女所崇拜的宣道师为乐。法国小城里的反教会的举动，永远是夫妇争执中的一个节目，是丈夫与其子暗斗的一种借口，差不多没有一个家庭能够避免的。

安东尼·耶南对文学也很有抱负。跟他那一代的内地人一样，他颇受拉丁文学的熏陶，有些篇章能够背诵如流；而拉·封丹，布瓦洛，伏尔泰等的格言，十八世纪小篇诗人的名句，他也记得不少，还写些摹仿他们的诗。他熟人中有这个癖的不止他一个；而这个癖也增加了他的声誉。大家传诵他的滑稽诗，四句诗，步韵诗，折句，讥讽诗，歌谣，有时是很唐突的，可是不乏风趣。口腹之欲的神秘在诗中也没有被遗忘。

这个壮健，快乐，活泼的矮个子，娶的太太和他性格完全不同。她是当地一个法官的女儿，叫做吕西·特·维廉哀。这家特·维廉哀其实只是特维廉哀，他们的姓象一块石子从上面往下滚的时候一分为二，变了特·维廉哀<sup>①</sup>。他们世代都当法官，是法国老司法界中的人物，对于法律，责任，社会的礼法，个人的尤其是职业的尊严，看得很重，做人不但诚实不欺，而且还有些迂腐。在上一世纪里，他们受过吹毛求疵的扬山尼派的影响，至今除了对耶稣会派的轻蔑以外，还留下一点悲观和郁闷的气息。他们不从好的方面去看人生，非但不想克服人生的艰难，反而想加些上去，好让自己更有权利怨天尤人。吕西·特·维廉哀就有一部分这种性格，恰恰和她丈夫粗鲁豪放的乐天主义相反。她又瘦又高，比他高出一个头，身长长得很好，很会穿扮，可是大方而不很自然，使她远远显得——仿佛是故意的——比实在的年龄大；她非常贤淑，但对别人很严，不容许有任何过失，几乎也不容许有任何缺陷；大家认为她冷酷，骄傲。她对宗教很虔诚，为了这个，夫妇间常常争辩。但他们很相爱；尽管争辩，彼此都觉得少不了。至于实际的事务，两人都一样的不高明；他是因为不懂人情世故，一看到笑脸，一听到好话，就会上当；她是因为对于商业全无经验，从来不预闻，也不感兴趣。

<sup>①</sup>法国姓氏之前冠有“特”字，为贵族之标识。故特·维廉哀（即姓氏前冠有“特”字）与特维廉哀（特字根本即姓之一部分）所表示的出身完全不同。

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叫做安多纳德，一个是儿子，叫做奥里维，比安多纳德小五岁。

安多纳德是个美丽的褐发姑娘，一张法国式的妩媚而忠厚的小圆脸，眼睛很精神，天庭饱满，下巴很细气，小鼻子长得笔直，——好似一个法国老肖像画家所说的，是“那种清秀的，很有格局的鼻子，有一种微妙的小动作，使她显得神情生动，表示她说话或听人说话的时候心中有点儿细密的思潮”。她从父亲那儿承受着快乐的无愁无虑的脾气。

奥里维是个淡黄头发的娇弱的孩子，身材跟父亲一样矮小，性格却完全不同。小时候不断的疾病大大的损害了他的健康；虽然家里的人因之格外疼他，但虚弱的身体使他很早就成为一个郁郁寡欢的孩子，爱幻想，怕死，没有一点儿应付人生的能力。天生的怕见人，喜欢孤独，他不愿意和别的孩子做伴，觉得和他们在一起非常不舒服；他讨厌他们的游戏，打架，尤其受不了他们的凶横。他让他们打，并非因为没有勇气，而是因为胆怯，不敢自卫，怕伤害别人；要不是靠着父亲的地位，他可能被小朋友们磨折死的。他心肠很软，灵敏的感觉近乎病态：随便一句话，一个同情的表示，或是一句埋怨，就能使他大哭一场。比他健全多多的姊姊常常嘲笑他，叫他泪人儿。

两个孩子非常相爱；可是性情相差太远，混不到一块儿。他们各过各的生活，各有各的幻想。安多纳德越长越美；人家告诉她，她自己也知道，心里很高兴，编着些未来的梦。娇弱而郁闷的奥里维，一接触外界就觉得格格不入，便躲在他荒唐的小脑子里去胡思乱想。他象女孩子一样需要爱别人，也需要别人爱他。既然过着孤独生活，不跟年龄相仿的同伴往来，他便自己造出两三个幻想的朋友：一个叫做约翰，一个叫做哀蒂安，一个叫做法朗梭阿；他老是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从来不跟周围的人在一起。他睡得很少，空想极多。早晨，人家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往往把赤裸的两腿挂在床外，出神了；再不然他会把两只袜子套在一只脚上。双手浸在脸盆里，他也会出神的。在书桌上写字或温课的当口，他又会几小时的胡思乱想；随后他忽然惊醒过来，发觉什么也没做。在饭桌上，人家和他说话，他会吃了一惊，过了两分钟才回答；而回答了半句又不知自己要说什么。他迷迷懵懵的听着自己的念头在胸中窃窃私语，过着内地那种度日如年的单调的岁月，被一些亲切的感觉催眠了。——空荡荡的大屋子只住了一半；有的是可怕而挺大的地窖和阁楼，上了锁的神秘的空房，百叶窗都关了，家具，镜子，烛台，都遮着布；祖先画像上的笑容老是在他的脑子里；还有帝政时代的版画，题材都是轻佻的与有德的故事。外边，马蹄匠在对门打铁，锤子一下轻一

下重，呼吸艰难的风箱在喘气，马蹄受着熏炙发出一股怪味道；洗衣妇蹲在河边捣衣；屠夫在隔壁屋子里砍肉；街上走过一骑马，蹄声得得；水龙头轧轧的响；河上的转桥转来转去，装着木料的沉重的船，被纤绳拉着在铺得很高的花坛前面缓缓驶过。铺着石板的小院子有块方形的泥地，长着两株紫丁香，四周是一大堆风吕草和喇叭花，临河的平台上，大木盆里种着月桂和开花的榴树。有时邻近的广场上有赶集的喧闹声，猪叫声，乡下人穿着耀眼的蓝色上衣。……星期日在教堂里，歌队连声音都唱不准，老教士做着弥撒睡着了；全家在车站大路上散步，一路跟别人（他们也以为全家散步是必不可少的节目）脱帽招呼，——直走到大太阳的田里，看不见的云雀在上空盘旋，——或者沿着明净的，死水似的河走去，两旁的白杨瑟瑟索索的发抖；……然后是丰盛的晚餐，东西多得吃不完；大家头头是道，津津有味的谈着吃喝的问题；因为在座的都是行家，而讲究吃喝在内是桩大事，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大家也谈到商情，说些笑话，还夹着一些关于疾病的议论，牵涉到无穷的细节……而这孩子坐在一角，不声不响象头小耗子，尽管咬嚼，可并不怎么吃东西，拚命伸着耳朵听。他把大人的话句句听着，凡是听不清的，便用想象去补充。象旧家的儿童一样给几百年的印象刻得太深了，他有种奇特的天赋，能够猜到他还从来不曾有过而不太了解的思想。——还有那厨房，充满着神秘的血腥和各种味道；老妈子讲着奇怪而可怕的故事……最后是晚上，蝙蝠悄悄的飞来飞去，妖魔鬼怪的东西教人害怕，那是他明知在这座老屋子里到处蠢动的，例如大耗子和多毛的大蜘蛛等等。随后是跪在床前的祈祷，根本不听自己说些什么；隔壁救济院里响起声音不平的钟声，那是女修士们睡觉的钟；——然后是雪白的床，给他躺着做梦的岛，……一年最好的时节是春秋两季在离城几里的别庄中过的日子。那边，一个人都看不到，尽可以称心如意的幻想。象多数小布尔乔亚的子弟一样，两个孩子是不跟平民接触的，他们对仆役和长工还有点儿恐惧，有点儿厌恶。他们秉受了母亲的贵族脾气，——其实主要是布尔乔亚脾气，——瞧不起劳力的工人。奥里维成天气在一株槐树的枝头读着奇妙的故事：美丽的神话，缪查或奥诺埃夫人的童话，《天方夜谭》，或是游记体的小说，因为法国内地的青年常常渴想遥远的世界，做着漫游海外的梦。一个小树林把屋子遮掉了，于是他自以为在很远的地方。但他知道离家很近，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不大喜欢独自走远，他已经在大自然中迷失了。四周尽是树木，从树叶的空隙里可以看见远处黄黄的葡萄藤，杂色的母牛在草原上嚼草，迟缓的鸣声冲破田野的静寂。尖锐的鸡啼在农庄间遥相呼应。仓屋里传出节奏不匀的捣蒜声。成千成万的生灵在这个恬静的天地中活跃。奥里维不大放心的瞧着一行老是匆匆忙忙的蚂蚁，满载而归的蜜蜂象管风琴的管子一般轰轰的响着，漂亮的蠢头蠢脑的黄蜂到处乱撞，——所有这些忙碌的小虫似乎都急于要到什么地方去……哪儿呢？它们不知道。无论哪里都好！只要是到一个地方……奥里维处在这个盲目而满是敌人的宇宙中打了一个寒噤。他象一头小兔子，听到松实落地或枯枝折断的声音就会发抖……花园的那一头，安多纳德发疯似的荡着秋千，把架上的铁钩摇得吱格吱格的响，奥里维听到这个才放了心。

她也在做梦，不过依着她的方式。她成天在园子里搜索，又贪嘴，又好奇，笑嘻嘻的象画眉般啄些葡萄，偷偷的采一只桃子，爬上枣树，或是在走过的时候轻轻摇几下，让小黄梅象雨点似的掉下来，入口即化，跟香蜜一样。再不然她就不顾禁令去采花：一眨眼她就把从早上起就在打主意的一朵蔷薇摘到手，往花园深处的夹道中一溜。于是她把小鼻子竭力往醉人的花心中嗅着，吻着，咬着，吮着；随后把赃物揣在怀里，放在她不胜奇怪的眼看在敞开着的衬衣底下膨大起来的一对小乳房中间……还有一件被禁止的，挺有意思的乐事，就是脱了鞋袜，赤着脚踏在小径的凉快的细砂上，潮湿的草地上，踩在阴处冰冷的、或是给太阳晒得滚热的石板上；再不然她走入林边的小溪，用脚，用腿，用膝盖，去接触水，泥土，日光。躺在柏树荫下，她瞧着在阳光中照得通明的手，心不在焉的尽吻着细腻丰满的手臂上象缎子一般的皮肤；她用蔓藤和橡树叶做成冠冕，项链，和裙子，再加上蓝蓟，红的伏牛花，和带着青的柏实的树枝作点缀。她把自己装成一个野蛮的小公主。然后她自个儿绕着小喷水池跳舞，伸着胳膊拚命的打转，直转到头晕眼花，才往草地上倒下，把脸钻在草里，莫名字妙的纵声狂笑，不能自己。

两个孩子就这样消磨他们的日子，只隔着几步路，却各管各的，——除非安多纳德走过的时候想耍弄一下兄弟，抓一把松针扔在他鼻子上，或是摇他的树，喊叫他要把他摔下来，或是冷不防扑在他身上吓他，嘴里叫着：“呜！呜！……”

她有时拚命要跟他说，哄他说母亲在叫他，要他从树上爬下来。赶到他下来了，她却上去占了他的位置不肯走了。于是奥里维叽叽咕咕，说要去告她。可是安多纳德决不会永远待在树上：她连安静两分钟都办不到。爬在树上把奥里维戏弄够了，气够了，看他快要哭出来了，她就爬下来，扑在他身上，笑着摇他的身子，喊他“小傻瓜”，把他摔在地下，拿一把草擦他的鼻子。他勉强挣扎，可不是她的对手，于是他仰天躺着，一动不动，象条黄金虫，细瘦的胳膊被安多纳德结实的手按在草地里，装着一副可怜的屈服的脸。这时安多纳德忍不住了，看着他打败而认输的神气放声大笑，突然把他拥抱了，撒手了，——但临走仍不免用一把青草塞在他嘴里表示告别，那是他痛恨的，只得拚命的吐，抹着嘴巴，愤愤的嚷，她却笑着赶紧溜了。

她老是笑着，夜里睡着的时候还在笑。奥里维在隔壁屋子里醒着，正在编故事，听到她的傻笑和在静悄悄的夜里断断续续的说梦话，常常吓了一跳。外边，风把树吹得簌簌的响，一只猫头鹰在哭；远远的，在树林深处的农庄里，狗狺狺的叫着。在半月半暗的夜色中，奥里维看见重重甸甸黑沉沉的柏树象幽灵一般在窗前摇曳，那时安多纳德的笑声倒是让他松了口气。

两个孩子笃信宗教，尤其是奥里维。父亲公然反对教会的言论使他们听了骇然；但他让他们自由；骨子里他象多数不信教的布尔乔亚一样，觉得有家族代他信仰也不坏；在敌方有些盟友总是好的；将来的事，我们也没把握。并且他虽不信教，还是相信有神的，预备到必要的时候把神甫请来，象他父亲一样办法：那即使不会有什么好处，也不见得有害；一个人不一定因为相信家里要着火才去保火险的。

态的奥里维很有点神秘的倾向。有时他觉得自己不存在了。又温柔，又轻信，他需要一个依傍。平日忏悔的时候他体验到一种痛苦的快感，觉得把自己交付给无形的朋友非常舒服；他老是对你张着臂膀，你可以尽情倾诉，他什么都懂得，什么都原谅；在这种谦卑与爱的空气中洗过了澡，灵魂净化了，得到了休息。奥里维觉得信仰这件事那么自然，不懂别人怎么会怀疑；他想，那要不是由于人家的恶意，便是上帝特意惩罚他们。他暗中祈祷，求上帝开恩，点醒父亲。有一天在乡下参观一所教堂，奥里维看见父亲划了个十字，不禁大为快慰。在他心中，《圣经》是和儿童故事混在一起的。他小时候认为两者都一样的真实。童话中嘴唇破裂的史格白克，多嘴的理发匠，驼背嘉斯伽，他都是很熟的；在乡间散步的时候，他常常留神找那黑色的啄木鸟，嘴里衔着觅宝人的神奇的草根，而迦南与福地，经过儿童的想象也就成为皮尔乔或贝里①区域的地方了。当地一个圆形的山岗，顶上矗立着一株小树好象枯萎的羽毛一般，在他眼里仿佛就是亚伯拉罕燃起火把的山头。麦田尽处，有一堆枯萎的丛树，他认为就是上帝显灵的燃烧的荆棘②，因为年代久远而熄灭了的。后来到了不再相信神话的年纪，他仍旧喜欢拿那些点缀他的信心的通俗传说来陶醉自己，觉得其乐无穷；他即使并不真的受这些传说之骗，心里却极愿意受骗。因此有个很久的时期，他在复活节以前的星期六留着神，想看那些在星期四飞出去的钟从罗马带着小幡飞回来。后来，他终于懂得那不是真的，但听到教堂的钟声仍不免仰着鼻子向天空呆望；有一回他似乎看到——虽然明知不可能——有一口钟系着蓝丝带在屋顶上飞过。

①迦南为《圣经》上巴勒斯坦之古名，福地为别名。皮尔乔与贝里均法国地名。

②据《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上帝化身为燃烧的荆棘，向摩西启示他的使命。本书卷九《燃烧的荆棘》题名即用此义。

他极需要浸在这个传说与信仰的世界里。他逃避人生，逃避自己。因为长得又瘦又苍白，身体娇弱，他非常痛苦，听人提到他这个情形就受不了。他天生的悲观，那没有问题是从母亲方面来的，而悲观主义在这个病态的孩子身上特别容易生长。他自己可不觉得，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这十岁的孩子在这段时间不到园子里去玩，反而关在自己房里，一边吃点心，一边写他的遗嘱。

他写得很多，每晚都要偷偷的写日记，——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因为他除了废话以外，没有什么可说的。写作在他是一种遗传的癖好，是法国内地的布尔乔亚——这个毁灭不掉的古老的种族，——几百年相传下来的需要，每天写着日记，直到老死，用着一种愚蠢的，几乎是英雄式的耐性，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所饮所食，详详细细记录下来。而且只为自己，不为别人。他知道谁也不会读到这些东西，自己写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再看的。

音乐对于他象信仰一样是避难所，可以躲掉白天太剧烈的光明。姊弟俩都有音乐家的心灵，——尤其是奥里维从母亲那里秉有这种天赋。趣味是并不高明的。没有一个人能在这方面指导他们：内地人听到的音乐不过是本地的铜管乐队所奏的进行曲或是——逢到什么节日——阿唐的乐曲，教堂里的管风琴所奏的浪漫曲，中产阶级的小姐们在音没校准的钢琴上所弹的圆舞曲或波尔卡，通俗歌剧的序曲，莫扎特的两支奏鸣曲，——老是那几支，弹错的音符也老是那几个。家里招待宾客的时候，那就是晚会节目中的一部分。吃过晚饭，凡是能弹琴的都被请出来献技：他们先红着脸推辞，终于拗不过大家的请求，便背一个他们拿手的曲子。在场的人个个赞美艺术家的记忆力和完满的技巧。

差不多每次晚会都得来一下的这套玩艺，把两个孩子对于晚餐的乐趣完全给破坏了。要是两人合奏什么巴尚的《中国旅行》或韦伯的小曲，他们因为彼此搭配得很好而还不怎么害怕。可是要他们独奏，那简直是受罪了。照例安多纳德总比较勇敢。她固然觉得厌烦得要死，但明知逃不了，也就毅然决然的在钢琴前面坐下，开始弹她的回旋曲，乱七八糟的，把这一段搞糊涂了，那一段又弹错了，然后停下来掉过头去向大家笑了笑：“啊！我记不得了……”

说完了她跳过几拍子重新开始，一口气弹完了。然后，她因为大功告成而很快活，在客人的赞叹声中回到座位上，又笑着说：“弹错的音很多呢！……”

可是奥里维的脾气没有这么好说话。他受不了在人前献技，成为大众注意的目标。当着别人说话，他已经够痛苦了。演奏，尤其为那些不爱音乐，——（他看得很明白），——甚至对音乐觉得厌烦，而只为了习惯才请他演奏的人演奏，更使他觉得是种专制，为他竭力反抗而没用的。他拚命的拒绝。有些晚上，他竟溜之大吉，躲到一间黑房里或走廊里，甚至顾不得对蜘蛛的恐怖而一直逃到阁楼上。可是他越撑拒，别人的请求越迫切，话也更俏皮；同时又引起父母的责难，而他反抗得太放肆的时候还得挨几下巴掌。结果他仍旧得弹奏，——当然是弹得很坏了。过后，他因为弹得不好在夜里很伤心，因为他是真正爱音乐的。

小城里的趣味并非老是这么平庸。有过一个时期，两三个布尔乔亚家里的室内音乐还弄得不坏。耶南太太常常提到她的祖父，很热心的拉着大提琴，唱着格路克，达莱拉克，和裴尔东的歌曲。家里至今藏着一厚册乐谱和一本意大利歌谣。因为那可可爱的老人象柏辽兹所说的安特列安先生一样“很喜欢格路克”。但柏辽兹立刻心酸地补充一句：“他也很喜欢普吉尼”。或许他更喜欢的倒是普吉尼<sup>①</sup>。总之，在外曾祖的收藏中，意大利歌曲占着绝大多数。那些作品便是小奥里维的音乐食粮。当然是没有多少实质的养料，有点象人们拚命塞给孩子吃的内地糖食，可能吃倒胃口，永远接受不了正当的食物。但奥里维嘴馋得很，决没有倒胃的危险。正常的营养，人们是不给他的。没有面包，他就拿糕饼充饥。这样，齐玛罗萨，罗西尼，就成为这个忧郁神秘的儿童的保姆，在应该喂他乳汁的时候把他灌了醇酒。

<sup>①</sup>格路克与普吉尼为十八世纪两大意大利歌剧作者，在法国竞争甚烈，当时爱好音乐的人分为格路克派与普吉尼派。

他常常自得其乐的独自弹琴。他已经深深的受到音乐的感染。对于所弹的东西，他不求了解，只知道消极的吟味。谁也没想到教他学和声；他自己也不在乎这个。一切与科学或科学精神有关的，在他家里完全是陌生的，尤其在母系方面。那些司法界中的人都是人文主义的头脑，遇到一个算题就弄昏了。他们提起一个进经纬局办事的远房兄弟，认为是个奇人。可是据说他结果还是为这种工作发了疯。内地旧家出身的布尔乔亚，思想很健全很实际，可是因为肚子塞得太饱，日子过得太单调而有些迷迷糊糊，以为自己的人情世故是了不得的法宝，只要靠了它，世界上没有一件解决不了的困难。他们差不多把科学家看做艺术家一流，比别人更有用，但不及别人高卓，因为艺术家至少是一无所用的；而一无所用就有点近于高雅。科学家却近乎耍手艺的工人，——（这便是不大体面的地方），——更有学问而有些疯癫的工头；在纸上固然很能干，但一出他们数目字的工厂就完了！要没有通情达理的，富有的人生经验与商业经验的人做科学家的领导，科学家决计干不出什么大事来的。

不幸的是，这种人生经验与商业经验并不象这般明理的人所想的那么可靠。他们所谓经验只是一些奉行故事的老例，所能应付的仅限于极少数极平易的事。倘若出了件意外，必须当机立断的处理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银行家耶南便是这一等人。因为什么事都跟意料的一模一样，都是依了内地生活的节奏准确的重演的，所以他从来没有在业务上遇到严重的困难。他接了父亲的事，可并没对这一行有什么特殊的才具；既然从他接手以后一切都顺利，他就归功于自己的聪明。他常说一个人只要老实，认真，通情达理，就行了；他预备将来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儿子，而并不问儿子的兴趣所在，正象他的父亲当初对付他一样。他也不替儿子作事业方面的准备，让孩子们自生自长，只要他们做个好人，尤其希望他们幸福，因为他非常的疼他们。因此他们对人生的战斗连一丝一毫的准备都没有，简直是暖室里的花。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不是永远可以这样过下去吗？在环境安定的内地，在他们有钱的，受人尊重的家庭里，有着一个慈爱的，快乐的，亲热的父亲，交游广阔，在地方上占着第一流的位置，生活真是太容易太光明了！

安多纳德十六岁。奥里维正要举行初领圣体的大典。神秘梦想把他搅得昏昏沉沉。安多纳德听着醉人的希望唱着甜蜜的歌，好似四月里夜莺的歌声填满了青春的心窝。她感到身心象鲜花似的开放，知道自己长得俊美而又听到人家这么说，不由得非常快活。父亲的夸奖，不知顾忌的说话，尽够使她飘飘然。

他对着女儿出神；她的卖弄风情，照着镜子顾影自怜，无邪而狡狴的小手段，使他看了直乐。他抱她坐在膝上，拿爱情的题目跟她打趣，说她颠倒了多少男子，有多少人来向他请婚，把一个一个人的姓名举出来：都是些老成的布尔乔亚，一个比一个老，一个比一个丑，把她急得大叫大嚷，继之以大笑，把手臂绕着父亲的脖子，脸贴着父亲的脸。他问她谁能有那个福气被她挑中：是那个为他家的老妈子称为丑八怪的检察官呢，还是那胖子公证人。她轻轻的打他几下，要他住嘴，或者拿手掩着他的嘴巴。他吻着她的小手，一边把她在膝上颠簸，一边唱着那支老山歌：

俏姑娘要什么？

是不是要一个丑老公？

她噗哧一声笑了，拈弄着父亲下巴底下的络腮胡子，接唱下去：

与其丑，还是美，夫人，就请您做媒。

她打定主意要自己挑选。她知道她有钱，或者是将来有钱的，——父亲用各种口吻跟她说过了：她是“极有陪嫁的”。当地有儿子的大户人家已经在奉承她，在她周围安排了许多小手段，张着雪白的网预备捉那条美丽的小银鱼。但那条鱼对他们很可能成为四月里的糖鱼<sup>①</sup>，因为聪明的安多纳德把他们的伎俩都看在眼里，觉得好玩；她很愿意教人捉，可不愿意给人捉住。她小小的头脑里已经挑定了将来的丈夫。

<sup>①</sup>西俗于四月一日以制成鱼形的可可糖馈赠儿童。

当地的贵族——（通常每地只有一家，自称为外省诸侯的后裔，其实往往只是祖上买了国家的产业<sup>①</sup>，或是在十八世纪当过行政官，或是在拿破仑时代承包军需的），——叫做鲍尼凡，在离城几里以外有座官堡，尖顶的塔盖着耀眼的石板，周围是大森林，中间还有好几口养鱼的池塘；他们正在向耶南家献殷勤。年轻的鲍尼凡对安多纳德很热心。他长得既漂亮，以年龄而论也相当强壮，相当胖。他整天只知道打猎，吃喝，睡觉；会骑马，会跳舞，举止也还文雅，并不比别人更蠢。他不时从古堡到城里来，穿着长靴，跨着马，或者坐着双轮马车；他借口生意上的事去拜访银行家，有时带一篓野味或一大束鲜花送给太太们。他借这种机会来追求耶南小姐。两人一同在花园散步，他竭力巴结她，一边很愉快的和她谈天，一边拈着自己的须，把踢马刺蹬在阳台的石板上囊囊的响。安多纳德觉得他可爱极了。她的骄傲和她的心都是怪舒服的。童年初恋的岁月是多么温柔，她浸在里面陶醉了。奥里维却讨厌这个乡下绅士，因为他身强力壮，笨重，粗野，笑起来声音那么大，手象钳子一样，老是很轻蔑的把他叫做“小家伙……”，同时又拧他的面颊。他尤其恨——当然是不自觉的——那个陌生人爱他的姊姊——爱这个属

于他一个人而不属于任何人的姊妹……

①法国大革命后，教会产业大部分均公开标卖，入于中产阶级之手。

然而大祸来了。那是几百年来胶着在同一方土地上，吸尽了它的浆汁的老布乔亚家庭，早晚都得碰到的。他们消消停停的在那儿打盹，自以为跟负载他们的土地同样不朽的了。但脚下的泥土早已死掉，他们的根须也没有了，禁不起人家一铲子就会倒下来的。那时，大家以为遭了恶运，遭了飞来横祸。殊不知要是树身坚固的话，恶运就不成其为恶运；或者祸患只象暴风一般的吹过，即使打断几根桠枝，也不至于动摇根本。

银行家耶南是个懦弱，轻信，而有些虚荣的人。他喜欢在眼睛里揉进点沙子，一相情愿的把“实际”跟“表面”混为一谈。他乱花钱，花得很多，但由于世代相传的俭省的习惯和事后的懊悔，挥霍的程度——（他浪费了几方丈的木材而舍不得用一根火柴），——还不致使他的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商业方面，他也不知谨慎。朋友向他借钱，他从来不拒绝；而要做他的朋友也挺容易。他甚至没想到要人家写张收据；人欠的账目登记得不清楚，人家不还，他决不讨。他对什么事都相信别人的善意，正如他认为别人也相信他的善意一样。虽然表面上很有决断，心直口快，其实他胆子很小，从来不敢回绝某些冒失鬼的请求，也不敢对他们有没有偿还的力量表示怀疑。这种作风是由于好心，也由于胆怯。他对谁都不愿意得罪，怕受到侮辱，所以永远让步。为了篇自己，他把这些事做得很热心，仿佛人家拿了他的钱是帮了他的忙。他差不多真的以为是这样了：他的自尊心与乐观的脾气很容易使他相信做的都是好买卖。

这种行事当然不会不博得债务人的好感：乡下人对他好极了，他们知道他帮忙是永远没有问题的，也就不肯放过机会。但人们——连老实的在内——的感激是象果子一般应当及时采摘的。倘使让它在树上老了，就会霉烂。过了几个月，受过耶南先生好处的人，以为这好处是耶南先生应当给他们的；甚至他们还有一种倾向，认为耶南先生既然肯这样殷勤的帮忙，一定是有利可图。而一般有心人以为在赶集的日子拿一打野兔或一篮鸡子送了银行家，即使不能抵偿债务，至少分是缴销了。

至此为止，为的不过是些小数目，并且跟耶南打交道的也是一批相当规矩的人：所以还没有什么大害，损失的钱——那是银行家对谁都不提一个字的，——也为数极微。但有一天耶南遇到一个办着大片业的阴谋家，探听到他的资源和随便放款的习惯，情形就不同了。那个架子十足的家伙，挂着荣誉勋章，自称是朋友中间有两三个部长，一个总主教，一大批参议员，一群文艺界与金融界的知名人物，还认识一家极有势力的报馆；他有一种又威严又亲昵的口吻，对付他看中的人真是再适当没有。他为了证明身分所用的手段，其粗俗浅薄，只要是一个比耶南精明一些的人就会起疑的。他拿出一般阔朋友写给他的信，内容无非是普通的应酬，或是谢他的饭局，或是请他吃饭；因为法国人是从来不曾吝惜笔墨的，对一个认识了只有一小时的人既不会拒绝握手，也不会谢绝饭局，只要这个人有趣而不开口借钱，——其实便是借钱也行，倘使看见旁人借给他的话。因此一个聪明人看到邻人有了钱觉得为难而想帮他解决的时候，一定会找到一头羊肯先跳下水去，引其他的羊一起下水。耶南先生大概就是第一头跳水的羊。他是那种柔顺的绵羊，天生给人家剪毛的。他被来客的交游广阔，花言巧语，奉承巴结，以及听了他的劝告而赚的第一批钱迷住了。他先用少数的款子去博，成功了；于是他下大注；终于把所有的钱，不但是自己的，并且连存户的都放了下去。他并不告诉他们；他以为胜券在握，想出个不意的教人看看他替大家挣了多少钱。

事业失败了。跟他有往来的一家巴黎商号在信里随便提起一句，说有一桩新的倒闭案，根本没想到耶南就是被害人之一：因为银行家从来没跟谁提过这事。他的轻举妄动简直不可想象，事先竟没有——似乎还故意避免——向消息灵通的人打听一下，把这桩事做得很秘密，一味相信自己的见识，以为永远不会错的，听了几句渺渺茫茫的情报就满足了。一个人一生常有这种糊涂事，仿佛到了某个时期非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不可；而且还怕有人来救，特意避免一切能够挽回大局的忠告，象发疯般迫不及待的往前直冲，好让自己称心如意的沉下去。

耶南奔到车站，不胜仓皇的搭上了巴黎的火车。他要去找那个家伙，心里还希望消息不确，或者是夸张的。结果，人没有找到，祸事却证实了。他惊骇万状的回来，把一切都瞒着。外边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想拖几个星期，便是拖几天也是好的；又凭着那种不可救药的乐观的脾气，竭力相信还有方法补救，即使不能挽回自己的损失，至少能补偿主顾们的。他作种种尝试，其忙乱与笨拙使他把可能成功的机会也糟掉了。借款到处遭了拒绝。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拿少数仅存的资源所作的投机事业，终于把他断送完了。而从此他的性情也完全改变。他嘴里一字不提，但变得易怒，暴躁，冷酷，忧郁得可怕。当着外人的面，他仍勉强装做快活，可是恶劣的心绪谁都看得很清楚：人家以为他身体不好。和自己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不大留神了；他们马上觉得他瞒着什么严重的事。他简直变了一个人：忽而冲到一间屋里，在一件家具中乱翻，把纸片摔了一地，大发脾气，因为东西没找到，或是因为别人想帮助他。随后，他在乱东西中间发呆；人家问他找什么，也说不上来。他似乎不再关心起子女了；或者在拥抱他们的时候眼中含着泪。他吃不下，睡不着了。耶南太太明明看到这是大祸将临的前夜；但她从来不过问丈夫的买卖，一点儿都不懂。她问他，他态度粗暴的拒绝了。而她一气之下，也不再多问。但她只是莫名片妙的心惊胆战。

孩子们是想不到危险的。以安多纳德的聪明，不会象母亲一般有所预感；但她一心要体味初恋的快乐，不愿意去想不安的事；她以为乌云自会消散的，——或者等到无可避免的时候再去看迟。

对于苦闷的银行家的心绪最能了解的还是小奥里维。他感到父亲在那里痛苦，便暗地里和他一起痛苦。但他什么都不敢说：他一无所知，一无所知。再则，他也尽量避免去想那些悲哀的念头。象母亲和姊姊一样，他也有一种迷信的想法，认为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祸事也许是不会来的。那些可怜的人一受到威胁，便象鸵鸟似的把头藏在一块石头后面，以为这样祸患就找不到他们了。

摇动人心的流言开始传播了，说是银行的资本已经亏折殆尽。银行家在主顾面前装做泰然自若也没用，猜疑得最厉害的几个要求提取存款了。耶南觉得这一下可完了；他拼命声辩，表示因为人家不信任他而非常气愤，甚至和老主顾们大吵一场，使大家更加疑心。提款的要求纷至沓来。他一筹莫展，绝望之下，简直搅糊涂了。他作了一个短期旅行，带着最后一些钞票到邻近一个温泉浴场去赌博，一刻钟内就输得精光。

他的突然出门愈加使小城里的人着了慌，说他逃了；耶南太太费了多少口舌对付那些愤怒而不安的人，求他们耐着性子，赌咒说她丈夫一定回来的。他们不大相信这话，虽然心里极愿意相信。所以大家一知道他回来都觉得松了口气；许多人还以为自己多操心，以耶南他们的精明，即使出了乱子，也不至于没法弥缝。银行家的态度恰好证实这个印象。如今他看明白了只有一条路可走，便显得很疲乏，可是很镇静。下了火车，他在车站大道上跟遇到的几个朋友从从容容的谈天，谈着田里已经有几星期缺乏雨水，葡萄长得挺好，还提到晚报上所载的倒阁的消息。

到了家里，他对于妻子的慌张和紧急告诉他出门后所发生的事，装做全不在意。她努力看他的脸色，想知道他这番出门有没有把那隐忧大患消除；但她逼着傲岂不动去问，等他先说。他可绝口不提那桩双方都在痛苦的事，把妻子想跟他接近，逼他吐露衷曲的意念打消了。他只提到天气太热，身体困乏，说是头疼得要命；随后大家坐上桌子吃晚饭。

他说话很少，精神很疲倦，拧着眉头，担着心事，把手指弹着桌布，勉强吃些东西，也觉得受到人家的注意；他呆呆的望着两个孩子和他的妻子：孩子因为大家不说话而很胆怯；太太生了气，沉着脸，可仍旧偷觑着他所有的动作。晚餐快完了，他似乎清醒了些，逼着安多纳德与奥里维谈话，问他们在他出门的时期做了些什么；但他并没听他们的回答，只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且对他们视而不见。奥里维觉察到了：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不想再继续下去。安多纳德窘了一阵，又兴奋起来，咕咕呱呱的说不休，把手放在父亲手上，或是拿手肘触他的手臂，要他留神听她的话。耶南一声不出，一忽儿瞧瞧安多纳德，一忽儿瞧瞧奥里维，额上的皱纹越来越深了。女儿的故事讲到一半，他支持不住了，站起来走向窗子，唯恐人家窥破他的心绪。孩子们折好饭巾，也站了起来。耶南太太打发他们到园子里玩去；不一会两人在花园的小径中尖声叫着，互相追逐了。耶南太太望着背对着她的丈夫，沿着桌子走过去，仿佛找什么东西似的。她突然走近去，一方面感情冲动，一方面怕用人听到，所以咬着嗓子问：“安东尼，怎么啦？你一定心中有事……是的！你有些事瞒着……可是什么倒楣事儿？还是身体不舒服？”

但耶南仍旧把她支开了，不耐烦的耸耸肩，冷冷的回答：“没事，没事，我告诉你！别跟我烦！”

她愤愤的走开了，气恼之下，暗中对自已说，不管丈夫遇到什么事，再也不操心。

耶南走到花园里。安多纳德继续在那儿痴痴癫癫，要弄她的弟弟，硬要他一块儿奔跑。可是奥里维突然说不愿意再玩了，他肘子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站在离着父亲不远的地方。安多纳德还过来跟他淘气；他却很不高兴的把她推开；她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看到没有什么可玩，也就走进屋子弹琴去了。

外面只剩下了耶南和奥里维。

“怎么啦，孩子？”父亲温柔的问，“干吗你不愿意再玩了呢？”

“我累了，爸爸。”

“好罢。那末咱们在凳上坐一会罢。”

他们坐下了。时方九月，夜色清明。喇叭花甜蜜的香味，跟花坛的墙脚下淡而腐败的河水味混在一起。浅黄的蛾绕着花打转，嗡嗡的声音象小纺车。对岸的邻人坐在屋前谈话，悠闲的语声在静寂中清晰可闻。屋子里，安多纳德弹着歌剧里的调子。耶南握着奥里维的手，抽着烟。黑影把父亲的脸慢慢的遮掉了，孩子只看见烟斗里一星星的火光，忽而熄了，忽而燃着了，终于完全熄灭。他们俩都不作声。奥里维问到几颗星的名字。耶南象所有内地的布尔乔亚一样不大懂得自然界的现象，除了几个无人不晓的大星宿外，一个都说不出来；但他假装孩子问的就是那熟悉的几个，便一个一个的说出名字。奥里维并不声辩；他只要听到人家轻轻的说出它们神秘的名字，就觉得有种乐趣。并且他的发问不是真的为了求知，而是本能的要借此跟父亲接近。他们不说话了。奥里维把头枕在椅子的靠背上，张着嘴，望着天上的星，迷迷糊糊的出了神；父亲手上的暖气把他渗透了。突然那手颤抖起来。奥里维好不奇怪，便用着轻快的困倦的声音说：“噢！爸爸！你的手抖得多厉害！”

耶南把手抽回去了。

过了一会，小脑筋老在胡思乱想的奥里维又说：“你是不是也累了，爸爸？”

“是的，孩子。”

孩子声音很亲切的又道：“别太辛苦啊，爸爸。”

耶南把奥里维的头拉到胸前，紧紧的搂着，低声回答了一句：“可怜的孩子！……”

但奥里维的念头已经转到别处去了。钟楼上的大钟敲了八下。他挣脱了父亲，说：“我要看书去了。”每逢星期四，他可以在晚饭以后看书，直看到睡觉的时候：那是他最大的乐趣，无论什么事都不能使他牺牲一分钟的。

耶南让孩子走了，自己还在黑魇魇的阳台上踱步，随后也进了屋子。

房里，孩子与母亲都围聚在灯下。安多纳德在胸襟上缝一条丝带，嘴里不是说话就是哼唱，使奥里维大不高兴；他面前摆着书，拧着眉头，肘子靠在桌上，双手掩着耳朵。耶南太太一边补袜子，一边和老妈子谈话，——她在旁边背着白天的账目，借机会唠唠叨叨的说些闲话；她老是有些好玩的故事讲，那种滑稽的土话教大家听了忍俊不禁，安多纳德还学着玩儿。耶南静静的望着他们。谁也没注意他。他游移不定的站了一会，坐下来拿一册书随手翻了翻，又阖上了，重新站起；他简直没法待在这儿，便点起蜡烛，跟大家说了声再会，走近孩子，感情很冲动的亲吻他们；他们心不在焉的答应了一声，连望也不望他，——安多纳德心在活计上，奥里维心在书本上。奥里维连掩着耳朵的手都没拿下来，一边看书一边不胜厌烦的说了声再会；——他在看书的时候，哪怕家里有人掉在火里也不理会的。——耶南出去了，在隔壁屋里又待了一会。老妈子走了，耶南太太过来把被单放进柜子，只做看不见他。他迟疑了一会，终于走近来，说：

“请你原谅。我刚才对你说话很不客气。”

她心里很想对他说：“可怜的人，我不恨你；但你究竟有什么事呢？把你的痛苦告诉给我听罢。”

可是她眼见有报复的机会，不由得要利用一下：

“别跟我烦！你对我多凶！把我看得连个用人都不如。”

她又恶狠狠的，愤愤不平的，把他的罪状说了一大堆。

他有气无力的做了个手势，苦笑一下，走开了。

谁也没听见枪声。只有到了第二天事情发觉之后，邻居们才记起半夜里听到静寂的街上拍的一声，好象抽着鞭子。过后，黑夜的平静又立刻罩在城上，把活人和死人一起包裹了。

过了一二个钟点，耶南太太醒来，发觉丈夫不在身边，心里一急，马上起来把每间房都找遍了，然后下楼走到跟住宅相连的银行办公室去；在那南的公事房中，她发现他坐在椅子上，身子伏在书桌上，鲜血还在一滴一滴的往地板流。她大叫了一声，把手里的蜡烛掉在地下，晕了过去。家里的仆人们听见了，立刻起来，把她扶起，忙着救护，同时把男主人的尸体移在一张床上。孩子们的卧室紧闭着。安多纳德睡得象天使一样。奥里维听见一片人声和脚声，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怕惊醒姊姊，便又睡了。

第二天早上，孩子们还不知道，城里已经开始传播消息了，那是老妈子哭哭啼啼的出去说的。他们的母亲根本不能用什么思想，连健康都还有问题。家里只剩两个孩子孤零零的陪着死者。在那个刚出事的时期，他们的恐怖比痛苦还厉害。并且人家也不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哭。从早上起，法院就派人来办手续。安多纳德躲在自己的房内，凭着少年人的自私心理，拚命教自己只想着一个念头，唯有那个念头才能帮助她把可怕的，使她喘不过气来的现实丢在一边；她想着她的男朋友，每个钟点都等着他来。他对她从来没象最近一次那么殷勤的；她认为他一定会赶来安慰她。——可是一个人也不来，连一个字条都没有，丝毫同情的表示都没有。反之，自杀的消息一传出去，银行的存户立刻赶上门来，拿出恶狠狠的面孔对着孤儿寡妇大叫大骂。

几天之内，一切都倒下来了：死了一个亲爱的人，失去了全部的家产，地位，名誉，和朋友。简直是总崩溃。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一个都不存在了。母子三人对于身家清白这一点都看得很重，所以眼看自己无辜而出了件不名誉的事格外痛苦。三人之中被痛苦打击得最厉害的是安多纳德，因为她平时最不知道痛苦。耶南太太和奥里维，不管怎么伤心，对痛苦的滋味并不陌生；既然天生是悲观的，所以他们这一回只是失魂落魄而并不觉得出乎意外。两人一向把死看做一个避难所，尤其是现在：他们只希望死。当然这种屈服是可悲可痛的，但比起一个乐观、幸福、爱生活的青年人，突然之间陷入绝望的深渊，或是被逼到跟毛骨悚然的死亡照面的时候所感到的悲愤，究竟好多了。

安多纳德一下子发见了社会的丑恶。她的眼睛睁开了，看到了人生；她把父亲，母亲，兄弟，统统批判了一番。奥里维陪着母亲一起痛哭的时候，她却独自躲在一边让痛苦煎熬。她的绝望的小脑筋想着过去，现在，将来；她看到自己一无所有了，一无希望，一无靠傍；不用再想倚仗谁。

葬礼非常凄惨，而且丢人。教堂不能接受一个自杀的人的遗体。寡妇孤儿被他们昔日的朋友无情无义的遗弃了。只有两三个跑来临时漏了一下脸；而他们那种窘相比根本不来的人更教人难堪，象是赏赐人家一种恩典，他们的沉默大有谴责，鄙薄，与怜悯的意味。家族方面是更要不得：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反而来些狠毒的责备。银行家的自杀，不但不能气息大众的愤怒，而且被认为跟他的破产差不多一样的罪大恶极。布尔乔亚是不能原谅自杀的人的。倘若一个人不肯忍辱偷生而宁愿死，他们就认为行同禽兽；谁敢说“最不幸的莫如跟你们一起过活”，他们便不惜用最严厉的法律对付。

最懦弱的人也急于指责自杀的人懦弱。一个人损弃了自己的生命，同时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使他们没法报复，他们尤其气愤。——至于可怜的耶南经过怎样的痛苦才出此下策，那是他们从来不去想的。他们恨不得要他受千百倍于此的痛苦。如今他既然溜之大吉，他们便回过来谴责他的家属。他们嘴里不说，知道那是不公平的，但做还是照样地做；因为他们非要拿一个人开刀不可。

除了悲凄以外什么事都做不了的耶南太太，听到人家攻击她的丈夫，立刻恢复了勇气。此刻她才发觉自己原来多么爱他。这三个前途茫茫的人，一致同意把母亲的捐赠和他们个人的产业完全放弃，拿去尽可能的偿还父亲的债务。而既然没法再待在当地，他们就决意上巴黎去。

动身的情形象逃亡一样。

第一天晚上，——（九月里一个凄凉的黄昏：田野消失在白茫茫的浓雾里，大路两旁，你慢慢往前走的时候，矗立着湿透的丛树的躯干，仿佛水中的植物），——他们一同上墓地去告别。新近翻掘过的墓穴四周，围着狭窄的石栏，三个人一起跪在上面，悄悄的淌着眼泪：奥里维不住的抽噎；耶南太太无可奈何的擤着鼻涕。她竭力自苦，老想着她跟丈夫最后一面时说的话。——奥里维想着坐在阳台的凳子上跟父亲的谈话。安多纳德想着他们将来的遭遇。各人心里对这个断送了他们，断送了自己的可怜虫，没有一点埋怨的意思。可是安多纳德想着：“啊！亲爱的爸爸，我们要吃多少苦啊！”

雾慢慢的黯淡下来，潮气把他们浸透了。耶南太太流连不忍去。安多纳德看见奥里维打了个寒噤，便和母亲说：“妈妈，我冷。”

他们站起身来。将要离开的时候，耶南太太又最后一次回过回去，对坟墓说了声：

“可怜的朋友！”

他们在夜色中走出墓园。安多纳德牵着奥里维冰冷的手。

他们回到老屋。这是宿在老巢里的最后一夜了，——他们一向睡在这儿，生活在这儿，他们的祖先也生活在这儿：这些墙壁，这个家，这一小方土地，和家中所有的欢乐与痛苦都是息息相通，分不开的，它们仿佛成为家庭的一分子，成为大家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人们直要死了才会离开它们。

行李已经整好了。他们预备搭明天早上的第一班车，趁街坊上铺子还没开门的时候动身，免得引起人家的注意和恶意的议论。——他们需要彼此挨在一起，可是各人都不由自主的走进各人的卧房，一动不动的站着，也不想摘下帽子脱去外衣，摸着墙壁，家具，和一切即将分别的东西，把脑门贴在玻璃上，希望跟这些疼爱的东西多接触一会，把它们保留在心头。最后各人竭力排遣痛苦的念头，都集中到母亲屋里去——那是阖家团聚的房间，尽里头有深大的床位：从前吃过晚饭没有外客的时候，大家都是待在这里的。从前！……那他们觉得已经远得很了！——壁炉里生着火，他们团团坐着，一言不发，随后跪在床前做了晚祷，很早就睡了，因为第二天黎明以前就得起身。可是他们都好久的睡不着。

清早四点光景，时时刻刻看着表的耶南太太，点着蜡烛起来了。安多纳德也没怎么睡，听到声音也起身了。只有奥里维睡得很熟。耶南太太心里很难过的望着他，不忍把他叫醒。她提着脚尖走开，吩咐安多纳德：“轻一点：让可怜的孩子在这儿好好的多享受几分钟罢！”

她们穿好衣服，把零星的包袱也收拾妥当。屋子周围依旧静悄悄的：在秋凉的夜里，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都格外贪恋他们温暖的睡眠。安多纳德牙齿打战：身子跟心都冰冻了。

外边寒气袭人，大门呀的一声开了。随身带着钥匙的老女仆，最后一次来侍候主人。她又矮又胖，气急得很，身子臃肿得有点不大方便，但以年龄而论还非常硬朗。她脸上围着块布，鼻子通红，眼泪汪汪的出现了，看到太太不等她来就起床了，厨房的炉子也生好了，大为不安。——她一进门，奥里维就醒了。可是他重新闭上眼睛，翻了一个身又睡了。安多纳德过来轻轻的把手放在弟弟的肩上，低声叫道：“奥里维，我的乖乖，时候到了。”

他叹了口气，睁开眼睛，看见姊姊的脸靠近着他的脸凄然微笑，摩着他的额角，嘴里说着：“起来罢！”

他就起来了。

他们悄悄的走出屋子，象贼一样。各人手里拿着一个包袱。老妈子走在前面，推着一辆装载衣箱的小车。他们差不多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除了身上穿的，只带着几件随身衣服。一些可怜的纪念物另外交给慢车运：无非是几册书，几幅肖像，古式的座钟，它的摆动似乎就是他们生命的脉搏……晨风峭厉，城里谁也没起来；护窗关着，街上空荡荡的。他们一声不出，只有老妈子在那里唠叨。耶南太太竭力想把最后一次见到的，使她回想起过去生活的形象，深深的刻在心上。

到了车站，她心里虽然很想买三等铺，可是为了面子攸关，依旧买了二等；她受不了在认识她的两三个站员前面露出窘相。她急急忙忙扑入一间空的车厢，和孩子们躲起来。他们掩在窗帘后面，唯恐看到什么熟人的脸。可是一个人也没出现：他们动身的时候，城里的人都还不曾醒，车厢是空的；只有三四个乡下人，和几条把头伸在车棚上面悲鸣的牛。等了好久，才听到机车长啸一声，车身在朝雾中开始蠕动了。三个流浪者揭开窗帘，把脸贴在窗上，对着小城最后的瞧一眼。哥特式的塔尖在雾中隐约莫辨，山岗上都是干草堆，草地上盖着雪白的霜，冒着水气：这已经是遥远的，梦中的风景，几乎不是现实的了。等到列车拐了弯，到岔道上走入另一条铁轨，所有的景色完全望不到了，再没被人瞧见的危险时，他们便忍不住了。耶南太太把手帕掩着嘴巴抽噎着。奥里维扑在母亲身上，把头枕着她的膝盖，淌着泪吻她的手。安多纳德坐在车厢那一头，向着窗子悄悄的哭着。每个人的哭有每个人的理由。耶南太太和奥里维只想丢掉的一切。安多纳德却特别想到以后的遭遇：她埋怨自己不该这样，很愿意教自己浸在往事里……——但她瞻望前途是对的：她比母亲与兄弟把事情看得更准确，不象他们对巴黎有着种种的幻想。安多纳德自己也没料到将来的遭遇。他们从来没到过京城。耶南太太有个姊姊在巴黎，丈夫是个有钱的法官；她这番就预备去求她帮忙。同时她相信凭着孩子们所受的教育和天分——在这一点上她象所有的母亲一样估计错了，——不难在巴黎找个体面的职业维持生计。

一到巴黎，印象就很恶劣。在车站上，行李房的拥挤和出口处水泄不通的车马把他们弄得狼狈不堪。天下着雨。找不到一辆车。他们走了很多路，沉重的包裹压得他们手酸脚痛，不得不在街中心停下，大有被车马压死或溅满一身污泥的危险。他们尽管招呼，没有一个车夫答应；后来终于有辆脏透透的破车停了下来。他们把包裹递上去的时候，一卷被褥掉在泥浆里。车夫和扛衣箱的脚伙其他的人地生疏，敲了一笔双倍的价钱。耶南太太给了车夫一个又坏又贵的旅馆的名字，那是内地客人下榻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祖父在三十年前住过，所以他们不管怎么不舒服还是到这儿来寄宿。他们在这里又被敲了一笔竹杠；人家推说是客满了，教他们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算了他们三个房间的钱。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想省一些，不到食堂去，只叫了一些简单的菜，结果是没吃饱而价钱一样的贵。他们刚到巴黎就大失所望。住旅馆的第一夜，挤在没有空气的屋子里怎么也睡不着觉：忽而热，忽而冷，不能呼吸；走廊里的脚步声，关门声，电铃声，使他们时时刻刻的惊跳，车马和重货车的声响把他们头都胀疼了。他们跑到这可怕的城里来，茫无所措，只是吓坏了。

第二天，耶南太太赶到姊姊家去，姊姊在沃斯门大街上住着一个华丽的公寓。她嘴里不说，心里却巴望人家在他们没解决困难以前请他们住到那边去。但第一次的招待就使她不敢再存什么希望。波依埃-特洛姆夫妇两个对于这家亲戚的破产大为愤慨。尤其是那个女的，唯恐受到牵连，妨害丈夫的前程；现在这个败落的家庭还要投上门来进一步的拖累他们，她可认为岂有此理了。做法官的丈夫也是一样想法，但他为人相当忠厚，要不是被迫于钉着，也许还乐于帮忙；可是他心里也愿意妻子那么办。波依埃-特洛姆太太用着冷冰冰的态度招待她的姊姊；耶南太太不由得大吃一惊，勉强捺着傲气，明白说出处境的艰难和对波依埃家的希望。他们只做不听见，甚至也不留他们吃晚饭，却是非常客套的约耶南一家在周末去吃饭。而这还不是出之于波依埃太太之口，倒是那法官觉得妻子的态度教人太难堪了，想借此缓和一下：他装做很随和，但显而易见不十分真诚，并且很自私。——可怜耶南母子们回到旅馆，对这初次的访问简直不敢交换——下意见。



以后的几天，他们在巴黎奔东奔西，想找个公寓，爬着一层又一层的楼梯累死了。住得那么挤的军营式的屋子，肮脏的楼梯，没有阳光的房间，对于住惯内地大屋子的人格外显得凄惨。他们越来越觉得受压迫。走在街上，进铺子，上饭店，他们老是慌忙失措，受人愚弄。他们似乎有种触手成金的本领，想买的东西都是贵得惊人。他们笨拙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没有一点自卫的力量。

耶南太太管对姊姊已经不存奢望，但对那顿饭请而还没去吃的饭，仍旧一相情愿的抱着许多幻想。他们一边穿扮一边心中乱跳。人家对付他们的态度是把他们当做外客而不是至亲。——并且除了客套以外，主人也并没为这顿饭破费什么。孩子们见到了跟他们年纪相仿的表兄弟姊妹，也不比他们的父母更和气。衣着漂亮而卖弄风情的女孩子，拿出傲慢而有礼态度，装腔作势，跟他们胡扯一阵，使他们在为狼狽。男孩子因为陪着这些穷亲戚吃饭觉得受罪，尽量装出不高兴的模样。波依埃-特洛姆太太直僵僵的坐在椅子上，仿佛老是在教训姊妹。连让菜的神气也是这样。波依埃-特洛姆先生说些无聊的话，免得人家提及正事。谈的无非是吃的东西，唯恐牵涉到什么亲切的与危险的题目。耶南太太鼓足勇气，想把话扯上她心中念念不忘的问题：波依埃-特洛姆太太却直截了当的用一句毫无意义的话把她打断了。她也就没勇气再说了。

饭后，她教女儿弹一会琴，显显本领。小姑娘又窘又不高兴，弹得坏极了。波依埃他们厌烦得要死，只等她弹完。波依埃太太含讥带讽的抿了抿嘴唇，望着自己的女儿；随后，因为音乐老是不完，便跟耶南太太谈些不相干的事。安多纳德完全搅糊涂了，不胜惊骇的发觉自己弹到某一段忽然又回到了头上去；既然没法解决，她便决定不再往下弹，痛快敲了头两个不准确而第三个完全错误的和弦停了下来。波依埃先生喊了声：“好极了！”马上叫人端咖啡来。

波依埃太太说她的女儿跟着比诺<sup>①</sup>学琴。而那位“跟比诺学琴的”小姐接着说：“你弹得很好，我的小乖乖……”然后问安多纳德是在哪儿学的。

<sup>①</sup>比诺（1852-1914）为法国著名的钢琴家兼作曲家。

大家继续谈天。客厅里的小古董眼主妇们的装束都谈完了。耶南太太再三的想：“是时候了，我应当说呀……”

想到这个，她身子都抽搭了。正当她进勇气，下了决心的时候，波依埃太太随使用一种并不想表示歉意的口吻说，他们很抱歉，应当在九点半左右出门：为了一个不能改起的约会……耶南他们气恼之下，立刻起身预备走了。主人装做挽留的神气。可是过了一刻钟，有人打铃，仆役通报说是住在下层的邻居来了。波依埃跟妻子递了个眼色，急急忙忙和和气人咬了一会耳朵。波依埃含糊其辞的请耶南一家到隔壁屋里去坐。（他不愿意给朋友知道有这门不名誉的亲戚在家。）他们被丢在没有生火的屋子里。孩子们对着这种羞辱大为愤慨。安多纳德眼中含着泪说要走了。母亲先还不答应，后来等得太久了，便也下了决心。他们走到穿堂，波依埃得到仆役通知，赶紧出来几句俗套表示歉意，假装挽留他们，但显而易见巴不得他们快点走。他帮着他们穿大衣，笑容可掬的，忙着握手，低声说些好话，把他们连推带送的打发到门外。——回到旅馆，孩子们气得哭了。安多纳德跺着脚，发誓永远不再上这些人家里去了。

耶南太太在植物园附近租了一个四层的公寓。卧房临着一个黑洞洞的天井，四面是斑驳的高墙，餐室和客厅——（因为耶南太太一定要有客厅）——临着一条嘈杂的街，整天有蒸汽街车和往伊佛莱公墓去的柩车走过。衣衫褴褛的意大利人，下流的孩子们，游手好闲的在路旁凳子上坐着，或是剧烈的争吵。为了这些喧闹的声音，没法开窗；傍晚从外边回来的时候，你必得在忙乱而发臭的人堆里挤，穿过一些泥泞而拥塞的街道，走过一家开在邻居底层的下等酒店，门口站着些高大瞌睡的姑娘，黄黄的头发，脸涂得象石膏一般，用着下流的目光盯着行人。

耶南一家仅有的一点儿钱消耗得很快。每天晚上，他们不胜忧虑的发觉荷包上的漏洞越来越大了。他们想法子撙节，可是不会：节约是种学问，倘使你不是从小习惯的话，就得靠多少年的磨练去学。天生不知俭省的人而勉强求俭省，只是白费时间：只要遇到一个花钱的机会，他们就让步了；心里老是想：“等下次再省罢”；而要是偶然挣了或自以为挣了一些小钱的时候，又马上把这笔盈余花掉，结果是花费的比挣来的超过十倍。

过了几星期，耶南他们的财源都搞光了。耶南太太不得不把剩下的一点儿自尊心丢开，瞒着孩子去向波依埃借钱。她想跟他在公事房里单独见面，求他们在他们没有找到一个位置来解决生计之前，借一笔小款子。波依埃是个软心肠的，还相当讲人情，先用延宕的手段推诿了一番，终于让步了。在一时感情冲动而心不由主的情形之下，他居然借给她二百法郎，过后又立刻后悔，——尤其当他不得不告诉太太，而她对于丈夫的懦弱和妹妹的耍手段表示大为气恼的时候。

耶南母女天天在巴黎城中奔走，想谋个位置：耶南太太象内地有钱的布尔乔亚一样有种成见，认为除了所谓“自由职业”——大概是因为这种职业可以令人饿死，所以叫做自由——之外，任何旁的职业对她和她的儿女都有失身分。连家庭教师的位置，她都不愿意让女儿担任。在她心目中，只有公家的差事才不失体面。而希望奥里维当个教员，先得设法完成他的教育。至于安多纳德，耶南太太很想替她在学校里谋个教职，或是进国立音乐学院去得一个钢琴奖。但她所探问的学校有的是教员，资格都比她那个只有初级文凭的女儿强得多；至于音乐，那末得承认安多纳德的天分极其平常，多多少少比她优秀的人都还没法出头呢。他们发觉巴黎逼着大大小小的人材为了生活作着可怕的斗争与无益的消耗。

两个孩子垂头丧气，甚至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平庸到极点；他们硬要自己相信这一点，并且向母亲证明。奥里维在内地中学里不费多大片力已经是数一数二的角色，到这儿却是被种种磨难搅昏了，把所有的聪明都吓跑了。人家把他送进一所中学，居然弄到一份助学金。但他初期的成绩恶劣之极，助学金被取消了。他自以为愚蠢无比。同时他又讨厌巴黎，讨厌那些熙熙攘攘的人，讨厌下流的同学，卑鄙的谈话，以及某些同伴向他所作的可耻的建议。他甚至没勇气对他们说出他的轻蔑，仅仅想到他们的堕落，就觉得已被玷污了。他跟母亲与姊姊每天晚上作着热烈的祈祷，算是唯一的安慰。他们奔波了一天所碰到的失望与委屈，对于这些无邪的心简直是种侮辱，彼此连谈都不敢谈起。但是和巴黎潜伏着的无神主义接触之下，奥里维的信心不知不觉的开始崩溃了，仿佛新刷的石灰一淋着雨就在墙上掉下来。他虽然继续信仰，但在他的周围，上帝已经死了。

母亲与姊姊仍旧奔来奔去，一无结果。耶南太太又去看波依埃夫妇。他们为了摆脱她，给她找了两个位置：为耶南太太的是替一位往南方过冬的老太太当伴读；为安多纳德的是到住在乡下的法国西部人家当家庭教师，报酬都还不差。耶南太太可是拒绝了。除了她自己去服侍人家的屈辱以外，她更受不了的是她的女儿也要逼上这条路，并且还得跟她分离。不管他们如何不幸，而且正因为不幸，他们要苦守在一处。——波依埃太太听了这话大不高兴。她说一个人没法生活的时候，不能再挑剔。耶南太太忍不住责备她没心肝。波依埃太太就对于破产和耶南太太欠她的钱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赶到分手的时候，姊妹俩竟变了死冤家。一切的关系都断绝了。耶南太太一心一意只想把借的款子还清，可是办不到。

劳而无功的奔走还是继续着。耶南太太去访问本省的众议员和参议员，都是以前耶南常常帮忙的，结果到处碰到一副忘恩负义和自私自利的面孔。众议员对她的信置之不复，她上门去，仆人又回说不在家。参议员却用着一种教人受不了的怜惜的口吻提到她的处境，说都是“那该死的耶南”一手造成的，同时对他的自杀又说了许多难堪的话。耶南太太替丈夫辩护了几句。参议员回答说，他知道银行家不是欺诈，而是荒唐，说他是那个饭桶，是个糊涂虫，什么事都自作聪明，不跟任何人商量，不听任何人的劝告。要是他只害了自己倒也罢了；那是他活该！可是，——不说连累别人，——光是把他的妻子儿女害到这一步田地，丢下他们让他们各自寻生路……那可只有耶南太太能够原谅他了，如果她是一个圣者的话，但他，参议员，他不是个圣者——（s, a, i, n, t）——只是个健全的人——（s, a, i, n）<sup>①</sup>——一个健全的，明理的，会思考的人，他可没有丝毫宽恕他的理由。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中自杀简直是混账到了极点。唯一可以替耶南辩护的理由，就是这桩事不能完全教他负责。讲到这儿，他向耶南太太道歉，说他对她丈夫的批评未免激烈了一些；而这是因为他对她表示同情的缘故；接着他打开抽

屈，拿出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算做布施，——被她拒绝了。

①原文特意将此二字字母分别写。按圣者与健全二字，法语读音完全相同，此处有意作双关语。

她到一个大机关里去谋个职位，手段可十分笨拙，而且是有头无足的。她迸足了勇气才奔走了一次，回来却垂头丧气，几天之内再没气力动弹；赶到她再去问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她在教会方面也没能得到什么帮助，或是因为他们觉得无利可图，或是因为不愿意理睬一个家长从前是出名反对教会而现在身败名裂的家庭。耶南太太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谋到一所修道院里教钢琴的职位，——极乏味而把酬极少的差事。为了多挣一些钱，她又在晚上替文件代办所做些抄写工作。可是人家对她很严。她的书法和疏忽，尽管用心还是要脱落字句，甚至整行的漏掉，——（她心里想着多少旁的事！）——使她受到很不客气的埋怨。她往往眼睛干涩作痛，四肢酸麻的做到半夜，而抄件还是要被退回来，那时她就失魂落魄的回家，整天的抽抽搭搭，不知道怎么办。她多年以前就有心脏病，经过这些磨难，病更加深了，使她有种种恐怖的预感。她有时很痛苦，透不过气来，仿佛要死过去了。她出门的时候身边老带着字条，写着自己的姓名住址，恐怕会倒在路上。要是她死了，那怎么办呢？安多纳德尽量支持她，装出她本来没有的那种镇静的态度；她要母亲保养身体，让她去代替工作。可是耶南太太进着最后一些傲气，无论如何不肯让女儿去受她所受的屈辱。

她尽管做得筋疲力尽，省吃俭用，仍是无济于事：挣的钱不够养活他们，非把留着的一些首饰变卖不可。而最糟的是这笔派了多少用途的钱，在耶南太太拿到手的当天就偷去了。老是糊里糊涂的可怜的妇人，因为第二天是安多纳德的节日，想买件小小的礼物给她，顺路走进便宜百货公司。她把钱袋紧紧抓在手里，唯恐丢掉。为了要仔细看一件东西，她随手把钱袋往柜台上一放；过了一會兒想去拿回来，已经不见了。——这是最后一下的打击。

不多几天以后，八月将尽，正是一个闷热的晚上，——一股热腾腾的水气重甸甸的罩在城上，——耶南太太把一篇紧急的抄件送往文件代办所回来。因为过了晚饭时间，又想节省三个铜子的车钱而怕孩子们揪心，她赶路太急了，走得非常疲倦。爬上四层楼，她已经不能开口，不能呼吸了。象这种模样的回家是常有的事，孩子们已经不以为意了。她硬撑着和他们马上吃饭。大家都为了天气太热吃不下东西，勉强吃了些肉，喝了几口淡而无味的水。他们都不出声，一来没心思说话，二来特意让母亲歇一歇，——他们一起望着窗子。

突然，耶南太太舞动着手，拚命抓着桌子，瞪着孩子，哼了几声，身子望下倒了。安多纳德和奥里维赶上去刚好把她扶住。他们俩发疯般叫着：“妈妈！我的小妈妈！”

可是她不回答。他们一下子没了主意。安多纳德抽抽着，紧紧搂着母亲，拥抱着她，呼唤她。奥里维开着门大喊：“救命！”

看门女人爬上楼来，看到这个情形，便去找了个附近的医生。但医生到的时候，她已经完了。还算耶南太太的运气，死得这么快；可是她最后几秒钟看着自己死去，把孩子们孤零零的丢在苦海里的感触，谁又能知道呢……？

孩子们孤零零的受着惨祸的惊恐，孤零零的哭着，孤零零的料理可怕的后事。看门女人心地很好，帮了他们一点忙；耶南太太教课的修道院方面，只冷冷的说了几句惋惜的话。

母亲刚死的时期，两人简直是绝望到无可形容。但使他们得救的便是这过度的绝望，因为奥里维抽风抽得很厉害，使安多纳德只想着兄弟，把自身的痛苦忘了一部分；而她的深切的友爱也感动了奥里维，不至于因痛苦而有什么危险的冲动。两人拥抱着，坐在亡母的灵床旁边，在守夜灯的微弱的光线之下，奥里维喃喃的说应当死，两人一同死，立刻就死；他一边说一边指着窗口。安多纳德也有这种可怕的愿望；但她还是拚命的挣扎，要活下去……“活着有什么用呢？”

“为了她呀，”安多纳德指着母亲，“她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你想想罢……她为我们受了多少罪，我们不能使她再受一桩最苦的苦难：看到我们穷途潦倒的惨死……”她又接着很兴奋的说：“……啊！而且一个人不应该这样畏缩！我不愿意！我要反抗！我一定要你有一天能够幸福！”

“永远不会的了！”

“会的，你将来会幸福的。我们受的苦难太多了。物极必反，不会老是苦下去的。你能打出一条路来，你能有个家庭，你会幸福，我一定要你这样，我一定要！”

“怎么过活呢？咱们永远不能……”

“一定能够的。怎么办吗？先得撑到你能够谋生的时候。一切都归我负责。你瞧着罢，我一定做到。啊！要是妈妈让我做的话，我已……”

“你去做些什么呢？我不愿意你干屈辱的事。并且你也不能……”

“怎么不能？……靠自己的工作糊口，只要是清清白白的，有什么屈辱！你别操心，我求你！你瞧着罢，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你将来会幸福的，咱们都会幸福的，奥里维，母亲也要为了我们而高兴呢……”

跟在母亲灵柩后边的只有两个孩子。他们一致同意不去通知波依埃：这一份人家在他们心中早已不存在了，他们对母亲多么狠心，连她的死也是他们促成的。看门女人问他们可有别的亲属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一个也没有。”

在空荡荡的墓穴前面，他们手牵着手祷告。他们在绝望中逞着傲气，宁愿孤独而不愿意看到那些无情而虚伪的亲戚。——两人走回家；一路上跟他们挤来挤去的都是一般对于他们的丧事，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命漠不关心而只有语言相同的群众。安多纳德让奥里维搀着手臂。

他们在同一所屋子里换了最高层的一个极小的公寓。——只有两间顶楼底下的卧室，一间给他们作餐室用的极小的穿堂，和一间象壁橱般大的厨房。换一个区域，他们或许能找到比较好一些的住所；但在这儿他们觉得仍旧跟亡母在一起。看门女人对他们很表同情；可是不久她也管着自己的事，谁也不理会他们了。屋子里没有一个房客认识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住在旁边的是谁。

修道院居然答应安多纳德接替她母亲教琴。她还想找些别的教课的事。她唯一的念头是教养弟弟，直到他进高等师范为止。这计划是她独自决定的，她研究高师的课程，到处打听，也征求奥里维的意见，——可是他毫无意见，她已经为他选择好了。一朝进了高师，他一生不用再愁生活，前途有望了。所以非要他达到这一步不可，无论如何都得活到那个时候。那不过是五六个辛苦的头：一定能撑到的。这个意念给了安多纳德很大的勇气，使她整个身心都振作起来。她明白看到摆在她前面的是孤独艰苦的生活，唯有靠着“超拔兄弟”的热情才能捱受的。她打定主意倘若自己得不到幸福，至少要使兄弟幸福！……这个还没足十八岁的轻佻而温柔的姑娘，被她那英勇的决心改变了：她心中藏着一股献身的热诚和奋斗的傲气，不但谁都没想到，连她自己也没料到。女子在这个烦闷的年龄，有如万物骚动的初春，爱的力量充塞着整个身心，象一条潜藏的溪水在泥土下面流着，把它包裹，浸润，永远和它在一起纠缠，同时爱情也能化为种种形式，它只想献身给别人，给人家做养料：只要有一点儿借口就行了，它的无邪与深刻的肉感准备随时蜕化为牺牲。爱情使安多纳德作了友爱的俘虏。

他的弟弟因为没有这样的热情，精神上就没有这种倚傍。并且那是人家献身于他而非他献身于人，——这当然更方便更甜蜜，只要你是爱那个为你牺牲的人的。可是相反，他眼看姊姊为了他而筋疲力尽，心里非常难过。她回答说：“啊！好孩子！……难道你不看见我就靠这个生活吗？要没有你给我的辛苦，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很明白这个。处在安多纳德的地位，他也会把这种甘心情愿的劳苦看得很重的；但人家为了自己而受罪，他的傲气与心灵就大为痛苦了。并且，一个象他这样懦弱的人，要负起别人强其他担负的责任，非成功不可的责任，——既然姊姊把自己的一生在他身上孤注一掷，——真是多么沉重啊！想到这点，他就受不了，他非但不加倍的鼓起勇气，反而有时弄得垂头丧气。可是她逼着他无论如何要挣扎，要工作，要生存：那是他没有姊姊的督促决计办不到的。他大有甘心战败的倾向——也许还有自杀的倾向；——要不是姊姊硬要他奋发有为，追求幸福的

话，或许他早已完了。他因为自己的天性受了抑制而很苦闷；但这抑制就是他的救星。他也在经历一个转变的年龄：在此可怕的时期成千累万的青年都因为一时糊涂，被两三年的疯狂把一生断送了。倘若他有胡思乱想的时间，恐怕早走上了不是灰心，便是放荡的路：他每逢反躬自省的时候，病态的幻想，对生活，对巴黎，对那些挤在一块儿腐化的千千万万的生灵的厌恶，就来占据他的心灵。可是一看到姊姊，噩梦就醒了；既然她为了他而活着，他也就活下去了，他将来也就会幸福了，虽然自己并不求幸福……这样，他们的生活就靠一股热烈的信仰，而这信仰又是靠苦行，宗教，和高尚的志愿促成的。两个孩子所有的生命力都倾向着独一无二的目标，就是奥里维的成功。任何工作任何屈辱，安多纳德都能忍受：她当着家庭教师，差不多被人看作品役，象老妈子一样的带学生去散步，在街上闲荡几小时，名目是教他们学德语。这些精神的痛苦与肉体的疲劳，使她的傲气和兄弟的友爱都得到一种安慰。

她筋疲力尽的回家，还得照管奥里维。他白天在中学里寄一顿中饭，到傍晚才回来。她在煤气灶上或酒精灯上预备晚饭。奥里维从来觉得肚子饿，对什么都没胃口，尤其是肉类；只能强其他吃一点，或是想法替他做些心爱的菜；而可怜安多纳德又不是个高明的厨娘！她花尽了气力，结果只听到兄弟说她的烹调不堪入口。一般笨拙的青年主妇，因为不善烹饪常常使生活暗中受到影响，连睡觉都睡不好，——直要对着炉灶不声不响的失望了多少次，才能懂得一些做菜的诀窍。

吃过晚饭，她把少数的碗盂洗完了，——（他要帮她，她可不许），——便象慈母一样的监督兄弟的功课。她教他背书，查看他的卷子，甚至也帮他准备，可老是留着神，不让这多疑的家伙生气。他们坐在一张独一无二的桌子、吃饭与写字两用的桌子旁边：他做他的功课；她不是缝东西，便是抄写文件；等他睡了，再替他整理衣服或做自己的活儿。

虽然生计这样艰难，他们还是决定把所能积蓄起来的一些钱先去偿还母亲欠波依埃家的债。那并非因为波依埃他们是怎么凶恶的债主：他们已经无声无臭，再也不想那笔他们认为丢了的钱；并且能够花这个代价摆脱了拖累人的亲戚，他们也很高兴。可是两个孩子的傲气与孝心，觉得母亲对他们瞧不起的人有所负欠是很难过的。他们尽量的节省：在娱乐上，衣着上，食物上，省下钱来，想积成二百法郎，——那对他们是一个了不得的大数目。安多纳德想由她一个人来熬苦。但兄弟一朝看出了她的用意，无论如何要跟她采取一致行动。他们为了这件事含辛茹苦，赶到每天能积下几个铜子，两人就很快活了。

节衣缩食，一个钱一个钱的省着，三年之中居然积满了那个数目。那真是他们极大的喜悦……一天晚上，安多纳德跑到波依埃家去。她对她很不客气，以为她又要来干求了，便先下手为强，冷冷的责备她不通消息，连母亲的死讯也不报告，直要用到他们的时候才来。她打断了他的话，说她并没意思打搅他们，只是来偿还以前的债务的；说罢她把两张钞票放在桌上，要求给她一张收据。他们的态度马上变了，假装不愿意收那笔钱，对她突然之间亲热气来，很象一个债主看见几年以前的债务人，把他早已置之脑后的欠款给送来了。他们探问姊弟两个住在哪儿，怎么过活的。她不回答这些问题，只催着要收据，说有事在身，不能多留；然后她冷冷的行了礼，走了。波依埃夫妇看到这个女孩子的忘恩负义不由得气坏了。

这桩心事放下了，安多纳德依旧过着同样清苦的生活，但如今是为奥里维了。唯恐他知道，她瞒得更紧。她舍不得穿著，有时甚至饿着肚子省下钱来，花在兄弟的装饰上，娱乐上，使他的生活有些调剂，能不时到音乐会去或歌剧院去，——那是奥里维最大的快乐。他很不愿意自个儿去，但她自会想出种种不去的借口来减轻他的不安；她推说身子累了，不想去，或竟说不喜欢去。他明明知道这都是为了爱他而扯的谎；可是小孩子的自私心理占了上风，便独自上戏院去了，一到那儿却又难过起来；他一边看戏，一边老在心里嘀咕：乐趣都给破坏了。有一个星期日，她打发他上夏德莱戏院去听音乐，过了半小时他回来了，告诉姊姊说走到圣·米希桥就没有再走的勇气；他对音乐会已经不感兴趣；不跟她一块儿享受，他太痛苦了。安多纳德听了非常安慰，虽然兄弟为她而牺牲了星期日的消遣使她很遗憾。但奥里维并不后悔：他回到家中看见姊姊脸上快乐的光采，那是她掩饰不了的，就觉得比听到世界上最美的音乐还要愉快。那天下午，他们面对面坐在窗子旁边，他拿着书，她拿着活计，但一个并不看书，一个也并不做活，只谈着些对他们毫不相干的废话。这样甜蜜的星期日，他们还从来不曾有过；姊弟俩决定以后再不为了音乐会而分离了：要他们独自享乐是决计办不到的。

她暗中省下的钱居然能够替奥里维租一架钢琴，使他喜出望外；而且以租赁的方式，过了若干年月，那架琴可以完全归他们所有。这样她又平空添了一个沉重的担子。到期应付的款子对她简直是个噩梦；为了张罗这笔钱，她把身子都磨坏了。但这桩傻事为他们添了不知多少幸福。在这个艰苦的生涯中，音乐好比他们的天堂。他们沉浸在里头，把世界上其余的一切都给忘了。但那也不是没有危险的。音乐是现代许多强烈的溶解剂的一种。那种象暖室般催眠的气氛，或是象秋天刺激神经的情调，往往使感官过于兴奋而意志销沉。但对于象安多纳德那样操劳过度而没有一点乐趣的人，音乐的确能使她松动一下。毫无休息的忙了一个星期，音乐会可以说是唯一的安慰。两人就靠着怀念过去的音乐会与其望下次的音乐会过活，靠着那超乎时间，远离巴黎的两三个钟点过活。他们冒着雨雪风寒，在场外紧紧的偎倚着，心中还怕买不到座位，等了许多时间才挤进戏院，坐上又窄又黑的位置，在喧哗嘈杂的人海中迷失了。他们窒息着，被人紧挤着，又热又不舒服，难受到极点；——可是他们多快乐，为自己的快乐而快乐，为别人的快乐而快乐，为了觉得贝多芬与瓦格纳伟大的心灵中所奔泻的光、力、爱，也在自己心中奔泻而快乐，为了看到兄弟或姊姊那张困倦与早经忧患而变得苍白的脸突然闪出点光辉而快乐。安多纳德四肢无力，软瘫了，好象被母亲紧紧搂在怀里一样，她蹲在甜美温暖的窝里悄悄的哭了。奥里维握着她的手。谁也没注意他们。但在阴暗的大厅里，躲在音乐的慈爱的翅膀底下的，受伤的心灵何止他们两个呢。

安多纳德还有宗教支持。她很诚心，每天做着长久而热烈的祷告，每星期去望弥撒。她遭了横祸，却始终相信基督的爱，相信他跟你一起受苦，将来有一天会安慰你。可是她精神上和死者的关系比和神明的关系更加密切，她受到磨难的时候总想到他们。但她理性很强，独往独来，眼旁的旧教徒不相往还；他们对她也不大好，认为她有邪气，差不多是自由思想者，或正在往这条路上去；因为依着纯粹法国女孩子的性格，她决不肯放弃她自由的判断；她的信仰是为了爱，而非为了象下贱的牲畜一般服从。

奥里维可不再信仰了。从初到巴黎的几个月起，他的信心就慢慢的开始瓦解，终于完全崩溃。他因之大为痛苦，因为只有强者或俗物才能没有信仰，而他既不够强，也不够俗，所以经过好几次剧烈的苦闷。他的心依旧保持着神秘的气息；虽没有了信仰，跟他的思想最接近的究竟还是姊姊的思想。他们俩都生活在宗教气氛里。分离了整整一天之后，晚上回到家里，狭小的寓所对他们无异大海中的港埠，安全的托庇所，尽管又冷又寒酸，可是纯洁的。在这儿，他们觉得跟巴黎的腐败气息完全隔离了……他们不大谈到自己所做的事：一个人筋疲力尽的回来，再没心思把好不容易挨过的一天重新温一遍。他们本能的想忘掉白天的情形。尤其在刚回家的时候，他们一块儿吃着晚饭，尽量避免彼此询问，只用眼睛来打招呼，有时一顿饭吃完了也没交换一句话。奥里维对着饭菜发呆，象小时候一样。安多纳德便温柔的摩着他的手，微笑着说：“喂，拿出点勇气来！”

他就笑了笑，赶紧吃饭。整个晚餐的时间，谁都不想开口。他们极需要静默。直要休息够了，被对方体贴入微的爱渗透了，把白天所受的污辱淡忘了，他们话才多一些。

然后奥里维开始弹琴。安多纳德早已戒掉这个习惯，让他独自享受；因为那是他唯一的消遣，而他也尽量的借此陶醉。他在音乐方面很有天分：近于女性的气质，生来是为爱人家而不是为创造事业的性格，很能够和他弹的音乐在精神上打成一片，把细腻的程度都很忠实很热烈的表现出来，——至少在他软弱的手臂和短促的呼吸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因为象《特里斯坦》或贝多芬后期的奏鸣曲那样的作品，他没有气力对付。所以他更喜欢弹莫扎特和格路克的音乐，而那也是她最喜爱的。

有时她也唱歌，都是极简单的古老的调子。她的女中音嗓子，好象蒙着一层什么，调门低而微弱。她非常胆小，绝对不敢在别人面前唱，便是对奥里维也不免喉咙梗塞。她最喜欢贝多芬用苏格兰歌辞谱成的一个曲子，叫做《忠实的琼尼》，极幽静而骨子里又极温柔的作品……就

象她的为人。奥里维每次听了都禁不住要流泪。

她更喜欢听兄弟弹琴。她要把杂务赶紧做完，一方面开着厨房门，想听到奥里维的琴声；但不管她怎么小心，他老是抱怨她安放碗盏的声响。于是她把门关上，等到收拾完了，才来坐在一张矮凳上，并不靠近钢琴，——他弹琴的时候有人靠近就会受不了，——而是在壁炉前面，象一头小猫那样蹲着，背对着琴，眼睛瞅着壁炉内金黄的火舌在炭团上静静的吞吐，想着过去的种种，出神了。敲了九点，她得敲着勇起提醒奥里维时间已到。要使他从幻想之中醒过来，要使自己脱离缥缈的梦境，都不是容易的事。但奥里维晚上还有功课，并且又不宜于睡得太迟。他并不立刻听从，音乐完了以后，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工作。他的思想在别处飘浮，往往九点半过了还没有走出云雾。安多纳德坐在桌子对面做着活儿，明明知道他一事不做，可不敢多瞧他，免得露出监督的神气使他不厌烦。

他正在经历青春的转变时期，——幸福的时期，——喜欢过着懒洋洋的日子。额角长得很清秀；眼睛象女孩子的，放荡，天真，周围时常有个黑圈；一张阔大的嘴巴，嘴唇有点虚肿，挂着一副讥讽的，含糊的，心不在焉的，顽皮的笑容；过于浓密的头发直掉到眼前，在脑后的差不多象发髻一样，还有一簇挺倔强的在那里高耸着；——一条宽松的领带挂在脖子上，——（姊姊可是每天早上替他扣得好好的）；上衣的钮扣是留不住的，虽然姊姊忙着替他缝上去；衬衣不用袖套；一双大手，腕部的骨头突得很出。他露出一副狡猾的，瞌睡的，爱舒服的神气，愣头愣脑的老半天望着天空，眼睛骨碌碌的把安多纳德屋里的东西一样样的瞧过来，——书桌是放在她屋里的，——瞧着小铁床和挂在床高头的象牙十字架，——瞧着父亲母亲的肖像，——瞧着一张旧照片，上面是故乡的钟楼与小河。等到眼睛转到姊姊身上，看她不声不响做着活儿，脸色那么苍白，他突然觉得她非常可怜而对自己非常恼恨，认为不应该因荡，便振作精神，赶紧做他的功课，想找补那个损失的时间。

逢到放假的日子，他就看书。姊弟两人各看各的。虽然他们这样相爱。还是不能高声的一同念一本书。那会使他们觉得凄凉的。他们以为一册美妙的书是一桩秘密，只应当在静寂的心头细细的体会。遇到特别美的地方，他们就递给对方，指着那一节说：“你念罢！”

于是，一个念着的时候，另外一个已经念过的就睁着明亮的眼睛，瞧对方脸上的表情，跟他一同吟味。

他们往往对着书本不念：只顾把肘子撑在桌上谈话。越是夜深，他们越需要互相倾吐，而且心里的话也更容易说出来。奥里维抑郁不欢，老是需要把痛苦倾倒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减轻一些自己的痛苦。他没有自信。安多纳德得给他勇气，帮助他对他自己斗争，而那是永无穷尽的，一天都免不了的斗争。奥里维说些悲苦的泄气话，说过以后觉得轻松了，可没想到这些话会不会压在姊姊心上。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消磨了她的勇气，把他的疑虑给了她。安多纳德面上绝对不露出来。天生是勇敢而快活的性格，她仍旧装做很高兴，其实她的快乐早已没有了。她有时困倦之极，受不了自我牺牲的生活。她排斥这种思想，也不愿意加以分析，但免不了受到影响。唯一的依傍是祈祷，除非在心灵枯竭的时候连祈祷都不可能，——这也是常有的事。那时她又烦躁又惶愧，只能不声不响的等待上帝的恩宠。这些苦闷，奥里维是从来没想到的。安多纳德往往借端躲开，或是关在自己屋里，等烦闷过去以后再出现；出现的时候她抱着隐痛，堆着笑容，比以前更温柔了，仿佛为了刚才的痛苦而不好意思。

他们的卧室是相连的。两张床靠在同一堵墙上：他们可以隔着墙低声谈话。睡不着的时候，两人便轻轻的敲着壁，问：“你睡熟没有？我睡不着啊。”

姊弟之间只隔着这么薄薄的一堵壁，仿佛是两个睡在一张床上的朋友。但由于一种本能的根深蒂固的贞洁观念，——两间屋子的门在夜里总是关严的，除非奥里维病了，而那也是常有的事。

他虚弱的身体并没好转，反而愈来愈坏，老是不舒服：不是喉头，便是胸部，不是头部，就是心脏；极轻微感冒在他也能变成支气管炎；他害过猩红热，差点儿死掉；平时他也有种种重病的奇特的征象，幸而未发作：肺部与心部常有几处作痛。有一天医生说很有心包炎或肺炎的可能；随后他们去请教一个著名的专科医生，又证实了那个疑惧。结果却太平无事。他的病其实是在神经方面，会生出许多出人意料的病象；慌张了几天，事情居然过去了，但把安多纳德折磨得太厉害了。为了忧急，她多少夜睡不着觉，常常起来到兄弟房门口去听他的呼吸，心惊胆战，以为他要死了，是的，她知道他必死无疑了：于是她浑身颤抖的跳起来，合着手，紧紧的握着，抽搐着，堵着嘴巴，不让自己叫出来：“噢，天啊！天啊！别把他带走啊！不，不，——你不能这样做！——我求你，求你！……噢！好妈妈！救救我啊！救救他，救他一命呀！……”

她全身都紧张了。

“啊！已经做了这么些，他快要成功，快要幸福的时候，难道要半路上倒下来吗？不，不，那是不行的，那太残忍了……”

奥里维紧跟着又使她担心别的事。

他象她一样老实，但意志薄弱，思想太自由，太复杂，对于明知道不正当的事，不免有些心摇意乱，抱着怀疑而宽容的态度，并且他抵抗不了肉欲的诱惑。安多纳德那么纯洁，一向不知道兄弟的心理变化。有一天她突然发觉了。

奥里维以为她不在家。往常她那时是在外边教课的；这一天正要出门的时候，接到了学生的请假信，她心里很快慰，虽然微薄的收入又少了几个法郎。她疲乏已极，躺在床上，觉得能于心无愧的休息一天很高兴。奥里维从学校回来，带着一个同学坐在隔壁屋里谈话。他们的话，句句都可以听到；他们以为没有旁人，便一点没有顾忌。安多纳德听着兄弟快乐的声音，自个儿微微笑着。过了一会，她忽然沉下脸来，身上的血都停止了。他们非常下流的说着脏话，似乎说得津津有味。她听见奥里维，她的小奥里维笑着；她也听见她认为无邪的嘴里说出许多淫猥的话，把她气得身子都凉了，心里的痛苦简直没法形容。他们孜孜不倦的谈了好久，而她也禁不住要听着。临了，他们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安多纳德一个人。于是她哭了，觉得心中有些东西死了；理想中的兄弟的形象，——她的小乖乖的形象，——给污辱了；那对她真是致命的痛苦。但两人晚上相见的时候，她一字不提。他看出她哭过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懂姊姊为什么对他改变态度。她直过了相当的时间才恢复常态。

但他给姊姊最痛苦的打击是他有一回终夜不归。她整夜的等着。那不但是纯洁的道德受了伤害，而且她心灵最神秘最隐密的地方也深感痛苦，——那儿颇有些可怕的情绪活动，但她特意蒙上一层幕，不让自己看到。

在奥里维方面，他主要是为争取自己的独立。他早上回来，打算只要姊姊有一言半语的埋怨，就老实不客气顶回去。他提着脚尖溜进屋子，怕把她惊醒。但她早已站在那儿等着，脸色苍白，眼睛红肿，显而易见是哭过了。她非但不责备他，反而不声不响的照料他的事，端坐早点，预备他吃了上学。他看她一言不发，只是非常丧气，所有的举止态度就等于一场责备；那时他可支持不住了，起在她膝下，把头藏在她的裙子里。姊弟俩一起哭了。他万分羞愧，对着外边所过的一夜深表厌恶，觉得自己堕落了。他想开口，她却用手掩着他的嘴巴；他便吻着她的手。两人什么话都没说，彼此心里已经很了解。奥里维发誓要成为姊姊所希望的人物。可是安多纳德不能把心头的创伤忘得那么快；她象个大病初愈的人，还得相当时日才能复原。他们的关系有点儿不大自然。她的友爱始终很热烈，但是在兄弟心中看到了一些完全陌生而为她害怕的成分。

奥里维的变化所以使她格外惊骇，因为同时她还受着某些男人追逐。她傍晚回家，尤其是晚饭以后不得不去领取或送回抄件的时候，常常给人钉着，听到粗野的游辞，使她痛苦得难以忍受。只要能带着兄弟同走，她就以强其他散步为名把他带着；可是他不大愿意，而她也不敢坚持，不愿意妨害他的工作。她的童贞的，古板的脾气，和这些风俗格格不入。夜晚的巴黎对她好比一个森林，有许多妖形怪状的野兽侵袭她；一想到要走出自己的家，她心里就发颤。可是非出去不可。她不知道怎么对付，老是发急。而一转念间想到她的小奥里维也将要——或者已经——跟那些男人一样追着女人的时候，她回到家里简直没勇气伸出手来跟他招呼。她对于他有这种反感是他万万想不到的……她长得并不怎么美，却很有点迷人的力量，能够吸引人家，虽然她绝对没有什么勾引人的动作。衣服极朴素，差不多老戴着孝，个子不甚高大，很窈窕，表

情很细腻，不大出声，只悄悄的在人堆里穿过，唯恐引人注目，但那双困倦而温柔的眼睛，那张小小的、模样那么清秀的嘴巴，自有一种深邃的韵味，惹人注意。有时她发觉自己讨人喜欢，不禁有些惶愧，——可是心里也很高兴……一颗能感到别人好意的、平静的心中，不自觉的会有多少可爱而贞洁的风韵，谁能指点出来呢？那只在一些笨拙的动作，羞怯的躲躲闪闪的目光上有所表现；而这些又是多么好玩多么动人。惶乱的表情更增加了她的魅力。人家的欲念被她挑动了；既然她是一个清寒的没人保护的女孩子，别人也就毫无顾忌的对她好说了。

她有时到一般有钱的犹太人集会的拿端夫妇家去走动，那是她在教书的一个人家——拿端的朋友——认识的；她虽然那么孤僻，也不免去参加了两三次夜会。亚尔弗莱·拿端先生是巴黎的一个名教授，了不起的学者，同时又是个交际家，极有学问，也极其浮华，这种古怪的混合的人品在犹太社会中是常见的。而真实的好意与浮华的作风也在拿端太太心中占着相等的地位。夫妇俩都对安多纳德表示亲热的、真诚的、但有些间歇性的好感。——安多纳德在犹太人中例比在旧教徒中得到更多的同情。固然他们缺点很多，但有一个很大的长处，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富于生命力，富于人性；只要是有人性有生机的，他们无不关切。即使他们缺乏真正的热烈的同情，也永远有种好奇心，使他们肯探访一般比较有价值的心灵跟思想，不管那心灵和思想跟他们的如何不同。一般的说，他们并不怎么出力去帮助别人，因为同时感到兴趣的事太多了，而且尽管自称为洒脱，其实他们对世俗的虚荣比谁都更留恋。但他们至少做了些事，而在那在麻木不仁的现代社会里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们在社会上行动的酵母，生命的原动力。——安多纳德在旧教徒中受尽了冷淡以后，看到拿端家对她的关切，不管怎么浮泛，也很感动。拿端太太约略看到了安多纳德笃于友爱的生活，对于她的仪表与操守的可爱都很赏识；她自命要做她的保护人。她没有儿女，但很喜欢年轻人，常常招待他们，再三约安多纳德上她家去，要她放弃那种孤独生活，找点儿消遣。她不难猜到安多纳德的孤僻一部分是由于境况不好，便有心拿些美丽的服饰送给她，被高傲的安多纳德谢绝了；但这位恳切的保护人自有方法强迫她接受些小小的礼物，投合那无邪的女性的虚荣心。安多纳德又感激又惶愧，每隔许多时候，她强去参加一次拿端太太家的夜会；因为年轻，她终于也觉得愉快。

但在那个来往的人很杂而年轻人很多的场所，拿端太太所提拔的起寒而美丽的的女孩子，立刻成为两三个油滑少年的目标，以为轻而易举就可以得手。他们想利用她的羞怯来进攻，甚至彼此拿她赌东道。

终于她收到几封匿名信，——更准确的说是造了一个高贵的假名的信——先是热烈的情书，措辞迫切，把约会都定下了；接着又很快的来了几封更放肆的信威吓她，随后又来了信口谩骂与侮辱的信，赤裸裸的描写她身体上的某些部分，说出下流淫猥的话；写信的人想利用安多纳德的天真，恐吓她倘使不去赴约就要教她当众出丑。安多纳德因为招惹了这些是非，痛苦得哭了；而她身心清白的骄傲也大大的受了伤害。她不知道怎么摆脱，同时又不愿意告诉兄弟，免得他伤心而把事情搞得更严重。但她也不愿意朋友可以商量。向警察署告发吧，她又不愿意，怕事情张扬出去。然而无论如何得把它结束。她觉得光是不理不睬并不能保卫自己，那个坏蛋一定还要纠缠不清，不发见危险决不会罢休。

随后又来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限她第二天到卢森堡美术馆去相会。她去了。——绞尽脑汁想过之后，她相信这个磨难她的男人一定是在拿端太太家遇见的。有一封信里隐隐约约提到的事就是在那边发生的。于是她要求拿端太太帮她一次忙，坐着车陪她到美术馆，请拿端太太在车上等着。到时，她进去了。在指定的图画前面，那坏蛋得意洋洋的走过来，装得非常殷勤的跟她谈话。她不声不响的直瞪着他。他把一套话说完了，又涎着脸问她为什么这样目不转睛的盯着他。她回答说：

“我在看一个没骨头的人怎样起侮女人。”

对方听了这话毫不在意，反而装做亲狎的神气。她又说：

“你拿当众出丑的话威吓我。好吧，我现在就给你这个机会。你怎么样？”

她气得浑身颤抖，说话的声音很高，表示她预备教人注意。旁边的人已经在瞧他们了。他觉得什么都吓不倒她，便放低了声音。她最后一次又叫了声：

“哼，你这个没骨头的男人！”

说完了，她掉过身子就走。

他不愿意露出认输的神气，便跟着她走出美术馆。她径自走向等着的车子，突然打开车门。背后那个男子劈面撞见了拿端太太，拿端太太马上叫着他的姓氏招呼他，他一时手足无措，赶紧溜了。

安多纳德没有办法，只得把事情讲给这位女朋友听。但她只讲了个大概，因为她极不愿意把伤害她的贞洁的痛苦告诉一个外人。拿端太太埋怨她没有早通知她。安多纳德要求她对谁都别提。事情就至此为止；拿端太太也用不着对那个坏蛋下逐客令；因为从此他没有敢再露面。

差不多同时，安多纳德另外有一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伤心事。

有个很规矩的男子，年纪四十上下，在远东当领事，回国来过几个月的假期，在拿端家遇到安多纳德，爱上了她。那次的会见是拿端太太瞒着安多纳德预先安排好的，因为她一相情愿要替这位年轻朋友做媒。他是犹太人，长得并不好看；头有点儿秃了，背有点儿驼了；可是眼睛非常柔和，态度很亲切，因为自己也受过痛苦而很能够同情别人。安多纳德已经没有当年才子佳人的梦，不再是娇生惯养的孩子，把人生想作在美妙的日子和情人散散步那么回事了；如今她认为生活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每天都得来过一次，永远不能休息一下，要不然，你年复一年，一寸一尺的苦苦挣来的，就可能在一刹那那间前功尽弃。她觉得倘使能够在朋友的怀抱里躺一会，跟他共尝甘苦，由他来守望而让自己闭一会眼睛，一定是非常甜美的。她知道这都是梦想，可还没有勇气完全丢开这个梦。她心里很明白，一个没有陪嫁的姑娘在她那个社会里是毫无希望的。法国老派的布尔乔亚在婚姻上看重金钱是世界闻名的。这种贪心，便是犹太人也有所不及。犹太人中有钱的青年娶一个贫寒的姑娘，或有钱的少女热烈的追求一个聪明的男子，都不算什么希罕的事。但在内地信奉旧教的法国布尔乔亚中间，所谓婚姻无非是追求金钱。而那些可怜虫又干些什么呢？他们只有些平凡的需要：只知道吃喝，打呵欠，睡觉，——节省。安多纳德认识这班人，那是从小见惯的。她戴了富贵的眼镜见过他们，也戴了贫穷的眼镜见过他们，已经对他们不存什么幻想了。所以那位男的向她求婚使她有点喜出望外。她先是不爱他，后来却是慢慢的对他有种感激的心和深刻的温情。倘不是要跟他到远地方去，把弟弟丢下的话，她早就应允的了。但在那种条件之下，她拒绝了。那朋友虽然懂得她的拒绝是由于极高尚的理由，心里仍旧不能原谅她：他知道爱人有那些德性是极可贵的，但爱情的自私要爱人把这些德性也为自己牺牲。他便不再见她，动身之后也不再和她通信，音讯杳然的过了五六个月，——忽然有一天寄给她一张喜柬，原来他跟另外一个女子结婚了。

那对安多纳德是桩极大的伤心事。在多少悲苦之外再受一次悲苦，她唯有把自己的悲苦献给上帝；她硬要相信，因为忘了自己唯一的使命是献身给兄弟，所以应当受此惩罚。从此她就更一心一意的照顾兄弟。

她完全退出了社会，不再上拿端家去。自从她谢绝了那桩婚事以后，他们就对她很冷淡；他们也不承认她的理由。拿端太太断定这桩婚姻一定成功，将来也一定很圆满，此刻因安多纳德的缘故而一切都成泡影，未免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她认为安多纳德的顾虑当然是极有义气，但感伤色彩太浓了；所以她马上不再关心这位小朋友。她只知道帮助别人，不问人家同意不同意；这种心理上的需要此刻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对象，让她能暂时发泄那关切与照拂人的感情。

奥里维完全不知道姊姊心中那页痛苦的罗曼史。他是个多情的，轻浮的少年，成天在幻想中过活。虽然他精神很活泼可爱，心也和安多纳德的一样温柔，但你要在什么事情上依靠他是没有把握的。他可以为了矛盾，消沉，闲荡，或是单相思而浪费几个月的精力。他常常想着一些俊俏的脸蛋，在什么交际场中见过一面而完全没注意到他的风骚的姑娘。他也能为了一段文字，一首诗，一阙音乐而出神，几个月的浸在里头，把正课都荒废了。非要是有人时时刻刻的监督他不可，而且还得留神，不能使他发觉而着恼。他发起脾气来一向很可怕，会极度的紧张，精

神上失掉平衡，浑身发抖，好似可能害肺病的人所常见的现象。医生并不把这种危险瞒着安多纳德。这株本来就软弱的植物，从内地移植到巴黎之后，极需要清新的空气与美好的阳光。那可是安多纳德不能供给的。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不能在假期中离开巴黎。至于假期以外的时间，两人有工作在身，到了星期日都已经困倦不堪，除掉赴音乐会，再没心思出门了。

可是在夏天，有些星期日，安多纳德仍旧打起精神把奥里维拉到郊外的森林中去散步。但林中全是一对对粗声大气的男女，音乐咖啡馆的歌曲，油腻的纸张：这当然不是使精神休息而净化的清幽的境界。傍晚回家的时候，又得坐着闷人的，低矮的，狭窄的，黑洞洞的郊区火车，满是笑声，歌声，粗野的谈话，难闻的气息，和烟草的味道。安多纳德与奥里维都是没有平民气质的，回到家中只觉得厌恶，丧气。奥里维要求安多纳德以后别再作这种散步；而安多纳德在某个时期内也没有这勇气了。但过了一晌，她还是要去，以为对于兄弟的健康是必需的，虽然她自己比奥里维更讨厌这种散步。每次新的尝试都不比上一次的更愉快；奥里维便狠狠的向她抱怨。结果两人只能关在闷塞的城里，对着牢狱式的院子想望田野。

中学的最后一年到了。学期终了便是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而这也正是时候了。安多纳德已经累到极点。她预测兄弟一定能考上。中学里大家认为他是最优秀的投考生之一：所有的教员都称赞他的功课和聪明，唯一的缺点是思想没有纪律，不能按照计划做事。可是压在奥里维肩上的责任使他心慌意乱，考起近了，应付考试的能力越来越低了。一方面是极度的疲乏，一方面是怕考不上，而且胆小得近乎病态：这种种早就使他象瘫痪了一样。想到要当着大众站在许多考试委员前面，他就不由得浑身发抖。他永远受着胆小的累，轮到在教室里开口就脸红耳赤，喉咙都塞住了，最初只能在人家唤到他名字的时候答应一声。倘使无意中问他什么话，他倒还容易回答；要是预先知道要受到考问，他简直会吓昏的：一刻不停在那里胡思乱想的脑子，把将要临到的情形连细节都想象到了；而且越等得久，他越是被恐怖纠缠不清。他差不多没有一次考试不是至少考过两次的：因为考试以前的几夜，在梦中已经考过几次，把他的精力消耗完了，再也无法应付真正的考试。

然而他还不到那个使他在夜里流冷汗的可怕的口试①。笔试的时候，一个关于哲学的题目，在平时他是能发挥的，不料那天六个钟点之内竟写不上两页。最初几小时他脑子里空空如也，一点儿思想都没有，仿佛给一座漆黑的墙堵塞了。到最后一小时，那堵墙溶化了，墙缝里居然透出几道光来。他这才写了很美的几行，可是篇幅不够教人把他评定等第。安多纳德看他那样狼狈，料他没希望了，于是也跟他一样的垂头丧气，只是面上不露出来。并且她便是到了绝望的局面，也还能抱着无穷的希望。

①法国学校考试通例，凡笔试不及格者即落第，无资格再受口试。

奥里维落选了。

他懊丧到了极点。安多纳德勉强笑着，仿佛事情并不严重；但她的嘴唇在发抖。她安慰弟弟，说那是运气不好，容易补救的，下年一定能考取，名次还可以高一些。她可没有说，为了她，他这一年是应该考上的，她身心交困，恐怕不能再撑一年了。但她非撑不可。要是她在奥里维没考取以前就死了，他可能永远①法国学校考试通例，凡笔试不及格者即落第，无资格再受口试。

没勇气独自奋斗下去，结果不免给人生吞掉。

因此她把自己的疲乏藏起来，反而加倍的努力。她流着血汗让他在暑假中有些娱乐，希望开学以后他精神好一些，更能够发愤用功。可是到开学的时候，她小小的积蓄用完了，同时又丢了何处薪水最高的教职。

还要苦苦的撑一年！……两个孩子为了这最后的一关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第一先得生活，找一些别的差事。拿端他们介绍安多纳德上德国去教书。这是她最不愿意接受的，可是眼前没有别的机会，又不能久待。六年以来姊弟俩从来没分离过一天；她简直没法想象，不看见他不听见他以后她怎么能生活。奥里维想到这点也不免心惊肉跳；但他什么话都不敢说：这桩苦难是他造成的；要是他考取了，安多纳德决不至于到这个田地①；所以他没有反对的权利，也没有资格提出他个人的悲凄作为问题；一切只能由她一个人决定。

①法国国立高等师范学生不但完全免费，而且还津贴少数零用。

分离以前的最后几天，两人不声不响的熬着痛苦，仿佛有一个快要死了；痛苦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们便躲起来。安多纳德想在奥里维的眼神中征求意见。要是他对她说：“别走啊！”她就可以不走，虽然是应当走。直到最后一刻，坐在把他们送上车站去的马车里，她还准备打消原意，她觉得没有勇气执行她的计划。只要他一句话，一句话！……可是他不说出来。他跟她一样的全身发僵。——她要他答应每天写信给她，什么都不能隐瞒，只要有点儿不安的事，就立刻叫她回来。

她走了。一方面，奥里维走进中学宿舍连心都凉了，——如今他变了寄宿生；——一方面安多纳德在火车里痛苦万分。他们俩夜里睁着眼睛，觉得每过一分钟就离得远一点，不由得彼此低声呼喚。

安多纳德想到将要投身进去的社会非常害怕。六年以来，她大大的改变了。从前她是多么大胆，什么都吓不倒的，现在却养成了静默与孤独的习惯，反而以脱离孤独生活为苦事。幸福的岁月过去了，嘻嘻哈哈的，快活的，多嘴的安多纳德也跟着消灭了。忧患使她变得孤僻。大概因为跟奥里维住在一起，所以她也感染到他羞怯的性情。除了对兄弟，她很不容易开口。什么都使她害怕，便是去拜访人也要心慌。一想到要去住在陌生人家，跟他们谈话，老是站在人面前的时候，她更急坏了。可怜的小姑娘并不比她的兄弟更喜欢教书；她很尽职，但并不相信自己的工作对人有什么好处可以自慰。她生来是为爱人而不是教育人的。可是谁也不在乎她的爱。

德国那个新的差事，比无论什么地方都更用不着她的爱。她在葛罗纳篷家教孩子们读法语，主人绝对不关切她。他们又傲慢又亲昵，又冷淡又爱管闲事，因为出了相当高的薪水，便以为给了她恩惠，对她尽可以随心所欲，把她看做一个比较高级的仆人，不让她有半点自由。她甚至没有私人的卧室：只睡在一间跟孩子们的卧室相连的小屋子内，夜里房门都是不能关的。她从来没有清静的时间。虽然那是每个人应有的神圣的权利，他们可不承认。她的快乐只有在精神上跟兄弟在一起，和他谈话；只要有片刻的自由，她就尽量利用。但人家还要和她争这片刻的时间。她才提笔，就有人在她房内打转，问她写什么。她看信的时候，人家又问她信上写些什么。他们用一种亲昵与嘲笑的神气，打听“小兄弟”的情形。于是她只得躲起来。她有时需要用怎样的手段，躲在怎样的屋角里去偷偷的看奥里维的信，真是说出来也教人脸红。倘若有封信随便丢在房里，毫无疑问是会被人偷看了的；既然除了衣箱之外没有一件可以关锁的东西，她就不得不把所有不愿意给人看到的纸张都带在身上：人家老是在搜索她的东西和她的内心，竭力想发掘她思想的秘密。并非葛罗纳篷一家关切这些事，而是认为既然出钱雇了她，她这个人就是属于他们的了。其实他们并无恶意：刺探旁人的私事在他们是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们之间决不会因这些事生气的。

安多纳德可最难容忍这种间谍式的，无耻的勾当，使她一天不能有一小时逃过他们不知趣的目光。她用一种带点高傲的矜持的态度对付葛罗纳篷家里的人，教他们大不高兴。当然，他们自有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们的的好奇心作辩护，批评安多纳德不应该躲避他们。对一个住在他们家里，成为家庭的一分子，负责教育他们儿女的姑娘，他们觉得应该认识她的私生活：这是他们的责任！——（多少主妇对于仆人就是这种说法，她们的所谓责任，并非在于使仆役少吃一些苦少受一些难堪，而是在于禁止他们作任何娱乐。）——所以他们认为，安多纳德的不肯接受监督一定是有不可告人之事：一个清白的女孩子是什么都不用隐藏的。

因此安多纳德时时刻刻受着磨折，时时刻刻得保护自己：这样她就比平时更冷淡更深藏了。

弟弟每天都给她写一封十二页的长信；她也居然能每天写一封，——哪怕只是短短的几行。奥里维竭力装得很勇敢，不过分流露心中的痛苦。但事实上他苦闷得要死。他的生活一向跟姊姊的难解难分，如今和她分离之后，他的生命似乎只剩了一半：他的手脚，他的思想，都调动不来了；他不能散步，不能弹琴，不能工作，也不能不工作，不能梦想，——除非是梦想她。他从朝到晚埋头在书本里，可是一点工作都做不出来：他的念头总想着别处，不是苦闷，便是想念姊姊，或者一边想着上一天的来信，一边眼睛钉着钟，等着当天的信。信到了，他手指哆嗦

着拆阅，因为他又快活又害怕。便是情书也不会使一个情人感情冲动到这个田地。象安多纳德一样，他也躲在一边读她的信，把所有的都带在身上，夜里拿最后收到的一封信放在枕头下面，在想着亲爱的姊妹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常常用手摸一下，看看它是否在老地方。他觉得跟她离得多近！要是邮局耽误，把安多纳德的信晚一天送到，他就特别难过。他们中间隔了两天两夜了！……因为从来没出过门，他把空间与时间格外夸大。他的想象力老是在那里活动：“噢，上帝！要是她病倒的话！她总该见到他一面才死吧……昨天为什么她只写寥寥几行呢？……是不是病了？……是的，她病了……”那时他简直喘不过气来。——除此以外，他更怕自己孤苦伶仃的死，远离着她，死在这些不相干的人中间，在这可厌的中学里，在这个凄凉的巴黎。想到后来，他真的病了……“倘若写信去要她回来又怎么样呢？……”但他想到自己这样没有勇气就害羞。而且他一提笔，因为能够和她谈谈而快活极了，居然暂时忘了痛苦。他仿佛见到她，听到她：他把什么都告诉她听：跟她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倒从来没对她说过这样亲切和热烈的话；他把她叫做“我的忠实的，勇敢的，至爱的好小姊妹”。那是真正的情书。

这些信使安多纳德沉浸在温情里头，唯有在读信的时间她才觉得有点空气可以呼吸。信要不在早上预期的时间收到，她就苦恼得什么似的。有两三次，葛罗纳篷他们为了大意，或是——谁知道？——为了恶意的耍弄，直到晚上，有一次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把信交给她，那时她竟急得发烧了。——元旦那天，两个孩子不约而同的想了同样的主意：花了很多钱彼此发了一通长电，在两方面同时送到。奥里维继续在功课方面与思想方面征求安多纳德的意见；安多纳德替他出主意，支持他，鼓励他。

其实她自己也不见得有多少勇气，住在这陌生地方闷死了，一个人也不认识，一个人也不关切她，除了一个才来不久而和她同样住不惯的教员的太太。那位好心的女人母性很强，看到两个各处一方面而相爱的孩子那么痛苦，非常同情——因为她向安多纳德探听到了一部分历史；——但她那样的粗声大气，那样的平庸，缺少机智，不识时务，把安多纳德贵族式的小灵魂吓得格外深藏了。因为对谁都不能吐露，她便把所有的烦恼都闷在肚里；而那是很重的担负。有时她自以为要倒下来了；但她咬咬嘴唇，重新向前。她的健康受了影响，瘦了许多。弟弟的信越来越消沉。有一次特别颓丧的时候，他竟写道：“你回来罢，回来罢！……”

可是信刚发出，他就觉得惭愧，又写了一封，声明前信作废，要求安多纳德别把那句话放在心上。他甚至装得很快乐，不需要姊妹。倘若给人看出他没有她便不能过活，他容易生气的性情也是受不了的。

这一点可瞒不过安多纳德；她看透他的思想，但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她几乎真的要动身了，连行车时刻都到站上去问过了。随后，她觉得简直是胡闹：她在这儿挣的钱就是付奥里维的膳宿费的；两个人能撑多久就得撑多久。她没勇气打什么主意了：早上她很勇敢，但越到夜晚，精神越低落，只想逃了。她想念家乡，——想着那个对她多么残酷、可是埋着她过去所有的遗迹的家乡，——也想着弟弟的语言，为她用来表示心中的爱的语言。

那时恰好有个法国剧团路过那个德国小城。难得上戏院的安多纳德，——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忽然渴望听一听法语，到法国去躲一下。其余的事，我们以前叙述过了。戏院已经客满。她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青年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看到她失望的神气，邀她到他的包厢中去：她糊里糊涂的接受了。她和克利斯朵夫的露面引起了小城里许多闲话，立刻传到葛罗纳篷家里，而他们的存心是只要对这个法国少女有一点儿不利的猜疑就预备接受的，再加我们以前说过的那种情形①，他们被克利斯朵夫惹得气恼之极，便毫不客气的把安多纳德辞退了。

①参看卷四：《反抗》。——原注

这颗贞洁而容易害羞的心灵，整个儿给手足之爱占据了，没有给任何卑污的思想沾染过，一朝懂得了人家指控她的罪名，简直羞愤欲死。但她并不恨克利斯朵夫，知道他跟她一样的无辜，虽然使她受累，用意是很好的：所以她很感激。她对于他的身世一无所知，只晓得他是个受到剧烈攻击的音乐家。她尽管不懂人情世故，但有种内心的直觉，因饱经忧患而变得非常敏锐，看出那个陪她看戏的同伴举动粗鲁，有点疯癫，可是性情和她一样赣直，并且慷慨豪侠，她只要想到他就觉得安慰。别人说克利斯朵夫的坏话，绝对不影响她的信心。自己是个被迫侮的，她认为他也是个被迫侮的，和她一样受着人们恶意的攻击，而且时期更长久。既然她惯于想着别人而忘掉自己，所以一想到克利斯朵夫也在受罪，她自身的悲苦倒反减淡了些。可是她无论如何不愿意和他再见或通信。清高与狷介的性情不许她那么做。她以为他决不会知道连累她的事，而且以她的好心，还希望他永远不知道。

她走了。火车开出一小时以后，她碰巧又跟从外埠回来的克利斯朵夫在中途相遇。

在并列在一起停了几分钟的车厢里，他们俩在静悄悄的夜里见到了，一句话也没说。他们能说些什么呢，除非是一些极平淡的话？而这种话，反而要亵渎彼此的同情与神秘的共鸣；那是除了心心相印以外别无根据的，说不出的感情。在这最后一刹那，两个毫不相知的人互相望着，看到了平时跟他们平生活的人从来没窥到的内心的隐秘。说话，亲吻，偎抱，都可以淡忘；但两颗灵魂一朝在过眼烟云的世态中遇到了，认识了以后，那感觉是永久不会消失的。安多纳德把它永远保存在心灵深处，——使她凄凉的心里能有一道朦胧的光明，象地狱里的微光。

她又跟奥里维团聚了。而她回来也正是时候了。他刚病着。这个神经质的骚动的孩子，老是怕在姊妹不在眼前的时候害病，——此刻真的病倒了，反而不肯写信告诉姊妹，免得她担忧。他只是在心里叫她，好象求一桩奇迹似的求着她。

奇迹出现的时候，他睡在中学的病房里发烧，胡思乱想。一见之下，他并不叫喊。他有过多少次的幻象，看见她进来……他在床上坐起，张着嘴，哆嗦着，以为又是一个幻象。赶到她挨着他在床上坐下，把他搂着，他倒在她怀中，嘴唇上感觉到娇嫩的面颊，手里感觉到那对在夜车里冻得冰冷的手，终于知道的确是姊妹，是他的小姊妹回来了，他就哭了出来。他只会哭，跟小时候一样是个“小傻瓜”。他把她紧紧搂着，唯恐她跑掉了。他们俩改变得多厉害！脸色多难看！……可是没关系，他们俩已经团聚；病房，学校，阴沉的天色，都变得光明了些。两人彼此抓住了，不肯再松手了。她什么话还没说，他先要她发誓不再出门。没有问题，她决不会再走；离别真是太痛苦了；母亲说得对，无论什么总比分离好。便是穷，便是死，便是死，都能忍受，只要大家在一起。

他们赶紧租了一个公寓。他们很想再住从前的那个，不管它多么丑；可是已经租出了。新的公寓也靠着一个院子，从墙高头可以望见一株小皂角树：他们立刻爱上了，把它当做田野里的一个朋友，也象他们一样给关在城市里。奥里维很快的恢复了健康，——而他的所谓健康，在一般强壮的人还是近于病的。——安多纳德在德国过的那些苦闷的日子，至少挣了一笔钱；她翻译的一册德语书被出版家接受了，更加多了些收入。钱的烦恼暂时没有了；一切都可以挺顺利，只要奥里维在学期终了能够考上。——可是考不上又怎么办呢？

一朝住在一块儿，恢复了过去那种甜蜜的生活，他们一心一意想着考试的事。两人尽量的不提也是没用：无论如何避免不了。那个执着的念头到处跟着他们，便是在消遣的时候也是的。在音乐会里，它会在一曲中间突然浮现；夜里醒来，它又会象窟窿一般的张开嘴来吞噬他们。奥里维一方面竭力想解除姊妹的重负，报答她为他而牺牲了青春的恩德，一方面又怕落第以后无法避免的兵役：——那时考取高等学校的青年还可以免除兵役。他对于军营里——不管他看得对不对——肉体与精神方面的男风，心理方面的堕落，感到说不出的厌恶。他性格中所有贵族的与贞洁的气质都受不了兵役的义务，差不多宁可死的。保卫国家的大道理，时下已经成为普遍的信仰，人们很可以用这个名义来取笑、甚至指责奥里维的心理；可是只有瞎子才会否认那种心理！兼爱为名、粗俗为实的共同生活，强迫一般性情孤独的人所受痛苦，可以说是最大的痛苦。

试期到了。奥里维差点儿不能进场：他非常的不舒服，对于不论考取与否都得经历的那种心惊胆战的境界害怕到极点，几乎希望自己真的病倒了。笔试的成绩还不差。但等待笔试揭晓的期间真是不好受。经过了大革命的国家实际是世界上最守旧的：根据它年代悠久的习惯，试期定在七月里一年之中最热的几天，仿佛故意要跟可怜的青年们为难，要他们在暑气熏蒸的天气预备考试；而节目的繁重，恐怕没有一个典试委员知道其中的十分之一。在喧哗扰攘的七月十四①（那是教并不快活而需要清静的人受罪的狂欢节）的下一天，人们才披阅作文卷子。奥里

维的公寓附近，广场上摆着赶集的杂耍摊，一天到晚，一夜到天亮，只听见气枪劈劈拍拍打靶的声音，让人骑着打转的木马呜呜的叫着，蒸汽琴呼哧呼哧的响着。热闹了八天之后，总统为了讨好民众，又特准延长半星期；那对他当然是没关系的：他又听不见！但安多纳德与奥里维被吵得头昏脑胀，不得不紧闭窗户，关在房内，掩着耳朵，竭力想逃避整天从窗隙里钻进来的声音，结果它们仍旧象刀子一般直钻到头里，使她们痛苦得浑身抽搐。

①七月十四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日子，后定为法国国庆日。

笔试及格以后，差不多立刻就是口试。奥里维要求安多纳德不要去旁听。她等在门外，比他哆嗦得更厉害。他从来不跟她说得满意，不是把他在口试中回答的话使她发急，就是把没有回答的话使她揪心。

最后揭晓的日子到了。录取新生的榜是贴在巴黎大学学院的走廊里的。安多纳德不肯让奥里维一个人去。出门的时候，他们暗暗的想：等会儿回来，事情已经分晓了，那时他们或许还要回过头来惋惜这个时间，因为这时虽然提心吊胆，可至少还存着希望。远远的望见了巴黎大学，他们都觉得腿软了。连那么勇敢的安多纳德也不禁对兄弟说：“哎，别走得这么快呀……”

奥里维瞧了瞧勉强堆着笑容的姊妹，回答道：“咱们在这张凳上坐一会好不好？”

他简直不想走到目的地了。但过了一忽，她握了握他的手：“没关系，弟弟，走罢。”

他们一时找不到那张榜，看了好几张都没有耶南的姓名。终于看到的时候，他们又弄明白了，直看了好几遍，不敢相信。临了，知道那的确是真实的，是他耶南被录取了，他们一句话都说不上来。两人立刻望家中奔去：她抓着他的胳膊，握着他的手腕，他靠在她身上：他们几乎连奔带跑的，周围的一切都看不见了，穿过大街险些儿被车马压死，彼此叫着：“我的小弟弟！……我的小妹姊！……”

他们急急忙忙爬上楼梯。一进到屋里，两人马上投入彼此的怀抱。安多纳德牵着奥里维的手，把他带到父母的遗像前面，那是靠近卧床，在屋子的一角，对他们象圣殿一般的处所。她和他一起跪下，悄悄的哭了。

安多纳德叫了一顿精美的晚饭。可是他们肚子不饿，一口都吃不下。晚上，奥里维一忽儿坐在姊妹膝下，一忽儿坐在姊妹膝上，象小孩子一样的要人怜爱。他们不大说话，累到极点，连快乐的气力都没有了。九点不到，他们就睡了，睡得象死人一样。

第二天，安多纳德头痛欲裂，但心上去掉了这么一个重担！奥里维也觉得破天荒第一遭能够呼吸了。他得救了，她把他救了，她完成了她的使命；而他也没辜负姊妹的期望！……—多少年来，多少年来，他们第一次可以让自己贪懒一下。到中午他们还躺在床上，谈着话，房门打开着，可以在一面镜子里瞧见彼此的快乐而累得有些虚肿的脸；他们笑着，送着飞吻，一忽儿又朦胧入睡，瞧着对方睡着的模样；大家都懒洋洋的瘫倒了，除了吐几个温柔的单字以外简直没气力说话。

安多纳德从来没停止一个小钱一个小钱的积蓄，以备不时之需。她一向瞒着兄弟，不说出她预备给他一个意外的欣喜。录取的第二天，她宣布他们要到瑞士去住一个月，作为辛苦了几年的酬报。现在奥里维进了高师，有三年的公费，出了学校又有职业的保障，他们可以放肆一下，动用那笔积蓄了。奥里维一听这消息马上快活得叫起来。安多纳德可是更快活，——因兄弟的快活而快活，——因为可以看到她相思多年的田野而快活。

旅行的准备成为一桩大事，同时也成为无穷的乐事。他们动身的时候已是八月中了。他们不惯于旅行：头天晚上，奥里维就睡不着觉；火车上的那一夜，他也不能阖眼。他整天担心，怕错失火车。他们俩都急急忙忙，在站上给人家挤来挤去，踏进了一间二等车厢，连枕着手臂睡觉的地位都没有：——睡眠是号称民主的法国路局不给平民旅客享受的特权之一，为的让有钱的旅客能够独享这个权利而格外得意。——奥里维一刻都没闭上眼睛：他还不肯肯定有没有误搭火车，一路留神所有的站名。安多纳德半睡半醒，时时刻刻惊醒过来；车厢的震动使她的头摇晃不定。奥里维借着从车顶上照下来的黯淡的灯光瞅着她，看她脸色大变，不由得吃了一惊。眼眶陷了下去，嘴巴很疲倦的张着；起色黄黄的，腮帮上东一处西一处的显着皱纹，深深的刻着沮丧与失望的日的痕迹：她神气又老又病。——她的确是太累了！她心里很想把行起延缓几天，可又不愿意使兄弟扫兴，竭力教自己相信没有什么病，只是疲劳过度，一到乡下就会复原的。啊！她多么怕在路上病到！……她觉得他瞧着她，便勉强振作精神，睁开眼来，——睁开这双多年轻，多清澈，多明净的眼睛，但常常不由自主的要被苦闷的浊流障蔽一会，好似一堆云在湖上飘过。他又温柔又不安的低声问她身体怎么样，她握着他的手，回答说很好。她只要听到一个表示爱的字就振作了。

在多尔与蓬塔利哀之间，红光满天的曙色一照到苍白的田里，原野就仿佛醒过来了。高高兴兴的太阳——象他们一样从巴黎的街道、尘埃堆积的房屋、油腻的烟雾中间逃出来的太阳——照着大地，草原打着寒噤，被薄雾吐出来的一层乳白色的气雾包裹着。路上有的是小景致：村子里的小钟楼，眼睛里瞧见的一泓清水，在远处飘浮的蓝色的岗峦。火车停在静寂的乡间，阵阵的远风送来清脆动人的早祷的钟声；铁路高头，一群神气俨然的母牛站在土堆上出神。这种种都显得那么新鲜，引平安多纳德姊弟的注意。他们好似两株枯萎的树，饮着天上的甘露愉快极了。

然后是清晨，到了应当换车的瑞士关卡。平坦的田里只有一个小小的车站。大家因为一夜没睡，觉得有点儿恶心，清晨潮湿的空气又使人微微颤抖。四下里静悄悄的，天色清明，周围那些草原的气息冲进你的嘴巴，沾着你的舌头，沿着你的喉咙，象一条小溪似的流到你胸中。露天摆着一张桌子，大家站在那儿喝一杯提神的热咖啡，嚼着带酪的牛乳，还有一股野花野草的香味。

他们搭上瑞士的火车，看了车上不同的设备高兴得象儿童一样。可是安多纳德累极了！她对于这种时时刻刻的不舒服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看到了这些多美多有趣的东西而并不怎么高兴呢？和兄弟作一次美妙的旅行，不用再为将来的生活操心，只顾欣赏她心爱的自然界：不是她多少年来梦想的吗？现在她是怎么回事呢？她埋怨自己，勉强教自己欣赏一切，看着兄弟天真的快乐强作欢容……他们在土恩停下，预备第二天换车到山里去。可是在旅馆里，安多纳德晚上忽然发了高度的寒热，又是呕吐，又是头疼。奥里维慌了，心神不定的挨了一夜，天明就去请医生：——又是一笔意想不到的支出，对他们微薄的资源大有影响。——医生认为暂时并不怎么严重，不过是极度的劳顿，身体太亏了一点。继续上路是不可能了。医生要安多纳德整天躺在床上，并且说他们也许要在土恩多待一些日子。他们虽然难过，幸而事情没有意料中的严重，也就很安慰了。可是老远的跑来，关在简陋的旅馆里，卧房给太阳晒得象暖室一般，毕竟是够痛苦的。安多纳德劝兄弟出去散步。他在旅馆外边走了一程，看见阿尔河的绿波，远远的天边又有白色的山峰在云端浮动，快活极了；但这快乐，他一个人没法消受，便匆匆回到姊姊房中，非常感动的把见到的风景告诉她；她奇怪他回来这么早，劝他再出去，他却象从前从夏德莱音乐会回来的时候一样的说：

“不，不，那太美了；我一个人看了心里会难受的……”

这种心绪是一向有的：他们知道，不跟对方在一起自己就不是个完全的人。但听到对方把这意思说出来总是怪舒服的。这句温柔的话给安多纳德的影响比什么药都灵验。她微笑着，又喜悦，又困倦。——很舒畅的睡了一夜，她决意清早就走，不去通知医生，免得他劝阻。清新的空气和一同玩赏美景的快乐，居然使他们不致为了这个卤莽的行动再付代价。两人平安无事的到了目的地：那是山中的一个山村，在什齐兹附近，临着土恩湖。

他们在一家小旅馆里待了三四星期。安多纳德没有再发烧；可是身体始终不硬朗。她只觉得脑袋重甸甸的支持不住，时时刻刻的不舒服，奥里维常常问到她的健康，只希望她的脸色不要那么苍白。可是他对着美丽的景色陶醉了，自然而然的把不愉快的思想撂在一边，所以听到她说身体很好，就很愿意信以为真，——虽然明知道事实并不如此。另一方面，她对于兄弟的快乐，清新的空气，尤其是对于休息，深深的感到快慰。经过了多少艰苦的年头而终于能休息一下，不是最愉快的事吗？

奥里维想把她拉着一同去散步，她心里也很高兴和他一块儿去；可是好几次，她勇敢的走了二十分钟，不得不停下，气透不过来了，心要



停止跳动了。于是他只能自个儿向前，——虽然是并不辛苦的攀援，她已经忐忑不安，直要他回来了才放心。或者两人出去随便遛遛：她抓着他的胳膊，迈着细步，谈着话；他尤其多嘴，一边笑，一边讲他将来的计划，说着傻话。走在半山腰，临前山谷，他们遥望白云倒映在静止不动的湖里，三三两两的小艇在那里飘浮，仿佛余在池塘上的小虫；他们呼吸着温和的空气，听着远风送来一阵又一阵的牛羊颈上的铃声，带着干草与树脂的香味。两人一同梦想着过去，将来，和他们觉得所有的梦里头最渺茫而最迷人的现在。有时，安多纳德不由自主的感染了兄弟那种小孩子般的兴致：跟他追着玩儿，扑在草里打滚。有一天他居然看到她象从前一样的笑了，他们小时候那种女孩子的憨笑，无愁无虑的，象泉水般透明的，他多年没听见的笑声。

但更多的时候，奥里维忍不住要去作长途的远足。过后他心里难受，埋怨自己不曾充分利用时间和姊姊作亲密的谈话。便是在旅馆里，他也往往把她一个人丢下。同寓有一群青年男女，奥里维先是不去交际，可是慢慢的受着他们吸引，终于加入了他们的团体。他素来缺少朋友，除掉姊姊之外，只认得一般中学里鄙俗的同学和他们的倩妇，使他厌恶。一旦处在年纪相仿，又有教养，又可爱，又快活的青年男女中间，他觉得非常痛快。虽然性情孤僻，他也有天真的好奇心，有一颗多情的，贞洁而又肉感的心，看着女性眼里那朵小小的火焰着迷。而他本人尽管那么羞怯，也很能讨人喜欢。因为需要爱人家，被人家爱，他无意中就有了一种青春的妩媚，自然而然有些亲切的说话，举动，和体贴的表现，唯其笨拙才显得格外动人。他天生的富于同情心。虽是孤独生活养成了他讥讽的精神，容易看到人们的鄙俗与缺陷而觉得厌恶，——但跟那些人当面碰到了，他只看见他们的眼睛，从眼睛里看出一个有一天会死的生灵，象他一样只有一次生命，而也象他一样不久就要丧失生命的。于是他不由自主的对它感到一种温情，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难为它。不管心里怎么样，他总觉得非跟对方和和气气不可。他是懦弱的，所以天生是讨一般人喜欢的；他们对于所有的缺陷，甚至所有的美德，都能原谅，——只除了一件：就是为一切德性之本的力。

安多纳德可不加入这个青年人的集团。她的体力，她的疲乏，表面上没有原因的精神的颓丧，使她瘫下去了。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操心与劳苦，她被折磨得身心交瘁；姊弟的角色颠倒了：如今她觉得跟社会，跟一切，都离得很远了！……她不能再回到社会里去：所有那些谈话，那些喧闹，那些欢笑，大家所关切的那些小事，都使她厌烦，疲倦，甚至于气愤。她恨自己这种心情，很想学着别的姑娘们的样，对她们所关切的也关切，对她们所笑的也笑……可是办不到了！她的心给揪紧了，仿佛已经死了。晚上她守在屋里，往往连灯也不点，在暗中坐着；奥里维却在楼下客厅里，搞他那些已经习惯的谈情说爱的玩艺儿。安多纳德直要听见他上楼，听见他和女友们笑着，絮絮着，在她们的房门口恋恋不舍的，一遍又一遍的说着再会的时候，她才会从迷惘的境界中醒来；那时，她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微微笑着，起来捻开了电灯。兄弟的笑声使她精神振作了。

秋深了。太阳黯淡了。自然界萎缩了：在十月的云雾之下，颜色慢慢的褪了；高峰上已经盖了初雪，平原上已经罩了浓雾。游客动身了，先是，一个一个的，随后是成群结队的。而看见朋友们走，——即使是不相干的，——又是多么凄凉；尤其是眼看恬静而甘美的夏天，那些在人生中好比水草般的时光消失的时候，令人格外伤悲。姊弟俩在一个阴沉的秋日，沿着山，往树林里作最后一次的散步。他们不出一声，黯然神往的幻想着，瑟索的偎倚着，裹着衣领翻起的大氅，互相紧握着手指。潮湿的树林缄默无声，仿佛在悄悄的哭。林木深处，一头孤单的鸟温和的怯生生的叫着，它也觉得冬天快来了。轻绡似的雾里，远远传来羊群的铃声，呜呜咽咽的，好象从他们的心灵深处发出来的……他们回到巴黎，都很伤感。安多纳德的身体始终没复原。

那时得置备奥里维带到学校去的被服了。安多纳德为此花掉了最后一笔积蓄，甚至还偷偷的卖去几件首饰。那有什么关系呢？将来他不是会还她的吗？——何况他现在进了学校，她自己用不着花什么钱了！……她不允许自己想到他走了以后的情形：一边缝着被服，一边把她对兄弟的热情全部灌注在这个工作里头；同时她也预感到，这或许是她替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分别以前的几天，他们形影不离，唯恐虚度了一分一秒。最后一天晚上，他们睡得很迟，对着炉火，安多纳德坐在家中独一无二的安乐椅里，奥里维坐在她膝旁一张矮凳上，拿出他素来被宠惯的大孩子模样，惹人怜爱。对于将要开始的新生活，他觉得有些担心，也有些好奇。安多纳德想到他们的亲密从此完了，骇然自问将来怎么办。他似乎有心加强她的苦闷似的，这最后一晚的一举一动都比平时更温柔：他天真的撒娇，象一个快要出门的人把自己的优点与可爱的地方统统拿了出来。他坐在钢琴前面，久久不已的弹着她在莫扎特与格路克的作品中最喜爱的篇章，——那种缠绵悱恻，惆怅而高远的意境，正是他们过去的生涯的缩影。

分别的时间到了，安多纳德把奥里维送到校门口。她回到家中，又孤独了。但这一回和以前上德国去的情形不同，那次的离别与相会是可由她作主的，只要她觉得支持不住就可以回来。这一回是她在家而他走了，那是长久的离别，终生的离别。可是她那么富于母性，初期只念念不忘的想着弟弟而没想到自己，想着他刚开始过着那么不同的新生活，受着老同学的欺侮，还有那些琐碎的烦恼，虽是不足轻重，但一个独居其处而惯于为所爱的人担忧的人，特别会加以夸大。这种操心至少使她暂时忘了自身的寂寞。她已经想着明天会上客室去探望兄弟的那个半小时了。临时她早到了一刻钟。他对她很亲热，但一心一意的关切着他所见的新东西，觉得非常有趣。以后的几天，她始终抱着关切与温柔的心去看他；可是两人对这半小时会晤的反应，显而易见的不同起来。在她，那简直是她整个的生命。他当然很温柔的爱着安多纳德，却不能只想着她。有两三次，他到会客室来迟了一些。有一天她问他在学校里可厌烦，他竟回答说。这些小事都象小刀一般扎着安多纳德的心。——她埋怨自己这种态度，认为自私；她明明知道，倘使他少不了她，或是她少不了他，她在人生中没有旁的目标的话，不但是荒唐，简直是好的，违反自然的。是的，这一切她都知道。但知道又有什么相干？十年来她把整个的生命给了弟弟，到了今日还有什么办法？现在丧失了生活的唯一的目标，她便一无所有了。

她拿出勇气来想做些事，看看书，弄弄音乐，读些心爱的文章……天哪！没有了他，莎士比亚，贝多芬，显得多空虚！……——是的，那当然很美……可是他不在眼前了！倘使一个人不能用所爱者的眼睛去看，美丽的东西有什么意思？美，甚至于欢乐，有什么意思，倘使不能在别一颗心中去体味它们的话？

要是身体硬朗一些，她可能重新缔造她的生活，另外找一个目的。但她已经筋疲力尽。现在到了用不着咬紧牙关撑持到底的时候，意志涣散了……她倒下来了。在她身上酝酿了多年而一向被她的毅力压在那儿的疾病，从此抬头了。

孤零零的呆在家里，她不胜悲苦的消磨着她的黄昏，也没有气力把熄灭的炉火重新燃起，也没有气力上床睡觉，直坐到半夜，迷迷糊糊的，沉思冥想，打着寒颤。她温着过去的生活，跟死了的人与破灭的幻象老是分不开；她那么沉痛的想着没有爱情的，虚度了的青春。那是一种暧昧的，自己不承认的痛苦……一个孩子走在街上笑，一忽儿又在下一层楼上摇摇晃晃的学步，小脚一步步都踩在她心上！……有些疑虑，有些邪念，盘踞在她的心头；这个自私的，享乐的都市的气息，把她病弱的灵魂感染了。她压制着自己的遗憾，觉得自己的欲念可耻，不懂这些苦恼从何而来，以为是下劣的本能作祟。可怜的小奥菲利娅受着神秘的烦闷磨蚀，非常厌恶的觉得从她的心灵隐蔽的地方冒起一股旷野的，乱人心意的气息。她不能再工作，大部分的教职都辞掉了。她这个惯于早起的人有时竟睡到中午：起身与睡觉都没意义了；同时很少饮食，甚至于不饮不食。只有兄弟放假的日子，——星期四的下午和星期一大早——她才勉强装得跟从前一样。

他什么都没觉察，因为对新生活太感兴趣了，无心再观察姊姊。他正到了青年的某一个时期，对人不容易倾心相与，对于从前感动过而将来还要为之骚动的事非常冷淡。成年人对自然和人生，往往比二十岁的青年有更新鲜的印象，更天真的体验。所以有人说年轻人的心并不年轻，感觉也并不锐敏。那往往是错误的。他们的冷淡并非因为感觉迟钝，而是因为他们的心被热情，野心，欲念，和某些执着的念头淹没了。赶到肉体衰老之后，对人生无所期待的时候，无拘无束的感情才恢复它们的地位，而象小孩子一样的眼泪也会重新流出来。奥里维心中想着无数的小事情，尤其是一种荒唐的相思纠缠着他，——（那是他永远有的），——使他对旁的事一概视若无睹，或者淡然置之。安多纳德不知道他的心理变化，只看见他跟自己日渐疏远。那也不完全是奥里维的错。有时他回家来，想到要看见她、跟她谈话而很高兴，可是一进门会立刻

变得冷冰冰的。姊姊那种多操心的感情，一把死抓的狂热，过分的殷勤，过分的关切，使他苦闷得马上放弃了吐露衷曲的意思，甚至以为安多纳德失了常态。她往常用来对付他的知情识趣的态度完全没有了。但他并不加以深思，对她的问话，只直截了当的回答一个是或否。她愈想逗他说话，他愈沉默，或竟用一句粗暴的话得罪她。于是她也很艰难的缄默了。一天过去了，虚度了。——他才跨出家门踏上回校的路，就后悔自己的行动。夜里他想到使姊姊难过，不由得自怨自艾；有时一到学校就写一封热烈的信给她，——但第二天早上重新念了一遍，又把它撕掉了。安多纳德一点不知道这等情形，只以为他不爱她了。

她还有——即使不能说是最后一次的快乐——至少是青年的感情最后一次的激动，使她的心又苏醒过来，使爱的力量与对幸福的希望又无可奈何的奋发了一下。并且那也是荒唐的，和她安静的性格相反的。要不是在心烦意乱，大病前期的兴奋过度与迷懵的状态中，她决不会有这种情形。

她和兄弟在夏德莱戏院听音乐。他因为在一份小杂志上担任音乐批评，可以比当年坐着好一些的位置，但周围的群众倒反可厌。他们靠近台边，坐在两只弹簧凳上<sup>①</sup>。那天有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出场演奏。他们并不认识这位德国音乐家。但他一出台，她心里的血马上沸腾起来。虽然她困倦的眼睛不能清清楚楚的看见他，可是已经认出了她在德国受难时代的朋友。她从来没跟兄弟提过，便是她自己也不大想起；那时以后，她全部的思想都给生活问题占据了。并且她是个极有理性的法国女子，不愿意承认那种没有来由而又没有前途的感情。她心中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区域，藏着许多自己羞于见到的情愫；她明知有这些东西存在，可是不敢正视，因为对于不受理智监督的那个生命感到说不出的恐怖。

<sup>①</sup>法国戏院在每排固定座位的两端，各有弹簧凳（不用时可以翻起），作为临时加座之用。

等到心情稍定的时候，她借着弟弟的手眼镜瞧了瞧克利斯朵夫，看到他站在指挥台上的侧影，认出他那副暴烈与孤僻的神气。他穿着一套极不称身的旧衣服。——安多纳德一声不出，浑身冰冷，眼看克利斯朵夫在这个可叹的音乐会里受着群众的侮辱。大家原来就不欢迎德国艺术家<sup>①</sup>，此刻又觉得他的音乐非常沉闷。在一阙似乎太长的交响曲之后，他又出场弹几个钢琴曲子；群众的冷嘲热讽的态度，显然表示不大愿意再见到他。他开始演奏了，好不厌烦的群众无可奈何的听着；最高一层的楼厅上有两个听众高声说着些很不客气的話，使场子里的人听了直乐。不料克利斯朵夫突然停下来，拿出象野孩子一样傲慢不逊的态度，用一只手弹着《玛尔勃罗上战场去》的调子，站起来对群众说：“这才配你们的胃口！”

<sup>①</sup>参看卷五《节场》。——原注

群众对于音乐家的用意先还不大明白，迟疑了一会，然后闹哄起来，有的嘘着，有的嚷着：“道歉呀！非道歉不可！”人们气得满面通红，紧张得不得了，自以为真的愤慨了，那也许是事实；但更近于事实的是他们很高兴趁此机会放肆一下，大闹一阵，好似上了两小时课以后的中学生一样。

安多纳德没有气力动弹，似乎吓坏了，手指抽搐，把一只手套捻来捻去。从交响曲的最初几个音符起，她已经料到可能出事，觉得群众潜伏的恶意慢慢的在扩大，也看透克利斯朵夫的心情，断定他等不到完场就要发作的。她等着，越来越苦闷，恨不得去阻止他；但事情发生的经过简直和预料的一模一样，因此她受的打击跟随着宿命的打击没有分别，仿佛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她眼睛盯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愤愤然瞪着呵斥他的群众，一刹那间他们的目光碰上了。克利斯朵夫的眼睛也许在一刹那间把她认出了，可是在当时狂乱的情绪中，他的头脑并没认出来，——他早已把她忘了，——接着他在大众的嘘斥声中不见了。

她想叫喊，想说话，可是象做着恶梦一般没法开口。等到看见勇敢的小兄弟，并没发觉她情绪激动而也在身旁分担着她的悲痛与愤慨，她才松了一口气。奥里维极有音乐天分，也有他自己的口味，决不受拘束；只要爱好一件东西，他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爱的。听了克利斯朵夫的交响曲开头的几拍子，他就感觉到有些伟大的，生气从未遇到过的氣息。他很热烈的，声音很低的自言自语：“啊，多美啊！多美！……”

姊姊听了，不知不觉的靠着他的身子，心里非常感激。交响曲奏完以后，他狂热的鼓掌，对群众的冷淡与讥讽表示抗议。等到全场骚乱的时候，他更气坏了：这胆怯的孩子居然站起来，嚷着说克利斯朵夫是对的，他责问那些嘘斥的人，竟想跑过去跟他们打架。他的声音给场中的喧闹淹没了，人家用粗话骂他，说他混蛋。安多纳德眼见反抗是白费的，便抓着他的手臂，说：“住嘴，住嘴！”

他无可奈何的坐下，继续咆哮道：“丢人，丢人！这些该死的家伙！”

她一声不出，难受极了；他以为她对那音乐无动于衷，便对她说：“安多纳德，难道你，你不觉得这个美吗？”

她点点头表示感觉到的。她始终愣在那里，打不起精神来。但乐队准备奏另外一个曲子的时候，她突然站起，恨恨的凑着兄弟的耳朵说：“走吧，我不愿意再看这些人了！”

他们匆匆忙忙走了。在街上，手挽着手，奥里维兴奋的说着话，安多纳德一声不出。

以后的几天，她独自坐在卧室里被某一种感情搅得迷迷忽忽，虽然她避免正视那感情，但它老是跟她的思想纠缠不清，象血在太阳穴中剧烈的跳动一样，使她非常难受。

过了一晌，奥里维拿来一册克利斯朵夫的歌集，刚在一家书铺里发现的。她随便翻开，看到有个曲子上面题着一句德文：“就给那个受我连累的女子”，下面还写着年月日。

她很记得那个日子。——心里一慌，她看不下去了，便放下集子，要奥里维弹给她听，自己却走进卧房，关上了门。奥里维对这种新的音乐只觉得满心欢喜，马上弹了，没注意到姊姊的激动。安多纳德坐在隔壁，竭力压着心跳。突然她到衣柜里找出她的小账簿，查她离开德国的日期和那神秘的日子。其实她早已知道了；一查之下，果然那是和克利斯朵夫一同看戏的晚上。于是她躺在床上，闭着眼，红着脸，合着手放在胸部，听着那心爱的音乐，感激到极点……啊！为什么她的头疼得这样厉害呢？

因为姊姊不出来，奥里维弹完了一曲便走进房里，发见她躺着。他问她是否不舒服。她回答说是累了，接着就起来陪他。他们谈着，但她对于他的问话并不立刻回答，好似从迷惘中突然惊醒过来。她笑了笑，红着脸，抱歉的说头疼得厉害，人有点儿糊涂了。奥里维走了。她要他把集子留下，然后自个儿坐到深夜，在钢琴前面看着乐谱，并不弹，只随便捺几个音，轻轻的，唯恐使邻居讨厌。多半的时候她也不看起，只是胡思乱想，对于那个怜悯她而凭着神秘的直觉与慈悲窥到她心灵的人，抱着满腔的感激与温情。她没法固定自己的思想，只觉得又快活又悲哀，——悲哀……啊！她的头疼得多厉害！

她整夜做着甜美而困人的梦！万分惆怅。白天，为了振作精神，她想出去遛遛。虽然她头痛还很剧烈，可是硬要自己有个目的，便到一家百货公司去买些东西。她根本没想着她所做的事，只想着克利斯朵夫，但自己不承认。赶到她筋力尽，凄惶欲绝的走出来，忽然瞧见克利斯朵夫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走过。他也同时瞧见了她。她马上不假思索的向他伸出手去。这一回克利斯朵夫也停住脚步，认出了她。他已经走下人行道迎着安多纳德来了；安多纳德也迎着他走过去了。可是势如潮涌的群众把她推着挤着，象根草似的，街车的一骑马滑落在泥泞的街上，在克利斯朵夫前面形成了一条堤岸，来往的车辆被阻塞了，成了个难解难分的局面。克利斯朵夫不顾一切的还想穿过来；不料夹在车马中间进退不得。他好容易走到看见安多纳德的地方，她已经不见了；她竭力想抵抗人潮而抵抗不住，也就灰了心，不再挣扎，觉得有股宿命的力量限止她跟克利斯朵夫相会；而既然是命中注定的，又有什么办法？所以她从人堆里挤了出来，不想再回头走去。她忽然怕羞了：她敢对他做些什么呢，作何举动呢？他心目中又要把她看作怎么样呢？想到这些，她便溜回家了。

回到了家，她的心方始定下来。一进屋子，她在黑影里坐在桌子前面，连脱下帽子和手套的勇气都没有。她因为不能跟他说话而苦恼，同时心里又感到一道光明；黑影没有了，身上的病也没有了，只翻来覆去想着刚才的情形，又想到要是在另外一个情形之下又怎么样。她看见自

已向克利斯朵夫伸手，看见克利斯朵夫认出了她而显得高兴的样子，于是她笑了，脸红了。她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里，对他又伸着手臂。那简直是不由自主的：她觉得自己要消灭了，本能的想抓住一个在身旁走过而非非常慈悲的望着她的坚强的生命。她抱着一腔的温情与悲苦，在半夜里向他叫道：“救救我呀！救救我呀！”

她浑身滚热的起来点上灯火，拿着纸笔，给克利斯朵夫写了封信。要不是给疾病困住了，这个羞怯而高傲的少女永远不会想到写信给他的。她不知道写些什么，那时已经不能自主了。她叫他，跟她说她爱他……写到半中间，不觉骤然停下，想重新再写：可是热情已经退下去了，头里空荡荡，象火一般的发烧，千辛万苦也不容易找到辞句；她完全给疲倦压倒了，又觉得很难为情……这些能有什么用呢？这明明是骗自己，她不会把信寄出去的……而且即使愿意寄也不可能。她不知道克利斯朵夫的住址……可怜的克利斯朵夫！纵使他知道这些，对她存着一片好心，他又能帮什么忙？……太晚了！一切都是白费的了。一头窒息的鸟拚命拍着翅膀，作着最后的努力。她只有认命了……她在桌子前面呆坐了好久，没法从麻痹状态中挣扎出来。等到她费尽气力，很勇敢的站起身子，已经过了半夜。她随手把信稿夹在架上的一册书里，既没勇气把它藏起来，也没勇气把它撕掉。随后她睡了，打着寒颤，身子滚热。谜底揭晓了：她觉得神的意志完成了。

于是她心里只有一片和气恬静的境界。

星期日早上，奥里维从学校回来，发见安多纳德躺在床上，神志有点昏迷。医生来了，断为急性肺病。

最后几天，安多纳德明白了自己的病情；早先使她害怕的精神骚动，如今被她把原因找出来了。可怜的姑娘老是为了近来的情绪暗中羞愧，一发觉那是疾病所致而不必由她负责，不禁大大的松了口气。她还有精神料理一些事，烧掉某些文件，写了一封信给拿端太太，恳求在她……后的最初几星期，——（她不敢写下“死”这个字）——照顾她的弟弟。

医生毫无办法，病势太凶险，她的体力又被多年的劳苦磨坏了。

安多纳德非常镇静。自从她得悉自己不起之后，反而解脱了。她把过去所受的磨难一桩一桩的想起来；眼靠自己大功告成，亲爱的奥里维得救了：她觉得说不出的快乐。她想到：“这是我的成绩。”

但她又责备自己的骄傲：“单靠我一个人是做不了的。那是上帝帮我的。”

于是她感谢上帝允许她活到今天，使她能够完成使命。她这时候离开世界固然非常悲伤，可是不敢抱怨：那等于忘了上帝的恩德了，因为他可能早几年召她去的。要是她早死一年，情形又会变得怎么样呢？——想到这儿，她叹了口气，也就存着感激的心隐忍了。

她虽然呼吸艰难，可并不叫苦，——除非在昏昏沉沉睡着的当口，有时会象小孩子一般哼几声。这时她看人看事都用了乐天知命的心情。而一看到奥里维尤其欢喜不尽。她不开口，只动了动嘴唇叫他，要他把头靠在她枕上：然后四目相对，她默默的，长久的瞧着他。临了，她抬起身子，把他的头紧紧捧在手里，喊着：

“啊！奥里维！……奥里维！……”

她拿下脖子上的圣牌，挂在兄弟颈上①。她把奥里维付托给她的忏悔师，医生，付托给所有的人。旁人都觉得她从此是托生在兄弟身上了，逃到他的生命里去了，仿佛他是大海中的一座岛屿。有时，热情与信仰的神秘的激动使她陶醉了，忘了肉体的苦楚。悲哀一变而为欢乐，——神明的欢乐，——在她的嘴上，在她的眼睛里发出光辉。她再三说着：“我很快乐……”

①旧教徒往往以小圆银质胸章贴身悬挂。胸章上铸有耶稣或圣母像。

她神志渐渐昏迷。最后一次清醒的时间，她扯动着嘴唇，念念有辞。奥里维走到床头俯在她身上。她还认得他，对他有气无力的笑道，嘴唇还在那儿哆嗦，眼眶里含着热泪。人家听不见她想说的话……可是奥里维象抓住一缕呼吸似的听到了几句歌辞，那是他们俩十分喜欢的，她为他常唱的一支老歌：

我将再来，我的亲爱的人儿，我将再来……接着她又昏迷了……她离开了世界。

平时她不知不觉的感动了许多不认识的人，对她非常同情。便是在同一座屋子里，她连姓名都不知道的房客也是这样。奥里维受到许多完全陌生的人的慰问。安多纳德的葬礼没有象她母亲的那样寂寞。奥里维的朋友，同学，她教过书的家庭，以及她不声不响见过的，彼此都不知道身世的，可是知道她的义气而佩服她的人，甚至有些可怜的人，在她家做散工的女人，街坊上的小商人，都来送她到墓地。她去世的当天，奥里维就被拿端太太强邀了去，他已经痛苦得没有主意了。

他一生中的确只有这个时期才能担当这样一件祸事，——只有这个时间他才不至于整个儿被失望压倒。他才开始过一种新生活，处在一个集团中间，不由自主的受着大家推动。学校方面的作业与操心，求知的热诚，大大小小的考试，为了生活的奋斗，使他在精神上孤独起来躲在一边。为了这一点他大为痛苦；但幸亏如此他才得救。早一年或迟几年，他就完了。

然而他竭尽可能的躲在一边追念姊姊。他很伤心不能把他们共同生活的故居保留起来：他没有这笔钱。他希望那些似乎关切他的人能懂得他不能保存她的东西的悲哀。可是没有一个人懂得。他借了一点钱，再凑上替人家补习的学费，租了一个顶楼，把所能留下的姊姊的家具堆起来：她的床，她的桌子，她的靠椅。他把那个房间作为一个纪念她的圣地，逢到精神颓丧的日子，便去躲在那儿。他的同学以为他有什么外遇。其实他在这里呆上几小时，想着她，手捧着脑袋：他只有她一张小小的照片，还是他们俩小时候一同拍的。他对着照片说着，哭着……她到哪儿去了呢？啊，只要她在世界上，哪怕在天涯海角，哪怕在什么到不了的地方，——他都要用着何等的热诚，何等快乐的心去寻访她，不管是怎么辛苦，也不管要跋涉几百年，只消每走一步能近她一步！……是的，即使他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能够遇到她……可是毫无办法。他多孤独！现在没有了她的爱，没有了她的指导与安慰，他对付人生的手段是多么笨拙多么幼稚！……谁要在世界上遇到过一次友爱的心，体会过肝胆相照的境界，就是尝到了天上人间的欢乐，——终生都要为之苦恼的欢乐……对于一般懦弱而温柔的灵魂，最不幸的莫如尝到了一次最大的幸福。

在人生的初期就丧失了一个心爱的人固然悲痛，但还不及以后生肌衰退的时候那么惨酷。奥里维正在青年时期；虽然天性悲观，遭遇不幸，究竟是需要生活的。似乎安多纳德临死之际把一部分的灵魂移交给兄弟了。他相信是这样。他虽不象姊姊那样有信仰，却也隐隐然相信姊姊并没完全死，而是象她所说的托生在他的心上。布勒塔尼一带有种信仰，说夭折的青年并不死：他们继续在生前居住的地方飘浮，直到应享的天年告终的时候。——这样，安多纳德仿佛继续在奥里维身旁长大。

她把她的纸张重新看了一遍。不幸她差不多把什么都烧了。而且她不是一个喜欢纪录内心生活的人。揭露自己的思想，在她是会脸红的。她只有一本小日记簿，记着一些别人没法懂得的事，——不加说明的写了些日子，纪念她一生或悲或喜的琐碎事儿，那是她用不着写下细节就能全部想起来的。所有这些日子几乎都跟奥里维的生活有关。她也保存着他写给她的信，一封不缺。——不幸他没有那么细心：她写给他的差不多全部给丢了。他要那些信干什么呢？他以为姊姊是永远在身边的，温情的泉源是涓涓不绝的，永远可以浸润他的嘴唇与心；他当初毫无远见的浪费了他所得到的爱，现在却恨不得把它一点一滴的储藏起来……他随便翻看安多纳德的一册诗集，忽然看到一张破纸上有几个铅笔字：“奥里维，亲爱的奥里维！……”他看了差点儿晕倒。他嚎啕大哭，拚命吻着那张不可见的，在坟墓中和他说话的嘴巴。——从那天气，他把她所有的书都打开来，一页一页的找她有没有留下别的心腹话。他发现了她写给克利斯朵夫的信稿，才知道藏在她心里的略具雏形的罗曼史；他第一次窥见他从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她的感情生活，把她骚乱不宁的最后几天，被兄弟遗弃而向着不相识的朋友伸手起援的心情，完全体验到了。她从来没和他说过克利斯朵夫。他从信稿上之发觉他们以前在德国碰过面，克利斯朵夫曾经对姊姊很好，详细情形当然无法知道，只知道安多纳德至死没表白的感情是在那时发动的。

奥里维早已为了克利斯朵夫的音乐而喜欢克利斯朵夫，这一下对他更是说不出的爱好。她是爱过他的；奥里维觉得自己爱克利斯朵夫其实还是爱的她。他想尽方法去接近他，可不容易找到他的踪迹。克利斯朵夫经过了那次失败，在巴黎的茫茫人海中不见了；他退出了社会，谁也不注意他。过了几个月，奥里维偶然在街上遇见克利斯朵夫，正是大病初愈以后，毫无血色，形容憔悴。但他没勇气上前招呼，只远远的跟着，直到他住的地方。他想写信给他，又下不了决心。写什么好呢？奥里维不是单独一个人，精神上还有安多纳德和他在一起：她的爱情，她的贞洁的观念，都把他感染了；一想到姊姊爱过克利斯朵夫，他就脸红，仿佛自己就是安多纳德。另一方面，他的确想和他谈谈她的事。——可是不成。她的秘密把他的嘴巴给堵住了。

他设法要跟克利斯朵夫见面。凡是他认为克利斯朵夫可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他热烈的希望跟他亲近。可是一见面，他又躲起来，唯恐被他发现了。

最后，他们共同参与一个朋友家的夜会，克利斯朵夫终于留神到他了。奥里维远远的站着，一句话也不说，只顾望着他。那天晚上，安多纳德一定是和奥里维在一起：因为克利斯朵夫在奥里维眼中看见了她；而且也的确是这个突然浮现的形象使克利斯朵夫穿过客厅，向陌生的年轻的使者走过去，去接受那幸福的死者的又凄凉又温柔的敬意。

## 卷七初版序

多年以来，我在精神上跟不在眼前的识与不识的朋友们交谈，已经成了习惯，所以我今天觉得需要对他们高声倾吐一下。我决不能忘恩负义，不感谢他们对我的厚意。从我开始写《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冗长的故事起，我就是为他们写的，和他们一同写的。他们鼓励我，耐着性子陪着我，向我表示同情，使我感到温暖。即使我能给他们多少好处，他们给我的可是更多。我的作品是我们的思想结合起来的果实。

我开始执笔的时候，根本不敢希望同情我们的人会超过一小群朋友：我的野心只限于苏格拉底之家<sup>①</sup>。然而年复一年，我觉得好恶相同，痛苦相同的弟兄们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巴黎犹如在内地，在法国以内犹如在法国以外。这一点，在克利斯朵夫吐露了他的和我的衷曲，表示他瞧不起节场的那一卷出版以后，我就明白了。我的著作所引起的回响，从来没有象这一卷那样迅速的。因为那不但是我的心声，同时是我朋友们的心声。他们很知道，《克利斯朵夫》不单是属于我的，而且也是属于他们的。我们把共同的灵魂大部分都灌输给它了。

<sup>①</sup>苏格拉底建造屋舍，人谓太小，苏格拉底回答：“只要它能容纳真正的朋友就行了。”

既然《克利斯朵夫》是属于读者的，我就应当向他们对这一卷有所解释。如在《节场》中一样，读者在此找不到小说式的情节，而本书主人翁的生涯似乎也中途停顿了。

因此我得说明这部作品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着手的。

我那时是孤独的。象多少的法国人一样，我在一个精神上跟我敌对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反抗被一般俗称的优秀阶级毒害的思想，我想对那个优秀阶级说：“你撒谎，你并不代表法兰西。”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他又必须有相当高尚的灵魂才能有说话的权利，有相当雄壮的声音才能教人听到他的话。我很耐性的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主角。在我还没决定开始动笔以前，这件作品在我心头酝酿了十年；直到我把克利斯朵夫全部的行程认清楚了，克利斯朵夫才开始上路；《节场》中的某些篇章，《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最后的几卷<sup>①</sup>，都是在《黎明》以前或同时写的。在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身上反映出来的法国景象，自始就在本书中占着重要地位。所以，主人翁在人生的中途遇到一个高岗，一方面回顾一下才走过的山谷，一方面瞻望一番将要趑趄的前途的时候，希望读者不要认为作品越出了范围，而认为是一种预定的休止。

<sup>①</sup>特别是第九卷《燃烧的荆棘》中关于阿娜的部分。——原注

显而易见，这最后几卷（《节场》与《户内》）跟全书其他的部分同样不是小说，我从来没有意思写一部小说。那末这作品究竟是什么呢？是一首诗吗？——你们何必要有一个名字呢？你们看到一个人，会问他是一部小说或一首诗吗？我就是创造了一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决不能受一种文学形式的限制。它有它本身的规则。每个生命的方式是自然界一种力的方式。有些人的生命象沉静的湖，有些象白云飘荡的一望无际的天空，有些象丰腴富饶的平原，有些象断断续续的山峰。我觉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命象一条河；我在本书的最初几页就说过的。——而那条河在某些地段上似乎睡着了，只映出周围的田野跟天色。但它依旧在那里流动，变化；有时这种表面上的静止藏着一道湍激的急流，猛烈的气势要以后遇到阻碍的时候才会显出来。这便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中这一卷的形象。等到这条河积聚了长时期的力量，把两岸的思想吸收了以后，它将继续它的行程，——向汪洋大海进发，向我们大家归宿的地方进发。

罗曼·罗兰一九〇九年一月





























## 第二部

失败可以锻炼一般优秀的人物；它挑出一批心灵，把纯洁的和强壮的放在一边，使它们变得更纯洁更强壮；但它把其余的心灵加速它们的堕落，或是斩断它们飞跃的力量。一蹶不振的大众在这儿跟继续前进的优秀分子分开了。优秀分子知道这层，觉得很痛苦；便是最勇敢的人对于自己的缺少力量与孤立暗中也很难过。而最糟的是，他们不但跟大众分离，并且也跟自已人分离。大家各自为政的奋斗着。强者只想救出自己。“噢，人哪，你得自助！”他们并没想到这句格言的真正意思是：“噢，人哪，你们得互助！”他们都缺少对人的信赖，缺少同情的流露，缺少共同行动的需要，——那是一个民族在胜利的时候才会有的，——缺少元气充沛的感觉，缺少攀登高峰的意念。

关于这种情形，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也知道一些。巴黎有的是能了解他们的心灵，屋子里有的是不相识而真可以做朋友的人，可是他们象在亚洲的沙漠中一样孤独。

两人的境况很苦，差不多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克利斯朵夫只有替哀区脱抄谱和改编乐曲的工作。奥里维冒冒失失的辞退了教职。因为姊姊死后，他颓丧到极点，加上在拿端太太那个社会里有了一次痛苦的恋爱经验：——（他从来没跟克利斯朵夫提，因为不愿意泄露心中的苦恼；他的迷人的地方，一部分就是由于他跟最亲密的朋友也永远保持着那种幽密的神秘）。——在极需要沉默的精神颓唐的时期，教书的职务对他竟是一件没法忍受的苦工。他对于这个需要把自己的思想高声宣布出来，老是和群众混在一起的行业，毫无兴趣。要名副其实的做一个中学教员，必须有种使徒式的热情；而这是奥里维所没有的；至于大学的教席，必须经常接触群众，而这又是教一个象奥里维那样爱孤独的人感到痛苦的。他曾经作过两三次公开演讲，结果是怕羞得异乎寻常。他最厌恶抛头露面的站在讲坛上。他看到群众，感觉到群众，好象自己长着触角一样，他知道其中大多数是专为解闷而来的游手好闲的人；但娱乐大众的角色对他不是味儿。更糟的是，从讲台上说出来的话常常会把你的思想改头换面；而你一不留神，还会在举动、语调、态度上面，表示思想的方式上面，甚至在心理方面，变成做戏。演讲往往会碰到两个暗礁：不是流于可厌的喜剧，便是流于时髦的学究气。对着几百个不认识而不作声的人高声朗诵的独白，等于大众可穿而谁也不合式的现成衣服，在一个有些孤僻与高傲的艺术家心中，简直是虚伪得受不了。奥里维需要凝神冥想，每说一句话都要使自己的思想表现得很完整，所以他把千辛万苦挣来的教职放弃了；同时因为没有姊姊再来阻拦他的沉思遐想，他便开始写作。他很天真的以为只要有艺术价值，这价值就很容易被人赏识的。

不久他可醒悟了。要发表一些东西简直不可能。因为热爱自由，所以他痛恨一切损害自由的东西，只能在互相敌对的政党把国土和舆论一片割据的局势之下，过着孤独生活，好似一株没法喘息的植物。他对于一切文学社团也抱着同样孤立的态度，而他们也同样的排斥他。在这些地方，他没有、也不能有一个朋友。除了极少数真有志愿的人，或是醉心于研究学问的人，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冷酷，枯索，自私自利，使他不胜厌恶。一个人为了头脑——头脑又不大——而不惜使心灵萎缩，真是可悲的事。没有一点慈悲，只有那种聪明象藏在鞘里的利刃一般，这利刃说不定有天会直刺你的咽喉。你得时时刻刻的防着。交朋友也只能交一般爱好美的老实人，决不以此图利的，生活在艺术以外的人。艺术的气息是大多数人不能呼吸的。唯有极伟大的人才能生活在艺术中间而仍保持生命的源泉——爱。

奥里维只能靠自己。而这又是极脆弱的倚傍。任何钻谋他都受不了。他不肯为了自己的作品受一点委屈。看到一般青年作家卑躬屈节的趋奉某个著名的剧院经理，甘心忍受比对起役更不客气的待遇，奥里维简直脸都红了。哪怕为了性命攸关的问题，他也不能这么做。他只把原稿从邮局里寄去，或是送往戏院或杂志的办公室，让它原封不动的放上几个月。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一个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一个又懒又可爱的家伙，对他始终存着钦佩而感激的情意，因为奥里维从前很高兴而且很容易的替他做过枪手；他对于文学一窍不通，但文人倒认得不少，这就比深通文学有用得多；更因为他有钱，会交际，喜欢充风雅，他就听让那般文人利用。他在一个自己有股份的大杂志的秘书面前替奥里维说了句好话：人家立刻把压置了好久的原稿发掘出来，读了一遍；又经过了多少的踌躇，——（因为即使作品有价值，作者的名字可没有价值，社会上谁知道他这个人呢？）——终于决定接受了。奥里维一知道这个消息，以为自己的苦难快完了，其实才不过是开头呢。

在巴黎要教人接受一件作品还不算太难，但要把它印出来是另外一件事。那就得等了，得成年累月的等，有时甚至要等一辈子，倘若你没有学会趋奉别人或麻烦别人的本领，不时趁那些小皇帝刚起床的时候去朝见，让他们想起有你这个人，明白你决意要随时随地跟他们纠缠的话。奥里维只知道坐在家，在等待期间把精力消磨尽了。他至多写些信去，永远得不到回复。烦躁的结果，他不能工作了。那当然是胡闹，可是你不能用理智来解释。他等每一班的邮差，对着桌子呆坐，非常苦闷，只为了下楼去等信件才走出自己的屋子：满怀希望的目光，一瞧见门房那儿的信箱就立刻变成失望；他视而不见的在街上遛着，只想等会再来；等到最后一次邮班过了，除了上层的邻居沉重的脚步声以外，屋子里都静下来的时候，他对于人家的那种冷淡感到窒息。他只求一句回音，只要一句就行了！难道他们连这样的施舍也断而不与吗？那断而不与的人可想不到自己会给他痛苦。各人都用自己的形象去看世界。心中没有生气的人所看到的宇宙是枯萎的宇宙；他们不会想到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期待，希望，和痛苦的呻吟；即使想到，他们也冷着心肠，带着倦于人世的意味，含讥带讽的把他们批判一阵。

终于作品出版了。奥里维等得那么久，看到作品问世已经没有乐趣可言：那对他已经是死东西了。可是他希望它在别人眼中还是活的。其中有些诗意和智慧的闪光，决不致无人注意。但社会上对这件作品完全保持静默。——他又写了两三评论文。既然跟一切党派都没有关系，他始终遇到同样的静默，甚至于敌意。他只觉得莫名片妙。他挺天真的以为每个人对一件新的、即使是不十分好的作品，必定会表示好意。对一个发愿要使别人得到一些美、力、或欢乐的人，大家不是应当感激的吗？可是他得到的只有冷淡或菲薄。他明明知道，他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别人和他一般思想；殊不知那一类老实人并不读他的书，在文坛上也毫无说话的资格。便是有两三个读到他的文字，和他有同感，也永远不会对他说出来；他们用静默把自己封锁了。正如在选举的时候放弃投票一样，他们在艺术上也放弃权利；他们不看那些使他们受不了的书，不看他们厌恶的戏，却让敌人去投票选举他们的敌人，把一些只代表无耻的少数人的作品与思想捧上天去。

奥里维既不能依傍在精神上和他契合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就只能落在敌人手中，听凭与他的思想为敌的文人和受这种文人指挥的批评家摆布。

这些初期的接触使他的心灵受伤了。他对于批评的敏感不下于老布鲁克纳，——新闻界的恶意所给他的痛苦使他不敢再让人家演奏他的作品。奥里维连老同事的支持都得不到。那些教育界的人因为职务关系，还能感觉到法国文化的传统，照理是能了解他的。但他们是服从纪律的，把精神整个儿交给工作的老实人，往往被吃力不讨好的职业磨得牢骚满腹，不能原谅奥里维与众不同异的行为。因为是驯良的公务员，所以他们只有看到优越的才能跟优越的地位合而为一的时候才承认其优越。

在这等情形之下，只有两三条路可走：不是用强力摧破外界的壁垒，就是作可耻的妥协，或者是退一步只为自己写作。奥里维对第一第二条都办不到，便采取了最后一条。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着痛苦替人家补习功课，另外自个儿写些作品，——因为没有见到天日的可能，作品也慢慢的变得没有血色，变成虚幻的，不现实的了。

在这种半明半暗的生活中，克利斯朵夫象暴风雨般突然闯了进来。他对于社会的卑鄙与奥里维的忍耐非常愤慨。

“难道你没有热血吗？”他嚷道。“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你知道自己比这般的畜生高明而让他们压迫吗？”

“怎么办呢？”奥里维说，“我不能自卫，要跟我瞧不起的人斗争，我简直受不了。我知道他们会不择手段，用所有的武器攻击我；我可是不能。我不但厌恶用他们那种恶毒的手段，而且还怕伤害他们。我小时候老老实实的让同伴们打。人家以为我懦弱，怕挨打。其实我对于打人比挨打更怕。有一天一个蛮横的家伙正在折磨我，旁边有人跟我说：喂，跟他拚了罢，把他肚子上踢一脚不就结了！——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

我是宁可挨打的。”

“你太没有热血了，”克利斯朵夫又说了一遍。“并且也是你们该死的基督教思想种的根！还有你们只剩了一些《教理问答》的宗教教育；经过割裂的《福音书》，淡而无味的，萎靡的《新约》……婆婆妈妈的慈悲，老是预备流眼泪的……可是你们的大革命，卢梭，罗伯斯庇尔，一八四八的革命……难道都忘了吗？我劝你每天早上念一段血淋淋的《旧约》罢。”

奥里维表示异议。他对于《旧约》有种天生的反感。这种心理可以追溯到童年偷偷的翻着一部插图本的《圣经》的时代，那是人家从来不看，也不许儿童看的东西。其实禁止也是多余的。奥里维看不多时，马上又恼又丧气的把它阖上了，直到读了《伊里亚特》，《奥德赛》，和《天方夜谭》那一类的书，才把看《圣经》的时候那种不愉快的印象抹掉。“《伊里亚特》中的神，”奥里维说，“是一般长得很美，极有神通而缺点很多的人：我懂得他们，我或是爱他们，或是不爱他们；即使我不爱，也喜欢这种人；我有点儿颇疼他们。我象帕特洛克勒斯一样，愿意亲吻阿喀琉斯①的受伤脚。但《圣经》里的上帝是一个自大狂的老犹太人，狂怒的疯子，时时刻刻都在咒骂，威吓，象发疯的狼一般怒嗥，在云端里发狂。我不懂得他，不喜欢他，他的无穷的诅咒使我头痛，他的残暴使我惊骇：对摩押的默示……对大马色的默示……对巴比伦的默示……对埃及的默示……对海旁旷野的默示……对异象谷的默示……①”那简直是个疯子，自以为一身兼审判官，检察官，刽子手，在自己监狱的庭院里把花和石子宣布死刑。这部杀气腾腾的书充满着顽强的恨意，令人品都喘不过来……——毁灭的叫喊……笼罩着摩勃地方的叫喊；到处可以听到他的怒吼……——他不时在尸横遍野，妇孺惨绝的屠杀中休息一会；于是他笑了，好象姚苏哀②军队中的老兵在围城之后坐在饭桌前面的狂笑：万军之主耶和瓦给部下供张盛宴，让他们吃着肥肉，喝着陈酒。……主的剑上满着鲜血，涂着羊腰的油脂……③

①帕特洛克勒斯与阿喀琉斯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交情极密，皆参与特洛伊之役。

①以上均为《旧约·以赛亚书》各章的摘要。

②姚苏哀为希伯来首领之一。

③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

“最要不得的是，这个上帝还用欺骗手段派先知去蒙蔽人类的眼睛，造成他使他们受苦的理由：

——去，把这个种族的心变硬，塞住他的耳目，不让他了解，不让他改变主张，不让他恢复健康。

——那末主啊，到何时为止呢？

——到屋无居民，土地荒芜的时候……①”

①见《旧约·以赛亚书》第六章。

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残暴的人！……“当然，我不至于那么愚蠢，不了解这种语言的力量。但我不能把思想跟形式分离；倘使我对这个犹太上帝有时会低徊赞叹，也只象我对老虎低徊赞叹一样。莎士比亚专会制造妖魔鬼怪，也制造不出这样一个代表恨、代表神圣而有德的恨的角色。这部书真可怕。一切疯狂都是有传染性的；恨就是其中之一。而这种疯狂特别危险，因为它那残忍的骄傲还自命为能够澄清世界。英国使我发抖，因为它几百年就浸淫着清教徒思想。幸而它和我隔着一个海峡。一个民族只要还在把《圣经》作养料，我就不相信他是完全开化的。”

“那末你应当怕我罗，”克利斯朵夫说，“我就是醉心于这种思想的。那等于猛狮的骨髓，强健的心的食粮。《福音书》要没有《旧约》做它的解毒剂，便是一盘淡而无味的，不卫生的菜；要生存的民族必须拿《圣经》做骨干我们应当奋斗，应当恨。”

“我就恨这个恨。”奥里维说。

“恐怕你连这种恨意都没有吧！”

“不错，我连这点儿恨的气力都没有。我不能不看到敌人的理由。我常常念着画家夏邓的话：要柔和！要柔和！”

“好一匹绵羊！”克利斯朵夫说。“可是你想做绵羊也没用。我要使你跳过壕沟，我要拚命抱着你向前。”

果然他把奥里维的事抓在手里，发动了论战。他开始并不十分高明。他不等人家把一句话说完就恼了；目的是为朋友辩护，结果反而对朋友不利；事后他发觉了，对于自己的笨拙觉得很难过。

奥里维也并不欠朋友的情。他也为了克利斯朵夫而跟人打架呢。虽然他怕斗争，虽然头脑清楚冷静，嘲笑一切极端的言语和行动，但一朝替克利斯朵夫辩护的时候，他可比克利斯朵夫和所有的人都更激烈。他头脑糊涂了。一个人在爱情中是应当会糊涂的。奥里维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可是他比克利斯朵夫更巧妙。这个为了自己的事作风那么古板那么笨拙的青年，为了使朋友成功倒很有手段，甚至也能玩弄艺术；他拿出惊人的毅力和机巧替克利斯朵夫争取朋友，有办法使音乐批评家与音乐爱好者对克利斯朵夫感到兴趣。倘使要他为了自己去干求那些人，他一定会脸红的。

两人费了多少心力，结果也不容易改善他们的境况。相互的友爱使他们做了不少傻事。克利斯朵夫借了债私下替奥里维印一部诗集，不料一部也没卖掉。奥里维怂恿克利斯朵夫举行一次音乐会，临了是一个听众也没有。克利斯朵夫对着空无一人的场子，很勇敢的拿亨德尔的话安慰自己：“好极了！这样，音响的效果倒更好……”可是这种豪语并不能使他们把花的本钱收回。他们只得好不甘心酸的回家。

在这个艰难的情形中，唯一来帮助他们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犹太人，叫做泰台·莫克。他开着一家艺术照相馆，对自己的行业很感兴趣，见识很高，也花了不少巧思。但他除此以外还关心许多事，甚至把买卖都疏忽了。便是他专心于照相的时候，也仅仅是研究技术的改进，和印照片的新方法，那方法虽然巧妙，也难得成功，倒反浪费了不少钱。他读书极多，对于哲学、艺术、科学、政治、各方面的新思想无不留意；他感觉极灵，凡是别具一格的，有点力量的个性，他都会发掘出来，仿佛那些个性所隐藏的磁力会吸引他。奥里维的朋友都是和奥里维一样孤独，一样躲在一旁工作的，莫克在他们中间来来往往，成为一个联络人物，在他们不知不觉之间促成他们思想的交流。

奥里维要把莫克介绍给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先表示拒绝；过去的经验使他不愿意再跟以色列族的人交往。奥里维笑着说，他对犹太人的认识并不比他对法国人的更高明。于是克利斯朵夫答应再试一下；可是他第一次看到泰台·莫克，就皱了皱眉头。莫克表面上犹太色彩特别浓，就象一般不喜欢他们的人所想象的那个模样：矮小，秃顶，身体长得很难看，鼻子臃肿，一双斜眼戴着一副大眼镜，脸上留着一簇乱七八糟的粗硬的黑胡子，多毛的手，很长的胳膊，短而弯曲的腿；活象一个那非基教里的上帝。但他眉宇之间有种那么慈爱的表情，把克利斯朵夫感动了。尤其莫克是很朴实的，不说一句废话；没有过分的恭维，只有非常识趣的一言半语。可是他最高兴帮别人的忙；人家还没开口，他已经把事情给办妥了。他常常来，甚至来得太密了些；而几乎每次都带着些好消息：不是为奥里维介绍写文章或教课的差事，就是为克利斯朵夫介绍学生。他从来不多耽留时间，竭力装得很随便。或许他已经觉察克利斯朵夫的不高兴；因为克利斯朵夫一看见那张一把大胡子的脸在门口出现，就要做出不耐烦的动作，但事后又对莫克的好心非常感激。

好心在犹太人身上并不少有：这是他们在所有的德行中最乐意承认的一种，即使他们并不实行。其实大多数人的好心都出之以消极的或无所谓的形式：宽容，淡漠，不愿意作坏事，含讥带讽的容忍，在他们都是好心的表现。莫克的好心却是很积极的。他永远预备为了什么人或事而鞠躬尽瘁：为他清寒的犹太教友，为亡命的俄国人，为各国的被压迫者，为不幸的艺术家，为一切的灾难，为一切慷慨的善举。他的荷包永远打开着，不论怎样不充裕，他总有方法掏出一些来；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会教别人掏出来；他从来不辞劳苦，不怕奔走，只要是帮助别人。这些他都出之以很自然的态度。他的缺点便是表明自己老实与真诚的话说得太多了一些；但妙的是他的确老实，的确真诚。

克利斯朵夫对于莫克是同情与厌恶参半，有一回竟说了一句顽皮孩子的刻薄话；因为被莫克的好意感动了，他便亲热的抓着他的手说：“啊！多可惜！……你生为犹太人真是太不幸了！”

奥里维吃了一惊，脸都红了，仿佛说的是他自己。他很难堪，竭力想把克利斯朵夫的话圆过来。

莫克笑了笑，带着凄凉而嘲弄的神气，静静的回答：

“更不幸的是生而为人。”

克利斯朵夫只觉得这句话是普通的牢骚；可是其中的悲观意味，比他所能想象的深刻得多；奥里维凭着细致的感觉立刻体会到了。除了大家认识的这个莫克以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甚至在许多地方相反的莫克。他表面上的性格，是他把自己的天性长期压制的结果。这个好像很纯朴的人，骨子里很喜欢绕圈子，只要一不留神，就把简单的事搞得复杂，使他最真实的感情也带点做作的嘲弄的性质。他面上很谦虚，有时甚至过分的自卑，实际上却非常骄傲，那是他知道得很清楚而痛自贬责的。他那种乐观，活动，时时刻刻的忙着帮助别人，都是一种掩饰，遮盖着根子很深的虚无主义，和不敢向自己瞧一眼的心情。莫克表示自己相信许多事：相信人类的进步，相信净化以后的犹太精神的前途，相信法兰西的使命是做一个新思想的战士，——他真心的把这三件事看作三位一体。——奥里维却看得很明白，对克利斯朵夫说：“其实他什么都不信。”

尽管莫克游戏人生，非常洒脱，他仍旧是个神经衰弱的人，不愿意看到内心的空虚。有时他精神上觉得一片虚无，半夜里突然呻吟着惊醒过来。好象在水里要抓住救命圈似的，他到处找一些借口让自己能够有所行动。

一个人人生在一个太老的民族中间是需要付很大的代价的。他负担极重：有悠久的历史，有种种的考验，有令人厌倦的经验，有智慧方面与感情方面的失意，总之要有几百年的生活，——沉淀在这生活底下的是一些烦闷的渣滓。闪米特族的无穷的烦闷，和我们亚利安族的完全不同；我们的烦闷虽然也很痛苦，但至少有些确切的原因，原因消灭，烦闷也可以跟着消灭；而这原因大多是欲望不能满足。但在某些犹太人，往往连生机都被一种致命的毒素侵蚀了。他们没有欲望，没有兴趣，没有野心，没有爱，没有快乐。这些跟祖国的传统脱节的东方人，千百年来把精力消耗净尽，竭力想达到不动心的境界而达不到；他们始终没有失掉的——并非保持原状而是过分夸张了的，——只有思想，只有无穷的分析，使他们对什么都不觉得愉快，对一切行动都没有勇气。最有脾气的人也只是造出些角色来给自己扮演，并不为自己打算。他们之中有些很聪明很严肃的人，往往对现实生活不关痛痒，一切都逢场作戏；——他们虽不承认有这个意思，但游戏人生的确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方式。

莫克也是个演员，可是自成一派。他成天忙着，为的要使自己麻木。但他的忙不象多半的人为了自私，而是为了别人。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忠诚是动人的，也是令人生厌的。克利斯朵夫有时对他很粗暴，过后又立刻后悔。莫克从来不恨克利斯朵夫。他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不会灰心。并非他对克利斯朵夫有怎么热烈的感情。他喜欢的是帮人家忙，而不一定是所帮的对象。对象仅仅是种借口，使他能作些好事，混过日子。

他花了那么大的劲，居然使哀区脱决心刊印克利斯朵夫的《大卫》和别的几件作品。哀区脱心里很器重克利斯朵夫的才具，但并不急于把他公诸大众。等到莫克预备把这部乐谱自己出钱托另一个出版家刊印了，哀区脱才为了争面子，自动接受下来。

有一回奥里维病倒了，钱用完了，境况非常困难，莫克竟会想到向法列克斯·韦尔，那个和两位朋友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有钱的考古学家去求援。莫克和韦尔是相识的，但彼此很少好感。他们俩性格太不同了；莫克这种骚动的、神秘的、激烈的情性，粗鲁的举止，或许会引起平静的、爱嘲弄的、举动文雅而思想保守的韦尔的讥讽。另一方面，他们骨子里也有共同点：对行动都没有什么深刻的兴趣，只靠顽强的机械的生命力支持着。但两人都不愿意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只关心自己所扮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彼此并无接触。所以那天韦尔对莫克相当冷淡；莫克想把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的艺术计划打动韦尔的兴趣，韦尔却含讥带讽的表示怀疑。莫克老是醉心于这个或那个理想，早已使犹太社会看了好笑，同时认为他是个到处向人借钱的危险分子。但他凭着一贯的不灰心的作风，这一回也绝对不灰心；他一面坚持，一面提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友谊，居然使韦尔动心了。他觉察到这一点，便继续在这个题目上用功夫。

他的确挑动了对方的心。这个摆脱一切，没有朋友的老人，原来是把友谊看作神圣的。他一生最大的感情是对一个夭折的朋友的友谊。那是他内心的至宝，每次想起总觉得很安慰。他创立了一些事业，纪念这位朋友，把自己的著作题献给他。莫克说的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相互的友情使他大为感动。他的历史距他们的颇有相象的地方。他所丧失的朋友当初对他是个长兄，是个青年时代的伴侣，他崇拜的领导者。一般年轻的犹太人，有的是智慧与慷慨的热情，在冷酷的环境中极感痛苦，想复兴他们的民族，再由他们的民族来复兴世界，他们鞠躬尽瘁的消耗着自己的精力，象火把一般在世界上照耀了几小时；韦尔的亡友便是这样的一个青年。他的火焰曾经使年轻的韦尔精神奋发。他在世的时候，韦尔始终跟着他在信仰的光轮中望前走着，——相信科学，相信精神的力量，相信未来的幸福。从朋友去世以后，懦弱而爱发牢骚的韦尔就让自己从理想主义的高峰直掉到《传道书》<sup>①</sup>那样的沙土里，那种气息是每个聪明的犹太人都有，而且是随时预备把他们的聪明吞掉的。但他从来没忘了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所过的光明的日子，把差不多已经隐灭的光彩始终保存在心里。他对谁都没提过这位朋友，连对他所爱的妻子在内；那是一件神圣的事。而这个被大家认为冷酷而毫无风趣的老人，到了暮年还在心里反复念着一个印度古代婆罗门高僧的又温婉又辛酸的句子：

<sup>①</sup>《旧约》中有一卷名《传道书》，大旨谓世事皆空，人生愚妄。

“世界上受过毒害的树，还能产生比生命的甘泉更甜美的两个果子：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友谊。”

韦尔从此对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感到了兴趣。因为知道他们性情高傲，他就很识趣的向莫克要了一部奥里维最近出版的诗集。两位朋友并没采取什么行动，甚至想都没想到：他居然为这部作品弄到一笔学士院的奖金；而在他们艰苦的境况中，那也来得正是时候了。

克利斯朵夫知道了这个出乎意外的帮助是出之于一个他准备加以诋毁的人，就对于自己可能说的话或可能想的念头十分惭愧。虽然不喜欢拜访人家，他也勉强捺着性子去向韦尔道谢。但这番好意没有得到好结果。看到克利斯朵夫那种年轻人的热情，老韦尔笑做人生的脾气不由自主的觉醒了；他们俩并不投机。

那天克利斯朵夫访问了韦尔，又感激又气恼的回到顶楼上，发见莫克又来给奥里维一些新的帮助，同时又读到吕西安·雷维·葛写的一篇对他的音乐很不好的评论，——不是坦白的批评，而是冷言冷语的把克利斯朵夫跟他痛恨的三四流音乐家相提并论。

克利斯朵夫等莫克走了以后和奥里维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老是跟犹太人打交道；而且只跟犹太人打交道！难道我们自己也得变成犹太人吗？仿佛我们是在勾引他们。敌人也罢，盟友也罢，我们到处只碰到他们。”

“那是因为他们比旁人更聪明，”奥里维说。“在我们法国，一个思想自由的人差不多只能跟犹太人谈谈什么新的和活生生的事。其余的人都抓着过去，不会动了。不幸，这个过去对犹太人是并不存在的，至少他们的过去和我们的不同。所以我们跟他们只能谈论现在的事，跟我们同种的人只能谈昨天的事。你瞧，犹太人在各方面都有活动：商业，工业，教育，科学，慈善事业，艺术……”

“别提艺术，”克利斯朵夫说。

“我不说我对他们所做的事都有好感：我还常常讨厌呢。但至少他们是活的，懂得活着的人的。我们少不了他们。”

“别夸张，”克利斯朵夫带着取笑的口气说。“我就少得了他们。”

“对，你也许仍旧能活下去。但要是你的生活与作品没法教大家认识的话（倘若没有他们，那是很可能的），你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难道和我们同教的人来帮助我们吗？旧教教会让它最优秀的子孙灭亡，绝对不救一下。凡是心灵深处真有宗教热忱的人，为上帝献身的人，如

果胆敢不守旧教的规条，不承认罗马的威权，那末一般自称为的旧教徒不但立刻把他们视同陌路，抑且视同仇敌，不出一声的让他们落在共同的敌人手里。一颗自由的心灵，不管怎么伟大，倘使单有基督徒的精神而不肯服从，那末纵使他代表信仰中最纯洁最神圣的部分，一般的旧教徒也认为他是不相干的。他不盲不聋，要用自己的念头去思索；所以大家握他的手，幸灾乐祸的看着他独自受苦，被敌人蹂躏，向他的弟兄们求救（他便是为了这般弟兄们的信仰而死的）。今日的基督旧教，它那麻木不仁的力量真可以致人死命。它能宽恕敌人，可不能宽恕唤醒它帮助它的人……可怜的克利斯朵夫，要是没有一小群思想自由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我们会变成怎么样？我们这批生为旧教徒而思想独往独来的人，我们的行动有什么用？在今日的欧洲，犹太人是一切善与恶中间最活跃的媒介，把思想的花粉随意散布出去。你的最凶狠的敌人和最早的朋友不是都在他们中间吗？”

“不错，”克利斯朵夫说，“他们曾经鼓励我，支持我，在战斗中说过使我振作精神的话，证明我还有人了解。当然这些朋友中很少始终如一的：他们的友谊只是一堆干草的火焰。可是也没关系！这转瞬即逝的微光在漫漫长夜中已经了不起了。你说得对：咱们不能忘了他们的好处！”

“咱们尤其不能糊涂，”奥里维说，“不能再摧残我们那个陷于病态的文明，不能去攀折它几根最有生气的枝条。倘使不幸而犹太人被逐出欧洲的话，欧洲在智慧与行动方面就会变成贫弱，甚至有完全破产的危险。特别在我们法国，在这样一息仅存的情形之下，他们的放逐使我们的民族所受的打击，要比十七世纪时放逐新教徒的结果更可怕。没有问题，他们此刻占据的地位大大的超过了他们真正的价值。他们利用今日政治上跟道德上的混乱，还推波助澜，因为他们喜欢这种局面，因为他们觉得在其中得其所哉。至于象莫克一般最优秀的人，他们的错误，是在于真心把法国的命运和他们犹太人的梦想合而为一，那往往对我们害多利少。可是我们也不能责备他们由着他们的心意来改造法国，那表示他们爱法国。倘使他们的爱情是可怕的，我们只有起而自卫，教他们归到原位上去，他们的位置在我国是应当居于次要的。并非我认为他们的种族比我们的低劣，——（种族优越的问题是可笑而可厌的），——可是我们不能承认一个还没跟我们同化的异族，自命为对于我们的前途比我们自己认识更清楚。它觉得住在法国很舒服，那我也很高兴；但它决不能把法国变成一个犹太国！要是个聪明而强有力的政府能把犹太人安放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一定能成为最有效率的一分子，促成法兰西的伟大；而这是对他们和我们同样有利的。这些神经过敏的，骚动的，游移不定的人，需要一条能够控制他们的法律，需要一个刚强正直，能够压服他们的主宰。犹太人好比女人：肯听人驾驭的时候是极好的；但由她来统治就要不得了，不管对男人对女人都是如此，而接受这种统治更要教人笑话。”

尽管相爱，尽管因为相爱而能够心心相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究竟有些地方彼此不大了解，甚至觉得很愉快。结交的初期，各人都留着神，只把自己跟朋友相象的地方拿出来，所以双方没觉察。可是久而久之，两个种族的形象浮到面上来了。他们有些小小的摩擦，凭着他们那样的友情也不能永远避免的摩擦。

在误会的时候，他们都搞糊涂了。奥里维的精神是信仰、自由、热情、讥讽、怀疑等等的混合物，克利斯朵夫永远摸不着它的公式。奥里维方面，对于克利斯朵夫的不懂得的心理也觉得不痛快；他有那种读书人的贵族气息，不由得要笑这个强毅的、可是笨重的头脑，笑他的稚拙，笑他的浑然一气，不懂分析自己，受人欺骗，也受自己欺骗。克利斯朵夫的婆婆妈妈的感情，容易激动，容易粗声大片的流露衷曲，有时在奥里维看来是可厌的，甚至有点儿可笑的。除此以外，克利斯朵夫对于力的崇拜，德国人对于拳头的信仰，更是奥里维和他的同胞不甘信服的。

而克利斯朵夫也不能忍受奥里维的讥讽，常常会因为之大怒；他受不了那种翻来覆去的推敲，无穷尽的分析，仿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在一个象奥里维这样看重节操的人，那是很奇怪的现象，但它的根源就在于他兼收并蓄的智慧：因为他的智慧不愿意对事情一笔抹煞，喜欢看到相反的思想。奥里维看事情，用的是一种历史的，俯瞰全景的观点；因为极需要彻底了解，所以同时看到正反两面：他一忽儿拥护正面，一忽儿拥护反面，看人家替哪方面辩护而定；结果连他自己也陷于矛盾，无怪克利斯朵夫看了莫名其妙了。可是在奥里维，这倒并不是喜欢跟别人抵触或标新立异，而是一种非满足不可的需要，需要公道，需要通情达理：他最恨成见，觉得非反抗不可。克利斯朵夫对于不道德的人物与行为，往往夸大事实，不假思索就加以批判，使奥里维听了很不舒服。他虽然和克利斯朵夫同样纯洁，天性究竟没有那么顽强，会受到外界的诱惑，濡染，接触。他反对克利斯朵夫的夸张，但他自己在相反的方面也一样夸张。这个思想上的缺点使他每天在朋友前面支持他的敌人。克利斯朵夫生气了，埋怨奥里维的诡辩和宽容。奥里维只是笑笑：他 very 知道因为没有自欺其人的幻想才有这种宽容，也知道克利斯朵夫相信的事要比他多得多，而且接受得更彻底。克利斯朵夫是从来不向左右瞧一眼，只顾象野猪一般望前直冲的。他对于巴黎式的“慈悲”尤其厌恶。他说：

“他们宽恕坏蛋的时候，最大的理由是作恶的人本身已经够不幸了，或者说他们是不能负责的……可是第一，说作恶的人不幸是不确的。那简直是把可笑的、无聊的戏剧上的道德观念，荒谬的乐观主义，象史克里勃和加波<sup>①</sup>所宣传的那一套，拿来实行了。而史克里勃与加波，你们这两个伟大的巴黎人，最配你们那些享乐的，伪善的，幼稚的，懦怯的，不敢正视自己丑态的布尔乔亚社会……一个坏蛋很可能是个快乐的人，甚至比别人更多快乐的机会。至于说他不能负责，那又是胡说了。既然人的天性对于善恶都不加可否，因此也可以说是起于恶的，那末一个人当然能够犯罪而同时是健全的。德不是天生的，是人造的。所以要由人去保卫它！人类社会是一小群比较坚强而伟大的分子建筑起来的。他们的责任是不让狼心狗肺的坏蛋毁坏他们惨淡经营的事业。”

<sup>①</sup>史克里勃为十九世纪法国通俗戏剧作家，加波为法国近代新闻记者兼剧作家。

这些思想实际上并不和奥里维的有多大分别；但因为奥里维本能的要求平衡，所以一听到战斗的话，就特别表示出游戏人生的态度。

“别这样的忙乱，朋友，”他对克利斯朵夫说。“让世界灭亡罢。象《十日谈》里头的那些伙伴一样，正当佛罗伦萨城在蔷薇遍地的山坡底下为黑死病毁灭的时候，我们且安安静静地欣赏一下思想的园林罢。”

他象拆卸机器一样整天的分析艺术，科学，思想，希望从中找出些隐藏的机轴；结果他变得极端的怀疑，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变为精神的幻想，变为空中楼阁，比几何图形更空虚，因为几何图形还能说是满足思想上的需要。克利斯朵夫愤慨之下，说道：

“机器走得很好；干吗把它拆开来呢？你可能把它搞坏的。而且你的成绩在哪儿？你要证明些什么？证明一切皆空，是不是？我也知道一切皆空。就因为到处受到虚无包围，我才奋斗。你说什么都不存在吗？我，我可能是存在的。没有活动的意义吗？我就在活动。喜欢死亡的人，让他们死罢！我活着，我要活。我的生命在一只秤托里，思想又在另一只秤托里……思想，滚它的蛋！……”

他逞着暴烈的性子，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免出口伤人。他说过就后悔，恨不得把话收回来；但听的人已经受到伤害。奥里维是很敏感的，脸很嫩，话重了一些，尤其是出之于他所爱的人，他简直心都碎了。但他为了傲气，把这一点憋在肚里，只退一步做着反省的功夫。他也发觉他的朋友象所有的大艺术家一样，会突然之间流露出无意识的自私。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时候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还不及一阙美丽的音乐可贵：——（克利斯朵夫对他也不隐瞒这种思想。）——他了解克利斯朵夫，认为克利斯朵夫是对的；但他心里很难过。

并且，克利斯朵夫的天性中有各式各样骚乱不宁的成分，为奥里维摸不着头脑而很操心的。第一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古怪而可怕的脾气。有些日子，克利斯朵夫不愿意说话，或者象魔鬼上了身似的只想伤害人。再不然他失踪了，你可以一整天大半夜的看不见他。有一次，他接连两天没回来。天知道他做些什么！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其实是他的强烈的天性的被狭窄的生活跟寓所拘囚着，好象关在鸡笼里，有时差点儿要爆裂了。朋友的镇静使他气恼，竟想加以伤害。他只得往外逃，用疲劳来折磨自己，在巴黎跟近郊四处乱跑，心中渺渺茫茫的希望有些奇遇，有时也真会碰到；他甚至希望闹些乱子，例如跟人打架什么的，把过于旺盛的精力发泄一下……奥里维因为身体娇弱，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不比他更了解。他从这种神思恍惚的境界中醒来，好比做了一个累人的梦，——对于做过的事和将来还会再做的事，有点儿惭

愧，有点儿不安。可是那阵突如其来疯狂过去以后，他好比雷雨以后的天空，没有一丝污点，晴朗万里，威临一切。他对奥里维更温柔了，因为给了他痛苦而恼自己。他对两人之间那些小小的口角弄明白了。错处并不都在他这方面，但他认为自己同样要负责；他埋怨自己的好心，觉得与其把朋友驳倒而证明自己有理，还不如跟他一起犯错误。

最糟的是他们在晚上发生误会，闹着别扭过夜，那是两个人都不舒服的。克利斯朵夫往往起床写一张字条塞在奥里维的房门底下，第二天一醒过来就向他道歉。或者他还等不到天亮，当夜就去敲门。奥里维跟他一样的睡不着。他明知克利斯朵夫是爱他的，并非故意要伤害他；但他需要听克利斯朵夫把这些意思亲口说出来。而克利斯朵夫果然说了：一切都过去了。那才多么快慰呢！这样他们才能睡着。

“啊！”奥里维叹道，“互相了解是多么困难！”

“难道非永远互相了解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说。“我认为不必。只要相爱就行了。”

他们事后竭力以温柔而不安的心情加以补救的这些小争执，使他们格外相爱。吵了架，奥里维眼中立刻映出安多纳德的形象。于是两位朋友互相体贴到极点。克利斯朵夫每逢奥里维的节日，总得作一个曲子题赠给他，送点儿鲜花，糕饼，礼物，天知道是怎么买来的，因为他平常钱老是不够用。在奥里维方面，却是在夜里睁着倦眼偷偷的为克利斯朵夫抄写总谱。

两个朋友之间的误会从来不会怎么严重，只要没有第三者插进来。但那是免不了的：在这个世界上，爱管闲事而挑拨人家不和的人太多了。

奥里维也认识克利斯朵夫从来往的史丹芬一家，受着高兰德吸引。克利斯朵夫当初没有在她那边遇到他，因为那时奥里维遭了姊姊的丧事，躲在家里。高兰德绝对不邀他去：她很喜欢奥里维，可不喜欢遭逢不幸的人；她说自己太容易感动，看到人家伤心会受不住，所以要等奥里维的悲伤淡下去。赶到她知道他已经痊愈而不至于再传染别人的时候，就设法招引他。奥里维用不着人家三邀四请。他是个矜介与浮华兼而有之的人，很容易入迷的，何况那时又爱着高兰德。他和克利斯朵夫说想再到她家里去，克利斯朵夫因为尊重朋友的自由，没有责备他，只是耸耸肩，带着取笑的神气回答说：

“去罢，孩子，要是你觉得好玩的话。”

克利斯朵夫自己可决不跟着他去。他已经决意不和那些卖弄风情的姑娘来往。并非他厌恶女性：那才差得远呢。对于一般劳动的青年妇女，每天清早睁着倦眼，急匆匆的，老是迟到的望工场或办公室奔去的女工，职员，公务员，他都抱有好奇。他觉得女人只有在活动的时候，挣取自己的面包和过着独立生活的时候，才有意思。他甚至觉得，唯有这样，女性的风韵，动作的轻盈，感官的灵敏，她的生命与意志的完整，才能完全显露出来。他瞧不起有闲的享乐的女子，认为那等于吃饱了东西的野兽，一方面在那里消化食物，一方面感到无聊，作着些不健全的梦。奥里维却是相反，他最喜欢女人“无所事事”的悠闲，喜欢她们花一般的娇艳，以为只要长得美，能够在周围散布香味，就算她们不白活了。他的观点是艺术家的观点，克利斯朵夫的观点却更富于人间性。克利斯朵夫和高兰德相反：越是深尝人世的痛苦的人，他越喜欢。他觉得自己跟他们有一股友爱的同情作联系。

高兰德自从知道了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的友谊以后，更想见一见奥里维：因为她要详细打听一下。克利斯朵夫那么傲慢的把她淡忘了使她有点儿气愤，虽然不想报复，——那是不值得的，——却很高兴跟他开个玩笑。这是东抓抓，西咬咬，想惹人注意的猫的玩艺儿。凭她那种迷人的本领，她毫不费力就套出了奥里维的话。只要不跟人家在一起，谁也比不上奥里维的明察和不受欺骗；面对着一双可爱的媚眼，谁也比不上他的天真和轻信。高兰德对于他跟克利斯朵夫的友谊表示那么真诚的关切，所以他把他们历史原原本本讲了出来，甚至把他从远处看了好玩而都归咎于自己的误会，也说了一部分。他也对高兰德说出克利斯朵夫的艺术计划，说出他对法国与法国人的某些——当然不是恭维的——批评。这些事情本身都没有什么关系，但高兰德立刻拿来张扬出去，还别出心裁的安排一下，为的使故事更动听，也的为把克利斯朵夫耍弄一下。第一个听到她的心腹话的，当然是那个跟她形影不离的吕西安·雷维-葛，而他并没有保守秘密的理由，所以那些话就越来越添枝接叶的传布开去，把奥里维形容做一个牺牲者，说话之间对他有种轻侮的同情。两个角色既没有多少人认识，照理故事是不会引起谁的兴趣的；但巴黎人最喜欢管闲事。辗转相传，结果克利斯朵夫自己有一天从罗孙太太嘴里听到了这些秘密。她在一个音乐会中遇到他，问他是不是真的和可怜的奥里维·耶南闹翻了，又问起他的工作，言语之间所提到的某些事，克利斯朵夫以为只有他跟奥里维两个人知道的。他向她追问消息的原委：她说是吕西安·雷维-葛告诉她的，而吕西安又是听奥里维自己说的。

这一下对克利斯朵夫简直是当头闷棍。生性暴躁，又不懂得怀疑，他压根儿不想向人家指出这件新闻的不近事实；他只看见一桩事：便是他向奥里维吐露的秘密被泄漏给吕西安·雷维-葛了。他不能在音乐会里再待下去，马上走了。周围只有一平空虚。他心里想着：“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

奥里维正在高兰德那里。克利斯朵夫把自己的卧室下了锁，使奥里维不能象平常一样在回来的时候跟他说一会闲话。果然他听见他回来了，把他的门推了推，在锁孔中轻轻的他招呼了一声，他可是一动不动，在黑暗中坐在床上，双手捧着脑袋，反复不已的对自己说着：“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这样的直挨了大半夜。这时他才觉得自己怎样的爱着奥里维；因为他并不恨朋友的欺骗，只是自己痛苦。你所爱的人对你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不爱你。你没法恨他；既然他丢掉你，足见你不值得人家的爱，你只能恨自己。这便是致命的痛苦。

第二天早上看到奥里维的时候，他一句不提；他觉得那些责备的话，自己听了就受不住，——责备朋友滥用他的信任，把他的秘密给别人利用等等，他一句也不能说。但他的脸色代他说了：神气是冷冰冰的，含有敌意的。奥里维吞了大吃一惊，可是莫名其妙。他怯生生的试探克利斯朵夫对他有什么不满意。克利斯朵夫却粗暴的掉过头去，置之不理。奥里维也恼了，不出声了，只想胸中的悲苦。那天他们整日没有再见面。

即使奥里维使克利斯朵夫受到百倍于此的痛苦，克利斯朵夫也不会报复，甚至也不大会想到自卫。对于他，奥里维是神圣的。但他胸中的愤懑必须对什么人发泄一下，而发泄的对象既然不可能是奥里维，就得轮到吕西安·雷维-葛了。依着他朴素那种偏枉而激烈的性情，他把先前归咎于奥里维的过失立刻派在吕西安头上；他想到这样一个家伙居然能抢走他朋友的感情，象从前抢掉高兰德对他的友谊一样，就不由得妒火中烧。而那一天他又看到吕西安的一篇关于《菲德里奥》<sup>①</sup>的批评，愈加气坏了。吕西安冷嘲热讽的提到贝多芬，说剧中的女主角大可以得蒙底翁道德奖。这出歌剧的可笑的地方，甚至音乐方面的某些错误，克利斯朵夫比谁都看得清楚；他对于世所公认的大师们从来不盲目的崇拜。但他也并不自命为永远没有矛盾，象法国人那样始终合于逻辑。世界上有一般人很愿意挑自己所喜欢的人的错，可不答应别人那么做：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一个人。并且克利斯朵夫的批评一个大艺术家，尽管尖刻，究竟是因为对艺术抱着热烈的信仰，爱护大师的光荣，不能忍受他有一丝一毫的瑕疵；吕西安的那一套却是想迎合群众的卑鄙心理，挖苦一个大人物来逗大家发笑；这两种批评当然是大不同的。何况克利斯朵夫虽然思想那么洒脱，还暗中认为有一种音乐是绝对不能触犯的：那不只是音乐而是更胜于音乐的音乐，是一颗伟大的仁慈的心灵的音乐，给你安慰，给你勇气，给你希望的音乐。贝多芬的作品便属于这一类；它现在受到一个卑鄙的家伙的侮辱，怪不得克利斯朵夫要义愤填胸了。那不光是一个艺术问题；一切使人生有点儿价值的东西：爱情，牺牲，道德，全部都牵涉到了。我们不能允许人家侵犯这些，正如不能允许人家侮辱一个为我们敬爱的女子；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人当然要恨，要拚命了……而这个侮辱的人又不是别人，竟是克利斯朵夫最瞧不起的家伙，那更有什么话说！

<sup>①</sup>《菲德里奥》（亦称《莱奥诺拉》）为贝多芬作的歌剧。

碰巧当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和那个人劈面遇到了。

为避免跟奥里维单独在一起，克利斯朵夫一反平时的习惯，上罗孙家参加晚会去了。人家要求他弹奏，他勉强答应下来。但过了一忽儿，

他正聚精会神想着所奏的作品，忽然抬起眼睛，看到几步以外的人堆里，吕西安含讥带讽的在那儿打量他。他一个乐节没弹完就马上停住，站起身子，背对着钢琴。大家登时静了下来，都有点儿发窘。罗孙太太诧异之下，向克利斯朵夫走过去，勉强堆着笑容，很谨慎的问（因为她不敢断定作品是否真的完了）：“您不弹下去了吗，克拉夫脱先生？”

“我弹完了，”他冷冷的回答。

他说过了就觉得措辞不大得体，但非但不因此检点，倒反更烦躁了。他并没注意到人家用着讥讽的态度看着他，径自走去坐在客厅的一角，可以望见吕西安的动作的地方。旁边坐着一个脸色红红，眼睛浅蓝，神气想睡觉的老将军，以为应当向克利斯朵夫恭维一番作品的特色。克利斯朵夫不胜厌烦的弯了弯身子，胡乱回答了几句。老人继续说着，非常有礼，堆着一副痴瘕的柔和的笑脸；他想请克利斯朵夫解释怎么能背出这许多页音乐。克利斯朵夫恨不得一拳把老头儿打倒在椅子底下。他只想听吕西安的话，找机会斗他一斗。几分钟以来，他觉得自己要胡闹了，怎么也抑捺不住。——吕西安正在对几位太太尖着嗓子解释一般大艺术家的用意和秘密的思想。客厅里忽然静了一会，克利斯朵夫听见吕西安用着轻佻下流的隐喻，谈着瓦格纳和路易王①的交情。

①指德国巴伐利亚王路易二世。

“住嘴！”克利斯朵夫拍着旁边的桌子嚷道。

大家愕然回过回头来。吕西安跟克利斯朵夫照了面，脸色有点儿发白：

“你这话是对我说的吗？”

“是对你这个狗种说的！”克利斯朵夫回答，接着又跳起来，说：

“难道你一定要把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东西糟蹋完吗？滚出去，坏蛋！要不然我就把你从窗里摔出去！”

他迎着他走过去。妇女们都尖声叫着闪开了。屋子里乱了一阵。克利斯朵夫立刻给人包围了。吕西安抬了抬身子，接着又坐了下去，恢复他那个随便的姿势。一个当差在旁边走过，吕西安轻轻的招呼他，给了他一张名片，然后又若无其事的继续谈话，可是眼皮很紧张的颤动着，眼睛眯个不住，向四下里瞧了瞧大家的神色。罗孙过来站在克利斯朵夫前面，抓着他的衣襟，把他推着向门口走去。克利斯朵夫又羞又愤，低着头，只看到面前那片雪白的硬衬衫，不禁莫名其妙数着它发亮的钮扣；胖子罗孙的呼吸直吹到他的脸上。

“嗯，朋友，怎么啦？”罗孙说。“这算是哪一门？你检点检点吧！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你不是疯了吗？”

“嘿！我再也不上你这儿来了！”克利斯朵夫说着，挣脱了对方的手，望门外走去。

大家很小心的闪过一边。在衣帽间里，一个当差的托着一个盘送过来，盘里放着吕西安·雷维·葛的名片。他糊里糊涂的拿着，高声念着；随后他突然气愤愤的在衣袋里找，掏出了半打左右的零碎东西，才检出三四张褶皱的肮脏的名片：

“拿去！拿去！拿去！”他一边说一边把那些名片望盘里乱丢，猛烈的手势把其中的一张扔在了地下。

于是他走了。

奥里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克利斯朵夫随便挑了两个证人：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一个是瑞士某大学的私人教授①巴德博士，那是他有一晚在一家酒店里认识的，虽然不喜欢这个人，但可以和他谈谈本国的事。经过双方证人的协议，武器决定用手枪。克利斯朵夫是无论什么武器都不会用的。古耶劝他到射击房中去练一练，克利斯朵夫可拒绝了；因为决斗要第二天才举行，他当时又埋头工作品来。

①德国大学有“私人教授”一职，资格必须有博士学位；其薪给不由公家支付而由学生直接负担。瑞士是否亦有此制度，不详。

当然他的工作不是心不在焉的，好象做着恶梦，听见一个模糊而固执的念头在耳朵里嗡嗡的响着……“讨厌，真讨厌！……什么事讨厌呢？——明天那场决斗……嘿，那不过是闹着玩儿的！……谁也打不着谁的……可说不定……那末以后呢？……对啦，以后呢？那个畜生手指一捺就能结果我的性命……太笑话了！……明天，两天之内，我可能躺在这发臭的泥土底下……也罢！这儿也好，那儿也好……难道怕他不成功？——可是，我明明觉得胸中有我自己的天地，在那里慢慢的长大，如今为了一桩无聊事把这天地断送，不是太胡闹吗？……这些现代的斗争，说是让我双方机会平等，真是见鬼！好一个平等，一个混蛋的性命，跟我的性命有同样的价值！干吗不用拳头或棍子来打一架呢？那倒还好玩。可是这冷冰冰的枪真不是味儿！……他对这一套当然是老手，我可从来没拿过什么手枪……他们说得不错：我应当去学一学……他想打死我吗？哼，我非要打死他呢。”

他奔下楼去。附近就有一家射击房：克利斯朵夫要了一支枪，叫人家指点他怎么拿。第一下，他险些儿把店里的管事打死；他重新来过，两次，三次，还是没有成绩；他不耐烦了，而结果是更坏。旁边有几个青年看着，笑着。他并不在意，只一味的固执，对于旁人的讪笑既那样的不在乎，意志又那样的坚决，使闲人看了也对他这种笨拙的耐性表示关切了。看的人中间有一个过来指点他几句。他平常性子那么暴烈，此刻却象孩子一般的听话，硬要制服自己的手，不让他发抖；他挺着身子，拧着眉，脸上流着汗，一声不出，有时候气愤愤的跳一下，然后又聚精会神的打靶子。他逗留了两小时，两小时以后，他竟然打中了靶子。不听指挥的肉体被意志降服了；那也教人看了佩服。最初笑他的人有些已经走了，有些慢慢的不出声了，却舍不得离开。等到克利斯朵夫走出铺子的时候，他们居然很亲热的跟他招呼。

回到家里，克利斯朵夫看到莫克很焦急的等着。莫克已经得悉吵架的事，想打听原因。虽然克利斯朵夫支吾其辞的不愿意指责奥里维，莫克也终于猜到了。他很镇静，又深知两个朋友的为人，便断定奥里维在这件事里头是无辜的。他马上出去调查，毫不费事的就明白了所有的过错原来都是由于高兰德和吕西安·雷维·葛的多嘴。他急急忙忙的回来，把证据给克利斯朵夫看，以为这样可以阻止他去决斗了。可是相反：克利斯朵夫一知道是吕西安使他怀疑他的朋友的，便更加恨吕西安。莫克絮絮不休的劝阻他；他为了摆脱偏见，便满口答应。可是他已拿定主意，并且心里很高兴；他这是为了奥里维决斗，而不是为自己了！

车子穿进森林里的小路的时候，证人之中有一个说了一句感想，突然引起了克利斯朵夫的注意。他想研究一下那些人心里想些什么，结果觉得他们都对他不关痛痒。巴德教授在那里预算这件事几点钟可以完，能不能赶回去把他在国家图书馆手稿室开始的工作当天结束。因为他也是德国人，所以在克利斯朵夫的三个同伴中最关心决斗的结果。古耶既不理睬克利斯朵夫，也不理会巴德，只跟于里安医生谈些淫猥的生理学问题。年轻的于里安是图卢兹人，从前和克利斯朵夫住在同一层楼上，常常向他借酒精灯，雨伞，咖啡杯等等，东西还来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打烂了的。为交换起见，他替克利斯朵夫义务诊病，把他做试验品，看着他的天真觉得好玩。表面上他象西班牙贵族一样的镇静，骨子里老是喜欢挖苦人。他对眼前这件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滑稽透顶。他料到克利斯朵夫的笨拙，先就乐死了。他最得意的是克利斯朵夫出了钱让他坐着车到森林里来玩一下。——这是三个人的头脑里最显明的思想；他们把事情看作一件不费分文的娱乐。谁也不拿什么决斗放在心上。并且他们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都很冷静的准备好了。

他们比对方先到。树林深处有家小客店。那是一个相当下流的娱乐场所，巴黎人常常到这儿来出卖他们的荣誉的。篱垣上开着野蔷薇；叶子古铜色的橡树荫下摆着几张小桌子。一张桌上坐着三个人，都是骑了自行车来的。一个是搽脂抹粉的女人，穿着短裤，脚上套着黑袜子；两个是穿法兰绒衫的男人，热得头昏脑胀，不时发出一些呜呜的声音，仿佛连话都不会说了。

车子一到，小客店里稍微忙乱了一阵。古耶跟这个店里的人已经认识多年，便自告奋勇去代办一切。巴德把克利斯朵夫拉到一个花棚底下，叫了啤酒，空气挺暖和，非常舒服，到处是蜜蜂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忘了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巴德倒空了瓶子，静了一会，说道：

“我想清楚了该怎么办。”

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又说：“时间还来得及；过后我可以上凡尔赛去。”

他们听见古耶为了场地的租金跟店里的主妇争得很凶。于里安也没有浪费时间：在那几位骑自行车的游客身旁走过的时候，大惊小怪的对女人裸露的大腿叫好，招来一大阵粗野的咒骂，于里安也老实不客气回敬他们。巴德轻轻的说：

“法国人都是无耻东西。兄弟，我祝贺你胜利。”

他拿酒杯和克利斯朵夫的碰了一下。克利斯朵夫却在那里胡思乱想：断片的乐句在脑海中飞过，好似一片和谐的虫声。他简直想睡觉了。

另外一辆车把小路上的细石子压出沙沙的声音，克利斯朵夫一看见吕西安苍白的脸上照例堆着笑容，不由得又动了火。他站起来，后面跟着巴德。

吕西安戴着高领，把脖子都埋得看不见了，他装扮非常讲究，恰好跟对方的衣衫不整成为对比。跟着下车的是勃洛克伯爵，那是以情妇众多，收藏古代圣体匣，和极端保王党的意见出名的体育家；——随后是雷翁·摩埃，又是一个时髦人物，靠了文学而当选的议员，靠了政治野心而成功的文学家，年轻，秃顶，胡子剃得精光，苍白而带黄的脸，长鼻子，圆眼睛，尖脑袋；——最后是爱麦虞限医生，很细腻的标准闪米特族，对人很客气，可是心里很冷淡；他是医学学士院会员，某医院院长，以渊博的著作和一种医药上的怀疑主义闻名的，老是用含讥带讽的同情心听病家诉苦，而并不想法给他们医治。

这些新到的人物殷勤的行着礼。克利斯朵夫对他们似理非理，可是他很不高兴的看到自己的证人对吕西安的证人非常巴结。于里安认识爱麦虞限，古耶认识摩埃；他们都笑容满面，礼貌周全的走拢来。摩埃冷冷的有礼的接待他们，爱麦虞限照例嘻嘻哈哈的挺随便。站在吕西安身旁的勃洛克伯爵，眼睛一扫就把对方几个人所有的常礼服跟衬衣估计了一下，和他的主人交换了几句印象，嘴巴差不多不动都没功，——因为他们俩都是镇静而极有规矩的。

吕西安若无其事的等主持决斗的勃洛克伯爵发令。他把这件事认为只是一种简单的仪式。他打枪打得极好，知道敌人的笨拙，可不想利用自己的本领，趁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那也不大可能，当证人的总设法不让决斗发生严重的后果），——一枪击中敌人：因为他知道，最傻的莫如教一个敌人伤在自己手里，让大家以为他是个牺牲者；倒不如用另一种方式无声无臭的把他毁掉，那才是聪明的办法。可是克利斯朵夫脱去了外衣，敞开着衬衫，露出粗大的脖子和结实的拳头，低着头，一双眼睛恶狠狠的盯着吕西安，集中全身精力等着，满脸都是杀气；勃洛克伯爵在旁边把他打量了一番，心里想文明人要是能消灭决斗的危险才好呢。

等到双方都发了两颗当然毫无结果的子弹，证人就赶来祝贺两位敌人。大家都已经有了面子，——但克利斯朵夫没有满足。他站在那儿，拿着手枪，不相信这算是完了。他很乐意象隔天在射击房中一样，一枪一枪尽打下去，到打中为止。他听到古耶要他向敌人伸手，又看到敌人堆着那永久的笑容向自己走过来，觉得这种喜剧可恨极了，立刻丢下武器，推开古耶，望着吕西安直扑过去。众人费尽力气才把他拦住，不让他用拳头来继续决斗。

吕西安走开了，证人们都围着克利斯朵夫。他却冲出圈子，不理他们的嘲笑跟埋怨，径自大踏步望森林中跑去，一边高声的自言自语，一边做着愤恨的手势，也没想起自己的外衣和帽子都留在场地上，只顾望树林的深处走。他听见证人们笑着叫他；后来他们不耐烦了，不理他了。不久，车子远去的声音表示他们已经动身。他自个儿站在静悄悄的林中，怒气平了，趴下身子，在草地上躺下了。

过了一会，莫克赶到了小客店。他从清早期就在找克利斯朵夫。客店里的人说他的朋友跑到树林里去了。他就开始搜寻，披荆斩棘，到处呼唤；赶到听见克利斯朵夫的歌声，他又咕哝着走回头来，跟着声音的方向走，终于在一平空地上把克利斯朵夫找到了：原来他四肢朝天，象一头小牛似的在那儿打滚。克利斯朵夫很快活的跟他招呼，叫他“老朋友”。他告诉他说，敌人被他浑身打满了窟窿，象筛子一样；他又强迫莫克跳着玩儿，重重的拍着莫克的身子。天真的莫克虽然手脚不大灵活，也差不多和他玩得一样高兴。——他们手拉着手走到小客店，然后到邻近的站上搭火车回巴黎。

奥里维一点都没知道，只奇怪为什么克利斯朵夫对他那么温柔：这些忽冷忽热的变化使他心中纳闷。到第二天，他才从报上知道克利斯朵夫决斗的事。他想起克利斯朵夫所冒的危险差点儿吓坏了。他追究决斗的原因，克利斯朵夫又不肯说，等到被逼不过了，才笑着回答：

“为了你呀。”

除此以外，奥里维再也套不出一句话。最后还是莫克把故事原原本本讲了出来。奥里维惊之下，跟高兰德绝交了，又求克利斯朵夫原谅他的莽撞。克利斯朵夫为了耍弄莫克，很俏皮的把一支法国的老歌谣改了几个字代替回答。莫克也为了两个朋友的快乐而高兴极了。克利斯朵夫的歌谣是：

“我的乖乖，这教你提防……那有闲而多嘴的姑娘，那吹牛拍马的犹太人，那无聊的朋友，那亲狎的敌人，还有那泄气的酒，你切勿上这些家伙的当！”

友谊恢复了。友谊破裂的威胁反而使友谊变得更可贵。过去一些小小的误会都消释了；便是两个朋友的不同的性格也对他们成为一种吸引力。克利斯朵夫把两个民族的灵魂在自己心中很和谐的结合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内心非常丰富，充实；而这种丰满的境界在他是照例用音乐来表达的。

奥里维听了惊叹不已。以他那种过分的批评精神，他几乎以为他所热爱的音乐已经发展到顶点。他常常有种病态的思想，认为一种文化进步到某个程度以后，必然要流于颓废，所以老是怕这个使他爱好生命的美妙的艺术会突然停顿，源泉枯竭。克利斯朵夫觉得这顾虑很可笑，拿出好辩的脾气，说在他以前世界上还一无成就，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奥里维提出法国音乐作反证，认为它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盛极而衰的地步，更无进步可言。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道：

“法国音乐吗？……它还没诞生呢……你们在世界上有多少美妙的话可以说！你们真不是音乐家，要不然就不会见不到这些。啊！如果我是法国人的话！”

于是他举出一个法国人所能描写的一切：

“你们翻来覆去的搬弄一些跟你们不合适的体裁，适合你们民族性的事反而一件不做。你们是个典雅的民族，有的是浮华世界的诗意，有的是举止的美，态度的美，服饰的美，你们很能创造一种人家没法摹仿的艺术——富于诗意的舞蹈，而你们倒反不再制作色雷舞乐……——你们是一个谈谐机智的民族，而你们却不再写喜剧，或是只让不入流的音乐家去做。啊！如果我是法国人的话，我要把拉伯雷的作品谱成音乐，我要制作滑稽史诗……——你们是一个小说家的民族，你们却并不在音乐上施展小说家的天才，——居斯达夫·夏邦蒂莱的作品还谈不上这点。你们并不运用你们的分析心灵、参透个性的天赋。啊！如果我是法国人，我可以用音乐来制作肖像……（比方说，我能够替那静坐在下面花园中紫丁香旁边的姑娘写照）……我要用弦乐四重奏来表现你们司汤达的手腕……——你们是欧洲的第一个民主国，却没有平民戏剧，平民音乐。啊！如果我是法国人，我一定把你们的大革命谱为音乐：把七月十四，八月十日①，瓦尔米②，联欢大会③，以及所有的民众在音乐里表现出来！并非用那种浮夸的瓦格纳式的朗诵，而是用交响乐，合唱，舞蹈。……别说废话！我早听厌了。应当大刀阔斧的，在兼带合唱的大交响曲中写出大块文章的风景，荷马式的，圣经式的史诗，描写水，火，土地，光明的天，鼓舞人心的狂热，本能的活跃，民族的命运，节奏的胜利，仿佛一个世界之皇，驾驭着千万生灵，教千军万马出生入死……到处都是音乐，什么都是音乐！如果你们是音乐家，那末为你们所有的公共节目，所有的典礼，所有的工会，学生会，家庭庆祝，都可有特别的音乐……可是第一，倘若你们是音乐家，你们先得制作纯粹音乐，无所为而为的音乐，唯一的目的是使人温暖，使人呼吸，使人生活。你们得创造太阳！……你们的雨下得够了。你们的音乐使我伤风感冒。一



一切都是昏昏沉沉的：把你们的灯点起来罢……你们抱怨意大利的脏东西把你们的戏院给包围了，把你们的民众给征服了，把你们赶出了自己的家。这是你们自己的过失！民众被你们昏暗的艺术，神经衰弱的和声，繁琐沉闷的对位，搅得厌倦透了。他自然要扑向生命所在的地方，不管那生命粗野不粗野，——他们只要求生命！你们为什么要灭绝生命呢？你们的德彪西是一个大艺术家，但对你们是不卫生的。他促成你们的麻痹。你们需要人家用力把你们撼醒。”

①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入王宫，废黜国王，摧毁了数百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

②瓦尔米为法国玛纳州中的一个市镇，一七九二年法人在此击败普鲁士人。

③一七九〇年七月十四日法国各州代表齐聚巴黎，纪念攻下巴士底狱之第一周年，谓之联欢大会。

“难道你要教我们走上施特劳斯的路吗？”

“那也不行。他会把你们毁掉的。要有我同胞们的胃口，才喝得下这种强烈的饮料。便是我的同胞也未必受得了……施特劳斯的《莎乐美》固然是杰作……我自己却并不想写这样的东西……我想到我可怜的老祖父和高脱弗烈特舅舅，他们讲起音乐的时候，用的是何等尊敬而温柔的口吻！唉！一个人有了神明般的力量而用在这等地方！……那是一颗烈焰腾飞的流星！一个伊索尔德，犹太的卖淫妇①。痛苦的兽性的淫欲。残杀，强奸，乱伦这一类狂热的欲望，在德国颓废的心灵深处咆哮……而你们却是在温柔乡中自杀……前者是野兽，后者是俘虏。人在哪里呢？……你们的德彪西是趣味高尚的天才；施特劳斯是趣味恶劣的天才。前者无味。后者可厌。一个有如一片银色的池塘消失在芦苇里，发出一种狂热的香味。一个有如溷浊的激流……而在这些水沫底下，又是低级的意大利风格，新派的梅亚贝尔，下流的感情，在那里蒸发臭气……《莎乐美》是一件可怕的杰作！它是《伊索尔德》的女儿……可是《莎乐美》又会产生些什么呢？”

①指理查德·施特劳斯歌剧中莎乐美。

“是的，”奥里维说，“我很想走前半个世纪。这个奔向深渊的趋势，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得教它停止，要就是悬崖勒马，要就是下堕深谷。那时我们才能够呼吸。谢谢老天，不管有没有音乐，大地照样会开花。这种违反人性的艺术，我们要它做什么？……西方的火已经快烧完了……不久……不久，别的光明将要由东方升起。”

“别再提你的东方了！”克利斯朵夫说。“西方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田地呢。你以为我会退让吗，我？我的前程还有好几百年呢。生命万岁！……欢乐万岁！……和我们的命运斗争罢，斗争万岁！扩大我们心胸的爱情万岁！温暖我们的信心，比爱情更甜蜜的友谊万岁！白天万岁！黑夜万岁！祝贺太阳！祝贺梦想与行动的神，祝贺创造音乐的神！胜利啊！……”

然后他在桌前坐下，把脑子里所想到的统统写下，再也不想到自己刚才的话了。

那时克利斯朵夫所有的力量完全平衡了。他不想讨论这一种音乐体裁或那一种音乐体裁的美学价值，也不殚精竭虑的去追求新奇；凡是可以用来表现的题材，他用不着多费心力就找到了。对于他，什么都行。音乐象潮水一般的奔泻，克利斯朵夫竟来不及认出它表现哪一种感情。他只是快乐，因为能够尽量发泄而快乐，因为觉得天地万物的生命在他心中跳动而快乐。

这种快乐与丰富的生命力感染了他周围的人。

局处花园中的屋子对于他是太小了。隔壁原来有个修道院的大花园；清静的宽大的走廊，上百年的古树，可以让他的心灵驰骋一下；但这种太美的景致是不能长久保持的。正对着克利斯朵夫的窗，人家正在盖一所六层楼的屋子，把远景挡住了，把他跟周围的环境隔绝了。他每日从早到晚只听见转动滑车，刮磨砖石，敲钉木板的声音。他在工人中又遇到那个盖屋的朋友，从前在屋顶上认识的。他们远远的点头。克利斯朵夫在街上碰到他，还带他上酒店去一块儿喝酒，使奥里维看了大为诧异。他可觉得这工人滑稽的唠叨和老是那么快活的兴致很好玩。但他照旧诅咒他跟他那群工人在前面筑起一堵高墙，夺去他的光明。奥里维并不怎么抱怨；他能适应这个坐井观天的环境，仿佛把它当做笛卡儿的火炉，被压迫的思想会从里面望天上飞去的。可是克利斯朵夫需要空气。既然被关在这个局促的地方，他就跟周围的心灵融成一片。他尽量把它们吸收，把它们谱成音乐。奥里维说他好象一个动了爱情的人。

“要是这样的话，”克利斯朵夫回答，“那末除了我的爱情以外，我便一无所见，一无所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了。”

“那末你为什么这样高兴呢？”

“因为我健康，因为我胃口好。”

“幸福的克利斯朵夫！”奥里维叹着说。“你真应该把你的胃口分点儿给我们。”

健康是象疾病一样会传染的。第一个受到好处的是奥里维。他最缺少的是力。他躲避社会，因为社会的鄙俗使他厌恶。其他广博的智慧和少有的艺术天分，他还是太细巧了，不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大艺术家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健康的人最重视的是生活；特别是有天才的人，因为他比别人更需要生活。奥里维却逃避生活；他让自己在没有身体，没有皮肉，没有实质的诗情梦境中浮沉。象某些优秀人士一样，他需要在过去的时代中或是从未来没在过的时代中寻求美。生命的甘泉，仿佛今日的就不及过去的那么醉人！疲倦的灵魂不能直接接触生命，只能接受被过去的帘幕掩蔽的，或是出诸前人之口的生命。——克利斯朵夫的友谊慢慢的把奥里维从这些渺渺茫茫的艺术境界中拖了出来。阳光终于透进了他的灵魂深处。

工程师哀斯白闲也感染到克利斯朵夫的乐天主义。可是他的习惯并没改变，那是象痼疾一般牢不可拔的；并且我们也不能希望他一变而为精神抖擞，马上愿意到国外去挣家业。那对他是要求太高了。但他已经不是那么无精打采，对于久已放弃的研究工作，书本和科学，也重新感到兴趣。要是有人告诉他，说他对于本行的兴致是克利斯朵夫给他提起来的，他一定会大吃一惊，而克利斯朵夫听了这话当然更要奇怪。

整幢屋子里和克利斯朵夫相交最快的是三层楼上的那对夫妇。在他们门外走过的时候，他好几次留神到里面的钢琴声，只要不当着人，亚诺太太的琴弹得很不错。以后他送了几张自己的音乐会门票给他们，他们非常感激。从此他就不时在晚上到他们家去坐一会。可是他再也听不到少妇的弹奏了：她太胆小，不敢当着人弹琴，便是独自在家，因为知道人家可以从楼梯上听到，也老是踏着节音板。但如今倒是克利斯朵夫弹给他们听，和他们长时间的讨论音乐。亚诺夫妇在这些谈话里表示出一股朝气，使克利斯朵夫大为高兴。他不信法国人对音乐竟会爱好到这个地步。

“因为，”奥里维说，“你一向只看见音乐家。”

“我知道，”克利斯朵夫回答，“音乐家是最不爱音乐的人；可是你不能教我相信象你们这一类的人在法国真有多少。”

“成千累万。”

“那末是一种传染病，是最近时行的新潮流，对不对？”

“不，这不是一种时髦，”亚诺说。“要是一个人，听了乐器的美妙的和弦，或是听了温柔的歌声，而不知道欣赏，不知道感动，不会从头到脚的震颤，不会心旷神怡，不会超脱自我，那末这个人的心是不正的，丑恶的，堕落的；对于这种人，我们应当象对一个出身下贱的人一样的提防……”

“这话我听说过，”克利斯朵夫说，“那是我的朋友莎士比亚说的。”

“不，”亚诺很温和的回答，“那是在莎士比亚以前的我们的龙沙说的。你现在可看到爱好音乐的风气在法国并不是昨天才时行的了。”

法国人的爱好音乐固然使克利斯朵夫奇怪，但法国人差不多和德国人爱好同样的音乐使克利斯朵夫更奇怪。在他先前所遇到的巴黎艺术界

和时髦朋友中间，最得体的办法是把德国的大师当作外国的名流看待，一方面向他们表示钦佩，一方面把他们放在相当距离之外：大家最高兴的就是嘲笑格路克的粗笨，瓦格纳的野蛮，并且拿法国人的细腻跟他们作比较。事实上，克利斯朵夫甚至怀疑一个法国人能否了解那些照法国的演奏方式所演出的德国音乐。有一次他听了一个格路克音乐会回来大为气愤：那些乖巧的巴黎人简直把这个性情暴躁的老人搽脂抹粉了。他们替他化装，扎些丝带，用棉花来点缀他的节奏，把他的音乐染上印象派色彩和颓废淫猥的气息……可怜的格路克！他那么善于表白的心灵，纯洁的道德，赤裸裸的痛苦，都到哪儿去了？难道法国人感觉不到吗？——可是，此刻克利斯朵夫看到他的新朋友们对于德国的古典作家、旧歌谣、和日耳曼民族性中间最有特性的部分，表示那么深刻那么温柔的爱，就不由得要问：他们不是素来认为这些德国人是外国人，而一个法国人只能爱法国艺术家的吗？

“不是的！”他们回答。“这是我们的批评家借了我们的名义说的。因为他们老跟着潮流走，就说我们也跟着潮流走。可是我们的不理睬批评家，正如批评家的不理睬我们一样。这般的可笑的家伙居然想来教我们，教我们这批属于古老的法兰西族的法国人，说这个不是法国的，那个不是法国的！……他们教我们说，我们的法兰西是只以拉穆——或拉辛——为代表的！仿佛贝多芬，莫扎特，格路克，都没到我们家里来过，没跟我们一起坐在我们所爱的人的床头，分担我们的忧苦，鼓动我们的希望……仿佛他们不是我们一家人！如果我们敢老实说出我们的思想，那末巴黎批评家所颂扬的某个法国艺术家，对我们倒真是外国人呢。”

“其实，”奥里维说，“倘使艺术真有什么疆界的话，倒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我不知道是否真有一种艺术叫做法国艺术，另外一种叫做德国艺术；但的确有一种有钱人的艺术跟一种没有钱的人的艺术。格路克是个了不起的布尔乔亚，他是属于我们这个阶级的。某个法国艺术家，这儿我不愿意指出他的姓名，却并不是：虽然他是布尔乔亚出身，但他以我们为羞，否认我们；而我们也否认他。”

奥里维说得对。克利斯朵夫愈认识法国人，愈觉得法国的老实人和德国的老实人没有多大分别。亚诺夫夫妇使他想其他亲爱的老许茨：爱好艺术的心那么纯洁，没有我见，没有利害观念。为了纪念许茨，他就喜欢他们了。

他觉得世界上的老实人不当因种族不同而在精神上分疆划界，同时又觉得在同一种族之内，老实人也不应当为了思想不同而分什么畛域。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无意之间使两个似乎最不能彼此了解的人，高尔乃伊神甫与华德莱先生，相识了。

克利斯朵夫时常向两个人借书看，而且用着那种奥里维不以为然的随便的态度，把他们的书交换的转借给他们。高尔乃伊神甫并不因此生气，他对别人的心灵有种直觉；他看出潜藏在年轻的邻居心中的宗教气息。一部从华德莱先生那边借来，而为三个人以各各不同的理由爱读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使他们精神上先就接近了。有一天他们俩偶尔在克利斯朵夫家里碰上了。克利斯朵夫先是怕两位客人彼此会说不大客气的话。可是相反，他们一见之下竟非常殷勤，谈些没有危险的题目，交换旅行的感想和人生经验。他们发觉彼此都是仁厚长者，抱着《福音书》精神和想入非非的希望，虽然各人都是牢骚满腹，非常灰心。他们互相表示同情，但多少带点儿嘲弄的意味。这是一种心领神会的巧合。他们从来不提到他们信仰的内容，平时很少相见，也不求相见；但遇到的时候都觉得很愉快。

以思想的洒脱而论，高尔乃伊神甫并不亚于华德莱。这是克利斯朵夫意想不到的。他对于这种自由的虔诚的思想，慢慢的看出了它的伟大；他觉得这个教士所有的思想，行为，宇宙观，都渗透了坚强而恬静的神秘气息，没有一点儿骚乱的成分，只使他生活在基督身上，就跟——照他的信仰来说——基督生活在上帝身上一样。

他对什么都不否认，对无论哪一种表现生命的力都不否认。在他看来，一切的著作，古代的跟现代的，宗教的跟非宗教的，从摩西到裴德罗①，都是确实的，通神的，上帝的语言。《圣经》不过是其中最丰富的一部，有如教会是一群结合在神的身上的最优秀的弟兄；但《圣经》与教会并不把人的精神束缚在一条呆板固定的真理之内。基督教义是活的基督。世界的历史只是神的观念不断扩张的历史。犹太庙堂的颠覆，异教社会的崩溃，十字军的失败，鲍尼法斯八世②的受辱，伽利略的把陆地放在无垠的太空中，王权的消灭，教会协定的废止：这一切在某一个时期都曾经把人心弄得徬徨无主。有的人拼命抓着倒下去的东西不肯放手；有的人随便抓了一块木板起流出去。高尔乃伊神甫只问自己：“人在哪里呢？使他们生存的东西在哪里呢？”因为他相信：“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他为了这个缘故对克利斯朵夫很有好感。

①裴德罗为法国近代大化学家，政治家。

②鲍尼法斯八世为十三世纪时教皇，以反对法国国王向教会征税而受辱。

在克利斯朵夫方面，他也觉得一颗伟大的虔诚的心有如美妙的音乐，在他心中唤起遥远而深沉的回声。凡是天性刚毅的人必有自强不息的能力，也就是生存的本能，挣扎图存的本能，好比把一条倾侧的船划了一桨，恢复它的平衡，使它冲刺出去；——因为有这种自强不息的力量，克利斯朵夫两年来被巴黎的肉欲主义所引起的厌恶与怀疑，反而使上帝在他心中复活了。并非他相信上帝。他始终否认上帝，但心中充满着上帝的精神。高尔乃伊神甫微笑着和他说，他好似他的寄名神①一样，生活在上帝身上而自己不知道。

①所谓寄名神即圣者克利斯朵夫。

“那末怎么我看不见上帝的呢？”克利斯朵夫问。

“你好像成千累万的人一样：天天看见他而没想到是他；上帝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给所有的人：——对于有些人就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好象对圣·比哀尔在加里莱那样；——对于另一些人，例如对你的朋友华德莱先生，就象对圣·多玛那样用人类的创伤与忧患来显示；——对于你，上帝是在你的理想的尊严中显示……你早晚会把他们认出来的。”

“我永远不会让步，我精神上自由的，”克利斯朵夫说。

“和上帝同在的时候，你更自由，”教士安安静静的回答。

可是克利斯朵夫不答应人家把他硬派为基督徒。他天真的热烈的抗辩，仿佛人家把他的思想题上这个或那个名字真有什么关系似的。高尔乃伊神甫静静的听着他，带着一种教士所惯有的，人家不容易觉察的讥讽的意味，也抱着极大的慈悲心。他极有耐性，那是从他信仰的习惯来的。教会给他受的考验把他的耐性锻炼过了；虽然非常悲伤，经过很大的苦闷，他的耐性还没受到伤害。被上司压迫，一举一动都受到主教的监视，也被那些自由思想者在旁窥伺，——他们想利用他来做跟他的信心相反的事，——同教的教友与教外的敌人同样的不了解他，排斥他：这种种情形对他当然非常惨酷。他不能抗拒，因为应当服从。他也不能真心的服从，因为上司明明是错的。不说固然苦恼，说了而被人曲解也是苦恼。此外，还有你应当负责的别的心灵，你看着他们痛苦，等着你指导他们，援助他们……高尔乃伊神甫为了他们，为了自己而痛苦，可是他忍下去了。他知道在那么长久的教会历史中，这些磨难的日子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沉默隐忍的结果使他把自己慢慢的消磨完了：他变得胆小，怕说话，连一点儿极小的活动都担任不了，最后竟入于麻痹状态。他觉得这情形很难过，可并不想振作。这次遇到克利斯朵夫，对他是个很大的帮助。这个邻居的朝气，热诚，对他天真恳挚的关心，有时不免唐突的问话，使他精神上得到很多好处。这是克利斯朵夫强其他重新加入活人的队伍。

电机工人奥贝在克利斯朵夫那儿遇到高尔乃伊。他一看见教士，不由得浑身一震，不大能把厌恶的心理藏起来。便是在初见面的刺激过去以后，他跟这个没法下一定义的人在一起还是觉得很不自在。但他能和有教养的人谈话是挺高兴的，所以把反对教会的心情硬压下去了。他对于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甫之间那种亲热的口吻非常诧异；同样使他惊奇的，是看到世界上竟会有一个民主派的教士和一个贵族派的革命党：那可把他所有的思想都搅糊涂了。他想来想去也没法把他们归类，因为他是需要把人归了类才能了解的。而要找到一个部门，能把这个读着阿那托·法朗士和勒南的著作，安安静静，又公平又中肯的谈论这两位作家的教士放进去，的确不容易。关于科学的问题，高尔乃伊神甫的

原则是让那些懂得科学而非支配科学的人指导。他尊重权威；但他认为权威和科学不属于一个系统。肉，灵，爱：这是三个不同的系统，是神明的梯子的三个阶级。——当然奥贝体会不到这种精神境界。高尔乃伊神甫声气柔和的告诉克利斯朵夫，说奥贝使他想起从前看见过的那种法国乡下人：——有个年轻的英国女子向他们问路。她说的是英语，他们不懂。他们跟她说法语，她也不懂。于是他们不胜同情的望着她，摇摇头，一边说一边重新做他们的工作：“真可惜！这姑娘人倒长得挺好看！……”

最初一个时期，奥贝对着教士和华德莱先生的学问和高雅的举止感到胆小，不敢出声，尽量把他们的谈话吞在肚里。慢慢的他也插嘴了；因为他很天真的需要听到自己说话。他发表些渺渺茫茫的空想。那两位很有礼貌的听着，暗中不免有点好笑。奥贝高兴之下，控制不了自己；他利用着，不久更滥用高尔乃伊神甫的无穷尽的耐性。他对他朗诵自己呕尽心血的作品。教士无可奈何的听着，倒也不怎么厌烦；因为他所听的并不是对方说的话而是对方这个人。事后克利斯朵夫说他这样的受罪真是可怜，他却回答：“呸！我不是也听别人的一套吗？”

奥贝对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甫很感激；三个人不管彼此了解与否，居然很相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能这样的接近非常奇怪。那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原来是克利斯朵夫把他们结合了。

克利斯朵夫也拉拢了三个孩子做他的同党，那是哀斯白闲家的两个女孩子和华德莱先生的义女。他已经跟她们做了朋友，看她们那孤独非常同情。他对她们中间每个人讲着她不认识的小朋友，久而久之引起了她们相见的愿望。她们互相在窗子里做手势，在楼梯上偷偷的交换一言半语。她们渴望交友的表示，再加上克利斯朵夫的帮助，居然使双方的家长答应她们在卢森堡公园相会。克利斯朵夫因为计划成功很高兴，在她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去看她们；发觉她们又窘又笨拙，不知道怎么对付这桩快乐事儿。他却是一下子就把她们的窘态给赶跑了，想出玩艺儿来，提议大家奔跑，追逐；他自己也混在里头，仿佛只有十岁。公园里散步的人看着这大孩子一边嚷一边跑，被三个小姑娘追着，在树木中间绕来绕去。她们的父母却始终抱着猜疑的心思，不大乐意让卢森堡公园的集会多来几次，——因为在那种情形之下不容易监督孩子。——克利斯朵夫便设法教住在底层的夏勃朗少校请她们就在屋子下面的花园里玩。

一个碰巧的机会已经使克利斯朵夫和军官有了往来。——（碰巧的机会自会找到能够利用它的人。）——克利斯朵夫的书桌摆在近窗的地位。有一天，几页乐谱被风吹到下面的花园里去了。克利斯朵夫下楼去捡，照例秃着头，敞开着衣服。他以为只要跟仆人交涉一下就行了，不料开门的是军官的女儿。她略微愣了一愣，说明来意。她笑了笑，把他带进门去，一同到园子里。他捡起了纸张，由她送出来的时候，恰好军官从外边回来，好不惊奇的望着这古怪的客人。女儿笑着把他们介绍了。

“啊！原来就是楼上的音乐家？好极了！咱们是同行。”

他说着，握着他的手。两人用一种友善的说笑的口气，谈着他们互相供应的音乐会，就是说克利斯朵夫的琴声和少校的笛声。克利斯朵夫想走了；可是军官留着他，越扯越远的谈着音乐问题。突然之间他停下来，说：“来看我的加农。”

克利斯朵夫跟着他，心里想，要他克利斯朵夫来对法国炮队发表意见有什么用。但军官得意扬扬拿给他看的是音乐上的加农<sup>①</sup>，是他费尽心血写成的乐曲，可以从末尾看起，等于一种回文体；或者两人同时看：一个在正面看，一个在反面看。这位少校是多艺学校出身，一向有音乐嗜好；但他所爱于音乐的特别是那些难题；他觉得音乐——（有一部分的确如此）——是一种奇妙的思想的游戏；他竭力想出并且解决音乐结构上的谜，都是愈来愈古怪，愈来愈无用的玩艺。他服务军中的时代，当然无暇培养这个癖；但自从退休之后，他全部的热情都放在这方面了；他为此所花的精力，不下于当年在非洲大沙漠中为追逐黑人或躲避他们的陷阱所花的精力。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谜很好玩，便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军官欢喜极了；他们互相比赛巧妙：你来一个我来一个的搞出了一大堆音乐谜。两人直玩得尽兴之后，克利斯朵夫才上楼。可是第二天清早，邻居已经送来一个新的难题，那是他费了半夜的功夫想出来的；克利斯朵夫拿来解答了。两人这样的继续比赛，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厌倦之极而认输了方罢罢休；这一下，军官可乐死了。他认为这个胜利等于把德国打败了。他请克利斯朵夫去吃饭。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说他的音乐作品恶劣之至，而一听他在风琴上呜呜的奏着海顿的行板，又高声嚷着说受不了。克利斯朵夫这种率直的态度居然博得了夏勃朗的欢心。从此他们常常在一块儿谈天，但不再提到音乐了。克利斯朵夫对于这方面的废话完全不感兴趣，宁可把话题转到军队方面。那正是军官求之不得的。音乐对这个可怜的人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遣；他心里其实非常苦闷。

<sup>①</sup>加农（Canon）为近代的大炮，同时亦是一种音乐术语，是一种轮唱曲（通译作“卡农”）。此处用谐音作双关语。

于是他姊姊不倦的叙述出征非洲的经过。伟大的事迹，可以和比查尔跟高丹士<sup>①</sup>的故事媲美。克利斯朵夫不胜惊愕的听着这篇奇妙而野蛮的史诗，不但在他是闻所未闻，便是在法国也差不多没人知道：二十年中间，少数的法国征略者在黑色的大陆上，被黑人的军队包围着，连最简单的行动工具都没有，他们消耗了多少英勇的精神，巧妙而大胆的行动，超人的毅力，跟胆怯的舆论和政府奋斗，违反了法国的志愿替法国征服了一片比它本身更广大的疆土。这件行动里头有一阵强烈的欢乐气息和血腥味道，让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一批现代冒险家的面貌。他们生在今日的法国不但是出人意料，并且也是今日的法国羞于承认的：政府为了自己的面子关系，特意把一重帷幕盖在他们身上。少校提高着嗓子讲到这些往事，兴高采烈的叙述大规模的围剿，以人为目标的行猎：在那个没有侥幸可图的国土里，他时而追逐土人，时而被土人追逐。他还在悲壮的故事中穿插一些有关地质的描写。克利斯朵夫听着他，望着他，眼看这样的壮士放弃了活动，成日搞着些可笑的玩艺，觉得非常同情，心里想他怎么能过这种日子。他提出这一点问他。少校先是不大愿意向一个外国人解释心里的怨恨。但法国人大半是多嘴的，尤其在责备别人的时候：“象他们现在这样的军队，教我去干什么？当水兵的搞着文学。当步兵的搞着社会学。他们无所不干，只除了打仗。他们连准备也不准备，只准备不打仗；他们把战争变成哲学问题……战争的哲学，嘿！……谈天说地，废话连起，那可不是我的事。还不如回家写我的加农！”

<sup>①</sup>比查尔与高丹士均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冒险家：前者征服秘鲁，后者征服墨西哥。

他还有最大的苦闷不好意思说出来：特务使军官们互相猜忌，愚昧而凶恶的政客发些专横的命令，军队不得不干些卑鄙的警察工作，清理教堂，弹压罢工，被当权的政党——那些急进派的反对教会的小布尔乔亚——用来争权夺利，向全国的人民泄忿。这老非洲人也讨厌在那个殖民地部队<sup>①</sup>，大部分都是招的一批最要不得的分子，因为要满足别人的自私，——他们不愿意分担保卫“大法兰西”，保护海外的法兰西的荣誉和危险……

<sup>①</sup>法国陆军中的殖民地部队，主要是招募壮丁编成的，因普通人都不愿意到国外去当兵。

克利斯朵夫当然用不着参与这些法国人的争执：那跟他毫不相干；但他对这个老军官很表同情。不论自己对战争是怎么看法，他总认为一个军队应当造成兵士，就象苹果树应当结苹果一样，也认为把政客、美学家、社会学家移植到军中去的确是荒唐的。可是他始终不明白这个刚强的人怎么会这样的退让。一个人不去制服他的敌人，便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一切比较有价值的法国人都是往后退的。——克利斯朵夫在军官的女儿身上也发现这种退让的精神，而且更令人感动。

她名字叫赛丽纳。细腻的头梳得很讲究，把她的高爽的圆额角和尖尖的耳朵露在外面；脸很清瘦，下巴长得妩媚大方；美丽的黑眼睛神情很聪明，没有一点猜忌心，非常柔和，是那种近视的眼睛；鼻子稍微大了一些；上嘴唇角有颗小痣；沉静的笑容使她有点虚肿的下嘴唇怪可爱的望前突着。她天性仁厚，人也活泼，风雅，但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她很少看书，新出的作品是完全不知道的，从来不上戏院，不出去旅行，——（那是当年旅行太多的父亲讨厌的），——不参加上流社会的慈善事业，——（那是父亲批评得一文不值的），——绝对不想研究什么，——（父亲嘲笑那些博学的女子），——难得离开那个围在高墙里头的象口大井般的园子。她并不怎么烦闷，尽量找些事消磨日子，快快乐乐的忍受她的命运。在她身上和她周围的气氛中间（女人到处都会无意识的创造自己的气氛），颇有夏邓画上的气息。那是一种和暖的静寂的境界，是面貌与态度之间的安详，迷迷忽忽的关切着例行工作；——也是家常生活中的诗意，对于每天按时按刻的思想与举动，始终那么

深切的爱好；——还有布尔乔亚的那种平凡的恬静，奉公守法，诚实不欺，安静的工作，安静的娱乐，可是照旧富有诗意。大方，健全，清白，纯洁，象面包，象香草；一派的正直与善良。人物的和气，旧屋的和气，笑盈盈的心灵的和气……克利斯朵夫对人的亲切与信赖也博得了她的信赖，做了她的好朋友；他们的谈话毫无拘束；她常常奇怪自己怎么会答复他某些问题；她对他说了许多对谁也没说过的事。

“那是因为你并不怕我的缘故，”克利斯朵夫跟她解释。“咱们没有谈恋爱的危险：咱们朋友太好了，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你多好！”她笑着回答。

那种带着恋爱意味的友谊，最配一般暧昧的，喜欢玩弄感情的人的胃口，但对于性格健全的她，好象对于克利斯朵夫一样是可厌的。他们只是亲切的伴侣。

有一天她问她，有些下午她坐在园子里的凳上，膝上放着活计，几小时的呆着不动的时候做些什么。她红着脸分辩，说并没有几小时，不过偶尔有几分钟，“继续讲她的故事”罢了。

“什么故事？”

“自己编的故事。”

“你自己编的？噢！讲些给我听罢！”

她说他太好奇了。她只告诉他，她并不把自己做故事的主角。

那她可奇怪了：“既然编故事，那末替自己编些美丽的故事，想象一种更幸福的生活，不是挺自然的吗？”

“要是我这样做了，我会绝望的。”

她因为泄露了一些秘密的心事，脸红了；接着她又说：“我在园子里吹到一阵风就很快活。园子仿佛有了生气。而且倘使那阵风强劲峭厉，从远方吹来的话，它给你带来多少消息！”

克利斯朵夫在她矜持的态度之下，咂摸到一种凄凉哀怨的心绪，为她平时用快活的心情以及她明知是无聊的活动遮盖着的。为什么她不能把自己解放出来呢？象她这样的人不是极配过一种活动的，有益的生活吗？——她推说父亲疼她，舍不得她离开。克利斯朵夫说她父亲精神饱满，不需要她支持，这种性格的男人很可以自个儿过活，没有权利把她牺牲。她可替父亲辩护，为了孝心而扯谎，说并非他强留她在家，而是她不忍心离开他。——这句话有一部分也是实在的。对于她，对于她的父亲，对于一切她周围的人，仿佛现状得永远继续下去，决不能有所变更。她有一个哥哥，已经结了婚，认为她代替他侍奉父亲是极自然的。他自己也只关心孩子。他疼爱他们的程度是绝对不让他们自主。为他，尤其是为他的妻子，这种爱变成一种自愿的枷锁，束缚自己的生命，限制自己的活动：似乎有了孩子以后，个人的生活就完了，应当永远放弃自己的发展。那个活泼，聪明，年轻的男子，已经在计算退休之前还得做多少年工作。——这一般好人甘心情愿让家人父子的感情把自己的志气消磨净尽；而重视家庭的空气在法国是那么浓厚，简直教人喘不过气来，尤其因为家庭已经减缩到最小限度：除了父母以外，只有一二个孩子。所谓感情只是一种畏缩的，一把死抓的爱，好似一个吝啬鬼紧紧抓着手里的黄金一样。

一件使克利斯朵夫对赛丽娜更感兴趣的偶然的事，让他看到了法国人这种感情的狭窄，对于生活的畏缩，连自己分内的东西都不敢拿出来。

哀斯白闲有一个年纪小十岁的兄弟，也是工程师。象不少中产阶级的人一样，他一方面很希望研究艺术，一方面又怕影响他布尔乔亚的前途。其实这也不算难，现在多数的艺术家都把这问题解决了，并没冒什么危险。可是一个人总得有志愿，而这一点毅力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第一，他们先不敢肯定自己的志愿；而小康的生活慢慢的稳定之后，他们也就毫无反抗毫无声息的听其自然了。当然我们不责备他们，倘使本来可以成为安分守己的布尔乔亚，那自然不必做一个不入流的艺术家的。不幸他们的幻灭往往在胸中留下一点愤懑的情绪：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在我身上死了①！平时一个人用所谓“达观”勉强把这种情绪遮盖着，但生活的确是给破坏了，直要到时间的磨蚀和新的烦恼把旧恨抹掉为止。这便是安特莱·哀斯白闲的情形。他很想从事于文学；但他的哥哥思想很固执，要他象自己一样投身于科学界。安特莱人很聪明，对于科学——或者文学——都还有中等的天分；他没有把握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可是的确有把握能成为一个布尔乔亚；于是他让步了，先是暂时的（大家该明白所谓暂时是什么意思）顺从了哥哥的意志，进了中央工程学校；考进去的名次不高，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从此他就干着工程师这一行，很认真，但毫无兴趣。当然，经过了这一番，他的一些艺术天分都丧失完了；所以他提到这事老带着自嘲自讽的口吻。

①此系古罗马尼罗皇帝自杀前语。

“而且，”他说——（克利斯朵夫一听就听出奥里维的悲观气息），——“人生也不值得你为了错失一个前程而烦恼。多一个或少一个不高明的诗人有什么相干！”

弟兄俩很相爱；他们性格相同，可是很不投机。过去两人都是德莱弗斯党。但安特莱受了工团运动的吸引，是个反军国主义者；而哀里却是爱国主义者。

有时安特莱来看克利斯朵夫而不去探望他的哥哥，使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跟安特莱谈不到有什么好感。安特莱一开口只会怨天尤人，——那是够讨厌的了；同时他也不听克利斯朵夫说的话。因此克利斯朵夫老实表示他的访问是多余的；对方却并不介意，似乎根本没有发觉。终于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注意到客人靠在窗子上，一心一意的留神着楼下的花园而不大理睬他的说话，才明白这个谜。他当场揭穿了；安特莱也老实承认他是认识夏勃朗小姐的，他来看克利斯朵夫也的确是为了她。话一多，他又说出他们两人已经有长久的友谊，也许还不止是友谊。哀斯白闲一家跟少校他们是多年的旧交，一度非常亲密，后来为了政见而疏远了，从此不再往来。克利斯朵夫认为这是荒谬的。难道他们不能各有各的思想而继续相爱吗？安特莱分辩说，他当然是胸襟宽大的，可是对于两三个问题他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跟他的相反，例如德莱弗斯事件。说到这里，他就不讲理了。那是当时的风气。克利斯朵夫知道这种风气，也就不跟他争；但他追问这件事是不是没有完了的一天，或者他的恨意是不是要天长地久的保持下去，牵连到我们的曾孙玄孙。安特莱听着笑了；他不回答克利斯朵夫的话，却转过话题来赞美赛丽娜·夏勃朗，指责那父亲的自私，说他不该把女儿为自己牺牲。

“要是你爱她而她也爱你的话，你为什么不娶她呢？”克利斯朵夫问。

于是安特莱抱怨赛丽娜是个教会派。克利斯朵夫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那是奉行宗教仪式，奴事上帝和上帝的僧侣。

“那对你有什么相干？”

“我不愿意我的妻子属于我以外的人。”

“怎么！你甚至对妻子的思想都忌妒吗？那末你比那个少校更自私了。”

“你这是唱高调。你自己会娶一个不喜欢音乐的太太吗，你？”

“我已经有过这经验了！”

“两人思想不同，怎么能一起过日子？”

“丢开你的思想罢！我可怜的朋友，一个人恋爱的时候，什么思想都不在乎的。要我所爱的女人象我一样的爱音乐，对我有什么作用？为我，她本身就是音乐！一个人象你一样有机会爱上一个姑娘而她也爱你的时候，那末让她相信她的，你相信你的。不是挺好吗？归根结蒂，你们俩的思想都同样的有价值。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就是相爱。”

“你这是说的诗人的话。你没看到人生。为了思想不同而痛苦的夫妇，我看得太多了。”

“那表示他们相爱不深。一个人先得知道自己究竟要些什么。”

“意志并不是万能的。我便是要跟夏勃朗小姐结婚也不能。”

“让我听听你的理由行不行？”

安特莱便说出他的顾虑：自己地位还没有稳固，没有财产，身体不好。他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利结婚。那是多么重大的责任！……会不会造成你所爱的人的不幸？会不会使你痛苦？——何况将来还有儿女问题……最好还是等一等再说，——或者是根本放弃。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膀：“你的爱原来是这种方式的！如果她真有爱情，她一定很高兴为爱人鞠躬尽瘁。至于儿女，你们法国人真是可笑。你们要有把握使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不吃一点苦的时候，才肯把他们放到世界上来……见鬼！那跟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只要给他们生命，使他们爱生命，有保卫生命的勇气就得了。其余的……他们活也罢，死也罢……那是各人的命运。难道放弃人生倒比碰碰人生的运气更好吗？”

克利斯朵夫这种健全的信心把安特莱感动了，可是不能使他下决心。他说：

“是的，也许……”

但他至此为止。象其余的人一样，他仿佛患上了不能有志愿不能有行动的软瘫病。

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扫荡这种麻痹状态，那是他在大多数的法国朋友身上见到的；而奇怪的是他们尽管无精打采，却依旧不辞劳苦的，甚至于很兴奋的，忙着自己的工作。他在各个不同的中产社会里遇到的几乎全是牢骚满腹的人，厌恶秉政的当局跟他们腐败的思想，对于他们民族精神的受到污辱都觉得愤懑。而这并非个人的怨望，并非某些人或某个阶级被剥夺了政权与活动而发的牢骚，例如精力无处发泄的免职的公务员，或是躲在田庄上，象受伤的狮子般坐以待毙的贵族阶级的苦闷。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潜在的，深刻的，普遍的：在军队里，司法界里，大学里，办公室里，在政府的一切重要机构中间，到处都有这种情绪。可是他们毫无动作。他们先就灰心了，老说着：“无法可想，无法可想。”

于是他们战战兢兢的把自己的思想，谈话，回避着一切不愉快的事，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找避难所。

要是他们仅仅脱离政治活动倒也罢了。但就在日常行动的范围里，那些老实人也都不愿意有所行动。他们含羞忍辱，跟他们瞧不起的坏蛋来往，避免和这批人斗争，认为是没用的。譬如说，克利斯朵夫所认识的那些艺术家，音乐家，为什么一声不出的让舆论界的小丑教训他们呢？其中有的是愚蠢无比的家伙，闹过多少大众皆知的，不学无术的笑话，而仍被认为大众皆知的权威。他们的文章跟书连写都不是自己写的；他们雇着书记；而那些可怜的饿鬼，为了衣食连出卖灵魂都愿意，倘使他们有灵魂的话。这种情形在巴黎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坏蛋继续高高在上的统治着，傲慢不逊的对待艺术家。克利斯朵夫读到他们某些评论，简直气得直嚷：“噢！这股脓包！”

“你骂谁呀？”奥里维问。“老是骂节场上的那些鬼东西吗？”

“不，我是骂老实人。坏蛋们扯谎，抢劫，盗窃，凶杀：那是他们的本行。可是其余的人，一方面鄙薄坏蛋，一方面让坏蛋作恶的人，我更瞧不起。如果舆论界的同事，如果正直而有学问的批评家，如果被那些小丑戏弄的人，不是因为胆怯，因为怕连累自己，或是因为存着可耻的心和敌人默契，免得受到攻击，——如果不是为了这些理由而不声不响的纵容那些丑类，如果不让他们假借自己的名义与友谊做护身符，那末这种无耻的势力自然站不住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同样的毛病。我碰到过几十个正派的人，提到某个人时都说：‘他是个混账东西。’可是没有一个不称呼他‘亲爱的同行’，不跟他握手。他们都说：‘这种人太多了！’——是的，奴颜婢膝的人太多了。懦弱的好人太多了。”

“唉！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自己去当警察呀！等什么？等老天来替你们处理吗？你瞧，这一回雪已经下了三天，把你们的街道壅塞了，把你们的巴黎弄成了一个泥洼。你们又干些什么？你们骂市政当局把你们丢在泥洼里。可是你们有没有试过爬起来呢？真叫做天晓得！你们抱着胳膊发愣，连自扫门前雪的勇气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是尽责的，政府不尽政府的责任，私人不尽私人的责任；只互相推诿一阵了事。几百年君主制度的教育，养成了你们什么都不亲自动手的习惯，你们在等待奇迹出现之前，只会扯着脖子望着天。可是只有你们肯下决心行动，才是唯一可能的奇迹。你瞧，奥里维，你们的聪明跟品德足够拿来转让给别人；可是你们缺少热血。第一应当由你来发动。你们的病既不在头脑，也不在心，而是在于你们的生机。它溜走了。”

“那有什么办法？得等它回来啊。”

“先要有志愿希望它回来！听见没有：要有志愿！为这一点，第一得吸收新鲜的空气。一个人既然不愿意走出家门，至少应当把他的屋子收拾干净。你们却是让节场上的乌烟瘴气把瘟疫带到家里来。你们的艺术跟思想三分之二被玷污了：你们却垂头丧气，连愤怒的情绪都鼓动起来，差不多已经不以为奇了。这些荒唐的老实人中间，有几个吓坏了，甚至相信是自己错了，那般走江湖的倒是真的。你们《伊索》杂志的同人自命为不受任何事物的蒙蔽；我可在那儿碰到些可怜的青年，对于心里明明不喜欢的艺术，嘴上承认是喜欢的。他们因为象绵羊一般的懦弱，所以即使没有乐趣，也让自己麻醉了：结果他们在自骗自的情形之下烦闷得要死！”

克利斯朵夫象一阵风摇着酣睡的森林似的，又闯进那般游移不决的人堆里去。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他们，只给他们一些毅力，要他们敢于有自己的思想。他说：

“你们太谦卑了。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神经衰弱性的怀疑。宽容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决不能怀疑你所信为善与真的东西。凡是你相信的，你都应当保护。不问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切不可退让。在这个世界上，最渺小的人和最强大的人同样有一种责任。而且——（那是他不知道的）——他也有他的威势。别以为单枪匹马的反抗是白费的！敢肯定自己的信念就是一种力量。你们近年来已经看到好几个例子，政府和舆论都不得不顾虑到一个正人君子的意见来处理一件事情，而这正人君子的唯一的武器只有他那种精神的力量，百折不回的，公开向世人昭示的……”

“如果你们问我，辛辛苦苦费这许多力量有什么用，奋斗有什么用……那末我告诉你们：——因为法兰西已经奄奄一息了——因为欧罗巴也奄奄一息了——因为我们的文明，人类以几千年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要崩溃了，要是我们不奋斗的话。国家遭了危险，欧罗巴这个大国遭了危险，——尤其是你们的，你们的法兰西小国，被你们的麻木不仁给扼杀了。它就死在你们每一股死去的精力中，死在你们每一缕隐忍的思想中，死在你们每一个人品弱的意志中，死在你们每一滴枯涸的血中……起来罢！应当生活！是的，要是你们非死不可，也得站起来。”

最困难的还不在于要他们行动，而在于要他们共同行动。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绝对劝不醒的。他们互相抱怨。最优秀的人是最固执的。克利斯朵夫在自己那幢屋子里就看到这种例子。法列克斯·韦尔，工程师哀斯白闲，少校夏勃朗，三个人彼此都不声不响的抱着敌意。可是在不同的政党或不同的民族旗帜之下，他们所愿望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韦尔先生和少校有许多地方可以意见相投。那个埋头书本，终年在思想中过生活的韦尔先生，原来对军事问题兴趣非常浓厚：这种古怪的情形在一般思想家是常有的。书生本色的老人崇拜着拿破仑，把凡是能令人回想到帝政时代那首史诗的纪念物和书籍，都搜罗在家里。韦尔象同时代的多少人一样，被那颗耀眼的太阳的遥远的光芒照得眼花缭乱了。他一一追溯当年的战役，把它们重新排演一番，研究行军的步骤；他是学士院与大学里的那一派室内战略家，不是解释奥斯特利茨一仗，便是纠正滑铁卢一役的错误。对于这种拿破仑迷，他第一个会谈百出的取笑；可是他仍不免为这些美妙的故事入迷，好比玩着游戏的小孩子。有些轶事甚至会使他流眼泪；他发觉自己这样的动感情，便笑弯了腰，

把自己叫做蠢老儿。其实，他的迷拿破仑并非为了爱国，乃是为了爱好奇妙的故事，爱好空中楼阁的活动。他的确是个爱国分子，比许多纯血种的法国人更爱法国。法国的反犹太主义者常常猜疑定居法国的犹太人，打击他们对法国的感情：这种行为简直愚蠢透了。一个家庭过了两三代以后，必然爱它居住的乡土；而犹太人除此以外还有特殊的理由，爱好这个在西方代表思想最前进最自由的民族。因为他们近百年来就在帮助这个民族望那个方向走，而所谓自由。一部分也是他们的成绩。所以看到什么封建势力威胁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保卫它。破坏归化法国的民族与法国之间的感情，——有一群该死的疯子就希望这样，——等于帮助自己的敌人。

夏勃朗少校便是这一类头脑不清的爱国主义者，受着报纸的恐吓，以为所有定居在法国的外国民族都是潜伏的敌人；而他们虽然天生的好客，也硬教自己猜疑，憎恨，否认自己的民族有兼收并蓄、同化外来民族的泱泱大国的气度。所以夏勃朗认为对于二层楼上的房客是不应当理睬的，尽管心里很愿意认识他。另一方面，韦尔先生也很高兴和军官谈话；但他知道对方的那一套国家主义，也就有点儿瞧不其他。

克利斯朵夫比少校更无理由对韦尔先生感到兴趣。但他看着不公平的态度受不了。所以夏勃朗一攻击韦尔，他就跟他争辩。

有一天，少校照例叽叽咕咕的诅咒现状，克利斯朵夫和他说：“这得怪你们自己。你们全是望后退的。只要法国有什么事情不行，你们便逞着自己的脾气，吵吵嚷嚷的辞职了。仿佛你们把自己认输当做是有面子的。这样高兴打败仗的人，从来没见过。你是军人，请你告诉我，难道这能算一种作战的方式吗？”

“不是作战的问题，”少校回答。“我们不能拿法国做牺牲皮面互相厮杀。但在这一类的斗争里头，就得说话，辩论，投票，跟多少无赖的人混在一起：那我是办不到的。”

“你真是灰心透了！在非洲你不是见得多了吗？”

“非洲的玩艺儿哪有这些事情丑恶！在那边我们可以砍掉他们的脑袋！并且要战斗，先得有兵。在非洲我有我的狙击手。这儿我是孤掌难鸣。”

“可是好人并不少啊。”

“在哪儿？”

“到处都是。”

“那末他们在干什么？”

“跟你一样，他们一事不做，说是无法可想。”

“至少举出一个人来。”

“岂止一个，我随便就可以举出三个，而且都跟你住着一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说出韦尔先生，——少校听了直嚷，——哀斯白闲夫妇，——他简直跳起来了：

“那个犹太人吗？那些德莱弗斯党吗？”

“德莱弗斯党？那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们把法国断送了。”

“他们跟你一样的爱法国。”

“要是真的，那末他们都是疯子，害人的疯子。”

“一个人不能对敌人公平一点吗？”

“跟那般明枪交战的，光明磊落的敌人，我当然能够。你瞧，现在我放在跟你这个德国人谈话。我看得起德国人，虽然心里很希们有朝一日能把我们吃的亏加利奉还他们。可是你说的那些内奸，情形就不同了：他们用的是暗箭，是不健全的观念，含有毒素的人道主义……”

“对啦，你的思想好比中世纪的武士第一次遇到炮弹一样。那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在进化啊。”

“好吧。那末别扯谎，咱们就说这个是战争。”

“要是有个共同的敌人来威胁欧洲，难道你不跟德国人联盟吗？”

“那我们在中国已经实行过了①。”

①指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你向四下里瞧瞧罢！你的国家，所有我们的国家，在民族的英勇的理想主义上，不是都受到威胁吗？它们不是都给抓在政治冒险家跟思想冒险家的手里吗？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你们不是应该和你们的有力气的敌人携手吗？象你这样的人怎么会看不见事情的真相？你所谓的敌人，无非是些拥护一种跟你的理想不同的理想的人！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这是你不能否认的；在最近一次的斗争中，是你们对手方面的理想把你们打败了。与其为了反对那个理想而浪费你们的精力，干吗不把那个理想跟你们的放在一起，去对付一切理想的公敌，对付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对付侵蚀欧洲文明的蠢虫？”

“先得知道为了谁？为了促成我们敌人的胜利吗？”

“你们在非洲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你们打仗是为了一个王还是为了共和国。我看你们之中好多人都没想到什么共和国吧？”

“他们不管这些。”

“好吧！可是法兰西已经沾了光。你们的征战是为了它，也是为了你们。现在你们也得这样干！扩大战斗的阵营。别为了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细故而互相倾轧。那是些无聊的事。你们的民族是教会的代表也罢，是理性的代表也罢，都无关紧要。第一得教你们的民族活着！凡是能激发生机的都是好的。敌人只有一个，便是贪图享乐的自私自利，是它把生命的泉源吸干了，搅溷了。你们得把力量，光明，丰满的爱，牺牲的欢乐，尽量激发起来。永远不能教别人代庖。你们得自己来干，干，你们得联合起来！……”

他说着在钢琴上奏起《合唱交响乐》①中那段《降B调进行曲》的开头的几节。

“你知道，”他停下来，说，“如果我是你们的音乐家，或是夏邦蒂哀或者勃吕诺②，我要替你们把《公民执戈前驱》，《国际歌》，《亨利四世万岁》，《神佑法兰西》等等，一起放在一阕合唱交响曲里，——（你听，就象这种派头），……——我要替你们做一盘大杂烩塞在你们嘴里！那当然是怪味道——（也不见得比他们做的更怪）；——可是我敢担保，你们吃下去肚子里会热腾腾的冒出火气来；你们非有所行动不可！”

①即贝多芬作的《第九交响曲》。

②夏邦蒂哀与勃吕诺均为法国近代音乐家。

他说着哈哈大笑。

少校也跟着他笑了：“你是个好汉，克拉夫脱先生。可惜你不是我们这一边的人！”

“怎么不是？到处是同一的战斗。咱们靠拢一些罢！”

少校表示同意；但也至此而已。于是克利斯朵夫拿出固执的脾气，把话题又转到韦尔先生与哀斯白闲夫妇身上。军官跟他一样的死心眼儿，翻来覆去都是反对犹太人和德莱弗斯党的那套老调。

克利斯朵夫因此很难过。奥里维和他说：“你别伤心，一个人不能一下子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的。那太理想了！可是你已经不知不觉的做了不少事了。”

“做了些什么？”克利斯朵夫问。

“你是克利斯朵夫。”

“这对别人有什么好处？”

“噢！很大的好处。亲爱的克利斯朵夫，你只要保持你的面目。别替我们操心。”

可是克利斯朵夫决不肯罢休。他继续跟夏勃朗少校争辩，有时很激烈。赛丽纳看了觉得好玩。她听他们谈话，静静的做着活儿，并不加入辩论，但她似乎快活了些，眼睛更有光彩，四周的天地也扩大了。她开始看书，比较的肯往外走动了，感到兴趣的事也多了些。有一天克利斯朵夫为了哀斯白闲跟她的父亲大开论战的时候，少校看见她微微笑着，便问她作何感想；她安详的回答：“我觉得克利斯朵夫先生是对的。”

少校不由得愣了一愣：“怎么！你也这样说？……好吧，不管谁是谁非，反正我们现在这样过得很好，不用看见这些人。可不是，孩子？”

“不，爸爸，有些人来来往往，我觉得是愉快的。”

少校不出声了，只装没听见女儿的话。他表面上不愿意露出来，其实对于克利斯朵夫给他的影响并不是毫无感受。他的狭窄的头脑和暴躁的性情还没压倒他的正直和豪侠的心肠。他喜欢克利斯朵夫，喜欢他的坦白与精神的健康，常常惋惜他是德国人。他虽然跟克利斯朵夫争得面红耳赤，却老是要找这种辩论的机会；克利斯朵夫的理由慢慢的在他心中发生作用了。他当然不肯承认。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发觉他躲躲闪闪的看一本书。后来赛丽纳送克利斯朵夫出门的时候，说：“你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吗？是韦尔先生的著作。”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高兴。

“那末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畜生……’可是他舍不得把书丢下。”

克利斯朵夫下次看到少校的时候绝口不提那件事。倒是他先问：“怎么你不再拿你的犹太人来跟我麻烦了？”

“用不着了，”克利斯朵夫说。

“为什么？”少校声势汹汹的追问。

克利斯朵夫不回答他，一边笑一边走了。

奥里维说得不错。一个人对于别人的影响，决非靠言语完成，而是靠精神来完成的。有一般人能够用目光，举动，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一种恬静的气氛。克利斯朵夫所散布的是活泼泼的生命。它慢慢的，慢慢的，仿佛春天的一般暖气似的，透过死气沉沉的屋子，透过古老的墙壁和紧闭的窗子，使那些被多少年的痛苦，病弱，孤独，磨得枯萎憔悴，差不多已经死了的心再生。这是心灵对心灵的力量，感受的和施与的双方都不知道的。可是宇宙万物的生命就靠这种潮涨潮落的运动，而支配这运动的便是那神秘的吸引人的力量。

住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公寓的四层楼上的，便是上文提过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少妇，奚尔曼太太。她两年以前死了丈夫，一年以前又死了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她和婆婆住在一起，她们都不跟人往来。在整幢屋子的房客中间，和克利斯朵夫最生疏的便是她了。他们难得碰到，并且从来不相搭讪。

她是个高大，清瘦，身腰相当好看的女人：深色的眼睛没有光彩，没有表情，有时射出一道黯淡的阴沉沉的火焰，照着她蜡黄的扁平脸和瘪陷的嘴巴。老奚尔曼太太是个瘦婆，成天呆在教堂里。她却却一心一意想着自己的悲伤，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周围放的全是亡女的遗物和照相等；因为全神贯注着这些东西，她脑海里再也看不见孩子的形象；眼前那些死的形象把心中那个活的形象给毁掉了。她因为看不见孩子，便更固执的要看见孩子；她要想念她，要专心一意的想念她；结果是毫无办法。于是她冷冰冰的呆在那里，惘然若失，一滴眼泪都没有，生命枯涸了。宗教也无能为力。她奉行仪式，可并不爱宗教，因此也没有活泼泼的信仰；她在教堂里献捐，但不积极参加慈善事业；她所有的宗教都建筑在一个念头上，就是跟女儿再见。其余的都对她不相关。上帝？她跟上帝有什么关系？要能再见女儿才行呢！……但这一点就毫无把握。她只是心里要这么相信，固执的，拚命的要相信；但老是怀疑着……她最受不了看到别人的孩子，心里想：“为什么这些孩子倒没有死？”

街坊上有个小姑娘，身段举动都像她死了的女儿。一朝瞧见她拖着小辫子的背影，她就浑身发抖，跟在后面；看到孩子回过头来而明明不是她的女儿的时候，她真想把她勒死。她抱怨哀斯白闲家的孩子在上一层楼吵闹；她们已经被父母管教得很安静了，但只要是在屋子里迈着小步走几下，她立刻打发仆人去要求静默。克利斯朵夫有一回带着那些小姑娘从外边回来碰到她，被她瞧孩子的那副凶狠的目光吓坏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这个活死人正靠近窗子，坐在暗中发愣，脑子里一片虚无，忽然听见克利斯朵夫的琴声。他惯于在这个时间一边弹琴一边幻想。她听到这音乐就恼，因为迷迷忽忽的境界被扰乱了。她愤愤的关上窗子；可是音乐直钻到房间里头，使她恨极了。她心里想禁止克利斯朵夫弹琴，但是没有这权利。从此，每天在同一个时间，她又愤怒又焦急的等琴声开始；倘若开场得迟了，她的怒气只有增加。她不由自主的要把音乐从头听到尾；等到音乐完了，她那个麻痹的境界再也找不到了。——有天晚上，她呆在黑魃魃的卧室的一角；从紧闭的窗子中透过来的遥远的音乐使她打了个寒噤，久已枯涸的眼泪居然淌了出来。她过去打开窗子，一边听一边哭。音乐好比雨水，一点一滴的渗透了她枯萎的心，它又活过来了。她重新见到了天空、明星、夏夜，觉得象一线黯淡的光似的，心中有了些对于生命的兴趣，对于人类的同情。夜里，几个月来第一次，她的孩子在梦中出现了。因为使我们接近亡人的最可靠的办法，是积极的参加生活，他们是跟着我们的生存而生存，跟着我们的死亡而死亡的。

她并不想认识克利斯朵夫，但一听到他跟孩子们在楼梯上走过，不禁躲在门背后听几句儿童的唠叨，同时她的心忐忑的乱跳。

有一天她正要出门，听见小小的脚步在楼梯上走下去，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些，有个孩子和她的妹妹说：“轻一点，吕赛德，你知道，克利斯朵夫说过的，别打扰那位伤心的太太。”

另外一个便放轻了脚步，低着声音说话。这一下奚尔曼太太可忍不住了：她开出门去，拚命抓着她们拥抱。她们害了怕，有一个甚至哭了。她只得把她们放下。

从此以后，遇到她们，她就对她们笑，可是笑起来脸有点儿抽搐。（她已经没有笑的习惯了。）她也和她们说些突兀的亲热的话，孩子们惊骇之下，只咬着嗓子轻轻的回答几句。她们始终怕这位太太，比以前更怕了；走过她家的门口，唯恐她来抓她们而竟飞跑了。她却躲在门内偷瞧，心中非常惭愧，自以为对不起死了的女儿，甚至跪在地下祷告，请她原谅。但那时她生活的本能与爱的本能都已经苏醒，再也压不下去了。

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从外面回来，发现屋子里乱烘烘的，好象出了事。人家告诉他华德莱先生突然发作心绞痛死了。克利斯朵夫想起那个义女，不禁为之翩然。没有人知道华德莱先生有什么亲属，所以那女孩子差不多是毫无倚靠了。克利斯朵夫连奔带爬的赶到四楼，华德莱公寓的门打开着，他冲进去，发见高尔乃伊神甫守在灵前，女孩子淌着眼泪叫着爸爸；看门女人很笨拙的在那儿安慰她。克利斯朵夫过去抱起孩

子，跟她说说温柔的话。她伤心得无可奈何的勾着他的脖子；他想把她从家里带出来，她不肯。他只得留在那里陪她。白日将尽，他靠窗望着，把她在臂抱中轻轻的摇摆。孩子慢慢的静下来，呜呜咽咽的睡着了。克利斯朵夫把她放在床上，笨手笨脚的替她解鞋带。天快黑了。公寓的门还开着，有一个影子闪进来，连带还有裙子悉索索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在昏暗中认出奚尔曼太太的那双火刺刺的眼睛。她站在门口，喉咙梗塞着说：“我是来……你可愿意……把她交给我吗？”

克利斯朵夫握着奚尔曼太太的手。她哭了。接着她坐在床头，过了一忽又说：“让我来照顾她吧……”

克利斯朵夫和高尔乃伊神甫一同回到顶楼上。教士有点不好意思，表示自己很唐突。他谦卑的说希望死者原谅；他不是以教士的身分而是以朋友的身分来的。

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再到华德莱公寓的时候，发觉女孩子抱着奚尔曼太太的脖子，那种天真跟信赖的神气，足见儿童对于能够讨他们喜欢的人人是立刻会倾心的。她答应跟着新朋友走……原来她已经把义父给忘了，对新妈妈表示非常亲热。这种情形照理是教人不大放心的。奚尔曼太太自私的爱有没有看到这一层呢？……也许看到罢。可是有什么相干？她非爱不可。爱才是幸福……华德莱先生下葬了几星期以后，奚尔曼太太带着孩子离开巴黎，到乡下去了。走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在场。她那个衷心欢悦的表情，他们俩从来没见过。她完全没注意到他们，临走才发觉了克利斯朵夫，过来握着他的手说：“你救了我。”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奇怪，他和奥里维回上楼去，说：“她是什么意思呢，这疯疯癫癫的女人？”

过了几天，他接到一张照片，是个陌生的女孩子，坐在一张圆凳上，很乖的把两只小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眼神清明而忧郁。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我的亡女感谢你。”

一缕新生的气息就是这样的在那些人中间吹过。一座热情的炉灶在六层楼上燃烧，它的光芒慢慢的透入整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可不觉得，他只嫌功效太慢。

“啊！”他叹道，“要那些不愿意相识的，信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好人携手，难道竟不可能吗？”

“急什么！”奥里维说，“那需要互相的容忍和同情，而这些又得从内心的欢乐产生的。——所谓内心的欢乐，是一个人过着健全的，正常的，和谐的生活所感到的喜悦，——觉得自己作着有益的活动，参与着伟大的事业所感到的喜悦。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国家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更好是正在走向‘伟大’的时代。同时也需要——（这两点是同时来的）——有一个超党派的、聪明的、强有力的政权，能运用大家所有的精力的政权。这超党派的政权的力量一定是靠自己本身而非靠什么群众的，一定是不依赖那些混乱的‘多数’，而是以它所完成的事业使大众心悦诚服的，例如战胜的将军，匡救国难的独裁政府，‘智慧高于一切’的政权……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那是我们作不了主的。要有机会，还要有懂得抓住机会的人；要幸运与天才两者俱备。等着罢，希望罢！力量已经有在这里了：信仰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古法兰西、新法兰西、大法兰西的工作的力量……如果有什么神咒能把这些联合的力量发动起来，那将是多么伟大的气势！可是这神咒，既不是你，也不是我念得出来的。谁能够呢？胜利吗？光荣吗？……耐着性子吧！主要的，是整个民族所有坚强的分子都得养精蓄锐的等着，不能消耗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时间没来到以前灰心。唯有能够用几世纪的耐性，劳苦，信仰，去换取幸运与天才的民族，才有获得幸运与天才的希望。”

“谁知道？”克利斯朵夫说。“幸运与天才往往来得出人意外的早，——就在大家并不期待的时候。你们计算的时候太看重‘世纪’了。准备起来罢！把行装收拾起来罢！得永远穿着鞋子，拿着手杖，……谁敢说主不就在今晚走过你的门口呢？”

今晚他已经来得很近。他的翅膀的影子已经映在门上了。

德法两国之间出了些表面上无关紧要的事，接着邦交突然紧张起来。三天之内，大家从平时好乡邻的关系一变而为战争前奏的挑衅口吻。对于这种情形，谁也不会惊奇，除非是那般以为理性业已统治世界的梦想家。而这等人在法国是很多的；他们看到莱茵彼岸的舆论界忽然一夜之间变了态度，声势汹汹的高唱排法论调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两国之内都有些报纸素来自命为享有爱国的专利权，以民族的代表自居，（有时是暗中受着政府的指使），要求政府采取某种政策。德国的舆论便是这样的对法国用了蛮横无理，最后通牒式的口吻。原来德国跟英国也有纠纷，而德国不答应法国置身事外。它那些傲慢的报纸强迫法国作拥护德国的声明，否则就要法国支付战争的第一批代价；它们想用恫吓手段来获取同盟国，不经战争而先把对方当作战败的、心悦诚服的属国看待，——总而言之，把法国看作跟奥国一样。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主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可以看出德国一般政治家完全不了解别的民族，把他们行之于国内的金科玉律，强权就是公理的那一套，应用到别人身上。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欧洲享有德国从来没有的几百年的光荣和威望的国家，这种强暴的压迫自然要引起跟德国的期望完全相反的后果。法兰西那股沉沉酣睡的傲气惊醒了，举国上下都沸腾起来，连最麻木的人也气得直嚷。

德国的民众跟这些挑衅行为完全不相干：每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求和和气的过日子；德国的百姓尤其来得和气，亲热，愿意跟大家安居乐业，并不想打倒别人而很乐于赞美他们，摹仿他们。可是当局并不征求老实人的意见；他们也没有胆量发表意见。凡是没有勇气参与公共行动的人，势必成为公共行动的玩具，成为响亮而荒唐的回声，反射出舆论界的呐喊和领袖们的挑战；《马赛曲》或《保卫莱茵》便是这样产生的。

这件事对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们朴素相亲相爱的程度，使他们没法想象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不采取跟他们同样的办法。这股突然觉醒的深仇宿恨，两个人都看不出其中的理由，尤其是克利斯朵夫；他以德国人的身分，觉得对一个被自己的民族打败的民族没有憎恨的理由。他一部分同胞的骄傲狂悖使他非常痛心；在某个限度之内，他对于这种弃令投降的举动和法国人同样愤慨；可是他不大明白为什么法国不肯做德国的盟友。他认为德法两国有多少深刻的理由应当携手，有多少共同的思想，同时又有多么重大的使命应当协力完成，所以它们俩一味仇视的情形使他看了大为气恼。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觉得法国在这件误会中是主要的罪人；因为即使他承认战败的回忆对法国很痛苦，也认为只是自尊心的问题，而为了更重大的利益——为了文明，为了法兰西，——就不应当再想到自尊心。他从来没费心把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思索一下。他在小学里已经学会了把并吞阿尔萨斯-洛林的行为看作天公地道的行为，那不过是在几百年的异族统治之后，把德国的土地归还给德国罢了。所以一发觉他的朋友认为那是罪行的时候，他简直搅糊涂了。他从来没跟他谈起这些事，满以为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料他素来相信为诚实的，胸襟宽大的奥里维，竟没有冲动，没有愤怒，而只是不胜悲苦的和他说，一个民族可能放弃对于这样一件罪行的报复，但要他同意这件罪行究竟对他是个奇耻大辱。

他们俩极不容易彼此了解。奥里维举出许多历史上的理由，证明阿尔萨斯为拉丁土地而应当由法国收回，但对克利斯朵夫一点没作用；可以支持相反的主张的同样充分的论据多得：不论哪一种意见，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它所需要的理由。——克利斯朵夫的重视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牵涉到法国，而主要是为了人情问题。关键不在于阿尔萨斯人是否德国人。事实是他们不愿意做德国人；成为问题的只有这一点。谁有权利说：“这个民族是属于我的，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倘使对方不认他是兄弟的话？即使这种否认是不应该的，那末错也错在不能讨兄弟喜欢的那一方面，因为他没有权利硬要对方跟着他走。四十年来，德国人用着武力和种种的威胁利诱，甚至也由贤明正直的德国当局行了许多德政以后，阿尔萨斯人始终不愿意做德国人。即使他们因意志消沉而不得不让步的时候，那般被迫离乡别井，逃亡异地的人的痛苦，——或者更惨的，那些没法离开而忍受着深恶痛绝的枷锁，眼看乡土被侵占，同胞被屈服的人的痛苦，是永远消灭不了的。

克利斯朵夫天真的承认自己从来没看到问题的这一方面，接着心里就更好不过了。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讨论问题往往非常坦白，那是看重自尊心的拉丁人——不管他多么真诚——不大办得到的。固然，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犯过这一类的罪恶；克利斯朵夫可并不援引那些例子做德国的口实。他太高傲了，不能去找那种可耻的借口；他知道人类越进步，人的罪恶越显得可怕，因为四周有着更多的光明。但他也知道，倘若法国打了胜仗，也不见得比德国更有节制，一定也会在罪恶的连锁中加上一环。这样，悲惨的冲突可以永远继续下去，使欧罗巴文明的精华受到危



险。

克里斯朵夫固然为了这个问题很难受，但奥里维更痛苦。可悲的还不止在于两个最配携手的民族自相残杀。便是在法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准备跟另一部分的人厮杀。和平运动与反军国主义运动，多少年来同时由国内最高尚的跟最下贱的分子在那里宣传。政府让他们干去；只要是不妨碍政客们眼前的利益的，政府对一切都采着旁观的态度；它没想到最危险的并不在于公开支持一种最危险的主义，而是在于听让这种主义潜伏在民族的血管中，等政府预备作战的时候来破坏战争。这主义一方面迎合自由思想的人，因为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友好的欧罗巴，由它把所有的努力结合起来，缔造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性的世界；同时它也迎合无耻小人的自私自利，因为这般人是不论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肯把自己的皮肉去冒险的。——这些反战思想把奥里维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感染了。有一二次，克里斯朵夫在自己家里听到一些谈话，不禁为之骇然。那位好心的莫克，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主义的幻想，精神奕奕的睁着眼睛，语气非常柔和的说，应当阻止战争，而最好的方法是煽动士兵反抗，教他们向长官开枪。他保证那一定会成功。工程师哀里·哀斯白闲冷冷的回答说，倘若发生战事，他和朋友们先要跟国内的敌人算清了账，再上前线。安特莱·哀斯白闲却站在莫克一边。克利斯朵夫有一天看见弟兄俩争执得很凶，甚至互相以枪毙来威吓。虽然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还带着说笑的口吻，可是听的人很能感到他们说的话有朝一日的确句句会实行的。克利斯朵夫好不诧异的估量着这个荒唐的民族，永远预备为了思想而自杀……真是疯子。专讲逻辑的疯子。各人只看见自己的思想，不走到终点，决不肯有一点儿让步。而且他们当然是以互相消灭为快的。人道主义者对爱国主义者开火。爱国主义者对人道主义者开火。而这时候敌人来了，把国家和人类一起压得粉碎。

“可是告诉我，”克利斯朵夫问安特莱·哀斯白闲，“你们和别的民族的无产阶级有没有联系好呢？”

“反正要有个人首先发难。那就由我们来了。我们素来是打先锋的。让我们来发信号罢！”

“要是别人不响应怎么办呢？”

“不会的。”

“你们有没有协定，有没有预先定下一个计划？”

“用不着协定！我们的力量比什么外交手段都强。”

“这不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是战术的问题。倘使你们要消灭战争，就得用战争的方法。在两国之间先把你们的作战计划定下来，把你们在德法两国的行动和日期商量妥当。倘若你们只存着碰运气的心，那末结果怎么样？一方面是毫无计划的碰运气，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强大的力量，——你们不被他们压倒才怪！”

安特莱·哀斯白闲不听这些。他耸耸肩，空空洞洞的说些威吓的话：他说拿一把砂子放在要害，放在齿轮里，就能把机器破坏。

可是从容不迫的谈理论是一件事，把思想付诸实行——尤其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又是一件事。狂风巨浪在心坎里尝过的时间的确是难过的。一个人自以为是自由的，是自己思想的主宰；不料你忽然觉得不由自主的被什么东西拖着。你心中有个暧昧的意志要违反你的意志。你这才发觉有个陌生的主宰，有一种无形的力统制着人类。

一般头脑最坚定，信仰最稳固的人，发觉自己的信仰溶解了；他们徬徨失措，不知道怎么办，而结果往往会走上跟他们预定的完全不同的路，教自己大吃一惊。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中，有些会觉得国家的骄傲与热情突然在胸中觉醒起来。克利斯朵夫看到一般社会主义者，甚至工团主义者，对着这些相反的热情与责任依违两可，无所适从。在两国冲突的初期，克利斯朵夫还没把事情看得严重，他用着德国人那种冒失的态度和安特莱·哀斯白闲时，这是实行他理论的时候了，要是他不愿意德国把法国吞灭的话。安特莱听着大怒，跳起来回答说：

“试着瞧罢！……你们这批混蛋，也算有个该死的社会党，拥有四十万党员，三百万选举人，你们还不敢堵住你们皇帝的嘴巴，摆脱你们的枷锁！……哼，我们会来代劳的，我们！吞灭我们罢！我们才会吞灭你们呢！……”

等待的时期越拖长，大家心里越烦躁。安特莱痛苦不堪。明知自己的信仰是对的而没法加以保卫！同时还觉得受到那种精神疫病的传染，——它就在民间传播集体思想的疯狂的疯狂，战争的气息！这股气息对克利斯朵夫周围的人都起了作用，便是克利斯朵夫也免不了受到影响。他们彼此不说话了，大家都离得远远的。

但迟疑不决的心绪是不能长久拖下去的。行动的怒潮，不管那些踌躇的人愿意不愿意，把他们都推送到这个或那个党派里去了。有一天，人们以为到了最后通牒的前夜，——两国所有的活力都紧张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发觉大家都已经挑选定了。一切敌对的党派都不知不觉站到它们先前嫉恨或瞧不起的政府方面去。颓废艺术的大师们和美学家长们，在短篇的情色小说中加进一些爱国的宣传。犹太人说要保卫他们祖先的神圣的土地。哈密尔顿一听到国旗二字就会下泪。而大家都是真诚的，都是患了传染病。安特莱·哀斯白闲和他提倡工团主义的朋友们，跟别人一样，——并且更甚，为了形势所迫，为了不得不采取一个他们痛恨的主张，便抱着一肚皮阴沉的、悲观的怒意打定了主意，那种心绪就逼着他们替残杀做了疯狂的工具。电机工人奥贝，因为后天的人道主义与先天的排外主义在胸中交战得难解难分，差点儿发神经病。他失眠了好几夜，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一切的方式：认为法国便是全人类的化身。从此他不再跟克利斯朵夫谈话。差不多屋子里所有的人对他都闭门不纳了。连那么和气的亚诺夫妇也不再邀请他。他们继续弄着音乐，沉浸在艺术里，想忘掉那件大众关切的事。但他们时时刻刻要想到。他们之中每个人单独遇见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仍旧很亲热的跟他握手，可是急匆匆的，躲躲闪闪的。倘使在同一天上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他们而逢着他们夫妇俩在一块儿，他们就很窘的行个礼，连停也不停下来。反之，多少年来不交谈的人倒反突然接近了。有天晚上，奥里维做手势教克利斯朵夫走进窗口，要他看哀斯白闲一家和夏勃朗少校在下面园子里聊天。

克利斯朵夫对于大家思想上这种突然之间的变化并不惊奇。他自己的问题也够操心了。他心中骚乱惶惑，简直无法控制。比他更有理由骚动的奥里维却比他镇静。他似乎是唯一不受传染的人。尽管一边等着将来临临的战争，一边怕意料中的国内的分裂，他却知道迟早必须一战的两个敌对的信仰都是伟大的，也知道法国的使命是要做人类进步的实验场，而新思想的长成就得靠法国用热血来灌溉。但他自己不愿意卷入漩涡。对于人类的残杀，他很想引一句安提戈涅<sup>①</sup>的名言：“我是为了爱而生的，不是为了恨而生的。”——对啦，为了爱，也为了了解，那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他对克利斯朵夫的温情足以使他明白自己的责任。在这个千千万万生灵准备互相仇恨的时间，他觉得，为了他和克利斯朵夫这样两颗灵魂的责任与幸福，应当在大风暴中保持他们的友爱和理性。他记起歌德拒绝参加德国一八一三年代的仇法运动。

<sup>①</sup>安提戈涅为希腊神话中俄狄普斯的女儿，一家均遭厄运。引语见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

这种种，克利斯朵夫全感觉到，可是没法安静。在某种方式之下抛弃了德国而不能回去的他，虽然象老朋友苏兹一样，浸淫着十八世纪那些伟大的德国人的欧罗巴思想，厌恶新德意志的军国精神和经商主义，他心中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热情，不知道会把他拖到哪儿去。他并不把这个情形告诉奥里维，只整天皇皇然等着消息，偷偷的整着东西，收拾行李。他不再用理性思索了。他抑制不住了。奥里维很不放心的注意着，猜到他内心的斗争而不敢动问。他们觉得需要比平时更接近，事实上也比什么时候都更相爱；但他们怕谈话，唯恐发现思想上有什么不同而使他们分离。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们往往有一种不安的温柔的情绪，好似到了永别的前夜。两人都不胜苦闷的守着缄默。

可是，在天井对面那座正在建造的房屋顶上，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工人们冒着狂风骤雨，正敲着最后几下的锤子；而克利斯朵夫的朋友，那个多嘴的盖屋工人，远远的笑着对他嚷道：“瞧，我的屋子完工了！”

幸而阵雨过了，来得快也去得快。宫廷中半官式的文告象晴雨表似的报告天气转好。舆论界叫嚣的狗重新回到窝里。几小时之内，人心都松了下来。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克利斯朵夫气呼呼的跑来把好消息告诉奥里维。他们好不痛快的呼了几口气。奥里维望着他，微微笑着，有点儿怅惘，还不敢把老挂在心上的问题提出来。他只说：

“哦，那些老是闹意见的人，你不是看到他们团结了吗？”

“我看见了，”克利斯朵夫笑嘻嘻的回答。“你们真会开玩笑！你们吵吵嚷嚷的好象彼此势不两立，其实都是一样的见解。”

“你应该满意了吧？”

“干吗不满意？因为他们的团结要拿我作牺牲品吗？……得了罢！我是相当强的人，并且经历一下这个掀动我们的浪潮，看到这些魔鬼在心中觉醒，也很有意思。”

“我可是怕极了，”奥里维说。“我宁愿我的民族永远孤独下去，不希望它以这种代价来团结。”

他们不出声了；两人都不敢提到使他们心慌的问题。终于奥里维鼓起勇气，哑着嗓子问：“老实告诉我，克利斯朵夫，你已经预备走了，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

奥里维早已料到这句话，但听了心里仍不免为之一震：

“克利斯朵夫，你竟会……”

克利斯朵夫把手按了按脑门：“别谈这个了，我不愿意再想了。”

奥里维很痛苦的又提了一句：“你预备跟我们作战吗？”

“我不知道，我没想过这问题。”

“可是你心里已经决定了，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

“对我作战吗？”

“对你？永远不会的！你是我的。我不论到哪儿，你总跟我在一起。”

“那末是对我的国家了？”

“为了我的国家。”

“这真是可怕，”奥里维说。“我也爱我的国家，象你一样。我爱我亲爱的法兰西；可是我能为了它而杀害我的灵魂，欺骗我的良心吗？那等于欺骗法兰西。我怎么能没有仇恨而恨，怎么能扮演那种仇恨的喜剧而不犯说谎的罪？自由思想的人第一个原则是要了解，要爱；现代的国家把它的铁律去约束自由思想的人简直是罪大恶极，它会因之自取灭亡的。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可不能自以为上帝！他要取我们的金钱性命，好吧，拿去就是。他可没有权利支配我们的灵魂，他不能拿血来溅污它们。我们到世界上来是为传播光明而非熄灭光明的。各有各的责任！倘若皇帝要战争，那末让他用自己的军队去战争，用从前那种以打仗为职业的军队去战争！我不会那么蠢，对着暴力呻吟。可是我不属于暴力的队伍而属于思想的队伍；我跟我千千万万的同胞代表着法兰西。皇帝要征服全世界，由他去征服吧！我们要征服真理。”

“要征服，”克利斯朵夫说，“就得战胜，就得生活。真理不是由脑子分泌出来的硬性的教条，象岩洞的壁上分泌出来的钟乳石那样。真理是生活。你不应当在你的脑子里去找，而要在别人的心里去找。跟他们团结起来罢。你们爱怎么想都可以，但每天得洗一个人间的浴。应当体验别人的生活而忍受自己的命运，爱自己的命运。”

“我们的命运是保持我们的本来面目。思想或是不思想，都不由我们作主，即使因之而冒什么危险也没办法。我们到了文明的现阶段，再也不能望后退了。”

“不错，你们到了高峰的边缘上，到了一个民族只想望下跳的地方。宗教与本能在你们身上都没有力量了。你们只剩下智慧。危险啊！死神来了。”

“所有的民族都要到这个地步的：不过是几个世纪的上下而已。”

“丢开你的世纪罢！整个的生命是日子的问题。真要那般该死的梦想家才会把自己放在虚无缥缈间，而不去抓住眼前飞逝的光阴。”

“你要怎么办呢？火焰就在烧着火把。可怜的克利斯朵夫，一个人不能在现在与过去同时常住的。”

“应当在现在常住。”

“过去有些伟大的成就是不容易的。”

“要现在还有活着的并且是伟大的人能够赏识的时候，过去的伟大才成其为伟大。”

“与其成为今日这些醉生梦死的民族，你岂不愿意成为已经死了的希腊人？”

“我更愿意成为活的克利斯朵夫。”

奥里维不讨论下去了。并非他没有许多话可以回答，但他不感兴趣。刚才辩论的时候，他从头至尾只想着克利斯朵夫。他叹了口气，说：“你的爱我不及我的爱你。”

克利斯朵夫温柔的握着他的手：

“亲爱的奥里维，我爱你甚于爱我的生命。可是原谅我，我不能爱你甚于爱生命，甚于爱人类的太阳。我最恨黑夜，而你们虚伪的进步就在勾引我望黑暗中去。在你们一切隐忍舍弃的说话底下，都藏着同样的深渊。唯有行动是活的，即使那行动是杀戮的时候也是活的。我们在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可以挑：不是吞噬一切的火焰，便是黑夜。虽然黄昏以前的幻梦特别有种凄凉的韵味，我可不要这种替死亡作前奏的和平。至于无穷无极的空间，它的静寂是使我害怕的。让咱们在火上添些新柴罢！愈多愈好！连我也丢进去罢，要是必需的话……我不愿意火焰熄灭。倘使它熄灭了，我们就完了，世界上一切都完了。”

“你这种口吻我是熟悉的，”奥里维说：“那是从过去的野蛮时代来的。”

他在书架上抽出一部古印度诗人的集子。念道：

“你起来罢，坚决的去战斗。不问苦乐，不问得失，不计成败，尽你的力量战斗……”

克利斯朵夫从他手里抢过书来，接着念下去：

“……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强迫我行动，也没有一件东西不是我的；可是我决不抛弃行动。要是我不孜孜矻矻的干着，让人家照着我的榜样做，所有的人都要灭亡。倘若我的行动停止一分钟，我就要使世界陷入混沌，我要变成生命的刽子手。”

“生命，”奥里维再三说着，“生命，什么叫做生命？”

“一场悲剧，”克利斯朵夫回答。“望前冲罢！”

风浪过去了。大家怀着鬼胎，急于要把它忘掉。似乎没有一个人记起经过的情形。可是每个人都还在心里想着，只要看他们兴高采烈的恢复日常生活便可知；受过了威胁，日常生活才更显得可贵。好似在每次大难以后，大家都拚命的把东西望嘴里塞。

克利斯朵夫用着十倍的兴致重新埋头创作。奥里维也受了他的影响。为了需要把忧郁的思想廓清一下，他们根据拉伯雷的作品合作一部史

诗。健康的唯物色彩非常浓厚，那是精神受了压迫以后必然的现象。除了卡冈都亚，巴奴越，修士约翰，这几个知名的角色以外，奥里维受着克利斯朵夫的感应，又添了一个新人物，——一个叫做忍耐的乡下人。他天真，狡猾，被人殴打，被人窃盗也无所谓；——妻子被人亲吻，田地被人劫掠也无所谓；——不辞劳苦的种着他的田，——被逼去打仗，受尽千辛万苦也无所谓；他一边看着主子们剥削，一边等着他们的鞭子，心里想：“事情不会老是这样的；”他料到他们会倒楣，在眼睛里瞅着，已经不声不响的扯着他的大嘴在那里笑了。果然有一天，卡冈都亚和修士约翰当了十字军，遭了难。忍耐真心的可惜他们，又很快活的安慰自己，把淹得半死的巴奴越救起来，说道：“我知道你还要耍弄我；可是我少不了你；你能替我解闷，教我发笑。”

根据这篇诗歌，克利斯朵夫写成几支分幕的，附带合唱的交响曲；其中有悲壮而可笑的战争，有狂欢的节会，有滑稽的歌唱，有耶纳甘派的牧歌，有儿童一般粗豪的欢乐，有海上的狂风暴雨，有音响的岛屿和钟声；最后一阙田园交响曲，充满着草原的气息：长笛，双簧管，民歌，唱出一派轻快喜悦的调子。——两位朋友非常愉快的工作着。清瘦苍白的奥里维洗了一个健身浴。欢乐的巨潮在他们的顶楼中卷过……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同时也用朋友的心灵的创作！便是情侣的拥抱也不会比这两颗友爱的灵魂的结合更甜蜜更热烈。两心相片的程度使他们常常同时有同样的思想：或者是克利斯朵夫写着一幕音乐，奥里维立刻想出了歌辞。他带着奥里维向前迈进。他的精神笼罩了朋友，使朋友也产生了果实。

除了创造的快乐，又加上战胜的快乐。哀区脱决心把《大卫》付印了，一出版立刻在外国引起很大的回响。哀区脱有个瓦格纳党的朋友住在英国，是有名的乐队指挥，对克利斯朵夫这件作品非常热心，拿它在好几个音乐会里演出，极受欢迎；凭着这一点，同时靠着名指挥的力量，《大卫》在德国也被演奏了。那指挥又跟克利斯朵夫通信，问他要别的作品，说愿意帮忙；他也竭力替克利斯朵夫作宣传。以前被喝倒彩的《伊芙琴尼亚》，在德国被人重新发现了。大家都认为他是天才。克利斯朵夫传奇式的生涯使人家对他格外好奇。《法兰克福日报》首先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别的报纸也跟着来了。于是法国也有人发觉他们中间有着一位大音乐家。《拉伯雷史》还没完工，巴黎某音乐会的会长就向克利斯朵夫要求这件作品；而古耶，因为预感到克利斯朵夫快要享盛名了，便用着神秘的口吻提到他所发现的天才朋友。他写了篇文章把美妙的《大卫》恭维一阵，完全忘了他上年提到这作品的时候用的是两句侮辱的话。他周围的人也没有一个想起这一点。巴黎多多少少的人过去都揶揄瓦格纳和法朗克，现在又捧着他们去打击新兴的艺术家，然后等新兴艺术家成为过去的人物之后再捧他们。

这次的成功出于克利斯朵夫意料之外。他知道自己早晚会胜利的，可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他对于太迅速的成功怀着戒心，耸耸肩膀，说希望人家别跟他烦。要是人们在上一一年他写作《大卫》的时候恭维他，他可能接受；但现在心情已经不同，他又多爬了几级。他很想和那些对他提起旧作的人说：

“别拿这个脏东西来跟我烦！我讨厌它，也讨厌你们。”

接着，他用一种因为被人打扰而有点儿生气的心绪，重新埋头做他的新工作。但他暗里毕竟感到一种快意。荣名的最初几道光耀是很柔和的。打胜仗是愉快的，增进健康的。那好比窗子打开了，初春的气息渗透了屋子。——克利斯朵夫虽然瞧不起自己的旧作，尤其是《伊芙琴尼亚》，但看到这件可怜的作品从前给他招来多少羞辱，而如今受着德国批评家的恭维与戏院的欢迎，究竟也出了一口气。他收到一封德累斯顿那边的信，说人家很愿意排演他的乐剧，在下一季中上演……这个消息使他在多少年的忧患以后终于窥见了比较恬静的远景和胜利。但他当天又收到另外一封信。

那天下午，他一边洗脸一边隔着房间和奥里维高高兴兴的说话，门房从门底下塞进一封信来。他一看是母亲的笔迹：他正预备写信给她，因为能告诉她一些好消息而很快慰……他拆开信来，只有几句话……啊，她的字怎么抖得这样厉害呀？……“亲爱的孩子，我身体不大好。要是可能，我还想见你一面。我拥抱你。妈妈”

克利斯朵夫哭了。奥里维吃了一惊，立刻跑来。克利斯朵夫说不上话，只指着桌上的信。他继续哭着，也不听奥里维看完了信以后对他的安慰。然后他奔到床前，拿起外衣急急匆匆穿了，领带也不戴，——（手指在发抖）——望外便走。奥里维追到楼梯上把他拦着，问他想怎么办。搭下班车吗？在黄昏以前就没有车。与其在站上等还不如在家等。必不可少路费有了没有呢？——他们俩搜遍了各人的衣袋，统共也不过三十法郎左右。时方九月，哀区脱，亚诺夫妇，所有的朋友都不在巴黎。没有地方可以借。克利斯朵夫焦急的说他可以徒步走一程。奥里维要他等一小时，让他去张罗路费。克利斯朵夫一筹莫展，只得由他摆布。奥里维破天荒第一遭进了当票；他是索来宁愿挨饿而不肯把纪念物当掉一件的，但这次是为了克利斯朵夫，而且事情那么紧急。他便当了表，可是当来的钱和预算的还相差太远，便回家拿了书去卖给旧书摊。当然他为之很难过，但此刻无暇想到，心中只记挂着克利斯朵夫的悲伤。回到家里，他发觉克利斯朵夫神色惨沮的坐在原来的地方。奥里维张罗来的钱，再加上三十法郎，已经绰绰有余了。克利斯朵夫心乱如麻，根本没追究钱的来源，更没想到自己走了以后朋友还有没有钱过日子。奥里维也和他一样；他把所有的款子交给了克利斯朵夫，还得象照顾孩子似的照顾朋友，把他送上车站，直到车子开动了才和他分手。

夜里，克利斯朵夫睁着眼睛，望着前面，想道：“我还赶得上吗？”

他知道，要母亲写信叫他回去，她一定是急不及待的了。他焦急的心情恨不得要风驰电掣般的特别快车再加快一些速度。他埋怨自己不该离开母亲，同时又觉得这种责备是空的：时势推移，他也作不了主。

车轮与车厢单调的震动，使他慢慢的平静下来，精神被控制了，有如从音乐中掀起的浪潮被强烈的节奏阻遏住了。他把自己的过去，从遥远的童年幻梦起，全部浏览了一遍：爱情，希望，幻灭，丧事，还有那令人狂喜的力，受苦，享受，创造的醉意，竭力要把握人生的光明与黑暗的豪兴，——这是他灵魂的灵魂，潜在的上帝。如今隔了相当的距离，一切都显得明白了。他的欲望的骚动，思想的混乱，他的过失，他的错误，他的顽强的战斗，都象逆流和漩涡，被大潮带着冲向它永远不变的目标。他懂得了多年磨练的深刻的意义：每次考验的时候必有一道栅栏被逐渐高涨的河流冲倒；它从一个狭窄的山谷流到另一个更宽广的山谷，把它注满了；视线变得更辽阔，空气变得更流畅。在法国的高地与德国的平原中间，河流找到了出路，冲到草原上，剥蚀着高岗下面的低地，把两国的水源都吸收了，汇集了。它在两国中间流着，不是为了把它们分野，而是为了把它们结合；两个民族在它身上融和了。克利斯朵夫这才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命运是象动脉一般把两岸所有的生命力灌注到两岸对敌的民族中去。——在最阴惨的时间，他面前反出现一个恬静的境界和突如其来的和气……然后那些幻象消失了，跟前只有老母那张痛苦而温柔的脸。

他到本乡的时候，东方才发白。他得留神不给人家认出来，因为通缉令还没撤销。可是站上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大家还睡着，屋子都没开门，街上荒凉凉的：那是灰暗的时间，夜色已尽，日光未至，睡眠最甜，而梦境都染上曙色的时间。一个年轻的女仆正在打开铺子的百叶窗，嘴里唱着一支老歌。克利斯朵夫差点儿透不过气来。噢，故乡！亲爱的故乡！……他真想扑下去亲吻泥土；听着那个使他心都溶化的平凡的歌，他觉得远离乡土的时候多么苦恼，而自己又多么爱它……他凝神屏气的走着，一看到家，不得不用手掩着嘴巴，不让自己叫起来。留在这儿的被他遗弃的人，究竟怎么样了呢？他喘了口气，连奔带跑的直到门前。门半开着。他推进去。一个人都没有……旧扶梯在脚下格格作响。他走上二楼。屋子好象没人住的，母亲的房门关着。

克利斯朵夫心志志的跳着，抓着门钮，没有气力推开……鲁意莎孤零零的躺着，觉得自己快完了。其余两个儿子都不在这儿：经商的洛陶夫在汉堡成了家；恩斯德上美洲去了，杳无音讯。谁也不关切她，只有一个邻居的女人每天来看她两次，问她可需要什么，待上一会，就回家去干自己的事；——她来的时间没有准儿，往往来的很晚。鲁意莎觉得人家忘记她是挺自然的，跟自己闹病一样的自然，而且她苦惯了，涵养功夫好到极点。她心脏不好，常常会闭过气去，自以为要死了；她睁着眼睛，双手抽搐，满头大汗。她并不抱怨，以为是应当如此的。她已经准备好了，临终圣体也受过了。只有一件事情使她挂心：就是怕上帝不许她进天堂。其余的一切，她都能够耐着性子忍受。

在小房间的黑洞洞的一角，她在床高头的壁上和枕头四周，把所有心爱的人的照片都集中在一起：三个孩子的，丈夫的，（她对他始终保持着初期的爱情），老祖父的，还有哥哥高脱弗烈特的。凡是待她好的人，——不管那好心的不足道，——她都念念不忘。她把克利斯朵夫寄来的最后一张照相用针扣在褥单上，靠近着她的脸，又拿他最近几封信放在枕头底下。她最爱秩序和清洁，现在看到屋子里没有整理得顶好，就觉得不大好过。外边各种细小的声音，对她等于是报告时刻。那她听了多少年了！整整的一生都是在这个小天地中消磨的……她想着一颗心爱的克利斯朵夫，多么希望他此时此刻能到这儿来，挨在她身边！可是他要来的话也就算了。没有问题，她一定能在天上见到他。现在她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了。她迷迷糊糊的老是在回忆中过日子……她在莱茵河边的老屋内……家里在过节……正是夏季一个大好的晴天。窗子开着：太阳照在明晃晃的路上。鸟儿唱着歌。曼希沃跟祖父坐在门前抽烟，一边谈天一边挺高兴的笑着。鲁意莎看不见他们，但是很快活，因为这一天丈夫在家，祖父脾气很好。她在楼下做饭：一顿丰盛的午饭。她非常留神的照顾着；有一样大家意想不到的好东西：一块栗子蛋糕；一想到孩子会快活的叫起来，她心里就很舒服……啊，孩子，他在哪儿呢？在楼上：她听见他在弹琴。她不懂他弹的东西，但听到那珍珠琮琮的声音，知道他乖乖的坐在那里，她就很快活了。天气多好！大路上有车子传来轻快的铃声……啊！天啊！我的烤肉呢！但愿不要在她眼望窗外的时节给烤焦了！她唯恐她多么喜欢而又多么害怕的祖父不乐意，埋怨她……还好，托上帝的福，没有出事。瞧，什么都预备好了，饭菜也摆好了。她招呼曼希沃跟祖父。他们很愉快的答应了。可是孩子呢？……他不弹琴了。琴声已经停了一忽儿，他没留意……——“克利斯朵夫！”……他在干什么呢？一点声息都没有。他老是想不出来吃饭的，又得给父亲骂了。她急急忙忙的上楼：“——克利斯朵夫！”……没有回音。她打开他屋子的门。没有人。屋子里空空的；钢琴也盖上了……鲁意莎不由得一阵心痛。他怎么的？窗子开着。天哪！他不会掉下去吧！……鲁意莎吓坏了，赶紧从窗口望下瞧……——“克利斯朵夫！”……哪儿都找不到他。各个房间都走遍了。祖父在楼下对她嚷着：“你來罢，别急，他自个儿会来的。”她可不愿意下楼；她知道他在这儿，一定是躲着玩儿，跟她捣乱。啊！可恶的孩子！……是的，毫无疑问的，楼板在那里格格响；他躲在门后呢。可是钥匙不在门上。去拿钥匙吧！她在一张放着各式钥匙的抽屉内急急忙忙的找。这一个，这一个，……哦，不是的！——对啦，是这个！……可是插不进锁孔。鲁意莎的手拚命的发抖。她急得很，要赶紧呀。为什么？不知道；只知道要赶紧。要不然她就等不及了。她听见克利斯朵夫在门后呼吸……啊！这钥匙！……终于开了。她高兴得叫起来。是他呀，他扑上她的脖子……啊！可恶的孩子，好孩子，亲孩子！……她睁开眼睛。他果然在这里，在她面前。

他已经对她望了一些时候，望着这张大大改变了的，又瘦又有些虚肿的脸，那种无言的痛苦，给她听天由命的笑容衬托得格外凄惨；周围又是那么冷静，那么孤独……他看了心都痛了……她见了她，并不惊奇，只微微笑着。那笑容是没法形容的。他扑上她的脖子，把她拥抱了；她也拥抱他，大颗的眼泪从腮帮上直淌下来，轻轻的说了声：“等一等……”

他看见她气喘得厉害。

两人一动不动。她不住的流着泪，摩着他的头。他一边哭一边亲她的手，把被单遮着脸。

等到安静了一点，她想说话，可是说不上来：用的字都是错的，他很难懂得。那也没关系。反正他们已经见了面，始终那么相爱：那就行了。——他很气的查问为什么人家把她一个人丢在这儿。她替那个照顾她的女人解释道：“她不能老待在这里；她有她自己的工作。”

然后她用一种微弱的，断续的，连字母都念不周全的声音，很急促的嘱咐一些关于她坟墓的事。她要克利斯朵夫向其余两个把她忘了的儿子转达她为母的遗爱。她也提到奥里维，——他对克利斯朵夫那种深厚的友情，她是知道的。她要克利斯朵夫告诉他，说她祝福他，——但她马上改正了，用了两个更谦卑的字眼，说她对他表示敬爱……说到这里她又气急了。他扶着她在床上坐起来，满脸淌着汗。她勉强笑着，心里想现在握到了儿子的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要来了。

克利斯朵夫突然觉得母亲的手在他手里抽搐起来。鲁意莎张着嘴，不胜怜爱的望着儿子，溘然长逝了。

当天晚上，奥里维赶到了。他不能让克利斯朵夫在这个悲痛的时间孤独无助，那种滋味他是经验过的。同时他也担心朋友回到德国所冒的危险。他要跟他在一起，保护他，可是没有旅费。送了克利斯朵夫回去，他决意卖掉几件老家传下来的首饰。那时当票已经关门，而他又想搭明天第一班车走，便预备去找街坊上一个卖旧货的想办法，不料一出门就在楼梯上遇见了莫克。莫克知道了这些事，立刻表示奥里维没有去找他使他非常难过，他硬要奥里维接受他的钱。但他还是介介于怀，因为奥里维为了筹措克利斯朵夫的川资，当掉了表，卖掉了书，而没有向他开口。他那么热心的要帮助他们，甚至向奥里维提议陪他一同上克利斯朵夫那边去。奥里维好不容易才把他拦住了。

奥里维的来到使克利斯朵夫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支持。他陪着长眠的母亲，失魂落魄的过了一天。帮忙的女工来做了几件零碎事儿又走了，没有再来。整天死气沉沉的，仿佛时间停顿了。克利斯朵夫跟床上的遗骸一样的一动不动，眼睛老盯着她。他不哭，不想，也变了个死人了。——奥里维的来到，等于完成了一件友谊的奇迹，使他的眼泪和生命一起回复了。

勇敢啊！只要有一双忠实的眼睛和我们一同哭泣的时候，就值得我们为了生命而受苦。

他们拥抱了很久。然后两人坐在鲁意莎旁边低声谈话……夜里……克利斯朵夫靠着床脚，随便提到些童年往事，说来说去老是牵涉到妈妈的形象。他静默了几分钟，又往下说。最后他疲倦之极，手捧着脸，完全不出声了。奥里维近前一看，原来他睡熟了。于是他独自守夜。不久他脑门靠着床架子，也给睡眠带走了。鲁意莎温柔的笑着，好象守护着两个孩子觉得很快乐。

天刚亮，他们就被敲门的声音惊醒。克利斯朵夫去开门。一个邻居的木匠来通知克利斯朵夫，说他已经被人告发，如果他不愿意被捕，应当马上就走。克利斯朵夫不愿意逃，定要把母亲送入了坟墓才离开。可是奥里维央求他立刻去搭车，答应一切后事都由他代办，他硬逼着克利斯朵夫走出屋子，并且为防他反悔起见，还送他上车站。克利斯朵夫执意要在动身之前去看看莱茵河。他是在河边长大的，他的灵魂象海洋中的贝壳一样始终保存着河水响亮的回声。虽是在城中露面很危险，但他打定了主意，不顾一切。两人沿着下临莱茵的岬角走去，看它浩浩荡荡，在低矮的河岸中间向北流去。雾霭迷濛，一座大铁桥的两个穹窿浸在灰色的水里，好比硕大无朋的车轮。远远的，隔着草原，薄雾中隐隐约约有几条船沿着曲折的河道上驶。克利斯朵夫看着这些景致出神了。奥里维抓着他的手臂把他带到车站。克利斯朵夫象害了梦游病似的完全听人摆布。奥里维把他安顿在升火待发的车厢里，约定下一天在法国境内第一个车站上相会，免得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回巴黎。

火车开了，奥里维回到屋里，门口已经有两个宪兵等着。他们把奥里维当做克利斯朵夫。奥里维也不急于分辩，好让克利斯朵夫逃得远一些。而且警察当局发觉了错误的时候并不着慌，也不急于去追逃掉的人；奥里维疑心他们其实是很愿意克利斯朵夫走掉的。

奥里维为了鲁意莎的葬事，直耽到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的兄弟，做买卖的洛陶夫，当天才来参加丧礼。这个俨然的人物规规矩矩的送过殡，马上搭车走了，对奥里维没有一句问起哥哥近况或是感谢他为母亲办后事的话。奥里维在当地又耽留了一些时候。这儿他一个人都不认识，可是觉得有多少眼熟的影子：小克利斯朵夫，小克利斯朵夫所爱的人，使他受苦的人，——还有那亲爱的安多纳德。所有这些在此生存过的人，现在完全消灭了的克拉夫脱一家，还留下些什么？……只有一个外国人对于他们的爱。

那天下午，奥里维在约定的边界车站上和克利斯朵夫相会了。那是林木幽密，山峦起伏的一个小村。他们并不搭下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决意走到前面的一个城市。他们需要孤独，便望静悄悄的森林中走去，只听见远处传来几下沉重的伐木声。他们走到山岗上一平空旷的地方。脚下那个狭窄的山谷还是德国的土地，有所看守树林的人的屋子，顶上盖着红瓦，一小方草地好比森林中一口碧绿的湖。四下里全是深蓝色的一望无际的林木，给水气包裹着。雾氛在柏树枝间缭绕。一层透明的幕把线条遮盖了，把颜色减淡了。一切都静止不动。没有脚声，没有人声。秋天的桦树都变了金黄色，几点雨水淅淅沥沥的打在树上。一条小溪在乱石中流着。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停下脚步，呆住了。各人都想着自己的丧事。奥里维默默的对自己说着：

“啊，安多纳德，你在哪儿？”

克利斯朵夫却想着：“现在她不在世界上了，成功对我还有什么意思？”

但各人听见各人的死者安慰他们：

“亲爱的，别哭我们了。别想我们了。你想着他罢……”

他们彼此瞧了一眼，马上忘了自己的痛苦，而只感觉朋友的痛苦。他们握着手，心中只有一起凄凉恬静的境界。没有一点风，雾气慢慢的散了，显出了青天。雨后的泥土那么柔和……它把我们抱在怀里，堆着一副亲热的笑容，和我们说：

“休息罢。一切都很好……”

克利斯朵夫的心松下来了。两天以来，他整个儿在回忆中，在亲爱的妈妈的灵魂中过活；他体验着那卑微的生活，单调而孤独的岁月，在孩子们都走了的静寂的家里，想念那些把她丢下的儿子……可怜的老妇，残废，勇敢，抱着乐天安命的信心，生就温和的脾气，恬然自得的忍受着一切，没有一点儿自私……克利斯朵夫也想其他认识的，一切谦卑的心灵。这时他觉得自己跟他们多么接近！在骚动的巴黎，眼看多少的思想人物发疯似的搅在一起，最近又看到那阵血腥的风，煽动神志错乱的民族互相仇视；克利斯朵夫经过了几年累人的争斗和激昂的日子，对于这个骚动而贫瘠的社会，对于自私的争战，对于自命为代表理智而实际只是掀风作浪的野心家，深深的感到厌倦。他所爱的却是成千累万的淳朴的心灵——他们在各个民族中间静静的燃烧着，本身便是些纯洁的火焰，代表慈悲，信仰，牺牲。

“是的，我认得你们，我终于跟你们团聚了，你们是和我同一血统的。我早先象浪子一般离开了你们，跟着大路上的那些影子走了。现在我回到你们中间来了，请你们把我留下罢。我们不问生死，都是一体；我到哪儿，你们也到哪儿。噢！母亲，我曾经生活在你的身上，如今是你生活在我身上了。还有你们，高脱弗烈特，苏兹，萨皮纳，安多纳德，你们全生活在我身上。你们是我的财富。咱们一同上路罢。我的话就是你们的声音。凭着联合的力量，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

树上缓缓的滴着雨水，一道阳光从树枝间溜进来。树林下面一小方草地上传来一群儿童的声音：三个女孩子在那里绕着屋子跳舞，唱着一支天真的德国山歌。而远远的，一阵西风向吹送蔷薇的异香似的，吹来法国方面的钟声……“噢！和平，你是神圣的音乐，你是解脱的心灵的音乐；苦，乐，生，死，敌对的民族与友爱的民族，一起交融在你身上……噢！我爱你，我要抓住你，我一定能抓住你……”

黑夜降临了。克利斯朵夫从幻梦中醒来，又看到了朋友那张忠实的脸。他对他笑笑，把他拥抱了。随后，他们俩穿过树林，悄悄的重新上路；克利斯朵夫在前面替奥里维开路。

孤零零的，不声不响，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大路上来了两个年轻的弟兄……











































































卷九 燃烧的荆棘



































## 第二部

他们出了巴黎，穿过那些罩着浓雾的广大的平原。十年以前，克利斯朵夫到巴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黄昏。那时他已经开始逃亡了。但那时他的朋友，他所爱的朋友是活着的，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知不觉的逃到朋友那里去的……

最初克利斯朵夫还受着混战的刺激，非常兴奋，提高着嗓子说了很多话，乱七八糟的讲他所看到的和所做过的，对自己的英勇非常得意。玛奴斯和加奈也说着话，使他分心。然后狂热的情绪慢慢退下去，克利斯朵夫不出声了，只有两个同伴继续谈着。他被下午的事搅糊涂了，可并不丧气。他想到从德国逃出来的时代。逃，逃，老是得逃……他笑了。逃就是他的命运。离开巴黎并不使他难过：世界大得很，人又是到处一样的。上哪儿都没关系，只要和朋友在一起。他预备第二天早上就能和奥里维相会……

他们到了拉洛什。玛奴斯与加奈等火车开了才和他分手。克利斯朵夫问了他们好几遍，应当在哪个地方下车，投宿什么旅馆，向哪个邮局领取信件。他们和他作别的时候，脸上表示很难过。克利斯朵夫却高高兴兴的握着他们的手，说道：“得了罢，别这么哭丧着脸。后会有起！这又不算一回事。我们明天就写信给你们。”

火车开了，他们望着他去远了。

“可怜的家伙！”玛奴斯叹了一口气。

他们回上汽车，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加奈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下是犯了罪。”

玛奴斯先是不做声，随后回答道：“嘿！死的总是死了。应当救活的。”

天慢慢的黑了，克利斯朵夫紧张的心情也跟着静下来。掩在车厢的一角，他呆呆的想着，头脑已经清醒，可是浑身冰冷。他瞧了瞧手，看到了血，不是自己的血，便不胜厌恶的打了个寒噤。杀人的一幕又浮现了，使他想起杀了人，可不明白为什么杀的。他把战斗的经过在脑子里温了一遍，但这一回眼光不同了，不懂自己怎么会参加的。他又从头到尾想了想当天的事：怎样的和奥里维一块儿出门，走过几条街，直到他被漩涡卷进去为止。想到这儿，他糊涂了，思想的线索断了。他怎么能跟那些与他信仰不同的人一起叫喊，打架呢？他们的要求又不是他的要求。那时他变了另外一个人了！……他的意识，意志，都消灭了。这一点使他又惊愕又惭愧：难道他竟不能自主吗？那末谁是他的主宰？……现在快车带着他在黑夜里跑，但那个在精神上带着他跑的黑夜也一样的阴沉，那股无名的力也一样的令人头晕目眩……他努力想定一定神，结果只换了一个操心的题目。越近目的地，他越想念奥里维，莫名片妙的觉得不安了。

到站的时候，他向车门外张望，看看月台上有没有那张熟识的亲爱的脸……下了车，又向四面探望。有一两次，他有点儿眼花，仿佛……噢，不，不是“他”。他到约定的旅馆去，奥里维也没有在。这当然不足为奇：奥里维怎么能比他先到呢？但从此克利斯朵夫好不开心焦的开始等待了。

时间正是早上。克利斯朵夫上楼到房间里转了一转，下去吃了饭，上街闲逛，装做毫无心事的样子；他欣赏了一下湖，瞧瞧铺子里的陈设，跟饭店里的姑娘说了几句笑话，翻看画报……一点没有劲。时间过得真慢。到晚上七点，克利斯朵夫不知如何是好，便提早吃了晚饭，也吃不下什么，重新上楼，吩咐仆人等朋友一到，立刻带到他屋子里来。他背对着房门，坐在桌子前面，一无所事：没有一件行李，没有一本书，只有才买来的一份报。他勉强拿来看，心可是不在，耳朵老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整天等待的疲倦和整晚的没有睡觉，使他神经过敏到极点。

他突然之间听见房门开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使他不马上掉过头去。他觉得有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便转过身子，看见奥里维微微笑着。他并不惊奇，只是说：

“啊！你终于来了！”

只有一刹那功夫，幻景就消灭了……

克利斯朵夫猛的站起，推开桌子，把椅子翻倒在地下。他呆了一会，毛骨悚然，脸色死人一样，牙齿打得很响……

从那个时候起，——虽然他一无所知，虽然对自己再三说着“我又没知道什么”，——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都预感到了。

他没法再待在屋子里，到街上走了一个钟点。回到旅馆，看门的在穿堂里递给他一封信。啊，他早知道会有信的。他双手哆嗦着接过来，奔到楼上，拆了信，一读到奥里维的死耗，马上晕过去了。

信是玛奴斯写的，说昨天瞒着他催他动身，完全是奥里维的意思，奥里维要他的朋友逃走；——信上又说克利斯朵夫留在那里一无用处，只能送命；但克利斯朵夫为了纪念他的亡友，为了其余的朋友，为了他自己的光荣，应当活下去……奥兰丽用着又大又颤抖的字迹也附了两三行，说那位可怜的先生的后事，她会照顾的……

克利斯朵夫一醒过来，大发神经，只想杀死玛奴斯，立刻奔往车站。旅馆的穿堂里阒无一人在，街上冷清清的；黑夜里几个寥寥落落晚归的行人，也没注意到这个眼睛发疯的，气喘吁吁的家伙。他只有一个念头，象一条想咬人的恶狗：“杀玛奴斯！杀！”他要回巴黎去。夜快车已经开出一小时，非等到第二天早上不可。那怎么行！他随便搭了下一班望巴黎那方面开去的火车。那是一班逢站必停的慢车。克利斯朵夫独自在车厢里嚷着：“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到了法国境内的第二站，火车完全停止，不再往前了。克利斯朵夫暴跳如雷，下了车，打听另外一班车，倦眼惺忪的职员们根本不理他。但不论他怎么办，总是太晚了。为奥里维是太晚了。他甚至也来不及找到玛奴斯，先得被捕。那末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继续向前吗？回头走吗？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他想向一个在旁边走过的宪兵自首。但暧昧的求生的本能把他拦住了，劝他回瑞士。两三点钟以内，望任何方面去的火车都没有。克利斯朵夫坐在待车室里，又坐不下去，便走出车站，在黑夜里胡乱拣着一条路往前直闯。一忽儿他到了荒凉的田野，踏进了草原：东一处西一处的有些小柏树，表示靠近一个森林了。他进了林子，才走了几步就趴在地下嚷着：“啊，奥里维！”

他横躺在路上，嚎啕大哭。

过了好久，听见火车远远的一声长啸，他爬了起来，想回车站，可是走错了路，走了整整一夜。好罢，走到哪儿都是一样，只要尽走下去，不让自己思想，走到不会再思想，走到死！啊，要是能死才好呢！……

黎明的时候，他走进一个法国村子，和边境已经离得很远了。一夜之间他都是望法国这一边走着。他进入一家乡村客店，大吃了一顿，重新上路。日中，他在一片草原上倒下，直睡到傍晚。等到醒过来，天又黑了。他那股疯狂的劲也没有了，只觉得痛苦难忍，没法呼吸，好容易捱到一个农家，讨了一块面包，要求借宿。农夫把他打量了一番，切了一块面包给他，带他到牛棚里，把门反锁了。克利斯朵夫躺在草垫上，靠近气味难闻的母牛，嚼着面包。他淌着眼泪，又是饿又是痛苦。幸而睡眠把他解放了几小时。第二天早上，开门的声音把他惊醒了，他可依旧一动不动的躺着，心里只想不要再活下去。农夫站在他面前把他打量了好久，不时又瞧一下手里的纸。临了，他走前一步，把一张报纸交给克利斯朵夫看，上面赫然印着他的照片。

“不错，就是我，”克利斯朵夫说。“你去把我告发罢。”

“你起来。”

克利斯朵夫站起身子，农夫做个手势教他跟着走。他们从牛棚后面，在果子树中间走上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一座十字架底下，农夫指着一条路对克利斯朵夫说：

“边境在那一边。”

克利斯朵夫莫名片妙的上了路。他不懂自己为什么走着；身子和精神都累到极点，随时想停下来。但他觉得要是一倒下去，就没法再爬起来。于是又走了一天。身边连一个小钱都没有了，不能再买面包。而且他回避村子。由于一种非理智所能控制的奇怪的心理，这个但求一死的人竟怕给人抓去；他的身体好似一头被人追急的野兽，拚命的奔逃。肉体的痛苦，疲倦，饥饿，奄奄一息的生命隐隐约约感到的恐惧，暂时把他精神上的悲痛压倒了。他但求找到一个气息的地方，好细细啜摸自己的悲苦。

他过了边境，远远的望见一个钟楼高耸，烟突林立的城市：绵延不断的烟象黑色的河流一般，在雨中，在灰色的天空，望着同一个方向吹去。他忽然想起这儿有个当医生的同乡，叫做哀列克·勃罗姆，去年还有过信来，祝贺他的成功。不管勃罗姆为人怎么平凡，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疏阔，克利斯朵夫象受伤的野兽一般，拚着最后一些力量去投奔他，觉得要倒下来也得倒在一个并不完全陌生的人家里。

又是烟，又是雨，一片迷茫；街道跟屋子只有红与灰两种颜色。他在城里乱闯，什么都看不见，问了路又走错了，回头再走。他筋气力尽，靠着意志的最后一些力量，走进一条陡峭的小巷子，爬上通到一座小山岗的石梯，岗上有所阴森森的教堂，四周都是民房。六十步红色的石级，每三级或六级就有一个狭窄的平台，刚好让人家的屋子开个大门。克利斯朵夫每到一个平台总得摇摇晃晃的歇一会。成群的乌鸦在教堂的塔顶上盘旋。

他终于在一所屋子的门上看到了他寻访的姓名，便敲起门来。——巷子里很黑。他困顿不堪，闭上眼睛。心里也是漆黑一片……几个世纪过去了……

狭窄的门开了一半，出现一个女人。她的背光的脸教人没法看到；但身腰显得很清楚，因为外边黑，里头亮。她背后是一条长廊，长廊尽处有个照着斜阳的小花园。她个子高大，笔直的站着，一句话也不说，只等他开口。他看不见她的眼睛，只感觉到她的目光。他说要见哀列克·勃罗姆医生，同时报了自己的姓名，每个字都不容易从喉咙里吐出来。他饥渴交加，累到极点。那女人听了一声不出，回进去了；克利斯朵夫跟着她走进一间护窗紧闭的屋子，在黑洞里跟她撞了一下：肚子和大腿碰到了那个没有声音的身体。她出去带上了门，让他自个儿待在黑房里。他把身子靠着墙，脑门贴在光滑的护壁上，一动不动，生怕撞翻什么东西；耳朵里轰轰的乱响，只觉得天旋地转。

楼上有挪动椅子的声音，有人惊讶的叫了几声，又有砰砰甸甸的关门声。沉重的步子在楼梯上走下来了。

“他在哪儿？”一个熟人的声音问。

房间的门打开了。

“怎么！教客人待在黑房里！该死！阿娜，怎么不来个灯呀？”

克利斯朵夫虚弱到极点，狼狈到极点，听见这个喧闹的但是诚恳的声音，觉得大大的安慰。主人伸出手来，他抓住了。这时灯火也来了。两个人互相望着。勃罗姆身材矮小，红红的脸上留着又硬又乱的黑须，一双和善的眼睛在眼镜后面笑着，鼓起的宽广的脑门上满是皱纹，起伏不平，没有什么表情，头发整整齐齐的紧贴在脑壳上，中间分出一道头路，直到脑后。他长得奇丑无比，但克利斯朵夫瞧着他，握着他的手，心里非常舒服。勃罗姆大惊小怪的叫起来：“天啊！你变得多厉害！怎么搞成这个样的？”

“我从巴黎来，”克利斯朵夫说。“我是逃出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报上说你被捕了。啊，还算运气！阿娜跟我都想到你呢。”

他打断了话，指着那个招待克利斯朵夫进门的不声不响的女人，说：“这是内人。”

她手里拿着一盏灯，站在房门口。下巴长得很结实，脸相表示她是沉默寡言的人。灯光照着她深色的头发，映出赭红的反光，腮帮的皮肤没有什么光彩。她直僵僵的向克利斯朵夫伸出手去，肘子夹着身体；他望也不望跟她握了握手，已经支持不住了。

“我是来……”他结结巴巴的想说明来意。“我想你或许……要是我不太打搅你们的话……或许愿意……招留我一二天……”

勃罗姆马上把话接了过去：“什么一二天！……二十天，五十天，你喜欢待多久就多久。只要你在这个地方，你就住在我们家里；我还希望你多住一阵呢。这是给我们面子，使我们高兴的。”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些亲热的话大为感动，竟扑在勃罗姆的臂抱里。

“好朋友，好朋友，”勃罗姆说着。“啊，他哭了……怎么啦？……阿娜！阿娜！……赶快！他晕过去了……”

克利斯朵夫在主人的怀里失去了知觉。几小时以来他觉得要昏迷的现象终于来了。

等到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一张大床上。打开的窗子里传来一股潮湿的泥土味。勃罗姆在床边俯着身子。

“啊，对不起，”克利斯朵夫结结巴巴的说着，想坐起来。

“他这是饿坏的！”勃罗姆叫了一声。

他太太出去，捧了一杯东西回来给他喝。勃罗姆扶着他的头。克利斯朵夫喝完了才有了点生气；可是疲倦比饥饿更厉害，头一倒在床上，他就睡熟了。勃罗姆夫妇守在旁边，看他除了睡觉以外没有别的需要，便出去了。

这种睡眠仿佛一睡就可以睡上几年，是困倦之极而又令人困倦的睡眠，好比沉在湖底下的铅块。日积月累的疲乏，永远在意志门外窥伺的牛鬼蛇神的幻象，把他压倒了。他想醒过来，可是浑身滚热，仿佛筋骨都断了，在浑浑沌沌的黑夜中没法挣扎，只听见大钟永远打着半点。他不能呼吸，不能思想，不能动弹，被捆绑着，噤住了嘴，好象被人淹在水里，想挣扎起来而又沉到了底下。——终于黎明来了，姗姗来迟的，灰暗的黎明，——下着雨。热度退了，但身体似乎被压在一座山底下。他醒了。情形却更可怕……

“为什么还要睁开眼睛来？为什么要醒呢？要象朋友一样长眠地下才好啊……”

他仰天躺着，虽然觉得这个姿势很累，还是一动不动；手和腿象石头一般的重。他似乎进了坟墓。光线黯淡。几滴雨水打在窗上。一只鸟在花园中轻轻的哀鸣。噢！可怜的生命！空虚的生命……

光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勃罗姆走进屋子，克利斯朵夫也不掉过头来。勃罗姆看他睁着眼睛，便高高兴兴的跟他招呼。因为克利斯朵夫眼睛始终钉着天花板，他替他排遣一下，便坐在床上，粗声大片的说话了。那声音使克利斯朵夫简直受不住，迸足了气力好容易说出一句：“请你让我安静一下。”

好心的主人立刻换了口气，说：“你不喜欢有人陪你是不是？好极了。你静静的躺着罢。好好的歇着，别说话。我们替你把饭端上来。你什么都不用操心。”

但要他说话简洁是不可能的。唠唠叨叨的解释了一番，他提着脚尖走出去了，笨重的靴子又使地板格吱格吱的响了一阵。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在屋子里，累得要死。他的思想被痛苦象雾一般包围着。他竭力想弄明白……“为什么要认识他？为什么要爱他？安多纳德的牺牲有什么用？所有那些生命，那些一代又一代的人，——多少的考验，多少的希望，——结果造成了这样一个人，而所有的生命都跟他同归于尽，白活了一辈子！”生也无聊，死也无聊。一个人消灭了，整个的家族也跟着消灭了，不留一点儿痕迹。这种情形不是又可恨又可笑吗？克利斯朵夫



因为失望，愤怒，不由得狞笑了一下。痛苦的无能，无能的痛苦，致了他的命。他的心被压碎了……

屋子里除了医生出诊时的脚步以外，寂静无声。等到阿娜出现，克利斯朵夫已经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她用盘子端进中饭来。他一动不动的望着她。也不开口道谢。但在他好象一无所见的发呆的眼里，少妇的影子象照相一样的印了进去。隔了好久以后，对她认识更清楚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她仍旧是当时的模样；多少新的形象都抹不掉第一个回忆：头发很浓，挽着个很大的髻；脑门鼓得高高的，脸盘很大；又短又直的鼻子，眼睛老是低垂着，要是和别人的眼睛碰上了，就冷冷的不很坦白的躲开去；微嫌太厚的嘴唇抿得很紧；神起固执，近乎凶狠。她个子高大，身体长得很好，很结实，可是穿的衣衫太窄，动作非常僵。她一声不出，把盘子放在近床的桌上，然后胳膊贴着身体，低着头退出去。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古怪而可笑的人并不觉得惊异，也不吃端来的东西，只管暗暗的磨自己。

白天过了。晚上阿娜又端来一些新的菜，看到中午拿来的食物原封不动，也就不声不响的端着走了。她不象一般女子那样，看到病人会自然而然的说些好话。她似乎不觉得有克利斯朵夫这个人，或者根本不觉得有她自己。克利斯朵夫好不耐烦的看着她笨拙与强直的动作，感到一种敌意。可是他感激她的不开口。——过了一会，医生来了，因为发觉克利斯朵夫没有吃东西；他的大声嚷嚷使克利斯朵夫愈觉得阿娜的静默可感。医生看到他的太太没有劝克利斯朵夫吃饭大不高兴，亲自来强迫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为了求个清静，只得喝几口牛奶，喝完又转过身去不理不睬了。

第二夜情形比较安定。他困倦之极，再也没有痛苦的感觉，再也没有丑恶的生命的痕迹……——可是一醒过来，更窒息了。他把那天琐琐碎碎的情形都记起来，想到奥里维不愿意出门，再三说要回去，于是他不胜悲痛的对自己说：

“是我送了他的命。”

他不能再一动不动的待在房里，让那目光凶恶的斯芬克斯①把它的问题和死尸的气息折磨，便非常骚动的爬起来，走出卧室，下了楼梯，本能的，怯生生的，需要挨在别人身边。可是他一听见人声又马上想躲开了。

①希腊神话载：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向路人提出神秘的谜语，凡不能解答者皆被吞食。

勃罗姆那时在饭厅里，很亲热的接待克利斯朵夫，立刻问到巴黎的事。克利斯朵夫抓住他的胳膊，说：“别问我。过一晌再谈罢……请你原谅。我简直受不了。我累得要死，累得……”

“我知道，我知道，”勃罗姆态度很殷勤。“你神经受了震动，前几天的刺激太厉害了。别说话。别拘束。你爱怎办就怎办，好象在你自己家里一样。我们决不打搅你。”

他的确说到做到。为了避免惊动客人，他又趋于另外一个极端：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夫妇之间也不敢交谈了；说话都放低着声音，走路提着脚尖，屋子里变得没有一点声响。克利斯朵夫看到这窃窃私语的情形和强制的静默，非常难堪，只得要求勃罗姆照常办事，跟从前一样的过活。

这样以后，主人就一切都让克利斯朵夫自便。他几小时的坐在屋子的一角，或者象游魂似的踱来踱去，说不出想些什么，几乎连痛苦的气力都没有了。他象呆子一般，看到自己心如槁木，不由得厌恶之极。唯一的念头是跟“他”一起埋葬，万事全休。——有一次，他看到花园的门开着，不知不觉走了出去。但一到阳光底下，他就非常难受，赶紧退回来，仍旧去关在护窗紧闭的屋子里。天气晴好的日子使他受罪。他恨太阳。他受不了自然界的恬静。在饭桌上，他不声不响的只顾吃着勃罗姆嫌给他的菜，眼睛盯着桌子。有一天，勃罗姆指给他看客厅里有一架钢琴；克利斯朵夫竟骇然掉过头去。他对无论什么声音都厌恶，只求静默，只求黑暗！……心中只有空虚，也只需要空虚。生命的欢乐，象大鹏般振翼高歌，直冲云霄的欢乐是完了！一天又一天的呆在房里，唯一的生命感觉，是隔壁屋子里时钟滴答的声音，仿佛在他脑子里摆动。可是欢乐的野鸟还在他胸中，常常突然之间飞起来，撞在栅栏上，使心灵深处有一阵可怕的骚动，——“一个人独自在渺无人烟的荒野中悲号……”

人生的苦难是不能得一知己。有些同伴，有些萍水相逢的熟人，那或许还可能。大家把朋友这个名称随便滥用了，其实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朋友。而这还是很少的人所能有的福气。这种幸福太满了，一朝得而复失的时候你简直活不下去。它无形中充实了你的生活。它消灭了，生活就变得空虚：不但丧失了所爱的人，并且丧失了一切爱的意义。为什么世界上有过这样的一个人（朋友）呢？为什么要有我呢？……

这一下死的打击对于克利斯朵夫格外可怕，因为那时克利斯朵夫生命的本体暗中已经动摇了。人生有些年龄，机构的内部会酝酿一种蜕变，肉体与心灵特别容易受外界的打击；精神气愈，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对一切都觉得厌倦，对过去的成就毫不留恋，对前途也看不出一点儿端倪。在发作这些心病的年纪上，大多数人有家室的责任把他们束缚着；这种责任固然使他们缺少批判自己、寻觅新路、重新缔造坚强的新生活所必需的自由精神，但同时也做了他们的保镖；固然，在那种情形之下你半骚满腹，藏着不少的隐痛……还得永远的路往前走……没法躲避的作业，对于家庭的照顾，逼着一个人象一起站着打盹的马似的，在两根车轭中间拖着疲乏的身子继续向前。——可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临到一平空虚的时间就毫无依傍，没有一点强其他前进的东西，只是为了习惯而走着，不知道往哪儿去。力量被扰乱了，意识不清楚了。在他这样迷迷糊糊的时候，要是来了一声霹雳，把他的梦游病惊醒过来，他就吃苦了。他倒下去了……

几封从巴黎转过来的信，把克利斯朵夫的麻痹状态驱散了一些时候。那是赛西尔和亚诺太太写来的，无非是安慰的话。可怜的安慰！没用的安慰！嘴里谈着痛苦的人并不是身受的人……那些书信只使他听到那个已经消失的声音的回声。他没有勇气答复，人家也不再写来了。在这个意志消沉的情形之下，他要抹掉自己的痕迹，教自己消灭。痛苦能够使人一个人变得不公平；他过去喜欢的那些人对他都不存在了。只有死掉的那一个才永久存在。连着好几个星期，他努力要教亡友再生，他和他谈话，写信给他：

“我的灵魂，今天我没收到你的信。你在哪儿呀？回来罢，回来罢，跟我说话啊，写信给我啊！……”

虽然他夜里费尽心力，还是不能在梦中和他相见。这一点是很难办到的，只要你还在为了朋友的死亡而心痛的时候。直要以你慢慢的把故人忘了，故人才会重新出现。

然而外界的生活已经逐渐渗入心灵的坟墓。克利斯朵夫开始听到屋内各种不同的声音，不知不觉的关心起来了。他知道几点钟开门，几点钟关门，白天一共开关几次，有几种方式，依着来客的性质而定。他能认出勃罗姆的脚步，在想象中看到医生出诊回来，在穿堂里挂他的帽子和外套，老是用那种细心而古怪的方式。要是听惯的声音到时没听见，他就不由自主的要探究原因。在饭桌上，他也无意识的听人家谈话了，发觉勃罗姆差不多老是一个人说话，太太只简短的回答几句。虽然缺少谈话的对手，勃罗姆可并不在乎，照旧高高兴兴的，讲着他才看过的病人和听来的闲话。有时，勃罗姆说着话，克利斯朵夫居然对他瞧着，勃罗姆发觉之下非常快活，更尽量打他的兴致。

克利斯朵夫勉强想和自己的生活重新结合起来……可是没劲！他觉得自己多老，跟天地一样的老！……早上起来照着镜子，看到自己的身体，姿势，愚蠢的外形，觉得厌倦不堪。为什么要起床，要穿衣服？……他拼命逼自己工作：可是工作使他受不了。既然一切都得归于虚无，创造有什么用？他不能再搞音乐了。一个人唯有经过了患难才能对艺术——（好似对其他的事情一样）——有真切的认识。患难是试金石。唯有那个时候，你才能认出谁是经历百世而不朽的，比死更强的。人经得起这个考验的真是太少了。某些被我们看中的灵魂——（所爱的艺术家，一生的朋友），——往往出乎我们意外的庸俗。谁能够不被洪涛淹没呢？一朝被患难接触到了，人世的美就显得非常空洞了。

可是患难也会疲倦的，它的手也麻痹了。克利斯朵夫神经松了下来，睡着了，他无穷无尽的尽睡，仿佛怎么也睡不足。

终于有一夜，他睡得那么熟，到第二天下午才醒。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勃罗姆夫妇出去了。窗子开着，明媚的天空笑着。克利斯朵夫觉得卸掉了一副重担。他起来走到花园里。一方狭窄的三角形的地，四周围着高墙，象修道院模样。在几块草地与极平常的花卉中间，有几条起着细砂的小径；一根葡萄藤和一些蔷薇爬在一个花棚上。一个碎石铺成的洞内有一道细小的喷泉；一株靠墙的皂角树，香味浓烈的枝条挂在隔

邻的花园高头。远处矗立着红岩铺成的教堂的钟楼。时间是傍晚四点。园中已经罩着阴影。树巅和红色的钟楼还浴着阳光。克利斯朵夫坐在花棚下面，背对着墙，仰着头，从葡萄藤和蔷薇的空隙中望着晴朗的天。他似乎才从恶梦中醒来。周围是一平静寂。一根蔷薇藤懒洋洋的挂在头顶上。忽然最好看的一朵花谢了，落英缤纷，在空中散开来，好比一个无邪的美丽的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的消逝了……这一下克利斯朵夫可哀痛之极，透不过气来，把手捧着脸哭了……

钟声响了。从这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钟声相应……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等到抬起头来，钟声已止，夕阳已下。克利斯朵夫被眼泪苏解了，精神被冲洗过了，听见心头泉水似的涌出一阙音乐，眼望着——一钩新月溜上天空。他被一阵脚步声惊醒之下，立刻回到房里，关了门，拴上了，让他音乐的泉源尽量奔泻出来。勃罗姆上来招呼他吃饭，敲敲门，推了几下：克利斯朵夫只是不理。勃罗姆从锁孔里张望，看见克利斯朵夫大半个身子起在桌上，四周堆满了纸，才放心了。

过了几小时，克利斯朵夫筋力尽，走到楼下，发觉医生在客厅里一边看书一边等着。他过去把他拥抱了，请他原谅他来到这儿以后的行动，并且不等勃罗姆开口，自动把最近几星期中惊心动魄的事告诉了他。他跟医生提到这些，只有这么一次，而勃罗姆是否完全听清还是问题：因为一则克利斯朵夫的话没有系统，二则夜色已深，勃罗姆虽然非常好奇，也瞌睡死了。最后——（时钟已经敲了两点），——克利斯朵夫发觉了，便跟主人道了晚安分手。

从此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慢慢恢复了常规。那种一时的兴奋当然不能维持，他常常觉得很悲哀，但那是普通的哀伤，不致妨碍他的生活了。得活下去，是的，非活下去不可！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爱的人，受着忧苦侵蚀，心中存着死念，可是有一股那么丰满那么专横的生命力，便是在哀伤的言语中也会爆发，在他的眼睛，嘴巴，动作中放射光芒。不过生命力的核心已经有条蛀虫盘踞了。克利斯朵夫常常会哀痛欲绝。他明明心里很安静，或是在看书，或是在散步：突然之间出现了奥里维的笑容，那张温柔而疲倦的脸……那好比一刀扎入了心窝……他身子摇摇晃晃，一边哼唧一边把手抱着胸部。有一次，他在琴上弹着贝多芬的曲子，跟从前一样弹得慷慨激昂……忽然他停住了，扑在地下，把头埋在一把椅子的靠枕里，喊道：“啊！我的孩子！……”

最苦的是觉得一切都“早已经历过了”。他老是遇到一些同样的姿势，同样的言语，同样的经验。什么都是熟悉的，预料到的。某一张脸使他想起从前看到的另外一张脸，会说出——（他敢预先断定），——而且真的说出，另外一个人说过的话；同样的人经历着同样的阶段，遇到同样的障碍，同样的消耗完了。有人说：“人生再没比爱情的重复更令人厌倦的了，”这句话要是不错，那末整个人生的重复不是更可厌吗？那简直会教人发疯。——克利斯朵夫竭力不去想它，既然要活下去就不能想，而他是活不下去的。这种自欺其人的心理教人非常痛苦：为了内疚，为了潜在的、压制不了的、求生本能，而不愿意认清自己的面目！明知世界上没有安慰可言，他就自己创造安慰。明知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他偏创造生活的意义。他教自己相信应当活下去，虽然活不活跟谁都不相干。必要的时候，他还会对自己说是死了的朋友鼓励他活的。同时他知道这是把自己的话硬放在死者嘴里。人就是这么可怜！……

克利斯朵夫重新上路，步子似乎跟以前一样的稳健了；他把心房关起来，不让痛苦闯进去。他不对别人提到他的痛苦，自己也避免和痛苦劈面相见：他好象很平静了。

巴尔扎克说过：“真正的苦闷在心灵深处刻了一道很深的沟槽，它似乎毫无动静，睡熟了，实际上却继续在腐蚀灵魂。”

凡是认识克利斯朵夫而能仔细观察他的人，看着他来来往往，弹奏音乐，有说有笑，——（他居然会笑了！）——一定会感到这个人虽然那么壮健，虽然眼里燃着生命之火，但精神上已经有些东西给摧毁了。

他和人生重新结合之后，就得找个生计。当然不是离开那个城市，瑞士是最安全的避难所；而且这样豪爽的主人，到哪儿去找呢？但他的傲迫使他不愿意加重朋友的负担。虽然勃罗姆竭力推辞，一个钱都不肯收，他却直要找到了几处教琴的事，能付一笔固定的膳宿费给了屋主，才觉得安心。那可不容易。他轻举妄动参加革命的事到处都有人知道，一般布尔乔亚家庭当然不愿意跟这个危险的，至少是古怪的，所以是“不相宜的”人打交道。然而他靠着自己在音乐界上的名片和勃罗姆的斡旋，居然踏进了四五个胆子大一些的，或是更好奇的人家。他们也许想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示风雅，但另一方面依旧很细心的监视着他，使学生对老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勃罗姆家里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早上，各人干各人的事：医生出去看诊，克利斯朵夫出去教课，勃罗姆太太上菜市和教堂。克利斯朵夫到一点左右回来，大概总比勃罗姆早。勃罗姆不许人家等他吃中饭，所以克利斯朵夫跟年轻的主妇先吃。那在他绝对不是愉快的事，因为他对她毫无好感，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和她谈。她当然觉察人家对她的印象，可是听起自然，既不想注意一下修饰，也不愿意多用思想。她从来先向克利斯朵夫开口。动作跟服装毫无风韵，人又笨拙，又冷淡，使一切象克利斯朵夫那样对女性的妩媚很敏感的男人望而却步。他一边想到巴黎女子的高雅大方，一边望着阿娜，不由得想道：“啊，她多丑！”

可是这并不准确；不久他发现她的头发，手，嘴，还有那双一看到他就闪开去的眼睛，都长得很美。但他心里对她的批评并不因之改变。为了礼貌，他勉强跟她搭讪，很费力的找些谈话的题目，她那方面又一点儿不合作。有两三次，他问她一些事，关于她的城市的，她的丈夫的，她本身的；可什么都问不出来。她只回答几句极无聊的话，努力装着笑容，而那种努力又使人不愉快；她笑得很不自然，声音很闷，说话断断续续，每句后面总带着难堪的静默。临了克利斯朵夫只得尽量避免跟她谈话；那也是她求之不得的。医生一回家，两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勃罗姆老是很高兴，大声嚷嚷，忙这个忙那个，非常俗气，心却是挺好。他能吃能喝，说个不停，也笑个不停。跟他在一起，阿娜还略微说几句；但他们俩谈的无非是所吃的菜和每样东西的价钱。有时勃罗姆取笑她对宗教的热心和牧师的讲道，她沉着脸，一声不出，就在饭桌上生气了。医生多半讲着他看病的情形，津津有味的描写某些可怕的病象；那种刻划入微，淋漓尽致的叙述，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气恼，拿饭巾丢在桌上，不胜厌恶的站起来，把医生看得乐死了；他立刻打断了话，一边笑一边道歉。可是下一餐上他又来了。这些医院里的笑话，似乎能够使麻木不仁的阿娜听了快活的。她会突然之间笑起来，而且是种狞笑，有些兽性的意味。实际上她对所笑的事也许和克利斯朵夫同样的厌恶。下午，克利斯朵夫很少学生。医生跑在外面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往往和阿娜留在家里，可并不见面。各人干着自己的工作。最初勃罗姆要克利斯朵夫教阿娜弹琴，说她还有相当的音乐天分。克利斯朵夫要阿娜弹些东西给他听。她虽然不大高兴，却也不推三阻四，照例态度冷冰冰的，弹得非常机械，毫无表情：一切音符都是相等的，没有一点儿抑扬顿挫，为了翻译，她会若无其事的把弹了一半的乐句停下来，然后再从容不迫的接下去。克利斯朵夫气坏了，不等曲子弹完就走掉，免得说出粗野的话得罪她。她可并不慌，声色不动的直弹到最后一个音，对于他的失礼毫无伤心或生气的表示，甚至也没十分留意。但从此他们之间再也不提音乐了。有几天下午，克利斯朵夫照例是出去的，倘若突然之间回家，就会发觉阿娜在那儿练琴，冷冷的，毫无兴致，可是态度很固执，把同一乐节弹上四五十遍也不厌倦，也不兴奋。知道克利斯朵夫在家的時候，她从来不弄音乐。她的时间除了度修之外，都花在家务上：缝这个，缝那个，监督女佣，特别注意整齐清洁。丈夫认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有点儿古怪，据他说是“象所有的女人一样”；但也“象所有的女人一样”很忠诚。关于最后这一点，克利斯朵夫心里不表同意，觉得勃罗姆的心理太简单了；但反正是勃罗姆的事，想它干吗！

吃过晚饭，大家待在一起。勃罗姆和克利斯朵夫谈着话，阿娜做着活儿。由于勃罗姆的请求，克利斯朵夫又常常弹琴了，在临着园子的黑洞洞的大客厅内直弹到深夜，使勃罗姆在一旁听得出神……世界上不少人就是醉心于他们不懂的或完全误解的东西的，——他们也正因为误解而爱那些东西。克利斯朵夫不再生气；他一生已经遇到多少混蛋！但听到某些可笑的惊叹辞，也立刻停下，回到房里去了。勃罗姆终于猜到了原因，便竭力把声音压低。并且他音乐的胃口很快就会厌足，留神细听的时间不能连续到一刻钟以上：不是看报，便是打盹，不再打搅克利斯朵夫了。阿娜坐在屋子的尽里头，一声不出，膝上放着活计，似乎在那里工作；但她直瞪着眼，手指不动。有时她在曲子的半中间无声无息的出去了，不再露面。

日子这样一天天的过去。克利斯朵夫又有了精力。勃罗姆的过分的，但是真诚的好意，屋子里的清静，日常生活的有规律，特别丰富的日耳曼式的饮食，把他结实的身子给恢复了。肉体已经和以前一样的健康，但精神上还是病着。新长出来的气力只有加强骚乱的心绪，因为它始终不曾恢复平衡，有如一条装载不平均的船，受到一点极小的震动就会跳起来。

他完全孤独，跟勃罗姆谈不到精神上的相片，与阿娜的交际仅仅限于早晚的招呼，和学生又毫无好感可言：因为他公然表示，以他们的才具，最好还是放弃音乐。城里他一个人都不认得。而这也不完全是他的过失。固然他自从奥里维死后老是很孤独的呆在一边，但周围的人也根本不让他接近。

他住的那个古城起有些聪明强毅之士，但都是骄傲的特权阶级，自满自足，与外界不相往来的。他们是一般布尔乔亚的贵族，爱好工作，教育程度很高，可是胸襟狭窄，奉教非常热心，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自己的城市是最优秀的城市，沾沾自喜的厮守着他们分支繁衍的古老的家族。每一家规定好一个招待亲属的日子，余下的时间便门禁森严。这些实力雄厚的世家从来不想炫耀财富，彼此都是知道底细的：这就够了；别人的意见根本无足轻重。有些百万富翁穿得象小布尔乔亚一样，声音嘶哑，讲着别有风趣的土话，天天一本正经的上公事房，即使到了连一般勤谨的人也要退休的年纪还是照常办事。太太们自命为精通治家之道。女儿是没有陪嫁的。有钱的父母要子女象自己一样辛辛苦苦的去挣他们的家业。日常生活过得非常节俭：那些巨大的财产有极高尚的用途，例如收藏艺术品，办美术馆，襄助社会事业。慈善机关和博物院常常收到数目很大的，隐名的捐款。这种又伟大又可笑的现象都是属于另一时代的。大家只知道有自己，似乎不知道外边还有别的世界。其实为了商业关系，为了交游广阔，为了教儿子们到远方去游学，他们对外边的世界很熟悉。可是无论什么出名的东西，无论哪个国外的名流，在他们心目中一定要经过他们认可之后才算成立。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也管束极严，互相支持，互相监督。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集体意识，凭着一致的宗教观念与道德观念，把个人的许多不同点——在那些性格刚强的人身上特别显著的不同点——给遮掉了。每个人都奉行仪式，都有信仰。没有一个人敢有一点儿怀疑，即使怀疑也不愿意承认。你休想掏摸他们的心事：因为知道受着严密的监视，谁都有权利窥探别人的心，所以他们格外深藏。据说连那些离开乡土而自以为独立不羁的人，一朝回到故乡，照旧会屈服于传统，习惯，和本城的风气：最不信仰的人也不得不奉行仪式，不得信仰。在他们眼里，没有信仰是违反天性的，没有信仰的人是低级的，行为不端的人。只要是他们之中的一分子，就决不能回避宗教义务①。不参加教礼等于永远脱离自己的阶级。

①此处所称宗教均指基督新教。瑞士最普遍的宗教是新教。

这种纪律的压力似乎还嫌不够。那些人在本身的阶级里还觉得彼此的连系不够密切，所以在大家庭中间又造成无数的小组织，把自己完全束缚起来。小组织大概有好几百个，而且每年都在增加。一切社会活动都有团体：有为慈善事业的，为虔诚的，为商业的，为虔诚而兼商业的，为艺术的，为科学的，为歌唱的，为音乐的；有灵修会，有健身会，有单为集会而组织的，有为了共同娱乐的，有街坊联合会，有同业联合会，有同等身分的人的会，有同等财富的人的会，有同等体重的人的会，有同名的人的会。据说有人还想组织一个不隶属任何团体的人的团体，结果这种人不满一打。

在这城市、阶级、团体三重束缚之下，一个人的心灵是给捆住了。无形的压力把各种性格都约束了。其中多半是从小习惯的，——从几百年来就习惯的；他们认为这种压迫很卫生；倘若有人想摆脱，就是不合体统或不健全。看到他们心满意足的笑容，谁也想不到他们心里有什么不舒服。但人的天性也要报复一下的。每隔相当时候，必有几个反抗的人，或是倔强的艺术家，或是激烈的思想家，不顾一切的斩断锁链，使当地的卫道之士头痛。但卫道之士非常聪明，倘若叛徒没有在半路上被压到，倘若比他们更强，那末他们不一定要把他打倒，——（打架总难免闹得满城风雨），——而设法把他收买。对方要是一个画家，他们就把他送入美术馆；要是思想家就送入图书馆。叛徒大声疾呼的说些不入耳的话，他们只装作不听见。他尽管自命为独往独来，结果仍旧被同化了。毒性被中和了。这便叫做以毒攻毒的治疗。——但这些情形很少有，叛徒总是在半路上被扼杀的居多。那些安静的屋子里藏着不知多少无人知道的悲剧。里头的主人往往会从从容容的，一声不响的跑去跳在河里；再不然在家中幽居半年，或者把妻子送进疗养院。大家把这些事满不在乎的谈着，态度的冷静可以说是本地人最了不起的特点之一，即使面对着痛苦与死亡也不会受影响。

这些严肃的布尔乔亚，因为看重自己人，所以对对自己人很严；因为瞧不起别人，所以对别人比较宽。对于象克利斯朵夫一般的外侨，例如德国的教授，亡命的政客，他们都相当宽大，觉得跟自己无关痛痒。并且他们爱好智慧，决不为了前进的思想而惊慌，知道自己的儿孙是不受影响的。他们用着冷淡的，客气的态度对待外侨，不让他们亲近。

克利斯朵夫毋须人家多所表示。那时他正特别敏感，到处看到自私自利与淡漠无情，只想深自韬晦。

勃罗姆的病家在社会上是个范围很小的圈子，属于新教中教规极严的一派，勃罗姆太太也是其中一分子。克利斯朵夫名义上是旧教徒出身，事实上又已经不信仰了，所以更受到平视。而他那方面也觉得有许多事看不上眼。他虽则不信仰，可是脱不了先天的旧教精神：理智的成分少，诗的意味多，对于人性抱着宽容的态度，不求说明或了解，只知道爱或是不爱；同时他在思想方面和道德方面保持着绝对的自由，那是他无形中在巴黎养成的习惯。因此他和极端派的新教团体冲突是必然的事。加尔文主义的缺陷在这个宗派里格外显著，那是宗教上的唯理主义，把信仰的翅膀斩断了，让它挂在深渊上面：因为这唯理主义的大前提和所有的神秘主义同样有问题，它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把诗变了散文。它是一种精神上的骄傲，对于理智——他们的理智——抱着一种绝对的，危险的信仰。他们可以不信上帝，不信灵魂不灭，但不能不信理智，好似旧教徒不能不信教皇，拜物教徒不能不崇拜偶像。他们从来没想到讨论这个“理智”。要是人生和理性有了矛盾，他们宁可否定人生。他们不懂得心理，不懂得天性，不懂得潜伏的力，不懂生命的根源，不懂“尘世的精神”。他们造出许多幼稚的，简化的，雏型的人生与人物。他们中间颇有些博学而实际的人，读书甚多，阅历不少，但看不见事物的真相，只归纳出一些抽象的东西。他们贫血得厉害；德行极高，但没有人情味；而这是最要不得的罪恶。他们心地的纯洁往往是真实的，并且高尚，天真，有时不免滑稽，不幸那种纯洁在某些情形之下竟有悲剧意味，使他们对别人冷酷无情，——不是由于愤怒，而是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们怎么会迟疑呢？真理，权利，道德，不是都在他们手里吗？神圣的理智不是给了他们直接的启示吗？理智是一颗冷酷的太阳，它放射光明，可是教人眼花，看不见东西。在这种没有水分与阴影的光明底下，心灵会褪色，血会干枯的。

而克利斯朵夫当时觉得最无意义的便是理智。这颗太阳只能替他照出深渊的内壁而不能指示一条出路，甚至也不能使他看出深渊的深度。

至于艺术界，克利斯朵夫很少机会、也没有心思去和它发生关系。当地的音乐家多半是保守派的好好先生，属于新舒曼派或勃拉姆斯派的，克利斯朵夫跟这些乐派是斗争过的。只有两人是例外：——一个是管风琴师克拉勃，开着一家出名的糖果店；他是个诚实君子，出色的音乐家，照某个瑞士作家的说法，要不是“骑在一匹被他喂得太饱的飞马上”，他还能成为更好的音乐家；——另外一个年轻的犹太作曲家，很有特色，很有脾气，情绪很激动；他也开着铺子，卖瑞士土产：木刻的玩艺儿，伯尔尼的木屋和熊等等。这两个人因为不把音乐做职业，胸襟都比较宽大，很乐意亲近克利斯朵夫；而在别的时期，克利斯朵夫也会有那种好奇心去认识他们的，但那时他对艺术，对人，都毫无兴趣，只感到自己和旁人不同的地方而忘了相同的地方。

他唯一的朋友，听到他吐露思想的知己，只有在城里穿过的那条河，就是在北方灌溉他故乡的莱茵。在它旁边，克利斯朵夫又想起了童年的梦境。但在心如死灰的情形之下，那些梦境也象莱茵一样染着阴惨惨的色调。黄昏日落的时候，他在河边凭栏眺望，看着汹涌的河流，混沌一片，那么沉重，黯淡，急匆匆的老是向前流着，一眼望去只有动荡不已的大幅的轻绉，成千成万的条条流水，忽隐忽现的漩涡；正如狂乱的头脑里涌起许多杂乱的景象，永远在那里出现而又永远化为一片。在这种黄昏梦境中，象灵柩一样漂流着一些幽灵似的渡船，没有一个人影。暮色渐浓，河水变成大块的青铜，照着岸上的灯火乌黑如墨，闪出阴沉的光，反射着煤气灯黄黄的光，电灯月白色的光，人家窗里血红的烛

光。黑影里只听见河水的嗬语。永远是微弱而单调的水声，比大海更凄凉……

克利斯朵夫几小时的听着这个死亡与烦恼的歌曲，好容易才振作品来，爬上那些中间剥落的红色的石级，穿着小巷回家，他身心交瘁，握着起在墙头里的，被高头教堂前面空漠的广场上的街灯照着发光的栏杆……

他再也弄不明白了：人为什么要活着？回想起亲眼目睹的斗争，他不由得丧然若失，佩服那批对信念契而不舍的人。各种相反的思想，各种不同的潮流，循环不已：——贵族政治之后是民主政治；个人主义之后是社会主义；古典主义之后是浪漫主义；尊重传统之后又追求进步；——交相片伏，至于无穷。每一代的新人，不到十年就会消磨掉的新人，都深信不疑的以为只有自己爬到了最高峰，用石子把前人摔下来；他们忙忙碌碌，叫嚷嚷，抓权，抓光荣，然后再被新来的人用石子赶走，归于消灭……

克利斯朵夫不能再靠作曲来逃避；那已经变成间歇的，杂乱无章的，没有目标的工作。写作？为谁写作？为人类吗？他那时正厌恶人类。为他自己吗？他觉得艺术一无用处，填补不了死亡所造成的空虚。只有他盲目的力偶尔鼓动他振翼高飞，随后又力尽筋疲的掉下来。黑暗中只有一阵隐隐的雷声。奥里维消灭了，不留一点儿痕迹。凡是充实过他生命的，凡是自以为和其余的人类共有的感情跟思想，他都恼恨。他觉得过去的种种完全是骗自己：人与人的生活整个是误会，而误会的来源是语言……你以为你的思想能够跟别人的沟通吗？其实所谓关系只有语言之间的关系。你自己说话，同时听人家说话；但没有一个字在两张不同的嘴里会有同样的意义。更可悲的是没有一个字的意义在人生中是完全的。语言超出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你嘴里说爱与憎……其实压根儿就没有爱，没有憎，没有朋友，没有敌人，没有信仰，没有热情，没有善，没有恶。所有的只是这些光明的冰冷的反光，因为这些光明是从熄灭了几百年的太阳中来的。朋友吗？许多人都自居这个名义，事实上却是可伶透了！他们的友谊是什么东西？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友谊是什么东西？一个自命为人家的朋友的人，一生中有过几分钟淡淡的想念他的朋友的？他为朋友牺牲了什么？且不说他的必需品，单是他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时间，自己的苦闷，为朋友牺牲了没有？我为奥里维又牺牲过什么？——（因为克利斯朵夫并不把自己除外；在他把全人类都包括进去的虚无中，他只撇开奥里维一个人。）——艺术并不比爱情更真实。它在人生中究竟占着什么地位？那些自命为醉心于艺术的人是怎样爱艺术的？……人的感情是意想不到的贫弱。除了种族的本能，除了这个成为世界轴心的、宇宙万物所共有的力量以外，只有一大堆感情的灰烬。大多数人没有蓬蓬勃勃的生气使他们整个的卷进热情。他们要经济，谨慎到近乎吝啬的程度。他们什么都是的，可是什么都具体而微，从来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凡是在受苦的时候，爱的时候，恨的时候，做无论什么事的时候，肯不顾一切的把自己完全放进去的，便是奇人了，是你在世界上所能遇到的最伟大的人了。热情跟天才同样是奇迹，差不多可以说不存在的！……

克利斯朵夫这样想着，人生却在准备给他一个可怕的否定的答复。奇迹是到处有的，好比石头中的火，只要碰一下就会跳出来。我们万万想不到自己胸中有妖魔睡着。

“……别惊醒我，啊！讲得轻些罢！……”①

①此系弥盖朗琪罗为其雕像《夜》所作的诗句。

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在钢琴上即兴，阿娜站起身来出去了，这是她在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常有的事。仿佛她讨厌音乐。克利斯朵夫早已不注意这些，也不在乎她心里怎么想。他继续往下弹；后来忽然想起要把所弹的东西记下来，便跑到房里去拿纸。他打开隔壁的门，低着头望暗里直冲，不料在门口突然跟一个僵直不动的身体撞了一下。原来是阿娜……这么出岂不意的一撞吓得她叫起来。克利斯朵夫生怕她撞痛了，便亲切的抓着她的手。手是冰冷的，人好象在发抖，——大概是受了惊吓吧？

“我在饭厅里找……”她结结巴巴的解释。

他没听见她说找什么，也许她根本没说出来。他只觉得她在黑暗里找东西很奇怪。但他对于阿娜古怪的行动已经习惯了，也不以为意。

过了一小时，他又回到小客厅和勃罗姆夫妇坐在一起，在灯下伏在桌上写音乐。阿娜靠着右边，在桌子的另外一头缝东西。在他们后面，勃罗姆坐在壁炉旁边一张矮椅子上看杂志。三个人都不说话。淅沥的雨点断断续续打在园中的砂上。克利斯朵夫原来把大半个身子歪在一边，那时为了要完全孤独，更掉过身去，背对着阿娜。他前面壁上挂着一面镜子，反映着桌子，灯，和埋头工作的两张脸。克利斯朵夫似乎觉得阿娜在望他，先是并不在意，后来脑子里老转着这个念头，便抬起眼睛瞧了瞧镜子……果然阿娜望着他，而且那副目光使他呆住了，不由得屏着气把她仔细打量。她不知道他在镜子里看她。灯光映着她苍白的脸，那种惯有的严肃与静默显得她心里郁积着一股暴戾之气。她的眼睛——她从来没机会看清楚的眼睛——钉在他身上：暗蓝的巨大的瞳子，严峻而火辣辣的目光，悄悄的抱着一股顽强的热情在那里搜索他的内心。难道这是她的眼睛吗？他看到了，可不相信。他是不是真的看到呢？他突然转过身来，……她眼睛低下去了。他跟她搭讪，想强迫她正面望他。可是她声色不动的回了话，始终低着头做活，没有抬起眼睛，你只能看到围着黑圈的眼皮，和又短又紧密的睫毛。要不是克利斯朵夫头脑清楚，很有把握的话，他又要以为那是个幻象了。但他的确知道他是看到的……

然后他又集中精神工作，既然对阿娜不感兴趣，也就不去多推敲这个奇怪的印象。

过了一星期，他在琴上试一支新作的歌。勃罗姆一半由于摆丈夫的架子，一半由于打趣，素来喜欢要太太弹琴或唱歌，这一晚的要求特别来得恳切。往常阿娜只说一句斩钉截铁的话；以后不论人家如何要求，恳请，揶揄，再也不屑回答，咬着嘴唇，只做不听见。但那天晚上，出乎勃罗姆和克利斯朵夫意料之外，她居然收起活儿，站起身来向钢琴走过去了。这是一支她连看都没看过的歌，她竟自唱了，而唱的结果简直是奇迹。声音沉着，完全不象她说话时那种嘶哑的，蒙着一层什么的口音。一开始她就把音唱准了，既不慌张，也不费力，音乐给表现得极有魄力，而且很纯粹，很动人；她自己也达到热情奔放境界，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激动，觉得她唱出了他的心声。她唱着，他望着她呆住了；这一下他才第一次把她看清楚。阴沉的眼睛里有股野性，表示热情的大嘴巴，边缘很好看的嘴唇，肉感的笑容并不秀媚，有点儿杀气，露出一副雪白的很好的牙齿；一只美丽结实的手放在琴谱架上；壮健的体格被狭窄的衣服紧束着，被过于简单的生活磨瘦了，但一望而知是年轻的，精力充沛，线条非常和谐。

她唱完了，回去坐着，一双手放在膝盖上。勃罗姆恭维了她几句，但觉得她唱得不够柔媚。克利斯朵夫一声不出，只顾打量她。她惘然微笑，知道他瞧着她。当晚他们之间没说什么话。她明白自己刚才达到了从未有的境界，或者是第一次成为她“自己”，可不懂是怎么回事。

从那一天起，克利斯朵夫对阿娜留神观察了。她又回复了不声不响，冷淡麻木的态度，只管没头没脑的做活，教丈夫都看了气恼；其实是借工作来压制骚乱的天性，不让那些暧昧的思想抬头。克利斯朵夫看来，只看到她同早先一样是个动作发僵的布尔乔亚。有时她一事不做的瞪着眼睛出神。你刚才发觉她这样，过了一刻钟还是这样，一动也没动过。丈夫问她想些什么，她便惊醒过来，微微一笑，回答说没什么。而这也是事实。

她无论碰到什么事都镇静自若。有一天她梳妆的时候，酒精灯爆裂了。一刹那间，阿娜四周布满了火焰。女仆一边呼救一边逃。勃罗姆着了慌，手忙脚乱，叫嚷嚷，吓坏了。阿娜撕掉了梳妆衣上的搭扣，把着火的内衣从腰部扯去，踩在脚下。等到克利斯朵夫慌乱中抢着一个水瓶奔来，阿娜只剩下内衣，露着胳膊，立在一把椅子上，不慌不忙的在那里扑灭窗帘上的火焰。她身上灼伤了，却一句不提，只觉得被人看到这副服装很气恼。她红着脸，笨拙的用手遮着肩头，因为有失尊严而气呼呼的走到隔壁屋里去了。克利斯朵夫很佩服她的镇静，可说不出这种镇静是表示她勇敢呢还是表示她麻木。他以为大概是后者的成分居多。实际上，她对什么都不关心，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一样。克利斯朵夫甚至怀疑她没有心肝。

等到他又看见了一桩事，更毫无疑问的把她断定了。阿娜有一条小黑狗，眼睛挺聪明挺温和，全家都很疼它。克利斯朵夫关起房门工作的时候，常常把它抱在屋子里，丢下工作，逗它玩儿。他要出门，它就在门口等着，紧钉着他：它需要有个散步的同伴。它在前面拚命飞奔，不

时停下来，对自己的矫捷表示得意，眼睛望着他，挺着胸部，神气俨然。它会对着这一块木头狂叫，但远远的看到了别的狗就溜回来，躲在克利斯朵夫两腿之间直打哆嗦。克利斯朵夫笑它，疼它。他与世不相往来之后，和动物更接近了，觉得它们很可怜。这些畜牲只要得到你一些好意，就对你那么信赖！它们的性命完全操在人手心里，所以要是你虐待这些向你输诚的弱者，简直是滥用权威，犯了一桩可怕的罪恶。

那条可爱的小黑狗虽然对大家都很喜欢，还是最喜欢阿娜。她并不特别宠它，只是很乐意把它抚摩一下，让它蹲在膝上，也照顾它的食料，似乎尽她可能的喜欢它。有一天，小黑狗差不多当着主人们的面，被街上的汽车撞倒了。它还活着，叫得非常悲惨。勃罗姆光着头跑出去，搂着那个血肉模糊的东西回来，想至少减轻它一些痛苦。阿娜过来瞅了一眼，也不弯下身子细看，便不胜厌恶的走开了。勃罗姆含着泪，眼看这小东西受着临终的痛苦。克利斯朵夫在园子里捏着拳头，大踏步走着，听见阿娜若无其事的吩咐仆人工作，便问她：

“难道你心里不觉得难过吗？”

“那有什么办法？”她回答。“最好还是不去想它。”

他听了先是恨阿娜，后来想起那句滑稽的回答，不禁笑起来，私忖阿娜倒大可以把怎么能不想到悲哀的事的秘诀教给他。对于那些幸而没有心肝的人，生活不是很容易对付吗？他想要是勃罗姆死了，阿娜也不见得会怎么难过，于是他觉得自己幸而没有结婚。与其终生跟一个恨你的人，或者（更要不得的）把你看作有等于无的人在一起，还是孤独比较少痛苦些。的确，这女人对谁都不爱。那个规矩极严的教派使她的心干枯了。

十月将尽的时候，她有件事使克利斯朵夫大为奇怪。——大家在吃饭，克利斯朵夫和勃罗姆谈着一件轰动全城的情杀案。乡下有两个意大利姊妹爱着一个男人。两人因为都不愿意牺牲，便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哪一个退让，而所谓退让是自动的投入莱茵河。等到抽过了签，倒楣的一个却不大愿意接受这决定。另外一个对于这种不顾信义的行为大为愤慨。两人先是咒骂，继而动武，终而至于拔刀相向；随后，突然之间变了风向，姊妹俩哭着拥抱起来，发誓说她们是相依为命的；可是她们又不能退一步分享一个情人，便决定把情人杀死。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一天夜里，两个姑娘把那个自以为艳福不浅的男人叫到她们房中；一个把他热烈的抱着，另外一个拿刀刺入他的背脊。人家听到叫喊，赶来把她们从两个情人怀中抢下来，已经受了重伤；同时她们也被捕了。她们抗辩说，这件事谁也管不了，唯有她们俩是当事人，只要她们同意把属于她们的人处死，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干涉。那受伤的男人差不多也同意这种说法；可是法律不了解，勃罗姆也不了解。

“她们是疯子，”他说，“应当送进疯人院去锁起来！……我懂得一个人为了爱情而自杀，也懂得一个人受了情人欺骗而杀死情人……我并不原谅他，但我承认有这种事；那是间歇遗传的兽性，是野蛮的，可是讲得通的；一个人因为受了另一个人的痛苦，所以杀那个人。但杀死一个你所爱的人，没有怨，没有恨，单单为了别人也爱他的缘故，那不是疯狂是什么？……你能了解这个吗，克利斯朵夫？”

“哼！”克利斯朵夫说，“我怎么会了解！爱就是丧失理性。”

阿娜默不作声，好似并没有听，那时却抬起头来，声音很安静的说：“绝对不是丧失理性，倒是挺自然的。一个人爱的时候就想毁灭他所爱的人，使谁也没法侵占。”

勃罗姆瞅着他的太太，敲敲桌子，抱着手臂叫起来：“你这话从哪儿听来的？……怎么！要你来表示意见吗？你懂什么？”

阿娜略微红了红脸，不作声了。勃罗姆接着又说：“一个人有所爱的时候就要毁灭？……这种胡说八道不是骇人听闻吗？毁灭你所爱的人，便是毁灭你自己……相反，一个人爱的时候，照理是以德报德，你疼他，保护他，对他慈爱，对一切都慈爱！爱是现世的天堂。”

阿娜眼睛望着暗处，听他说着，摇摇头，冷冷的回答：“一个人爱的时候并不慈悲。”

克利斯朵夫不想再听阿娜唱歌了。他怕……他说不上来是怕失望还是怕别的什么。阿娜也一样的害怕。他一开始弹琴，她就避免待在客厅里。

可是十一月里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火炉旁边看书，发觉阿娜坐着，膝上放着活计，又出神了。她惘然瞧着空间，克利斯朵夫觉得她眼睛里又象那一晚一样有股特殊的热情。他把书阖上了。她也觉得克利斯朵夫在注意她，便重新缝着东西，但尽管低着眼皮，还是把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站起来说了声：“你来罢。”

她眼神还没完全安定，瞪了他一下，懂得了，起来跟着他走了。

“你们上哪儿去？”勃罗姆问。

“去弹琴，”克利斯朵夫回答。

他弹着。她唱着。立刻他发现了她第一次那样的感情。她一下子就达到了雄壮的境界，仿佛那是她固有的天地。他继续试验，弹了第二个曲子，接着又弹了更激昂的第三个曲子，把她胸中无穷的热情都解放出来，使她越来越兴奋，他自己也跟着兴奋；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他突然停下，盯着她的眼睛，问：“你究竟是谁啊？”

“我不知道。”阿娜回答。

他很不客气的又说：“你心里有些什么，能够使你唱得这样的？”

“我只有你给我唱的东西。”

“真的吗？那末我的东西并没放错地方。我竟有点疑心这是我创造的还是你创造的。难道你，你对事情真是这样想的吗？”

“我不知道。我以为我唱的时候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可是我以为这倒是真正的你。”

他们不说话了。她脸上微微冒着汗，胸部起伏不已，眼睛钉着火光，心不在焉的用手指剥着烛台上的溶蜡。他一边瞅着她，一边随便捺着键子。他们彼此用生硬的口气说了几句局促的话，随后又交换了一些俗套，然后大家缄默，不敢再往深处试探……

第二天，他们很少说话，心里都有些害怕，不敢正面相看。但晚上一块儿弹琴唱歌已经成了习惯。不久连下午也弄音乐了，而且每天都把时间加长。一听到最初几个和弦，她就被那股不可思议的热情抓住了，把她从头到脚的烧着。只要音乐没有完，这个教规严厉的新教徒就是一个泼辣的维纳斯女神<sup>①</sup>，表现出心中所有狂乱的成分。

<sup>①</sup>古代拉丁民族以维纳斯女神为爱神。

勃罗姆看到阿娜为唱歌入迷有些奇怪，但对女人的使性也不想推究其原因。他参与这些小小的音乐会，摇头摆脑的打着拍子，不时发表些意见，觉得非常快活，心里却更喜欢比较温柔的音乐，认为消耗这么多精力未免过分。克利斯朵夫感觉到有点儿危险，但他头脑迷迷糊糊，经过最近一场痛苦之后，精神衰弱，没法抗拒了。他不知道自己心里有些什么，也不愿意知道阿娜心里有些什么。有天下午，一支歌唱到一半，正在热情骚动的段落上，她忽然停下来，一声不出的离开了客厅。克利斯朵夫等着她，她始终不回来。过了半小时，他在甬道中走过阿娜的卧房，从半开的门里看见她在屋子的尽头，脸上冷冰冰的作着祈祷。

然而他们之间也有了一点儿，很少的一点儿信任。他要她讲从前的历史，她只泛泛的回答几句；费了好大的力量，他才零零碎碎的套出一部分细节。因为勃罗姆很老实，说话挺随便，克利斯朵夫居然知道了她一生的秘密。

她是本地人，姓柔弗，名叫阿娜·玛丽亚，父亲叫做玛丁·柔弗。那是一个世代经商的旧家，几百年的百万富翁，阶级的骄傲与奉教的严格在他家里是根深蒂固的。玛丁抱着冒险精神，象许多同乡一样在远方住过好几年，到过近东，南美洲，亚洲中部，为了自己起子里的买卖，也

为了趣味和爱好科学。周游世界之后，他非但没捞到一个钱，反而把自己的躯壳和所有古老的成见都丢掉了。回到本乡，他凭着火暴的性子和固执的脾气，不顾家族沉痛的反对，竟娶了一个庄稼人的女儿，——声名不大好，先做了他的情妇然后嫁给他的。他除了结婚，无法保持这个他割舍不掉的美丽的姑娘。家族方面既然反对而不生效力，便一致把他摒诸门外。城里所有的体面人物，遇到有关礼教的事照例是一致行动的，当然对这两个不知轻重的男女表示了态度。冒险家吃了这个大亏，才懂得要反抗社会的偏见，在基督徒的国家不比在喇嘛的国家更少危险。他性格不够强，不能对社会的舆论无动于衷。在经济方面，他不但把自己的一份家产荡尽，同时还找不到一个差事，到处对他闭门不纳。铁面无情的社会给他的羞辱，使他抱着一腔怒气，把精力消磨完了。他的健康受着纵欲无度与性情暴躁的影响，没法再支持下去。结婚以后五个月，他中风死了。他的太太心很好，可是软弱，没有头脑，嫁了过来没有一天不哭，丈夫故世以后四个月，生下了小阿娜，就在产褥中咽了气。

玛丁的母亲还活着。她什么都不肯原谅，便是当事人死了以后也不原谅，既不原谅儿子，也不原谅那个她不愿意承认的媳妇。可是媳妇故世以后，——天怒人怨的罪恶总算消除了一部分，——她把孩子带回去抚养。玛丁的老太太是个热心宗教而非常狭窄的女人，有钱而吝啬，在古城里一条黑洞洞的街上开着一家绸缎字号。她把儿子的女儿不当作孙女，只当作为了发善心而收留的孤儿，所以孩子是应当象奴仆一样报答她的。话虽如此，她给她受的教育倒很不差，但始终取着严厉与猜疑的态度，似乎认为孩子是她父母的罪恶的产物，所以拚命想在孩子身上继续追究那个罪恶。她不让她的孩子有一点儿消遣；凡是儿童在举动，言语，甚至思想方面所流露的天性，都被当作罪恶一般的铲除，年轻人的快乐给剥夺完了。阿娜从小就在礼拜堂里闷得发慌而不敢表示出来；地狱里的种种恐怖老是把她包围着。老礼拜堂的门口，摆着些丑恶的雕像，两腿被火烧着，还有虾蟆与蛇在上面爬；儿童的躲躲闪闪的眼睛每星期日看到这些形象害怕死了。她经常压制着本能，对自己扯谎。到了能帮助祖母的年龄，她便从早到晚在黑洞洞的绸铺里做事。看着周围的榜样，她也学会了那套作风：做事有秩序，处处讲究节省和不必要的刻苦，淡漠无情，还有抑郁不欢而瞧不起一切的人生观，——那是宗教信仰在一般强作虔诚的教徒身上自然而然发生的后果。她对宗教的热心，连那位老祖母也觉得过分了；她一味的禁食，苦修，有一个时期竟把一条有针刺的腰带束在身上，只要有所动作，针就扎着她的皮肉。大家莫名其妙的看着她脸色惨白。后来她晕过去了，人家请了医生来。她可不让医生听诊，——（她宁死也不愿意在一个男人面前脱掉衣服）；——只是说了实话。医生把她大大的埋怨了一顿，她才答应不再来了。而祖母为了保险，也从此检查她的衣著。阿娜并没在这些苦行中得到什么神秘的快感；她没有想象力，凡是圣·法朗梭阿或圣女丹兰士所有的诗章，对她都谈不到。她的苦修是悲观的，唯物的，折磨自己并非为了求他世界的幸福，而是由于苦闷的煎熬，求一种自虐狂的快感。出人意外的是，这颗象祖母一样冷酷的心居然能领会音乐，至于领会到什么程度，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对别的艺术都木然无动于衷，也许从来没对一幅画瞧过一眼，简直没有造型美的感觉，因为她骄傲，冷淡，所以一点不感兴趣。一个美丽的肉体，在她心中只能引起裸体的观念，就是说象托尔斯泰所讲的乡下人那样，只能有种厌恶的情绪；而这种厌恶在阿娜心中尤其强烈，因为她跟一般她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暗中只有欲念的冲动，而很少心平气和的审美的批判。她从来不想到自己长得好看，正如从来想不到被压制的本能有力量；其实是她不愿意知道，而且因为对自己扯谎成了习惯，结果也认识不清了。

勃罗姆和她是人家的婚筵上遇到的。那次她去欢喜酒是例外；大家一向认为她出身下贱而不敢请她。她那时二十二岁。勃罗姆对她留了心；可并非因为她有什么惹人注意的举动。她在席上坐在他旁边，姿态强直，衣服穿得很难看，简直不开口。但勃罗姆一刻不停的和她谈着，——就是说他自己说着话，——回去不禁大为动情。他凭着肤浅的观察，觉得那邻座的姑娘幽雅贞静，通情达理；同时他也赏识那个健康的身体和一望而知善操家政的长处。他去拜访了祖母，第二次又去，就提了婚，祖母同意了。陪嫁是一个钱都没有的：桑弗老太太把家产捐给公家发展商业去了。

这年轻的女人对丈夫从来不曾有过爱情，认为那是良家妇女应当看作罪恶一样回避的。但她知道勃罗姆的好心是了不起的，也感激他不顾她的出身暧昧而跟她结婚。她对于妇道看得很重，结婚七年，夫妇之间不曾有过风波。他们守在一块儿，既不了解，也不因此而有什么不安。在大众眼里，他们正是一对模范夫妻。两人难得出门。勃罗姆的病家相当多，但没法使妻子踏进那个社会。她不讨人喜欢，出身的污点还不能完全抹掉。阿娜自己也不想法去亲近人家。对于从小受到的轻蔑，使她的童年郁郁不欢的原因，她至今心里很气愤。并且她在人前觉得很局促，也愿意人家把她忘掉。为了丈夫的事业，她不得不拜访和接待一些无可避免的客人。那般女客都是些好奇的，喜欢说坏话的小布尔乔亚。她们飞短流长的议论，阿娜完全不感兴趣，也不隐藏这种心理。而这一点就是不可原谅的。因此宾客的访问渐渐的稀少了，阿娜孤独了。而她正是求之不得，只希望什么都不来打扰她心里翻来覆去的梦境，和她身上那种暧昧的骚动。

几星期来，阿娜似乎闹着病，脸瘦下去了。她躲着不跟克利斯朵夫与勃罗姆见面，成天关在卧房里胡思乱想；人家和她说话，她也不回答。勃罗姆照例不会因女人这种任性的行为着慌的，他还对克利斯朵夫解释呢。好似一切生来看不透女人的男子一样，他自命为了解她们。他的确相当了解，可是毫无用处。他知道她们往往很固执的做着梦，心里存着敌意，一味的不开口；那时最好听其自然，别去追究，尤其别追究她们在那个危险的潜意识领域里做些什么。虽然如此，他也开始为阿娜的健康操心了，以为她的形容憔悴是由于她的生活方式，由于老关在家里，从来不出城，也难得出大门的缘故。他要她去散散步。他自己不大能陪她：星期日她忙着敬神礼拜的功课；平日他忙着看诊。至于克利斯朵夫，又特意避免跟她一同出去。有过一二次，他们一块到城门口作短距离的散步：那简直烦闷得要死。话是没有的。对于阿娜，自然界仿佛是不存在的，她一无所见；田野在她眼里不过是草木和石头，那种冥顽不灵的态度使人心都凉了。克利斯朵夫曾经教她欣赏一角美丽的风景。她望了望，冷冷的笑了一下，勉强敷衍他说：

“噢！是的，那很神秘……”

她也会用着同样的态度说：“嗯，太阳好得很。”

克利斯朵夫气得把手指着自己的手掌，从此再也不问她什么；她出去的时候，他总借端留在家里。

其实阿娜对于自然界并不是无动于衷，只是不喜欢人家所谓美丽的风景，不觉得那和其余的景色有什么分别。但她喜欢田野，——不管是哪一种，——喜欢土地跟空气。不过她对于这种爱好，象对于别的强烈的感情一样，自己并不感觉到；而和她共同生活的人自然更不容易觉察。

勃罗姆一再劝说的结果，阿娜终于答应到近郊去玩一天。这是她为了免得人家纠缠不清而让步的。散步定在一个星期日。到最后一刹那，为这件事喜欢得象小孩子一样的医生，竟为了一个急症不能分身，只能由克利斯朵夫陪着阿娜出发。

虽是冬天，气候却非常好，也没有下雪；空气清冽寒冷，天色开朗，太阳明晃晃的，吹着一阵砭骨的北风。他们搭着区间小火车，望远山如带的地方驶去。车厢里挤满了人；他们俩分开坐着，一句话也不说。阿娜脸色很不高兴；上一天她出乎勃罗姆意料之外的说这个星期日不去做礼拜了。这是她生气第一次缺席。是不是反抗的表示呢？……她内心的斗争，谁说得出呢？——当时她脸色惨白，直瞪着面前的凳子……

他们下了火车，开始散步的时候，彼此都很冷淡。两人并肩走着；她步子很坚决，对什么都不注意，两条胳膊甩来甩去，鞋跟在冰冻的地上窸窣的响着。——慢慢的，她脸色活泼起来，走路的速度使苍白的腮都有了血色。她把嘴巴张开了一点呼吸空气。在一条弯弯曲曲向上的小路的拐角儿上，她从斜刺里沿着一个石坑，爬上山岗，象一头羊，遇到要颠簸的时候便用手抓着身旁的灌木。克利斯朵夫跟着她。她越爬越快，滑跌了，又抓着草爬起来。克利斯朵夫嚷着要她停下。她不回答，尽管弯着身子，手脚并用的往上跑。浓雾象银色的纹绉般起浮在山谷上空，遇有树木的地方才露出一道裂缝。两人穿过雾，到了高处的阳光里。到了顶上，她回过身来，神色开朗，张着嘴喘气，带着嘲弄的表情瞧着克利斯朵夫在后面爬上来，脱下大衣扔在他脸上，然后不等他喘过气来又向前奔了。克利斯朵夫在后面追着。他们都动了游戏的兴致；清新的空气使他们迷迷糊糊的好象醉了。她拣一个陡峭的山坡奔下去，石子在脚下乱滚，可并不跌交，溜来滑去，连蹦带跳，象一支箭一般飞去。

她不时回顾一下，估量她跑在克利斯朵夫前面有多远。他越追越近，她便溜入树林。枯叶在脚下簌簌的响着；撩开去的树枝又回过来拂着她的脸。最后她蹑在一个树根上，被克利斯朵夫抓住了。她挣扎着，拳打足踢的抗拒，狠狠的打了他几下，想要把他摔下地，又是叫又是笑。她紧贴在他身上，胸部起伏不已；两人的腿帮差不多碰着了，他沾到了阿娜额上的汗珠，呼吸到她头发上潮湿的气味。突然她使劲一推，挣脱了身子，用着挑战的眼睛瞅着他，没有一点骚动的表情。他发觉她有一股日常生活中从来不使出来的力量，不由得大为惊奇。

他们向邻近的村庄出发，很轻快的在富有弹性的干草堆里穿过去。前面有群觅食的乌鸦在田野中飞。太阳很旺，寒风砭骨。克利斯朵夫挽着阿娜的胳膊。她穿的衣服不十分厚，他能感觉到她身体上蒸发出来的暖气与汗湿。他要她把大衣穿上，她不肯，并且为了表示勇敢，把领扣也松了。他们到一家乡村客店去吃饭：招牌上画着个“野人”的商标，门前种着一株小柏树，饭厅壁上装饰着德文的四节诗和两幅五彩印版画：一幅带着感伤意味的，叫做《春》；一幅带着爱国意味的，叫做《圣·雅各之战》；另外还有一个十字架，下端刻着一个骷髅。阿娜狼吞虎咽的胃口，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见过。他们兴致很好，喝了一点儿白酒。饭后，他们象两个好伙计似的，又到田里玩儿去了，心里很安静，只想走着路的乐趣，想着在他们胸中激动的热血和刺激他们的空气。阿娜舌头松动了，不再存心提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她讲着童年的事：祖母带她到一个靠近大教堂的老太太家里；两个老人谈天的时候，打发她到大花园里去玩。教堂的阴影罩着园子，她坐在一角，一动不动，听着树叶的哀吟，探着虫蚁的动静；又快活又害怕。——她可没说出在她想象中盘旋不去的念头，——对魔鬼的恐惧。人家说那些魔鬼老在教堂门前徘徊，不敢进去；她以为蜘蛛，蜥蜴，蚂蚁，所有在树叶下，地面上，或是在墙壁的隙缝里蠢动的丑恶的小东西，全是妖魔的化身。——随后她谈到当年的屋子，没有阳光的卧室，津津有味的回想着；她在那儿整夜的不睡觉，编着故事……

“什么故事呢？”

“想入非非的故事。”

“讲给我听罢。”

她摇摇头，表示不愿意。

“为什么？”

她红着脸，笑着补充：“还有白天，在我工作的时候。”

她想了下，又笑起来，下了个结论：“都是些疯疯癫癫的事，不好的事。”

他取笑她说：“难道你不害怕吗？”

“怕什么？”

“罚入地狱喽。”

她的脸登时冷了下来，说道：“噢！你不应该提到这个。”

他把话扯开去了，表示佩服她刚才挣扎的时候的气力。于是她又恢复了信赖的表情，说到她小姑娘时代的大胆。——（她嘴里还不说“小姑娘”而说“男孩子”，因为她幼时很想参加男孩子们的游戏和打架。）有一回她和一个比她高出一个头的小朋友在一起，突然把他捶了一拳，希望他还手。不料他一边嚷着一边逃了。另外一次，旁边走过一条黑母牛，她跳上它的背，母牛吃了一惊，把她摔下来，撞在树上，险些儿送了命。她也曾从二层楼的窗口往下跳，唯一的理由是因为她不信自己敢这样做；结果除了跌得青肿之外竟没有什么。她独自在家的时候，还发明种种古怪而危险的运动，要她的身体受各种各式奇特的考验。

“谁想得到你是这样的呢，”他说，“平常你那么严肃……”

“噢，你还没看见我有些日子自个儿在房里的模样呢！”

“怎么，你现在还玩这一套吗？”

她笑了，随后又忽然扯到另外一个题目，问他打猎不打。他回答说。她说她有一回对一只黑鸟放了一枪，居然打中了。他听了很愤慨。

“喝！”她说，“那有什么关系？”

“你难道没心肝吗？”

“我不知道。”

“你不以为禽兽跟我们一样是生物吗？”

“我是这样想的。对啦，我要问你：你可相信禽兽也有一颗灵魂吗？”

“我相信是有的。”

“牧师说没有的。我，我认为它们有的。”她又非常严肃的补上一句：“并且我相信我前生就是禽兽。”

他听着笑了。

“有什么可笑的？”她这么说着也跟着笑了。“我小时候就给自己编造这样的故事。我想象我是一头猫，一条狗，一只鸟，一匹小马，一条公牛。我感到有它们的欲望，很想跟它们一样长着毛或是翅膀，试试是什么味儿；仿佛我真的试过了。唉，你不懂吗？”

“不错，你是个动物，是个古怪的动物。可是你既然觉得和禽兽同类，又怎么能虐待它们呢？”

“一个人总要伤害别人的。有些人伤害我，我又去伤害别的人。这是必然的事。我从来不抱怨。对人不能太柔和！我教自己很受了些痛苦，纯粹是为了玩儿！”

“怎么，你伤害自己吗？”

“是的。你瞧，有一天我用锤子把一只钉敲在这只手里。”

“为什么？”

“一点儿不为什么。”（她还没说出她曾经想把自己钉上十字架。）

“把你的手给我，”她说。

“干吗？”

“给我就是了。”

他把手伸给她。她抓着拚命的掐，他不由得叫起来。他们象两个乡下人那样比赛，看谁能够教谁更痛，玩得很高兴，心里没有什么别的念头。世界上其余的一切，他们生命的锁链，过去的悲哀，未来的忧惧，在他们身上酝酿的暴风雨，一切都消灭了。

他们走了十几里，不觉得疲倦。突然她停下来，倒在地下干草上，一声不出，仰天躺着，把胳膊枕在脑后，眼睛望着天。多么安静！多么恬适！……几步路以外，一道看不见的泉水断断续续的流着，好似脉管的跳动：忽而微弱，忽而剧烈。远远的天边黑沉沉的。紫色的地上长着光秃与黑色的树木，一层水起在上面浮动。冬季末期的太阳，淡黄的年轻的太阳，蒙起入睡了。飞鸟象明晃晃的箭一般破空而过。乡间可爱的钟声遥遥呼应，一村复一村……克利斯朵夫坐在阿娜身旁看着她。她并没想到他，美丽的嘴巴悄悄的笑了。

他心里想道：“这真是你吗？我认不得你了。”

“我自己也认不得了。我相信我是另外一个女人了。我不再害怕了；我不怕他了。啊！他使我窒息，他使我痛苦！我仿佛被钉在灵柩里……现在我能呼吸了；这个肉体，这颗心，是我的了。我的身体。我的自由的，自由的身体，自由的心。我的力，我的美，我的快乐！可是我不认识它们，我不认识自己：你怎么能使我变得这样的呢？……”

他以为听见她轻轻的叹着气。但她什么都没有想，唯一的念头是很快活，觉得一切都很好。

黄昏来了。在灰灰的淡紫的雾霭之下，倦怠的太阳从四点钟起就不见了。克利斯朵夫站起来走近阿娜，向她俯着身子。她转过眼睛瞅着他，因为久望天空而还有些眼花，过了几秒钟才把他认出来，堆着一副谜样的笑容瞪着他。克利斯朵夫感染到她眼中的惶乱，赶紧闭了一会眼睛，等到重新睁开，她还望着他；他觉得彼此已经这样的望了好几天了。他们看到了彼此的心，可不愿意知道看到些什么。

他向她伸出手来，她一声不出的握着，重新向村子走去，远远的就望见山坳间那些屋顶作蒜形的钟楼；其中有一座在满生藓苔的瓦上，象戴着一顶小圆帽似的有一个空的鸟巢。在两条路的交叉路口上，快要进村子的地方，有一个喷水池，上面供着一座木雕的圣女玛特兰纳，模样儿很妩媚，带点儿撒娇的神气，伸着手臂站着。阿娜无意中摹仿神像伸着手的姿势，爬上石栏，把一些冬青树枝，和还没被鸟啄完、也没被冻坏的山梨实放在女神手里。

他们在路上遇到一群又一群的乡下男女，穿着过节的新衣服。皮肤褐色，血色极旺的女人，挽着很大的蛋壳形的髻，穿着浅色衣衫，帽子上插着鲜花，戴着红袖口的白手套。她们尖着嗓子，用着平静的，不大准的声音唱些简单的歌。一条母牛在牛棚里曼声叫着。一个患百日咳的儿童在一所屋子里咳嗽。稍为远一些，有人呜呜的吹着单簧管和短号。村子的广场上，在酒店与公墓之间，有人在跳舞。四个乐师起在一张桌上奏着音乐。阿娜和克利斯朵夫坐在客店门前瞧着那些舞伴。他们你撞我，我撞你，彼此大声吆喝。女孩子们为了好玩而叫嚷嚷。酒客用拳头在桌上打拍子。要是在别的时候，这种粗俗的玩乐一定会使阿娜憎厌，那天下午她却是很欣赏，脱下帽子，眉飞色舞的瞧着。克利斯朵夫听着可笑而庄严的音乐，看着乐师们一本正经的滑稽样儿，不禁哈哈大笑。他从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在账单的反面写起舞曲来了，不久一张纸就写满了，问人家又要了一张，也象第一页那样涂满了又潦草又笨拙的字迹。阿娜把脸接近着他的脸，从他肩膀上看着，低声哼着，猜句子的结尾，猜到了或是句子出其不意的完全变了样，她就拍手欢笑。写完以后，克利斯朵夫拿去递给乐师。他们都是技巧纯熟的施瓦本人<sup>①</sup>，马上奏起来。调子有一种感伤与滑稽的意味，配着急骤的节奏，仿佛穿插着一阵阵的哄笑。那种可笑的气息教人忍俊不禁，大家的腿都不由自主的动起来。阿娜扑进人堆，随便抓着两只手，发疯似的打转，头上一个宝贝别针掉了，头发也散开了挂在腮帮上。克利斯朵夫始终望着她，很赏识这头美丽壮健的动物，但是至此为止被无情的纪律压得没有声音，不会活动的。她当时那副模样，谁都没见过：仿佛戴了一个别人的面具，活脱是个精力充沛的酒神。她叫他。他便跑上去抓住她的手腕跳舞，转来转去，直撞到墙上，才头昏目眩的停下来。天完全黑了。他们休息了一会，才跟大家告别。平时因为局促或是因为轻蔑而对平民很矜持的阿娜，这一回却是很和气的跟乐师，店主，以及刚才一块儿跳舞的村子里的少年握手。

①施瓦本为靠近瑞士的一个德国山区。

在明亮而寒冷的天色下面，他们俩孤零零的重新穿过田野，走着早上所走的路。阿娜先还非常兴奋。慢慢的，她话少了，后来为了疲倦或者为了黑夜的神秘抓住了她的心，完全不作声了。她很亲热的靠在克利斯朵夫身上，走下她早上连奔带爬翻过来的山坡，叹了口气。他们到了站上。快要到村口第一所屋子的时候，他停下来对她瞧着。她也瞧着他，不胜怅惘的笑了笑。

车中的乘客跟来时一样的多，他们没法谈话。他和她对面坐着，目不转睛的盯着她。她低着头，抬了一下，又转向别处，他无论如何没法使她掉过头来。她望着车外的黑夜，嘴唇上挂着茫然的笑容，嘴边有些疲倦的神气。然后笑容不见了，变得无精打采。他以为火车的节奏把她催眠了，竭力想跟她谈话。她只冷冷的回答一言半语，头始终向着别处。他硬要相信这种变化是由于疲倦的关系，但心里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别有所在。越近城市，阿娜的脸越凝敛。生气没有了，活泼美丽的肉体又变了石像。下车的时候，她不接受他伸给她的手。两人不声不响的回到了家里。

过了几天，傍晚四点左右，勃罗姆出去了，只有他们俩在家。从隔天气，城上就罩着一层淡绿的雾。看不见的莱茵河传来一片奔腾的水声。街车的电线在雾其中爆出火星。天色黯淡，日光窒息，简直说不出是什么时间：那是非现实的时间，在时间以外的时间。前几日吹过了峭厉的北风，这一下气候突然转暖，郁勃薰蒸，非常潮湿。天上雪意很浓，大有不胜重负之概。

他们俩坐在客厅内，周围的陈设和女主人一样带着冷冷的呆板的气息。两个人都不说话：他看着书，她做着针线。他起身走到窗口，把阔大的脸贴在玻璃上出神；一片苍白的，从阴沉的天空反射到土铝色的地上，使他感到一阵迷惘；他有些不安的思想，可是把握不住。一阵悲怆的苦闷慢慢的上了他的身，他觉得自己在往下沉；灼热的风在他生命的空隙里，在累积的废墟底下回旋飞卷。他背对着阿娜。她正专心工作，没看见他；可是她打了一个寒噤，好几次把针扎了自己的手指，不觉得疼。两人都感到危险将临，有点儿神魂无主。

他竭力驱散自己的迷惘，在屋子里走了几步。钢琴在那里勾引他，使他害怕，连望都不敢望。可是在旁边走过，他的手抵抗不了诱惑，不由得捺了一个音。琴声象人声一样的颤动起来。阿娜吓了一跳，活计掉了下地。克利斯朵夫已经坐在那里弹琴，暗觉得阿娜走过来站在他身边了。他糊里糊涂弹起一个庄严而热烈的曲子，便是她上回听了第一次显露本相的歌；他拿其中的主题临时作了许多激昂的变奏曲。她不等他开口就唱起来。两人忘了周围的一切。音乐的神圣的狂潮把他们卷走了……

噢！音乐，打开灵魂的深渊的音乐！你把精神的平衡给破坏了，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心灵是重门深锁的密室。无处使用的精力，与世桀骜的德性与癖癖，都被关在里面发锈；实际而明哲的理性，畏首畏尾的世故，掌握着这个密室的锁钥。它们只给你看到整理得清清楚楚的几格。可是音乐有根魔术棒能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于是心中的妖魔出现了。灵魂变得赤裸裸的一无遮蔽……——只要美丽的女神在歌唱，降妖的法师就能监视那些野兽。大音乐家坚强的理性能够催眠他解放出来的情欲。但音乐一停下来，降妖的法师不在的时候，被他惊醒的情欲就要在囚笼中怒吼，找它们的食物了……

曲子完了。一平静默……她唱歌的时候把一只手放在克利斯朵夫肩上。两人一动都不敢动，浑身哆嗦……突然之间，象闪电那么快，她弯下身子，他仰起头来；两人的嘴巴碰到了，呼吸交融了……

她把他推开，马上溜走。他在黑影里呆着不动。勃罗姆回家了，大家坐上桌子吃饭。克利斯朵夫不能再思想。阿娜好似心不在焉，眼睛望着别处。吃了晚饭，她立刻回到卧室。克利斯朵夫不能跟勃罗姆单独相对，也告退了。

半夜左右，已经睡觉的医生被请去出诊。克利斯朵夫听着他下楼，听着他出门。外边已经下了六小时的雪，屋子跟街道都被盖掉了。天空好似装满了棉絮。街上既没人声，也没车声，整个的城市仿佛死了。克利斯朵夫睡不着，觉得有种恐怖的情绪，越来越厉害。他不能动弹：仰躺在床上，睁着眼睛。雪地上和屋顶上反映出来的银光在壁上浮动……忽然有种细微莫辨的，只有他在那么紧张的情形之下才听得出来的声音，把他吓得直打寒颤。克利斯朵夫听见雨道的地板上有阵轻微的拂触，便抬起身子坐在床上。声音逐渐逼近，停下了；一块地板响了一下。显而易见有人在门外等着……然后静默了几秒钟，或许是几分钟……克利斯朵夫气也透不过来了，浑身是汗。外边大块的雪花飘在窗上，好似鸟儿的翅膀。有只手在门上摸索，把门推开了，一个影子慢慢的走过来，到离床几步的地方又停下。克利斯朵夫什么都看不清，只听见她的呼吸和自己的心跳……她走近几步，又停了一下。他们的脸靠得那么近，甚至呼吸都交融在一起了。彼此的目光在黑影里探索，可是看不见……她倒在他身上。两人悄悄的发疯似的互相抱着，一句话也没有……

过了一小时，两小时，也许是过了一世纪，楼下的大门开了。阿娜挣脱身子，溜下了床，离开了克利斯朵夫，象来的时候一样没有一句



话。他听她光着脚走远，很快的拂着地板。她回到房里；勃罗姆看到她躺着，好象睡得很熟。她可是挨在丈夫身边，屏着气，一动不动，睁着眼睛过了一夜。她这样的不知已经熬过多少夜了！

克利斯朵夫也睡不着觉，心里难过到极点。他对于爱情，尤其是婚姻，素来抱着严肃的态度，最恨那些诲淫的作家。通奸是他深恶痛绝的，那是他平民式的暴烈的性格和崇高的道德观念混合起来的心理。对别人的妻子，他一方面极尊敬，一方面在生理上感到厌恶。欧洲某些上层阶级的杂交使他恶心。为丈夫默然的通奸是下流，瞒着丈夫的私情是无耻，好比一个仆人偷偷的欺骗主子，污辱主子。曾经有过多少次，他毫不留情的痛斥这种罪人！有过多少次他跟这一类自暴自弃的朋友绝交！……现在他竟作出同样下贱的事！而他的情形尤其是罪无可恕。他以忧患病弱之身投奔到这儿来，朋友把他收留了，救济了，安慰了，始终那么慷慨，殷勤。无论克利斯朵夫怎么样，主人从来没有厌倦的表示。他如今还能活在世界上完全是靠这个朋友。而他竟污辱朋友的名誉，剥夺朋友的幸福，——那么可怜的家庭幸福！——作为报答。他卑鄙无耻的欺骗了朋友，而且是跟谁？跟一个他不认识的，不了解的，不爱的女人……他不爱她吗？他的心马上抗议了。他想到她的时候胸中那道如火如荼的激流，爱情这个字还不足以形容。那不是爱情，而是千百倍于爱情的感情……他心绪象暴风雨般翻腾不已的过了一夜。他把脸浸在冰冷的水里，气塞住了，打着寒噤。精神上的狂乱结果使他发了一场寒热。

等到困顿不堪的起来的时候，他以为她一定比他更羞愧。他走到窗前。太阳照在耀眼的雪上。阿娜在园子里晾衣服，一心一意的做着活儿，似乎没有一点儿骚乱。她的体态举动有一种她素来没有的庄严气概，连动作也象一座雕像的动作。

吃中饭的时候，两人遇到了。勃罗姆整天不在家。克利斯朵夫一想到要跟勃罗姆见面就受不住。他要和阿娜说话，可是不得清静：老妈子来来往往，他们俩非留神不可。克利斯朵夫竭力想瞧瞧阿娜的目光，她却老是不对他望。她非但没有骚乱的现象，并且一举一动都没有的那种高傲与庄严的气派。吃过饭，他以为能谈话了，不料女仆慢腾腾的收拾着饭桌；他们到了隔壁屋子，她又设法钉着他们，老是有些东西要拿来或拿去，在走廊里摸东摸西，靠近半开的门，阿娜也不急于把门关上。老妈子似乎有心刺探他们。阿娜拿着永不离身的活儿坐在窗下。克利斯朵夫背光埋在一张大靠椅里，把一本书打开着而并不看。可以从侧面看到他的阿娜，一眼就发见他对着墙壁，脸上很痛苦，便冷冷的笑了笑。屋顶上和园中树上的融雪，滴滴答答的掉在砂上，发出清越的声音。远远的，街上的孩子们玩着雪球，纵声笑着。阿娜似乎蒙眬入睡了。周围的静默使克利斯朵夫苦闷之极，差点儿要叫起来。

终于老妈子下了楼，出门了。克利斯朵夫站起来，对着阿娜，正想要说：“阿娜！阿娜！咱们干的什么事啊？”

不料阿娜望着他，把原来一味低着的眼睛抬了起来，射出一道热辣辣的火焰。克利斯朵夫被她这么一瞧，支持不住了，要说的话马上咽了下去。他们互相走近，又紧紧的抱着了……

黄昏的黑影慢慢的展开去。他们的血还在奔腾。她躺在床上，脱了衣服，伸着胳膊，也不抬一抬手遮盖她的身体。他把脸埋在枕上，呻吟着。她抬起身来，捧着他的脑袋，用手摩着他的眼睛跟嘴巴，凑近他的脸，直瞪着克利斯朵夫。她的眼睛象湖一般深沉，微微笑着，似乎对于痛苦毫不介意。意识消灭了。他不作声了。一阵阵的寒噤象波浪般流过他们的全身……

这一夜，克利斯朵夫独自回到房里，想着自杀的念头。

第二天，他一起床就找阿娜。此刻倒是他怕看到对方的眼睛了。只要一接触她的目光，他要说的话立刻会想不起。但他逞足了勇气开口，说他们的行为是怎么卑鄙。她才听了几个字，就把手堵住他的嘴巴；接着又走开去，拧着眉头，咬着嘴唇，脸色非常凶恶。他继续说着。她便把手中的活儿扔在地下，打开门预备出去了。他上前抓着她的手，关了门，不胜悲苦的说她能忘掉自己的过失真是幸福。她把他的手推开了，勃然大怒的说：

“住嘴！你这个没种的东西！难道你不看见我痛苦吗？……我不要听你的话。”

她的脸陷了下去，眼睛的神气又是恨又是害怕，象一头受了伤害的野兽；她恨不得一瞪之下就要了他的命。——他一松手，她就跑去呆在某屋子的另外一角。他不去追她，心中苦闷到极点，也恐惧到极点。勃罗姆回来了。他们俩呆呆的望着他，象呆子一样。那时除了自己的痛苦，仿佛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

克利斯朵夫出去了。勃罗姆和阿娜开始吃饭。饭吃到一半，勃罗姆突然起来打开窗子，阿娜昏过去了。

克利斯朵夫托辞旅行，出门了半个月。阿娜除了吃饭的时间，整星期都关在房里。她又恢复了平时的意识，习惯，和一切她自以为已经摆脱、而实际是永远摆脱不掉的过去的生活。她故意装做看不见一切，可是没用。心中的烦恼一天天的增加，一天天的深入，终于盘踞不去了。下星期日，她仍旧不去做礼拜。但再下一个星期日，她又去了，从此不再间断。她不是心悦诚服，而是战败了。上帝是个敌人，——是她竭力想摆脱的一个敌人。她对他怀着满腔怨恨，象个敢怒而不敢言的奴隶。做礼拜的时间，她脸上冷冷的全是敌意；心灵深处，她的宗教生活是一场对抗主子的恶斗，主子的责备对她是最酷烈的刑罚。她只做不听见，可是非听见不可；她和上帝争得很凶，咬紧着牙关，脑门上横着皱纹表示固执，露出一副狰狞的目光。她恨恨的想起克利斯朵夫，不能原谅他把她从心灵的牢狱里放出了一刹那，而又让她重新关进去，受刽子手们的磨难。她再也睡不着觉了，不论白天黑夜都想着那些磨折人的念头；她可不哼一声，硬着头皮继续在家指挥一切，对付日常生活也始终那么倔强固执，做事象机器一样的有规律。人渐渐的瘦下来，似乎害着心病。勃罗姆好不担忧，很亲切的问她，想替她检查身体。她却是愤愤的拒绝了。她越觉得对不其他，越对他残酷。

克利斯朵夫决意不回来了，拚命用疲劳来磨自己：走着长路，作着极辛苦的运动，划船，爬山。可是什么都压不下心头的欲火。

他整个儿被热情制服了。天才是生来需要热情的。便是那些最贞洁的，如贝多芬，如布鲁克纳，也永远要有个爱的对象；凡是人的力量都在他们身上发挥到最高点；而因为那些力受着幻想吸引，所以他们的头脑被无穷的情欲抓去作了俘虏。往往那些情欲是短时间的火焰；来了一个新的，旧的一个就被压倒；而所有的火焰都被创造精神的弥天大火吞掉。但等到洪炉的热度不再充塞心灵的时候，无力自卫的心灵就落在它不能或缺的热情手里；它要求热情，创造热情，非要热情把它吞下去不可……——并且除了刺激肉体的强烈的欲望以外，还有温情的需要，使一个人在人生中受了伤害而失意的男人投向一个能安慰他的女子。同时，一个伟大的人比别人更近于儿童，更需要拿自己付托给一个女子，把额角安放在她温柔的手掌中，枕在她膝上……

但克利斯朵夫不懂这些……他不信热情是不可避免的，以为那是浪漫派的胡说八道。他相信一个人应当奋斗，相信奋斗是有力量的，相信自己的意志是有力量的……他的意志在哪儿呢？连踪影都没有了。他没法排遣。往事跟他日夜不休的纠缠着。阿娜身体上的气味，使他的嘴巴鼻子都觉得火辣辣的。他好比一条沉重的破舟，没有了舵，随风飘荡。他拚命想逃避也没用：回来回去总碰到老地方；他对着风喊道：“好罢，把我吹破了罢！你要把我怎么办呢？”

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个女人？为什么爱她？为了她心好吗？为了她有头脑吗？比她聪明而心更好的多的是。为了她的肉体吗？他也有过别的情妇更能满足他的感官。那末使他割舍不得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就是为了爱而爱，没有什么理由。”——是的，可也有一个理由，哪怕不是普通的理由。是疯狂吗？那等于不说。为什么要疯狂？

因为每个人心里有一颗隐秘的灵魂，有些盲目的力，有些妖魔鬼怪，平时都被封锁起来的。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努力都是用理性与宗教筑成一条堤岸，防御这个内心的海洋。但暴风雨来的时候（内心越充实的人，越容易受暴风雨控制），堤岸崩溃了，妖魔猖獗了，跟那些被同类的妖魔掀动起来的别的灵魂相击相撞……它们投入彼此的怀抱，紧紧的搂着。我们也说不出那是恨是爱，还是互相毁灭的疯狂……——总而言之，所谓情欲是灵魂做了俘虏。

克利斯朵夫一无结果的挣扎了十五天以后，又回到阿娜家里。他离不开她了。他精神上闷死了。

但他继续奋斗。回来那晚，他们俩都推托着避不见面，也不在一块儿吃饭。夜里，两人战战兢兢的各自锁在房里。——可是没用。到了半夜，她赤着脚跑来敲他的门，他开了，她爬到他床上，浑身冰冷的靠着他，悄悄的哭了，把泪水沾着克利斯朵夫的腮帮。她竭力教自己静下来，可是心中太痛苦了，压制不住，把嘴唇贴在克利斯朵夫的颈上，嚎啕大哭。他看她这样难过，倒吓得把自己的痛苦忘了，只能说些温柔的话安慰她。她呻吟着说：“我受不了，我愿意死……”

他听了心如刀割，想拥抱着她，被她推开了。“我恨你！为什么你要跑到这儿来？”

她挣脱了他的臂抱，翻过身去。床很窄；他们虽然竭力避免，还是要互相碰到身体。阿娜背对着克利斯朵夫，又忿怒又痛苦，索索的抖个不停。她把恨得要死。克利斯朵夫垂头丧气，一句话都不说。阿娜听到他呼吸困难，便突然转过身来，勾着他的脖子，说道：“可怜的克利斯朵夫！我给你受罪了……”

他破题儿第一遭听见她有这种怜悯的口吻。

“原谅我罢，”她说。

“咱们俩彼此都是一样的，”他回答。

她抬起身子，似乎不能呼吸了。伏着背，坐在床上，她好不丧气的说：“我完了……这是上帝要我完的。他把我交给了敌人……我怎么能反抗他呢？”

她这样的坐了好久，才重新睡下，不再动弹。天快亮了，屋里有了一道朦胧的光。半明半暗中，他看见她痛苦的脸偎着他的脸。他轻轻的说了声：“天亮了。”

她一动不动。

于是他说：“好吧，管它！”

她睁开眼来，下了床：神气疲倦得要死。她坐在床沿上望着地板，用着毫无生气的音调说：“我预备今晚上把他杀了。”

他吓了一跳，叫了声：“阿娜！”

她沉着脸，瞪着窗子。

“阿娜，”他又说。“天地良心！……不应该杀他呀！……这样一个好人！……”

她跟着说：“对，不应该杀他。”

他们彼此望着。

那是他们久已知道的，知道那才是唯一的出路。两人都不能过欺骗丈夫欺骗朋友的生活，同时也从来没想到一块儿逃亡的念头，心里都明白这不是个解决的办法：因为最难受的痛苦，并非在于分隔他们的外界的阻碍，而是在于他们内心的阻碍，在于他们不同的心灵。他们既不能分离，也不能共同生活。简直毫无办法。

从那时期，他们不接触了：死神的影子已经罩在他们头上；他们俩把彼此都看作神圣的了。

可是他们不愿意决定日子，心里想：“等明天罢，明天罢……”实际上他们永远不敢正视这明天。克利斯朵夫刚强的灵魂常常起来反抗；他不承认失败；他瞧不起自杀，不能下这种可怜的结论，把伟大的生命白白送掉。至于阿娜，既然以她的信仰而论，这样的死就是永远不得超生①，那她又何尝是甘心情愿的？可是事势所迫，仿佛非死不可了。

①基督教的说法，凡自杀的人不得入天堂。

第二天早上，他见到了勃罗姆，这是欺骗了朋友之后第一次和他单独相见。至此为止他居然能避着他。这一下他可受不了了，竭力要想法不跟勃罗姆握手，不在桌子上跟他一块儿吃饭：那是每口东西都会梗在喉咙咽不下去的。握他的手，吃他的面包，那不等于犹太的亲吻②吗？……最可怕的还不是自己瞧不起自己，而是想到勃罗姆一朝得悉之下的悲痛……一转到这个念头，他真象受刑罚一样。他知道勃罗姆是永远不会报复的，是不是有力量恨他都成问题，可是要绝望到什么程度简直不能想象……他要用怎样的目光看待他呢？克利斯朵夫觉得受不了他的批判。——而勃罗姆又是早晚发觉的。现在他不是已经有点儿疑心了吗？相别才半个月，克利斯朵夫看到他大大的改变了：勃罗姆完全不是从前的模样：兴致没有了，或者是勉强装做快活。饭桌上，他常常偷看阿娜，眼看她不说话，不吃东西，象灯尽油干似的在那里煎熬。他怯生生的，非常动人的想照顾她，她却恶狠狠的拒绝了；他只得低下头去，不出一声。饭吃到半中间，阿娜透不过气来，把饭巾扔在桌上，出去了。两个男人不声不响的继续吃着，或是假装吃着，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等到吃完了，克利斯朵夫正想离开的时候，勃罗姆突然两手抓着他的胳膊，叫了声：“克利斯朵夫！……”

②犹太出卖耶稣之前，尚亲吻耶稣。

克利斯朵夫心慌意乱的望着他。

“克利斯朵夫，”勃罗姆声音发抖了，“你可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克利斯朵夫仿佛给人当胸扎了一刀，一时答不上话来。勃罗姆怯生生的望着他，马上补充：“你是常看到她的，她很相信你……”

克利斯朵夫几乎要亲着勃罗姆的手求他原谅了。勃罗姆瞧见克利斯朵夫神色慌张，吓得不愿意再看，只用着哀求的目光，结结巴巴的说：“你一点都不知道，是不是？”

“是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克利斯朵夫不胜狼狈的回答。

为了不敢使这个受欺负的男子伤心而不能招供，不能说出真相，真是多痛苦啊！对方问着你，但眼神明明表示他不愿意知道真相，所以你就不能说出来……

“好罢，好罢，谢谢你……”勃罗姆说。

他站在那里，双手抓着克利斯朵夫的衣袖，仿佛还想问什么而不敢出口，躲着克利斯朵夫的目光。随后他松了手，叹了口气，走了。

克利斯朵夫因为又说了一次谎，难过得不得了，跑去找阿娜，慌慌张张的把刚才的情形告诉她。阿娜无精打采的听着，回答说：“那末，让他知道就是了！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克利斯朵夫叫起来。“无论如何，我不愿意使他痛苦！”

阿娜可发脾气了：“他痛苦的时候，难道我，我不痛苦吗？他也得痛苦才行！”

他们彼此说了些难堪的话。他埋怨她只顾着自己。她责备他只关心她的丈夫而不关心她。可是过了一会，他说不能再这样混下去，要向勃罗姆和盘托出的时候，她倒又埋怨他自私，嚷着说她并不在乎克利斯朵夫的良好平安不安，可决不能让勃罗姆知道。

她虽则话说得很凶，心里却是跟克利斯朵夫一样想着勃罗姆。固然她对丈夫没有真正的情爱，但还是很关切他。她非常重视他们俩的社会关系和责任。或许她没想到起子应该温柔，应该爱她的丈夫，但认为必须把家务照顾周到，对丈夫忠实；在这些地方失职，她是觉得可耻的。

她也比克利斯朵夫更明白：勃罗姆不久都会知道的。她不跟克利斯朵夫提到这一点也有相当理由，或者是因为不愿意使克利斯朵夫心绪更乱，或者是因为她不肯示弱。

不论勃罗姆的家怎样的与世隔绝，不论布尔乔亚的悲剧怎样的深藏，总有一些风声透到外边去。

在这个城里，谁也不能隐藏他的生活。那真是奇怪的事。街上没有一个人对你望，大门跟护窗都关得很严。但窗口都挂着镜子；你走过的时候，可以听见百叶窗开了一点而立刻关上的声音。谁也不理会你，似乎人家根本不知道有你这个人；可是你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逃不过人家的耳目；人家知道你所做的，所说的，所见的，所吃的，甚至还知道、自以为知道你所想的。你受着秘密的，普遍的监视。仆役，送货员，亲戚，朋友，闲人，不相识的路人，大家一致合作，参与这种出诸本能的刺探；那些东零西碎的事不知怎样都会集中起来。人家不但观察你的行为，还要看你的内心。在这个城里，谁也没权利保持良心的秘密；但每人都有权利搜索你隐秘的思想，而倘若你的思想跟舆论抵触的话，大家还有权利和你算账。集体灵魂的无形的专制，压在个人身上；所谓个人是一辈子受人监护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全城的。

阿娜接连两个星期日不在教堂露面，大家就开始猜疑了。平时仿佛没有一个人注意她参加礼拜；她那方面是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而大家也似乎忘了有她这样一个人。——但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她的缺席就被人注意到了，记在心里。第二个星期日，那些虔诚的信徒把眼睛钉着《福音书》或牧师的嘴，没有一个不是聚精会神的管着灵修的事业；同时也没有一个不在进门的时候就留意到，出门的时候又复按一次阿娜的位置空着。第二天，阿娜家中来了一批几个月没见面的客人：她们借着各式各样的借口，有的是怕她病了，有的是对她的事，对她的丈夫，对她的家，又感到兴趣了；有几个对她家里的消息特别灵通；可没有一个提及——（那是故意藏头露尾的避免的）——她两星期不去做礼拜的事。阿娜推说不舒服，谈着家务。客人们留神听着，附和几句；阿娜知道她们其实是一个字都不信。她们的眼睛在四下里乱转，在屋子里搜寻，注意，一样一样的记在心里；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面上嘻嘻哈哈，但眼神显而易见是好奇到极点。有两三次，她们装做无心的神气，问到克拉夫脱先生的近况。

过了几天，——（在克利斯朵夫出门旅行的时期），——牧师也亲自来了。那是一个长得极漂亮的老实人，年富力强，非常殷勤，而且心定神安，表示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在他手里了。他很亲热的问到阿娜的健康，很有礼貌的，心不在焉的，听着他并不要求的她的解释，喝了一杯茶，谈笑风生，提到饮料问题，说葡萄酒在《圣经》上已经有记载，不是含有酒精的饮料，又背了几段经典，讲了一个故事。动身之前，他隐隐约约说到交坏朋友的危险，说到某些散步，某些亵渎神道的思想，某些邪恶的欲念，以及跳舞的不道德等等。他仿佛并不针对阿娜而是对当时一般的情形说的。他静默了一会，咳了几声，站起来，非常客气的请阿娜向勃罗姆先生致意，说了一句拉丁文的笑话，行了礼，走了。——阿娜听了他的讽示，气得心都凉了。那是不是讽示呢？他怎么知道克利斯朵夫跟她的散步呢？他们在那边又没遇到一个熟人。但在这个城里，不是一切都会有人知道的吗？相貌很特别的音乐家跟穿黑衣服的少妇在乡村客店跳舞的事被人注意到了；既然什么都会不胫而走，这消息自然也传到了城里，而老是喜欢管闲事的人立刻认出是阿娜。当然这还不过是种猜测，但人家听了特别高兴；另外再加上阿娜的老妈子所供给的情报。公众的好奇心如今在旁边等他们自投罗网了，成千成百的眼睛都在暗中窥探。狡猾的城里人不声不响的埋伏在那里，好似一只等着耗子的猫。

倘使阿娜不是这个跟她过不去的社会出身，没有那种虚伪的性格，那末虽有危险，她或许还不会让步；一般人的卑鄙的恶意倒可能激怒她，使她反抗。但是教育把她的天性给制服了。她尽管批判舆论的横暴与无聊，心里还是尊重舆论；舆论要是制裁她，她也会接受；如果舆论的制裁和她的良心冲突，她会派她的良心不是。她瞧不起城里人，又受不了被城里人瞧不起。

终于到了一个大家可以公然毁谤的时间。狂欢节近了。

直到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为止，——（以后是改变了），——当地的狂欢节始终保存着肆无忌惮与不顾一切的古风。这个节日最初的作用，原是让大伙儿松散一下的；因为一个人不管愿意不愿意，精神上老是受着理性约束，所以在理性的力量越强的时代，风俗与法律越严格的地方，狂欢节的表现越大胆。阿娜的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平日为了礼教森严，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受到牵掣，到了那个节日，大家就格外放纵起来。所有积在灵魂下层的东西：嫉妒，暗中的仇恨，下流无耻的好奇心，人类作恶的本能，一下子都突围而出，要吐口气了。每个人都可以戴了面具，到街上去羞辱他心中记恨的人，把自己耐着性子在一年中听来的消息，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丑闻秘史，在广场上当众宣布。有的人用一辆车来表演。有的擎着高脚灯，字画兼用的揭露城中的秘密故事。有的竟化装为自己的敌人，形容毕肖，教街上的野孩子一看就能指出本人的姓名。那三天之内还有专事诽谤的小报出版。上流人士也狡狴的参预这种匿名攻击的玩艺。地方当局绝对不加干涉，除了带有政治意味的隐喻以外，——因为这种漫无限制的自由曾经好几次引起本地政府与外邦代表的纠纷。——但市民是毫无保障的。大家老是提心吊胆，怕受到这样的公然侮辱。这一点对于本城的风化的确有裨益；而那种表面上的清白便是城里人引以自豪的。

当时阿娜心里就存着这种恐怖，——其实并无根据。她没有多大理由需要害怕。在当地的舆论界中，她的地位是太不足道了，人家不会想到去攻击她的。但在与世隔绝的情形之下，加上几星期的失眠所引起的极度疲乏与神经过敏，她能想象出最无理由的恐怖。她把那些不喜欢她的人的凶恶过分夸张了：以为四面八方都有人猜疑她，只要一件极小的事就能把她断送掉，而谁敢说这种事不是已经做下了呢？那末她势必受到可怕的侮辱，人家会不留余地的暴露她的隐私，搜索她的内心：阿娜一想到要这样的当众丢丑，恨不得钻下地去。据说几年前以前，一个受到这种羞辱的姑娘不得不全家逃出本乡。——你又绝对没法自卫，没法阻止，甚至也没法知道会出点什么事。何况单单疑心要出事，比着切实知道要出什么事更不好过。阿娜象无路可走的野兽一般，睁着眼睛向四下里瞧望。她知道，就在自己家里，她已经被包围了。

阿娜的老妈子年纪四十开外，名叫巴比：高大，结实，太阳穴和脑门部分的肉已经瘪缩，脸盘很窄，下半部却很宽很长，牙床骨底下的肉望两边摊开去，象一只干瘪的梨。她永远挂着笑容，眼睛跟钉子一样的尖，陷得很深，拚命的望里边缩，眼皮红红的，看不见睫毛。她老是装做很快活，爱戴主人，从来没有相反的意见，很亲热的关心他们的健康；有事吩咐她罢，她对你笑着；责备她罢，她也对你笑着。勃罗姆认为她忠诚老实，什么考验都经得起。喜孜孜的神色和阿娜的冷淡正好成为对照。但好些地方她很象女主人：象她一样说话极少，穿扮严肃而整齐；也象她一样热心宗教，陪她去做礼拜，凡是灵修方面的功课都做得很到家；至于仆役的本分，例如清洁，准时，操守，烹饪，更是没有话说。总而言之，她是个模范仆人，同时也是一个埋伏在家的标准敌人。阿娜凭着女性的本能，那是不大会误解女人的心思的，把巴比看得很清楚。她们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而且心里都知道这一点而不表示出来。

克利斯朵夫回来那夜，阿娜痛苦到极点，虽然打定主意不再看见他，仍旧偷偷的赤着脚，在黑洞里摸着墙壁走过去。正要进克利斯朵夫卧房的时候，她忽然觉得脚下不是光滑冰冷的地板，而是一层暖暖的，软绵绵的灰。她蹲下去用手一摸，心里明白了：原来甬道里有二三米的地方，都给铺了一层薄薄的细灰。巴比的狡计，无意中居然跟当年的矮子弗洛商用来侦察特利斯坦和伊索尔德幽会的老办法一模一样。少数的好榜样跟坏榜样，几百年来都有人摹仿：可见人类真会保存经验。——当时阿娜毫不迟疑，一方面瞧不起这种诡计，一方面要表示什么都不怕，便继续向前，走进克利斯朵夫的卧房，也没对他提到这件令人不安的事，只在回去的时候，拿一把壁炉的扫帚，仔细把灰上的脚印扫平了。——第二天早上阿娜和巴比相见之下，一个冷冷的沉着脸，一个照例堆着笑容。

巴比有个比她年纪大一些的亲戚常常来看她。那是在教堂里看门的，做礼拜的日子就在门口站岗，缠着白地黑条、吊着银链子的臂章，手里拿着一根上端弯曲的杖。他本行是做棺材的，名叫萨米·维兹希，人长得又高又瘦，脑袋望前低着一点，不留胡子，象乡下老头儿一样的严肃。他对宗教很诚心，凡是有关本区教徒的谣言，他比谁都熟悉。巴比和萨米想结婚，他们互相佩服，佩服彼此的严肃，坚定的信仰，和凶狠的性格。但两人并不急于决定，都很谨慎的在暗中观察。——最近萨米来的次数比较多了，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进来的。阿娜走过厨房，往

往从玻璃门中瞧见萨米靠近炉灶坐着，巴比在一边缝着东西。他们俩尽管说话，你可听不见一点儿声音，只看到巴比眉飞色舞的扯动嘴唇，萨米抿着那只一本正经的大嘴笑着，完全是副怪相：喉咙里却没有声响，屋子里静悄悄的。阿娜一进厨房，萨米就恭恭敬敬站起来，一声不出，直要等她走了才敢坐下。巴比听见开门声，马上打断了话，还故意装做刚才谈的是无关紧要的题目，极恭顺的向阿娜堆着笑脸，等待吩咐。阿娜疑心他们在议论自己；但她太瞧不其他了，决不肯降低身分去偷听他们的谈话。

铺灰的诡计被阿娜破掉以后的第二天，阿娜跨进厨房，一眼就瞧见萨米拿着她夜里扫起脚印的小帚。原来她是在克利斯朵夫房里拿的，这时才想起忘了归还原处，竟丢在自己屋里，被巴比尖锐的眼睛发现了。此刻巴比和萨米正在推敲这件事。阿娜声色不动，巴比顺着女主人的目光瞧着扫帚，假意笑了笑，解释道：“扫帚坏了，我要萨米给修理一下。”

阿娜不屑揭穿这个无聊的谎话，只做没听见；她瞧了瞧巴比的活儿，批评了几句，若无起事的走了出来。可是一关上门，她的傲气完全没有了，不由得躲在走廊的拐角儿上偷听，——（她的确是屈辱到了极点才会出此下策），——只听见很短促的笑了一声，接着又是一阵唧唧啾啾，轻得简直听不见。但她当时吓昏了，自以为听到了她怕听的话，似乎他们谈的是下次狂欢节中的化妆会和喧扰。没有问题，他们想把铺灰的故事穿插进去……可能是她听错了；但她神经过敏到病态的程度，半个月来又老想着被公众羞辱的念头，所以她非但把不确定的事当做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了。

从此她就打定了主意。

当天晚上，——（就是狂欢节以前的星期三），——勃罗姆被请到离城二十里左右的地方去出诊，要第二天早上才能回来。阿娜关在屋里，不下来吃饭。她预备就在这晚上实行她的计划。但她决意自个儿实行，不告诉克利斯朵夫。她瞧不其他，心里想：

“他虽然答应也不相干。男人总是自私的，只会扯谎。他有他的艺术，很快会把我忘了的。”

并且这个好象毫无恻隐之心而生性暴戾的女人，或许对她的同伴还有点儿怜悯。但她太强悍了，自己还不愿意承认有这点同情。

巴比告诉克利斯朵夫，说太太要她代为道歉，因为不大舒服，想早些休息。克利斯朵夫只能在巴比监视之下独自吃晚饭；她絮絮叨叨的在旁嚼舌，逗他开口，并且一而再，再而三的替阿娜说客气话，终于连那么轻信的克利斯朵夫也起了疑心。他正想利用这一晚跟阿娜彻底谈一谈。他也拖不下去了。当天黎明时分约定的话，他并没忘掉。如果阿娜要求，他是准备履行诺言的。同时他也明白两个人这样的自杀未免太荒唐，什么事都解决不了，只有把痛苦和丑事压在勃罗姆身上，最好还是彼此分手，自己一走了事，——只消他有勇气离开她；但这一点便大有问题，他最近不是走了又回来的吗？可是他又想，等到离开她以后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再一个人自杀也不为迟。

他希望吃过晚饭能溜进阿娜的卧房。但巴比老跟在他背后。往常她的工作很早就完了；这一晚她扑在厨房里洗刷不完；赶到克利斯朵夫以为终于得到释放的时候，她又想出主意在通向阿娜卧房的甬道中整理一口壁橱。克利斯朵夫看到她一本正经的坐在一口高凳上，才知道她整个晚上不会走开了。他气愤之极，恨不得把她跟那些一堆又一堆的盘子碟子一起摔下楼去；但他捺着性子，教她去问问女主人怎么样，他能不能去看她一下。巴比去了，回来用一种狡狴的，高兴的神气瞧着他，说太太好了一些，想睡一会，希望别打搅她。克利斯朵夫又恼又烦躁，想看书又看不下去，便回到自己屋里去了。巴比直等他熄了灯才上楼，还预备在暗中监视，特意把房门半开着，以便听到屋子里的声音。不幸她没法熬夜，一上床就睡熟了，而且一觉睡到天亮，哪怕天上打雷，哪怕存着极大的好奇心，也不会醒的。这一点对谁都瞒不了，她的打鼾声隔了一层楼也听得见。

克利斯朵夫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便到阿娜房里去了。他心里非常不安，需要和她谈话，他走到门口，旋着门钮，不料门钮上了，便轻轻敲了一会：没有回音。他拿嘴巴贴在锁孔上，先是低声的，继而是迫切的哀求……毫无动静，毫无声息。他以为阿娜睡着了，但觉得自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因为竭力要听屋子里的声音，他把脸紧贴在门上：一股好似从门内透出来的气味使他吃了一惊，便低下身子，仔细辨了辨，原来是煤气。他登时浑身冰冷，拚命的推房门，也顾不得会不会惊醒巴比了；可是房门动都不动……他想出来了：跟阿娜的卧室相连的盥洗室内有一个小煤气灶，一定是被她把龙头旋开了。非砸开房门不可。克利斯朵夫虽然慌乱，头脑还清楚，知道无论如何不能让巴比听见。他把全身的重量压在门上，悄悄的使劲一顶。那扇坚固而关得很严的门只格格响了一下，还是不动。阿娜的卧室和勃罗姆的书房中间另外有扇门相通。他便绕进书房，不料那扇门也关上了。这儿的锁是在外边的，他想把它拉下来，可是不容易。他先得撬去木头里的四只大螺丝钉，但身边只有一把小刀，黑洞里什么都看不见，又不敢点火，怕把煤气引着了，连屋子都炸掉。他摸索了半日，终于把刀尖旋进一只螺丝，接着又旋进了另外一只，刀尖断了，手也弄破了；那些螺丝钉又是异样的长，怎么也旋不出来。浑身淌着冷汗，又焦急又狂乱，他脑子里忽然浮起一幅童年往事：似乎看到自己十岁的时候被关在黑房里，撬去了锁逃出屋子的情形……终于最后一只螺丝退下了，锁也拿下来了，掉下许多木屑。克利斯朵夫冲进房间，打开窗子，立刻吹进一阵冷风。克利斯朵夫撞着家具，在黑暗中找到了床，摸索着，碰到了阿娜的身子，颤危危的手隔着被单摸到一动不动的腿，直摸到她的腰：原来阿娜坐在床上发抖。煤气还没有发生作用；屋子的天顶很高，窗户都不大紧密，到处有空气流通。克利斯朵夫把她搂在怀里。她却气愤愤的挣扎着，嚷道：“去你的罢！……你来干什么？”

她把他乱打一阵，可是感情太激动了，终于倒在枕上，大哭着说：“哎哟！哎哟！得重新再来的了！”

克利斯朵夫抓住她的手，拥抱着她，埋怨她，和她说说温柔而又严厉的话：“你死！你自个儿死！不跟我一块儿死！”

“哼！你！”她这话是表示一肚子的怨恨，意思之间是说：“你，你是要活的。”

他责备她，想用威吓的方法改变她的主意：“疯子！你不要把屋子炸掉吗？”

“我就是这样，”她气哼哼的嚷着。

他挑动她宗教方面的恐惧，这一下果然中了她的要害。他才提了两句，她就嚷着要他住嘴。他却不顾一切的说下去，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唤醒她求生的意志。她不出声了，只抽抽搭搭的打呃。他说完了，她恨恨的回答：“现在你快活了罢？你做得好事！把我收拾完了，教我怎么办？”

“活下去啊，”他说。

“活下去！你不知道不可能吗？你一点儿都不知道，一点儿都不知道！”

“什么事呢？”他问。

她耸了耸肩膀：“你听着。”

于是她用简短的断续的句子，把她一向瞒着的事统统说了出来：巴比的刺探，铺灰的经过，萨米的事，狂欢节，无可避免的羞辱等等。她说的时分不出哪些恐惧是有根据的，哪些是没有根据的。他听着，狼狈不堪，比她更分不出真正的危险与假想的危险。他万万想不到人家暗地里钉着他们。他了解这个情形，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对付这一类的敌人是没办法的，他只是没头没脑的气疯了，唯一的念头是想打人。

“干吗你不把巴比打发走呢？”他问。

她不屑回答。把巴比赶出去当然比让巴比待在这儿更危险；克利斯朵夫也懂得自己问得无聊。许多思想在他脑子里冲突；他想打定一个主意，立刻有所行动。他握着抽搐的拳头说：“我要去杀他们。”

“杀谁？”她觉得这些废话不值一笑。

他勇气没有了。周围埋伏着奸细，可是一个也抓不到，每个人都是奸党。

“卑鄙的东西！”他垂头丧气的说了一句。

他倒在地下，跪在床前，把脸紧贴着阿娜的身子。——两人一声不出。她对于这个既不能保卫她又不能保卫自己的男人，觉得又可鄙又可怜。他的脸感觉到阿娜的大腿在那里冷得发抖。窗子开着，外面气温很低；明净如镜的天空，星都打着哆嗦。

她看见他跟自己一样的失魂落魄，心里痛快了些；然后声音很凶但又很困倦的吩咐：“去点一支蜡烛来！”

他点了火。阿娜牙齿格格响着，拳着身子，抱着手臂放在胸口，下巴放在膝盖上。他关了窗，坐在床上，抓着阿娜冰冷的脚，用手跟嘴巴焐着。她看了不由得感动了。

“克利斯朵夫！”她叫了一声，眼神气惨到极点。

“阿娜！”

“咱们怎么办呢？”

他瞅着她回答：“死罢。”

她快活得叫起来：“噢！真的吗？你也愿意死吗？……那末我不孤独了！”说完，她把他拥抱了。

“你以为我会丢掉你吗？”

“是的，”她低声回答。

他听了这句话，才体会到她痛苦到什么地步。

过了一忽，他用眼睛向她打着问号，她明白了，回答说：“在书桌的抽屉里。靠右手，最下面的一个。”

他便去找了。抽屉的尽里头果然有把手枪，那是勃罗姆在大学念书的时代买的，从来没用过。克利斯朵夫又在一只破匣子内找到几颗子弹，一古脑儿拿到床前。阿娜望了一眼，立刻掉过头去。克利斯朵夫等了一会，问道：“你不愿意了吗？”

阿娜猛的回过身来：“怎么不愿意！……快点儿！”

她心里想：“现在我得永远掉在窟窿里了。早一些也罢，晚一些也罢，反正是这么回事！”

克利斯朵夫笨手笨脚的装好了子弹。

“阿娜，”他声音发抖了，“咱们之中必有一个要看到另外一个先死。”

她一手把枪夺了过去，自私的说：“让我先来。”

他们俩还在互相瞧着……可怜！便是快要一块儿死的时候，他们觉得彼此还是离得很远！……各人都骇然想着：“我这是干的什么呢？什么呢？”

而各人都在对方眼中看出这个念头。这件行为的荒唐，在克利斯朵夫尤其感觉得清楚。他整个的一生都白费了；过去的奋斗，白费了；所有的痛苦，白费了；所有的希望，白费了；一切都随风而去，糟掉了；一举手之间，什么都给抹得干干净净……要是在正常状态中，他一定会从阿娜手中夺下手枪，望窗外一扔，喊道：“不！我不愿意。”

可是八个月的痛苦，怀疑，令人心碎的丧事，再加这场狂乱的情欲，把他的力量消耗了，把他的意志断丧了，他觉得一无办法，身不由主……唉！归根结蒂，有什么关系？

阿娜相信这样的死就是灵魂永远不会得救的死，便拚命的想抓住这最后一刹那：看着摇曳不定的灯光照着克利斯朵夫痛苦的脸，看着墙上的影子，听着街上的脚步，感到手里有一样钢铁的东西……她抓住这些感觉，仿佛一个快淹死的人抱着跟他一起沉下去的破船。以后的一切都是恐怖。为什么不多等一下呢？可是她反复说着：“非如此不可……”

她和克利斯朵夫告别了，没有什么温情的表示，匆匆忙忙的，象一个怕错失火车的旅客；她解开衬衣，摸着心，拿枪口抵在上面。跪在床前的克利斯朵夫把头钻在被单里。正要开放的时候，她左手放在克利斯朵夫的手上，好比一个怕在黑夜中走路的孩子……

那几秒钟功夫真是可怕极了……阿娜没有开枪。克利斯朵夫想抬起头来抓住阿娜的手臂，但又怕这个动作反而使阿娜决意开放。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失去了知觉……直听到一声哼唧，他方始仰起头来，看见阿娜脸色变了，把手枪扔在床上，在他面前，她哀号着说：“克利斯朵夫！子弹放不出呀！……”

他拿起手枪看了看，原来生了锈，机关还是好的；也许是子弹不中用了。——阿娜又伸出手来拿枪。

“算了罢！”他哀求她。

“把子弹给我！”她带着命令的口吻。

他递给了她。她仔细瞧了瞧，挑了一颗，浑身哆嗦的上了膛，重新把火器抵住胸部，扳着机钮。——还是放不出。

阿娜一撒手把手枪扔了，嚷着：“啊！我受不了！受不了！他竟不许我死！”

她在被单中打滚，象疯子一般。他想走近去，她又叫又嚷的把他推开了，终于大发神经。克利斯朵夫直陪她到天亮。最后她安静下来，差不多没有气了，闭着眼睛，惨白的皮肤底下只看见脑门的骨头和颞骨；她象死了一样。

克利斯朵夫把乱七八糟的床重新铺好，捡起手枪，拆下的锁也装还原处，把屋子都整理妥当，走了；时间已经七点，巴比快来了。

勃罗姆早上回家的时候，阿娜还是在虚脱状态。他明明看到发生了一些非常的事，但既不能从巴比那儿，也不能从克利斯朵夫那儿知道。阿娜整天的不动，眼睛闭着，脉搏微弱到极点，有时竟完全停止；勃罗姆好不悲痛的以为她的心已经不会跳了。慌乱之下，他对自己的医道起了怀疑，便找了一个同道来。两人会诊的结果，决定这是发高热的开始呢，还是一种忧郁性的神经病：还得仔细观察病状的变化。勃罗姆老是守在阿娜床头，连饭也不愿意吃了。到了晚上，脉搏并不象寒热，而是极度的疲乏。勃罗姆喂了她几羹匙牛乳，马上吐掉了。她的身体在丈夫的臂抱中象折臂断腿的木偶。勃罗姆在她身边坐了一夜，时时刻刻起来为她听诊。巴比并不为了阿娜的病着慌，但非常尽职，也不愿意睡觉，和勃罗姆一块儿守夜。

星期五，阿娜眼睛睁开了。勃罗姆和她说话，她却觉得有他这个人，只是一动不动，眼睛瞪着墙上的一角。中午，勃罗姆看见她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瘦削的腮帮上直淌下来；便很温柔的替她抹着，但她始终流着泪。勃罗姆喂了她一些东西，她完全听人摆布；晚上又说了些没头没脑的话，提到莱茵河，想跳下去，可是河水太浅。她迷迷糊糊的始终想着自杀的念头，想出种种古怪的死法，而老是死不了。有时她不知跟什么人在那里争论，神气又忿怒又恐惧；她也跟上帝谈话，固执的向他证明是他错了；再不然是眼中燃着情欲的火焰，说出一些她似乎不会知道的淫荡的话。一忽儿她注意到巴比，清清楚楚的吩咐她第二天应该洗的衣服。夜里，她昏昏的睡着了；忽而又抬起身子，勃罗姆赶紧跑上去。她神情好古怪的瞅着他，结结巴巴的，很不耐烦的，胡说一阵。

“亲爱的阿娜，你要什么呀？”他问。

她恶狠狠的回答说：“去把他找来！”

“找谁啊？”

她依旧瞅着他，还是那样的表情，突然之间哈哈大笑；然后用手摸了摸脑门，哼唧着说：“哎！上帝！你忘了罢！……”

她说着又睡着了，很安静的睡到天亮。快拂晓的时候，她身子欠动了一会；勃罗姆扶着她的头，给她喝水；她很和顺的喝了几口，亲了一下勃罗姆的手，又昏迷了。

星期六早上九点左右，她醒过来，一言不发，伸出腿来想下床。勃罗姆要她睡下。她却非下床不可。他问她干什么。她回答说：“做礼拜去。”

他跟她解释，说今天不是星期日，教堂关着。她不声不响，尽管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手指颤危危的穿衣服。勃罗姆的朋友，那位医生，恰好走进房里，便跟勃罗姆一同劝阻；后来看她一味坚持，就察看了一下病状，也答应她出去了。他把勃罗姆拉在一边，说他太太的病似乎完全在精神方面，最好顺着她一点，出去也没什么危险，只要有勃罗姆陪着。勃罗姆就对阿娜说跟她一块儿去。她先是拒绝，要自个儿出门。但她在房里才走了几步就摇摇晃晃，便一声不响，抓着勃罗姆的手臂出去了。她身子虚得厉害，路上时时刻刻的停下。好几次他问她愿不愿意回家，她可是继续往前走。到了教堂，就象预先告诉她的一样，大门关着。阿娜坐在门口一条凳上，打着寒颤，直坐到中午，然后搀着勃罗姆的胳膊，悄悄的走回来。晚上她又又要上教堂。勃罗姆苦劝也没用，只得重新出门。

克利斯朵夫那两天完全是孤独的。勃罗姆心事重重，当然想不到他了。身有一次，星期六上午，因为阿娜闹着要出门，他想转移目标，问她愿不愿意意见克利斯朵夫。不料她立刻显得又害怕又厌恶，把他吓得从此不敢再提克利斯朵夫的名字。

克利斯朵夫关在自己屋里。忧急，爱情，悔恨，一片混沌的痛苦在他胸中交战。他把所有的罪过都加在自己身上，痛恨自己。好几次他站起来想把事情向勃罗姆和盘托出，——可是又立刻想到，那只能多添一个痛苦的人。他始终受着情欲控制：老是在甬道里，在阿娜的门外走来走去，一听见脚步声又马上逃到自己屋里。

下午，阿娜由勃罗姆陪着出去的时候，克利斯朵夫躲在窗帘后面看到了。原来是身子笔直，姿势挺拔的人，现在竟驼着背，缩着头，气色蜡黄，人也显得老了；勃罗姆替她裹着大衣与围巾，她身子缩成一团，难看死了。但克利斯朵夫并没看见她的丑，只看见她的不幸，心中充满着怜悯与爱，恨不得奔过去跪在地下，亲她的脚，亲她这个被情欲扫荡的身体，求她原谅。他一边望着她一边想：“这是我的成绩！……”

他在镜子里也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脸色一样的难看，身上同样有着死亡的纪录。于是他又想：“是我的成绩吗？不是的。那是教人失掉理性的，致人死命的，残酷的主宰的成绩。”

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巴比到街坊上报告一天的经过去了。时简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敲了五点。克利斯朵夫想到快要回来的阿娜和快要临到的黑夜，突然害怕起来。他觉得这一夜再没勇气跟她住在一幢屋子里了，理智完全被情欲压下去了。他不知道会干些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除了要阿娜以外。他无论如何要阿娜。想到刚才在窗里看见的那张可怜的脸，他对自己说：“啊！把她从我手里救出去罢！……”

他忽然下了决心，把散满一桌的纸张急急忙忙收起，用绳扣好，拿了帽子跟外套，出去了。走在甬道里靠近阿娜房门的地方，他突然害怕，加紧脚步。到了楼下，他对荒凉的园子最后瞧了一眼，象贼一样的溜出大门。冰冷的雾刺着皮肤。克利斯朵夫沿着墙根走，唯恐遇到一张熟识的脸。他直奔车站，踏上一节开往卢塞恩的火车，在第一站上写了封信给勃罗姆，说有件紧急的事要他离开几天，很抱歉在这种情形之下跟他分别，希望他和他通信，给了他一个地址。到了卢塞恩，他又换乘开往戈塔的火车，半夜里在阿多夫和哥施埃能中间的一个小站上跳下来，根本不知道这地方的名字，以后也从来没有知道。他在车站旁边看到一家小客店就歇了脚。路上是一片汪洋。倾盆大雨下了一夜，又下了明天一天。雨水从一个破烂的水斗中泻下来，声音象瀑布一般。天上地下都被洪水淹没了，溶化了，象他的思想一样。他躺在潮湿而有股煤烟味的被单里，没法睡觉，心中老想着阿娜所冒的危险，竟忘了自己的痛苦。无论如何不能让她受到公众的侮辱，非给她一条出路不可。在极端兴奋的情形之下，他忽然想出了一个古怪的主意：写信给城中和他有点来往的少数音乐家中的一个人，糖果商兼管风琴师克拉勃。他告诉他说，为了一件爱情的纠葛，他上意大利去了；那件事他没到勃罗姆家以前就开始的，他本想在那里把热情压下去，可是办不到。信写得相当明白，可以使克拉勃懂得，也相当的含混，可以让克拉勃用他自己的猜想去补充。克利斯朵夫要求克拉勃保守秘密，因为知道那家伙最喜欢说短道长，预备他一接到信就把事情张扬出去。——事实上也果真是这样。为了进一步的淆惑听闻，克利斯朵夫在信尾又加上几句，对勃罗姆与阿娜的病表示很冷淡。

当夜和第二天，他一心一意想着阿娜，把自己和她一起消磨的最后几个月，一天一天的回想起来。他从热情的幻景中去看她，永远拿她当作自己理想中的人物，给她一种精神上的伟大，悲壮的意识，因为这样他才更爱她。阿娜既不在眼前，这些热情的谎言当然更象事实了。他认为她天生是个健全而自由的人，受着压迫，想挣脱她的枷锁，渴慕一种坦白的，阔大的生活；然后她又害怕，把本能压下去，因为它们不能跟她的命运调和，反而使她更痛苦。她对他喊着：“救救我！”他便紧紧的抱着她美丽的身体。所有的回忆把他折磨着；他觉得加深自己的伤痕有种痛苦的快感。白日将尽，苦闷越来越厉害，简直不能呼吸了。

他莫名其妙的站起来，走出卧房，付了旅馆的账，搭上第一班望阿娜的城市开去的火车，半夜里到了那儿，直奔勃罗姆家。小巷子里有一个和勃罗姆的花园接连的园子。克利斯朵夫翻过墙头，跳进邻家的花园，再跳进勃罗姆的花园，站在屋子前面：漆黑一片，只有一盏守夜灯的微光照着一扇窗，——阿娜的窗。阿娜就在那里受苦。他再跨一步就可以走进屋子了，手已向门钮伸出去了。但他瞧了瞧自己的手，瞧了瞧门，园子，突然明白了自己的行动。七八小时以内，他完全糊涂了，到这时才醒过来，吓得浑身哆嗦。他竭力振作了一下，把那双好象钉在地下的脚拔起来，奔到墙边，爬过去，逃了。

当夜他就离城，第二天跑到山里去隐在一个盖着白雪的小村子内……去埋葬他的心事，催眠他的思想，努力忘掉一切！……

“所以你得起来，用你精神的力量

克服你的疲倦，

只要你神气充足，不为形役……”

“于是我就起来，拿出我本来没有的，

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

善哉善哉！我多么坚强，多么勇敢！”

——《神曲·地狱》第二十四

我的上帝，我干犯了你什么呀？为什么要打击我呢？从我童年起，你就给了我贫穷，要我奋斗。我毫无怨言的奋斗了。我也爱我的贫穷。你给我的这颗灵魂，我曾经努力保持它的纯洁；你放在我心中的这朵火焰，我曾经努力抢救……主啊，你却是拚命要毁灭你所创造的东西，你把这火焰熄灭了，把这灵魂侮辱了，凡是我赖以生存的都被你剥夺了。我在世界上只有两件财宝：我的朋友和我的灵魂。现在我一无所有了。你把什么都拿走了。在荒漠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属于我的，而你从我手里抢去了。我们两个人的心等于一颗，而你把它们撕破了；你给我们尝到相依为命的甜蜜，为的是要我们更感到生死永诀的惨痛。你在我的周围，在我的心中，造成了一平空虚。我身心交瘁，我病了，没有意志，没有武器，好比一个在黑夜里啼哭的孩子。你可是特意在这个时间打击我。你轻轻的，象个奸细似的，从背后走来把我刺伤了；你对我放出情欲，放出你的那条恶狗。你知道我那时没有气力，不能奋斗，情欲把我制服了，把我什么都拿走了，一切都给玷污了，一切都毁灭了……我对自己厌恶到极点。倘若我能把心中的痛苦与羞耻叫喊出来，或是在创造的巨浪中把它忘掉，倒也罢了！可是我没有精力，创作的机能也萎缩了。我象一株死了的树……死，我不是等于死了吗？噢，上帝！把我解放了罢，把这个肉体跟灵魂一起毁灭了罢，别让我留在世界上了，别

让我活下去，别让我无穷无尽的在沟壑中挣扎了！慈悲的上帝，把我杀了罢！

克利斯朵夫的理智早已不信上帝，可是他在痛苦中依旧向他这样的呼吁。

他躲在瑞士的汝拉山脉中一个孤独的农家。屋子背着树林，藏在山坳里：后面是一块隆起的高地，挡住了北风；前面是林木茂密的斜坡，沿着草地迤迤而下。岩石到了某个地方突然完了，形成一座削壁；蜷曲的松树挂在边缘上，枝条修长的桦树望后仰着。天色黯淡。渺无人迹。一片茫无边际的空间。整个的世界都在雪底下睡着。只有半夜里，狐狸在林间悲啼。那是严冬将尽的时节。迟迟不去的冬天。永无穷尽的冬天。似乎快完了，不料它又重新开始。

可是一星期以来，昏睡的土地觉得它的心复活了。似是而非的初春悄悄的溜入空中，溜入冰冻的地下。象翅膀一般伸展着的桦树枝上，雪滴滴答答的掉下来。一望皆白的草原上面，已经有些嫩绿的新芽象针尖似的探出头来；它们周围，在雪的空隙中间，潮湿的黑土仿佛张着小嘴在那里呼吸。每天有几个钟点，在坚冰底下昏睡的流水重新吐出啾啾的声音。光秃的林中，几只鸟唱出尖锐响亮的歌。

克利斯朵夫对这些都没留意。在他，一切都跟从前一样。他不是成天在房里打转，就是在外边乱跑，绝对没法休息。灵魂被内心的妖魔分割完了。它们在那里互相搏斗。被压制的情欲照旧发疯般的乱冲乱撞。而憎恶情欲的心理也是同样的激烈。它们互相咬着咽喉，要拚个你死我活，克利斯朵夫的心被它们撕裂了。同时还有关于奥里维的回忆，关于他死亡的哀痛，创造欲不得满足的苦闷，看到了虚无而竭力反抗的傲起。总而言之，所有的妖魔都在他心里，不让他有一分钟安静。即使有高潮退落，表面上比较平静的时候，他也孤独到极点，在心中找不到一点儿自己的东西：思想，爱情，意志，都被毁尽了。

创造！创造才是唯一的救星。把生命的残渣剩滓丢在波涛里罢！乘风破浪，逃到艺术的梦里去罢！……创造！他要创造，可是办不到。

克利斯朵夫的工作一向是没有规律的。在身心康健的时候，他非但不担忧精力会衰竭，倒反觉得过于旺盛的元气是种繁赘。他完全逞着性子，高兴工作就工作，不高兴工作就不工作，没有任何固定的规则。实际上他随时随地都在工作，头脑从来不空闲的。生命力没有他那么丰富而更深思熟虑的奥里维，曾经屡次告诫他：

“小心点儿。你太信任你的力了。那好山上的激流：今天滔滔滚滚，明天可能点滴无存。一个艺术家应当把他的才气抓在手里，不能随便挥霍。你应当疏导你的精力，把它纳入正规。你得用习惯来约束自己，按时按日的工作。这种习惯对于一个艺术家的重要，不下于操练步法之对于一个士兵的重要。逢到精神骚动的时候，——（那是永远免不了的），——工作的习惯等于你的一副铁甲，可以使你的心灵不至于崩溃。我都知道这一点。我能够活到现在，就是靠了它。”

克利斯朵夫听了只是嘻嘻哈哈：“那对你好的，朋友！厌倦人生吗？哼！我才不会呢！我胃口太好了。”

奥里维耸了耸肩膀：“物极必反。最强壮的人闹起病来是最危险的。”

奥里维的话此刻证实了。朋友死了以后，克利斯朵夫的内心生活并不马上枯竭，可是变得断断续续的，会突然之间奔泻一阵，然后又埋在泥土底下不见了。克利斯朵夫没留意这情形；那时他对什么都无所谓。悲痛与方在萌动的情欲占据了整个的思想。——但是飓风过后，他又想找那个泉源来解渴的时节，便什么都找不到了。只有一片沙漠，一滴水都没有。心灵枯涸了。他尽管在沙土中挖掘，想教地下的潜流飞涌出来，尽管不惜任何代价的要创造，精神可不听指挥了。他不能向习惯求救。而习惯才是忠实的盟友；我们有时会把一切的生活意义都失掉，只有它始终如一，永远跟着我们，一声不出，一动不动，直瞪着眼睛，抿着嘴唇，用它那双稳定的，从来不哆嗦的手，带着我们穿过危险的行列，直到我们重见光明，对人生又有了兴趣的时候为止。克利斯朵夫却是孤零零的，他的手在黑夜裡碰不到一只援助他的手。他没有力量再爬上山顶去迎接阳光。

这是最凶险的关口。他觉得快要发疯了。有时他跟自己的头脑作着荒唐而狂乱的斗争，因为他象狂人一样有些执着的念头，数目和他纠缠不清：他往往数着地板，数着森林中的树木。有时根音①的数目字与和弦的度数在他脑中打架。有时他象死人一样的虑脱。

①根音为和声学上的专门名词。

没有一个人关切他。他住的是一所破屋，跟正屋分开的。卧房归他自己收拾，——并且也不天天收拾。每顿饭都由人家送来，放在楼下；他简直看不见一个人。房东是沉默而自私的乡下老头，根本不理睬他。克利斯朵夫吃东西也好，不吃东西也好，那是他自己的事。连克利斯朵夫晚上回不回家也不大有人注意。有一次他在林中迷了路，半个身子陷在雪里，差点儿回不来。他竭力用疲劳来磨自己，免得思想，可是不成。他很少有能不胜困倦的睡上几小时。

关切克利斯朵夫的唯一一头圣·裴那老狗，他坐在屋子前面的凳上，它过来把眼睛血红的大脑袋靠在他的膝上。他们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可以瞧上大半天。克利斯朵夫让它待在身边，象病中的歌德一样，并不为这双眼睛有什么不安，也不想对它们说：“去你的罢！……你这是白费气力，鬼东西，你抓不住我的！”

他听这一对表示哀求的，半睡半醒的眼睛吸引，同时他也很想帮助它们，觉得这是一颗被拘囚的灵魂向他求告。

因为受着痛苦的磨练，活活的脱离了人生，遭着人类自私自利的蹂躏，他才看到了被人类迫害的牺牲者，看到了人类得意洋洋的屠杀别生物的战场，心中不由得又怜悯又厌恶。便是在幸福的时候，他也一向喜欢动物，不忍看到它们受虐待，对于打猎有强烈的反感，只因为怕人笑话而不敢表示出来，或许对自己也不敢承认；但他不愿意亲近某些人，骨子里的确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从来不能跟一个以杀害动物为乐的人做朋友。这倒不是为了温情主义：他比谁都明白生活是建筑在痛苦与残忍上面的，一个人要活着就不能不使旁的生物受苦。那不是闭上眼睛，说说空话所能解决的。也不能因此而放平生活，象小孩子一般的抽抽搭搭。倘若今日还没有旁的方法可以生活，就得为了生活而杀戮。但为杀戮而杀戮的人是个凶手。虽然是下意识的，可究竟是凶手。人类应当努力减少痛苦与残忍：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

平时这些思想在克利斯朵夫心中是深深的埋着的。他不愿意去想它。想有什么用呢？有什么办法呢？他应当成为克利斯朵夫，完成他的事业，不惜任何代价的求生存，哪怕要牺牲一些弱者也得生存……世界不是他造的……别想罢，别想罢！

可是等到他也遭了祸害，打了败仗，就非想到不可了！从前他责备奥里维，不该对于人家所受的和给旁人受的苦难抱着无谓的同情，自己为之而悔恨交集更加是多此一举。如今他却比奥里维更进一步：因为他元气充足，所以冲动之下，对宇宙间的悲剧看得格外透彻。他体会到世界上所有的痛苦，仿佛自己的皮肉都被剥光了。一想到那些动物，他不由得浑身战栗；悲愤到极点。他完全了解禽兽眼中的表情，看到它们有一颗和他的灵魂一样的灵魂，一颗无法申诉的灵魂。它们的眼睛在那里嚷着：“我又没侵犯你们，干吗要教我受罪呢？”

日常看惯了的最平淡的景象，此刻他都受不了：——或是一头关在栅栏里哀鸣的小牛，大眼睛突在外面，白眼带着蓝色，粉红的眼皮，白的眼睫毛，堆在脑门上的睫毛，紫色的面部，向内拳曲的膝骨；——或是一头羔羊被一个乡下人缚着四脚倒提着，把脑袋拚命望上仰，象小孩子般的哼哼叽叽，伸着灰色的舌头，咩咩的叫着；——或是挤在笼里的母鸡；——或是一头被人屠杀的猪在远处哀号；——或是在厨房桌上被人破了肚子的鱼……人类加在这些无辜的动物身上的酷刑，都紧紧的牵着他的心。假定它们也有点儿理性的话，世界对于它们该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恶梦！那些麻木不仁，又盲又聋的人，割着它们的喉管，掐着它们的肚子，把它们腰斩，活活的烧着，看着它们痛苦的抽搐。便是在非洲吃人的种族里头，也没有比这个更残暴的事。对于一个没有成见的人，看到动物的痛苦比人类的痛苦更难忍受。因为人的受苦至少被认为不应该的，而使人受苦的也被认为罪人。但每天都有成千累万的动物受到不必要的屠杀，大家心上没有一点疙瘩。谁要提到这一点，就会给人笑话。——然而这的确是不可赦免的罪恶。只要犯了这一桩罪，人类无论受什么痛苦都是活该的了。这是他欠下的血债。如果真有一个上帝而竟容忍这种罪恶，那就是上帝欠的血债。倘若上帝是慈悲的，那末最卑微的生灵就应该得救。倘若上帝只对强者发慈悲，而对于弱者，对于给

人类作牺牲的下等的生物没有正义，那末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慈悲，什么正义……

可怜人类的屠杀在宇宙的大屠杀中还不算一回事呢。禽兽也在互相吞噬。和平的植物，无声无息的树木，在它们之间也等于凶暴的野兽。所谓森林的恬静，只是文人士的好听的词藻而已，因为他们只认识书本中的宇宙……克利斯朵夫屋子旁边的森林中就有着可怕的斗争。杀人犯似的桦树扑在美丽的松树身上，凭着象古希腊柱头那样苗条的腰肢，使它们窒息。同时它们也扑在橡树身上，把它们拗得折臂断腿。巨人式的百臂的桦树，一株抵得上十株的树，把周围的一切都毁灭了。没有敌人的时候，它们便同类相残，彼此扭成一团，好象洪荒时代的巨兽。斜坡下面的树林里还有皂角树在林边望里头钻进来，攻击小松树，压着敌人的根株，用树胶把它们毒死。那是拚个你死我活的斗争，得胜的把敌人的地盘和残骸一起吞了。大妖魔没收拾完的，还有小妖魔来收拾。长在根上的菌竭力吮吸病弱的树，慢慢的消耗它的元气。黑蚁侵蚀那些已经在腐烂的林木。几千百万看不见的虫豸把一切蛀蚀，穿洞，把生命化为尘土……而这些战斗都是在静默中搬演的！……自然界的和岂不过是一个悲壮的面具，面具底下还不是生命的痛苦与惨酷的本相吗？

克利斯朵夫笔直的往下沉了。但他不是一个束手待毙，让自己淹死的人。他心里想死，事实上却是竭尽所能的求生存。莫扎特说过，“有一等人是始终要奋斗的，除非到了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克利斯朵夫便是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快消灭了，所以一边往下掉一边舞动手臂，东抓抓，西找找，想找一个依傍，让自己吊着。他以为找到了。他才想起奥里维的孩子，立刻把所有的求生的意志寄托在他身上，拚命把他抓住了。对啦，他应当找这个孩子，要人家给他，让他教养，让他爱，代替父亲的位置，——他要使奥里维在儿子身上再生。既然他因为痛苦而变得自私了，怎么不早想到这一点呢？于是他写信给抚养孩子的赛西尔，很焦心的等着回音。他全副精神想着这个念头，教自己镇静：——啊，还有个希望呢。而且他很有把握，因为知道赛西尔的心是极好的。

回信来了。赛西尔告诉他，奥里维死后三个月，一位戴孝的太太跑到她家里来对她说：“还我孩子！”

这便是当初丢下奥里维和孩子的女人，——雅葛丽纳，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她那次疯狂的爱情没有多久就完了。情人还没有对她厌倦的时候，她先对情人厌倦了，回到娘家，丧气之极，对一切都厌恶，人也老了许多。为了那桩闹得沸沸扬扬的桃色事件，许多朋友跟她断绝了。平时行为最不检点的人并不是最宽容的。连她的母亲都对她表示那样的轻蔑，使她住不下去。她看破了社会上的虚伪。奥里维的死更是个重大的打击。她那副失魂落魄的神气，教赛西尔不忍拒绝她的要求。把一个视同己出的小娃娃退还给人家当然是极难受的，但对一个比你更有权利而且更不幸的人，骨肉分离岂不更痛苦吗？她原来想写信给克利斯朵夫，征求他的意见。但克利斯朵夫从来没答复她的信，她已经不知道他的通信处，甚至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人生的快乐得而复失，有什么办法？唯有隐忍而已。主要是孩子能够幸福，能够有人爱……

回信是傍晚到的。迟迟不去的冬天又下了雪，下了整整的一夜。已经长出新叶的树林中，枝条又被积雪压断了，劈劈拍拍的响着，象战场上的声音。克利斯朵夫独自待在屋里，不点灯火，在白光闪烁的黑影里每次听到林中悲壮的声响都吓得直跳，他也象那些树木一样，给沉重的担子压得格格地响着。他想：

“如今是什么都完了。”

一夜过后，又是白天；树木并没有断。整整那一天，整整那一夜，还有以后的几天几夜，树木继续受着压迫，劈劈拍拍的响着，可始终没断下来。克利斯朵夫一点儿生存的意义都没有了，可是照旧活着。他再没有理由奋斗了，可是他照旧奋斗，一拳来一脚去，跟那腐蚀他脊骨的无形的敌人肉搏，好比雅各对天神的苦斗。他对斗争并不存什么希望，只等有个结束：他永远在那里苦斗，嘴里喊着：

“你尽管把我打倒罢！干吗不打倒我呢？”

几天过去了。克利斯朵夫的苦斗告了个段落，所有的生命力都消耗完了。可是他仍旧撑着身子，走出门去。唉，那些在生命的空白中有个坚强的种族支持的人，还是幸福的。祖父的跟父亲的腿，把快要倒下来的儿子的身体撑住了；强壮的祖先们一举手之间把那根筋气力尽的灵魂托住了，好象战士虽死，他的坐骑还是把他驮着。

他走在两个土洼中间一条高坡的路上，又走下一条地上都是尖石头的小径，石头中盘根错节的长着些发育不全的橡树根；他不知道自己往哪儿去，但脚步比神志清楚的人更稳实。他没有睡觉，几天以来差不多没吃过东西，眼睛前面蒙着一层雾，向着下边的山谷走去。——那时正是复活节的前几日。天是阴的。冬季最后一个寒潮退下去了，和煦的春天正在酝酿中。下面许多小村子里传来一阵阵的钟声。先是从山脚下土坳里的一个钟楼上的；钟楼顶上盖着杂色的干草，有黑的，有黄的，长着一层藓苔，象丝绒一样。接着是另一山腹中看不见的那个钟楼。随后又是对河平原上的那些。还有在很远的地方，雾霭苍茫中的一个村子隐隐约约发出一片模糊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停住脚步，几乎要昏过去了。那些声音似乎对他说：

“到我们这儿来罢！这儿只有和平，没有痛苦。不但痛苦消灭了，思想也消灭了。我们可以催眠你的灵魂，让它在我们的臂抱中睡着。来罢，休息罢，你从此不会醒了……”

他觉得多么疲倦！真想睡觉。可是他摇摇头，回答：

“我所找的不是和平，而是生命。”

他又往前走，不知不觉走了好几里地。因为身体虚弱，头昏目眩，最单纯的感觉也有意想不到的反响。他的思想在天上地下反射出许多奇怪怪异的微弱的光。在他前面，照着阳光的荒凉的路上闪过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影子，把他吓了一跳。

到一个树林出口的地方，他发觉近边有个村子，因为怕见人，马上回头走，可是不能不走近村子高头的一座孤零零的屋子：它靠着山腰，象一所疗养院，四周是个向阳的大花园，寥寥落落的有几个步子不大稳健的人在沙道上走着。克利斯朵夫没有留意；但在小径的拐角儿上，他劈面遇到一个眼睛惨白的人，软绵绵的坐在两株白杨底下的凳上，脸又胖又黄，眼睛直勾勾的瞪着前面。身后另外坐着一个人。两人都不出声。克利斯朵夫已经在他们面前走过了，又忽然停下来，觉得那双眼睛是他认识的，回过头去瞧了瞧。那人始终不动，瞪着前面，仿佛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旁边那个看见克利斯朵夫招手，便走过来。

“他是谁啊？”克利斯朵夫问。

“疗养院里的一个病人，”那人指着屋子回答。

“我好象认识他的。”

“可能的。他是一个德国很出名的作家。”

克利斯朵夫说出一个姓名。——果然是的。克利斯朵夫从前在曼海姆杂志上写文章的时代跟他见过。那时他们处于敌对的位置。克利斯朵夫才露头角，对方已经成名了。他性格很强，很有自信，不是他的作品他都瞧不起。他那些写实的，刺激感官的小说，不象一般流行的作品那么庸俗。克利斯朵夫虽然讨厌他，对于他那种世俗的，真诚的，范围狭小的，但很完美的艺术，也不由得暗暗钦佩。

“他这个病已经有一年了，”那个看守的人说。“医过一阵，大家以为他好了，送他回去了。不料又发了。一天晚上，他竟然从窗里跳下去。初到这儿的时候，他又是骚动，又是叫嚷；现在可非常安静，整天就这样的坐着。”

“他在那里瞧什么呢？”克利斯朵夫问。

他走近凳子，不胜怜悯的瞅着这个被病魔打败的人，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眼皮很厚，一只眼睛差不多闭着。那疯子似乎不知道克利斯朵夫在他旁边。克利斯朵夫叫着他的姓名，握着他的手，——觉得又软又潮，丝毫无力，象一样死的东西；他不敢再把它拿在自己手里。疯子把望



上翻起的眼睛向克利斯朵夫瞧了瞧，又瞪着前面，呆头呆脑的笑着。

“你瞧什么啊？”

“我等着，”那人一动不动的低声回答。

“等什么？”

“等复活。”

克利斯朵夫打了个寒噤，赶紧跑了。这句话象火箭一般的射到他的心里。

他没头没脑的望森林里钻，朝着回家的方向爬上山坡，因为心绪很乱，迷了路，走进一个大松林。一片阴影，万籁无声。不知从哪儿来的几点火黄的阳光透入浓厚的阴影。克利斯朵夫被这几道光催眠了，觉得周围漆黑一团。他踏着厚厚的针毡，象脉管般隆起的树根常常绊他的脚。树下没有一株植物，没有一片鲜苔。枝头上也没有鸟声。树身下部的枝条已经枯了，所有的生机全躲在上面有阳光的地方。再望前去，连这点儿生意也熄灭了。那是树林中间被某种神秘的病侵蚀的部分。各种细长的地衣象蜘蛛网似的包裹着红红的松枝，把它们从头到脚捆绑着，从这一株树蔓延到那一株树，把森林窒息了。它们象水底下的海藻，到处伸着触角。四下里也如同海洋深处一样的静寂。高头的阳光暗淡了。死气沉沉的林间不知怎么溜进了一片雾，包围着克利斯朵夫。一切消灭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乱窜了半小时；白茫茫的雾越来越浓，变得黑沉沉的，刺他的喉咙；他自以为望前直走，其实在那里绕圈子，松树上挂着奇大无比的蜘蛛网，雾气经过的时候在网上留下摇摇欲坠的水珠。临了，天罗地网似的迷阵漏出一个空隙，让克利斯朵夫走出了海底森林，又看到些生气蓬勃的树木，松树跟榉树的无声的斗争。但周围还是没有一点儿动静。酝酿了几小时的静默，骚动起来了。克利斯朵夫停下来听着。

突然之间远远的来了一阵波涛。树林深处先卷起一阵风，象奔马似的到了树顶上，树尖都象水浪一般的波动。那阵风好比弥盖朗琪罗画上的上帝在百丈巨涛中汹涌而来，在克利斯朵夫头顶上滚过。森林为之战栗，克利斯朵夫的心也为之战栗了。那是大地回春的先兆……

然后一切又静下来。克利斯朵夫懊恼然赶回家，两腿索索的抖个不停，走到屋门口，象被人追逐似的望后回顾了一下。天地仿佛死了。山坡上的树林都死气沉沉的睡着了。静止不动的空气显得异样的透明。万籁无声。唯有一道剥蚀岩石的泉水，呜呜咽咽的替大地唱着哀歌。克利斯朵夫浑身滚热的睡下。和他一样烦躁不安的牲口在隔壁的牛棚里骚动……

夜里，他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远远的又起了一阵波涛；风又来了，这一回却是颶风，——是春天的季候风，它吐出灼热的呼吸，使酣睡未醒，打着寒噤的土地感到一点儿温暖；它把冰溶解了，把一路上的甘霖都给带来了。土洼那边的树林中，风象打雷一般咆哮怒吼，越来越近，越来越膨大，以千军万马之势冲上山坡；整个山林都是一片呼啸声。屋子里有骑马嘶鸣不已，几头母牛也跟着叫。克利斯朵夫坐在床上听着，连头发也竖了起来。狂风吹到了，呼呀呼呀的直叫，定风针格格的响着，屋瓦乱飞，屋子也摇摇欲动。一个花盆给吹在地下，打破了。克利斯朵夫没有关严的窗哗啦啦的打开了，一阵热风直冲进来，劈面吹着克利斯朵夫，也吹到了他裸露的胸部。他跳下床，张着嘴，连气都透不过来。似乎有个活的上帝冲进了他空虚的灵魂。这就是复活！……空气进入他的喉管，新生命的波浪灌饱了他的脏腑。他觉得自己要爆裂了，想要叫喊，叫出他又痛苦又快乐的情绪，但他只能吐出几个没意义的声音。纸张被狂风吹得满屋乱飞；他摇摇晃晃的用手臂敲着墙，在房间里手舞足蹈的嚷着：

“噢！你，你，你终于回来了！”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噢，你，我不是找不到你了吗？……”

干吗把我丢了昵？”

“为了要完成我的使命，完成你所放弃的使命。”

“什么使命？”

“战斗啊。”

“你为什么还要战斗？你不是万物的主宰吗？”

“不是的。”

“你不就是万物吗？”

“我不是万物。我是征服虚无的生命。我不是虚无。我是在黑夜中烧毁虚无的火。我不是黑夜。我是永久的战斗。我是永远在奋斗的自由意志。跟我一同战斗，一同燃烧罢。”

“我打败了。不中用了。”

“你打败了？你觉得完了？那末别人会打胜的。别想着你自己，得想着你的队伍。”

“我是孤独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没有队伍。”

“你不是孤独的，你不是属于你的。你是我的许多声音中间的一个，是我的许多手臂之中的一条。得替我说话，替我作战。倘若手臂断了，声音哑了，我还是站着；我可以用的声音，别的手臂来斗争。你即使打败了，还是属于一个永不打败的队伍。别忘了我的话，你便是死了还是会胜利的。”

“主啊，我多痛苦！”

“你以为我不痛苦吗？千百年来，死亡追着我，虚无等着我。只靠了一次又一次的胜仗，我才打出路来。生命的大河被我的血染红了。”

“战斗，永远要战斗吗？”

“是的。上帝也在那里战斗。上帝是一个征服者，是一头吞噬一切的狮子。虚无包围上帝，上帝把虚无降服。战斗的节奏才是最高妙的和声。这和声可不是为你那些人间的耳朵听的。只要知道它存在就行了。安安静静尽你的本分，让神明去安排一切。”

“我没有气力了。”

“替那些强者歌唱罢。”

“我的嗓子破裂了。”

“那末祈祷罢。”

“我的心已经不干净了。”

“把它扔掉，拿我的去。”

“主啊，要忘掉自己，把自己死了的灵魂丢掉，倒还罢了。可是怎么能丢弃我的死者，怎么能忘掉我所爱的人呢？”

“把他们跟你自己死了的灵魂一起丢掉罢。只要找到了我的活生生的灵魂，你就会发觉你的死者并没死了。”

“噢，你曾经把我遗弃，将来还会遗弃我吗？”

“会的。一定的。可是你决不能把我丢下。”

“要是我的生命熄灭了呢？”

“那末把别人的生命点起来。”

“倘若我连心都死了呢？”

“那末生命是在别的地方了。打开你的窗户迎接它罢。你这糊涂虫，屋子坍了，你还把自己关在里头！快快出来罢。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住呢。”

“噢！生命，噢！生命！我明白了……过去我在自己心中，在我的空虚而闭塞的灵魂中找你。我的灵魂破碎了；不料我的伤口等于一扇窗子，从那里透进了空气；我又能够呼吸了；噢，生命！我又把你找到了！……”

“是我把你找回来的……别说话，你听着。”

克利斯朵夫便听见生命的歌声象泉水啁语一般在胸中响亮。凭窗远眺，昨天还是奄奄一息的树林，今天却在春风春日之下汹涌澎湃。阵阵的风涛，欢乐的颤抖，在树干中间飘过；屈曲的枝条向着明朗的天空欣欣然伸着手臂。急流奔泻，有如欢笑的钟声。同样的景色昨天还埋在坟墓里，今天可复活了；生命回来了，而克利斯朵夫心中的爱也醒过来了。得到上帝恩宠的灵魂简直是一桩奇迹！灵魂从恶梦中觉醒，一切都在它周围再生。心又跳动了。枯涸的泉水又开始流了。

克利斯朵夫重新加入神圣的战斗……他自己的战斗，人类的战斗，一到这个阳光象雪片般乱舞的大混战中就显得太渺小了！……他把自己的灵魂剥光了。好比一个人在梦里常常会吊在空中似的，他从高处看自己，从大千世界中看自己；那时他的痛苦的意义立刻显出来了。他的斗争是众生万物的大斗争中的一部分。他的失败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且马上得到补救的。他为大家斗争，大家也为他斗争。他们分担他的忧苦，他也分享他们的光荣。

“同伴们，敌人们，向前罢，踏在我的身上罢，炮车尽管在我身上辗过罢！我根本不想到那个伤我皮肉的铁轮，不想那些踩着脑袋脚，我只想着替我报复的人，想着主宰，想着成千累万的队伍的领袖。我的血是给他未来的胜利铺路的……”

如今他觉得上帝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创造者，不是一个尼罗<sup>①</sup>在铁塔上眺望他自己放下的大火。上帝也在受苦。上帝也在战斗，跟战斗的人一块儿战斗，援助受苦的人。因为它是生命，是黑夜里的一点光明，它慢慢的展布开去，要吞没黑夜。可是黑夜无边，神的战斗永远没有休止；而谁也不知道结果。那是英雄的交响乐，连那些互相冲突，互相混杂的不协和音也会化作清明恬静的音乐。象榉树林无声无息的作着猛烈的战斗一样，生命就在永恒的和其中作着战斗。

<sup>①</sup>尼罗为罗马帝国的大帝，以荒淫无道著称于史。相传公元六十四年时罗马城中的大火为其所纵。

这些战斗，这种和平，在克利斯朵夫心中都有回响。他是一个贝壳，其中可以听到海洋的波涛。小号的呼号，各种声响的巨风，英勇的呐喊，在威镇一切的节奏上面飞过。因为在这颗有声的灵魂中，一切都变了声音。它为光明歌唱，为黑夜歌唱，为生命歌唱，为死亡歌唱，为战胜的人歌唱，也为他自己，——战败的人歌唱。它唱着。一切都唱着。它只是歌唱。

滔滔汨汨的音乐，象春雨一般渗进那片在冬天龟裂的泥土。羞耻，哀伤，悲苦，如今都显出了它们神秘的使命：它们使泥土分解，给它肥料；痛苦这把犁刀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了生命的新的水源。田野又开满了花，可不是上一个春天的花。一颗新的灵魂诞生了。

它时时刻刻都在诞生。因为它的骨骼还没固定，不象那些发育到顶点而快要老死的灵魂。它不是一座雕像，而是在溶液状态中的金属。它身上每秒钟都显出一个新的宇宙。克利斯朵夫不想固定它的界限。他好象把自己的过去统统丢开了，出发作一次长途旅行：凭着年轻人的热血，无挂无碍的心胸，呼吸着海洋的空气，以为这旅行是没有完的，他觉得快乐极了。在世界上到处奔流的那股创造力又把他抓住了，世界的财富使他看得出神了。他爱着，他能够化身，化身为他的同胞。而一切都是他的同胞，从他踩在脚下的草到他握着的人家的手。或是一株树，或是映在山上的云影，或是草坪的气息，或是嗡嗡作响的夜晚的天空，其中有的是蜂群一般数不清的太阳……那简直是热血的漩涡。他不想说话，不想思索，只是笑着，哭着，在这生气洋溢的幻境中化掉了……写作，为什么写作？难道你能写出不可言说的境界吗？……然而不管可能与否，他非写不可。那是他避不掉的。到处都有种种的思想一闪一闪的照射他。怎么能等待呢？所以他就写了，不管用什么写，也不管写在什么上面；往往他还说不出胸中飞涌的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而一个乐思还没写完，另外一个又来了。他写着，写着，写在衬衣的袖口上，写在帽子的皮带上；不管他写得有多快，思想总是来得更快，简直需要一种速记术才好……

可是这不过是些不成形的断片。等到他要把这些思想放进一般的音乐形式，困难就来了；他发觉从前的模子没有一个再适用；如果要把自己的意境忠实的保留下来，就得先把至此为止所听到的，所写过的，统统忘掉，把所有学得来的公式和传统的技术一起推翻，——那只能给萎靡不振的精神做拐杖，给那些懒于用自己的脑子去思想，袭取他人的见解的人做一张现成的床铺。从前，在他自以为生命与艺术已经成熟的时期，——（其实只到了他许多生命中一个生命的终点），——他用来表白的是一般的语言，不是跟自己的思想同时产生的新语言；他的感情是随着现成的逻辑发展的，那逻辑提供他一部分公式化的句子，带他走着前人的老路，到一个早先定妥而且是群众所等待的结局。此刻可没有现成的路了，应当由情操去开辟出来，思想只有跟从的分儿。他的任务已经不是描写热情，而是要和热情合为一体，使他跟内心的规律交融。

同时，克利斯朵夫挣扎了好久而不愿意承认的矛盾居然消灭了。因为他虽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也常常为一些与艺术无关的问题操心，认为艺术有一种社会的使命。他没觉得自己原来有两种人的性格：一个是创造的艺术家的，完全不问道德后果的；一个是行动者，喜欢推理的，希望他的艺术有道德的与社会的作用，他们俩有时使彼此非常为难。现在他一心一意的想着创造，等于受着自然律支配的时候，就把实用的念头丢开了。当然他照旧瞧不平时下那种卑鄙的不道德的风气，始终认为猥亵的艺术是最低级的艺术，是艺术的一种病，长在腐烂的树干上的毒菌。但即使以享乐为目标的艺术等于把艺术送入妓寮，克利斯朵夫也不至于矫枉过正，提倡庸俗的实用主义，提倡以道德为目标的艺术，把天马阉割了教它去犁田。最高的艺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决不受一朝一夕的规则限制；它是一颗向无垠的太空发射出去的彗星。不管在实用方面这股力是有用的，无用的，或者是危险的，它总是力，总是火，是天上闪出来的电光；因为这一点，它是圣洁的，是善的。它的善，可能在实用世界中也成为善；但它真正的，神圣的善，跟信仰一样是超乎自然的。它和它的来源——太阳<sup>①</sup>——相同。太阳既非道德的，亦非不道德的。它是生命。它战胜黑夜。艺术亦然如此。

<sup>①</sup>希腊神话以阿波罗为驾驭太阳的光明之神，同时亦为艺术之神，象征艺术与太阳同源。

所以完全浸在艺术中间的克利斯朵夫不胜惊愕的发觉，心中涌起许多陌生的，意想不到的力量；既不是他的情欲，也不是他的悲哀，也不是他有意识的灵魂……——而是一颗陌生的，对他的所爱所苦，对他的整个生涯全不关心的灵魂，一颗欢乐的，神妙的，犷野的，不可解的灵魂！它把克利斯朵夫当做马一样的驱策，老是用踢马刺踢着他。偶尔能歇下来喘口气的时候，他一边看着所写的东西，一边问自己：

“怎么，怎么这个会从我身上出来的？”

他那时被精神的狂乱降服了，那是所有的天才都领教过的、不受意志拘束的、独立的意志，是“世界与生命的谜”，为欧德称为“妖魔一般的”；他自己虽有武装保护，也被它制服了。

克利斯朵夫写着，写着，成天成月的写着。有些时期，丰满的精神不需要任何养料，继续在那里无穷无尽的生产。只要轻轻的撩拨一下，微风送来一些花粉，就能使千千万万的内心的萌芽长发起来……克利斯朵夫没有时间思索，也没有时间生活。忙于创造的灵魂威镇着生命的废墟。

随后，一切都停止了。克利斯朵夫筋力尽，老了十岁，——可是得救了。他离开了克利斯朵夫，托生到了上帝身上。

头上突然出现了星星白发，好似秋天的花在九月里一夜之间开遍了草原。腮帮上有了新的皱纹。可是恬静的眼神恢复了，嘴巴的神气表示隐忍了。他心平气和。如今他明白了。他明白：一朝面对着震撼世界的力量，他的骄傲，人类的骄傲，都是没用的。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自主。非警惕不可。要是你睡着了，那股力就会溜进我们胸中把我们带走……带到哪样的深渊里去呢？带到泉源枯竭的地方，把我们丢在干涸的河床里面。单是愿意战斗还不够。应当向不可知的神明低头！他兴之所至，会随时随地给你爱情，死亡，或是生命。没有上帝的意志，单是人的意志是一无所用的。上帝在一刹那间就能毁灭我们多少年的劳作与努力。而他高兴的时候，也能使朽腐化为神奇。一个能创造的艺术家的特别感觉到自己逃不过神的掌握；因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是只说神灵启示他的话的。

克利斯朵夫这才懂得海顿老人的明哲，——他每天早上执笔之前先要跪着……战战兢兢的提防，诚惶诚恐的祈祷。所以你得祈祷上帝，求他和你同在。你得抱着虔诚与热爱的心和生命之神沟通。

夏天将尽，一个巴黎朋友经过瑞士，发现了克利斯朵夫的隐居，特意登门拜访。他是音乐批评家，一向最赏识他的作品。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知名的画家，也是崇拜克利斯朵夫的。他们告诉他，欧洲各地都在演奏他的作品，极受欢迎。克利斯朵夫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兴趣，认为过去的他已经死了，早已不把那些作品放在心上。因为客人要求，他拿出最近作的曲子。但对方完全不懂，以为克利斯朵夫疯了。

“没有旋律，没有节奏，没有主题的经营；只是一种流汁，没有冷却的液体，它可能适应任何形式而自己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它什么都不象；只是一片混沌中的几点微光。”

克利斯朵夫笑了笑回答：“差不多是这么回事。混沌的眼睛在世界的幕后发光……”

但来客不懂得诺瓦利斯①的这句名言，只暗暗的想：“他才气尽了。”

①诺瓦利斯为十八世纪德国诗人。

克利斯朵夫并不希望他了解。

客人告别的时候，他陪着他们走一程，有心带他们看看山上的风光。但他也没有走多少路。看到一片草原，音乐批评家便提起巴黎戏院的装饰；那位画家又认为色调配合得很不高明，完全是瑞士风味，象又酸又无味的大黄饼，霍特娄②一派的东西；并且他对自然界也表示很冷淡。

②霍特娄为十九世纪瑞士历史画家。

“自然界？什么叫做自然界？我就不认识！有了光和色，不就行了吗？我才不理睬什么自然呢……”

克利斯朵夫跟他们握了手，让他们走了。他对这些情形都不动心了。他们都是在土洼那一边的。这样倒更好。他不想对人家说：“要到我这里来，应当走同样的路。”

几个月来把他烧着的火低下去了。但克利斯朵夫心中依旧保持着那股暖气，知道火一定还会烧起来，要不是在他身上，就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不管它在哪儿，他总是一样的爱它：火总是同样的火。在这个九月的傍晚，他觉得那道火蔓延着整个的自然界。

他望回家的路上走。一阵暴雨过了，又是阳光遍地。草原上冒着烟。苹果树上成熟的果子掉在潮湿的草里。张在松树上的蜘蛛网还有雨点闪闪发光，好比古式的车辆。湿漉漉的林边，啄木鸟格格地笑着。成千成万的小黄蜂在阳光下飞舞，连续而深沉的嗡嗡声充塞着古木成荫的穹窿。

克利斯朵夫站在林中一平空地上：那是土坳中间一片椭圆形的盆地，满照着夕阳；泥土赫红，中间有一小方田，长着晚熟的麦与深黄的灯芯草。周围是一带秋色灿烂的树林：红铜色的榉树，淡黄的栗树，清凉茶树上的果实象珊瑚一般，樱桃树伸着火红的小舌头，叶子橘黄的苔桃，佛手柑，褐色的火绒……整个儿象一堆燃烧的荆棘。在这个如火如荼的树林中，飞出一只吃饱了果实，被阳光熏醉的云雀。

而克利斯朵夫的心就象云雀一样。它知道等会要掉下来的，而且还要掉下无数次。但它也知道永远能够望火焰中飞升，唱出啾啾流转的歌声，向那些留在地下的同伴描写天国的光明。

## 卷十初版序

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我毫无隐蔽的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混沌沌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和为了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而感到的沮丧。——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你们这些生在今日的人，你们这些青年，现在要轮到你们了！踏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向前罢。但愿你们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

我自己也和我过去的灵魂告别了；我把它当做空壳似的扔掉了。生命是连续不断的死亡与复活。克利斯朵夫，咱们一起死了预备再生罢！

罗曼·罗兰一九一二年十月

（你，可爱的艺术，在多少黯淡的光阴里。）

生命飞逝。肉体与灵魂象流水似的过去。岁月镌刻在老去的树身上。整个有形的世界都在消耗，更新。不朽的音乐，唯有你常在。你是内在的海洋。你是深邃的灵魂。在你明澈的眼瞳中，人生决不会照出阴沉的面目。成堆的云雾，灼热的、冰冷的、狂乱的日子，纷纷扰扰、无法安定的日子，见了你都逃避了。唯有你常在。你是在世界之外的。你自个儿就是一个完整的天地。你有你的太阳，领导你的行星，你的吸力，你的数，你的律。你跟群星一样的和气恬静，它们在黑夜的天空画出光明的轨迹，仿佛由一头无形的金牛拖曳着的银锄。

音乐，你是一个心地清明的朋友，你的月白色的光，对于被尘世的强烈的阳光照得眩晕的眼睛是多么柔和。大家在公共的水槽里喝水，把水都搅浑了；那不愿与世争饮的灵魂却急急扑向你的乳房，寻他的梦境。音乐，你是一个童贞的母亲，你纯洁的身体中积蓄着所有的热情，你的眼睛象冰山上流下来的青白色的水，含有一切的善，一切的恶，——不，你是超乎恶，超乎善的。凡是气息在你身上的人都脱离了时间的洪流；所有的岁月对他不过是一日；吞噬一切的死亡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音乐，你抚慰了我痛苦的灵魂；音乐，你恢复了我的安静，坚定，欢乐，——恢复了我的爱，恢复了我的财富；——音乐，我吻着你纯洁的嘴，我把我的脸埋在你蜜也似的头发里，我把我滚热的眼皮放在你柔和的手掌中。咱们都不作声，闭着眼睛，可是我从你眼里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光明，从你缄默的嘴里看到了笑容；我蹲在你的心头听着永恒的生命跳功。

















## 第二部

他到巴黎的时候心里非常不好过。从奥里维死了以后，这是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回来。他本来是永远不想再看见这个城市的。从车站到旅馆的路上，他坐在马车里简直不大敢向外张望。最初几天，他老躲在房里不愿意出门。一想到在门外等着他的那些往事，他就有一阵悲怆。但究竟是哪一种悲怆呢？自己弄清楚了没有呢？他自以为怕看到往事活生生的跳出来，或者看到过去的面目都已经死了，那是使他更痛苦的：——他的悲怆可是这种恐惧造成的吗？……其实对于旧梦重温的痛苦，一个人的本能无形中已经发动了所有的机智，有了防备。因此，他挑了一个——（也许自己不觉得）——和从前住的区域离得很远的旅馆。初次上街散步的时候，到音乐厅去指挥预奏会的时候，重新接触巴黎生活的时候，他先还闭着眼睛，不愿意看到眼前的景象，一味固执地只看到从前的景象。他对自己再三说着：“是的，这是我认识的，认识的……”

艺术界和政界仍旧是那么专横那么混乱。广场上仍旧是同样的市集。只有演员的角色换过了：当年的革命党变了布尔乔亚，超人变了时髦人物。以前的无党无派人士正在压迫现在的无党无派人士。二十年前的青年如今比他们当初攻击的老头儿更保守；他们的批评家不承认新来的人有生活的权利。表面上什么都没改变。

但实际上什么都改变了……

“朋友，请你原谅！你真好，不埋怨我这么久没信给你。你的来信使我非常快慰。几星期以来，我心乱如麻。人亡物在，故旧星散。你不在眼前迫使我怅然若失。和我生离死别的人，在我周围造成了一片可怕的空虚。一切我和你讲起过的老朋友都不见了。夜莺——（你该记得她的歌声罢，——就在那可悲可喜的夜晚，我在人堆里徘徊，在一面镜子里看见了你对我望着的眼睛。）——夜莺实现了她目标并不太高的理想，得了一笔小小的遗产，住到诺曼底去了；她在那儿管着一个农庄。亚诺先生告老了，夫妇两人回到他们的南方，住在翁热附近的一个小城里。我那时代的名人，死的死了，倒的倒了；唯有几个老朽的木头人，二十年前在艺术上政治上初露头角的，现在还做着他们的戏，老戴着那副假面具。除了这些面具以外，我连一个人也认不出来了。我觉得他们好似站在坟墓上扯鬼脸。这种感想真是可怕。——并且我初到这儿的时期，生理上也很不舒服：离开了你们灿烂的阳光，跑到这灰暗的北方！看到种种事物的丑恶，黯淡的屋子，某些穹窿与某些纪念建筑物上的庸俗的线条，过去从来没注意到的，现在都使我受罪。而精神气氛也不见得使我更愉快。

可是我没有理由抱怨巴黎人。人家对我的态度跟从前大不同了。仿佛我在离开巴黎的几年中变了名流。这些怨不多谈了，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文章上口头上说我的好话，使我很感动，我很感谢他们。可是告诉你：我觉得自己和从前攻击我的人倒比现在恭维我的人更接近……这是我的错，我知道。别埋怨我！有一个时间我心里有点惶惑。那是应有之事。现在可好了。我明白了。是的，你打发我回到社会里来是对的。那时我的孤独把我埋在了沙堆里。扮查拉图斯特拉①的角色是不卫生的。生命的波流消逝了，从我们身上消逝了。必有一个时间，我们只能成为一片沙漠。要在沙土底下掘一条新的水道通到大江必须花许多艰苦的日子。——这一点现在已经办到了。我不觉得眼花了。我又赶上了大江。我瞧着，我看到……

①查拉图斯特拉为七世纪时伊朗宗教的复兴运动者。尼采假托其名宣传超人哲学，著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假定他在山中隐居十年，然后悟道。

唉，朋友，法国人这个民族多古怪！二十年前我以为他们完了……不料他们又望前了。亲爱的奥里维曾经对我预言，我疑心他是欺骗自己。当时怎么能相信他的话呢？法兰西跟它的巴黎一样到处是土堆瓦砾，给人拆得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窟窿。我曾经说：他们把什么都毁了……不是一个蛀虫式的民族是什么！——哪知它竟是一个海狸②式的民族。人家以为他们死抓着残垣断瓦的时候，他们却就拿这些残垣断瓦奠定他们新都的基础。此刻我看到到处都在动工盖屋子，这真叫做：一件事情成功的时候，连傻子都会懂得……

②海狸善于破坏陆地树木，用以建造它们海中的巢穴，其整齐工巧不下于人间的村镇。

其实，法国人的骚动混乱依然如故。你一定要习惯之后，才能在喧哗扰攘之中辨别出各尽本分的劳动者。这些人，你是知道的，不能做一件事而不爬在屋上把事情大声叫喊出来，也不能做着自己的事而不非难邻人的工作。的确，这种作风使最清楚的头脑也会搅糊涂的。可是象我这样在他们中间混了靠十年之后，不会再给他们的叫嚷嚷骗过去了。你会发觉那是他们刺激工作的一种方法。尽管咕咕呱呱的说个不停，他们手里也忙个不停；每个营造厂都在盖它的屋子，结果整个城市都翻造好了。最了不起的是全部的建筑并不怎么不协调。虽然各人坚持各人的论调，大家的头脑却长得一个样儿。别瞧他们一片混乱，骨子里有的是共同的本能，有的是民族的逻辑，它的作用跟纪律一样。而归根结蒂，这纪律也许比一个普鲁士联队的纪律更可靠。

到处都是对于建设的兴致与热诚：在政治上，社会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争先恐后的工作，想把松懈的政权加以巩固；在艺术上，有的想为特权阶级重建一座贵族的古宫，有的想替大众造一所广厦，给集体灵魂歌唱：一方面是光复过去，一方面是缔造未来。而且不论做些什么，那些灵巧的动物老是在构造同样的细胞。他们海狸式的或是蜜蜂式的本能，使他们在几百年中完成了同样的行为，我到了同样的形式。最激烈的革命分子也许（不自觉的）和最古老的传统结合得最密切。在工团组织中，在最优秀的青年作家中，我发见不少人有中古时代的灵魂。

现在我对于他们骚动的作风重新习惯以后，我就心里很高兴的看着他们工作。老实说：我太老了，太孤僻了，待在他们的屋子里不会觉得舒畅；我需要自由的空气。但他们究竟是极优秀的工人。这是他们最高的德性。它把一般最平庸的最腐化的人也超升了。他们的艺术家的审美感又是多么灵敏！我从前还不大注意。那是你点醒我的。罗马的阳光使我睁开了眼睛。你们文艺复兴期的人物使我懂得了这里的作家。德彪西的一页乐谱，罗丹的一座半身像，舒阿莱的一句散文，都是跟你们一五〇〇年代的人物同一血统的。

使我不快的事这儿并不是不多。我又遇到了当年节场上的熟人，曾经激起我多少义愤的人。他们并没有改变。可是我，我改变了，不敢再对他们严厉了。赶到我忍不住要对这种人不留余地的批判一顿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你没有这权利。你自以为是强者，可是做的事比这些人更要不得。——同时我也弄明白了，世界上原来没有一件东西没用的，便是最下贱的人在悲剧中间也有他们的角色。腐败的享乐主义者，不可向迩的无道德主义者，完成了他们那种白蚁式的任务；摇摇欲坠的屋子，先得拆了才好重建。犹太人也尽了他们神圣的使命，这使命是在一切别的民族中成为一个异族，从世界的这一头到那一头织成一个人类大同的网。他们把各民族中间的知识壁垒推倒，为通灵的理性开辟出一个自由的天地。最下流的腐蚀分子，冷嘲热讽的破坏分子，便是在毁灭我们对于过去的信仰，杀害我们亲爱的死者的时候，无形中也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工作，这了新生而工作。国际的银行家固然造成多多少少的祸害来满足他们凶残的欲望，骨子里也是不由自主的和那些要打倒他们的革命家站在一条线上，为未来的世界大同努力，而且他们的贡献比幼稚的和平主义者更实际。

你瞧，我老了，不会再咬人了，牙齿钝了。在戏院里我不再象一般天真的观众那样咒骂演员，诋辱卖国贼了。

慈悲的女神，我只跟你谈我的事，可是我心里只想着你。你才不知道我对自己多么气恼呢！那个‘自我’压迫我，把我淹没了。那是上帝挂在我脖子上的重负。我真想拿它放在你的脚下！当然是可怜礼物……你的脚生来是为踏在柔软的泥土和清脆可听的砂上的，我还看到这双亲爱的脚懒洋洋的踏在铺满风信花的草坪上呢……（你有没有再上陶里阿别庄去过？）……走不多时你的脚已经累了！现在你又斜躺在你平时最喜欢的地方，在客室的尽头，手托着下巴颏儿，拿着一本书，可并不看。你那么慈祥的听着我，没十分留意我的话：因为我使你厌烦。你为了增加耐性，有时想着你自己的念头；但你是殷勤的，体贴的，留着神不让我生气，偶尔有一言半语把你从极远的地方叫回来的时候，你那惘然若失的眼睛立刻会装出聚精会神的模样。而我，嘴里说着话，其实跟你一样的心不在焉，也不大听见我自己的声音；我一边留神我的话在你

脸上引起的反应，一边在我心坎里听到另外一套话：那是我没有对你说出来的，和我嘴里说的完全相反的，可是你，慈悲的女神，你都清清楚楚的听到了，只是假装没听见。

再会了。我想你不久会重新见到我。我不会在这儿无精打采的呆下去的。音乐会举行过了，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我亲爱的两个孩子，亲他们可爱的脸蛋。那是你的出品：我亲了他们不是应该满足了吗？……

克利斯朵夫”

“慈悲的女神”的复信是这样写的：

“朋友，我就在你回想得那么清楚的客厅的一角收到你的信；我看一忽儿，让你的信休息一忽儿，让我自己也象信一样的休息一忽儿！别笑我！这个办法可以使你的信显得更长。这样我跟你消磨了一个下半天。孩子们问我老看不完的看着什么。我说是你的一封信。奥洛拉瞧了瞧信纸，不胜同情的说：嗨！写一封这样长的信真是受罪罗！我解释给她听，这可不是我给你的罚课，而是我们在一块儿谈话。她听着一声不响，带着弟弟溜到隔壁屋子玩去了；过了一会，正当雷翁那罗大声嚷嚷的时候，我听见奥洛拉说：别嚷；妈妈正在跟克利斯朵夫先生谈话呢。

你说的关于法国人的情形使我很感兴趣，可并不惊奇。你该记得，我曾经埋怨你对他们不公平。人家尽可以不喜欢他们，但不能不承认他们是一个多聪明的民族！有些平庸的民族是靠了好心或强壮的体格得到补救的。法国人是全靠聪明。聪明把他们所有的弱点洗刷掉了，使他们再生。人家以为他们颠覆了，堕落了，腐化了，不料他们那种涓涓不竭的智慧使他们返老还童了。

可是我还得埋怨你。你求我原谅你只谈着你的事：这简直是胡说。你一点没跟我提到你自己，没提到你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直要表姊高兰德——干吗你不去看她呢？——把关于你音乐会的剪报寄给我，我才知道你的成功，你只在信里随便提到一句。难道你竟这样的看破一切吗？……我想不会的。你该告诉我说，那些事使你高兴……而且应该使你高兴，因为第一，我就觉得高兴。我不喜欢你把一切看得这样冷淡。来信语气很凄凉，真是不应该。你对别人更公平固然很好，但决不能因此而自卑，说你比他们之中最糟的还要糟。虔诚的基督徒可能称赞你。我却认为不对。我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是一个老实的意大利女子，不喜欢人家为了过去的事而烦恼。能管着眼前已经足够了。我不大知道你以前究竟做了些什么。你只提过寥寥几句，其余的我大概可以猜想得到。那当然不大体面；但我心中还是把你看得很重。可怜的克利斯朵夫！一个女子到了我这个年纪，决不会不知道一个男人往往是很难弱的。要是不知道他的弱点，她也不会这样爱他了。别再想你做过的事。不如想你将要做的事。后悔是没用的。那只是望后退。而不论在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什么事总是望前进的。‘永远要向前啊，萨伏阿！’<sup>①</sup>……倘使你以为我肯让你回到罗马来，你可错了！这儿没有你的事。还是留在巴黎罢，去创造，去活动，去参与艺术生活。我不愿意你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我愿意你作些美妙的东西，我希望它们成功，希望你越来越强，以便帮助一般新的克利斯朵夫去开始同样的斗争，突破同样的难关。你应该寻访他们，帮助他们，好好的对待你的后辈，别象你的前辈当初对你那样。——并且我愿意你坚强，让我知道你是强者：你真想不到这一点能给我多少力量。

<sup>①</sup>十九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有此口号。因该时以萨伏阿王族为建国的核心。

我几乎每天都和孩子们上鲍尔该士别庄去。前天我们坐着车到邦德·谟尔，然后徒步在玛丽沃岗上绕了一转。你瞧不起我可怜的腿。它们对你很生气：——他说些什么，这位先生？说我们在陶里阿别庄走了十几步就会累吗？他才不认识我们呢。我们不愿意辛苦是因为我们懒，不是做不到……——朋友，你忘了我是乡下姑娘出身……

你该去看看我的表姊高兰德。你还对她记恨吗？骨子里她是个老实人，而且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似乎巴黎女子都被你的音乐颠倒了。瑞士的野人快要成为巴黎的红人了，只要他自己愿意。有什么太太们给你写情书吗？来信连一个女人都没提到。你还会钟情吗？不妨讲给我听听，我决不忘妒。

你的朋友G·”

“喝！你以为我会感激你信上的最后一句话吗？爱取笑的女神，你要忌妒，别希望我来使你忌妒。你说的那些为我疯疯癫癫的巴黎女人，我对她们毫不动心。疯癫！她们的确愿意，但事实上她们是最不疯癫的人。别希望我会被她们迷住。倘若她们对我的音乐漠不关心，也许我还可能上当。但她们的确爱着我的音乐；我怎么还会受气呢？一朝有人和你懂得你，你就可以断定他是永远不会懂得你的……

可是我这些嘻笑怒骂的话，你别太当真。我对你的感情不至于使我对旁的女子不公平。自从我不再用爱人的目光去看她们之后，我对她们的好感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的。我们男人太愚蠢了，只知道自私自利，压迫女人，使她们过着一种委屈的，不健全的，近乎仆役的生活，结果是男人女人两败俱伤。三十年来她们为了摆脱那种生活所花的心血，我觉得是这个时代的一件大事。在这样一个都会里，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一代的女性，不管那么多的障碍，凭着天真的热情去征服学问，征服文凭，——那是她们认为能够解放她们，替她们打开陌生世界的秘库，使她们和男子跻于平等之列的！……”当然，这种信念是虚幻的，有些可笑的。但无论哪种进步，从来不能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实现；途径尽管不同，进步还是一样的进步。现代女性的努力决不会白费。它可以使女人更完全，更富于人性，好似那些大时代中的妇女一样。她们对于世界上重大的问题不再表示冷淡了：那种冷淡根本不合人性，因为便是一个最重视家庭责任的女人，也不应该不想到她在现代都市中的责任。她们的曾祖母，在圣女贞德和凯塞琳·斯福查<sup>①</sup>的时代，就不是这样想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女性变得贫血了。我们克扣了她们的空气和阳光。如今她们居然拚命从我们那里把阳光和空气夺回去了，嘿，真是了不起！……自然，在今日这些奋斗的妇女中间，有许多会夭折，有许多会身心失常。这是疾病到了生死关头的时代。元气过分衰弱的人作这种努力未免太剧烈了。一株久旱的植物遇到第一场雨就可能完事大吉。可是进步而不必付代价的事是没有的。将来的人一定会靠着这些苦难发荣滋长。现在一般献身于战斗的可怜的外女，好些是永远结不了婚的，但她们为未来所预备的果实，将要比以前多少代生育子女的女性更丰富：因为新的黄金时代的女性会从她们的牺牲中间产生。

<sup>①</sup>凯塞琳·斯福查为意大利十五世纪时贵族，在当时封建战争中以保卫家族著名。

这些勤勉的蜜蜂，决不能在你表姊高兰德的沙龙中遇到。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上那儿去呢？我不得不服从你的命令；但这是不对的，你滥用威权了。我拒绝了她三次邀请，收到了两封信没有复。于是她到我某次的预委会上——（人家正在试奏我的第六交响曲）——来钉我了。在休息时间，我看见她迎面而来，探着鼻子拚命的呼吸，嘴里嚷着：唔，真有点儿爱情的气息！……啊！我多喜欢这个音乐！……

她的外表改变了；唯有猫儿似的豹眼和扯动不已的鼻子依然如故。脸盘变得宽大，结实，血色很好，非常健康。参加体育活动的结果，她和从前不同了。她对于这个玩艺儿喜欢得如醉若狂。你知道她的丈夫是汽车俱乐部和航空俱乐部的要人。所有的飞行比赛，所有水、陆、空的运动，史丹芬·台莱斯德拉特没有一次不到。他们老是奔东奔西的旅行。要跟他们谈话简直不可能；两人说的无非是赛跑，赛船，赛球，赛马。这是一批新的时髦人物。悲莱阿斯的时代过去了。如今大家不在精神方面讲究时髦了。少女们所追求的，是在露天与阳光底下跑来跑去晒出来的鲜红的皮色。她们瞧着你的时候，眼睛跟男人的一样，笑也笑得很粗野，语气也更火暴更放肆了。你的表姊有时会若无其事的说些野话。她过去是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此刻居然成为饭桌上的健将。她还抱怨胃不好，因为她这样说惯了，事实上并不因此少动一叉。她连一本书都不看。在她那个社会里，谁也不看书了。唯有音乐还承蒙她们瞧得起，同时它也因为文学失势而沾了光。等到这些家伙疲倦得浑身软瘫了，音乐就等于他们的土耳其浴，温暖的蒸汽，按摩，东方烟袋……完全用不着他们思想的。在体育活动与恋爱之间，音乐是一种过渡的玩艺，并且也还是一种运动。但在一切审美的娱乐中，今日最受欢迎的运动是跳舞。俄国舞，希腊舞，瑞士舞，美国舞，在巴黎什么都可以拿来跳舞；贝多

芬的交响曲，埃斯库罗斯①的悲剧，巴赫的《十二平均律》，梵蒂冈教廷中的古物，格路克的歌剧《奥尔夫》，瓦格纳的《特里斯坦》……那些人都害上了想入非非的怪毛病。

①埃斯库罗斯为古希腊的悲剧诗人。

最有意思的是看你的表姊怎样把这些调和来。她的唯美主义，她的体育活动，她的精明干练——（因为她母亲处理事务的才干跟日常生活中的专制作风，她都承继了），——合在一起必然成为一种莫名其妙混合物；但她觉得很舒服；她的最疯狂的怪癖并不妨碍她清楚的头脑，正如她驾着风驰电掣的汽车不会眼花也不会手忙脚乱。那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女子；丈夫，宾客，仆役，都被她随心所欲的支配着。她也干预政治，拥护殿下②；我不相信她是保王党，可是这样一来，她的忙乱可以多一个借口。并且她虽然一本书念不上十页，照旧参加学士院的选举。——她自告奋勇要做我的后台。你知道这对我就不是味儿。最可恶的是，我是为了听从你的话才去看她的，不料她自以为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自然要欺骗她，当面把她揭穿了。她听了不过笑笑；还厚着脸跟我顶嘴。你说她骨子里是个老实人；不错，只要在她有点儿事情可做的时候。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倘若机器没有东西可以琢磨，它为了找材料，什么都作得出。——我上她家去了两次。现在我不去了。对你，这已经足够证明我的服从。你总不至于要我的命吧？我从她那儿出来简直筋疲力尽，累得要死。我上次看了她回来，夜里做了一个可怕的恶梦：我变成她的丈夫，整个生活都给搅得天翻地覆……真正的丈夫可决不会做这样荒唐的梦；因为所有我在她府上见到的人里头，他是和她相处最少的一个；便是碰在一起，他们也只谈运动。他们俩非常投机呢。

②本书写作时期，法国王室的后裔是路易·菲力气·劳白·奥莱昂公爵（1869-1926）。自十八世纪大革命以后，法国的保王党运动始终存在，每个时代的党人均以当时在王室世系上应继承王位的人为假想的王，称之为“殿下”。

所有这批人怎么会捧我的音乐的？我不想去了解。据我看，大概那对他们是一种新的刺激。他们喜欢我的音乐粗暴。目前他们爱着一种油脂厚重的艺术。至于油脂里头的灵魂，他们连想也没想到。他们会从今天的如醉若狂转变到明天的视若无睹，再从明天的视若无睹转变到后天的非难中伤，实际是从来没有认识对象。这种情形是所有的艺术家都遇到的。我对于自己的走红不存什么幻想，那是不会久的，而且还要我付代价呢。——眼前我只冷眼看着那些怪现象。对我崇拜最热烈的（你猜是谁？……）是咱们的朋友雷维-葛，那位漂亮人物，从前我跟他作过一次可笑的决斗的，你总该记得罢？此刻他在开导那些从前不了解我的人，而且开导得很好。所有谈论我的人还算他最聪明。其余的是些什么货也就可想而知了。你瞧，我有什么可得意的？

并且我也没有这心思。人家所赞美的我的作品，我自己听了羞死了。我看出自己的面目，而我不觉得我美。对于一个有眼睛的人，一件音乐作品是一面多么无情的镜子！幸而他们又是瞎子又是聋子。我在作品里放进了自己多少的骚乱与弱点，以至于我有时候觉得把这些魔鬼放到世界上来简直是干了件坏事。直看到群众非常安静，我才放下心来：他们穿着三重的铁甲，什么都伤害不到他们，否则我非入地狱不可了……你埋怨我责己太严。那是因为你的认识我并不象我的认识我自己。人家只看见我们现在的模样，看不见我们可能成为的模样；大家称赞我们的，多半是推移我们的时势和支配我们的力量，而很少是我们修养得来的成绩。让我讲一件故事给你听罢。

前天晚上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巴黎有些咖啡馆奏着相当美好的音乐，虽然方式很奇怪；我去的便是这样的一家。他们用五六种乐器，加上一架钢琴，奏着所有的交响曲，弥撒祭乐，清唱剧。那正如罗马的大理石铺子出小型的梅迭西斯祭堂，给人做壁炉架上的装饰品。似乎这么办是对艺术有益的。为了要使艺术流通，非把它铸成铜子儿不可。除此之外，那些音乐会倒也货真价实：节目非常丰盛，演奏的人都尽心。我在那儿遇到一个跟我素有往来的大提琴师；他的眼睛跟我父亲的很像。他把一生的经历告诉我。祖父是农夫，父亲是北方一个村公所里的办事员。人家想培植他做个上等人，当律师，便送他到附近的城里去念中学。孩子又结实又粗野，不是做小公证人那种细功夫的料子。他不能安分守己，从墙上跳出去，在田野里乱跑，追逐女孩子，追着蛮力跟人打架；要不然就游手好闲，做梦一般的想着些永远做不到的事。只有一样东西吸引他，就是音乐。天知道为什么！家族里头没有一个音乐家，除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叔祖。那种怪物，内地有的是，往往很聪明，很有天赋，可惜孤高自傲，为了一些古怪的无聊事儿把才气消磨尽了。那叔祖发明了一种新的记谱法①，——（你瞧，又是一种！）——可以促成音乐革命的；他还自以为发明了一种速记术，可以把歌词、曲调、伴奏三者同时记录下来；但一写下来，他自己先认不清了。家族一边嘲笑这个老头儿，一边也很得意，心里想：——他是个老疯子。可是谁知道？也许他真有天才……——大概侄孙的爱好音乐就是从他那那里遗传得来的。他在那小地方能听到些什么音乐呢？……可是恶俗的音乐所引起的爱，跟美好的音乐所引起的一样纯洁。

①很多欧洲人发明新的记谱法，认为五线谱还不够完美。

不幸这种热情似乎在他的环境里是不可告人的，孩子又没有叔祖那股顽强的脾气。他只能偷偷的翻着老疯子呕尽心血的作品，作为他畸形的音乐教育的基础。在父亲面前和舆论面前，他又虚荣又胆怯，在没有成功之前决不敢提其他的志愿。老实的孩子受着家庭的压迫，象所有法国的非布尔乔亚一样，因为懦弱，不敢和家属的意志对抗，表面上一味服从，实际却永远过着偷偷摸摸的生活。他并不走自己喜欢的路，却毫无兴趣的做着人家指定的工作：既不能好好的有所成就，也不能痛痛快快的失败。考试都马马虎虎的考及格了。考及格的好处，是从此可以逃掉内地与父母的双重监督。他看到法律就头痛，决意将来不吃这行饭；但只要父亲活着，就不敢说出自己的志愿。也许他很高兴在决定去取之前再等等时候。象他那等人，一辈子都空想着将来做些什么，可能做些什么，目前却一事不做。巴黎的新生活使他陶醉了，出了轨，凭着乡下青年的狠劲，把自己交给了两桩热情：女人和音乐；一方面被音乐会搅昏了头，一方面也为了寻欢作乐搅昏了头。他为此虚度了几年，一点不想办法补足他的音乐教育。骄傲，暴躁，独立不羁与多疑的坏脾气，使他没法跟任何教师去学，也不愿向任何人请教。

父亲死后，他把法律书一古脑儿丢开了。没有勇气学习必不可少的技术，他先就开始作曲。由于懒惰游荡的老毛病与寻欢作乐的嗜好，他不能再下苦功。心里很有感情，但他始终抓不住自己的思想与形式，结果只能写些无聊的滥调。最糟的是，这个平庸的家伙心中的确有点儿伟大的东西。我看过他两件从前的作品，东零西碎的颇有些动人的思想，仅仅露出些端倪，马上就变了样。那仿佛泥坑上面的一些火……而且他的脑子又是好不古怪！他想要对我解释贝多芬的奏鸣曲，居然看到其中有些幼稚可笑的故事。然而他抱着何等的热情，态度何等的严肃！他一边说一边含着眼泪。他能够为了所爱的东西把自己的命都送掉。你一看到他就会觉得他又动人又滑稽。正当我预备当面笑他的时候，心里竟想拥抱他了……真是老实到了骨子里。他瞧不起巴黎文艺社团的欺诈，也瞧不起那些空头的名人——另一方面仍禁不住象小布尔乔亚一样天真的仰慕走红的人……

他得了一笔小小的遗产，几个月功夫就把它吃完了，而等到分文不名的时候，又象许多跟他差不多的人一样，偏偏老实起来，娶了一个被他勾引的没有钱的女人。她嗓子很好，并不爱好音乐而弄着音乐。两人的生活，只靠她的嗓子和他的不高明的大提琴演技来维持。自然，他们不久就发见了彼此的平庸，不能忍受。他们生了一个女儿，父亲在她身上又大做其好梦，以为自己作不到的事可以由她来实现了。小姑娘象她的母亲，只能成为一个毫无天分的钢琴匠；她非常敬爱父亲，拚命用功，想博取他的欢心。几年之中，他们跑遍了名城胜地的旅馆，挣来的钱还不如受的羞辱多。娇弱而劳作过度的孩子死了。绝望的妻子脾气越来越坏。简直是无边的苦海，没有希望跳出来，同时他心里又抱着一个没有能力达到的理想，更增加自己的痛苦……

唉，朋友，我看到这可怜的一事无成的家伙，一生只是一组连续不断的悔恨，我就心里想：——瞧，我就可能成为这种人。我们童年时代的心灵很有些相同的地方，一生的遭遇也差不多；甚至我们的音乐思想也有某些共同点；不过他的是在半路上停了下来。我没有象他那样的陷落是靠的什么呢？没有问题是靠了我的意志。但也靠了偶然的遭遇。并且即以我的意志而论，难道那完全是凭我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吗？岂非多半是靠我的种族，靠我的朋友们，靠那帮助我的神的力量吗？……——想到这些，我就变得谦卑了。一个人觉得所有爱艺术，为艺术受苦的人跟自己都是兄弟。从未流到第一流，距离并不大……

在这一点上，我想到了你信上的话。你说得对：一个艺术家只要能帮助别人时，决不该独善其身。所以我留在这里了，我要强迫自己每年在这儿住几个月，或是在维也纳，或是在柏林，虽然我已经住不惯这些都市。可是我不应该离开岗位。即使这种逗留不能有益于人，——那是我很有理由担心的，——至少可能对我自己有点儿好处。而且想到这是你的愿望，我还可以觉得安慰。再说……（我不愿意扯谎）……我在这儿也渐渐感到愉快了。再会罢，专制的王后，你胜利了。我不但做了你要我做的事，并且喜欢做了。

克利斯朵夫”

这样他就留在巴黎，一部分是为讨她喜欢，一部分也因为他艺术家的好奇心觉醒之下，被新生的艺术界景象迷住了。他精神上把所见所为的一切都献给葛拉齐亚，写信告诉她。他都知道，希望她对这些感到多大兴趣未免是妄想；也许她还有点儿漠不关心呢。但他感激她并不过于表示出来。

她经常每半个月复他一封信，都是措辞亲切而极有节制的，象她的动作一样。提到自己的生活的時候，她始终保持着温柔，高傲，矜持的态度。她知道她会在克利斯朵夫心中引起何等剧烈的反响，所以宁可表示得冷淡一点而不愿意挑动他的热情，因为她不愿意跟着他一起兴奋。可是她凭着女性的聪明，自有办法不让朋友的爱情感到失意，倘使她有冷淡的话扫了对方的兴，她会立刻用几句甜蜜的话把伤口包扎起来。克利斯朵夫不久就看透这种策略，便使出爱情的狡计，努力压制自己的冲动，把信写得更有节制，使葛拉齐亚复信的时候减少一点儿警惕。

他在巴黎越住下去，对于大家忙忙碌碌的新的活动越感到兴味。特别因为青年人对他的好感比较少，所以他觉得更有意思。他没有看错；他的走红不过是昙花一现。十年退隐之后再回到巴黎来，他难免在社会上轰动一时。可是命运弄人，这一回捧他的竟是他从前的敌人——时髦朋友和上流人物；一般艺术家倒反暗中对他抱着敌意，或者存着猜忌的心。他的权威是靠着年代悠久的名字，数量巨大的作品，热烈肯定的语气，不顾一切的真诚。固然大家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人物，不得不佩服他或敬重他，可是不了解他，不喜欢他。他已经站在当代的艺术潮流之外了。他是个怪物，是个不合时宜的活榜样。那他一向是的。十年的孤独更加强了这一点。他不在的那个时期，在欧洲，尤其在巴黎，就象他亲眼看到的，完成了一番复兴的事业。一个新的秩序产生了。一代新人兴起来了，——爱行动甚于爱了解，爱占有甚于爱真理的一代。它要生活，要抓住生活，哪怕要用谎言去换取也有所不顾。骄傲的谎言，——各式各样骄傲的谎言：种族的骄傲，阶级的骄傲，宗教的骄傲，文化与艺术的骄傲，——对它都是好的，只要是一副铁的盔甲，只要能供给它刀剑盾牌，保护它踏上胜利之路。所以这一代的人最讨厌听到响亮的苦恼的声音，使他们想起世界上还有怀疑与痛苦；那仿佛是飓风，曾经扰乱那个才溜掉不久的黑夜的；而且大家虽然否认，虽然想忘记，那些飓风还继续威胁着世界。距离太近了，要听不见是不可能的；于是青年们恨恨的掉过头去，大声疾呼的嚷着，想震聋自己的耳朵。但那个声音比他们的更响。所以他们恨克利斯朵夫。

反之，克利斯朵夫倒很友善的望着他们，看到大家不顾一切的向着一个切实的目标，一个新的秩序攀登，不由得表示敬意。他们在这个潮流中故意做得胸襟狭窄，并不使他惊骇。一个人向着目标迈进的时候应当笔直的朝前望的。至于他，坐在一个世界的拐角儿上，能够回头瞧瞧那个惊心动魄的黑夜，向前瞻望那年轻的笑容可掬的希望，对着清新而狂热的黎明体会一下那种不可捉摸的美，觉得挺有意思。他站的地位是钟摆的轴心上稳定的点，钟摆却又在望一边荡过去了。他虽然不跟着钟摆一起动作，却非常高兴的听着人生的节奏跳动。那那人否认他过去的悲怆，他可是和他们一同希望着。要来的一定会来的，就象他所梦想的一样。十年以前，奥里维在黑暗与痛苦中——那可恨的高声小公鸡——曾经用他脆弱的歌声报告天将破晓的消息；歌唱的人不在了，歌的精神却是实现了。法兰西园子里的鸟都已经醒过来。突然之间，克利斯朵夫听见奥里维的声音复活了，盖过了别的啼声，更响亮，更清楚。

他在一家书铺的柜子上随便翻着一本诗集。作者的姓名很陌生。但有些字句引起了他的注意，使他不忍释手。他在没有裁开的书页中间慢慢的读下去，仿佛认出了一个很熟的声音，一些很熟悉的特点……既不能确定他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又不忍把书丢开，便买了下来。回到家里，他继续念着，不料那执着的念头占据着他的思想。诗中剽悍强劲的气息，清清楚楚的令人想起那些广大无边的古老的灵魂，——想起那些冬天的树木（人类只是它们的枝叶与果实），——想起那些人类的祖国。字里行间跃现出母性的超人的面目，——现在、过去、将来、永久存在的面目，君临着世界，有如中世纪艺术上的圣母，象山一般高，虫蚁似的人类在她脚下祈祷。诗人颂赞这些伟大的女神作着英勇的决斗，从有史以来就在那里短兵相接；这些几千年的伊利亚特史诗之于特洛伊战迹，就好比阿尔卑斯山脉之于希腊岗峦。

象这样一部骄傲与战斗的史诗，对于克利斯朵夫那样的欧罗巴灵魂，思想上当然距离很远。可是在法国诗人的幻象中，——（妩媚的处女雅典娜拿着盾牌，蓝眼睛在黑暗中发光；她是劳动的女神，盖世无双的艺术家，高于一切的理性，用她毫光四射的长矛把蠢动的蛮族制服了①），——克利斯朵夫在闪烁的光明中瞥见一道目光，一副笑容，是他认识的，爱过的；但正要去把握的时候，幻景消失了。他因为追逐不到而非常懊恼，不料翻过一页，读到了一桩奥里维去世以前讲给他听的故事。

①希腊神话以雅典娜为童贞的女神，代表战争，代表艺术，代表聪明，代表劳动，保护农业，保护城市。她的德性与职责多至不胜枚举。

他大为惊愕，马上跑到出版商那里去问诗人的住址。人家照例不肯说。他生了气，可是没用。后来他想也许可以在年鉴中找到，果然不错；他立刻奔到作者家里。他的脾气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肯等的。

在巴底诺区里，他爬到一座屋子的最高一层楼上。公共走道里有好几扇门，克利斯朵夫依着人家的指点敲了一扇。可是开的倒是隔壁的门。一个并不好看的年轻的女人，额上覆着深褐色的头发，皮色乌七八糟的，抽搐的脸配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带着猜疑的神气问他来意。克利斯朵夫把访问的目的说明了，对方又提出别的问话，便报了自己的姓名。于是她走出屋子，从身上掏出钥匙开了另外一扇门，并不请克利斯朵夫进去，先教他在过道里等着。她自己进去之后重新把门关上。后来他终于踏进了戒备森严的屋子，先穿过一间空荡荡的做餐室用的房间，里头摆着几件破烂的家具，靠近没有窗帘的窗口放着一个笼子，有十几只鸟在那里乱叫。隔壁房内，一张破破烂烂的便榻上躺着一个男人。他抬起身子迎接克利斯朵夫。那张灵光四射的瘦削的脸，那对火辣辣的，秀美的，绒样的眼睛，那双长长的细致的手，那个残废的身体，那种带点儿沙的尖锐的声音……克利斯朵夫马上认出来了……那不是爱麦虞限吗？就是那残废的小工人，无意之间断送了……爱麦虞限也突然站了起来，认出了克利斯朵夫。

他们俩一言不发，同时都看到了奥里维的影子……不敢马上伸出手来。爱麦虞限往后退了一步。那种连自己也不承认的怨恨，从前对克利斯朵夫的妒意，过了十年又在暧昧的本能深处抬起头来。他站在那里，存着戒心，抱着敌意。——可是看到克利斯朵夫那么感动，看到他们俩心里都想着的名字（奥里维……）快要被克利斯朵夫说出来的时候，他忍不住了，立刻扑在他张开的臂抱里。

“我知道你在巴黎，可是你，你怎么能找到我的？”

克利斯朵夫回答：“我读了你最近的著作：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是吗？你认出了他是不是？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他赐给我的。”

（他避免说出名字。）

停了一忽，他沉着脸又说：“你我之间，他更喜欢你呢。”

克利斯朵夫笑了笑：“真正爱的人没有什么爱得多爱得少的；他是把自己整个儿给他所爱的人的。”

爱麦虞限望着克利斯朵夫，个性坚强的眼中那点儿悲壮的严肃，突然蒙上一道柔和的光。他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请他坐在便榻上，靠近着他。

他把彼此过去的经历讲了一遍。从十四到二十五岁之间，爱麦虞限干过不少行业：印刷工人，地毯工人，小贩，书店掮客，诉讼代理人的书记，政客的秘书，新闻记者……在所有的行业中，他都想办法下苦功自修；偶然也有几个好人，被这小家伙的毅力感动了，帮他一点忙，但多半的人是利用他的穷苦与天赋。他得了不少惨酷的经验，结果总算不太灰心，只是把他原来就很娇弱的健康都损失完了。因为学习古文字特别快，（在一个传统上受人文主义熏陶的民族中间，这种才能并不算是例外），他得到一个研究古希腊学问的教士帮忙。虽则他没有时间把这些学问钻研得如何精深，可是已经养成了思想的纪律和文字的风格。这个出身微贱，一切知识都靠自修得来而漏洞很多的人，居然学会了运用词藻的能力，能够用思想来控制形式，那是布尔乔亚青年经过十年的高等教育也不容易培养成功的。他把这种好处归功于奥里维。虽然别人给他的帮助比较更实际，但替这颗心灵在黑夜中把长明灯点起来的，的确是奥里维。别人不过是做了添加灯油的工作。

他说：“从他去世的时候起，我才开始了解他。但他和我说过的话都进了我的心里。他的光明从来没有离开我。”

他谈着他的作品，谈着自以为奥里维留给他的任务，提到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觉醒，英勇的理想主义的火焰，为奥里维所预告的；他想替这些做一个响亮的声音，超临在战斗之上，报告未来的胜利。他为他复兴的民族唱着史诗。

他的诗歌的确是这个奇异的民族的出品。经过了多少世纪，这民族把克尔特古族的气息始终保持得那么牢固，同时又有一种古怪的骄傲的脾气，把罗马征服者的遗物和法律裹在自己的思想外面。爱麦虞限的诗中有的高卢族的胆气，疯狂的理智，辛辣的讽刺，英勇的精神，又是自大又是勇敢的性格，例如敢向罗马贵族挑战，洗劫台尔弗<sup>①</sup>神庙，狞笑着对天挥舞长枪的脾气。但这个巴黎侏儒象他那些戴假头发的祖先一般，也象他未来的子孙一般，还会把他的热情寄托在二千年前的希腊英雄和神明身上。这是法兰西民族的奇怪的本能，和它追求“绝对”的需要融洽一致的本能：它的思想明明追随着几千年前的足迹，但它反而以为是把自己的思想教以后几千年间的人作为楷模。古典形式的束缚反而使爱麦虞限的热情愈加奋激。奥里维认为法兰西是有前途的，他的信念是安祥沉着的，到了他的门徒身上却变了如火如荼的信仰，急于行动而胜券在握的信仰。他要胜利，看到了胜利，欢呼胜利。他所以能煽动法国群众的心，便是靠这股狂热的信仰和乐观的气息。他的著作跟战争一样的有力量。怀疑与恐怖的阵线被他突破了。所有年轻的一代都跟着他蜂拥而前，向新的命运过去……

<sup>①</sup>台尔弗为希腊古城，曾被高卢族攻陷。

他一边说着一边兴奋起来：眼里冒着火焰，苍白的脸上东一处西一处有了红晕，嗓子也提高了。克利斯朵夫不禁注意到这一堆气势逼人的烈火，和烧着这堆烈火的可怜的身体之间的对照。但这个命运弄人的惨状，他还只看到一部分。诗人讴歌咏叹的是毅力，是这一代醉心于体育、行动、战斗的勇猛的青年，诗人本身可是连走路都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只能过着极有节制的生活，饮食受着限制，只喝清水，不能抽烟，没有情妇；他浑身上下都是热情，但为了脆弱的健康不得不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

克利斯朵夫打量着爱麦虞限，觉得他又可佩又可怜。他当然不愿意流露出来；但大概他的眼睛透露了一些消息，或者是伤口始终没结好的爱麦虞限的傲气，以为在克利斯朵夫眼中看到了恻隐之心，那是他觉得比恨更要不得的。忽然之间，他激昂慷慨的感情低了下去，不作声了。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把他的信心争取回来，只是徒然。心灵已经关上了门。克利斯朵夫看出对方是被他伤害了。

爱麦虞限一声不出，抱着敌意。克利斯朵夫站起来，爱麦虞限默默无言的送到门口。他一走路就更显出他的残废；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因为骄傲而装做毫不介意；但他以为克利斯朵夫在暗中留神，于是心里愈加怨恨。

他正冷冰冰的握着客人的手告别，忽然有个年轻的漂亮女人来按他的门铃。一个装模作样的男人做着她的跟班，那是克利斯朵夫在戏院上演新戏的时候注意过的，老是笑容可掬，絮絮不休，颠头耸脑的行着礼，吻着妇女们的手，从正厅的座位上噙着脸和熟人打招呼，直招呼到最后几排；克利斯朵夫不知道他的姓名，便叫他“花花公子”。——那时“花花公子”和他的女伴，一见爱麦虞限就拿出肉麻的礼数和亲热的态度偏向“亲爱的大师”。克利斯朵夫一边走出来，一边听见爱麦虞限斩钉截铁的回答说今天有事，不能见客。他很佩服他不怕得罪人的胆量。可是爱麦虞限为什么对这批上门来献殷勤的，有钱的时髦人物这样冷淡，克利斯朵夫还不知道呢。他们说话很甜，满嘴都是恭维，可并不想减轻他的灾难，正如赛查·法朗克的朋友们让他到死都靠教钢琴过活。

克利斯朵夫又去看了好几次爱麦虞限，却没法再恢复初次访问时那种亲密的感觉。爱麦虞限看到他，并不表示愉快，只抱着猜疑而矜持的态度。有时他的性灵需要发泄一下，被克利斯朵夫一句话打动了心，忍不住兴奋起来，让他的理想主义射出一些绚烂的光芒，照着他深藏的灵魂。接着他热情突然下降，憋着一肚子的怨气不出声了，使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了敌人的面目。

两人不同的地方太多了。年龄的相差也关系很大。克利斯朵夫越来越认清自己，越来越能控制自己。爱麦虞限却还在变化不定的阶段，精神上比克利斯朵夫一生无论哪一个时起都更骚乱。他的面貌所以这么特别，是因为他心中有许多互相冲突的因素：严格的苦行精神竭力想把隔世遗传的欲望压下去，——（我们别忘了他父亲是个酒徒，母亲是个卖淫妇）；——狂热的幻想竭力反抗着铁一般的意志，不受约束；极自私的心理和极慈爱的心肠，教人永远看不出两者之中哪一个会上风；还有英勇壮烈的理想主义和对于光荣的渴慕，使他一看到旁人的优越就会着急到近于病态的程度。即使奥里维的思想，独往独来的个性，大公无私的精神，都可以在他身上发现；即使他有诗才，有平民的活力（使他不会讨厌实际行动），有粗糙的表皮（使他不会厌恶这个，厌恶那个），因而胜过他的老师：可绝对达不到奥里维那种清明恬静的心境。他天生是虚荣的，骚动的，而除了自己的苦闷以外还要加上别人的苦闷。

他和一个邻居的少妇，第一次接待克利斯朵夫的那个女子，住在一起，常常争执。她爱着爱麦虞限，一起热诚的照顾他，替他打杂，抄写作品，或是把他念出来的文字写下来。人长得一点儿不美，感情却非常骚动；平民出身，做过很久的纸版女工，后来又当过邮局职员，毫无生趣的童年是在巴黎一般穷苦工人的环境中过的：身体与精神都受着挤逼，做着辛苦的工作，永远是乱七八糟的环境，没有空气，没有安静，从来不得清静一下，心中的小天地老是受到外界的扰乱。脾气很高傲，对于真理抱着一种迷迷糊糊的理想与宗教式的热情，她夜里睁着倦眼，有时甚至没有灯火，在月光底下抄写雨果的《悲惨世界》。她遇到爱麦虞限的时候，正是爱麦虞限贫病交迫，比她更潦倒的时候；从此她就委身于他。这桩热情是她生气第一次的，也是仅有的一次爱情；所以她象饿鬼似的一把死抓。但对于爱麦虞限，她的感情反而是个重担；他那方面并没这种情分，只是勉强容忍她的。看到她无微不至的忠诚，他极其感动，知道她是最可靠的朋友，只有她拿他当作自己的性命一样。但这样的心理，他就难以忍受。他需要自由，需要孤独；她时常用眼神哀求他瞧她一眼，他却觉得厌烦透了，对她恶声相向，恨不得和她说：“去你的罢！”她的丑陋和急促的举动惹他生气。尽管他很少认识上流社会，同时还轻视上流社会，——（因为相形之下，他显得更丑更可笑了），——骨子里却喜欢高雅，喜欢那个社会里的女子；不料她们对他的心情正和他对那个女朋友的心情一样。他勉强和她表示好感，心里可并没有这个好感，或者是常常不由自主地爆发出来的恨意把他的好感掩盖了。他毫无办法。他有一颗慈悲的心，竭力想对人好；同时身上又有一个强暴的魔鬼，拚命想损害人家。这种内心的冲突，和他明知道冲突的结果对自己有弊无利的感觉，使他暗中恼怒；这怒意发作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就得受到无妄之灾了。

爱麦虞限不由自主的对克利斯朵夫有两种反感：一种是他从前的嫉妒遗留下来的（那些童年的偏见，即使原因早已忘了，仍旧有它的作用）；一种是由激烈的民族主义煽动起来的。他把上一代的优秀人士所想象的关于正义、怜悯、博爱的美梦，全部寄托在法兰西身上。他并不认为法兰西和欧洲其余的民族处于敌对地位，靠着别国的衰微而繁荣的；他是把自己的民族放在别的民族的行列前面，仿佛一个正统的王后为了大家的福利而统治，——为理想作卫士，替人类作向导。他宁可法国灭亡而不愿意它犯一桩蹂躏正义的罪行。但他决不怀疑它有这种事。他的心胸，他的修养，都证明他彻头彻尾是个法国人，单靠法国传统做养料的；而在他的本能里面，他就能找到法国传统的深刻的意义。他老老



实否认外国的思想，对它抱着轻蔑的态度，——倘若外国人不肯接受这种屈辱的待遇，他的轻蔑就一变而为恼怒。

这一切，克利斯朵夫都看得挺明白；但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人生的教训受得多了，他决不因之而不愉快。虽则这种民族的骄傲使人很难堪，克利斯朵夫却并没受到伤害，认为那是爱国心促成的幻象。神圣的感情即使过火，他也不想加以指摘。并且所有的民族都自命不凡的相信自己的使命，那对整个人类也有好处。他和爱麦虞限格格不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使他真正难过的只有一点，便是爱麦虞限有时把嗓子逼得太尖，使克利斯朵夫的耳朵大为受罪，甚至脸都抽搐了。他想法不让爱麦虞限觉察，努力教自己只听音乐，不听那乐起。残废的诗人常常提到为别的胜利作前驱的精神的胜利，提到征服天空，提到那个把民众煽动起来的“飞翔的上帝”，象伯利恒的明星<sup>①</sup>一般引着他们如醉若狂的扑向无垠的空间，或走向未来世界……那时可怜的驴子脸上就显出了悲壮的美。但在这些庄严的境界中间，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了危险：这冲锋陷阵的步子，和这个新《马赛曲》的越来越响亮的歌声，将来会把民众带到什么路上去，克利斯朵夫已经预感到了。他带着点讥讽的心情想着（可并没有对于过去的惆怅和对于将来的恐惧），这些诗歌将要产生出诗人意想不到的后果，早晚有一天，人们会不胜感慨的追念以往的“节场”时代……那时大家才多么自由！真是自由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新时代，有的是力，健康，强毅的行动，也许还有光荣；但同时你得守着严格的纪律，不能越出狭窄的范围。我们不是一心一意期望这个铁的时代，古典的时代吗？伟大的古典时代，——路易十四或拿破仑，从远处看来都是人类的高峰；也许民族在那个时代把它国家的理想实现得最圆满了。可是你去问问当时的那些英雄作何感想。你们的尼古拉·波生<sup>②</sup>跑到罗马去过了一辈子，死也死在那里；他在你们家里透不过气来。你们的巴斯加，你们的拉辛，都向社会告别。而在一般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因为受到社会的平视，压迫，而过着隐居生活的又有多少多少！便是莫里哀罢，心中也藏着多少悲苦。——至于在你们怀念不止的拿破仑治下，你们的父亲那一辈似乎也不觉得幸福；那位英雄自己也得看很准，知道他死了以后，大家都会松了一口气，叫一声“啊！……”在皇帝四周，思想界是多么荒凉！等于非洲的太阳照到广漠无垠的沙漠上……

<sup>①</sup>据《新约》载，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拜，说是因为看见了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即指耶稣）的星。

<sup>②</sup>尼古拉·波生（1594-1665）为法国画家，一六二四年前往罗马，至一六四〇年被路易十三强逼回国，一年后因受宫廷画家嫉妒，仍回罗马，终老于罗马。

这些翻来覆去想着的念头，克利斯朵夫绝对不说出来。只要露一些口风已经使爱麦虞限怒不可遏，怎么再敢尝试呢？但他把自己的思想藏在肚里也没用，爱麦虞限知道他那么想着。而且他还隐隐约约感觉到克利斯朵夫比他看得更远，因之他更气恼。青年人是不肯原谅他们的前辈强其他他们看到二十年以后的事的。

克利斯朵夫看透了思想，对自己说着：“他这是对的。各有各的信仰！一个人应当相信他所相信的。我千万不能扰乱他对于未来的信念。”

但只要他在场，彼此精神上就会骚动。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尽管都抑捺着自己的个性，结果总是这一个压倒那一个，使那一个因为屈辱而心怀怨恨。爱麦虞限的骄傲的脾气，因为克利斯朵夫的经验与性格都比他优越而感到痛苦。也许他还强自压制，不让自己对克利斯朵夫发生感情，因为事实上他已经慢慢的在喜欢他了。

他变得更孤僻了：关起门来谁都不见，信也不复。——克利斯朵夫只得不去找他。

时间到了七月初。克利斯朵夫把几个月的收获总结了一下。新思想：很多；朋友，很少。轰动一时而完全虚空的成功，看到自己的面目与作品在一般平庸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不是变得模糊了就是变成了漫画，真不是味儿。他更愿意得到某些人的了解，无奈他们对他毫无好感；他去接近他们，他们简直不理不睬；不管他怎么样的想参加他们的理想，做他们的盟友，可始终不能加入他们的队伍。似乎他们多所猜忌的自尊心不愿意接受他的友谊，宁可他做一个敌人。总而言之，他眼看自己的一代象潮水般的过去了而自己没跟它一同过去，下一代的潮水又不要他加入。他是孤独的，可并不惊异，他一辈子孤独惯的。但他认为在这一次新的尝试之后，可以问心无愧的回到瑞士隐居去了。他心中还有一个计划，最近越来越成熟了：随着年龄的老去，他念念不忘的想回到家乡去终老。那边已经没有一个熟人，也许精神上比住在这外国的都市里更孤独；但家乡总是家乡；你并不要求和和你血统相同的人和你思想也相同；大家暗中有无数的连系；彼此的感觉都能领会天地这部大书，彼此的心也讲着同样的言语。

他心平气和的把自己的失意告诉葛拉齐亚，说他想回瑞士去，还说笑似的要求她允许。动身的日子定在下星期内。可是他在信尾添了一句：

“我改变了主意。行期延迟了。”

克利斯朵夫绝对信任葛拉齐亚，跟她无话不谈；但心里还有一个部分只有他自己有钥匙的，那是一些不单属于他，而也属于那些亲爱的死者的回忆。所以他绝口不提奥里维的事。这种保留并非由于故意，而是在他想和葛拉齐亚提到的时候说不出口。她和他是认识的啊……

那天早上，他正在写信给他的女朋友，有人敲门了。他一边去开门，一边因为被人打搅而嘴里咕嘟着。来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说见克拉夫脱先生。克利斯朵夫不大高兴的让他进来了。黄头发，蓝眼睛，面目清秀，不十分高大，身材瘦瘦的，他站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有点胆怯，不出一声。过了一忽他定了神，抬起清朗的眼睛把克利斯朵夫好奇的打量着。克利斯朵夫瞧着这可爱的脸笑了笑；孩子也笑了笑。

“说罢，有什么事呢？”克利斯朵夫问。

“我是来……”孩子又慌起来，红着脸，不作声了。

“不错，你是来了，”克利斯朵夫笑道。“可是为什么来的？你瞧我呀，难道怕我吗？”

孩子重新堆着笑脸，摇摇头：“不怕。”

“好极了！那末先告诉我你是谁。”

“我是……”

他又停住了，好奇的眼睛在屋子里扫了一转，无意中发见克利斯朵夫的壁炉架上摆着一张奥里维的照相。克利斯朵夫不知不觉跟着他的目光望去。

“说啊！拿点儿勇气出来！”

孩子就说：“我是他的儿子。”

克利斯朵夫大吃一惊，从椅子上直跳起来，两手抓着孩子，拉他到身边，重新坐下，把他紧紧搂着。他们的脸差不多碰在一起了。他瞅着他，瞅着他，再三说着：

“我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

他突然之间把孩子的头捧在手里，亲着他的额角，眼睛，腮帮，鼻子，头发。孩子被这种激动的表示吓坏了，心里很不舒服，挣脱了他的臂抱。克利斯朵夫松了手，捧着脸，把额角靠在墙上，过了几分钟。孩子直退到屋子的尽里头。等到克利斯朵夫重新抬起头来，脸色已经平静了；他堆着亲切的笑容，望着孩子：“我把你吓坏了。啊，对不起……你瞧，我太爱他了。”

孩子不回答，心还有点儿慌乱。

“你多象他！”克利斯朵夫说。“……可是我又认不得你。是哪些地方不同呢？”

他接着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乔治。”

“不错。我记得了。你叫做克利斯朵夫-奥里维-乔治①……你几岁啦？”

①西方人的名字往往不止一个，大都为纪念前人或亲友而袭用他们的名字。奥里维·耶南的儿子名字叫做克利斯朵夫·奥里维·乔治，前面二个名字即纪念父亲的好友与父亲。

“十四岁。”

“十四岁！喝！日子过得真快……我还觉得是昨天的事呢，——好象老是在我眼前呢……你多么象你父亲，脸完全一样，可又明明不是他。眼睛的颜色是相同的，目光却不同。同样的笑容，同样的嘴巴，可是声音不同。你更结实，腰背更直，脸蛋更饱满，也和他一样的会脸红。你过来，坐下罢，咱们来谈谈。谁教你到我这儿来的？”

“我自己来的。”

“噢，你自己来的？你怎么知道我的呢？”

“人家跟我讲起您。”

“谁？”

“母亲。”

“啊？她知道你到我这儿来吗？”

“不知道。”

克利斯朵夫静默了一会，又问：“你们住在哪儿？”

“靠近蒙梭公园。”

“你是走来的？路不少呢，你累了吧？”

“我从来不觉得累的。”

“好极了！把手臂伸出来给我瞧瞧。”

他拍拍他的胳膊。

“好小子，长得很棒……告诉我，你怎么会想起来看我呢？”

“因为爸爸最喜欢您。”

“是她……”他又改口说：“是你母亲和你说的吗？”

“是的。”

克利斯朵夫微微一笑，心里想：“她也在忌妒！……他们全都那样的爱他！干吗他们不早对他表示呢？……”

然后他又问：“干吗你等了那么久才来看我呢？”

“我早想来的。可是我以为您不愿意见我。”

“我不愿意见你？”

“好几个星期以前，在希维阿音乐会上，我看见您的；那时我跟母亲在一块儿，离开您只有几张椅子；我对您行礼，您斜着眼睛瞪了我一下，皱了皱眉头，不理我。”

“我，我对你看了一下吗？……可怜的孩子，你竟以为我？……唉，我没看见你啊。我有点近视，所以我皱眉头……难道你以为我很凶吗？”

“我想您可能很凶的，倘使您要凶的话。”

“真的吗？”克利斯朵夫接着说。“既然你认为我不愿意见你，又怎么敢来的？”

“因为我，我要看您呀。”

“要是我把你撵出去，你怎办？”

“我不会让人家这么做的。”

他这么说的时神情很坚决，有点难为情，也有点挑战的模样。

克利斯朵夫不禁哈哈大笑；乔治也跟着笑了。

“你倒可能把我撵出去呢，是不是？嘿！好大的胆子！……你真不象你的父亲。”

孩子笑嘻嘻的脸突然沉了下来：“您觉得我不象他吗？您刚才明明说……那末您以为他会不喜欢我吗？您也不喜欢我吗？”

“我喜欢不喜欢你，对你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呢。”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您啊。”

一刹那，他的眼睛，嘴巴，脸上各个部分，有了好几种不同的表情。好比四月里的天，春风把一堆堆乌云的影子照在田里。克利斯朵夫看着他，听着他，心里舒服极了，过去的烦恼都被一扫而空；他的可悲的经验，受的磨折，他的和奥里维的痛苦，一切都给抹掉了。孩子是从奥里维生命中长出来的嫩芽，而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这个嫩芽身上复活了。

他们俩谈着话。几个月以前，乔治还完全不知道克利斯朵夫的音乐；自从克利斯朵夫回到巴黎以后，凡是演奏他作品的音乐会，乔治一次都没错过。一提到他的乐曲，他就眉飞色舞，眼睛发亮，笑咪咪的，连眼泪都要上来了，简直是入了迷。他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热爱音乐，同时也想学音乐。但克利斯朵夫提了几个问题，发觉孩子对音乐还一无所知。他盘问他的学业。原来是在念中学；他还轻松的说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

“你在哪一方面比较强呢？文学还是科学？”

“都差不多。”

“怎么？怎么？难道你是个没出息的学生吗？”

他坦白的笑了：“大概是吧。”

接着他又补上一句真心话：“可是我知道不至于此的。”

克利斯朵夫禁不住笑了。

“那末干吗不用功呢？难道没有一样东西使你感到兴趣吗？”

“相反！什么都使我感到兴趣。”

“那又怎么办呢？”

“什么都有了兴趣，就没时间啦。”

“没时间？你又干些什么鬼事呢？”

他做了个意义不明的姿势。

“噢，事情多呢。我搞音乐，参加运动，参观展览会，还要看书……”

“最好多念念你的课本。”

“课本顶没意思了……而且我们还要旅行。上个月，我在英国看牛津跟剑桥比赛。”

“嗯，这样你的功课才会进步呢！”

“您别说这个话！这样可以比在中学里学得更多的东西。”

“你母亲对这些认为怎么样？”

“母亲是很讲理的。我要怎么办，她就怎么办。”

“坏东西！……算你运气，没有象我这样的人做你父亲。”

“倒是您没运气有我这样的儿子……”

他那种撒娇的神气真讨人喜欢。

“那末告诉我，你这个大旅行家，”克利斯朵夫说，“你认得我的国家吗？”

“认得。”

“我敢说你连一句德语都不懂。”

“怎么不懂！我的德语很好呢。”

“咱们来试着瞧罢。”

两人便说起德语来了，孩子乱七八糟的说着，语法也不准确，可是非常有把握；他很聪明，机灵，懂得的少，猜到的多，常常猜错；那时他自己先笑开了。他挺有劲的讲他的旅行，讲他看的书。他看得很多，匆匆忙忙的，浮光掠影的，只看着一半，把没有过目的自己造出来，但永远受着一种强烈而新鲜的好奇心刺激，到处寻找使自己兴奋的因素。他从这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眉飞色舞的讲着他受过感动的戏剧或作品。所有的知识都毫无系统：他会看一本不入流的书而偏偏不知道那些最出名的。

“这些都很有意思，”克利斯朵夫说。“可是你要不用功的话，决不会有什么成就。”

“噢！我用不着。我们有钱。”

“该死！这个话可严重了。你愿意做一个一无所用，一无所事的人吗？”

“哪里！我什么都要干。一辈子只干一行，太傻了。”

“可是唯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把本行干得象个样。”

“有人是这么说呀。”

“怎么！有人是这么说？……我，我就这么说。瞧，我把自己的一行研究了四十年，才有点儿门径。”

“学本领就得花四十年，那末什么时候才能动手做呢？”

克利斯朵夫笑起来了。

“小家伙，你倒会顶嘴呢！”

“我愿意做个音乐家，”乔治说。

“那末马上就学也不算早了。要不要我教你？”

“噢！那我多高兴啊！”

“你明天再来。我要瞧瞧你有多大出息。要是你没出息，我就不许你碰钢琴。要是你有天分，咱们可以想法教你有点儿成就……但是我先告诉你，你非用功不可。”

“我一定用功，”乔治说着，快活极了。

他们把约会定在第二天。临走，乔治想起明天已经有别的约会，后天也是的。对啦，这个星期简直没空。于是他们另外定了一个日子和钟点。

但到了那一天那个时间，克利斯朵夫空等了一场，大为失望。他想到能够再看见乔治，竟欢喜得象小孩子一样。这个意想不到的访问使他的生活有了光明。他为之那样的快乐，感动，甚至当夜没有能睡觉，不胜感激的想到这小朋友是代表他的朋友来看他的；他对着脑子里那张可爱的脸微笑；孩子的天真，可爱，又调皮又老实的谈吐，完全把他迷住了。他体会着这种醉意，耳朵里跟心里只听见嗡嗡的响着，快乐的情形象他和奥里维订交的时期一样。同时他还有一种更严肃的，几乎是虔敬的感情，因为他的心除了活人以外又看到了故人的笑容。——乔治失约以后，他一连等了好几天。始终没有人来，也没有一封道歉的信。克利斯朵夫悲伤之下，竭力想出理由来原谅孩子。他不知道他的住址。即使知道了，也不敢写信去。老年人的喜欢青年人，是不好意思把少不了对方的心情表示出来的；他知道青年人心里并没有这种需要：双方的情势根本不同，而我们最怕用感情去强制一个对我们并不在乎的人。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消息全无。克利斯朵夫虽然很难过，却硬着头脑不去想法找耶南一家的踪迹，只每天等着。他也不上瑞士去，整个夏天都待在巴黎。他觉得自己荒唐，但再没兴致旅行了，直到九月才上枫丹白露去住了几天。

十月将尽的时候，乔治·耶南跑来敲门了。他若无其事的道了歉，对于失信的事没有一点儿惭愧的神气。

“我没有能来，”他说；“后来我们又动身到布列塔尼去了。”

“你该写信给我啊。”

“是的，我想写信的。可是我老是没有空……并且，”他笑着说，“我也忘了，把什么都忘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十月初。”

“哼，你又等了三星期才来看我？……老实告诉我：是不是你母亲不准你来？……是不是她不喜欢你来看我？”

“不！正是相反。今天还是她教我来的。”

“怎么？”

“暑假以前我来看过您之后，回去一五一十都说给她听了。她说我做得很对；她问起您；这个那个的问了好多话。三星期以前，我们从布列塔尼回来的时候，她就要我再来看您。八天以前，她又提我一回。今儿早上，知道我还没有来，她生气了，要我吃过中饭立刻就来，不许再拖了。”

“你跟我讲着这些，不觉得难为情吗？直要人家逼了，你才肯到我这儿来吗？”

“不是的，不是的，您别这样想！……噢！我使您生气了！对不起……我真糊涂……您尽管骂我罢，可是别恨我。我很喜欢您。要不然我也不会来了。人家并没强迫我。第一，人家只能强迫我做我愿意做的事。”

“坏东西！”克利斯朵夫说着，不由得笑了出来。“那末你关于音乐的计划怎么了？”

“噢！我老在想呀。”

“光是想，就会成事吗？”

“现在我要开始了。最近几个月的确忙不过来，我有多多少少的事要做！可是现在，您瞧着罢，我要用功了，倘使您还肯教我的话……”

（他做着媚眼。）

“你这是开玩笑，”克利斯朵夫回答他。

“您不拿我当真吗？”

“不当真。”

“讨厌！没有一个人把我当真的。我灰心透了。”

“要看到你用功的时候我才把你当真。”

“那末马上就来！”

“我没空，明天罢。”

“不，明天太远了。我不能让您在这一天之内瞧不起我。”

“你多讨厌。”

“我求您……”

克利斯朵夫看着他那些缺点笑了笑，教他从在钢琴前面，和他谈起音乐来了。他问了他几句，又要他解答几个和声方面的小问题。乔治根本不太懂；但他的音乐本能把他的愚昧无知给补足了不少；虽则不知道和弦的名字，他居然找到了克利斯朵夫所要的和弦；便是找错了，那种笨拙也显出他有特别的趣味和特别敏锐的感觉。克利斯朵夫的批评，他先要讨论过了才肯接受；而他提出的那些很聪明的问题又表示他非常真诚，不承认艺术是一种教条似的公式，而是要经过自己体验的。——他们所讨论的并不限于音乐。提起和声的时候，乔治谈到一些图画，风景，人物。他象野马一般的不受束缚，得时时刻刻把他拉回来；克利斯朵夫往往没有这勇气。他听着这聪明活泼的小家伙嘻嘻哈哈的东拉西扯，觉得挺好玩。他的性格和奥里维的完全不同。……父亲的生命是一条埋在地下的河，默默无声的流着；儿子的却全部暴露在外面，象一条使性的溪流，在阳光底下玩耍，消耗它的精力。可是本质上是同样纯洁的水，象他们俩的眼睛一样。克利斯朵夫微微笑着，看到乔治有某些出于本能的反感，看到他喜欢的东西跟不喜欢的东西，都是他熟识的；还有那种天真的执着，对自己喜欢的人倾心相与的热情……所不同的是乔治喜欢的对象太多了，使他没有时间爱一个对象爱得怎么长久。

下一天和以后的几天，他都来了。他对克利斯朵夫有了那种青年人的热情，把他教的东西都学得很有劲……——然后，高潮低下去了，来的次数减少了……然后他不来了，又是几星期的没有踪影。

他轻佻，健忘，自私得天真，亲热得真诚，心地很好，非常聪明，可舍不得用这个聪明。人家因为喜欢看到他，便处处原谅他。他是幸福的……

克利斯朵夫不愿意批判乔治，也不怪怨乔治。他写信给雅葛丽娜，谢谢她教儿子来看他。她复了一封短信，显而易见是压着情感写的；她只希望克利斯朵夫照顾乔治，指点他怎么做，语气之间没有想和克利斯朵夫见面的表示。为了怕触动旧事，也为了高傲，她不敢来找他。而克利斯朵夫也觉得不被邀请就没有权利先去。——所以他们不相往来，只偶尔在音乐会里远远的看着，还有孩子难得的访问使他们之间有点联系。

冬天过去了。葛拉齐亚很少来信。她对克利斯朵夫始终保持着忠实的友谊。但因为是真正的意大利女子，很少感伤气息，只关心现实，所以她即使不一定要看到了朋友才会想其他，至少看到了他们才会想起跟他们谈天的乐趣。为了保持心中的记忆，她非要把眼睛的记忆常常更新一下不可。因此她的信变得简短而稀少了。她从来不怀疑克利斯朵夫的友谊，好似克利斯朵夫从来不怀疑她的友谊一样。但这种信念所能给人的，多半是光明而不是热度。

克利斯朵夫对于这些新的失意不觉得怎么难过。音乐方面的活动足够消磨他的光阴。到了相当的年龄，一个坚强的艺术家大半在艺术中过活，实际生活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人生变了梦，艺术倒反变了现实。和巴黎接触之下，他的创造力又觉醒了。只要看到这个大家都在埋头工作的都市，你就受到极大的刺激。便是最冷静的人也会感染它的狂热。克利斯朵夫在健康的孤独生活中休息了几年，养精蓄锐，又有一笔精力可以拿来消耗了。法国人的不知厌足的好奇心，在音乐的技术方面有了新的收获；克利斯朵夫拿着这笔新的财产，也开始去搜索他的新天地；他比他们更粗暴，更野蛮，比他们走得更远。但他现在这种大胆的尝试，再也不是凭本能去乱碰的事了。克利斯朵夫一心一意追求的是“清楚明白”。他的天才，一辈子都跟着缓一阵急一阵的流水的节奏；它的规则是每隔一个时期就得从这个极端转换到另一个极端，而把两端之间的空隙填满。前一个时期，他把自己整个儿交给“在秩序的面网底下闪烁发光的一片混沌”，甚至还想撕破面网看个真切；可是他忽然感到要摆脱混沌的诱惑，重新把理性盖住人生的谜了。罗马那股征略天下的气息在他身上吹过了。象当时的巴黎艺术一样（那是他不免有所感染的），他也渴望着秩序。但并非依照那股疲倦不堪的开倒车的人的方式，他们只能拿出最后一些精力保护他们的睡眠；——也不是华沙城中的秩序<sup>①</sup>。那般好好先生回到了圣·桑与勃拉姆斯的路上，——回到了一切艺术上的勃拉姆斯，把学校里的功课做得挺好，因为求安静而回到平淡无味的新古典派去了。他们的热情不是消耗完了吗？哼！朋友们，你们疲倦得真快……我所说的可不是你们的秩序。我的秩序不是这一类的，而是要靠自由的热情与意志之间的和谐建立起来的……克利斯朵夫在自己的艺术中竭力想做到一点，就是使生命的各种力量得到平衡。那些新的和弦，那些被他在音乐的深渊中挑起来的妖魔，他是用来建造条理分明的交响乐的，建造阳光普照的大建筑的，象盖着意大利式穹窿的庙堂一样。

这些精神的游戏与斗争，消磨了他整个的冬天。而冬天过得很快，虽则有时候，克利斯朵夫在黄昏时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回顾着一生的成绩，也说不出来冬天究竟是短是长，他自己究竟是少是老……

<sup>①</sup>一八一一年华沙被俄军占领时，波兰外长塞巴斯蒂尼答复议员质问，声称：“华沙城中秩序很好。”实际是俄军在城内镇压波兰民族之反抗，以求“恢复秩序”。

于是，人间的太阳射出一道新的光明，透过幻梦的幕，又带来了一次春天。克利斯朵夫收到葛拉齐亚一封信，说预备带着两个孩子到巴黎来。她早已有这个计划，高兰德几次三番的邀请过她。可是要她打破习惯，离开心爱的家，走出懒洋洋的恬静的境界，回到她所熟悉的巴黎漩涡中来，是需要打起精神的，而她就怕打起精神，便一年一年的拖了下来。那年春天，有种凄凉的情绪，也许是什么暗中的失意——（一个女人心里藏着多少为别人不知道而自己否认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使她想离开罗马。恰好当时有传染病流行，她便借此机会带着孩子们赶快动身了。写信给克利斯朵夫不多几天之后，她人也跟着来了。

她才到高兰德家，克利斯朵夫就去看她。他发觉她迷迷糊糊的，仿佛心还不在这儿。他看了有点难过，却不表示出来。现在他差不多把他的自我牺牲完了，所以变得心明眼亮，懂得她有一桩极力想隐藏的伤心事；他便不让自己去探索，只设法替她排遣，嘻嘻哈哈的说出他不如意遭遇，他的工作，他的计划，一方面不着痕迹的把一腔温情围绕着她。她被这股不敢明白表露的柔情渗透了，知道克利斯朵夫已经猜着她的苦闷，大为感动。她把自己那颗哀伤的心依靠着朋友的心，听它讲着两人心事以外的别的事。久而久之，怅惘的阴影在朋友的眼中消失了，两人的目光更接近了，越来越接近了……终于有一天，他和她谈话的时候突然停下来望着她。

“什么事啊？”她问。

“今天你算是回来了。”

她微微一笑，轻轻的回答说：“是的。”

要安安静静谈话不是件容易的事。两人难得有单独相对的时间。高兰德常常陪着他们表示殷勤，使他们觉得太殷勤了些。她虽有许多缺点，人倒是挺好，很真心的关切着葛拉齐亚和克利斯朵夫；但她万万想不到自己会使他们厌烦。她的确注意到——（她把什么都看在眼里）——她所谓克利斯朵夫与葛拉齐亚的调情：调情是她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她看了只会高兴，只想加以鼓励。但这正是人家不希望她做的，他们但愿她别过问跟她不相干的事。只要她一出现，或是对两人中的一个说一句心照不宣的话（那已经是冒失了），暗示他们友谊，就会使克利斯朵夫与葛拉齐亚沉下脸来，把话扯开去。高兰德看到他们这样矜持，不禁竭力寻思，把种种可能的理由都想遍了，只漏掉了一个，就是那真正的理由。还算两个朋友的运气，高兰德不能坐定在一个地方。她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监督家中所有的杂务，同时有几十件事情在手里。在她一出一进之间，只剩下克利斯朵夫与葛拉齐亚单独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能继续那些无邪的谈话。两人从来不提彼此的感情，只交换一些身边琐事。葛拉齐亚拿出她的女人脾气，盘问克利斯朵夫的日常生活。他在家里把什么都搞得糟，老是和打杂的女仆吵架，她们对他虚报账目，无所不为。她听着不由得哈哈大笑；同时因为他不会管事，她有点象母亲可怜孩子那样的心情。有一天，高兰德把他们纠缠得比平时格外长久；等到她走开了，葛拉齐亚不禁叹了口气：“可怜的高兰德！我很喜欢她……她把我闹得多烦！……”

“如果你是因她把我们闹得心烦才喜欢她，那末我也喜欢她。”克利斯朵夫说。

葛拉齐亚听着笑了：“告诉我……你允许不允许……（在这儿真没法谈话）……我上你那边去一次？”

他听了浑身一震。

“上我那边？你会上我那边去吗？”

“那不会使你不高兴吧？”

“不高兴！啊！天哪！”

“那末星期二行不行？”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哪一天都行。”

“那末准定星期二，下午四点。”

“你真好，你真好。”

“别忙。我还有一个条件呢。”

“条件？干什么？随你罢。你知道，反正你要我怎办都可以，不管有没有条件。”

“我喜欢有个条件。”

“我答应你就是了。”

“你还没知道是什么条件呢。”

“那有什么相干？我答应了就完了。什么条件都依你。”

“也得先听一听呀，你这个死心眼儿的！”

“说罢。”

“就是从现在起，你家里不能有一点儿变动，——听清没有？一点儿都不能变动。你屋子里每样东西都要保持原状。”

克利斯朵夫立刻拉长了脸，愣住了。

“啊！这算是哪一门呢？”

她笑了：“你瞧，我早告诉你别答应得太快。可是你已经答应了。”

“你为什么？……”

“因为我要看看你家里的情形，你平时并不等我去的时候的情形。”

“可是你得允许我……”

“不。我什么都不允许。”

“至少……”

“不，不，不，不。你说什么我都不爱听。或者我干脆不上你那儿去倒也没关系……”

“你知道我什么都会答应的，只要你肯去。”

“那末你答应了？”

“是的。”

“一言为定了？”

“是的，专制的王后。”

“她好不好呢？”

“专制的王后不会好的；只有被人喜欢和被人恨的两种。”

“我是两者都是的，对不对？”

“不！你只是被人爱的。”

“那你真是哭笑不得了。”

到了那天，她来了。克利斯朵夫素来把答应人家的话看得挺认真的，在乱七八糟的屋内连一张纸都不敢收拾，觉得移动一下便是失信。但他心里很难过，一想到朋友看了这情形作何感想，就非常难为情。他好不甘心焦的等着。她来的时间很准，只迟到了四五分钟，很稳健的迈着小步踏上楼梯。打铃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门背后，马上开了。她穿得朴素大方。从她的面网中间，他看见她眼神很镇静。两人低声道了一声好，握着手。她比平时更沉默了；又局促又激动，一声不出，免得显出心里的慌乱。他请她进来，早先预备下对于屋子的杂乱向她说了几句道歉的话，结果也没说。她坐在一把最好的椅子上，他坐在旁边。

“这就是我工作的屋子。”他所能说的就是这么一句。

大家静默了一会。她从容不迫的望着，非常慈爱的微微笑着，她也有些心慌意乱呢。（后来她告诉他，她还是个小女孩子的时候，曾经想到他家里去；但正要进门又吓得跑掉了。）她看到屋子里凄凉景象大为感触：过道又窄又黑，环堵萧然，到处是寒酸相。她很同情这位老朋友一辈子做了多少工作，受了多少痛苦，也有了点名片，而物质生活还是这么清苦！同时她也注意到他不在乎起居的舒服不舒服。房间里四壁空空，没有一张地毯，没有一幅图画，没有一件艺术品，没有一张沙发；除了一张桌子，三张硬椅，一架钢琴而外，再没别的家具；和几册书乱堆在一起的是许多纸张，而且到处都是纸，桌上，桌下，地板上，钢琴上，椅子上，——她看到他这样诚心的守约，不禁微微的笑了。

过了一会，她指着他的座位问：“你是在这里工作的吗？”

“不，在那边。”

他指着室内最黑的一角和背光摆着一张矮矮的椅子。她走过去有模有样的坐着，一声不响。两人默然相对了几分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在钢琴前面坐下了，临时即兴的弹了半小时，觉得自己整个儿被朋友的精神包围了，心里只有一片欢乐的感觉。他闭着眼睛，弹着一些奇妙的东西。于是她体会到这个房间的美，其中充满了出神入化的音乐；她也听到了这颗热爱的苦恼的心，仿佛就在自己胸中跳动。

音乐完了，他还对着钢琴一动不动的呆了一会，随后听见朋友在背后抽噎的声音，才掉过身来。她走来抓着他的手，轻轻的说了句：“谢谢你。”

她嘴巴有点哆嗦，闭着眼睛。他也把眼睛闭上了。两人这样的握着手过了几秒钟；时间停止了……

她重新睁开眼睛；为了压制心中的惶乱，她问：“能让我瞧瞧别的屋子吗？”

他也很高兴能避免感情的激动，便打开隔室的门，可是他马上觉得很难为情。里头摆着一张又窄又硬的铁床。（后来他告诉葛拉齐亚，说他从来没带过一个情妇到他家里去；她挖苦他说：“那也是想象得到的；她要有极大的勇气才行呢。”——“为什么？”——“睡在这样一张床上，不是要有勇气的吗？”）

卧室里还有一口乡下人家用的五斗柜，墙上挂着一个贝多芬的头像，近床的地方，值不了几个钱的框子里放着他母亲和奥里维的照相。五斗柜上另外有张葛拉齐亚十五岁时的像片，那是在她罗马的照相簿里偷来的。他当时对她招认了，请她原谅。她瞧着像片说：“在这张像上你居然认得我吗？”

“认得，我还记得你那时的模样呢。”

“两个人中，你更喜欢哪一个？”

“你始终没有变。我总是一样的爱你。我到处都认得你，便是在你小时候的照片上也认得。我在这个幼虫身上已经能感到你整个的灵魂了。单凭你的灵魂，我就知道你是不朽的。我从你出生的时候起，出生以前起，就爱你了，直爱你……”

他不说了。她也一言不答，心中充满了爱，不胜惶惑。她回到书室，他指给她看窗外的一株小树，说是他的朋友；许多麻雀在树上聒噪。

她说：“现在咱们来吃点心罢。茶叶跟蛋糕，我都给捎来了，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有的。并且我还带着别的东西。把你的大衣给我。”

“我的大衣？”

“是的，是的，给我罢。”

她从手提包里掏出针和线。

“怎么？你……”

“前天我看见有两个扣子快掉下来了。现在到哪儿去了？”

“不错，我还没想到缝上去。太麻烦了！”

“可怜的孩子！拿来给我罢。”

“那多难为情！”

“别管，你去沏茶。”

他把水壶跟酒精灯端进来，一忽儿都不肯离开朋友。她一边缝一边很俏皮的在眼梢里觑着他笨拙的举动。喝茶的杯子都是残缺的，用的时候不能不小心；她认为这些茶具简直要不得，他却一本正经的辩护，因为那是他和奥里维同居时代的纪念物。

她快走的时候，他问：“你不笑我吗？”

“笑什么？”

“屋子里搞得这样乱糟糟的。”

她笑了：“我慢慢会把它整理好的。”

她走到门口预备开门了，他忽然跪在地下亲了亲她的脚。“你干什么啊？”她叫起来。“疯子，亲爱的疯子。再会罢。”

她约定以后每星期在同一天上到这儿来，要他答应不再做出颠狂的行为，不再跪在地下亲她的脚。克利斯朵夫被她温柔安静的气息感化了，便是在情绪激动的日子也同样受到影响。他一个人私下想到她的时候，往往热情冲动得厉害；但见了面，他们永远象两个不拘形迹的好朋友。他从来没有一个字或一个举动会引起葛拉齐亚不安的。

到了克利斯朵夫的节日，她把奥洛拉穿扮得跟自己初遇克利斯朵夫的时代一模一样；又教孩子在琴上弹着克利斯朵夫当初教她弹的曲子。

这种温柔，这种深厚的友谊，和许多矛盾的心情混在一起。她是轻浮的，喜欢交际，受人奉承，就是被傻瓜们奉承也觉得高兴；她会卖弄风情，除掉和克利斯朵夫，——甚至和克利斯朵夫也不免。他要对她表示温柔的话，她便故意装做冷淡，矜持。倘若他表示冷淡与矜持的话，她却装出温柔与亲热的态度挑引他了。不用说，她是女人之中最规矩的女人。但就在最规矩的女人身上有时也会露出风骚的本相。她要敷衍人，适应社会习惯。她很有音乐天分，懂得克利斯朵夫的作品，但不十分感到兴趣，——他也很知道。对于一个真正的拉丁女子，艺术的妙处是在于能够归纳到人生，再由人生归纳到爱情……而所谓爱情是藏在肉感的，困倦的身体中的那种爱情……至于波澜起伏的交响乐，英勇壮烈的思想，北欧人那种醉心于理想的热情，对她是不相干的。她需要的音乐，是能使她费最少的力量，把藏在心里的欲念舒展出来的那种音乐，是有热情而不至于使她精神疲劳的那种歌剧，总之是感伤的，有刺激性的，懒洋洋的艺术。

她性格软弱，很容易变化；凡是正经的研究工作，只能断断续续的做；她需要消遣，今天说明天要作某一件事，到了明天不一定会作。幼稚和使性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女人的骚乱的天性，病态的不讲理的偏偏常常发作……她也感觉到这些，便想法躲起来让自己孤独几天。她知道自己的弱点，恨自己脾气压制得不够，既然那些弱点使朋友伤心；有时她为了他作着很大的牺牲，他根本没觉得；但归根结蒂，天性总是强于一切。并且葛拉齐亚受不了克利斯朵夫有支配她的神气；有一次，为了表示独立，她故意做了跟克利斯朵夫要求的完全相反的事。过后她懊悔了，清夜扪心，埋怨自己没有使克利斯朵夫更快乐。她爱他的程度，远过于面上所表示的；她觉得这场友谊是她一生最可宝贵的一部分。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一朝相爱之下，往往在分离的时候精神上最接近。克利斯朵夫与葛拉齐亚的没有能结合，固然是由于小小的误会，错过却也不象克利斯朵夫所想的完全在他这方面。便是从前葛拉齐亚爱着克利斯朵夫的时代，她会不会嫁给他也是问题。也许她肯把生命为他牺牲；可是她能一辈子和他过共同生活吗？她明知道（当然不告诉克利斯朵夫）自己爱着丈夫，即使到了今天，丈夫使她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之后，她仍旧象从前一样的爱着他，而那种爱的程度是她从来没受过克利斯朵夫的。那是感情的神秘，肉体的神秘，自己觉得并不体面而瞒着心爱的人的，一则为了敬重他们，二则也为了觉得自己可怜……克利斯朵夫因为是纯粹的男人脾气，决不能猜到这些，但有时也会灵机一动，发觉最爱他的人品实并不把他放在心上，——可见一个人在世界上对谁都不能完全依靠。他心中的爱并不因此受到影响，甚至也没有什么牢骚。他被葛拉齐亚的和平的气息笼罩了，对什么都平心静气的接受了。噢，人生，有些东西原来是你不能给的，为什么要怪怨你呢？你的本来面目不是已经很美很圣洁了吗？育公特，我们应当爱你的微笑……①

①《育公特》一名《蒙娜·丽莎》，为达·芬奇画的有名的女像，鉴赏家均谓画上的笑容象征人生之谜。

克利斯朵夫把朋友的优美的脸长时间的打量着，看到许多过去未来的事。在他幽居独处的悠长的岁月中，在旅行中，观察多于说话的结果，使他学会了揣摩脸相的本领，懂得面部的表情是多少世纪培养成功的丰富复杂的语言，比嘴里讲的更复杂到千百倍的语言。整个民族性都借它来表白了……脸上的线条和嘴里的说话是永远成为对比的。譬如某个少妇的侧影，轮廓清楚，毫无风韵，象柏恒·琼斯②一派的素描，象个悲剧的角色，似乎有股秘密的热情，妒忌的心理，莎士比亚式的苦恼，把她侵蚀着……但一开口明明是个小布尔乔亚，愚蠢无比，连她的风骚与自私也是平凡的，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相貌上表现的那种可怕的力量。然而那热情，那暴戾之气，的确在她身上。将来用什么形式发泄出来呢？是为利的性格吗？是夫妇之间的嫉妒吗？还是了不起的毅力，或是病态的凶恶？我们无从知道。甚至这些现象在本人身上来不及爆发，倒先遗传给她的后人了。但这个因素老是无形中罩在那种族的头上，象宿命一样。

②柏恒·琼斯为十九世纪英国画家，作品带有象征、神秘、感伤的意味。

葛拉齐亚也承受着这份乱人意思的遗产，在古老家庭的所有的遗产中，这一份是保存得最完整的。她至少认识这一点。一个人真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知道自己的弱点，才能使自己即使不能完全作主，至少能控制自己的民族性，——（那是象一条船一样把你带着往前冲的），——才能把宿命作为自己的工具而加以利用，拿它当作一张帆似的，看着风向把它或是张起来或是落下去。葛拉齐亚闭上眼睛的时候，便听见心中有好几个令人不安的声音，那音调都是她熟悉的。但在她健全的心灵中，所有的不协和音终于融和了；它们被她和谐的理性作成了一个深邃的，柔和的乐曲。

不幸，我们没法把自己最好的部分传给我们的骨肉。

在葛拉齐亚的两个孩子中间，十一岁的小姑娘奥洛拉是象她的：没有她好看，比较粗糙一点，略微有些瘸腿。她脾气很好，性情快活，对人亲热，身体非常强壮，很有志气，可惜缺少天分，只想闲着，一事不做。克利斯朵夫很疼她，看她挨在葛拉齐亚身旁，等于看到了两个年龄不同的葛拉齐亚……那是一根枝干上的两朵花，达·芬奇笔下的《圣家庭》，——圣母与圣·安娜①，——是同一个笑容变化出来的。你一眼之间把女性的两个阶段，含苞欲放和花事阑珊的景象，同时看到了；这是多美多凄凉的景象，因为你眼睁睁的看着花开花落……所以一个热情的人会对姊妹或母女同时抱着热烈而贞洁的爱。克利斯朵夫是在爱人的子女身上爱他的爱人。她的一颦一笑，脸上的每一条皱纹，起非都是她眼睛没睁开以前的生命的回忆吗？岂非也是她眼睛闭上以后的未来的生命的预告吗？

①圣·安娜是圣母玛利亚的母亲。

男孩子雷翁那罗刚好九岁。他象父亲，比姊妹俊俏得多，因为父系的血统更细纯，太细纯了，已经因贫血而衰败了。他很聪明，很有些恶劣的本能，会奉承，会作假。大蓝眼睛，淡黄的长头发象女孩子的，气色苍白，肺很娇弱，近于病态的神经质，那是他一有机会就利用的；因为他天生的会做戏，特别能抓住别人的弱点。葛拉齐亚平疼着他：第一是做母亲的对身体单薄的孩子总要宠爱一些，其次，她象那些老实而善良的女人一样，觉得既不老实又不善良的儿子特别可爱，因为自己一向压制着的某些性格可以在他们身上发泄一下。同时这种儿子教她回想到那个使她又痛苦又快乐，也许被她瞧不起但私下仍旧爱着的丈夫。那都是些异香扑鼻，令人心醉的花木，在下意识的暧昧而温暖的花房中生长的。

葛拉齐亚虽是尽量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奥洛拉仍感觉到有高低厚薄之分，因此心里不大舒服。克利斯朵夫猜到她的心事，她也猜到克利斯朵夫的心事；两人不知不觉的互相接近，不象在克利斯朵夫与雷翁那罗之间暗中有股反感，——那反感在孩子方面是用撒娇的方式来遮盖的，在克利斯朵夫方面是认为可耻而抑捺着的。他克制自己，硬要自己喜欢这个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把他当做葛拉齐亚生的。他不愿意找出雷翁那罗的恶劣的天性，和令人想起另外一个男人的特征；他竭力在孩子身上只看到葛拉齐亚的灵魂。心明眼亮的葛拉齐亚，的确把儿子看得清清楚楚，但反而因之更爱他。

在孩子身上潜伏了多年的肺病终于爆发了。葛拉齐亚带着孩子去躲在阿尔卑斯山中的一所疗养院里。克利斯朵夫要求陪她一同去。她为了顾虑舆论，把他劝阻了。他看到她这样过分的重视礼教，心里很不舒服。

她走了，把女儿留在高兰德家里。但她不久就感到孤单得可怕；周围的病人只讲着自己的疾苦，气象森严的自然界似乎对那些残废的人扮着一副冰冷的脸。那般可怜虫手里捧着痰盂，偷偷的你瞧着我，我瞧着你，眼看死神的影子在邻居身上渐渐的扩大。葛拉齐亚为了躲避他们，从巴拉斯旅店搬出来，租了一所木屋和她的小病人单独住下。海拔的高度非但没有减轻雷翁那罗的病势，反而把它加重了。热度更高起来。夜里，葛拉齐亚焦急万状。克利斯朵夫远远的凭着直觉感到了，虽则朋友信上只字不提。她硬着头皮撑着，心里很希望有克利斯朵夫做伴；但她当初不许他跟着来，现在也不敢告诉他说：“我支持不住了，我需要你……”

一天傍晚，她站在木屋外边的走廊里。心中苦闷的人最怕这黄昏日落的时间……她看见，自以为看见，在架空铁道的小站通到屋子来的小路上，有个男人匆匆的走着，走一会停一会，有点儿踌躇，微微做着背，抬起头来望着木屋。她赶紧躲到屋子里不让他看见，把手压着胸口，激动到极点，笑了出来。虽则她对宗教并不热心，却也跪在地下，拿手捧着脸，觉得需要感谢什么人……可是他还不上门。她回到窗口，躲在窗帘后面张望。他背对着一平空地外边的栅栏，在靠近木屋大门的地方停着，不敢进来。而她心里比他更慌乱，一边微笑一边轻轻的说：“喂，你来呀……来呀……”

终于他下了决心，打铃了。她早已到了门口，把他开了进来。他的眼睛好似一头怕挨打的狗，嘴里说着：“对不起，我是来……”

“多谢你！”她回答。

然后她说出自己是多么急切的盼望他来的。

克利斯朵夫全心全意的，帮助她看护病势日渐沉重的孩子。孩子对他非常凶暴，说出许多恶毒的话，不再掩饰仇恨的心理。克利斯朵夫认为是疾病所致。他那时的耐性是从来未有的。他们俩在孩子床头一连过了好几天痛苦的日子，尤起是情势危急的一夜。过了那一夜，似乎没有希望的雷翁那罗居然得救了。两人守在睡着的孩子旁边，觉得快乐到极点。——她突然站起来，拿着大衣，拉着克利斯朵夫往外跑，在雪地里

走着。静寂的夜里，天上亮着瑟缩的星。她挽着他的胳膊，欣欣然呼吸着那股凛冽的，和平的气息。两人难得开口，根本没有一句隐射他们爱情的话。回来的时候，她站在门外的阶沿上，因为孩子得救而眼中闪着幸福的光芒，叫了声：

“亲爱的，亲爱的朋友！……”

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表示。但两人都觉到彼此的关系变为神圣的了。

经过了长时期的休养以后，她回到巴黎，在巴西区租了一所屋子，不再顾虑什么舆论。她觉得自己颇有勇气为了朋友而冒犯舆论了。从此以后，他们亲密的程度使她觉得，倘若因为怕人议论（那是不可避免的）而把两人的友谊再藏起来，未免太懦怯了。她随时招待克利斯朵夫，和他一起出去，散步，上戏院，当着众人跟他挺亲热的谈话。谁都以为他们俩是一对情侣了。甚至高兰德也觉得他们过于招摇，和葛拉齐亚隐隐然提了一句，葛拉齐亚微微一笑拦住了她的话，若无其事的扯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可是她并没给克利斯朵夫什么新的权利。他们不过是朋友而已；他和她说话的时候，口气老是那么亲切，恭敬。两人之间再没有什么隐瞒的事，一切都彼此相商。克利斯朵夫不知不觉的在她家里有了相当的权威：葛拉齐亚常常听从他的劝告。自从在疗养院中过了一冬以后，她完全变了：忧虑和疲劳损害了她素来结实的身體。便是精神也受到了影响。虽然以前那种使性的脾气还留着一部分，她可另外有一点儿更严肃更沉着的气息，更加想努力进修，慈爱待人，不教旁人痛苦。克利斯朵夫的无所为而为的温情，纯洁的心地，把她感动了；她预备将来把克利斯朵夫已经不敢再希望的幸福给他，就是说跟他结婚。

他自从被她拒绝以后，从来没向她再提那个话，也不敢再提。但他对于这个不可能的梦想始终抱着遗憾。尽管他尊重朋友的话，但她把婚姻看作完全虚空的议论并没使他信服；他还是相信，两个相爱的人，用一种深刻而虔诚的爱情相爱的人的结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等到他和亚诺夫妇相遇之下，心里更觉得遗憾了。

亚诺太太五十多岁，她的丈夫已经到了六十五六。两人的外貌都似乎不止这个年龄。他发胖了；她又瘦又小，皮肤有点儿打皱；从前已经那么弱不禁风，现在更只剩一丝皮了。从亚诺退休以后，夫妇俩隐居在内地。在死气沉沉的小城市中与他们半睡半醒的麻木生活中，他们已经和时代隔绝了，只有报纸还把世界上的喧扰带来一些明日黄花的回声。有一回在报上看到克利斯朵夫的名字，亚诺太太写了一封亲热的短信给他，稍微带着客套，表示他们知道他的成功很高兴。克利斯朵夫接到信，也不通知他们，立刻搭着火车动身了。

他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园子里，坐在一株槐树底下朦胧出神。时方盛夏，天气很热。象鲍格林笔下的老夫妻一般，两人手握着手在花棚下面打盹。阳光，睡眠，衰老，使他们觉得沉甸甸的，掉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梦境中，大半个身子已经埋了进去。两人的温情始终如一，那是生命最后的微光；彼此手拉着手，渐渐熄灭下去的肉体中还有一阵暖气互相交流……——克利斯朵夫的访问使他们想起了所有的往事，欢喜极了。他们谈着过去的日子，回顾之下，那才显得多么光明。亚诺很有兴致说话，却记不起这个那个的姓名。亚诺太太在旁提他。她不大开口，更喜欢听人家说；但当年的许多形象在她沉默的心中保存得很新鲜；它们一闪一闪的透露出来，象一条小溪中的乱石子。她那么亲切那么同情的望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明明觉得她那时想的是谁，可是大家都没说奥里维的名字。亚诺老人对太太表示那种絮烦而动人的关切，不是怕她冷了，就是怕她热了，又用着非常操心的，不胜怜爱的神气，端着那张心爱的憔悴的脸；她却堆着疲倦的笑容努力安慰他，教他放心。克利斯朵夫瞧着他们，又感动，又羡慕……这便是所谓白头偕老的景象。丈夫在太太身上连岁月的磨蚀都爱到家了。他们彼此说着：“你眼睛旁边的，鼻子上的那些小皱纹，我是认得的，看着它一条条的刻下来的，我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来的。这些可怜的灰灰的头发一天天的褪色了，和我的一样褪色了，并且一部分也是为了我！这张细腻的脸，被煎熬我们的疲劳苦难磨得虚肿了，发红了。我的灵魂，因为你和我一起痛苦，一起衰老，所以我更爱你了！你的每一条皱纹，为我都是过去的一阙音乐。”……可爱的老人们，战战兢兢的在一块儿过了一辈子，快要在和起恬静的黑夜中一块儿睡下去了！看到他们，克利斯朵夫悲喜交集。噢！这样的生命多有意思，这样的死也多有意思！

他回去不免把这次的访问告诉葛拉齐亚，并没说出自己的感想。但她体会到了。他说话之间常常出神，把眼睛向着别处，话也是继续继续的。她望着他，微微笑着，克利斯朵夫心里的骚乱把她传染了。

那天晚上她独自在卧室里的时候，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她把克利斯朵夫的叙述温了一遍；但眼前的形象不是那对在槐树底下打盹的老夫起，而是她朋友不敢吐露而热烈希望着的梦境。于是她心里充满了爱，躺上了床，熄了灯，想道：“是的，错过这样的幸福是荒唐的，罪过的。能使你所爱的人快乐，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吗？怎么！难道我爱着他吗？”

她静下来，不胜激动的听见她的心回答说：“是的，我是爱他的。”

正在这个时候，隔壁孩子的卧室里忽然一阵急促的，声音嘶哑的咳呛。葛拉齐亚马上竖起耳朵。从儿子害病以后，她老担着心事。她问他。他不回答，只继续咳呛。她便赶紧下床，走到他身边去。他气哼哼的抱怨，说是不舒服，一句话没说完，又咳了。

“什么地方不舒服呢？”

他不回答，只是哼哼唧唧的叫苦。

“好宝贝，你说呀，哪里不舒服呢？”

“不知道。”

“是这儿吗？”

“是的。——呕，不是的。我不知道。我浑身都不好过。”

说到这里，他又剧烈的，过分夸张的咳起来，把葛拉齐亚吓坏了；她觉得他是故意要咳嗽，但看着孩子浑身是汗，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又觉得冤枉了他，便抱着他，和他说些好话。他渐渐安静了；可是只要母亲想走开去，孩子就会立刻咳起来。她不得不打着寒噤留在床头，因为他不许她去穿衣服，要她抓着他的手，他也要拿着她的，到完全睡着为止。那时她才冻得冰冷的上床，又是急，又是累，没法再把刚才的梦做下去。

那孩子有种特别的本领会猜透母亲的心。我们往往发见——但很少到这个程度——血统相同的人有这种本能：只要眼睛一扫，就能知道对方的思想，从无数不可捉摸的征兆上猜到。这种天赋，经过共同生活的训练当然更有进步，而在雷翁那罗是被他处心积虑的恶意琢磨得愈加尖锐了。阴损别人的欲望，使他眼睛格外明亮。而他又是恨极了克利斯朵夫。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孩子会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从来没得罪过他的人怀着仇恨呢？往往是由于偶然。只要孩子有一天自以为恨某人，这个恨就能成为习惯；而且人家越是开导他，他越固执；起先他不过是玩弄仇恨，结果却真的恨起来了。但有时还有些更深刻的理由，超过儿童的想象力的，儿童自己也不觉得的……从看到克利斯朵夫的最初几天天气，裴莱尼伯爵的儿子对于他母亲曾经爱过的人就有了恨意。后来葛拉齐亚心里想嫁给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仿佛孩子在直觉上是当场感觉到的。从此他就一刻不停的监视他们，紧跟着他们。只要克利斯朵夫来了，他就不肯离开客室，或者正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出其不意的闯进去。更厉害的是，倘若母亲独自在家而暗中想着克利斯朵夫的话，他会坐在旁边用眼睛盯着她，直把她看得非常难堪，几乎脸红了。她只得站起来遮盖慌乱的心绪。——他又顶高兴当着母亲的面用难听的话提到克利斯朵夫。她要他住嘴。他偏偏说个不停。要是她想惩罚他，他就用害病来威吓。这是他从小用惯而极有效力的手段。他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挨了骂，就想出报复的办法：脱光了衣服，赤裸裸的躺在砖地上教自己受凉。——有一回，克利斯朵夫带来一个曲子，特意为葛拉齐亚的生日作的，不料被雷翁那罗拿去弄得不见了。后来人家在一口柜子内发见，已经给撕成一条条的了。葛拉齐亚火了，把孩子狠狠的训了一顿。于是他又哭又叫，跺着脚，躺在地上打滚，大大的发了一场神经病。葛拉齐亚吓坏了，只得抱着他，哀求他，答应了他所有的要求。



从此他成为主人了，因为他看清了这一点，并且几次三番拿出这个有效的武器。人家简直弄不明白他的神经病有几分是真的，有几分是假的。后来他也不限于在人家违拗他的时候用作报复，而只要母亲和克利斯朵夫想一块儿消磨一个黄昏，他就纯粹凭着恶意来捣乱了。他甚至因为闲得无聊，因为想做戏，因为要试试自己的威力能够到什么程度而玩着这个危险的把戏。他极巧妙的发明许多古怪的，歇斯底里的花样：有时饭吃到一半突然抽搐起来，把玻璃杯翻倒，或是把盘子打破；有时在楼梯上用手抓着栏杆，手指拘挛，说是伸不开了；再不然，他肩膀底下象针刺一般的疼，直叫直嚷的打滚；或者是要闭过气去了。自然，他结果也闹了一场真正的神经病。但他的辛苦并没白费。克利斯朵夫和葛拉齐亚都被他骇住了。他们再也不敢安静，——悠闲的谈话，看书，音乐，所有这些微薄的幸福，为他们当做大天的乐事的，从此都给破坏完了。

每隔许多时候，小坏蛋把他们略微放松一下，或是因为玩得腻了，或是因为恢复了孩子脾气，想着别的事。（现在他知道能控制他们了。）

于是，他们赶快利用。凡是这样偷来的时间，每小时都显得特别宝贵，因为没把握是否能从头至尾不受扰乱。他们觉得彼此多亲近！为什么不能长此下去呢？……有一天葛拉齐亚自己也表示这种遗憾。克利斯朵夫便抓着她的手问：

“是啊，为什么呢？”

“你是知道的，朋友，”她不胜怅惘的笑了笑。

不错，克利斯朵夫是知道的。他知道她为了儿子把他们的幸福牺牲了，知道雷翁那罗的手段并没有瞒过她，可是她还是心疼自己的儿子。他知道那种盲目的骨肉之爱，使最优秀的人把所有的牺牲精神都为了要不得的或是没出息的儿女消耗完了，以至于对一般最有资格消受的，自己最爱的，但不是同一血统的人，倒反没有什么可给了。克利斯朵夫虽则很气，有时想杀死这个破坏他们生命的小妖魔，结果仍旧默默无声的忍了下去，懂得葛拉齐亚不得不这么做的苦衷。

于是他们俩都放弃了心中的念头，不再作无益的反抗。他们份内的幸福固然被剥夺了，可是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们两颗心的结合。并且就为了放弃幸福，为了共同的牺牲，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肉体的关系更密切。各人都对朋友倾吐心中的苦闷，也听着朋友的苦闷：互相交换之下，连悲哀本身都变成欢乐了。克利斯朵夫把葛拉齐亚叫做“忏悔师”。凡是他的自尊心感到屈辱的弱点，他都毫不隐瞒，同时又过分的责备自己；她一边笑着，一边劝解这个老孩子的过虑。他甚至对她说出物质方面的窘况。但那是先要她答应了不给他任何帮助，他也声明不接受任何帮助之后才说的。这是他非维持不可而她也加以尊重的最后一道骄傲的防线。她因为不能使朋友的生活过得舒服一点，便尽量把他最重视的东西——她的温情——给他。他没有一个时间不是觉得被她温柔的气息包裹着；早上睁开眼睛之前，夜里闭上眼睛之前，他都要先做一番爱情的默祷。在她那方面，醒来的时候或是夜里几小时的睡不着的时候，她总想着：

“我的朋友在想念我。”

于是他们周围布满了和平恬静的气息。

葛拉齐亚的健康受了损害。她老是躺在床上，或者整天睡在一张躺椅里。克利斯朵夫每日来跟她谈天，念书给她听，把他的新作品给她看。于是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撑着虚肿的脚，一拐一拐的走到琴前，弹她拿来的音乐。这是她所能给他的最大的快乐。在他的学生中间，她和赛西尔两人最有天赋。但在赛西尔是本能的感觉到并不了解的音乐，对于葛拉齐亚是一种懂得很透澈的美妙和谐的语言。她完全不知道人生与艺术中间有什么恶魔的因素，只拿自己玲珑剔透的心把音乐照亮了，把克利斯朵夫的心也给照亮了。朋友的演奏，使他对自己所表白的暧昧的热情了解得更清楚了。就在自己的思想的迷宫中，他闭着眼睛听着她，跟着她，握着她的手。从葛拉齐亚的心中再去领会自己的音乐，等于和这颗心结合了，把它占有了。这种神秘的交流又产生出新的音乐，有如他们生命交融以后的果实。有一天，他送给她一册选集，都是他和朋友的生命交织起来的乐曲，他对她说：“这是咱们的孩子。”

不管是否在一起，两人的心永远息息相通。在幽静的古屋中消磨的夜晚又是多么甜蜜！周围的环境似乎就为了衬托葛拉齐亚而安排的，轻声轻气而非非常亲切的仆役对她竭尽忠诚，同时又把他们的女主人的敬意与关切转移一部分到克利斯朵夫身上。两人一同听着时间的歌曲，看着生命的水波流逝，觉得其乐无穷。葛拉齐亚的身体虚弱不免使他们的幸福染上一点不安的影子。但她虽则有些小小的残废，心胸却是那么开朗，那些不说出来的疾苦反而增加了她的魅力。她是“他的亲爱的、痛苦的、动人的、脸上放射光明的朋友”。有些夜晚，克利斯朵夫从她家出来，胸中的热爱要溢出来了，等不及明天再跟她说，便写信给“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葛拉齐亚……”

他们享了几个月这种清福，以为能永久继续下去了。孩子似乎把他们忘了，注意着旁的事。但放松了一个时期，他又回过头来，这一回可抓着他们不再放手。阴狠险毒的小子非要把他母亲和克利斯朵夫分离不可。他又做起戏来：没有什么预定的计划，只逞着每天性子做到哪里是哪里。他想不到自己对人家的损害，只想拿捣乱作消遣。他缠绕不休的逼着母亲，要她离开巴黎到远方去旅行。葛拉齐亚没有力量抵抗。而且医生也劝她上埃及去住些时候，不应当再在北方过冬。最近几年来精神上的刺激，永远为了儿子健康问题的担心，长时期的踌躇，面上不露出来的内心的斗争，因为使朋友伤心而伤心：总之，影响她身体的事太多了。克利斯朵夫对这些都很明白，而且不愿意再增加她的烦恼；所以虽然离别的日子一天天的逼近使他很悲伤，他也一句话不说，也不想法延缓她的行期，两人都强作镇静，但互相感应之下，他们真的变得心平气和了。

日子到了。那是九月里的某一个早上。他们先在七月中一同离开巴黎，到和他们六年前相遇的地方很近的安加第纳，消磨了离别以前的最后几星期。

五天以来，淫雨不止，他们不能再出去散步，差不多单独留在旅馆里；大部分的旅客都溜了。最后一天早上，雨停了，但山顶上还盖着云。两个孩子和平人们先坐了第一辆车动身。随后她也出发了。他把她送到山路曲曲弯弯望着意大利平原急转直下的地方。潮起透进车篷。他们俩紧紧靠在一起，一声不出，也不彼此瞧一眼，四周是半明半暗的异样的天色，……葛拉齐亚呼出来的气在面网上凝成一片水雾。他隔着冰冷的手套紧紧压着她温暖的小手。两人的脸靠拢了。隔着潮湿的面网，他吻了吻那张亲爱的嘴。

到了山路拐弯的地方，他下来了。车辆埋在雾中不见了。他还听到车轮和马蹄的声音。一片片的白雾在草原上飘浮，织成密密层层网，寒瑟的树木似乎在网底下哀吟。没有一丝风影。大雾把生命窒息了。克利斯朵夫气吁吁的停下来……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过去了。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浓雾，重新上路。对于一个不会过去的人，什么都不会过去的。













## 第四部

潜伏在欧罗巴森林里的火开始往上冒了。这儿给你扑灭了，它在别处又烧起来。浓烟滚滚，火星四射，从这一处跳到那一处，燃着干枯的荆棘。在东方，前哨战揭开了国际战争的序幕。整个的欧罗巴，昨天还带着怀疑色彩而萎靡不振的，象死了的树林一般的，今天已经被大火包围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厮杀的欲望。战争随时可以爆发。你把它压下去了，它又抬头了。最无聊的借口也能成为它的养料。大家觉得受着偶然的支配，偶然就能发动争端。连一般最和善的人也感到事情不可避免了。那些理论家正扯着普鲁东的旗号讴歌战争，认为可以发挥人类最高的德性……

西方民族的身心复活，原来归结到这个结果！热情的行动与信仰，竟然把民族逼上了屠杀的路！要使这个乱冲乱撞的行动有个预定的，经过选择的目标，唯有一个拿破仑式的天才才能办到。但欧洲无论哪里都没有这种行动的天才。仿佛大家特意挑了一批最庸碌的人当人。人类的聪明不在这方面。——你只有听任那个带着你往前冲的巨潮摆布。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都是这样。欧罗巴的局势是普遍的紧张。

克利斯朵夫回想起那次跟皇皇不安的奥里维一同经历的，差不多一样紧张的情形。但那时战争的威胁不过象转瞬即逝的乌云。现在，威胁的影子可罩着整个的欧洲了。而克利斯朵夫的心情也改变了。他不能再参加这些民族的仇恨。他的心境正象一八一三年代的歌德：没有恨，怎么能厮杀？过了青春，又怎么能恨？他早已走出仇恨的区域。他对于这些相持不下的民族完全一视同仁，不分轩輊。各个民族的价值，对世界的贡献，他都认识清楚了。一个人在精神上到了相当程度，就“不再分什么民族，而对于邻族的祸福会感觉象同胞的祸福一样亲切”。暴雨的乌云已经沉到你脚下，周围只有天空，——“给鹏鸟飞翔的无边无岸的天空”。

然而有时候，克利斯朵夫也觉得四周的敌意有点儿难堪。在巴黎，大家表示得那么露骨，使他随时感到自己属于敌对的民族；便是他心爱的乔治也忍不住在他面前表白他对德国的心情，使他悲伤。于是他走开了，推说要看看葛拉齐亚的女儿，到罗马去住了一阵。但那边的环境也并不安静。民族主义的骄傲已经象瘟疫一般的蔓延到了，改变了意大利人的性格。那些素来被克利斯朵夫认为麻木而懒散的人，现在也只想武功，想着战争，想着侵略，想着罗马的鹰隼在利比亚沙漠的上空飞翔；他们自以为回到了罗马帝国时代<sup>①</sup>。最了不起的是，各个对立的党派，社会党，教会派，保王党，都极真诚的受着这种狂热的感染，而并不以为反叛自己的主义。可见各个民族一旦被传染病式的热情扫荡之下，所谓政治，所谓人类的理智，都会变得无足轻重。那些热情还不屑于消灭个人的热情，只是利用它们，使一切都集中到同一个目标。在功业彪炳的时代，情形一向是这样的。亨利第四的军队，路易十四的内阁，那些建立法兰西的丰功伟业的先民，富于理智与坚于信仰的，和追求名利与享乐的一样的多。不论是扬山尼派还是好色之徒，是清教徒还是情欲强烈的人，在满足他们的本能的时候，连带也为共同的使命出了力。在将来的战争中，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一定会参加；象他们国民议会时代的祖先一样，各人都深信这是为了求自己民族的幸福，为了求永久的和平……

<sup>①</sup>公元前一世纪时，利比亚为罗马帝国领地；一九一二年后，又曾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

克利斯朵夫站在罗马耶尼居峰的平台，带着嘲讽的笑容，眺望这个又杂乱又和谐的城市，正好象征山峰底下的世界：古时的废墟，巴洛克式的屋面，现代的建筑，虬结在一处的杉树与蔷薇，——各个世纪，各个作风，被聪明的头脑溶成一个坚固而连贯的整体。同样的，人类的精神会把它本身所具备的秩序与光明，照在纷争不已的世界上。

克利斯朵夫留在罗马的时期很短。这个城市给他的印象太强了，他有点儿害怕。要能利用这种和谐，他必须站得远远的；在这儿留下来颇有被吞没的危险，好似多少与他同种的人一样。——他不时上德国去住一下。但虽然德法二国的冲突迫于眉睫，结果还是巴黎永远在吸引他。那边有他当做儿子一般的乔治。而且他不但受着感情方面的影响，思想方面的理由对他也有作用。一个思想活跃的，热烈参预一切精神生活的艺术家，不容易再习惯德国的生活。并非那边缺少艺术家。而是艺术家在那边缺少空气。他们和自己的民族隔离了；大家对他们不感兴趣，都忙着别的事，或是社会方面的或是实际方面的。诗人们因为人家瞧不起他们的艺术，也就存着瞧不起的心躲到他们的艺术中去了；他们一气之下，干脆把自己和群众生活的最后一些连系斩断，而只为了几个人写作。他们都是很有天分的，精练的，贫弱的小贵族，本身也分化为许多敌对的小组，在狭小的天地中喘不过气来；因为不能扩大范围，他们便拚命的往下挖，把泥土翻来翻去，直到把里头的精华吸尽为止。于是他们在一片混乱的梦境中迷失了，甚至不想把梦境彼此沟通。各人站在原位置上在大雾中挣扎。没有一道共同的光明指引他们。各人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光明。

反之，在莱茵河那一边，每隔一些时候必有些集体的热情，群众的骚动，在艺术上面吹过。象巴黎被铁塔威镇着一样，照在欧洲平原上的也有那座永远不熄的灯塔，那个古典的传统，靠着几百年的辛苦与光荣培养起来而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的。它既没有把精神奴役，也没有加以拘束，只是指出了几世纪以来所遵循的大路，使整个民族都受到它的光明。德国的思想家象黑夜里迷失的鸟一般投向遥远的灯塔的，已经不止一个。可是把邻国多少慷慨的心引到法兰西来的那股相求的力量，法国谁想得到呢？伸手乞援而与政治的罪行毫不相干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而你们德意志的弟兄们看不见我们，没听见我们说着：“瞧，我们在这儿伸着手啊。不论什么谎言与仇恨，都不能教咱们分离。为了求我们精神的伟大，民族的伟大，我们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我们。我们是西方的一对翅膀，缺了一个就飞不起来。战争要就来就来！咱们的手始终紧紧的握着，象兄弟般契合的心灵始终在一块儿飞跃。”

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他感觉到两个民族是怎样的相得益彰，也感觉到倘若彼此不相助的话，他们的精神，艺术，行动，又是怎样的残缺不全。他因为出身于莱茵河流域，正是两股文明合流的地方，所以从小就本能的感觉到它们需要联合一致，而他的天才一辈子都在无意中求两翼的平衡。他越富于日耳曼民族的梦想，便越需要拉丁民族的秩序与条理。法兰西对他显得那么可贵，就为了这一点；而他在法国也更加能认识自己，控制自己，保持自己的完整。

他能对付那些与他有害的成分，也能吸收与他不同的力量。一个元气旺盛的人健康的时候，能吞下所有的力量，连有害的在内，而且能把它们化为自己的血肉。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会觉得跟自己最不相象的成分倒反最有吸引力，因为其中可以找到更丰富的养料。

克利斯朵夫喜欢的倒是那些和他对立的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摹仿者的作品；——因为他也有了摹仿者，自命为他的信徒，使他大为懊恼。那是一批老实的，用功的，品德兼备的青年，对他很恭敬的。克利斯朵夫很愿意能喜欢他们的音乐，可是没有办法，他只觉得那些作品一无价值。倒是另外一般对他个人表示反感，在艺术上代表与他对立的倾向的音乐家，能够使克利斯朵夫赏识他们的才具……反感，对立，那有什么关系呢？这等人至少是活的！生命本身是最主要的德性。一个人缺乏了生机，即使他有一切其他的德性，也不能称为有道之士，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克利斯朵夫开玩笑的说过，他只承认那些攻击他的人是他的信徒。有一回一个青年音乐家对他诉说自己的志愿，把他恭维了一阵，以为能讨他喜欢。克利斯朵夫问他：“我的音乐使你满足吗？你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表白你的爱或恨吗？”

“是的，大师。”

“那末你还是免开尊口！你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痛恨那些只知道服从的人，因为需要吸收别人的思想，所以他受着和他的主张完全相反的人吸引。他所交的朋友都是把他的艺术，把他理想主义的信仰，把他的道德观念看作已经过去的人，他们对于人生，爱情，婚姻，家庭，一切的社会关系，另有一套看法，——他们都是好人，但精神上是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把克利斯朵夫的生命消磨了一部分的那种悲痛与苦闷，对他们简直是不可解的。这当然更好！克利斯朵夫也不愿意教他们懂得。他不要求人家和他一般思想来证实他的思想；他对自己的思想很有把握。他所求的是要有机会认识的思想，爱别



的心灵。要爱，要认识，越多越好。要看，要想法子去看。他现在不但能容忍别人抱他从前攻击过的思想，而且还觉得有意思，因为这样才能使世界更丰富。因为乔治不象他那样把人生看作悲剧，他才更喜欢乔治。倘若所有的人都道貌岸然，或者都像克利斯朵夫一般有那种英雄式的克制功夫，那末人类也太软弱了，太灰色了。人类需要欢乐，需要无所顾忌，需要敢于大胆的亵渎偶像，包括最神圣的在内。但愿高卢民族的虔诚精神永远不灭！怀疑与信仰，两者都是必需的。怀疑能把昨天的信仰摧毁，替明日的信仰开路……一个人渐渐的离开人生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明白了，好比离开一幅美丽的画的时候，凡是近处看来是互相冲突的色彩都化成了一起和谐。

克利斯朵夫对于物质世界的无穷的变化，也象对于精神世界一样的看清楚了。这是他第一次意大利旅行的收获。在巴黎，他特别和画家雕塑家来往，觉得法国民族的精粹都在他们那方面。他们非常大胆的追逐一切动的现象，抓住那些颤动的色彩，把遮蔽人生的网扯下来，使你的心快乐得直跳。在一个真有眼睛的人，一滴光明等于汲取不尽的宝藏。有了这种精神上的极乐境界，无聊的喧闹与战争还算得什么！……便是这些喧闹与战争也成为世界奇观中的一部分。应当把什么都抓在手里，把积极的力与消极的力，把人生所有的材料都投入我们的心中让它们融化。结果便是在我们胸中锻炼出来的塑像，精神的美果；凡是能使这个美果更美的都是好的，哪怕需要我们牺牲也无妨。从事于创造的人是不足道的。只有创造出来的成绩才是真实的……想要伤害我们的敌人休想接触到我们。我们是受不到你们攻击的了……你们只咬到一件空的衣服，我的身体早已不在那里。

他创作的音乐，境界变得恬静了。当年的作品象春天的雷雨，在胸中积聚，爆发，消灭的雷雨。现在的作品却象夏日的白云，积雪的山峰，通体放光的大鹏缓缓的翱翔，把天空填满了……创造！就象在八月里宁静的太阳底下成熟的庄稼……

先是模模糊糊的，元气充沛的，迷惘的境界，象丰满的葡萄，饱满的麦穗，象怀孕的妇女一般有种说不出的欢畅的感觉。管风琴隆隆的响着，蜂房里的蜜蜂唱着歌……从这片沉着响亮的音乐中间，渐渐的显出主要的节奏；行星的轨迹分明了，开始打转……

于是意志出现了。它抓着风驰电掣的梦境，象驯服野马一般的把它紧紧系着。创作的灵感，懂得带着它飞奔的节奏自有它的规则，非服从不可；它约束那些疯狂的力，替它们定下目标，指定行程。理智与本能开始合作了。黑洞洞的影子开朗了。前面的路上还有一团团的光明，它们也会在未来的作品中酝酿为互相关联的小天地……

画上的稿图已经勾勒停当。晓色朦胧中露出了它的面目。色彩的和谐，脸上的线条，都变得明确了。为了完成作品，他拿出自己所有的宝藏。记忆的仓库也给打开，冲出一阵阵的香气。精神解放了感官，让它们如醉如狂；它自己可不声不响的伏在一边等着，预备挑选对象。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工人们用着从感官方面抓来的材料，把头脑所设计的作品开始去做了。一个大建筑家是需要一批技术纯熟而肯卖力的工人的。大教堂便这样的完工了。“而上帝瞧着他的作品，觉得还不够好。”

建筑家把整个作品打量了一番，再亲自修改一下，使它更和谐。

幻梦完成了。噢，我的上帝！……

夏日的白云，通体放光的大鹏，缓缓的翱翔；整个天空被它们的巨翼掩蔽了。

然而他的生活并不限于艺术。象他这一类的人不能不有所爱；他要的不但是一视同仁的爱，为艺术家散播给一切生灵的爱；而且还需要有所偏爱；他需要把自己给一般由他亲自挑选的人。这是树木的根须。他心中所有的血都是靠这个爱更新的。

克利斯朵夫的血还没到枯竭的时候，还受着爱的培养，——那是他最大的快乐。他的爱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对葛拉齐亚的女儿，一方面是对奥里维的儿子。他心中已经把两个孩子结合了，以后还要在实际上把他们结合起来。

乔治和奥洛拉是在高兰德那儿见到的。奥洛拉住在她的表姨母家里；每年在罗马住几个月，余下的时间都待在巴黎。她十八岁，比乔治小五岁。个子很高，身子很直，姿态优美，头不大而脸盘很宽，淡黄头发，皮肤给太阳晒得黑黑的，上嘴唇有些薄髭的影子，明净的眼睛，笑盈盈的老是若有所思，肥胖的下巴，褐色的手，又美又圆又结实的胳膊，长得很好看的脖子；她很活泼，爱享受，精神非常饱满。没有书卷气，也很少感伤情调，她性情象母亲一样的懒散，能一口气睡十一小时。余下的时间，她荡来荡去，嘻嘻哈哈，似乎还没完全醒。克利斯朵夫叫她睡美人，常常使他想起萨皮纳。她上床也唱歌，起床也唱歌，没来由的哈哈大笑，象儿童一样的傻笑，格格的笑声象打嗝。谁也说不把她日子怎么消磨的。高兰德千方百计想教她一套漂亮的功架，那对一般的姑娘象油漆一样很容易涂上去，对奥洛拉可完全没用。她什么都不想学，一部书可以看上几个月，觉得作品挺有意思，但过了八天连名字题材都记不起了。她满不在乎的写别字，谈到高深的问题常常闹大笑话。她的年轻，她的兴致，她的没有书卷气，甚至她的缺点，近于麻木的糊涂，天真的自私，都使人觉得耳目一新。并且她老是那么自然。但这个老实而懒惰的女孩子有时也会挺无邪的卖弄风情，勾引一般青年，居然到野外去写生，或者弹弹肖邦的《夜曲》，拿着从来不念的诗集，说些想入非非的话，戴着同样想入非非的帽子。

克利斯朵夫留神看着她，暗中好笑。他对奥洛拉的感情近于父亲的慈爱，宽容的，带点儿打趣的意味；同时也有一种虔敬的心理，因为这个预备接受另外一个人的爱的女孩子，便是他当年的爱人的化身。谁也不知道克利斯朵夫的情爱深到什么程度。唯一能猜到的是奥洛拉。她从小看见克利斯朵夫差不多老是在她身边，简直把他当作家族中的一分子了。以前不象兄弟那样受宠爱而感到痛苦的时期，她不知不觉的跟克利斯朵夫亲近，猜到他有同样的苦恼，而他也看到她的悲伤；两人并不明言，却把彼此的苦闷放在一起。后来她一发现母亲和克利斯朵夫之间的感情，便自以为参与了他们的秘密，虽则他们从来没告诉她什么。葛拉齐亚临死托付给她的使命，和此刻戴在克利斯朵夫手上的戒指，她都懂得其中的意义。所以她暗中和克利斯朵夫不知有多少的联系，用不着了解清楚就能感觉到它们的复杂。她很真心的喜欢那个老朋友，虽则从来不能花点儿精神把他的作品弹一遍或看一遍。她颇有音乐天分，可是连把题献给她的乐曲裁开来的好奇心都没有，只喜欢跟他不拘礼数的聊天。而自从知道在他那儿可以碰到乔治·那南以后，她来的次数更多了。

在乔治那方面，也从来没觉得和克利斯朵夫在一块竟会这样有趣。

可是两个年轻人直过了好久才会到自己真正的感情。他们先用着讥讽的眼光相看。两人没有一点相象的地方。一个是流动不已的水银，一个是沉沉酣睡的死水。但没有多少时间，水银变得平静了些，面酣睡的死水也似乎清醒了些。乔治指摘奥洛拉的装束，指摘她的意大利口味，——不大懂得细腻的层次，喜欢对比的颜色。奥洛拉却挖苦乔治，学他那种老气横秋而有些装腔作势的谈吐。尽管互相揶揄，两人依旧很高兴——可不知为什么高兴，是为了能互相讥讽呢，还是为了能借此搭话？他们甚至把克利斯朵夫也拉进去了，他也俏皮的替他们传递冷箭。他们假装不在意；其实正是相反，他们对冷嘲热讽的话太注意了，而且绝对隐藏不了心里的怨恨，尤其是乔治，所以一见面就免不了斗嘴。那些口角并不怎样剧烈，因为大家怕伤害对方，觉得打在自己身上的手非常可爱，所以挨打也比打人更有意思。他们非常好奇的互相观察，睁着眼睛搜寻对方的缺陷，不料结果反而更加着迷。他们决不承认这一点。跟克利斯朵夫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各人都说那一个讨厌极了。但只要克利斯朵夫给他们一个碰面的机会，他们都不肯轻易放过。

有一天，奥洛拉在老朋友家里，说星期日上午再来看他。过了一会，乔治照例象一阵风似的卷进来，对克利斯朵夫说他星期日下午再来。星期日早上，克利斯朵夫空等了一场奥洛拉。赶到乔治约定的时间，她却出现了，道歉说她有事相阻，不能早来，接着又编了一个小故事。克利斯朵夫觉得她这种无邪的手段挺好玩，便说：“可惜。你本来可以遇到乔治；他来过，我们一块儿吃了中饭；下午他没空，不能待在这儿。”

奥洛拉大失所望，不再听克利斯朵夫的话了。他却高高兴兴的和她谈着。她心不在焉的对答，差不多要恨他了。忽然有人打铃。原来是乔治。奥洛拉不由得大为惊愕。克利斯朵夫笑着，望着她。她才懂得他是要弄她，便红着脸笑了。他又俏皮的用手指作着威吓的姿势。突然她

感情冲动之下，跑去拥抱他。他在她耳畔轻轻用意大利文说着：“小顽皮，小坏蛋，小奸刁……”

她把手堵着他的嘴。

乔治看着他们又是笑又是拥抱，觉得莫名片妙。而他的诧异的，甚至有点儿恼的神色，愈加使他们俩乐开了。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样的暗中使两个孩子接近。等到成功了，他又差不多埋怨自己。他不分高低的爱着他们，但把乔治批判得更严，因为他看出他的缺点；而另一方面他把奥洛拉看得非常理想，自认为对奥洛拉的幸福比对乔治的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乔治近乎他的儿子，可以说代表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他不敢决定，把天真无邪的奥洛拉交给一个并不怎么天真无邪的同伴是不是罪过。

他们俩订婚之后不久，有一天在树荫底下谈话，碰巧克利斯朵夫在后面走过，听见奥洛拉一边说笑一边向乔治述说他以前的一桩私情，克利斯朵夫不禁吓了一跳，乔治却很痛快的说了出来。此外，他们俩还坦然说些别的话，表示奥洛拉对于乔治的道德观念并没象克利斯朵夫那么重视。两人虽则非常相爱，却并不把彼此看做是永远分不开的。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他们那种洒脱的精神固然也有它的美，但和旧制度的白头偕老，“至死不渝”的结合是大不相同了。克利斯朵夫望着他们，不免有点儿惆怅……他们和他离得很远了！载着我们儿女的船驶得多快！……可是耐着点罢，早晚大家都会在彼岸相遇的。

目前，那条船并不怎么考虑它的航路，只是随风飘荡。——使当时的风俗慢慢改变的自由精神，在思想与行动的别的方面照理也应当有所表现。可是并非：人类的的天性是不在乎矛盾的。一方面风俗变得更自由了，一方面思想倒反变得不自由了，居然要求宗教替它戴上枷锁。而这两种各走极端的情形尽管极不合理，竟会在同一批心灵中出现。复兴旧教的潮流正在使一部分上流人物和知识分子着迷，把乔治和奥洛拉也迷住了。最有意思的是看到这个天生好辩的乔治，从来不信宗教，从来不理睬什么上帝与魔鬼的，——对一切都冷嘲热讽的真正的小高卢人，——会突然之间说出真理就在基督旧教中间的话。他的确需要有一个真理，而这一个真理正好和他的需要行动，和他的法国布尔乔亚的间歌遗传，和他对于自由的厌倦相配合。小马游荡得够了；他走回来，自动的把自己缚在民族的犁上。只要看到几个朋友的榜样就够了：对于思想界的压迫特别敏感的乔治立刻成为第一批的俘虏。奥洛拉跟着他，——无论他到哪儿，她都会跟着走的。他们一下子就非常的自信，瞧不起一切不和他们一般思想的人。噢，那真是大大的讽刺！这两个轻佻的孩子居然变了真诚的信徒；而葛拉齐亚与奥里维，起着他们的纯洁，严肃，努力，和那样的苦心孤诣，倒反从来没得到信仰。

克利斯朵夫很好奇的观察着这些心灵的演变，可不象爱麦虞限那样想对抗；因为爱麦虞限抱着自由的理想主义，看到从前的敌人重新得势非常气恼。但我们不能对抗吹过的风，只能等它过去。人的理智太疲劳了。它才作了一次巨人般的努力，昏昏欲睡，象一个熬了一天的疲倦不堪的儿童，在睡觉之前作着祈祷。梦乡的门又给打开了：除了宗教，还有那些通神的，神秘的，玄妙的理论，跑到西方人的头脑里来。连哲学也有些动摇了。被奉为思想上的神明，如柏格森，如威廉·詹姆斯，都踉踉跄跄的步履不稳了。甚至在科学里面也表现出理智的困乏。这种时间是会过去的。让他们喘一口气罢！明天，精神会清醒过来，变得更敏锐，更自由……辛辛苦苦的工作以后，睡眠是甜蜜的。难得有时间歇一下的克利斯朵夫，很高兴看到他的孩子们能代他享受这个清福，心定神安，自以为信仰坚固，相信着他们的美梦。他不愿意，也不能够和他们易地而处。他心里想，葛拉齐亚的哀伤和奥里维的烦闷在儿女身上居然解脱了，也是很好的事。

“我们所有的痛苦，我，我的朋友们，多少在我们以前的人所受的痛苦，不过是使这两个孩子能够得到快乐……这快乐，安多纳德，你是应该享受而被剥夺了的！啊！一般不幸的人对于他们的牺牲所能产生的幸福，倘若能预先体会到的话，那可多么好！”

为什么要反对这种幸福呢？我们不应该要人家依着我们的方式幸福，他们应该依着他们的方式幸福。充其量，克利斯朵夫不过很温和的要求乔治和奥洛拉，别太轻视象他一样不和他们一般信仰的人。

他们却是连跟他讨论都有所不屑，神气之间仿佛说：“他是不会了解的……”

在他们眼中，克利斯朵夫是个过去的人。而他们并不重视过去！他们中间常常很天真的谈着他们将来要做的事，等克利斯朵夫“不在”的时候……——但他们的确很爱他……真是两个目空一切的孩子！他们在你身旁象蔓藤一般的生长。这股自然界的力把你推着，赶着……

“去罢！去罢！你走开呀！现在轮到我了！……”

克利斯朵夫听到他们这种没有说出来的话，很想对他们说：“别这么急！我在这儿我觉得很好呢。别把我当做死人看呀！”

他觉得他们天真的专横的脾气很好玩。有一天他们对他表示轻蔑，他就满不在乎的告诉他们：“你们痛快说出来罢，说我是个老糊涂罢。”

“不，老朋友，”奥洛拉哈哈大笑的回答。“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可是有些事你不知道。”

“而你又知道些什么，姑娘？你算是大贤大哲了吗？”

“别嘲笑我，我知道的事固然很少，可是他，乔治，他知道呢。”

克利斯朵夫笑了：“是的，孩子，你说得不错。爱人永远是无所不知的。”

要克利斯朵夫承认他们思想上比他高明还不难，要忍受他们的音乐可不容易。他们尽量磨他的耐性。只要他们一到，钢琴就得休息了。仿佛小鸟似的，他们唱歌的兴致被爱情鼓动了，但不象小鸟那样会唱。奥洛拉对自己的音乐天分并不自负，可是对未婚夫的才具，看法就不同了；她不觉得乔治的演奏和克利斯朵夫的有什么高低，或许她还更喜欢乔治的呢。而乔治虽则很聪明，很会自嘲自讽，也差点儿被爱人的信心说服了。克利斯朵夫不和他们争，反而卖弄狡狴，跟奥洛拉说着一样的话。有些时候他厌烦死了，只能走出房间，把门关得特别响一些。他又恳切又怜悯的微微笑着，听乔治在琴上弹《特里斯坦》。那小子拿出全副精神，把这个壮烈的曲子表现得象少女一般温柔。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哈哈大笑，可不愿意说出他好笑的缘故，只拥抱着乔治。他就是喜欢他这样，说不定更喜欢他了……可怜的孩子！……噢，有了爱，艺术也无足轻重了。

他时常和爱麦虞限谈其他的孩子们，——（他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很喜欢乔治的爱麦虞限，开玩笑似的说克利斯朵夫已经有了奥洛拉，应该把乔治让给他，克利斯朵夫垄断一切太不公平了。

虽是两人很少和外界往来，他们的友谊在巴黎社会中差不多已经成为美谈。爱麦虞限对克利斯朵夫抱着热情，只为了骄傲而不表示出来；为了要遮掉这点儿感情，他还故意喜怒无常，有时对克利斯朵夫很粗暴。但这也瞒不过克利斯朵夫。他知道这颗心现在对他多么忠诚，也知道这忠诚是多么可贵。没有一个星期他们不是见两三次面的。逢着身体不好，不能出门的时候，他们便写信，都是一些好象来自远方的信。世事的变化，远不及思想在科学与艺术方面所表现的进步使他们感到兴趣。他们老是在自己的思想中过活，对着他们的艺术苦思冥想，或者在混沌的事实中间辨别出一些无人发现的，可是在人类的思想史上留下痕迹的微光。

更多的时候是克利斯朵夫上爱麦虞限那儿去。虽然从最近一次病后，他的身体也不见得比朋友的强，但他们早已认为爱麦虞限的健康需要更多的将养。要克利斯朵夫轻而易举的爬上爱麦虞限住的六层楼也不可能了，走到的时候要歇好一会才能喘过气来。他们俩都一样的不知保重。尽管两人的支气管有病，时常会气塞，却都是烟瘾很大。克利斯朵夫宁愿自己上爱麦虞限家，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奥洛拉往往为他抽烟的嗜好和他闹，使他不得不躲开。两个朋友在谈话中间时常会剧烈的咳嗽，停下来相视而笑，好比两个做了错事的小学生。有时，一个会教训另外一个正在咳嗽的人；但只消一口气平了下去，受教训的一个就坚决抗议，说咳嗽与抽烟无关。

爱麦虞限堆满纸张的书桌上有个空的位置，一本正经的瞅着两个抽烟的人，带着责备的神气。克利斯朵夫说它是代表他们的良心；因为不要跟良心照面，他便把帽子盖在它身上。那只猫非常虚弱，也不是什么贵种，当时爱麦虞限在街上把它在半死状态中捡来的；它受了那次磨难从来没复原，吃得很少，难得玩儿，没有一点儿声响；性情极温和，睁着眼睛盯着主人，他不在家的时候显得挺可

怜，他在家的时候便心满意足的呆在他身边，不是沉思默想，便是几小时的对着可望而不可即的笼中的鸟出神。只要你对它表示一点儿关切，它就很有礼的打躬。爱麦虞限兴之所至的摩它几下，克利斯朵夫下手很重的摩它几下，它都耐着性子接受，永远留着神不抓人，不咬人。它身体娇弱，一只眼睛老在淌眼泪，常常咳嗽；倘若它能说话，一定不会象两个朋友那样厚着脸说“抽烟与咳嗽无关”；但他们的行为，它一律忍受，仿佛心里在想：“他们是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

爱麦虞限很疼它，觉得这个可怜的动物的命运和他的有些相象。克利斯朵夫还认为他们连眼睛的表情都是相同的。

“那也不足为奇，”爱麦虞限说。

动物往往反映它们的环境，相貌会跟着主人而变的。一个糊涂人养的猫，目光决不跟一个有思想的人养的猫相同。家畜的和善或凶恶，坦白或阴险，聪明或愚蠢，不但依着主人给它的教训，还跟着主人的行为而定。甚至也用不着人的影响，单是环境就可以改变动物的长相：山明水秀的风景可能使它的眼睛特别有神采。——爱麦虞限的灰色猫，是和没有空气的顶楼，主人的残废，以及巴黎的天色调和的。

爱麦虞限变得和起多了，跟最初认识克利斯朵夫的时期大不相同。一桩平凡的悲剧给了他很深的刺激。有一回他偏偏来了，很露骨的向他的女朋友表示受不了她的感情。于是她突然失踪了。他找了一夜，急得不得了，终于在一个警察分局里把她找到。原来她想跳在塞纳河里，正在跨过桥栏的时候被人扯住了衣角；她不肯说出姓名住址，还想去寻死。看到这个情形，爱麦虞限大吃一惊：自己受过了磨难以后再磨难别人，那是他绝对受不了的。他把绝望的女子带回家，竭力安慰，要她相信她所要求的感情，他一定给她。他把她的气平下去了，无可奈何的接受了她的爱，拿自己生命中仅存的一部分交给了她。这样以后，所有他天性中的精华又在心中涌起来了。主张行动的使徒此刻竟相信只有一桩行动是好的：就是勿加害于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掀起人间的巨潮的那些力，只拿他当作触发行动的工具。一旦完成了任务，他就一无所用：行动继续在那里进行，可不需要他了。他眼看着它向前，对于加在他个人身上的侮辱差不多已经不以为意，但对于诋毁他信仰的行为还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因为他这个自由思想者虽则自命为摆脱了一切宗教，还取笑克利斯朵夫是个伪装的教士，但象所有强毅的思想家一样，他究竟有他的祭坛，把梦想作为神明一般的供奉着，不惜拿自己作祭礼。现在这祭坛没人去礼拜了，爱麦虞限为之很痛苦。那些神圣的思想，大家千辛万苦才把它们捧上台的，一百年来最优秀的人为之受尽磨折的，现在却被后来的人踩在脚下：怎么能不伤心呢！所有这个法兰西理想主义的辉煌的遗产，——对于自由的信念，为了它有过多多少少圣徒、多少英雄、多少殉道者的，还有对于人类的爱，对于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的境界的渴望，——都被现代的青年们闭着眼睛糟蹋完了！他们中了什么病魔，竟会追念那些被我们打败的妖怪，竟会重新套上被我们砸得粉碎的枷锁，大声疾呼的要求武力的统治，在我的法兰西心中重新燃起仇恨与战争的疯狂？

“这不但在法国，整个世界都变得这样了，”克利斯朵夫笑容可掬的说。“从西班牙到中国，都受到同样的暴风吹打。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避风了！连我的瑞士也在高唱民族主义，不是滑稽吗？”

“你看了这个情形觉得放心吗？”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潮流不是少数人的可笑的情欲激发起来的，而是操之于一个支配宇宙的看不见的神明。在这个神明之前，我知道低头了。倘若我不懂得，那是我的过失，不是他的过失。你得想法去了解他。可是你们之中谁肯操心这个问题？你们得得过且过，只看见近边的界石，以为那就是路程的终点；你们只看见鼓动你们的浪，看不见汪洋大海！今日的浪潮，是昨天的浪潮、我们的浪潮推动起来的。而今日的浪还得替明日的浪开路，使明日的浪忘记今日的浪，正如今日的浪忘记昨天的浪。我对于眼前的民族主义既不称赏，也不害怕。它会跟时间一同过去的，它正在过去，已经过去了。它是梯子上一级。咱们爬到顶上去罢！输送给养的军曹自会来的。听呀，他已经在打鼓吹笛了！……”（克利斯朵夫拿手指在桌上打起鼓来，把猫吓了一跳。）

“……现在每个民族都有个迫切的需要，要集中自己的力量，立一张清单。因为一百年来各个民族都改变了，而这改变是由于相互的影响，由于世界上一切聪明才智之士作了巨大的投资，建立了新的道德，新的科学，新的信仰。每个民族和其余的民族一同踏进新世纪之前，的确需要把自己考察一番，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的面目和财产。一个新时代来了。人类要和人生订一张新的契约。社会将根据新的规则而再生。明天是星期日。各人都在那里结算一星期的账目，扫除房屋，希望把它整理得有条有理，而后站在共同的上帝面前和别人联合起来，跟上帝订一分新的同盟公约。”

爱麦虞限眼睛里反映着过去的梦境，望着克利斯朵夫。他等克利斯朵夫说完了，停了一会，才说：“你是幸福的，克利斯朵夫！你看不见黑夜。”

“我能在黑夜中看到东西，”克利斯朵夫回答。“在黑夜日子过得久了，我变了一头猫头鹰了。”

那个时期，他的朋友们发觉他的举动态度有了改变。他往往心不在焉，人家说的话也不留神听。他笑容可掬，若有所思。人家一提醒他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他就忙着道歉。有时他用第三人称代表自己：

“克拉夫脱会替你把这件事办了的……”

或者是：

“克利斯朵夫才不在乎呢……”

一般不深知他的人说，那是他的自溺狂。

其实正是相反。他是站在旁人的地位上，从外面来看自己。他已经到了一个时期，对于为了美的奋斗也不在乎了，因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相信别人也会完成他们的任务；而且归根结蒂，象罗丹所说的，“美永远会得胜的”。社会的恶意与不公平也不能再使他反抗。——他笑着说反抗是不自然的，而且生命已经渐渐的离开他了。

的确他没有从前那么壮健了。一点体力的劳动，走了一段长路，或是跑得快一些，都使他感到疲乏，立刻会喘不过气来，心跳得厉害。有时他想起老朋友苏兹。他这些感觉从来不跟别人提，提了有什么用呢？只能教人担忧，同时你的健康又不会有起色。何况他对这些不愉快的事也并不当真。他不怕害病，倒是怕别人强其他保重。

由于一种神秘的预感，他想再见一见故乡。这是他一年一年拖下来的计划。他老是想，等下年再说罢……这一回他可不再延期了。

他对谁也不通知，偷偷的走了。在故乡逗留的时间很短。克利斯朵夫要去找的景象都没有能找到。上次他回来看到城里刚开始有点儿变动，现在大功告成，小城一变而为大工业城市了。古老的屋子不见了，公墓也不见了。原来是萨起纳的农庄，此刻盖了一所烟突高耸的工厂。河水把克利斯朵夫儿时玩耍的那片草原给冲完了。一条全是古怪的建筑物的街道题着克利斯朵夫的名字。过去的一切都完了，……好罢！生命还是在继续下去，或许在这条题着他名字的街上，破屋子里有别的小克利斯朵夫在出神，在痛苦，在奋斗。——规模宏大的市政厅中，人家奏着他的一件作品，意义完全给颠倒了，他简直认不出来……好罢！音乐受到了误解，也许会把新的力量刺激起来。我们已经播了种子。你们爱把它怎办就怎办罢，把我们去作你们的养料罢！——黑夜将临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在城市四周的田野中漫步，大雾在田上飘浮，他想着快要罩着他的生命的大雾，想着那些他心爱的，离开了世界的，躲在他心坎里的人，为将临的黑夜快要把他们和他一铺盖住的人……好罢！好罢！黑夜，我不怕你，你是孕育阳光的！一颗星熄了，无数的星会亮起来。好似一杯沸腾的牛乳，空间的窟窿里都洋溢着光明。你不能把我熄灭的。死神的气息会使我的生命重新冒起火焰……

从德国回来，克利斯朵夫想在当初遇到阿娜的城中耽搁一下。自从离开她以后，他完全不知道她的消息。他不敢写信去问：多少年来，一想到她的名字就会发抖……现在他安静了，什么都不怕了。可是晚上在靠着莱茵河的旅馆里，听到熟悉的钟声预告下一天的节日，过去的印象

又复活了。河上传来当年那股危险的气息，他此刻已经不大了解。他整夜回想着那件故事，觉得自己躲过了可怕的主宰，不由得悲喜交集。他不知道下一天究竟怎么办，一忽儿又想——（“过去”不是离得那么远了吗！）——去拜访勃罗姆夫妇。但到了第二天，勇气没有了；他甚至不敢向旅馆打听一下医生和他的太太还在不在。他决意动身了……

正要动身的时候，有股不可抵抗的力量逼着他走到阿娜从前去做礼拜的教堂，掩在一根柱子背后，——那儿可以望见她以前常来下跪的凳子。他等着，相信要是她来的话，一定还是坐在这个位置上。

果然有一个女人来了；他可认不得。她和别的妇女完全一样：胖胖的身材，饱满的脸，滚圆的下巴，淡漠与冷酷的表情。她穿着黑衣服，坐在凳上一动不动：既不象在祈祷，又不象在听，只向前望着。在这个女人身上，丝毫没有教克利斯朵夫想其他所等待的那个女人的影子。只有两三次，有一个古怪的姿势，好似要抹平膝上的衣褶。从前她是有这个姿势的……出去的时候她在他身边慢慢的走过，双手抱着放在胸前，捧着一本《圣经》。阴沉而烦闷的眼睛对克利斯朵夫瞅了一下，闪出一点儿微光。他们彼此都没认出来。她挺着身子，直僵僵的走过了，头也不回。直到一忽儿以后，他才心中一亮，在那冰冷的笑容底下，在嘴唇的某些皱纹中间，认出那张他曾经亲吻过的嘴……他的气塞住了，腿也软下来了，心里想：

“主啊，这就是我曾经爱过的人吗？她在哪儿呢？她在哪儿呢？而我自己又在哪儿？爱她的人在哪儿？我们的身体，吞噬我们的残酷的爱情，现在留下些什么？——不过是一堆灰烬。那末火在哪里？”

他的上帝回答道：“在我身上。”

于是他抬起眼睛，看着她挤在人堆里，走出大门，走到了太阳底下。

回到巴黎以后不久，他跟多年的敌人雷维-葛讲和了。雷维-葛是凭着诡计多端的本领和恶毒的用意，老是攻击他的，后来雷维-葛功成名就，心满意足了，倒还有那点儿聪明，暗中承认克利斯朵夫了不起，想法去接近他。可是攻击也罢，殷勤也罢，克利斯朵夫只装看不见。雷维-葛终于灰心了。他们住在一个区里，常常在街上遇到，都装作不相识的神气。克利斯朵夫走过的时候可以若无起事的对雷维-葛瞧一眼，仿佛根本没看见他这个人。这个目中无人的态度把对方气坏了。

他有一个女儿，大概在十八至二十岁之间，长得好看，细巧，大方，侧影象小绵羊，一头金黄的鬃发，一双极有风情的眼睛，笑容象意大利画家吕尼笔下的人物。父女两人时常一同散步；克利斯朵夫在卢森堡公园的走道上碰见他们，神气很亲密，女儿挺可爱的靠在父亲臂上。克利斯朵夫为了消遣，对优美的脸蛋来是注意的，而看到这一个尤其觉得喜欢。他想到雷维-葛，对自己说着：“这混蛋运气倒不坏！”

但一转念他又得意起来：“可是我也有一个女儿呢。”

于是他把她们俩作比较。当然他存着偏心，认为所有的长处都在奥洛拉方面。但这个比较终于使他把两个并不相识的女孩子假定为一对朋友，并且他精神上也不知不觉的跟雷维-葛接近了。

从德国回来，听说“小绵羊”死了，他那种为父的自私心理马上想到：“要是我的一个倒了楣，那还了得！”

这一下他对雷维-葛非常同情，当时就想写信给他，谱了两次稿都不满意，而且还觉得不好意思，没有把信寄出。过了几天，他又遇到雷维-葛，一看对方那副痛苦的神气，可忍不住了，径自走过去伸出手来。雷维-葛也不假思索的握了他的手。克利斯朵夫说：“你那个孩子多可惜！”

雷维-葛被他激动的口吻深深的打动了，觉得说不出的感激……两人胡乱说了几句伤心的话。等到分手的时候，他们之间的隔膜完全没有了。他们是打过架的：没有问题，那是命中注定的；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使命，非完成不可！但悲喜剧演到了终场，各人都把在台上当面具用的情欲丢开了，——以本来面目相见之下，便发觉谁也不比谁高明；所以演过了自己的角色应当互相握手。

乔治和奥洛拉的婚期定在春初。克利斯朵夫的健康很快的往下坡路上走。他注意到孩子们很焦急的把他打量着。有一回他听见他们低声的谈话。

乔治说：“他脸色多不好！很可能病倒的。”

奥洛拉回答：“但愿他别耽误了我们的婚期！”

他记着这几句，暗中答应他们的愿望。可怜的孩子，放心罢！他决不妨碍他们的幸福的！

可是他的确不知保重。婚期前两天，——（最近他紧张得有点儿可笑，好象他自己要结婚似的），——他竟糊里糊涂的让旧病复发了，远在节场时代发作的那个肺炎似乎又回来了。他骂自己不小心，决意要撑到婚礼结束的时候。他一方面回想起临死的葛拉齐亚，在他举行音乐会的前夕不愿意把病倒的消息通知他，免得妨碍他的正事与快乐；一方面又想到现在要把她从前对他做的事还给她的女儿，不禁非常快慰。所以他把自己的病瞒着人；但要硬撑下去的确不容易。幸而看着两个孩子的幸福，他欢喜极了，居然把长时期的教堂仪式挨了过去。从教堂回来，一到高兰德那里，他就精力不济，赶紧躲在一间屋里。过了一会，有个仆人发觉他晕倒了。克利斯朵夫醒来之后，不许人家跟当晚要出去旅行的新夫妇提起。而他们也太注意自己了，根本没留神旁的事。他们快快活活的和他告别，答应写信给他，不是明天准是后天……

他们一走，克利斯朵夫立刻躺在床上。热度又来了，再也不退下去。他孤零零的没有人陪。爱麦虞限也闹着病，不能来。克利斯朵夫不看医生，并不认为自己的病势严重，同时也没有仆人可以去请医生。打杂的女人只有早上来两个钟点，根本不关心他；而他还更进一步，完全不要她服侍。她收拾屋子的时候，他嘱咐过几十次，别移动他的纸张。她却顽固得厉害，这一回他上了床，她认为机会到了，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大大的清除一下。克利斯朵夫从衣柜的镜子里望见她隔壁屋里把什么都搅乱了，不由得勃然大怒，——（真的，老人的脾气依旧没改！）

——立刻从被窝中跳出来，从她手里抢下了一卷纸，把她推出大门。他这一怒，马上发了一场高热；而那个老妈子气恼之下，从此不来了，也没通知一声“这个老疯子”（她是那样称呼他的）。于是他害着病，没人侍候。早上他起来拿门外的牛奶瓶，再瞧瞧看门女人有没有把那对爱人答应他的信塞在门下。结果是没有。他们快乐得把他忘了。他不怪怨他们，想到自己处在他们的地位也是一样的。他想着他们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又想到那是他给他们的。

等到奥洛拉的信终于到来的时候，他病已经好了一些，开始起床了。乔治只在信尾签了一个名。奥洛拉很少问起克利斯朵夫的近状，报告的消息也不多；但另外倒托他办一件事，要求把她忘在高兰德家的一条围巾寄给她。虽然这不是一件要事，——（还是奥洛拉没话找话，临时想起的），——克利斯朵夫却因为还能帮他们忙而很高兴，赶着出去了。外面下着骤雨，又来了个寒潮，下过了雪，刮着冰冷的风。街上连车辆都没有。克利斯朵夫在寄包裹的地方等着。职员又无礼又故意把手续办得很慢，使他生气，可是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他早已心神安定，照理不会让自己动火的，近来的脾气一部分是由于疾病所致；他的身体根本上已经动摇了，好似快要倒下来的橡树，挨了一斧，不由得发出一阵最后的颤抖。他哆哆嗦嗦的回家。看门女人在楼下递给他一段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文字。他瞧了一眼，原来是一篇把他痛骂一顿的文章。这些东西现在是难得有的了。打一个不觉得挨打的人是没劲的！便是一些最顽强的敌人，尽管讨厌他，也不由自主的对他有敬意，唯譬如此，他们心里很气。俾斯麦曾经说过，似乎带着点遗憾的意味：“人家以为爱是最不由自主的。其实敬重更不由自主……”

但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比俾斯麦更强的强者，爱和敬都沾染不到他。他对克利斯朵夫信口谩骂，预告下半个月还要发表几篇攻击他的文字。克利斯朵夫看着笑了，一边上床一边对自己说：“哼，他要大吃一惊呢！那时他找不到我了。”

人家劝他雇一个看护，他执意不肯。他说他一向过着孤独的生活，这个时候请看护不是剥夺了他的清福吗？

他并不觉得无聊。近年来，他老是跟自己谈着话，仿佛一个人有了两个灵魂。而最近几个月，他心中的同伴愈加多了；他的灵魂不但有了

两个，而且有了十个。它们互相交谈，但唱歌的时候更多。他有时参与他们的谈话，有时不声不响的听着它们。床上，桌上，就在随手抓得到的地方，他老放着空白的五线谱，可以把那些心灵和他自己的谈话记下来，一边听着针锋相对的议论发笑。他已经养成一个不假思索的习惯，“想”和“写”这两个动作差不多是同时的了；对于他，写下来等于想得明白些。凡是打扰他和这些灵魂谈话的，都惹他厌烦和生气。有的时候，连他最心爱的朋友也不免使他有这个感觉。他竭力不对他们表示；但这种强制功夫使他非常疲倦。等到事后又能跟自己单独相对的时候，他高兴极了：因为他刚才才是迷失了；人间的絮语把内心的声音盖掉了。他的静默是通神的静默！……

他只允许看门女人或是她的随便哪个孩子，每天来两三次看看他有什么事没有。他也托他们送字条，因为直到最后几天还跟爱麦虞限有书信来往。两位朋友差不多病得一样重，对自己的情形也看得很清楚。克利斯朵夫的有信仰的自由的心灵，和爱麦虞限的无信仰的自由的心灵，殊途同归，都到了物我不分的清明恬静的境界。笔画颤抖的字迹越来越不容易认了，但他们从来不提到自己的病状，只谈着那些永远谈不完的题目：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思想的前途。

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用着颤危的手，写出瑞典王在战场上临死时的一句话：

“我目的达到了，兄弟，你自个儿想办法罢！”

好似对着一座重重叠叠的楼阁，他把自己的一生整个儿看到了……青年时期拚命的努力，为的要控制自己；顽强的奋斗，为的要跟别人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为的要在种族的妖魔手里救出他的个性。便是胜利以后，还得夙夜警惕，守护他的战利品，同时还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友谊的快乐与考验，使孤独的心和全人类有了沟通。然后是艺术的成功，生命的高峰。他不胜骄傲的以为把自己的精神征服了，以为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了。不料峰回路转，突然遇到了神秘的骑士。遇到了丧事，情欲，羞耻，——上帝的先锋队。他倒下去了，被马蹄践踏踏着，鲜血淋漓的爬着，爬到了山顶上：锻炼灵魂的野火在云中吐着火焰。他劈面遇到了上帝，他跟他肉搏，象雅各跟天神的战斗一样。战斗完了，筋疲力尽。于是他珍惜他的失败，明白了他的界限，努力在主替我们指定的范围内完成主的意志。为的是等到播种，收获，把那些艰苦而美妙的劳作做完以后，能有权利躺在山脚下休息，对阳光普照的山峰说：

“祝福你们！我不欣赏你们的光明。但你们的阴影对我是甜美的……”

这时候，爱人出现了，握着他的手；死神摧毁了她肉体的障碍，把她的灵魂灌输到了他的灵魂里面。他们一同走出了时间的洪流，到了极乐的高峰，——在那儿，过去，现在，将来，手挽着手围成一个圆周；平静的心同时看到了悲哀与欢乐的生长，发荣，与枯萎，——在那儿，一切都是和谐……

他太急了一些，自以为已经到了彼岸。可是胸口的剧痛，脑子里乱烘烘的人影，使他明白还有最后而最不容易走的一程路……好，向前罢！……

他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一个蠢女人在上一层楼上几小时的弹着琴。她只会弹一个曲子，翻来覆去的弹着些同样的乐句，觉得其乐无穷。这些曲子对于她是代表一种欢乐，代表千变万化的情绪。克利斯朵夫懂得她这种快乐的意义，可是听得厌烦之极，几乎要哭出来。要是她不弹得这么响倒还罢了！克利斯朵夫很吵闹，象恨一个人的恶习一样……终于他也忍耐了，要能够听而不闻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也不见得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他已经慢慢的离开他的肉体，离开这个又病又猥琐的肉体……在里头关了多少年也够受了！他看着它渐渐的坏掉，心里想：

“好罢，它把我关也关不多久了。”

他又想看看人究竟自私到什么程度，便问自己：“你究竟更喜欢哪一样？是克利斯朵夫的姓名永久流传而他的作品消灭呢，还是作品永久存在而让他的姓名消灭？”

他毫不迟疑的回答道：“让我的作品永生而我自己消灭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留存的只有我的最真实的，唯一真实的部分。让克利斯朵夫去死死罢！……”

但过了一会，他觉得作品跟自己一样的没有意思。相信他的艺术会永生，未免太可笑了！他不但明白看到自己的作品的命运，并且还见到一切现代音乐的命运。音乐的语言比什么都消耗得更快；一二百年之后，它只有少数的专家才懂得。现在能有几人了解蒙特威尔第与吕利的？薛苔已经在侵蚀古典森林中的橡树了。那些音响的建筑，我们在里头唱出我们的热情，可是将来都得成为空虚的庙堂，结果只剩下一片瓦砾……克利斯朵夫很奇怪，怎么自己能瞧着这些废墟而竟无动于衷。

“难道我并不怎样的爱生命吗？”他不胜惊讶的问自己。

但他立刻懂得，这正是表示他更爱生命……对着艺术的废墟痛哭吗？那是犯不上的。艺术是人类反映在自然界中的影子。让它们一起消灭罢，被阳光吞没罢！它们使我看不见阳光……自然界无穷的宝藏都在我们手指中间漏过。人类的智慧想在一个网的眼子里掏取流水。我们的音乐只是幻象。我们的音阶是平空虚构的东西，跟任何活的声音没有关连。这是人的智慧在许多实在的声音中勉强找出来的折衷办法，拿韵律去应用在“无穷”上面。人需要用这个谎言去了解那个不可解；因为他要相信这个谎言，所以他就相信了。但它究竟不是真的，不是活的。精神从自己创造的音乐上所得到的快感，其实是把对于现实的直觉加以颠倒混乱的后果。不时有个天才，偶尔和大地接触了一刹那，居然看到了真正的流水；那是超乎艺术之外的。于是堤岸崩溃了。现实从一个隙缝里透了进来。但这裂痕不久就被填补了。人的理智必须有那个堤做保障。要是理智遇到了耶和華的目光，它就完了。所以它要把自己的牢房再涂上一层水泥，使外边的东西一进来就给它消化掉。这个办法对于一般不愿意睁开眼睛的人也许是美的……可是我，我是愿意看到耶和華的面目的。即使我会消灭，我还是要听你打雷似的声音。艺术的声音使我感到局促。精神别出声罢，人类别出声罢！……

但这段高论才说过了几分钟，他又到散在被单上的纸堆里去摸索，还想写下几个音符。一发觉自己的矛盾，他就微笑着说：

“噢，我的老朋友，我的音乐，你真好。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把你赶走，可是你，你绝对不离开我；尽管我使性，你却并不灰心。原谅我罢，你明白，这不过是些废话。我从来没欺骗你，你也从来没欺骗我，我们彼此都是很信任的。朋友，咱们一起走罢。有始有终，留在我身边罢。”

然后咱们一同解脱……

他长时期的昏迷了一阵，发着高热，做着乱梦。等到他醒过来，奇奇怪怪的梦境还印在心头。他瞧着自己，摸着自己的身子，找自己，可是找不到了。他似乎变了“另外一个人”了。另外一个，比他更可宝贵的一个……谁啊？……仿佛梦中另外有个人化身在他身上了。是奥里维吗？葛拉齐亚吗？……心脏和头脑都那么衰弱，他在所爱的人中分不出是哪一个了。而且分辨出来有什么用？他对他们都是一样爱的。

他精神酣畅，浑身酥软。他也不愿意动弹。他知道痛苦潜伏在一边，象猫等着耗子一样。他便装死。怎么！已经死了吗？……屋里没有一个人，楼上的琴声缄默了。孤独。静默。克利斯朵夫叹了口气。

“到了生命的终点而能够说就在最孤独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孤独，那才教人安慰呢！我一路上遇到的灵魂，在某一个时期帮助过我的弟兄们，在我思想中的神秘的精灵，死的与活的，——全是活的，——噢！我所爱的一切，我创造的一切，你们都这样热烈的抱着我，守着我，我听到你们美妙的声音。因为我能得到你们，我要祝福我的命运。我是富有的，富有的……我的心都给装满了！……”

他望着窗子……没有太阳，但天气极好，象一个美丽的瞎子姑娘……克利斯朵夫望着掠在窗上的一根树枝出神。树枝膨胀起来，滋润的嫩芽爆发了，小小的白花开满了。这个花丛，这些叶子，这些复活的生命，显得一切都把自己交给了苏生的力。这境界使克利斯朵夫不再觉得呼吸艰难，不再感到垂死的肉体，而在树枝上面再生了。那生意有个柔和的光轮罩着他，好似给他一个亲吻。在他逗留的时间，那株美丽的树对

他微微的笑着；而他那颗抱着一腔热爱的心，也灌注在那株树上去了。他想到，就在这一刹那，世界上有无数的生灵在相爱。为他是临终受难的时间，为别人是销魂荡魄的良辰；而且永远是这样的，生命的强烈的欢乐从来不会枯涸。他一边气急，一边大声哼着一阙颂赞生命的歌，——声音已经不听他的思想指挥，也许喉咙里根本没发出声音，但自己不觉得。

他忽然听到一个乐队奏其他的颂歌，不由得心里奇怪：

“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呢？我们又没练习过。希望他们把曲子奏完，别弄错了才好！”

他挣扎着坐在床上，要教整个乐队都能看到他，舞动着粗大的手臂打拍子。但乐队奏来一点不错，很有把握。多神妙的音乐！啊！他们竟自动替他奏出下文来了！克利斯朵夫觉得很有趣：

“等一等，好家伙！我一定追上你。”

于是他把棍子一挥，逞着兴致痛快把船驶了出去，向左，向右，穿过危险的水道。

“这一句，你们能接下去吗？……还有那一句，赶快啊！……这里又是一句新的了……”

他们老是把路摸得很清楚；你给他们一些大胆的乐句，他们的答句却是更大胆。

“他们还会搞出些什么来呢？这些坏东西！……”

克利斯朵夫高声叫好，纵声大笑。

“该死！要跟上他们倒不容易了！难道我要给他们打败吗？……你们知道，这个玩艺儿是不能作准的！今天我累了……没关系！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

但乐队所奏的想入非非的东西，层出不穷，而且都是那么新奇；结果他只能张着嘴听他们，听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克利斯朵夫觉得自己可怜极了。

“畜生！”他对自己说，“你完了。住嘴罢！你的本领不过如此。这个身体已经完了！需要换一个的了。”

可是身体跟他反抗。剧烈的咳嗽使他听不见乐队。

“你还不安静下来吗！”

他掐着喉咙，用拳头捶着胸部，好似对付一个非打倒不可的敌人。他看到自己在那儿混战。一大堆的群众在那儿呐喊。一个人使劲把他抱着。他们俩一起滚在地下。那人压在他身上。他窒息了。

“你松手啊，我要听！……我要听！要不然我就杀了你！”

他把那人的脑袋撞在墙上，但他始终不放……

“那究竟是谁啊？我跟谁扭成一团的打架啊？我抓着的这个火辣辣的身体是什么呢？”

昏迷狂乱。一片混沌的热情。狂怒，淫欲，池塘里的污泥最后一次的泛了起来……

“啊！难道还不马上完吗？粘在我皮肉上的水蛭，难道拉不下来吗？……好，你这个臭皮囊，跟水蛭同归于尽罢！”

克利斯朵夫挺着腰，撑着肩，突着膝盖，把那看不见的敌人推开……行了，他挣脱了！……那边，音乐老是在演奏，慢慢的远去。克利斯朵夫浑身淌着汗，向它伸着手臂：

“等等我呀！等等我呀！”

他跑上去追它，摇摇晃晃，碰到什么都得撞一下……跑得太急了，没法呼吸了。心跳得厉害，血在耳朵里响：一列火车在隧道中驶过……

“天哪！这不是胡闹吗？”

他无可奈何的对乐队挥手，要他们别把他丢下来……终于出了隧道……一切都静下来了。他又听到了。

“多美！多美！再来一次！弟兄们，放大胆子……这是谁作的？……你们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作的？得了罢！别胡说！那我可能认得的。这样的东西，他从来写不了十节……谁又来咳嗽了？静下来行不行！这个是什么和弦？……还有那一个呢？……别这么快，等等我呀……”

克利斯朵夫发出一些不成音的叫喊，用手抓着被单，做着写字的姿势，而困乏的头脑还不由自主的推敲这些和弦是怎么配合的，下面又应该是什么和弦。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心里一急，他不得不放手……又接着再来……啊！这一回，那可太……

“停下来，停下来，我跟不上了……”

他的意志完全涣散了。克利斯朵夫合上眼睛。紧闭的眼皮内淌着幸福的眼泪。门房的小姑娘瞧着他，很虔诚的替他抹着眼泪，他可没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都感觉不到了。乐队的声音没有了，他耳朵里昏昏沉沉的只留下一片和声。谜始终没解决。固执的头脑还在那里反复的想：

“这个是什么和弦呢？怎么接下去呢？我很想找出个答案来，趁我还没死以前……”

那时有许多声音响起来了。有一个热烈的声音。阿娜那双凄惨的眼睛……但一忽儿又不是阿娜了。又是一双那么仁慈的眼睛了……

“啊，葛拉齐亚，是你吗？……究竟是你们中间的哪一个呢？哪一个呢？我再也看不清你们了……为什么太阳这样的姗姗来迟？”

三座钟恬静的奏鸣着。麻雀在窗前鼓噪，提醒他是给它们吃东西的时候了……克利斯朵夫在梦中又见到了童年的卧房……钟声复起，天已黎明！美妙的音浪在轻快的空中回旋。它们是从远方来的，从那边的村子里……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克利斯朵夫看到自己肘子靠在楼梯旁边的窗槛上。他整个的生涯象莱茵河一般在眼前流着。整个的生涯，所有的生灵，鲁意莎，高脱弗烈特，奥里维，萨皮纳……

“母亲，爱人，朋友……他们叫什么名字呢？……爱人，你们在哪儿？我的许多灵魂，你们都在哪儿？我知道你们在这里，可是抓不到你们。”

“我们和你在一起。你安息罢，最亲爱的人！”

“我再也不愿意跟你们相失了。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呀！”

“别烦恼了。我们不会再离开你了。”

“唉！我身不由主的给河流卷走……”

“卷走你的河流，把我们跟你一起卷走了。”

“咱们到哪儿去呢？”

“到咱们相聚的地方。”

“快到了吗？”

“你瞧罢！”

克利斯朵夫拚命撑着，抬起头来，——（天哪，头多重！）——看见盈溢的河水淹没了田野，庄严的流着，缓缓的，差不多静止了。而在遥远的天边，象一道钢铁的闪光，有一股银色的巨流在阳光底下粼粼波动，向他直冲过来。他又听到海洋的声音……他的快要停止的心问道：

“是他吗？”

他那些心爱的人回答说：

“是他。”

逐渐死去的头脑想着：

“门开了……我要找的和弦找到了！……难道这还不完吗？怎么又是一个海阔天空的新世界了？……好，咱们明天再往前走罢。”

噢，欢乐，眼看自己在上帝的至高的和其中化掉，眼看自己为上帝效劳，竭忠尽力的干了一辈子：这才是真正的欢乐！……

“主啊，你对于你的仆人不至于太不满意吧？我只做了一点儿事，没有能做得更多。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让我在你为父的臂抱中歇一歇罢。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

于是，潺潺的河水，汹涌的海洋，和他一起唱着：

“你将来会再生的。现在暂且休息罢！所有的心只是一颗心。日与夜交融为一，堆着微笑。和谐是爱与恨结合起来的庄严的配偶。我将讴歌那个掌管爱与恨的神明。颂赞生命！颂赞死亡！”

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

是你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

（古教堂门前圣者克利斯朵夫像下之拉丁文铭文）

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的一夜。现在他结实的身體象一块岩石一般矗立在水面上，左肩上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圣者克利斯朵夫倚在一株拔起的松树上；松树屈曲了，他的脊骨也屈曲了。那些看着他出发的人都说他渡不过的。他们长时间的嘲弄他，笑他。随后，黑夜来了。他们厌倦了。此刻克利斯朵夫已经走得那么远，再也听不见留在岸上的人的叫喊。在激流澎湃中，他只听见孩子的平静的声音，——他用小手抓着巨人额上的一绺头发，嘴里老喊着：“走罢！”——他便走着，佝着背，眼睛向着前面，老望着黑洞洞的对岸，削壁慢慢的显出白色来了。

早祷的钟声突然响了，无数的钟声一下子都惊醒了。天又黎明！黑沉沉的危崖后面，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

“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

“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全文完）